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三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三三册目次

子部・類書類

五經類編二十八卷

〔清〕周世樟輯

浙江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五經類編二十八卷》提要

序

聖人之經聖人之所以傳心也經天緯地之道舉出其中豈專資舉業用哉自古窮經之家漢儒專訓詁宋儒精講義皆沉浸貫穿各有心得言經學者於斯爲盛迨明以八比取士世之儒

者以排偶爲工以聲口爲順其于五經不過摭拾餘瀋以塗飾耳目則是經學之衰也然而先輩名家通

經博古者類皆本胸中之實學而發爲文章是以湛深奧衍典核昌明蓋經學猶存乎其間後之爲文者

不然逞其空虛肆其支蔓朝哦夕諷於爛熟時藝之中問以五經字句茫然不知爲何物甚則反以讀經

爲迂拙則是經學之廢也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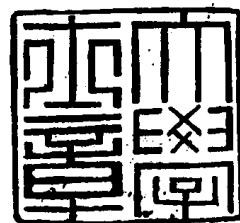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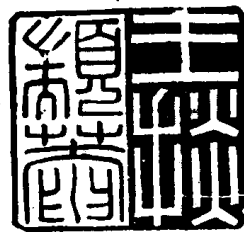
天子聖神孳孳學術而公卿大夫又多留心文藝以起衰救獘爲

巳任經學之復與殆其時乎吾友周子章成慮初學入手無所取材集諸經而類編之先之以易書詩次及三禮三傳條析部居蔚爲大觀使學者便於尋覽而利于採擇此眞舉業之津梁也習舉業者知文章

之不可離五經更進而相勉于窮經之學由偏而得全由粗而得精由其立言而得其躬行將必以是書爲權輿也夫余故樂而爲之序

康熙癸亥季春下浣

同學弟王掞題於

拙修堂

自序

古人讀書期於實踐春秋禮樂冬夏詩書無非爲修已治人而設處則爲正士出則爲良臣此讀書本意也自有制科以來讀書者不以爲道德之準而以爲功名之門則讀書本意已失迨其後士子爭趨捷徑習爲空疎影響之談古聖賢書相戒不得寓目至是而讀書一道不可問矣朱夫子有言世人纔把書來讀便準擬作時文使用所以一撞百碎余謂朱子以聖賢望人故爲此論若在今人併不知有書即求作時文使用豈可得哉且夫古書之有五經固理道之閫奧學問之樞輿也目不識五經爲何物而欲操觚角藝譬猶木無根而求其華之繁水無源而求其流之長無是理也余本治春秋他經不過粗諳句讀幼時所習皆從刪本漏失頗多迄乎中歲常欲蒐採全經編成一帙顧耳濡目染未免爲時習所牽輒復不果癸丑丙辰之間風尚稍變識者始不以讀書爲忌

諱而余以硯田餬口因思初學入門宜有根據若必趨捷徑自誤誤人莫此爲甚乃于舌耕之暇取諸經而擷其英華分類彙集三經三禮三傳外併及大戴國語與胡傳凡十餘年而後成非云讀書一得聊作時文使用耳或曰時文亦何事於斯文人之心靈奇百變夫誠淹通五經自有左右逢其原者如必規規焉分類而求之豈不反增一重障礙余應之曰不然通經固不易言即使胸有全經而事事物物求其貫

穿非分類求之不可今夫漁者持竿而釣雖有鉤鉞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術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彎烏號之弓挾綦衛之箭重之以后羿養由基之技以弋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也從事漁獵之場而廢網羅之具又豈通論乎哉

康熙甲子孟春婁東周世樟章成氏題於渚陽官舍

周世樟

五經類編目次

婁東周世樟章成氏編輯

儒術類

第二十一卷

第二十二卷

物產類

五經類編目錄終

五經類編卷之一　君道類

君德

易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為飛龍在天之象利見猶言民言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謂衆與大人相見也乾九五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首出者首先立極也乾彖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中謂中道臨六五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以中正之德示天下所以為大觀也觀彖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變者毛落更生之候大人在上禮樂文章煥然一新如虎之變天下不待占決而自然信從革九五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君子道德積中光輝發外如豹之變而小人亦革面革面卽革心也革上六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道濟者仁也智而能仁則不過乎智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範圍如冶鑄明時體國經野之類曲成如正德厚生撙節愛養之類不過謂不使過乎中道所謂裁成者也上繫四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同患者憂世覺民之心古之二

句贊其神智之
自然上繫十一

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放勳至功也欽明文思以德性言允恭克讓以行事言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堯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大禹謨）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堯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故曰重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重華之目也舜典）左傳季札稱韶曰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此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者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文命文教也敷于四海即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訖也帝謂舜）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成允謂踐言大禹謨）

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舊服言纘禹舊時所行之事）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彰信明信德彰著而孚信于民仲虺之誥）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伊訓）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微子之命）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徽懿皆美也柔而徽則非柔儒恭而懿則非足恭惠鮮者加之以惠使有生意也無逸）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文王功謂修和怙冒之功率俾相率顧從也君奭）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重光猶言重華顧命）丕顯文武克慎

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昭升于上言上格乎天敷聞在下言下感乎民也文侯之命）

以上聖君之德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誠實也作民父母代天地以子民也泰誓上）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五皇極謂皇極居九疇之五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君建極而分布于民是為錫極民守君之極而不敢失是為保極民人所以不為淫朋比德者皆由君作之極耳）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陂好惡以心言。偏黨反側以事言。王義王道王路。皇極所由行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此王者教訓天下之詞。謂之皇極敷言。洪範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玩人即所謂狎侮。玩物即所謂役耳目。志以道寧。則不妄發。言以道接。則不妄受。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矜謂矜持。旅獒。畢命云。克勤小物。即細行必矜之意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所處所也。言人君當以敬為處所

王其疾敬德。祈天永命。疾速而力也。永命言惟德可保天命。召誥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此周公之訓。成王述之以告君陳也。君陳　以上言慎德

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訓者大禹所以訓後人也。五子之歌

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

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巫風二愆。淫風四愆。亂風四愆。總為十愆。此湯之所以儆有位也。伊訓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匪彝謂非常法。慆慢也。湯誥　以上戒失德

詩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追琢言其文之美。金玉言其質之美。相質也。勉勉即綿綿無間之意。我王文王也。棫樸　淇奧篇詠衛武公云。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一言其鍛煉之精純。亦言其生質之溫潤。意與此同。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雝雝和也。肅肅敬也。雖處幽隱常若有所監臨。雖無厭射亦常有所持守。皆純一不已之心也。思齊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畔者背道。援者攀援。歆羨者動于欲。岸者道之極致也。皇矣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君子謂成王也。假樂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直也。大也。抑

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矢陳也。江漢

禮記　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

爲也以守至正（皆在樂所循者師保疑亦也 禮運） 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于身體（樂記） 天子在朝則道仁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節升車則有鸞和之音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經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乎天地敢問何如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嗜欲謂所願欲之事先者先示

其兆如將興必有禎祥也 孔子閒居）

左傳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黼黻之文五色之物所以紀載此德車有鸞聲旂象天明所以發揚此德也 桓二） 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愔愔安和貌謂祈招之音節和言形民二句註詳徭役節 昭十二）

五帝德

宰我問于孔子曰予聞諸榮伊令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耶非人耶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撫萬民度四方民賴其利百年沒而民畏其神百年服其教百年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顓頊子曰顓頊淵而有謀疏通知遠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北至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蟠木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子曰帝嚳仁而威惠而信其

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衷育護天下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子曰陶唐氏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舟車所及莫不夷悅宰我曰請問帝舜子曰有虞氏寬裕溫良明通睿智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己而天下平南撫交趾北戶北山戎息慎東鳥夷羽民西析支渠搜咸戴舜功宰我曰請問禹子曰夏后氏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illegible]穆穆爲綱爲紀四極

之民莫不賓服北戶者南方氣炎故其戶北向熙愼即肅愼附五帝而末又及禹者以禹能大堯舜之德也大戴五帝德篇併參家語

聖學

易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日乾夕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乾九三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健即不息君子法天自治純乎理而不間以欲則與天無異乾大象

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察之精守之專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朱子曰允執厥中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之授禹復益之以三言者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大禹謨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止者至善之地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西山眞氏曰安止幾康聖人養心之要法而幾康又安止之由也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也益稷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言敬我德以先天下天下自不違距我之所行 敬者帝王爲學之本堯之欽舜之恭禹之祗其心法一也禹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中者人所同具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自中禮義所以建中者也仲虺之誥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無常師無常主求之博也主善而協一歸于約也咸有一德

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所猶處所言以無逸爲處所也無逸

詩湯降不遲聖敬日躋（不遲言應期而生也躋升也長發）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緝熙有法天之健配天之明二意上章專稱文王令聞不已緝熙亦不已之意文王）執競武王無競維烈（言武王持自强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也執競）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宥密者宏深而靜密也單盡也靖謂安靖天下也昊天有成命）

禮記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外既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惟其肆故也表記）

大戴記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為銘焉（武王踐阼篇）

聖學同歸于敬

聖學相傳其旨不一或言執中或言幾康或言一德或言存誠推求其義則同歸于敬而已何則唐虞之所謂執中者必先辨乎人心道心之介而人心道心非敬不能定其衡此執中之歸于敬也禹之所謂幾康者謂念必慎其所發事必求其所安非主敬而能如是乎此幾康之歸于敬也伊尹所謂一德者心一于善而更無他念以維之即朱子所謂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者也敬故也吾夫子存誠之說大要即一德之義而其功不離乎慎獨慎也者敬也豈非誠之亦歸于敬乎二帝三王之敬固不待言啟之嗣位也能敬承繼禹之道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其在高宗恭默思道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凡此者皆敬也析而言之有修己之敬焉所其無逸莊敬日强是已有事天之敬焉畏天之威曰明曰旦是已有事神之敬焉鬷假無言時靡有爭是已有臨民之敬焉凜若朽馭傾畏民若是已有治事之敬焉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是已然則何適而非敬乎所以丹書之訓首曰敬勝尚

書開卷即以欽之一字爲言易于乾之九三則曰日乾夕惕禮經一書特冠之以毋不敬甚矣千古聖學未有不同歸于敬者也乃若所以豫遜不敬而納身于軌物者則在典籍與師資高宗之學遜志時敏而復墾傅說以啟沃成王之學就將緝熙而復進羣臣而訪落是誠爲學之要而後世人主之標準也歟大旨本西山真氏

法天

易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皆申明合德之意也乾文言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作裁裁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左右者使之不失其中也泰象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茂者至誠无積之盛對有欽若備行之意无妄象

書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勑戒也言天命無常不可不慎隨時隨事皆當戒勑也益稷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時憲者惟天是法也說命中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肅乂哲謀聖五者在我者也時雨五者應之在天者也狂僭豫急蒙與肅乂哲謀聖相反故應亦相反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王者之得失徵以歲卿士之得失徵以月師尹之得失徵以日各當自省也洪範

詩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渝變也馳驅放恣也王作往言天監無所不及或出往或閒暇天皆隨之也板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夙夜畏威言無時而不畏也保之保天降監之意也我將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士事也言天常若陟降于吾之所爲而監臨于此也敬之

國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春分之朝拜日于東門外搢大圭執鎭圭其藉玉之藻用五采故曰大采祖識習知也秋分之夕拜月于西門外其藉玉之藻用三采故曰少采司載司天文之官魯語第二十九篇天因人聖人因天因人者因其善惡而禍福之因天者法天以行賞罰越語第二篇

法祖

書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我祖謂大禹關通也和平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蓋五權之最重者舉此以見典則之一也五子之歌欽厥止率乃祖攸行乃祖謂成湯太甲上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說命下王曰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民治民也祗遹敬述也衣服也康誥在我後嗣子孫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上下謂天與民君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詳審也側言者一偏之言也蔡仲之命

詩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無念猶言能無念周公戒成王言念祖在于自修而又常自省察使所行合于天理則大福自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廢興之故雖當質于天然上天不可測度惟取法于文王則萬邦皆信之是法祖卽所以法天也文王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配京言武王能對三后于鎬京作求者逑而求繼其德永言二句言惟繼先德而合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繩繼也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于後世子孫能繼其迹

賜久荷天祿而不替矣下武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美成王而稱願其後人也假樂

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駿惠大順也維天之命

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成與皇皆大也繼序皇之言女人能依鄉先王也烈文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成王求循武王之道言欲紹其上下于庭者以治國紹其陟降于家者以齊家庶幾賴皇考之休以保明其身也訪落

國語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世歷代也載成也言周世有令德不辱其前人周語

愛民

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膏者膏澤壅而不流也以之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之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于凶屯九五

食舊德貞厲終吉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食舊德者守其分之所當得也今通作食君之德訟六三

益損上益下民悅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下下謂施恩于下益彖

書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見是圖謂禹也五子之歌　召誥用顧畏于民碞言民情碞險可畏即朽馭之意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先王謂湯太甲中

王曰封恫瘝乃身敬哉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小民向背無常故難保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之意康誥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日月之行有常度若月入箕畢則風雨隨之觀月從星之好而知卿士師尹亦當從民之欲也洪範

詩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周盛時賢侯下泉）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言民心質實無僞惟知日用飲食徧爲爾德者遷善改過皆能法君之德也今通作恩澤溥徧天保）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言文王之心惟求天下安寧而觀其成功烝君也文王有聲　皇矣觀求民之莫莫定也亦求寧之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汔庶幾也民勞）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微賤勞苦者思有所依因爲鳥言以自比後四句期望之詞也緜蠻）

禮記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強教不狥民情悅安不拂民意表記）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緇衣）

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歲辨其男女死生三年大比以民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司民軒轅角星天府祖廟守藏之官貳之各書一通爲副也秋官）

戶口則有版土地則有圖（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小宰聽閭里以版圖皆藏其圖籍者也）

左傳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燠休痛念聲言陳氏痛念齊國之民也今通作噢咻昭三）

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此楚人愛葉公之詞哀十六）

國語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周語）

民所曹好鮮不濟也其所曹惡鮮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曹衆也引諺以明好惡之驗周語三十一）

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晉語二十八）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繭絲謂斂其賦稅保障謂安其民人晉語百二）

句踐載稻與脂于舟以行國之孺子之遊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此乃小惠所謂好人而悅之者也越語一）

納諫

易。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一樽之酒。二簋之食。而副之以瓦器。誠實之象也。納者進言。約者要結。自牖者因明通蔽之意。如此則君心不疑。而言易入矣。坎六四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咸大象

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蔀障蔽也。斗星也。日中見斗。昏暗不明之象。若往諫則重其猜疑。宜積誠以感發之。豐六二

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沛作旆。沬小星也。日中見沬。則昏暗更甚矣。雖有良臣而不用。為折其右肱之象。豐九三

書。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闢門三句皆詢言之言。明目達聰者。廣四方之觀聽。以決壅蔽也。舜典　舜初即位即詢岳咨牧。及其禪位則曰詢謀僉同。又曰弗詢之謀勿庸。皆好問之心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舜以臣弼之事望禹。違者背于道也。益稷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遒人宣令之官。徇謂徧告官師四句徇衆之詞也。不恭謂不諫。胤征　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即不諫有刑之謂。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逆耳之言多合道。順意之言多乖道。聽言者不可不察。依焚云言以道接亦此意。太甲下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

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台高宗自謂也。沃猶灌溉也。說命上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說命上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切事謂之謀。合道謂之猷。良顯謂君有良德顯名。此成王命君陳之詞。君陳

昔在文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承謂順君之美。弼謂匡君之過。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繩愆糾謬。以明爭顯諫言。格其非心。以潛移默奪言。此穆王命伯冏之詞。冏命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也。盤謂安于徇己。如流者如水之流。無停滯也。左氏成八年傳云從善如流。本此。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秦誓

詩。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鄭風羔裘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王者接賓客而求教之詩。周行大道也。鹿鳴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陳善納誨之詩。鶴鳴

魚闕植山石几四旃鶴有徹上徹下之第古箴之不可掩也魚無于彼于此之逆言進之無定在也美材有惡木之雖言受當知其惡也至粗爲至精之資古惜當知其美也鶴鳴

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芻蕘至賤之人也板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落始也成王始立而延訪羣臣求衛武王之道訪落

禮記事君有犯而無隱。檀弓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人君參酌輿論以施政教則民戴之如天坊記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發言三句謂未拜官之先進言于君爲憑藉及拜官盡忠以實其言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表記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澡身浴德先自正也陳言而伏即所謂願之于外也麤顯也翹舉也君過未形而潛消之是謂靜而正君過已著而明諫之是爲麤而翹不急謂不累儒行

周禮師氏以媺詔王。媺古美字

保氏掌諫王惡。地官

左傳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辛甲武王時太史官箴王闕謂各爲箴詞以戒王之闕失襄四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晏子論梁丘據同而不和蓋食必調五味樂必諧五聲乃謂之和若以水濟水琴瑟專一則是同而已故以爲喻昭二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彤管何以告之取其忠也。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本淫奔之詩節取其一句定九

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

是以事行而不悖。以目者怒目而視獻詩獻詩以詩告諫也典者樂典賦者賦卿士所獻之詩誦者誦箴諫之語百工諫即書所謂工執藝事以諫也瞽者樂師師者小師有眸子而無明曰矇無眸子曰瞍周語一

文王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八虞賈唐以爲周八士二虢文王之弟虢仲虢叔也蔡公原公辛甲尹佚四人皆周大夫晉語四

左傳襄四年叔孫豹解皇華之詩

云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 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古之王者使工誦諫于朝風聽臚言于市 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之言也晉語五十六

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舍我謂舍而不誨懿作抑抑大雅抑之篇也楚語七

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憖置之于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巳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 憖猶願也瑱所以塞耳用犀犛兕象之牙角爲之以規爲瑱謂以規諫之言爲瑱塞耳而不聞也楚語八 案以規爲瑱白公不能悟而于革能悟之一以直而以諷也晏嬰以踊貴之言動齊景叔向以射兕之言感晉平皆以隱諷濟者也

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不違亡之階也 子胥對夫差語吳語九

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公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使有司藏之

師存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側之不忘也 濫漬也魯語十三 魯宣藏里革之罟晉平飲杜蕢之觶藏文仲書展禽語爲三莢趙簡子思子太叔之九言皆不忘諫言者也

聖王以納諫爲先務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納諫爲先務置鼓立木者堯也洛牧詢岳者舜也懸鞀設鐸者禹也從諫弗咈者湯也詢庶咨號迎書訪龜者文武也蓋聖人之心不自滿假惟恐過失有所不及知是以求諫之法至詳且備朝有三公以主教訓學有三老以備憲乞其聽政也卿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居寢有褻御之箴而又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其言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所謂常刑者墨刑之訓也夫求諫之切至于如此雖欲不聞于無過安可得乎下逮戰國齊威王懸賞格三等以勵直臣猶有先王之遺意者

夫不爲虛受而爲多盤不爲遠聽而爲豐訴此復塗偵之所以取譬于煬竈而白公子張之所以致慨于瑱兒也其亂亡宜矣

察佞

易　甘臨无攸利　甘謂巧言令色小人以甘悅君子而君子不受非道之悅故无攸利臨六三

書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太甲下　大禹謨云無稽之言勿聽蔡仲之命云罔以側言改厥度周官云無以利口亂厥官意皆同

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保惠謂調護將順教誨謂匡救其失譸張誑誕也無逸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畢命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截截辯給貌諞巧也易辭使人變易其說也皇猶言何暇秦誓

詩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苓生下隰而謂生于山巔此讒言之失實舍旃舍旃言勿聽也唐風采苓　王風采葛序以爲懼讒之詩蓋讒口中人朝不保暮故暫別如久別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　謂卑而實高見其不可信莫之懲歎幽王不能懲戒訛言也正月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噂沓多言以相悅背則相憎也職競由人言專力爲此者皆由讒人也十月之交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躬是瘁謂忠言賈禍而無正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潝潝附和也訿訿謗訕也謀之善者違之不善者依之言其顛倒也小旻

君子信讒如或酬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讒指褒姒如酬者如受酬爵得即飲之舒究舒緩以究其實也小弁

亂之初生譖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涵容也言人主包容小人也遄速也祉猶喜也言君子若怒讒言則亂庶幾速沮矣若喜正言則祉庶幾遄已矣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碩言善言也善言而出于口宜也巧言則不可出于口矣而小人顏厚不以為恥也此章巧言如簧謂巧言如好音能悅人之聽前章盜言孔甘謂甘言如美味能使人嗜之而不厭皆言小人之工于讒也巧言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暴公譖蘇公蘇公絕之言鬼蜮則不可見爾靦然有面目豈終不可測哉故作此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也何人斯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萋斐小文也貝水中介蟲有文彩似錦言因萋斐之形而飾之成貝錦比讒人因人之小過而構成大罪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哆侈口微張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闊則口大張矣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緝緝不絕也翩翩不定也下二句言爾若不慎於言者有時而悟將以爾為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捷捷猶利也幡幡反覆也下二句言上固受汝之譖然遇譖之禍亦將遷而及汝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急欲正其罪也時有遭讒被宮刑而為巷伯者作此以寫其嫉讒之志巷伯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飛聲蠅能亂人聽其汙穢能變黑白故以比讒言止于樊欲其遠泊于外毋入堂室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楚讒人罔極構我二人構合也交合事端以成罪也青蠅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晛日氣也雪遇日則消比讒遇明則止也角弓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詭隨阿意曲從之人無縱者不假之以事權也民勞

禮記子曰給奪慈仁便給之人似乎慈仁而反亂慈仁仲尼燕居

公羊傳鄭瞻自齊逃來 何以書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莊十七

胡傳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曷為出奔費無極害其

寵也無極譖之讒人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耳目使不聰明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爲亂可不畏乎昭十五 二十七年左傳沈尹戌言于子常曰費無極之讒民莫不知智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乃殺費無極去朝吳六句皆沈尹戌語

讒邪之人無代無之帝舜在位尚憂讒說殄行況後世乎考之于詩十月之八章云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所謂讒口者謂皇父家伯仲允以及番聚蹶楀之徒也何人斯之卒章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所謂反側者謂暴公也小弁之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所謂信讒者謂信褒姒與虢石父之讒也其見于傳者指不勝屈如晉之優施二五楚之費無極鄢將師宋之寺人伊戾寺人柳吳之太宰嚭衛之占夢嬖人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夫爲邦有二戒而遠佞居一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首聖人于詩則錄青蠅巷伯于春秋則志鄧啓之逃朝吳之奔皆此意也優施事見晉語二五事見左傳莊二十八費無極鄢將師事見昭二十七伊戾事見襄二十六寺人柳事見昭六占夢嬖人事見哀十六

賞罰

易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大有象

書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皐陶稱舜之言過者無心故者有意疑者在可輕可重之間惟輕謂罰從輕惟重謂賞從重大禹謨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五服者五等之服五刑者五等之刑人君奉天以行賞罰故稱天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明者顯善畏者懲惡威即畏言天之明威視民之好惡奉天正所以順人也皐陶謨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彰善二句言彰其善以癉其不善而樹為善之風聲表宅所以旌淑殊疆所以別慝畢命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德盛者官崇功高者賞厚仲虺之誥武成稱武王崇德報功與湯一轍蓋開創之朝爵賞尤隆于後世也

惟衣裳在笥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于在笥者戒其輕予也說命中

禮記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此係是殷法周則賜爵祿于太廟有爵者刑于甸師氏不告市也王制

夏道尊命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

賞周人尊禮尚施其賞罰用爵列命謂崇尚施惠厚之至嚴辨其親故以嚴為治周人賞罰不偏重但依爵列之高下如車服土田有命數之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之類是也表記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緇衣美鄭武公之詩巷伯惡讒人之詩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褻刑而輕爵爵祿非人則善人不勸刑罰非罪則小人不恥緇衣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柷引一曲之始鼗節一唱之終將之謂使者執以將命瓚者酌鬯酒之爵以圭為柄曰圭瓚以璋為柄曰璋瓚王制樂記云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則有功賜樂其來久矣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祭統

周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曰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予以馭其幸置以馭其行生以馭其福奪以馭其貧廢以馭其罪誅以馭其過予者一時之特恩故曰幸置以與行

罰置之于位以馭其幸行生以馭其福謂有罪可殺以
八議而生之得生即福矣奪者奪其田祿廢者放之
于遠誅者責之
以言也天官

內史以八枋詔王曰爵祿廢置殺生予奪 枋即柄字太宰既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而內史又詔之者重其事也春官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三之一食惟加田無國征 王功謂佐王者成開創之業國功謂保全曰家事功謂能建事業治功謂有益于治銘于大常與日月同光也書君

牙云厥而成績祀于大常是也祭于大烝與先王同享也書盤庚云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三之一食謂賞地之稅王仍取其三之一加田者既賞之後又加賞也蓋古者賜地有四種有采地有賞田有加田有圭田四者之中惟加田之稅悉入本主焉夏官　王制圭田無征是殷法周則圭田亦有征

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襄二十六

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昭五

王命王子虎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襄王以晉文克楚命為侯伯大輅金輅也其服冕戎輅戎車也其服韋弁玈與盧同黑色也玈弓矢千者玈弓十玈矢千也卣中尊也書載平王命文侯仇國語載葵丘之會王賜齊桓大路龍旂渠門赤旂事皆與此同僖二十八　禮有九命又有九錫含文嘉云能安民者賜輿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此之謂九錫凡加九錫必在九命之後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 推既隱其從者作龍蛇之歌及卒文公以綿上之田供其祀僖二十四

賞不酬勞歎息龍蛇之句罰不蔽罪傷心雉兔之篇

主者古今所同慨也

衛及齊戰于新築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良夫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曲縣軒懸之樂繁纓馬飾皆諸侯所用繁作鞶成二

賞有常典

名器假人其失甚于僭賞僭賞不過無以示勸名器假人則君權下移其勢將日流而不可返所以

古人賞功自有常典或賞以爵命如襄王賜齊桓以大路龍旂賜晉文以彤弓旅矢晉賞士會以黻冕之服鄭賞子展以三命之服此類是也或賞以土田如惠王賜鄭以武公之略襄王賜晉以温原之田晉賞胥臣以先茅之縣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此類是也即司勳之法銘于太常祭于大烝極其寵榮而要不失乎體統之正若寡名與器而畀人未有不成旁落之禍者衛人不愛曲縣繁纓而孔子以為惜有以也夫士會事見左傳宣十六子展事見襄二十六胥臣事見僖三十三士伯事見宣十五

詔令

易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姤象 重巽以申命 巽象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卦上下皆巽是風之相隨而至也其入物深矣君子亦必申重其命然後行事 巽象 渙汗其大號 渙卦風行水上散之象也人君號令如身中之汗出不可反故曰渙汗 渙九五 按姤巽渙三卦詔令皆取象于風可悟偃草之義

書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音疾 舜典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因以知其心之一 咸有一德

王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周官 昔在文武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此穆王命伯冏之詞周禮太僕掌出入王命伯冏為太僕故以號令之事語之 冏命

詩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訏大也定命審定而後出令也遠猶者為久遠之謀辰告者以時布告于民也 抑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將奉行也 烝民

禮記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故大人不倡游言。（綍音弗，大索也。游言，言之浮游不實者也。緇衣）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象魏，雉門也。浹日，十日也。天官太宰）

內史掌書王命。（王命，詔勅也。）　外史掌書外令。（于畿外，故曰外令。春官）

太僕出入王之大命。　小臣掌王之小命。（小臣，太僕之屬。小命者，小事之命令也。夏官）

五經類編卷之一終

五經類編卷之二　治道之類

治道總

易：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治久則漸漬漸染，而德化自成。恒彖）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立心坦易，則人易知；行事簡約，則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眾，故有功。有親則服教畏神而渥思及乎素襮，故可久；有功則兼成廣濟而覆幬偏乎羣生，故可大。上繫一）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合于民情，故樂從不倦。通變之道，神妙不測，故安而宜之。聖人之通變神化，不過順時為治，如乾坤之變化而無為也。下繫二）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否九五爻辭，言常存戒懼，則國家可保。苞桑者，叢生之桑，不可拔者也。下繫五）　又震卦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亦謂心

常恐懼故不失其所守也離也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取明目達聰之意說卦五

書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戒謂以小人間之百志惟熙言百慮合理而廣大事乃可成益所戒者入事中間逸樂二句為一事其餘一句為一事末二句又總申之大禹謨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

明后終始慎厥與言始終當與治同道也太甲下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明作者勵精以立治功惇大者寬厚以存治體汝周公謂成王辭令名也洛誥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周官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好異者政紛更辭辨給也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也畢命

詩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惟邇言是聽惟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先民謂古聖賢程法也猶道也經常也邇言淺近之言潰遂也小旻

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莫定也巧言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燕安也朋友羣臣也塈息也呂東萊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而終勉以不懈于位蓋皐陶賡歌之意也假樂

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競強也絿緩也遒聚也長發

禮記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言禮樂刑政其事雖殊然總欲使人去邪歸正而已

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四達謂四者通行于天下樂記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

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以弓之張弛喻民之勞逸今適作寬猛相濟雜記下

左傳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講事謂四時田獵講事以揆法則合于度量謂之軌取材以備器用堪為物采飾之物隱五

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子產謂子太叔曰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仲尼聞之曰善哉

云彩
二十
國語文公問于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晉語三十九　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小喜謂勝敵子胥對夫差語吳語五

王業

易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聖人乘六陽之時以爲治則天道之妙皆在駕御之中故曰御天乾彖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造運也草昧雜亂將冥之象當此之時宜立君以濟屯難而未可遽謂安寧也屯彖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者恭己正南面凝命者凝承天之休命也鼎象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上下皆離兩明相繼大人法此以日新其德照臨四方離象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得位則可以體天地生生之德故曰寶六貳書全應稱寶命亦此意下繫一

帝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受命攝位也神宗堯廟若帝之初如舜受終于文祖之初也大禹謨

夏王弗克庸德皇天弗保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革夏正改夏之正朔也此言革夏正而伸也言續禹舊服所謂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也咸有一德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陟升起也丕釐大治也耿命顯著之命也立政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

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
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后稷稱先王皆商頌稱契爲元王公劉后稷十餘世孫也康
誥稱文王肇造區夏指始爲西伯時言泰誓下篇稱誕受多方指三分有二時言即所謂九年之際也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
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成命者黜商之定命昭我
周王承上二句言士女之所以來迎黃明我周王能爲之除害也武成
詩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

域彼四方簡狄吞鳦卵而生契故曰元鳥生商元鳥　昭假遲遲上帝是
祗帝命式于九圍遲遲言格于天者久而不息祗敬也　武王載旆有
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湯有武功故稱武王曷作遏苞本也蘖旁
生萌蘖也一本生三蘖比夏桀與韋顧昆吾也莫遂莫達言不得遂其惡俄截然歸心也長發　昔成湯
伐桀升自陑敗桀于鳴條遂伐三朡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言武丁之時封域悉如湯舊也元鳥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後生謂子

孫此殷武丁中興也殷武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高山岐山也荒治也天作
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居岐人心歸附
爲翦商之漸蓋詩人推本言之也閟宫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
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度其心言天使其心尺寸分明能裁制萬事貊清靜也克明言能察是非克類言能別善惡克長言能
施教誨克君言能公賞罰順者慈和服人比者上下相親也皇矣　帝乙命季歷爲牧師伐余無始呼戎
徙諸戎皆有功故詩人歌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受方國如虞芮質成四十餘國來歸之類明明　宣哲維人文武
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宣哲言文王之盡人道文武言文王之備君德燕安也
雝
纘女維莘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燮和也言衆志和協
也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涼作亮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清
明言會戰之旦不崇朝而掃除殷濁天下清明也明明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

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無競莫彊而競也遏劉止殺也耆音止致也武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鑠盛也介甲也言武王之功酌時而動始焉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而養晦及時至事起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也酌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昄章甚明也彌終也性命也言終其身為天地鬼神之主此召公祝願成王之辭也卷阿 時邁篇懷柔百神書多方篇惟典神天皆百神爾主之意 以上王業之盛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離離垂貌靡靡遲遲意周室東遷故宮盡為禾黍大夫行役見而傷之黍離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此歎諸侯之不朝偈疾驅貌言風發則有天路之變車偈則有覆轍之虞今非為此也而亦不免于憂者蓋歎此朝周之路故為之怛然耳匪風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冽寒也泉下流而苞稂受傷比王室陵夷而小國困敝也 陳氏曰亂極則當治聖人于變風之末繫以匪風下泉思治之辭明亂之可治也然則夫子于此希有東周可為之意乎下泉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幽王將亡大夫憂之言凡此人民將盡為他人臣僕但不知食誰之粟如觀烏飛不知將止于誰之屋也正月 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揭蹶貌言大木將蹶枝葉未傷而根本先壞比典刑未廢而其君先自絕于天也蕩 板蕩二篇皆刺厲王之詩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先王謂文王今謂幽王之世 以上王業之衰

左傳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昭十一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圖物謂圖畫山川奇異之物遷鼎者武王而成王則定之天命未改謂未及七百之期也 宣三 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 因多難而知所懲戒故發奮可興因無難而狃于晏安故興者卒廢 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 六者皆先王合諸侯之事蒐田獵也孟津岐陽而外他皆無所證 季平子卒陽虎將以

與璠歛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 昭公出奔季孫行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季孫從臣位故曰改步改玉定五

國語先王之于民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周語一

今天降禍災于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何辭之與有若猶是姬姓也大物其未可改也 晉文公納襄王請隧王弗許告之云云庸用也縮引也周語十七

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

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 周自后稷以下曰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組紺寶父季歷至文王凡十五世自厲王以下曰宣幽平桓莊僖惠襄頃匡定簡靈至景王亦十五世革典謂變亂舊法也周語二十八 通鑑前編曰按史記契至湯四百餘年而十四世稷至文王千餘年而十五世可不合漢世婁敬專曰稷以下十餘世而公劉避桀居豳則知自公劉以前世數之失傳已多矣國語十五王之說或但舉其中賢聖之君乎

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 此指舜禹稷契鄭語

世運

泰三爻言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言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自然之理也

易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小往大來小人退而君子進也天地交謂二氣交通上下交謂君臣相得泰彖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彖 剝復否泰四卦皆天運循環陰陽消長之道

禮記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檀弓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故

謀閉而不興盜賊不作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人道旣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是謂小康天下爲公謂以天下傳賢謂好謀大同者無我之意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傳曰及此條語意近老氏未必出于仲尼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時小正之書坤乾歸藏之易言杞宋無他可徵僅得此二書耳禮運

子曰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惟恐民之不正故重其告諭之命其民但知親上不知敬上故驕傲而鄙野喬作驕　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殷矯夏之弊故以敬長爲道先其鬼之不可知後其禮之可知蕩而不靜者先鬼之敝勝謂自勝以免刑勝而無恥者先罰之敝　周人尊禮尚施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周矯殷之失故尊禮而尚施惠其後民皆好利而文飾及尊禮太過文沒其實之所致　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表記

世運漸趨于文

世之論殷周者曰殷尚質周尚文然孔子以虞夏爲質殷周爲文則殷已非純乎質矣蓋自古世運由質而漸趨于文卽如由穴居而棟宇由棟宇而丹楹刻桷由衣皮而冠裳由冠裳而九章五冕乃自然之勢故虞夏之風視上古而一變殷周之風

視虞夏而一變周則視殷又一變至于周末則視周初又一變矣

周監二代

孔子曰周監于二代所謂監二代者雖不可詳考然約略可知卽如井田一端孟子以爲雖周亦助是取法乎殷也學校一端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是取法乎夏也若封國則五服亦宗夏制而特異其男邦采衞之名若建官則六卿亦祖殷法而第

更其司士太宗之位若巡狩則五載易爲十二而陳詩納賈則同若述職則四朝變爲六年而敷言試功不異以言乎宗廟雖有三宗二祖之殊其爲七廟同也以言乎明堂雖有七尋九筵之別其爲五室同也以言乎冠禮或以毋追或以章甫或以委貌其爲三加同也以言乎婚禮或迎于庭或迎于堂或迎于戶其爲親迎同也乃若養老則或兼饗也或兼食也而莫非引年之心也格祖則或尚聲也或尚臭也而均此求神之意也推之一車旂一服物如王制明堂位所載莫不恭夏殷而兼用之皆所謂監于二代者也。夏之五服曰甸侯綏要荒周之五服曰侯甸男采衛殷之六卿曰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周之六卿則改司士爲宗伯巡狩述職之期見舜典及周官明堂之制見匠人冠禮見郊特牲婚禮見公羊隱二年註養老之禮見王制尚聲尚臭亦見郊特牲　又考周人制度雖曰監于夏殷大抵亦祖述其先世如徹法之行公劉以來舊制皐門應門太王舊制靈臺辟雍則文王舊制也

封建　列國始末另集

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論功行賞大者開國小者承家若小人則懸賞格不以國家畀之防禍亂也師上六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親諸侯謂巡述聘覲之事比象

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禹輔舜成五服之制四面相距各五千里每州立十二侯伯爲之師外近四海之地每方建五人爲之長蓋經理之制詳內而畧外也各迪有功諸侯皆蹈行有功也益稷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以下弼成五服之制也由內及外各以五百里爲界甸者爲天子治田之意總銍五句詳田賦條　禹貢甸服在王畿之內周制甸服在侯服之外然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王曰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蓋襲古名而稱之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侯取拱衛之意采者王臣之食邑內男邦而外諸侯使大國禦侮則小國安也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取撫安之意綏服介于華夷之間故揆文奮武並用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取要約之意羈縻之而已蔡者放罪人于此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取荒遠之意流者放重罪之人于此禹貢 按周制九畿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不在其中合之則侯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里未備皆從禹服狹而周地廣要之禹聲教所及已盡四海原未嘗狹但其經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也 禹貢五服曰甸侯綏要荒自王畿之內起周制五服曰侯甸男采衛自王畿之外起至于周官所謂六服則亦合畿內諸侯言之矣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五者公侯伯子男三者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也疏曰按孟子及漢書地理志所言封建皆與此同周禮大司徒因周室既衰諸侯相併姦爲說耳武成

詩大邦維屏大宗維翰 屏者所以爲蔽翰幹也板 言大國能屏蔽小國而小國皆以爲法也 桑扈篇之屏之翰百辟爲憲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

蕃四方于宣 甫侯即穆王時作呂刑者申伯宣王之舅也宣王封申伯于謝尹吉甫作此詩送之蕃謂藩衛宣謂布德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謝在周之南故曰南土介圭封圭也崧高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 追貊北方國名宣王命韓侯爲之長韓奕

綏萬邦屢豐年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厥士者同心同德之人于以四方謂用之于四方也桓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此封功臣于廟之詩言文王之德可繹思我維布此德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安定凡此皆我周新命諸臣受封者皆當繹思文王之德也賚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疏云封功臣四百人 式序在位言以慶讓之典序次在位之諸侯始封而存繹思之訓既封而有式序之典皆欲諸侯承宣德意父安斯民也時邁

禮記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州建以下就外八州而言附庸閒田者言爲附庸之國及閒田也諸侯之有功者取于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名山大澤不以封者鄭註謂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也又考危險之地皆不以封使上官治之制之阪尹見書立政篇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盼須同 畿內九十三國合外八州總一千七百七十三國元士與附庸不與者以其不能五十里也 按九州之地畿狹不同今謂每州必二百一十國合成千七百七十三之數恐無此理且孟子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而此篇言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皆不可信鄭康成謂此篇所言是殷制蓋曲爲之解其實亦未必然先儒以爲漢人臆說良是

千里之

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千里之外謂王畿之外方伯即州伯設二老八伯使之維持聯絡即唐虞五長十二師之意 明堂位云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九州之牧謂之九采采者采其物貢天子也

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畿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外諸侯則子孫嗣守

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三傳以爲諸侯所受于方嶽之下者謂之湯沐之邑所受于王畿之內者謂之朝宿之地此云湯沐之邑在天子縣內蓋湯沐之邑即朝宿之地也諸侯朝天子則止宿于此齋潔而往故可稱爲朝宿之地亦可稱爲湯沐之邑此乃天子特賜如魯之許田鄭之祊田是也 王制

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其食者皆三之一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其食者皆四之一 食謂天子所得之貢 此與孟子王制不同梁氏以爲孟子王制皆以實封言之此則合出貢之地與附庸言之然其說總不可信也 地官大司徒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九畿之制與禹貢不合其說未可信丘氏曰衛服之外聖人不必其來故武成洛誥諸篇止言五服 夏官大司馬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圭形方璧形圓鎮圭象四鎮之山取鎮安四方之義桓圭雙植取爲國柱石之義信作伸信圭象人形而直其身取其尊而不屈躬圭亦象人形而磬折其身取其卑而不倨穀以養人蒲可爲席取其能養人安人也 春官大宗伯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 疏云王子母弟出封雖侯伯亦乘金路若爲子男則當與異姓同乘象路異姓上公亦乘金路其侯伯子男則皆象路四衛革路亦謂庶姓侯伯子男蕃國惟有子男悉木路也 春官

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建德謂立有德者爲諸侯胙土命氏禹貢所謂錫土姓是也 隱八 胙土者分土以立社也古者天子大社用徐州所貢五色土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覆以黃若封諸侯則各按其方色鑿土與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

立社謂之茧茅胙土　茸讀作黄藉也

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文王爲穆文王之子則爲昭故曰文之昭武王爲昭武王之子則爲穆故曰武之穆僖二十四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者十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林註云之往也據僖公二十四年富辰之言武王兄弟受封者十六人此言十五人記載不同不必强爲之說四十人亦約言之耳昭二十八

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圻畿同圻方千里同方百里諸侯互相併吞故有多至數圻者子產對晉

語襄二十五　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哀七

胡傳城楚丘○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正王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功甚大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畧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微之謂不書齊侯僖二　楚丘之城不書齊侯盧戎之師不書自圍彭城而追書宋戍虎牢而遥繫鄭皆欲收封建之權還之天子也

梁王伐楚勝齊驅十二諸侯朝天子于孟津秦策十　二諸侯謂十二州之諸侯淮南子云越王句踐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朝之史記天官書太微垣中有匡衛十二星註云十二諸侯之府也潛確類書云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州王侯之所國也皆舉十二州以該天下之諸侯非十二國之謂也若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則實指其國蓋別是一說

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

及苗裔史記功臣年表序此漢事也

封建不可復行

柳子厚有言封建非聖人意也不得已也蓋自有生民以來即有封建不得不仍之以爲治然而封建之局各私其土各子其民不爲之所必有尾大不掉之患是故先王慮之唐虞之世十二州立十二牧每州又立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至于有周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

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謂之二伯其間遠近大小維持聯絡一有號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所以彈壓羣侯而使之不侵不叛也乃其立制之嚴預防之密則尤有進者規方千里之外固均分公侯伯子男而至于名山大澤則不以朌危險之地則不以封王官所涖與諸侯參錯而處非相爲控制之意乎天子使其大夫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其餘大國有命卿三人次國命卿二人小國命卿一人非相爲督察之意乎天子巡狩諸侯朝于方嶽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于是有協時正日之事有同律脩禮之條加地進律者有人流放黜罰者有人所以課其治績者如此諸侯述職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禮敢有怠若職者一不朝一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所以懲其不恪者如此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所以一其政權者如此天子之于諸侯也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成牢禮同器數修法則所以齊其風俗者如此懼其弗嫺于教訓于是乎申之以五命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權其輕出于王法于是乎威之以九伐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外凌內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而又有大行人之制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

交諸侯之禍而又有小行人之制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犒襘之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夫旌節迎送則掌之懷方策命璽書則頒之內史相欺也則有司盟以釋其猜疑相奪也則有形方以正其疆域或穀圭以和其難或琬圭以褒其德或琰圭以糾其過或稅將殺將以獎其功凡若此類恩威互用操縱隨時皆所謂嚴爲之制而密爲之防者也不得已也

胡致堂曰柳宗元謂聖人不得已而封建不知聖人者也愚謂聖人之封建時爲之耳使聖人而在今日亦決不封建何也封建之法從古相沿當其時而不封建固非聖人公天下之心而亦無以服天下然封建者必爭之尋必亂之道觀聖人之所以多方制馭者無所不至即謂之不得已也亦宜迨六王畢而封建廢此又必至之勢設今日而封建不能一朝安也聖人不爲也范蘇諸公皆主此論不可易矣

周末封建漸廢

周初封建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合功臣及舊諸侯爲千八百國成王以後其詳不可攷所可考者如孝王之封秦宣王之封鄭封謝封

建之法猶如舊也由遷以來王靈不振封建之法大壞春秋諸侯不過一百二十餘國而漸次吞滅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皆自武獻恣意併兼州公不復紀侯大去庭堅不祀鄅子無歸虢不五稔虞不及臘鄣降于齊宿遷于宋莒潰于浹辰偪陽亾于七日許之播遷者四陳之見滅者三一入亭而息滅一過師而鄧亡徐子斷髮而遠竄鄫子被烹而爲犧煢煢小國無以自存亦可哀矣其或滅者復興絕者復繼其權悉操自諸侯如齊桓之封衛遷杞楚平之封陳封蔡總與天子無關也更可慨者天子既不得操廢置之柄而又曲狥亂賊之請如曲沃武公滅翼法所不赦也而反命之爲晉侯可乎與日命韓趙魏爲諸侯亦流極之勢必至乎此

也漢陽諸姬二句見僖二十八武獻併兼見襄二十九州公不復見桓五紀侯大去見莊四庭堅不祀見文五鄅子無歸見昭十八虢不五稔見僖二虞不及臘見僖五降鄣見莊三十一遷宿見莊十莒潰見成九偪陽見襄十許四遷見別集許紀內陳三滅見陳紀內息滅見莊十四鄧亡見莊

六徐子斷髮見昭三十鄫子爲犧見僖十九封衛見僖二遷杞見僖十四封陳蔡見昭十三命曲沃見莊十六

五經類編卷之三

官制

書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四岳者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九官者司空司徒后稷共工士虞秩宗典樂納言十二牧者十二州諸侯之長岳統牧牧承岳亮天功者相天事也舜典）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庶常吉士（此言文武立政之道任人謂常任公卿任事者也準夫謂準人有司守法者也牧謂常伯長吏牧民者也是爲三事之職虎賁以下侍御之官也百司如司裘司服之屬庶府如內府外府之屬六都小伯都邑之官也庶常謂總承上文言凡此庶職皆常德吉士也立政）

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百揆無所不總四岳總方岳州牧各總其州侯伯次于州牧）今予小子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前代時若者順前代建官之意燮理調和也三公之職非大德者不可居若無其人則寧缺之無取備員也貳副也寅亮敬明也　周制公孤常缺

義而附見于宰夫司士及大司徒謂士等官意者公孤之官與分曹任事者不同故不如十等掌官數歟

宰夫辨八職。一正掌官法以治要，師掌官成以治凡，司掌官法以治目，旅掌官常以治數，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叙以治叙，徒掌官令以徵令。正治六官之長要則月計之書師者六官之貳者事之多寡也府主藏文書史主贊典士支贊之次叙徒惡官府之所名 官法謂官府之八法官成謂官府之八成若司所當之官法及旅所掌之官常皆八法十之一 以上吉天官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

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皆一命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王之上士侯伯之卿皆三命王之下大夫與公之孤皆四命授以祭器王之大夫出封加一等五命為子男則未成國之稱王之卿六命得自建邑以治家邑士之卿出封加一等七命為諸侯就侯伯之國而侯有功德則加一命為九州牧王之三公八命諸侯有功德則加一命為二伯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專征伐大宗伯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以七為節子男五命以五為節 三公加一命為上公二王之後亦為上公以九為節而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

桓圭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之類七命五命倣此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 誓猶命也攝君謂代君行朝會之禮未誓何通五等諸侯之子而言繼子男者位在子男之後也疏云子下父一等則子男之子雖得誓亦同于未誓者矣 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

士不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九命上公得置孤一人眡小國之君者如子男之禮也 以上春官典命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 閽人掌宮門之禁 寺人掌內人之戒令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 柯氏曰成周盛時內小臣閽寺之屬悉統于大宰其職卑其數寡人主不得以私意挖內臣不得以非道干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此先王治內之嚴也周衰豎貂立公子無虧則奄人與廢立矣物楔與趙高釋賢為內相如則奄人與為宗矣侍勢怙寵漢唐之間尚忍言哉 以上皆天官

左傳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

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皡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燕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伯勞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鶬鴳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啟雉立秋來立冬化為蜃故司閉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鶻鳩孝故主教民王鴡鷙而有別故主法制鳲鳩平均故主平木土鷹猛鷙故主刑罰雕春來冬去故主營造鳩民聚民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有五種東方曰鶅雉西方曰鷷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間曰翬雉夷民平民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元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桑扈竊脂行扈唶唶宵扈嘖嘖老扈鷃鷃下句扈字止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于郯子而學之不能

者德不能致遠瑞昭十七 少昊氏有四叔曰重該脩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是為五行之官昭二十九

○官制不同因乎世運

設官一事代有不同繁簡因革之間大抵視世運為升降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和焉萬國寧焉然足以治唐虞之天下或不足以治後世之天下于是乎夏商則倍之夏之官制史傳闕如弗可深考或以王制三公九卿一說當之殆未必然商之官制見于曲禮有六太有五官有六府有六工官雖未必盡此而此亦其大畧矣周之成王仰法前代訓廸厥官周官一篇曉暢言之爾第舉其綱未及其目周禮之三百六十屬則及其目矣然淆亂冗雜學者不能無疑要之夏商倍于唐虞則周之倍于夏商概可知也乃若猶是官也有古重而後世輕者少昊名官

首及歷正唐堯分職先命羲和至于後世星曆之屬降爲雜流矣有古設而後世廢者太皡以還皆有五行之官若句芒若祝融若蓐收若玄冥若后土封爲上公祀爲貴神至于後世不過借司天一家畧寓其意其實官之廢則已久矣有猶是官而分合異者有虞之時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而兵刑並掌于臯陶至于後世禮樂合爲一官而兵刑分爲二矣有猶是官而稱屬異者殷之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皆屬于太宰其五官則有司士無宗伯至周則改司士爲宗伯而祝宗卜史悉屬之矣凡此設官之不同總因世運爲升降耳

侯國官制

書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御事者治事之官總下各官而言司徒司馬司空侯國之三卿也時武王尚爲諸侯故止稱三卿亞者卿之貳大夫五人是也旅者卿之屬士二十七人是也立政篇亦稱司徒司馬司空亞旅蓋此制商周所同也牧誓　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也主廸遂違命農父司徒也主保順萬民宏父司空也主定民居之法圻與畿同司馬典封畿之兵甲故稱圻父周時司徒兼掌農事故稱農父司空之義本取度空地以居民謂之空者又取擴大其地之義酒誥

禮記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皆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卿有上中下對大夫而言則總稱上大夫大夫亦有上中下對卿而言則總稱下大夫上士據大國而言大國士爲上次國士爲中小國士爲下士之數每國皆二十七人上中下各九人　鄭註云以茫次言之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有脫誤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此與成公三年左傳所載同王制

周禮太宰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

其伍陳其殷置其輔牧者八州牧監卽五等諸侯参三卿也伍五大夫也殷衆也謂上士中士下士也輔府史胥徒也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長卽畿內諸侯兩謂兩卿

左傳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僖侯名司徒改司徒爲中軍武公名司空改司空爲司城桓公六年

○侯國官制以尚書爲正

侯國官制但有司徒司馬司空而無太宰宗伯司寇牧誓酒誥立政諸篇皆同及考左傳諸國皆有

司寇而魯有夏父弗忌爲宗伯國語單子過陳篇稱宗祝執祀司寇詰姦似侯國雖無太宰而仍有宗伯司寇何也蓋宗伯司寇侯國本無此二官左傳所言者乃東周諸侯之所添設也古者天子一事設一官諸侯不能備官一人常兼二三事故崔氏云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及東周時諸侯皆帝制自爲管仲以大夫之家而官事不攝況諸侯乎然而三卿舊制終不可沒卽以左

左傳隱十一年羽父求大宰故請殺桓特設此官而公不從故魯舍大宰

傳觀之子產入陳命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杜注謂季孫曰吾子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皆三卿並列而不及宗伯司寇其爲添設明矣故侯國官制當以尚書爲據他說不足據也夏父弗忌爲宗伯見文二子產入陳事見襄二十五杜注謂見昭四　侯國無大宰惟宋爲王者之後故有之若吳楚之有大宰則僭也侯國之禮官但有宗人無宗伯其刑官但有小司寇及士師無大司寇侯國之有宗伯大司寇亦僭也　王制三等之國皆有五大夫所謂五大夫者崔氏云司徒之下置小宰及小司徒也司空之下置小司寇及小司空也司馬之下置小司馬也至於宗人併不在五大夫之列按成王封魯分以祝宗卜史則宗人之秩蓋在卜祝之間也

○春秋官制與古異

春秋時列國官制紛紛不一如晉之軍帥忽而三忽而四忽而五忽而六魯之命卿其初有費伯夷伯單伯及三家專政而三伯無聞焉又如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是官名可更也大宰之職周制居六卿之首而楚之大宰在司馬下宋之大宰在六卿下是官階可改也凡若此類大抵

任意立法非古制矣然春秋於列國卿大夫皆不書爵猶宋則書爵者張氏謂列國之官皆由私命故削其爵惟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故有司馬司城之稱云晉之軍制屢變故軍帥增減不同費伯單伯皆天子所命也楚之上柱國曰令尹其次大司馬餘皆在司馬下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而太宰在其下經書司馬見文十五書司城見文八

○春秋官祿遠浮于古

永嘉徐氏曰先王班祿諸侯十倍於卿卿則視國之大小遞爲降殺春秋以來多踰古制齊桓公時伯氏有駢邑三伯宋之盟公與左師邑六十秦后子仕晉韓宣子問祿於叔向叔向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田一卒衛免餘言於衛侯曰惟卿備百邑視古時卿祿四大夫之制大相遼絕矣井四爲邑每邑除去私田出祿四百畝卿祿四大夫當受田八邑六十邑則浮數倍百邑則更浮矣一旅謂五百頃一卒謂百頃也　后子事見晉語左師及免餘事並見左傳襄二十七

用人

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茹根也彙類也征往也拔茅連茹以其彙征賢人連類而進之象泰初九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束帛所以禮賢戔戔則過於薄然禮奢寧儉故終吉賁六五

不家食吉養賢也學至君求故不得家食大畜彖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鳴子和君臣相得之象好爵爾靡言賢人有天爵之貴故人君繫戀之也中孚九二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亨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飧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鼎彖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此釋鼎九四爻義及謂及於禍形渥謂厚重刑也下繫五章　大過三爻棟橈凶與鼎折足義同皆言用人之不當

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明明謂顯其已顯者揚側陋謂揚其隱賤者師錫衆舉也堯典　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闢四門謂開四方進賢之門此詢岳之言也舜典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大禹謨　舜以野無遺賢歸美于堯而爲

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其言知人之不易也 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九德者上文所云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是也九德中有其三則可為大夫九德中有其六則可為諸侯人君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則九德咸供職事俊乂無不在官 皋陶謨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為德者成君德為民者安民生其難其慎所以防小人惟和惟一所以任君子咸有一德 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意與此同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說命中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建官以始進言位事以授任言 武成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旅獒 丁孫圖對盡僑子不寶自所而寶二臣齊威王對梁惠王不寶珠玉而寶四臣皆此意

殷革夏命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迪簡者啓迪而簡拔之言殷不廢夏之賢人也 多士 多方篇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言周不廢殷之賢人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保乂有殷 伊陟伊尹之子

巫賢巫咸之子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茲迪彝教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 虢叔先沒故稱四人劉殺也謂伐紂 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耇造老成也周公言召公若去則老成之德不及於民我不復聞在郊之鳴鳳矣況能格天乎 君奭

古之人惟有夏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前二句言夏先王能招呼賢人以事天迪知以下指夏庭臣子言迪知忱恂眞知篤信也宅居也事者常任牧者常伯準者準人也 亦越成湯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三宅謂常伯常任準人即就也三俊指未任事者言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言謂號令慎謂法禁 文王委之三宅而考核其用命與違命不侵其職所謂勞於求才逸於任人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武王能率文王安天下之功不廢其所用義德之人循文王之謀不違其容德之士義德

者驕亂之[illegible]德者休休之[illegible]國則罔有立取用憸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勸音邁勉也勸相即勸翼之意立政

昔在文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冏命文武之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毫阪微盧亦皆吉士此周道所以興也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隉危殆之意一人大臣也秦誓

詩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干城者禦侮之才言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可用次章公侯好仇言其才與公侯匹也三章公侯腹心言爲同心同德之人也兔罝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兩貝爲朋錫我百朋言見賢如得重賚舊說以此爲樂育才之詩菁菁者莪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髦士農中之秀者古者士出於農故常於農事美大止息之處進髦士而勞之也甫田烝髦士於甫田取干城於罝兔皆見賢才之多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助語詞皇美也文王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槱積也以物盛爲人所用興德盛爲人所歸濟濟容貌之美也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奉璋助祭也峩峩壯盛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遐何也作者鼓舞之意壽考作人所謂久道化成也棫樸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古之人指文王言文王有純一之德故能成就羣才也思齊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侯即穆王時作呂刑者申伯宣王之舅言嶽山降其神靈而生此二人也崧高　以上育才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衛大夫乘車馬建旄旄以見賢國人美之言其好賢如此姝子將出何才猷以答之干旄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粲餐也鄭桓公武公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而作此詩改衣適館授粲有三層意緇衣　又武成稱武王式商容閭戰國時魏文侯式段干木之廬蓋適館見其愛式廬見其敬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杕特生也噬發語詞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杕杜之蔭不足休息猶己之不足恃賴君子安肯適我哉然心實好之但無由飲食之耳有杕之杜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宛坐見貌在水中央言近而不可即也蒹葭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于焉逍遙賢者去而不可留故托以其所乘之駒因食苗

而縶維之庶幾使之逍遙而不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言留以爲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言若肯來則以爾爲公侯而逸樂無期矣豈可過於優游決於遁思哉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賢者必不肯留如玉之德不可親矣然猶貴其音問相通白駒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遐何也謂告也心愛而口不能言藏之於中而頃刻不忘愛之至也隰桑

以上好賢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疏附者率疏遠之百姓以親附於上先後者處君之前後而輔導之四予字皆詩人自謂言文王雖聖必賴此遠近文武四臣之助書益稷篇舜以翼爲明聽望之臣鄰亦此意也緜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馮者可爲憑依翼者可爲輔翼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藹藹多也維君子使言維王所用也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鳳凰比賢人梧桐比賢君必有菶萋之梧桐而後有雝喈之鳴感比人君以禮待賢而後賢才樂附也卷阿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 言順理之君所以爲民瞻仰者以其用心謀度考擇其輔相之人也桑柔

以上用賢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夏大也渠渠深廣貌秦君始有夏屋以禮賢而食物豐盛其後禮意寖衰賢人歎之不承權輿言不能繼其始蓋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也權輿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鵜在梁喻小人在位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薈蔚草木盛貌朝隮雲氣升騰也婉孌美貌曹人刺其君近小人而遠君子上二句比小人衆多下二句比賢人厄抑候人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此刺尹氏言當平其心不可用者已之勿以小人危其國瑣瑣然鄙細之姻亞勿予以厚祿節南山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 仳仳徵細也蔌蔌窶陋也言小人富貴而民獨無祿是天降禍害於民也夭禍也椓害也正月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 豔王任用衆小人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棸蹶楀皆氏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 皇父自以爲聖所用三卿惟多藏之人不留一舊臣輔天子十月之交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

以傾（言舊臣舊法紂皆委棄而不聽用此大命所以傾也　蕩　書召誥曰厥終智藏瘝在言紂之時賢智退藏病民者在位與此詩同意　以上棄賢用奸）

禮記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王制）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語於郊言辨才於郊學之中也　文王世子）

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去猶畧也智者易流於欺勇者易流於暴多愛者易流於貪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畧其所短　禮運）

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德大道皆指聖人而言　學記）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故君子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才德薄而受祿厚是為食浮於人此二句就君子自處言　坊記）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稱舉也程功積事不輕薦也內舉不避親如魏舒舉魏戊祁奚舉祁午之類外舉不避怨如祁奚舉解狐王生舉張柳朔之類　儒行　魏舒事見左傳昭二十八祁奚事見襄三張柳朔事見哀五）

周禮　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教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興賢能即三物賓興之法蓋舉之於鄉學之中也　地官）　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夏官）　又大司徒云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左傳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胥臣請用冀缺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胥臣云云相之賊謂射桓公中鉤者齊語云桓公請管仲於魯及至三釁三浴之葑菲根惡而莖美采之者不因其根而棄其莖喻用人當節取所長也　僖三十三）　君子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懈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

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前此孟明三敗於晉穆公猶用之至是伐晉卒能成功故左氏美之采繁喻不遺小善文三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 愷和也元善也禹皐陶伯益在八愷之中稷契在八元之中文十八

晉悼公即位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有六卿為軍帥故曰六官成十八 又傳二十三年傳云重耳出亡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士謂狐偃趙衰賈佗也

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 其君謂楚莊王宣十二

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帥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 哀十七 又襄二十六年傳云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蓋楚之與也取材於敵國及其衰也棄材以資敵

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言尹何未學不可受之以政

子有美錦不使

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也襄三十一

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 五大者五官之長居邊鄙五細者五官之屬微弱不勝任不可使居朝廷羈謂羈旅之人也昭十一

國語鄉長進賢桓公使役官令官長期而書伐選其賢者而用之公訾相其質升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 役官謂任官期而書伐期年而計其功也訾量也三選謂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也

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使周遊于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 齊語四

晉公子文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 晉語二十八 文公用人又見後三十七篇

使郤縠為元帥以其學也使狐偃為卿以其德也使先且居將上軍以其功也使趙衰將新軍以其讓也

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廬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官師之所材也 戚施不能仰故使擊鎛蘧篨不能俯故使戴磬侏儒者寺戟之屬扶者緣之以為戲材與栽同言栽度而用之也晉語四十

趙簡子問于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愈壯馳茲拜賀 賀其求賢又虛心下問也晉語百八

胡傳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云者譏世

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上世有自耕莘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于華門老身而不用然後敵國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恒五

用人不拘一格

自古用人不拘一格或取之世族或取之單寒或翹車下招或賢書上獻或循選造之制則有行可舉有言可揚或採葑菲之長則一藝亦升一才亦進破拘牽之見闢功名之門此盛世所以收得人之效也東周之時世官執政賢才屈抑如儋令之碩人考槃之君子翳桑之餓人絳縣之老人何可勝數至如楚舉申鮮虞于僕賃晉舉屠蒯于庖廚

管仲之舉盜麥子之與因趙文子之舉管庫之士公叔文子之舉家臣不過千百中之什一耳夫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親而賢則為兩社之公輔親而未必賢則為五叔之無官若以世族之故而槩用之不至鼎折棟橈其勢固不止也此春秋于武氏仍叔譏所以深護之歟翳桑餓人見宣二絳縣老人見襄三十申鮮虞事見襄二十七屠蒯事見昭十七左傳註舉盜事見雜記舉因事見史記管庫事見檀弓下藏兩社見閔二五叔見定四貴戚專權春秋時逆與又有棄親用羈而取禍者如昭七年單獻

公事定元年常簡公事是也例文定云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

○人才出于學校

用人一事當由冢宰成周用人乃由司徒而進何歟蓋必有以教之于前而後可以用之于後誠慎之也鄉學之教自司徒而下鄉大夫教之州長教之黨正教之族師教之下而閭胥比長皆教之其升于國學者則師氏教之保氏教之司樂教之司

成教之大胥小胥之屬皆教之盖教之于未用之前者如此及其教成也鄉大夫則獻賢能之書大樂正則升造士之秀可以用矣而不遽用也必先爲之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盖用之于既教之後者如此夫惟教之也有素而用之也不驟則人莫不求躬砥行爭自濯磨處則爲正士出則爲良臣人才盛而吏治興由此道也三代以後選舉變而爲辟召辟召變而爲詩賦詩賦變而爲帖括法愈變而弊愈深豈真人才之不古若哉由于教之無素而用之太驟故耳七編同此録

課吏

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令三考爲九載以九載定黜陟舜典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人君總率羣臣以起事功既興事又必屢考其成則有殿賞之效益稷篇

周禮太宰之職歲終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繁斷也廉察也善謂循良能謂才幹敬謂修勤正謂端正法謂有執持辨謂有決斷 月終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月計曰要歲計曰會致事者致一年之功狀以待考也 宰夫之職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以考其治而告于上上謂太宰小宰

○虞周課吏疏密不同

古人考課疏密不同唐虞之法遲之三載而考績又遲之九載而黜陟幽明如斯而已至于成周則

異是周官大宰歲終則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由斯以觀在唐虞則疎在成周則密其故何歟曰唐虞事少官亦少故其法不嫌于疎成周事多官亦多故其法不得不密時勢然也要之大宰之考百官與考羣吏其法亦有不同蓋百官者卿大夫也其爵尊故太宰不得擅行進退必告于王而廢置之羣吏者羣士庶士與府史胥徒也其位卑故或誅或賞太宰

得自專焉然而羣吏之治又非必待三年而後考之也太宰以下小宰既每月考之矣而宰夫之職歲終則正歲會月終則正月要旬終則正日成視小宰爲尤詳大抵成周之考課其事非一而約其大綱總之不離六計者近是六計之中若善若敬若正皆優于德者也若能若法若辨皆長于才者也以此廉之則賢且能者無所隱而不肖者無所容此羣材之所以競奮而百職之所以交修也　同異

録

五經類編卷之三終

五經類編卷之四

財用

易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為節不過取不濫用，故不傷財害民 節彖）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聚人以財，所謂財散則民聚也 下繫一）

渙卦云渙王居无咎，亦謂散其居積之貨以得民也

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水火金木土穀為大府，正德利用厚生為三事，凡此皆所以養民，修者因其自然而修治之，和者因其當然而調和之 大禹謨）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八政居洪範之三，食貨所以生民之大命，故先之 洪範）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總，聚也，生生，自厚其生也，庸，己功用也 盤庚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武成）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上無非時之求則下無額外之徵，不過正供而已 無逸）

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掊克謂聚斂之臣，此托為文王之歎紂者以歎厲王也 蕩）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專利曰封，汰侈曰靡，言諸侯不為封靡，則王當尊之 烈文）

禮記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使子路問之，對曰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孔子曰何為不去，對曰無苛政，孔子云云 檀弓下）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共官謂供百官之用，御謂天子所用）

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杪，末也，歲末五穀皆入，以為來年出數）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每年所入均析為四，而用其三，一年餘一，則三年餘三，又足一年之用矣 王制）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倉（要者，租賦所入之數 月令）

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禮運）

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仕則不稼田則不漁（田謂田獵 坊記）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曰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財藪牧養蕃鳥獸百工飭化八材

商賈阜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財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山農澤農平地農謂之三農黍稷稻粱菰麻麥豆謂之九穀珠象玉石金木革羽潛之八材臣妾男女為人役者也蔬財如蕉葛可為布草根木實可為食之類轉移執事謂傭僱為丁作也　天下一人有一人之職一人失其職則一物缺其用故先王分民為九職使無失職之人也

以九賦斂財賄曰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城內曰邦中四郊去國百里邦甸去國二百里削作稍家稍去國三百里邦縣去國四百里邦都去國五百里幣餘者用度之餘復歸職幣者也　此條前六項先鄭蔡叔師之支以為即所謂二十而一以及十一十二諸法後鄭以為節力役之征馬端臨曰自一至六皆取之于民者其或為地賦或為口賦不可知也關市山澤則貨物之稅幣餘者如後世稱官物營運取其息耳

以九式均節財用曰祭祀之式賓客之式喪荒之式羞服之式工事之式幣帛之式芻秣之式匪頒之式好用之式羞服謂飲食衣服幣帛所以贈勞匪作分謂分賜羣臣好用謂燕好所用　以上皆太宰

太府掌九賦九貢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賦貢之書掌于太宰而太府則掌其副貳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受藏之府內府也受用之府外府也太府兼總二府而其物仍

分畀二府逐行用度則有司請之太府頒之

內府掌受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其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府在內而所供者乃邦之大用外府在外而所供者乃王及后世子之用此宮中府中為一體內外交相稽考也

司會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周知四國之治詔王及冢宰廢置司會掌財計而必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者先儒謂歟之是非而後論財計之宛論也參互月要歲會皆所以防吏之奸欺周知四國之治而驗罰殿事聚斂者不同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周知出入百物以敘其財司會掌鉤考司書掌書記二者互相稽覈以防奸弊

職內掌邦之賦入以貳官府都鄙財入之數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財出之數　職幣振掌事者之餘財以書楬之詔王之小用賜予振整也餘財不用非紅朽即乾沒職幣主之使國無棄物也　柯氏曰奢侈常生于有餘節儉常生于不足漢武帝因貫朽粟陳而用度無節唐玄宗因左藏充溢而賞賜無極成周所以禁餘財如此之嚴者恐人君以有餘而妄用也　以上皆天官

周公設官理財指示大臣則存太宰以總其出有司徒以制其入太宰之屬若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歲職幣其所以檢核鉤稽者莫不各有條理司徒之屬則又有所謂泉府廛人舍人倉人者

或以興其藏或以司其用古昔聖君賢相何若是屑屑然不憚煩哉蓋以財者國之命富民之休戚繫焉固治世之急務也原其經理之要則有二不過曰生之有道取之有義用之有禮而已觀夫繫之九兩以安其居任之九職以厚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執事以食其力此皆生其財者也財生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輕重多寡內外遠近皆酌其中而不使一毫之或過而又制爲九式之法以用之自祭祀賓客以至匪頒好用又從而均節之焉安民裕國之道具在乎此矣

左傳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子產以書告之云云浚取也襄二十四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涼其敝猶貪作法于貪敝將若之何。丘賦猶魯之田賦涼薄也昭四 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設官以守山澤專其利而不公于民也晏子規齊景公語昭二十

國語厲王悅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周語四 場協入廩協出多少皆可知也。場人掌斂藏廩人掌用度協者合之而知其數也周語九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註見愛民條晉語百二

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九畡九州之極數也鄭語 晉語第三十一篇云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言各有當得之分也 古者聚貨不妨民之衣食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貨足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國馬民馬也公馬公之戎馬也家貨謂卿大夫之家財楚語十二 句踐十年不收于國民有三年之食。之語一

田賦

書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柔而無塊謂之壤高壤謂之墳黏膩謂之埴疏鬆謂之壚下濕謂之塗泥先辨土宜然後定賦法上上第一等也錯者雜出第二等以地力不同年分不齊也中中第五等也賦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賦先于田者并場圃園囿漆林之類而征之非盡出于田者也　兗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田第六等賦第九等爲正也貞正也言賦以薄爲正也作治也耕治十三載然後同他州起科不惟取之薄抑且入之緩以兗州受水患最深也　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等賦第四等　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　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　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田第八等賦第三等　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　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黎者黑色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　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賦第六等九州賦法皆以水患淺深及人力多少而分　疏云九州之賦隨土豐瘠貢其什一周

禮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五物即墳壤埴壚塗泥九等即上中下各三等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庶土合山林川澤之屬而言三壤獨指穀土而言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環京城五百里爲甸服全禾曰總半槀曰銍槀去皮曰秸服者服輸將之事承上三句言去穗曰粟去穀曰米納賦之法有此五等以地之遠近而分也甸服有賦無貢故冀州不言貢此外則貢而不賦禹貢

詩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者一成之田九萬畝而以萬畝爲公田也甫田　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徹田爲糧相陰陽以識寒煖使種植各適土之宜觀流泉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利徹田即所謂徹法　按公劉遷豳當夏桀時則徹法之行實先于助蓋井田始于黃帝貢法始于夏禹公劉參而用之公劉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此戒農官之詩昭假猶言昭告駿大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方有川內方三十一里有奇言三十舉成數也十千維耦者萬夫併力齊心如合一耦也噫嘻

周禮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畮即畝字畿內

采地曰鄙其界曰都不易之地歲歲可種是爲上田一易之地二歲一種是爲中田再易之地三歲一種是爲下田大司徒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都鄙之制也平原之地爲井下濕之地爲牧左氏襄二十五年傳云牧隰皐而井衍沃此之謂也牧者用爲芻牧之地以千八百畝當一井蓋因地之高下而權宜變通乃井田之活法也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

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考工記　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數與匠人同匠人有畝遂溝洫澮之別而其數與遂人異故鄭康成以爲都鄙制井田而行助鄉遂制溝洫而行貢　黄氏曰鄉遂之制周禮與司馬法不同司馬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其出賦通道一甸則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旁加十里爲同其制二百里外行助二百里內行貢疑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尚未詳盡至周公道損之而始定乎　遂人辨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

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此鄉遂之制也都鄙之民通上中下地三夫受田六百畝六遂之民通上中下地三夫受田六百五十畝餘夫亦如之者餘夫受田亦通三等計之也遂溝洫澮川皆所以通水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行也地官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

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此條通論畿內賦言任土者因土之宜以制賦也廛民居地也宅田致仕者家人所受之田仕田仕者之圭田賈田賈人家所受之田官田府史家所受之田牛田牛人家所受之田賞田

司勳賞賜之田牧田牧人家所受之田也五十里之
內爲近郊百里之內爲遠郊二百里之內爲甸三百
里之內爲稍四百里之內爲縣五百里之內爲都距
者五百里之界也税法近輕而遠重以近者多役故
也園廛漆林之征以利之多少而分者也里布者二
十五家之布屋粟者三夫之粟夫家之征謂一夫百
畝之税一家力役之征也　按公羊說十一而税遠
近無差而載師有十一十二諸法之異先儒聚訟不
決當互存
疑之列

國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先
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
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

旅之出則征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
缶米不是過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
矣若苟而賦又何訪焉藉田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田五十畝六十者還田也砥平也砥其遠邇謂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也里廛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謂計其利入之多少而量其財業以爲差鰥園廛二十而一漆林二十而五也任力以夫者以夫家爲數議其老幼者老幼有復除也其歲謂軍旅之歲缶庾也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周公之藉謂助法也魯語下篇　田賦之說詳兵制條

公羊傳初税畝○何以書譏始履畝而税也古者什
一而藉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宜十五

穀梁傳古者什一藉而不税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
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税畝者
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非責也私田稼不善田畯之咎公田稼不善八家之咎蓋上下各盡其心力以相養也至于末世小民不急公人主不恤下公田之入漸薄于是公田之外復履畝税之蓋十而取二矣宜十五

○貢助各因民居之便

馬端臨謂鄉遂近王城豐凶易察故行貢都鄙遠
王城情僞難知故行助此說不然蓋貢助兩法各
從民居之便六鄉之中自五家爲比積而至于爲
閭爲族爲黨爲州爲鄉六遂之中自五家爲鄰積
而至于爲里爲酇爲鄙爲縣爲遂皆五家相連屬
不可析而爲九故用貢法若大都鄙居民異于鄉
遂故用助法也馬氏又謂貢輕于助徒以九一十
一計之耳其實助法又輕于貢蓋周制公田百畝

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是又輕于十一也 此說本朱子

○貢法初時未嘗不善

禹之貢法雖曰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而禹之行之蓋自有道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此推之當時貢法既定而又有春秋之巡行以省耕省斂問其疾苦察其豐凶何不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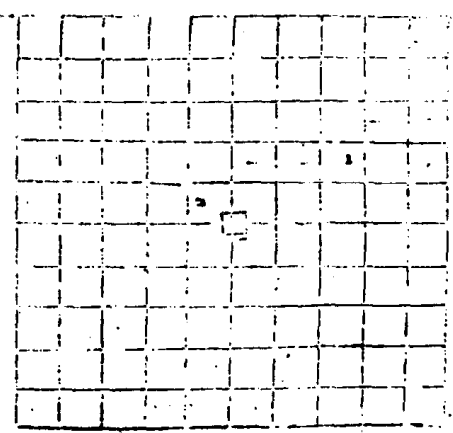
之有其不善者由于後世奉法之人膠執而不知變通故民受其病不可歸咎立法之人也大抵一法立必有一弊如助法固善矣而其後上下交惡民不盡力于公田遂至變而稅畝亦可歸咎行助之初乎孟子既告畢戰以井地而又勉之以潤澤其矣奉法之人不可不通以圓機也 此說本章氏

○三代田制說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有田必有疆界夏既一夫受田五十畝以十夫有溝之法觀之多不過五百畝必有一界限矣而殷忽變爲六百三十畝之區周又變爲九百畝之井則是每更一代必將改畛涂易溝洫以就之也豈理也哉日知錄曰孔氏信南山正義引左傳一成一旅之言以爲丘甸之法禹之所定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然則所謂五十七十百畝云者名雖異而實則同也夏時土曠人稀故

其畝特大殷周土闢人稠故其畝漸小以周之二畝當夏之一畝則畛涂溝洫之類皆不必改作而殷可推矣 又金仁山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之人多故每夫五十畝至殷而田漸闢故每夫七十畝至周而田盡闢又在官之人食祿受田者推廣故每夫百畝按此亦是一說然疆界不同之故終未有以解之也知疆界本無不同則知推移總無難事而受田直不必辨矣 夏時亦行丘甸法但其田不分公私鄉遂[illegible]傳[illegible]皆有此說或又疑三代田界既同更無廣縮則殷周之世人浮于田何以給之曰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當庶之矣夏時田未盡闢一成之中田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田居其七萊居其三周則悉井其田田與人乃始不相當也周禮遂人

以爲周亦田類各半未可深信
或者荒僻之地間有此等耳

王畿之圖

○王畿方千里凡百同每一方爲一同同方百里中間爲王城方十二里王城之外四同謂之郊其地置六鄉郊之外十二同謂之甸內四同置六遂餘爲公邑使大夫治之甸之外二十同謂之稍內建五十里之國六十三稍之外二十八同謂之縣內建七十里之國二十一縣之外三十六同謂之都內建百里之國九是爲三等采地采地之餘皆爲公邑以之京賦則鄉遂用貢法所謂十夫有溝百

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是也都鄙用助法所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是也以之爲[illegible][illegible]則鄉遂之地用伍兩卒旅師軍之法辨六[illegible]者二其兵不出征自稍地以往用丘甸之法辨六軍者八征討則迭用之其百同之內山川林麓城郭塗巷三分去一以二分爲實數田賦車甲皆依實數征取

貢獻

書冀州島夷皮服冀州無貢故但言島夷之貢　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篚者盛于篚而進貢織文者錦綺之屬以其非一色故總稱文　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海物非一種故曰錯畎谷也岱山之谷枲麻也檿桑山桑其絲可爲琴瑟弦　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土五色者大社之土以封諸侯用之夏翟者雉名文雉之羽可爲旌旄孤桐者特生之桐其材可爲琴瑟浮磬者石在水濱有似于浮其石可以爲磬蠙蚌之別名纖與縞皆繒也　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三品謂金銀銅瑤琨玉名琨美石似玉者篠可爲矢簜可爲樂管木者楩梓之屬卉服葛越木綿之屬織貝者織錦爲貝文包者裹之而進錫貢者待錫命乃貢非常貢也　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杶之榦可爲弓栝石砮可爲矢鏃丹者丹砂箘簵二竹及楛木皆可爲矢荊地三國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菁茅供縮酒之用包匭者既包而又匭之璣珠之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不可多得故不爲常貢納錫者下奉上之詞

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纊細綿也磬錯者治磬之錯　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璆玉砮鏃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者石磬織皮者獸皮可製爲裘其毳毛可織爲罽也漢志梁州犍爲郡朱提山出銀所值比他銀西三之一　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球琳美玉琅玕石之似珠者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貢織皮前敘者就次敘也　貢就九州言之而東至海島西至崑崙等國則在九州之外蓋皆禹之聲教所及也禹貢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犬高四尺曰獒能曉人意方物不過服食器用言不貢異物也　疏云觀周書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而言惟服食器用者召公欲戒王故云然耳旅獒

先王既勤用明德兄弟方來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兄弟言友愛也方來者方方而來也后謂後王式典集言用舊法以和輯天下也享獻也梓材

詩獻其貔皮赤豹黃羆韓奕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懷好音以與效順憬覺悟也南金者荊揚之金元龜象齒南金皆非淮地所出而以爲獻正見向化之誠泮水　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

不來王。曰荷是常來享諸貢獻來王謂朝見施武 受小球大球爲

下國綴旒小球大球六國小國所贄之玉也綴旒言爲諸侯所繫屬如旒旒之綴結 受

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小共大小國大國所供之貢也駿厖言衆諸侯如馬

之載物也長發

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

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

八曰斿貢九曰物貢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嬪貢絲枲之屬器貢石磬丹漆之屬幣貢玉馬皮帛之屬材貢栝柏篠簜之屬貨貢金銀龜貝之屬服貢絺紵纖纊之屬斿貢羽毛纓紲之屬物貢魚鹽橘柚之屬天官太宰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

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遠方之民謂在六服

之外者夏官

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

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

服五歲一見其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貨物蕃國世

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貢物多因土地所出來必采服物但其物此特舉其大

槪耳疏云太宰所言者據常貢而因朝而貢其制

異故其物不同以所貴寶爲贄則不拘其物也秋官

大行人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令諸侯春入貢

秋獻功疏云此卽太宰之九貢諸侯各發下其大國以其功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皆市取美物以貢天子歲歲如是其期以春者來年不能莽辨必經冬至春乃可入也獻功者獻其治績之書

左傳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

子不私財穀梁云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

也求金甚矣桓十五 求金見文九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

縮酒寡人是徵桓公責楚僖四

盟于甯母齊侯修禮于

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受命于齊各貢方物于天子僖七

昔夏

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貢金九牧使九

州之牧貢金也宣三

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

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

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自日中以爭

至于昏晉人許之承者諸貢之差等疏云畿外之國各隨尊者貢重卑者貢輕畿內之國各計所受采邑貢其四之一于天子尊卑同等故曰卑而貢重王畿之內有三等采地仍令出貢采地之

餘謂之公邑則上所自與也昭十三

國語先王之制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

者貢荒服者王甸服者供日祭祀者供月祀享者供時享貢者供歲貢王者易世而一朝王

按此五條其實皆是貢特別而名之納貢之制每年一次此係前三句不過謂地近則便于供職耳非貢類而貢甚末也本節所謂世一見也周語首篇　昔武王克商肅愼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魯語三十五

桓公伐楚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絲者公穢之類　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輕幣重禮言貢獻薄而賜厚垂橐二句言虛而往實而歸也齊語四

○職貢有常法

貢獻有二等有土貢有方貢所謂土貢者出于五服之諸侯如禹貢八州之貢及周禮太宰之九貢是也所謂方貢者遠人慕義自通各以珍奇之物來獻如懷方氏方貢遠物及楛矢白雉之屬是也方貢無常來則受之不來弗讓之而已土貢有常大國以其稅之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每歲市取貨物以獻天子每歲之外又于朝見時獻之闕貢者有罰春秋時諸侯之于方伯則納貢謹甚

子產曰寡君盡其土實以受齊盟司馬侯曰晉之于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所謂竭力以事大國者也至于天子之貢僅僅關外包茅不入元纁不供而求金求車之使紛紛四出亦可慨矣子產語見左傳襄二十二司馬侯語見襄二十九

徭役

書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和會者和集以赴役也此洛誥之文脫在康誥之首周公用書命庶殷庶殷丕作書者以書召之書丕作謂皆來趨事也召誥

詩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魚勞則尾赤比役久而人病也如燬言紂之酷烈父母謂文王汝墳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予王遣畿內之民戍申戍者怨而作此詩言我戍申而室家不得同往不知何日還歸而聚首也揚之水肅肅

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從役者不得養父母故作此詩靡盬言不可不堅固也怙恃也次章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三章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鴇羽　四牡篇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與此同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周公東征既歸作此以勞歸士我東二句言在東之時念及于歸我心已西向而悲也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將雨則鸛出垤蟻食蟻故鳴于垤士行者之妻感時興歎于是洒埽穹窒以待夫歸而夫果至因見苦瓜繫于栗薪而歎其不見此者已三年矣東山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此思戍役勞苦之情而為之言也采薇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此勞還師之詩簡書者鄰國遣策命之辭也出車勞民本非得已先王雖擇可勞而勞之猶惻然不忍而為之代言其情觀采薇出車諸篇可見矣此春秋于勞民之事皆合于時義亦書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司馬也轉予于恤言致我于憂恤之地也軍士怨久役而作此詩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

恤有母之尸饔尸主也言母自主勞苦之事也按六畜之士王之近衛而用以遠戍非告也古者親老而僅有一子免其徭役而使之從軍亦非法也爪牙乃王禁兵遣戍可知矣尸饔念母病予從軍呼知矣祈父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我從而不與我謀遂徹我牆屋使我田不得治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十月之交

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憚勞也言薪已穫而復漬之則腐民已勞而復役之則病大東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將扶而進之也冥冥昏晦也不出不能出也言將大車則塵起思

自憂則戚戚行役勞苦之辭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雝猶蔽也重猶累也無將大車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大夫以二月西征至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艽音求初吉朔日也小明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穆公往營其邑從役者爲召伯之勞已而期盡力以赴工集成也言營謝既成而後歸也黍苗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漸漸之石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言征夫匪兕虎乃朝夕在野而同于獸亦可哀矣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芃長尾貌言芃狐猶得自適而役車曾不得少息歎其不如狐也何草不黃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而此亦言棧乃是言車之狀轎蜂爲役車其休則實指其車之名

左傳楚令尹爲艾獵城沂量功命日三旬而成不愆于素蒍艾獵即孫叔敖不愆于素不過其所料之日也宣十一冬城防于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襄十三冬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昭九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國父白晳而居澤門子罕黑而居邑中故云然襄十七臣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石言不亦宜乎石言于晉魏榆是歲晉侯方築虒祁之宮故師曠因而進諫昭八晉平作宮而啓石言之怪僖十六年齊桓霸業[illegible]而召夜呼二語二事相類祁招之詩曰祁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穆王逆遊無度祭公謀父作此詩子革引之以諫楚靈王愔愔安和貌形民之力二句言用民當量其力如金作器隨器制形不可有醉飽過度之心也昭十二楚靈不顧民隸而侈擬九疑之臺夫差當其國而務工一宿之觀皆昧于[illegible]之戒者也

胡傳城中丘○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隱七時亦書如桓十六年城向襄十三年城防之類雖義亦書如僖元年城邢昭三十二年城成周之類新延廐○何以書時譏歲饑也穀梁子曰古之君人

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其用民力爲已悉矣莊二十九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作頌曰使王近于民嗇于時惠于財近于民言常得民心嗇愛也嗇于時言不奪民時家語冠頌大戴公符篇亦載此文

役法

禮記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若師旅之事則不拘于三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任輕而食豐寬厚之至也王制

既蜡而收民息矣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方氏曰功謂農功若夫宮功畢於蜡祭在孟冬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畢於建丑之序既蜡未嘗不興功也郊特牲

周禮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夫家猶言男女可任謂可任力役之事可任者雖多然每家不過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不過役也惟田獵與捕盜則正羨並行大事者事自役作謂師田也大故者戎寇意外之患餘子卽羨卒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雖曰竭作老者仍不與也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貴者賢者能者老者疾者服公事者皆舍之國中謂六鄉之地野謂六遂之地七

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舍謂不任役事也族師以時校其夫家之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以役國事夫家衆寡鄉大夫既登之族師又校之蓋詳察其任舍之宜自下而達于上也均人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征公家之役以旬爲計故曰公旬在百姓受役多不過三日役滿則求役者繼之凶札謂凶荒而兼疾疫泉府掌賒貸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以其貸物于官者還本之後使服役于國中以爲息鼓人以鼖鼓鼓役事鼖之爲言墳也以役事欲墳也以上皆地官諸

子掌國子之倅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倅者卿大夫士之嫡子爲父之副者也以其未仕故曰游游倅聽太子任用若賓祭大事則使任之若小事則庶民所爲耳不及游倅也夏官

左傳冬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九月角亢晨見東方始戒民以工築繕而心星晨見則致築作之物及十月定之方中于是樹板榦作冬至則功息莊二十九凡啓塞從時門戶道橋曰啓城郭牆塹曰塞從時者隨時修治不待冬也僖二十

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修而場功偫而畚挶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辰角者蒼龍之星見在寒露節天根在氐亢之間見在寒露後五日本者氐星見在寒露後十日駟者房星見在霜降節火者心星見在霜降之後偫音持具也畚挶盛土之器營室者定星十月定星昏正于午于是始興工期會也言致其築作之具會于司里之

官也周語第二十二篇

○役法備見周禮

役法莫詳于周禮伍兩師軍之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相保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地之善惡而均役有族師焉則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役之法詳矣而其意總歸于恤

民故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曰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也

○周制差僱兼行

古者役法役民之身卽後世所謂差役而雇役亦行乎其間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蓋布縷出于五畝之宅粟米出于百畝之田力役出于八口之家皆是征其財也鄉大夫云以歲時登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皆征之遂師云辨其可任者任之以征財征鄭氏皆以征爲口率出泉則兼行僱役明矣然所請役不過治城郭塗巷溝渠等事至于軍役則有小司徒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又有丘甸出兵之法詳兵制條 讀禮通考云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徭役則在五服之中僱役則從工役之例

五經類編卷之四 終

五經類編卷之五

農事

易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疏叉草曰菑三歲曰畬不耕亦不穫不菑亦不畬言無計期效之心也 无妄六二 象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 井象 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繫下二

書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典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予禹自謂也艱食謂五穀鮮食謂魚鼈 益稷篇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盤庚上 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大誥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純專一也 酒誥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敷菑謂去草陳修列治也 梓材 周公曰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 知小人所依在稼穡必不自逸以勤民依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卑服謂惡衣服卽就也康功謂安民之功田功者養民之功也 無逸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

怨咨厥惟艱哉 暑雨旱潦也祁大也言小民夏苦無食冬苦無衣也君牙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註詳財用條大禹謨 朕不肩好貨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言我不任好貨之臣有能養民安民者敘錄而欽禮之盤庚下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 恬安也梓材 爾乃尚寧幹止爾有幹有年于茲洛 幹者生業止者居室年者壽考也孔傳云有年豐年也多士 多方爾宅爾宅爾田言各安居樂業也 六卿分職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阜者厚其生成者善其俗周官

詩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三之日三陽之月也四之日四陽之月也于耜往修田器也舉趾舉足而耕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宮功小民之治屋舍之事或曰官府之役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也兩尊曰朋此幽民相與燕樂場功既畢羊以獻于君舉酒而祝壽也七月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茨蒺藜也抽除之以便藝黍稷楚茨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甸治也畇畇墾闢貌疆理二句言蓄泄得宜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同雲將雪而雲一色也冬有積雪而春益以小雨則田疇潤澤信南山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甫田解見田賦條取陳食農言積之有餘散為補助之用黍稷薿薿則又將有年故進髦士而慰其勢髦士農中之秀者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

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以社以方者祭后土及四方成物之神田祖先嗇介大也穀養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攘取也取其饋而嘗之見相親之意易治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茨者屋蓋梁者車梁坻者水中高地京者高丘箱車箱也禾稼既多求倉以貯之求車以載之甫田 楚茨以下三

篇皆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之詩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種二句言冬月擇種飭具以待春耕以我三句言至春則以覃耜始事于南畝覃利也庭直也

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苗成房曰方實未堅曰皁炎火欲其蟲滅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前篇言我田既臧農夫之慶上親下之情也此篇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親上之情也彼有五句言饒足之極收之不勝其收也大田

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此言后稷幼時遊戲所植無不茂盛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茀治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種時也種甲拆而可爲種也褎芽附上而漸長也穎實繁而下垂也栗不秕也邰后稷所封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

秠音丕穈音門此言后稷以嘉種降于民而教之樹藝也朱民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此戒農官之詩保介者農官之副小麥曰來大麥曰牟受厥明言受上帝之明賜庤具也奄忽也艾穫也臣工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鎒一鎌一耨一椎一銍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註詳田賦

條諒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澤音釋芟除草木也土釋釋然解散主者家長伯者長子亞者仲叔旅者衆子弟彊有餘力者以左右之也嗿衆飲食聲依言餉婦耕夫相慰勞也

爲酒爲醴烝畀祖

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胡壽也此言穫而登而用以賓祭養老也載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畟畟嚴利也函含氣也筥圓筐也糾繩也趙刺也薅去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挃挃穫聲栗栗衆密意櫛理髮器言積之密也[illegible]之捄曲貌似嗣也續者續先祖奉祭祀也良耜　載芟良耜二篇爲祈報田事之樂歌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萬億曰億億億曰秭豐年
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烈祖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下泉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阪田磽确之田菀奇鬱盛貌特者特生之苗也正月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太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人不如魚之多故夢人爲魚則主豐年旐統人少旟統人多故夢旐爲旟則主人衆夢魚夢旐皆吉夢也無羊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言不稼不穡則不可以得禾此賢者譏素食力之詩伐檀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力民代食言與民同耕以代祿食此仕者遇亂而思隱之辭桑柔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治田而力不給則草盛齊風甫田　徹我牆屋田卒汙萊從民而妨其務故卑者汙而高者萊十月之交
禮記孟春之月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元日上辛也此即孟春之郊
季春之月爲麥祈實　孟夏之月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毋或失時　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薙火也芟

俟其乾而燒之雨過草爛即可糞田周禮薙氏柞氏掌殺草木以水火變之皆可以糞田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倉　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計耦耕事謂計度耦耕之事以待來歲東作月令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皮弁素服而祭註詳郊特牲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此是臘祭土色黃故尚黃禾穀豐來黃冠報神告所以重農也郊特牲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註詳前用條天官
遂大夫教稼穡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甿音萌曰民也
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鋤粟者合耦而不至罰之出粟屋粟者有田而不耕罰出三夫之粟閒粟者民無職事罰出一夫之征粟春頒秋斂者春頒粟以補不足秋而斂之不收息也　詩定之方中篇是言夙駕說于桑田言衛文

公春月芳蕣左傳昭十八年六月鄅
人藉稻蒸觀民藝稻皆省耕之事也
司稼辨穜稑之種、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觀稼
省斂也 又遂師巡稼穡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孫奭
云田遇水旱一遂不能自救令他遂協救之此即助
不給也然爰于所謂助不給足
人君恩典恩未可以遂師當之
草人掌土化之灋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騂剛用
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
狐埴壚用豕彊檃用蕡輕爂用犬 檃音熱爂音剽天下土性不同有赤
騂而性剛者有赤緹而纁色者有墳起而柔順者有
潟爲澤而今則渴者有木已去而瀉鹵者有勃壤而

粉解者有黏者疏者有堅强而不和柔者有輕脆而
不厚重者化之之法用牛犬等物焚其骨爲灰以漬
種則能變瘠爲肥蕡麻也 稻人掌稼下地以潴畜水以防止水
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
芟使作田 下地水澤之地也瀦播也散播于遂也列
者瞻其町畦使之墳平則水可舍止也列
有餘水則瀉之于澮以涉揚芟者
涉履播揚其腐草也以上皆地官
籥章掌土鼓豳籥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
以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土鼓燒土
爲匡以革蒙兩面籥者以葦爲管上有三孔豳籥者
豳人所吹之籥也楚茨以下四篇爲豳雅原工蕙管

豐年載芟良耜五篇爲豳頌老物謂田夫及
萬物至此則老而勞故祭以息之也春官
青州宜稻麥、雍冀宜黍稷、并豫宜五種、荆揚宜稻、職方
氏
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 地財謂九穀考工記
左傳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
年豐也 告者告神三時不害謂不奪其春夏秋之時桓六 原田每每舍其
舊而新是謀 每每草出貌舍舊謀新去其草而治之也僖二十八 逆鄙不聳
民狎其野穡人成功 聳懼也狎習也襄四 三傳民狎其野三務成功三務 昭二十

者三時之農務 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穮耘草也蓘壅苗也昭元 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
次比耦以艾殺此地之蓬蒿藜藋 比耦相從耦耕也子產辭韓宣子語
昭十六 閑閑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 張玉告晉語昭三十
二 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伍子胥諫夫差語哀十一
胥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 僖三十三
國語周制有之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
林池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今陳國道

路不可知田在草間與深也則語二十二　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及寒擊槀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于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槀枯草也耨芸

穀梁傳　五穀皆熟曰有年，五穀皆大熟曰大有年。有年見桓三，大有年見宣十六。詩桓之篇言屢豐年，言連年皆熟也。

臣從東方來，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甌窶者高地狹小之田，汙邪者下濕尖角之田，滿篝滿車，祝其收之多也。史記淳于髡傳

務耕而不耨，雖草其宅之；既秋而不穫，雖飢其饗之。汲冢周書

○周人重農

周以農事開基，故周公于書既作無逸，于詩又作豳風，及其作周官也，設官分職，為農計者不一而足。司徒則定其井牧，遂人則治其溝洫，縣師則別其田萊，司稼則辨其種稑，遂人則教稼穡，遂大夫則修稼政，鄰長則趨其耕耨，酇師則徵其惰遊，縣正則定其賞罰，里宰則行其秩敘，旅師則省耕而頒粟以周急，遂師則巡野而移民以救時，草人則掌土化之法，稻人則掌畜洩之宜，籥章則土祈年，肆師則主卜稼，而遂大夫當三歲大比，與其治田之能，亦如鄉大夫之興賢能焉，無非重農意也。

○周人待農如待士

叢文康曰：周人待農無異于待士。鄉大夫之三年兵興，遂大夫之三歲興甿，皆于鄉遂中行之。耕則為井邑之農，學則遊周黨之庠，居則聯夫家之數，出則預閭族之書。故教之以稼穡者，所以勸農也；教之以游藝者，所以勸士也。始也民數穀數之登，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農也；繼也賢書能書

之登亦拜而受之藏于天府所以重士也豈弗士藏于農其所以待農者即其所以待士乎詩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曰殺羔羊躋彼公堂又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公堂之躋即前日穫稻之夫髦士之烝即平日耘耔之子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此其所以爲良法歟

耕藉

禮記孟春之月天子擇元辰親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之曰勞酒 元辰郊後吉日也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藏帝藉之收于神倉 神倉又名御廪藏以供粢盛也月令 昔者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冕祭服也先古先祖也祭義 祭統一云天子耕于南

郊諸侯耕于東郊 藉[illegible] [illegible]藉作[illegible]謂身自躬藉也

周禮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供粢盛 粢即黍字

春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上春建寅之月穜稑即詩黍稷獻之于王助王親耕也按此則正后不得親蠶亦與耕藉之事矣

國語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稷以告王王乃使司徒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戒農用先時五日

載勝織紝之鳥曲籧筐三者皆蠶器植所以架三器者觀容飾也 孟夏之月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 獻繭謂受內命婦之獻繭也繭稅收之于外命婦凡外命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稅其十之一 布縷之征在此時月令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祭義 棘宮使于浴種大昕謂季春朔日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侯則謂三宮之家妃其制并于太宮戾乾也蠶謂蠶棗乾乃可食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

獻繭于夫人夫人曰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章蠶也目 去歲蠶成至今歲則朔歲也副首飾褘首服即褘衣也言服此服以受繭禮之者衍獻繭之婦人也玉藻云世婦命于其閽言受命服于獻繭之時也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 三盆手者以盆盛水置繭盆中而以手三次淹繰振出其緒也夫人之繅止于三盆猶天子之耕止于三推也祭義 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此祭之道也 純服亦冕服以色言之耳夫人謂諸侯之夫人祭統

國語社而賦事蒸而獻功 社春分祭社也事農桑之事也冬祭日蒸功五穀布帛之功也魯語

二十九

○農桑並重

古者蠶事與農事並重故天下無不蠶之女而亦無不蠶之地祭統言王后蠶于北郊以供純服夫人蠶于北郊以供冕服月令言季春之月后妃躬桑孟夏之月乃收繭稅以桑爲均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

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周禮閭師云不蠶者不帛是天下無不蠶之女也七月之詩曰女執懿筐爰求柔桑則豳可蠶也將仲子之詩曰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也氓之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則衛可蠶也桑柔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則周可蠶也汾沮洳之詩曰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則魏可蠶也鴇羽之詩曰肅肅鴇行集于苞桑則晉可蠶也

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篚織文則魯可蠶也青州厥篚檿絲則齊可蠶也荊州厥篚玄纁則楚可蠶也徐州厥篚玄纖縞則宋可蠶也揚州厥篚織貝則吳越可蠶也是天下無不蠶之地也豳在雍州前周秦地鄭衛皆在豫州魯在兗州　蠶桑見于詩書者九州之中詳其入獨梁州未甞被于蠶叢氏爲蜀主教民蠶桑後世蜀錦重天下則梁州亦可蠶也王盤裘者云桑種甚多不可徧舉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葉薄而尖所飼之蠶其絲堅韌魯桑葉厚多津所飼之蠶其絲光澤

饑荒

詩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歲旱民饑室家相棄婦人自述其悲歎之詞仳別也中谷有蓷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羊瘠則首大罶無魚則星見言饑饉之餘百物凋耗苟且得食足矣不敢望飽也苕之華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宣王遇災而懼仍叔作此詩以美之雲漢天河也昭回其光隨天而轉未有雨徵也舉謂舉其祭圭璧禮神之玉也　旱既太甚蘊隆蟲蟲蘊隆蘊蓄克盛也蟲蟲熱氣也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滌滌山無木川無水如惔除炎旱神也熏灼也　以上皆饑荒之詩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民困于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政煩賦重民不堪命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隰有萇楚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而思歸故作此詩責鳥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蓫惡菜也下章言采其葍葍亦惡菜民無食故采之我行其野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流民以鴻鴈自此而幸其安集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此比其前日之失所也鴻鴈也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東方小大之國布縷俱盡葛屨而用以履霜傷于財也貴戚而奔走道路困于役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東人或饋以酒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與之鞙然之佩璲西人曾不以為

長言出之甚難而視之甚易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箕不可簸揚反引其舌若將吞噬于東斗不可挹酒反揭其柄若將取于東見天亦不可訴也大東 以上世衰民困之詩饑荒通用

禮記 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饑者是不亦惠乎衛靈公將諡公叔文子 齊大饑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蒙袂者以袂蒙面輯屨者斂足而行皆困憊之狀謝謝過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曰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疏乎為之徙市尫病人其面向上巫能接神暴之者冀天哀之而雨也徙市者行君喪之禮以自責也檀弓下 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通同也不得同他方蜡祭不妄費也郊特牲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

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君謂諸侯本者士之笏玉藻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少儀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曰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眚禮殺哀蕃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禁者山澤之禁幾者關市之譏蕃樂藏樂器不用作娶索者求而祭之也十二荒政必以散利為先蓋利不散則民不聚雖有諸政未必有實效此易之渙王居所以為急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治年之豐凶凡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

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殺猶備也鬴與釜同六斗四升也四鬴每人一月食穀四鬴也餘倣此）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厄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少曰委多曰積大司徒之十二荒政救之於饑荒者也遺人之九穀之委將荒者也遺人之委積備之未荒者也以上皆地官）

左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莊十一）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魯饑諸云文仲與）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莊二十八）

晉薦饑使乞糴于秦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汎舟謂水運僖十三）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僖十四）

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僖十九）

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僖二十一）

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僖二十六）

無冰梓慎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蛇乘龍宋鄭之星也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註天象襄二十八）

鄭饑子皮餼國人粟宋饑子罕出粟以貸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子皮罕氏也子罕樂氏也故曰鄭罕宋樂襄二十九）

國語晉饑文公問于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以信民知君心貧而不懼（晉語三十五）

吳大荒薦饑市無赤米囷鹿空虛其民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濱（鹿與簏通吳語九）

五經類編卷之五終

五經類編卷之六

學校

詩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疏曰學校廢也青衿學子之服此留者責去者之詞言我雖不往子寧不可歸而嗣續舊音乎）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挑達作佻達放恣之狀佻儇則學荒矣故不見而深念之也子衿）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論作倫有條理也此文王作樂于辟廱之中而民亦樂其樂也靈臺）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言武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文王有聲）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魯侯謂僖公茷與旆同茷茷飛揚之貌從公于邁者往泮講學行禮之事也泮水）

禮記天子命諸侯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辟廱水圓如璧頖水半于辟廱）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此以下言鄉學教民取士之法也六禮者冠昏喪祭鄉飲相見七教者五倫加長幼賓客八政者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言絀惡之事耆老鄉中致仕之卿大夫元日吉日習射習鄉鄉飲也移郊移遂即畢命所謂殊厥井疆三移外教而終不變然後棄之）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此言崇德之事學謂國學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也四術四教皆謂詩書禮樂）

將出學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告于王王命公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棘者欲其急於遷善寄者暫寓）

養老之制詳後養老條

而終歸之意蓋猶冀其之猶不忍終絕之也鄉學四不變而後屏國學二不變而即屏者以視于出學在九年大成之後則教之已久非如鄉遂之考在三年大比之時也 曰王子以下皆謂之國子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司馬掌爵祿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上庠東序右學東膠皆大學下庠西序左學虞庠皆小學虞殷之大學在西郊小學在于宮之東夏周則大學在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 王制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小學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學音效教也南者南夷之樂周禮旄人掌其教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采南樂則餘三方之樂皆教可知東序即東膠周所立之夏學也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誦謂歌樂之篇章弦者以絲播詩瞽宗者周所立之殷學上庠者則所立之虞學也 此言春誦夏弦而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二者不同蓋古人之教雖因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不必截然各從其時亦互言耳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 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大昕者初明之時鼓徵者擊鼓以徵召學士有司者教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謂古之述者先聖謂古之作者也文王世子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設塾于巷首之門側以教二十五家之子弟五百家爲黨閭塾所升之人則教之黨庠術當作州二千五百家爲州黨學所升之人則教之于州序比年

入學者每年皆有入學之人也中年考校者間一年而考其藝之進否離經謂離絕經書之句讀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祭菜者以蘋藻之菜祭先師也宵作小祭之時歌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蓋以居官之道勉之也鼓篋者大胥擊鼓以召學士發篋以出書籍孫其業使以遜順之心進業也夏音賈夏楚二物所以收斂其威儀每年仲春仲秋皆視學而又有五年視學之禮此禮不五年不舉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時觀而弗語即引而不發之意

視學一

年則與而又有五年一行之禮亦猶講武一年四舉而又有三年大習之禮皆于常制之外更加申飭重其事也

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大學之待老更有西階而無北面尚父皆丹書亦云先王之道不北面

學。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四學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齒謂與同學者序長幼之齒也

記祭義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三物猶言三事也興賢能于鄉學者鄉大夫之職而教法則受于司徒。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教其所治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鄉吏者州長黨正之屬鄉老者致仕之三公以禮賓之者行鄉飲酒之禮而待之爲賓也出者出而任外入者入而任內　鄉吏之教學民而識邦法考其德行道藝以候賓興州長以正月讀法黨正以四時讀法族師以月讀法下而閭胥亦掌讀法比長亦無考先王教民之法詳且盡矣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敏德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曰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教之六儀曰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柯氏曰師氏主德行大學之教也保氏主藝儀小學之教也古者王子入豪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國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然則初入小學保氏教之既入大學師氏教之也　以上皆地官之屬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合國之子弟使有道德者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咸韶夏濩武。成均五帝學名周時謂之辟雍此以舊名言之也以典樂之官掌成均之法者樂可以養中和之德救氣質之偏也。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版籍也舍采即釋菜合舞者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頒學者使之分處于諸學合聲者等其曲折使應歌節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觵罰爵也觵撻則以觵罰之慢者則以撻辱之　以上皆

春官之屬

○四學說

周時學制其說不同陳氏禮書據祭義之說以爲周設四代之學辟廱居中即成均東序在左即東膠瞽宗在右即西學三者並建于一丘之上皆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即所謂上庠此小學也陸氏禮象據大戴之說以爲周之大學有五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南爲成均北爲上庠辟廱居中四門

四橋通于四學又有二小學在郊東膠虞庠是也許氏通考則謂周人內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辟廱居中亦名爲膠其在外者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三說不同如此總而言之天子之大學在內小學在外若夫諸侯則大學在外小學在內蓋諸侯選士由內以升于外然後達于京天子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三說之中陳氏爲長其合東序東膠而一之者以其習射則曰序以其糾德行則曰膠其實一學也合右學瞽宗而一之者以其在右則曰右以其祀樂祖則曰瞽宗其實一學也合辟廱成均而一之者以其水圜如璧則曰辟廱以其成人之材均人之過不及則曰成均其實一學也陸氏所宗者以賈誼有帝入五學之說耳然分東序東膠而二之分成均辟廱而二之分上庠虞庠而二之皆未見確據許氏謂虞庠在北則與王制虞庠在西郊之言左矣辟廱居中而名膠則王制不應言東膠矣若所謂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此說可從　夏序殷校周家之說與孟子不同

○諸侯學制

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二者諸

侯之國學也所謂大學即頖宮所謂小學虞庠是也明堂位言魯兼四代之學米廩也序也瞽宗也頖宮也此魯之所獨非他國所得而同也若論鄉學則雖在他國亦兼異代之制焉孟子告滕文公設爲庠序學校許氏亦云諸侯所立當代之學謂之泮宮其鄉庠州序黨校與天子同 魯之泮宮在郊其序與瞽宗做天子之制當在泮宮之左右米廩即虞庠以藏粢盛故曰米廩此宮南之小學他國亦有之

○鄉學以吏爲師

馬氏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所謂學者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未聞有專司何也嘗考周禮地官州長各掌其州之政教考其行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黨正各掌其黨之政教月吉屬民而讀法祭祀屬民而飲酒然後知州長即一州之師也黨正即一黨之師也下之爲閭胥比長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

道藝皆足以爲人師表發政施令無非教也是以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此風俗之所以淳厚而人才之所以衆多也

教化

易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民新民也育德養己之德也 蠱象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無疆 臨象

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言不但觀我生之所行又當觀民俗之善惡以考己之得失 觀九五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謂君臣父子之屬化成天下謂齊其倫類以道教于天下 賁象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象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註詳部德條 革上六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咸象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言修己化民皆以漸 漸象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民富則禮教可興故小畜之後爲履 序卦上

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五品五倫也遜順也 舜典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六府三事合之爲九敘者順其理而不亂也戒諭以美其勤董正以威其怠使以九歌播之音樂以勸相之使九功永遠不

壞此治道之成也大禹謨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不在時言不在此忠直之道者侯明之謂以射侯別其邪正撻記書識所以懲之凡此皆欲其遷善而並生于天地之間也又命樂工時以所納之言颺颺感動之格則薦而用之否則刑之益稷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貢　聲教四訖總上東西南朔言之禹貢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正人有位之人言康寧厚方可責其爲善黽命官皆能訓意同　洪範入政食貨之後竟及司徒周頌思文陳常之先承謀率育　皆既富方穀之意也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凡厥庶民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皇極敷言謂無偏無陂十四句彝訓者以秉彝之理著之爲訓人能奉是訓而行之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

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友順也燮和也克治也強梗則以剛治之和順則以柔治之沈潛退歛則教之使剛亢爽則抑之使柔言人君御世剛柔強燮各因其偏而調劑之洪範

我民廸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廸小子言教子孫實土物謂于稼穡無外慕故心善酒誥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敬典在德謂敬敷五典之教而以心所自得者出之君陳

詩云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牖開明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不必費己以益之皆言其易也辟邪也板

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　爾字承上章兄弟婚姻無胥遠而言角弓

禮記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刑仁講讓示民有常禮運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言安仁者難得故君子持明仁道則以己性之自然者爲準至于立法不過責人以其所能爲

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愷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　詳見愛民作表記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　章志者明我好惡之所在貞教者教之以正也緇衣

君子之所謂教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鄉飲酒義

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仲尼燕居

國語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
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
也魯語二十九 以國風觀之桑中濮流沃土不材也蟋蟀山樞瘠土向義也此非富之不如貧正以逸之不如勞耳故不可以無教 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
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
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
恒爲士齊語一

欒伯請公族大夫悼公曰膏粱之性
難正也使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
靜者修之 公族大夫掌教公族之子弟諗告也晉語六十七

風俗　質文奢儉

易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
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剛爲質柔爲文以柔文剛則質爲主而文輔之有彬彬之美故亨若以剛文柔則文爲主而質輔之蓬可粉飾一時終有文勝之弊故小利有攸往 賁
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戔戔過于儉故吝然抑僭還淳故終吉五爻
白賁无咎 賁極反本無文正是至文何咎之有上爻 賁卦內三爻以文明爲賁外三爻以篤實爲賁聖人謂卦以賁名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于五上三致意焉
節亨苦節不可貞 苦節非中道故不可爲常節卦辭 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侈大而不知節至于致窮則嗟無及矣三爻 甘
節吉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甘節得中故吉五爻 節以甘爲正不能爲甘節則寧爲苦節而毋至于不節此即禮奢寧儉之意
書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言舊時染惡之人皆使改行自新胤征 惟周
公左右先王綏殷頑民遷于洛邑既歷三紀世變風
移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
攸勸 忠者謹[illegible]而防閑之十二年爲一紀臧厥臧謂[illegible]以爲標表 我聞曰世祿
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

惟舊怙侈滅義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席寵惟舊書 藉先寵其免己久 畢命）

禮記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此盈禮者恥其踰俗而靡也檀弓下）

禮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夫太牢而祭謂之攘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鏤簋者簋有雕鏤紘冕飾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 雜記下鄭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檀弓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亦言其儉不中禮）

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以上皆禮器）

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不過乎儉亦不過乎豐 坊記）

國語定王使劉康公聘于魯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伯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

孟其長處魯乎東門叔孫其亡乎儉則能足用族可以庇侈則不恤匱匱憂必及之（左傳宣公十四年子家會齊侯于穀晏桓子料其必亡以其貪也蓄儉則常足可以守廉奢則易匱必至于貪奢儉者其貪廉之源乎）周語二十三

五經類編卷之六終

五經類編卷之七

武備總

易 師貞丈人吉无咎（丈人老成人也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彖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謂節制否臧不以律也初爻）

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大將能總三軍由王者委任專而寵錫厚也二爻）

師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知難而退故无咎四爻）

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執言謂聲罪長子老成人弟子不勝任者也使長子任事而又使弟子參之必致輿尸而歸五爻）

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既乘其墉則非力之不足特以義弗克而不攻是過而能改也同人九四）

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治也萃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取豫備之意）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則威之以弧矢下繫二）

書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詳註建村條）禹貢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今予惟恭行天之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示賞戮不敢專也祖在左為陽故賞于祖社在右為陰故戮于社 甘誓）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齊者整齊也首告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次告以攻殺擊刺之方所以戒其貪殺弗迓克奔言降者勿擊 牧誓）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方行天下言按方隅而行天下無攻）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四征弗庭者四面征討不朝之國也 周官）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新陟王謂成王今王謂康王高祖謂文武寡命者難得之天命召公告康王與周公告成王以詰兵同意皆盛世和平安不忘危之意 康王之誥）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

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伯禽行曲阜是時周公初薨徐夷並興東郊不開誓衆征之教音遥猶也敵繫也弔音的精也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峙備也費誓

八政八曰師兵非聖人所得已故居八政之末洪範

詩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貌猶書言桓桓也干與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也兔罝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此秦俗强悍樂于戰鬬之詞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澤褻衣也無衣

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一月三捷稱頌之詞也此遣戍之詩采薇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南仲當時大將方者朔方此勞還帥之詩出車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棲棲猶皇皇常服戎事之服此宣王命尹吉甫北伐之詩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顒大貌膚公大功也共武之服將帥皆敬供武事也六月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干扞也試練習也言扞禦之衆皆素練也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也顯謂號令明允謂賞罰信振旅謂班師振旅也闐闐亦鼓聲此宣王命方叔征蠻荊之詩

蠢爾蠻荊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焞焞如霆如雷猶謀也訊馘首當訊問者也醜徒衆也采芑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韎韐戎服奭赤貌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也瞻彼洛矣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洸洸武貌此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詩江漢

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兵不淹留不妨三農之事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緜緜言其多翼翼言其整不測不可窺不克不可勝濯大也此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常武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陳也言偃武修文而陳政教于中國保之保有天命也時邁

禮記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卿大夫不能謀國數見侵伐以致四郊多也兵之壁壘故以為辱曲禮上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

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類宜造禡，皆祭名。受成，決謀也。詩泮水篇：矯矯虎臣，在泮獻馘。馘，所謂以訊馘告也。王制）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衅與釁同）（倒載者，刃向後也。凡兵器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建作鍵，鎖也。櫜者，藏兵器之具。鎧甲、櫜、戈劍，詩所謂戢干櫜）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矢也）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左射二句，註詳射禮）（裨冕，諸侯之朝服。搢，插也。樂記）

周禮：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田謂田獵。春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眚者，削其封之四隅。壇者，墠其君，置之空壇之地。正者，正其罪而誅之。殘者，殺

其人而汙其宮。滅者，滅其類。）仲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之節，遂以蒐田。（振旅者，振作其師旅。鼓鐸鐲鐃詳樂制。提者，馬上鼓，可提而擊。軍將統萬二千五百人，師帥統二千五百人，旅帥統五百人，卒長統百人，兩司馬統二十五人，公司馬，伍長也。）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以官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以辨軍之夜事，遂以苗田。（茇舍，草止也，行軍遇水草而止也。號名，別之于旂旗。以門名者，如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之類。鄉謂六鄉，每鄉有五州，故各以州名。野謂六遂。辨夜事者，所謂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者也。）仲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遂以獮田。（旗物詳旌旗條。軍吏謂軍將師帥。都謂采邑之長。鄉遂謂鄉遂大夫。郊謂州長、縣正。野謂公邑大夫。百官謂衛王之官。）仲冬教大閱，前期，虞人萊所田之野，為三表，百步則一，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質明旗弊，乃陳車徒，皆坐聽誓。（誓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三

鼓縏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而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表者除草以叙驅驟徒表謂最北第一表初次自第一表進至第二表二次自第二表進至第三表三次自第三表進至第四表三次之後鳴鐃而卻自第四表退至第一表而止每次三鼓每鼓一闋則車一發徒一刺弊旗謂偃旗作旗謂舉旗摝鐸者掩其口而振之驟與趨則疾于行馳則

疾于驟走則疾于趨 四時講武名異而實同每時各舉一事皆互言以見義耳 夏官

鼓人以鼖鼓鼓軍事凡軍旅夜鼓鼜 鼖鼓長八尺鼜音戚守鼓也 地官

牙璋以起軍旅治兵守 牙璋瑑其琢為齒牙之象 春官典瑞

王師大獻則奏凱樂 大獻謂獻捷凱樂所以釋怒氣 大司樂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大師大起師旅也同即呂吹律呂以合軍士之聲而察其吉凶如商則軍强而戰勝角則軍擾而多寃則軍和而同心徵則將急而士勞羽則兵弱而少威 太師

挈壺氏掌挈壺凡軍事懸壺以序聚㯞以水火守之 壺盛水之器以漏箭驗時刻㯞即析字夜中擊柝則知當更漏以序次之使更迭而擊更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兩從半之身長五其莖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臘刃日臘兩脊日從自脊以上日莖人所握手處也鋝有列大兩半有奇為一鋝五其莖者莖一尺身五尺也上士中士下士以人之長短易壯言之 考工記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二百年合甲三百年 屬猶札葉甲屬也合甲者合犀兕之革為重甲也 凡察革之道眡其鑽孔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

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 惌音迡小孔貌易謂治其裏朕謂縫處櫜韜藏也齘音懈幹也

廬人為廬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 廬者兵戈之柄句兵引敵使來其柄不可圓如彈刺兵中敵欲深其柄不可弱如蟲蜎 以上考工記

國語 王事惟農是務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 一時謂冬也周語上 桓公曰齊國寡甲兵為

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兵大足 輕過而移諸甲兵者言寬人之罪使以甲兵贖也鞼盾者綴革有文如繢也金分者罰金有差等也 桓公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 三革者甲胄盾五刃者刀劍矛戟矢濟河有渡河以平習也齊語四 隱五刃小匡篇作偃五兵 獻公伐翟祖郤叔虎乘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被羽先升遂克之 老謀謂謀算壯事謂勇力羽者鳥羽繫于背若今軍將負眊也晉語六 穎考叔之蝥弧先登公孫龍之奪取蝥旗養由基之射徹七札叔山冉之投人折軾狄虒彌之建輪為櫓叔梁紇之獨抉懸門皆壽之七戰皆後為國自言寶余侮勇此非皆以壯事者也

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 錞于所以和鼓丁寧鉦也蹔音暫乘其無備也晉語四十六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張侯曰三軍之耳目在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焉吾子忍之晉語五 越王問戰于申包胥對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無以銓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 越王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

君子六千人為中軍銜枚潛涉以襲吳吳師大北左右軍從之遂入吳 君子謂有志行者吳語九 越語首篇云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夫畢甲十萬不如君子六千此訓民所以必先禮義也 子西曰闔廬能敗吾師今聞其嗣又甚焉藍尹亹曰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 罷音牌也楚語下五 越王伐吳吳人挑戰范蠡曰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居軍三年吳師自潰越語

胡傳秋八月壬午大閱○周制大司馬仲冬大閱教眾庶修戰法獨詳于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綏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講民親眾共備豫也懼鄭忽搜齊八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眾失政甚矣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未爾繩鄭之意 旗鼓之制見大司馬之下 綏之法見王制區六

甲午治兵已此治兵于郎也晉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處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莊八　武不可黷亦不可黷蓋忘戰必危雖事而合皇春秋所以譏夫勝好戰必疲無名而勞寡春秋所以譏治兵

兵制

詩　其軍三單。箋云公劉遷豳民從之者適滿三軍之數故稱三單言無羨卒也公劉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千乘大國之賦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不可盡用所用不過三軍三軍當三萬七千五百人而言三萬者舉成數也閟宮

周禮　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王畿千里其二百里內爲六鄉六遂之地六鄉之制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六遂之制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寓兵于其中則比閭族黨州鄉之民即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兵六鄉六遂宜有十二軍而止六軍者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也土地即不易之地家有七口以上者授之中地即一易之地家六口者授之下地即再易之地家五口以下者授之每家止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然此乃司徒簡閱之數耳至于司馬發之數則七家而出一人

左傳。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呂甥曰。征繕以輔孺
子。晉于是乎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爲州疏云使州長
繕甲兵以所統人以皆案易精
也。僖十五 晉國兵制屢變莊十六年王始命曲沃
武公以一軍爲晉侯閔元年獻公作二軍僖二十七
年文公作三軍僖二十八年又作三行爲三軍之副三
十一年作五軍罷三行而置上下新軍文六年襄公
舍二軍而復三軍之制成三年景公作六
軍襄十四年悼公舍新軍仍復三軍之制
爲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
無。中權後勁。 蔿敖孫叔敖宰令尹也右轅謂在車右
者挾轅爲戰備左追蓐謂在車左者追
求草蓐爲宿備前茅慮無謂前軍持茅爲旌幟以
探賊有無中權後勁謂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其

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
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
虞。 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在車則七十五
人爲一乘十五乘爲大偏楚廣法亦用十五乘爲廣
有一卒二句疏謂每一廣外必有一卒及一兩之人
從之以爲承副也其言偏之兩者以兩爲偏家之物
故繫之耳初駕者雞鳴而駕馬數者以漏箭數其時
刻受者代駕序者循次序也 李靖云廣法每乘用
百五十人是廣之卒當偏法之兩也如此則兩字作
二字解而卒亦非復百人之謂矣胡文定從此說宣
十
二
作丘甲。古者八家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
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成內出兵車

一乘此賦法也每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
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此兵制也分而計
之一丘所出祗十八人積四丘而後足一乘今作丘
甲者一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有人爲兵矣一
甸共六十四井四旁各加一里爲百井又去山川
林麓三十六井實出賦者僅六十四井六十四井
計五百一十二家而出七十五人是七家而賦一兵
孫子云興師十萬驅動者七十萬家蓋謂此也今丘
甲之法則五家而
賦一兵矣。成元
用田賦。杜預曰。古者一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
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是一丘出
馬二匹牛六頭也 竊註疑未盡 田賦之說別傳
引國語以爲田未出粟賦則取于商賈之賦麼以
商賈所入少又取于農其說與杜范異後漢唐以來
諸儒皆謂賦從田起朱子亦主此論恐杜范之說不

可輕議國語所謂賦里者或是
收其入以佐軍需也。哀十二
國語。桓公曰。吾欲從事于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君
若欲速得志于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作內
政而寄軍令焉。于是制國。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
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
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
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
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

之鼓國者都邑迎地管子制國二十一鄉而三軍取之十五鄉者工商六鄉不在內也小戎兵車也周以七十五人爲一乘齊以五十人爲一乘周以百人爲卒齊以二百人爲卒周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齊以萬人爲軍皆變周制矣中軍者公所自帥也周制車少而人多齊制車多而人少至于楚以百五十人爲一乘則人數更多矣制鄙三十家爲一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焉鄙者遠鄉之地五屬共四十五萬家管子大匡篇云有同甲十萬計九家而出二兵此周制若重國制似鄉遂法鄙制似兵甸法但鄉遂之兵實調而國制則十

調民力似不能堪先儒以爲齊欲速得志于諸侯故取國內之民每家一人爲兵必有血之之法在否則仍合國與鄙均勞逸而遞用之也齊語

○計何出車法

班固曰周制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其中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定賦之法四井爲邑四邑爲兵兵積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兵爲何何積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兵車一乘六十四井之外旁加山川林麓三十六井爲無賦之地是爲一成而具一乘也積而至于一同則提封萬井除山川林麓三千六百井實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 兵車百乘此采地之大者謂之百乘之家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提封十萬井實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

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實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牛十二萬頭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賦法王畿輕而侯國重

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爲車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爲車五百乘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爲車三百三十三乘小國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車一百六十六乘此其大數也嘗考其中王畿之賦輕侯國之賦重王畿千里可出萬乘則六遂

者。將用其十之一而已。而七家相更以給于軍。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大國一封可出千乘則三軍者乃用其二之一也。而亦七家相更以給于軍。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總而計之侯國之賦重于王畿五倍所以然者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有公卿大夫士之祿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而足故特輕其賦以寬之且天子無所不統兵賦不必自出有所征討即用諸侯之兵

則其兵不必多也若侯國則上聽司馬之調發下供方伯之號召則其兵不可少也。然侯國之賦雖重而調遣之時必因一方有變乃調一方之兵若畿方無變則設而不用者多矣蓋論稅法則九百而取百畝此先王之所以養民財論賦法則七家而出一人此先王之所以養民力不可易也及春秋時列國兵爭各變舊制如、[illegible]于齊之內政繼壞于晉之州兵楚之乘廣而魯人亦作丘甲鄭人亦

作丘賦。下逮戰國尤不可問。蘇秦說齊宣王云臨淄之中七萬戶戶三男子不待發于遠縣而卒已二十一萬是直盡數用之矣。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而七十五人為乘計一軍一百六十六乘有奇三軍則五百乘六軍則千乘也每乘將重車者二十五人不在數內諸說皆同朱文公註魯頌以為三軍三百七十五乘恐未然也丘甸出兵之法若在百里之國僅可出百乘不能掛三軍之數故孫開以一封為大國春秋時如魯宋諸國皆足以當之包咸註論語云十井為一乘百里之國適千乘恐非實論傳稱大國三軍孟子言大國地方百里則百里之國宜即可備三軍然依丘甸法則不足矣也蓋總計國境人民戶口則百里之國得五萬一千二百家似有三

軍之數然不能比戶皆兵亦不能一時盡出均勞逸而迭用之所用者常不過百乘耳則三軍者其名而百乘者其實也大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如是

○兵制教練多而調發少

鄭氏曰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凡伍兩卒旅師軍之兵即出于比閭族黨州鄉之民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是以雖在小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少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七家而調一人也且此五百一十二家姑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七人調發方及一人也蓋教練多則人皆習于兵革調發少則人不疲于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

○鄉遂丘甸出兵不同

馬氏謂教練之數與調發之數不同固是一說然考鄉遂之制原與于丘甸六鄉在郊地四同中六遂在甸地十二同中各取七萬五千家各備六軍爲一家出一人凡此鄉遂之兵不過擁衛王室不出征也鄉遂之外則以丘甸法行之七家出一人以備六軍者八有所征調迭用其八之一侯國亦[illegible]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小國一鄉一遂鄉遂之名同而其地則狹

○用兵不窮民力

章氏曰王畿千里爲六軍者十大司馬遞而征之十年而役一徧而又三家可羨代更七家前後迭任民生自二十以後六十以前四十年中其爲給役也僅矣先王忠厚之至不欲窮民之力如此且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猝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行而已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裒荊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督討淮以江漢略見于經可考也平王戍申以遠見刺當時周都于洛由洛戍申許未爲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況後世有萬里長征者哉

左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拒者方陳 魚麗陳名 二十五乘為大偏伍人為伍伍承偏之缺故曰彌縫 桓五 司馬法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其尤大者則有二十五乘之偏此所謂偏二十五乘之偏也宣十二年卒偏之兩十五乘之偏也成七年巫臣舍偏兩于吳九乘之偏也

晉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

鸛其御願為鵝華氏敗 鄭翩華氏之黨鸛鵝皆陳名 昭二十一 莊四年楚武王為荊尸之法哀二十五年公為支離之卒以侵衛二者皆陣法也又哀十七年越子為左右句卒謂句伍相連別為左右也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為五陳以相離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無終翟國名以什共車令十人以當一車之用也五乘為三伍者以五乘之甲士十五人分為三伍也前陳相離者不相連屬取其[illegible]便于進退兩于前[illegible]

句皆陣法也此乃步戰之始胡氏云使後世車戰法亡爭以變詐相高皆此等為之也昭元

國語吳晉會于黃池爭長吳王乃戒令夜中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頭皆官師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萬人以為方陳中軍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左軍皆赤常赤旟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右軍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雞鳴乃定 係馬舌恐有聲也出火于竈

所以照也徹者通徹無隱蔽官師以士為之肥胡幡名渠楯也提鼓師帥所執將軍以鄉為之鼓者晉鼓也矰者矢名 吳語第七篇

○陣法取意不同

蘇氏曰王者之兵其制簡而直霸者之兵其制繁而曲司馬法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多為曲折以盡其變鉤連蟠屈各有條理此所謂繁而曲也春秋中魚麗鵝鸛皆其遺制至吳晉爭長于黃池夫差以三萬人[illegible]

行百為陣行陣通徹無有幽蔽此所謂簡而直也
管子兵制以三萬人為三軍其與相似但其陣法
不倚大抵仲之陣法亦取簡直蓋繁而曲者先王
所以為不可敗而非所以逐利簡而直者則其意
主于決勝也

左傳齊師伐我戰于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莊十

戰于城濮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僖二十八

楚大饑庸人率群蠻以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侵庸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蒍賈之謀以弱為強師叔之謀以強為弱文十六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

貌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易行者行列簡易使若無備者然中行謂荀偃二郤謂郤錡郤至二穆者子重子辛皆楚穆王之後也欒角事在成六年鄢陵事在成十六年而語則兼見襄二十六年　諸侯伐鄭鄭人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

知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分四軍為三支楚以全軍以晉以一軍應楚出三次而晉止出一次所以敝之也襄九　吳子問于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肄猶勞也昭十三

左氏兵略

用兵之法左氏略備如平日則討國人而訓之示之信示之禮在軍則討軍實而申儆之好以整好以暇其審敵也有進退之宜其合戰也有旗鼓之節凡若此類皆兵法之常也若夫犄之角之分之合之攻其偏以攜之伐其交以孤之嬴師以張之易行以誘之伐木以益之蒙皐比而犯之熱燧象以奔之三覆以待之未陳而薄之乘其兒懼而攻之僞勝以懦之僞敗以驕之三分四軍以敝之亟肄以疲之深壘固軍以老之無扞採樵以餌之罪

人屬劍以誤之見舟潛師以惑之多鼓鈞聲以震之長轂奮呼以亂之此等皆所謂變化從心出奇制勝者也至如城濮以曳柴而示弱平陰以曳柴而示強吳登山以望楚而得其真齊登山以望晉而得其僞魏舒毀車爲行以克狄巫臣教吳乘車以入楚此等或相似而相反或相反而相濟尤不可以一律論也犄之角之見襄十四分之合之如僖三年定謀子陽穀之類攻其偏以攜之見桓八伐其交以孤之如僖二年結江黃于貫之類嬴師以張之見桓六伐木以益之見僖

二十八家鼻比見莊十熱燧象見定四燧象者焚火炬于象尾與火牛一類三敗見懲九未陳如莊十一敗宋師于部之類舉其沈瓘見僖二十八僞勝見當二十五偽敗如滅潮之類深壘固壁見文十二無折採樵見桓十二羅人屬劍見定十四見舟潛師見定二長鼠奄呼見昭十七吳登山以望楚見襄二十五秀登山以望晉師平陰之役見襄十八魏舒事見昭元巫臣事見成七

春秋無義戰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按召陵未嘗戰而朱子以召陵之類言之則知所謂戰者通一經之用兵而言非專指戰也考之經例聲罪

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此十三例者逼經范兵之大略也而又有書救書次之例所謂彼善于此者大抵于書救書次中見之例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子突之救衛救書之故[illegible]

之救邢救許是也又曰伐而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陘是也若十三例中惟伐之一例間有從取如齊桓之伐徐則爲魯捍患也伐衛則爲周討罪也晉襄之伐衛則服叛以義也晉成之伐陳則招攜以禮也晉悼之此首北林東門諸役則不戰而屈人者也蓋雖敵國相征而權其情事又當別論故聖人猶有取焉至于入滅圍敗之屬固聖人所深惡卽第以戰論而經文二十三戰中亦絕無

可取求其彼善于此者烏可得哉聲罪致討十三句見隱公二年

鄭人伐衛傳子突救衛見莊六欒書救鄭見成六齊桓救邢見閔元救許見僖六伐徐見莊二十六伐衛見莊二十八晉襄伐衛見文元晉成伐陳見宣九首止見襄十北林東門見襄十一蔡文書戰凡二十三始於桓十年戰郎終于哀十一年艾陵

按春秋有小戰有大戰而公羊例又有偏戰詐戰之分偏戰謂各居一面鳴鼓而戰詐戰則與偏戰相反總而言之大戰所譏卽小戰亦譏也詐戰[illegible]譏卽偏戰亦譏也

五經類編卷之七終

天時地利

左傳晉侯圍上陽問于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龍尾者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而不見戎事上下同服故曰均服振振盛貌鶉火星也賁賁星之體也天策傅說星焞焞近日而無光也火中成軍言丙子平旦火星見南方之中是時軍功成也僖五

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歲在豕韋月又在亥故曰在西北師曠董叔皆以天時決之叔向則以為當觀其君之德天時不足恃也襄十八

天時不可盡信

天時之說有可信者亦有不可信者如牧野之戰俟天休而遂與鄢陵之師犯天忌而果敗歲在析木史趙決陳國之復由諸見南方蔡墨知郢都之不守得歲而破伐句吳所以受殃非時而舉兵南風爲之不競此等皆天時之可信者也然兩國交兵必彼此皆擇吉日究竟有一勝必有一敗如湯以乙卯興而桀以乙卯滅武以甲子勝而紂以甲子亡天時果安在乎善乎子產之言曰天道遠人道邇內史叔興之言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由生也皆叔向之意也 俟天休命見書武成[illegible]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即此事犯天忌見成十六史趙語見昭八蔡墨語見昭三十一得歲而破伐見昭三十二子產語見昭十八叔興語見僖十六

地利不如人和

以地利言之如楚之方城漢水晉之[illegible]汾河齊之清河渤海秦之左殽右函皆稱雄于天下若夫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虞公乘險而遂喪其邦此地利之不可恃也然梁伯溝宮而民潰楚人城郢而敵入[illegible]牆雖云屹若不足當西伯之師處

牢亦號嚴固不能禁諸侯之戍彼苦人恃險宜乎滅于庚申乃偪陽恃堅何以滅于甲午甚哉黷武狡猾而國君走渥耆導敵則名都破地利果足恃乎總之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古語曰衆心成城又曰聖王有金城惟有德也趙孟曰疆場之邑彼此何常司馬侯曰九州之險不屬一姓惟無德也甚矣地利不如人和也方城漢水見僖四景霍汾河見晉語第十七梁伯事見僖十九入郢見定四戍虎牢見襄二莒潰見成九滅偪陽見襄十婁婦事見昭十九渥耆事見哀八趙孟語見昭元司馬侯語見昭四

奏捷

左傳凡師得儁曰克儁異也得儁者敵之才力傑異而我能勝之也莊十一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愾怒也彤弓三句註賞賜條覺明也歌彤弓之詩以明報功宴樂也文四

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師還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館穀者館舍而食楚軍之穀也凱者軍樂克敵則奏凱而旋獻俘四事皆行于廟中僖二十八又桓二年傳云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禮也舍爵策勳者謂飲畢而紀有功之人也

晉楚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京觀積尸而封土爲高丘以張大其事也文字也合止戈二字成一武字鯨鯢大魚吞食小魚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戮餘樂[illegible]所以爲不義者[illegible]

罪無所言者非無所犯也宣十二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文子之父晉敗齊于鞌是時郤克為主帥文子言我若先入國人必以為我之功是代主帥受名也成二

失律

不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臧文仲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僖二十二是役魯以卑邾而敗桓十三年楚以小羅而敗襄十一年晉以易秦而敗成二年齊以輕晉而敗其所以取敗者一也楚子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城下之盟最為可恥故華元不肯宣十五桓十二年楚伐絞文十五年晉伐蔡哀八年吳伐我皆為城下之盟齊晉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以君師辱于敝邑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惟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賓媚人即國佐背城借一欲于城下決一戰也公羊云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鞌之戰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問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皆有驕心其敗宜矣成二秦穆公召孟明使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其入也 出師欲擾鄭楚救料其必敗 僖三十二 吳伐齊將戰公
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陳書曰
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虞殯送葬歌曲含玉斂具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三子皆齊人吳師與戰故自知必死哀十一 見出不見入聞鼓不聞金是的料
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殽之役孟明爲晉所擒後得釋謂陽處父曰三年將拜君賜至是又敗故晉人笑之文二 晉伐秦濟涇而
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笑其畏縮不前襄十四 宜二年宋華元督工築城城者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笑華元嘗被鄭擒也 宜十二年邲之戰晉顧楚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笑楚之善于旋本也

晉入平陰從齊師夙沙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
齊之辱也乃代之殿 夙沙衛奄人故以爲辱襄十八 公使齊門于
陽州師退冉猛先其兄會呼曰猛也殿 詐言猛也殿見魯之無軍政定八 定十二年衛滑羅殿而在列此殿之怯者 哀二年鄭姚般公孫林爲殿射殺晉追軍此殿之勇者

武德

左傳 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 因壘者因仍舊壘不增兵也僖十九 又襄三十一年傳云文王伐崇再駕而降再駕謂兵再舉也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
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季子即季札哀十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
不觀兵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
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
有不至則修刑 甸侯賓要荒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之制不祭云云謂不供其職也修意謂自責言謂號令文謂典法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序成謂五者次序已成刑謂征討也周語一
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烈匿文不昭 倉葛告晉文公語周語十八

宋世用兵不德

蓋聞天生五材兵不可去而範陳八政師獨居終
所以繼德不觀兵出自祭公之諫觀文而匿武聞

諸侖葛之呼彼虞庭舞干則七旬而苗格以京修教則再駕而崇降自修言修意之無鬪而爭地爭城之不息殺人盈野徒快啓疆之心暴骨如麻誰知止戈之義或兩軍未整而約相見于水澗或六卒實從而請觀戲于敵國或棄師河上作賦消人或喪馬林中興歌擊鼓或離心于使鶴或啓衅于及瓜或軍政不修于是有漏師亂行之事或民勞弗恤于是有呼庚覗酒之悲芬絲之惡甚多挾纊之恩希有求其戒心遷戮用意息民者蓋亦僅見矣此春秋所以思王者之事歟未整見文十二。請戲見僖二十八。使鶴見閔二。及瓜見莊八。漏師見僖二。亂行見襄三。一呼庚覗酒見哀十三。芬絲見隱四。挾纊見宣十二。遷戮見成六。息民見襄九。

將權

〔胡傳〕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〇邲之役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桑隧之師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欒武子遂還衆不敢違偪陽之衆何假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先縠獨以中軍佐濟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乃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于誰責乎故特以林父主之也宣十二。桑隧事見成六。偪陽事見襄十。一則從遷戮之諫而八人不敢違。一則督投桃之威而二將不能撓。

晉殺其大夫先縠〇先縠喪師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爲不去其官大兵者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讚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

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縠國謀臣知其未能行令諉之過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宣十三 河曲之役臾駢請深壘固軍以待秦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獨出事見文十二 又遷之役荀偃令曰雞鳴而駕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余馬首欲東乃歸事見襄十四

任將宜專

晁錯曰君不擇將是以國予敵也故擇將最急西周名將自太公而下如征西之南仲懲荊之方叔

平淮之召虎匡王之吉甫征徐之皇父城齊之山甫其人類皆碩德重望固不必論即春秋時晉國軍帥亦稱得人若欒郤荀范趙魏知韓諸卿大抵不愧推轂之任然往往主帥可托而僨于偏裨之旁撓以此知擇將固急而專任尤急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斯誠有國之大戒也

田獵

易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三驅者四面而圍其一面不誠者不爲警備以求必得也比九五

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三品者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庖巽六四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爲網罟以田以漁蓋取諸離 離之象爲目離之德爲麗網罟兩目相承而物麗焉故取諸離下繫二

書太康尸位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五子之歌

詩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此鄭人愛叔段之辭狃習也大叔于田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還音全儇音宣皆便捷也峱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齊俗獵者交錯于道路而此稱其還彼稱其儇也還

又盧令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亦獵者美人之辭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此美賢者勵志食力也伐檀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此秦人誇美襄公之辭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辰牡者及時之獸奉者虞人張翼合圍以待射也拔矢括也御者驅左以逐禽而射

者舍拔無不獲言射御皆善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此言田畢而遊閑調習也輶輕也閑馬輶攸直車馬之美犬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音囂獫驖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于貉往取狐狸也同竭作以狩也纘武功繼于貉之武功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七月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此宣王會獵于東都之詩攻堅也同者齊其足尚疾也龐音籠龐龐充實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甫者甫田其遠草木茂而禽獸多後為鄭地左傳稱鄭有原圃即此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夏獵曰苗亦田狩之通名囂囂衆聲敖地名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決以鉤弦拾以遂弦佽者整齊之意柴音志積禽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大庖君庖不盈言取之有度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射之達于右腢為上殺乾而豆之以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待賓客射左髀達于右髀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其餘頒士大夫使習射于澤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庖不盈也　而傷不獻數語見穀梁及毛傳踐作翦謂逆射而傷其毛也膘音飄脅後也腢音魚肩也髀股肉也髃音效肩骨也上殺中心而死速肉最鮮次殺下殺其死漸遲則味漸不及矣車攻詩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此宣王狩于西都之詩戊與伯皆剛日伯者馬祖醜謂禽獸之羣衆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差擇也同聚也麌麌衆多貌西都之有漆沮猶東都之有甫田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其祁言地之大孔有言獸之多趨則儦儦行則俟俟三曰羣二曰友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一矢而死曰殪御進也吉日　騶虞之詩曰壹發五豝壹發五豵言四矢而獲五禽見禽之多也

【禮記】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麛獸子之通稱曲禮下　此三句特以尊卑之次言之其實不必盡然周語第二篇云獸三為羣王田不取王制云諸侯不掩羣此云大夫不掩羣總一愛物之心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三田者為三事而田綏者旌旗之屬下室

名嚮秋氣也祊作方祭四方之神以報成萬物也

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率其車徒以出前後屯百步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誓民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狩者守而取之無所擇也植旌爲門卽敎衆所謂置旗以爲轅門也名曰和者取師克在和之義出謂出和門險野步卒居前足以突擊易野兵車居前足以營衛驅車驅禽出窟逆車遂禽使不得逃取左耳計多少以論功也所弊謂田所當止之處駴卽駭字疾雷擊鼓曰駴鼓駴衆譟象克敵而喜悅歌者以所獲之獸祭四方之神也

田僕馭田路掌佐車之政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田路木輅也佐車者田車之副貳比禽者比次其種類提謂使人抑馬而釋之貫謂使人抑馬而抑之皆所以止奔馳放而不抑夏官 取耳比禽特以衆折誠計功之慮非以多殺爲賢也蓋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故先王于取物之際常寓愛物之心不合圍不掩群不麛不卵之意也其不孕者而已夏之苗也除其害苗者而已故至于秋獮殺祭禽而三殺之外無過取三十之外無多求則雖取取也食其所殺亦存節矣不然先王之制不幾開獵殺之漸乎

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

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泉陳 者名隨時事之隙雖四時講武復三年而一大治兵治兵畢整衆而還謂之振旅飲至者告廟而飲也軍實謂車徒器械文章者旌旗服物之屬順少長謂出則少者在前入則少者在後不射不親射也隱五

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 周語第九篇云蒐于農隙獮于旣烝狩于畢時農隙者仲春之隙旣烝者仲秋小殺之後也 辛甲武王太史九道九州之路也冒貪也原謂原野重猶數也是時晉侯好田故魏絳引之焉戒禽荒湯戒遂畋羅氏之微諸侯虞人之箴王闕其意一也襄四

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 孟諸宋地右盂左盂田獵陣名文十

鄭伯如楚楚子享之賦吉日田江南之夢 楚有雲夢雲在江北夢在江南昭三

豐豫將祭請田焉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 田獵以祭惟君爲然其餘用錫祭足矣襄三十

一郲之戰魏錡請深宮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謂新殺者爲鮮也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卽景公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故以皮冠招之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韙是也　按諸侯田獵服皮冠天子田獵服委貌然則天子招虞人當用委貌矣昭二十

穀梁傳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者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奈何陳侯喜獵淫獵

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桓六

蒐于紅○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何註云蘭香草也疏謂芟蘭以樹褚周禮言虞人萊所田之野則雖遇蘭亦剪之矣防者田之大限罷旃爲轅門謂以轅爲門建旃以表之也質者門中之槷以葛覆之恐傷馬足也槷卽閾流至也曰寸爲握言車兩軸各離門四寸轚者及挂也車挂門則御拙故不使入軌塵者塵不出軌候蹄者疾徐相等揜禽旅揜取衆禽也取三十以供乾豆三者昭八

胡傳公狩于郎○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用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圃

皆常所也遠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禮諸侯田狩不過郊魯之郊則大野郎非所宜狩也　桓四

軍政寓于田獵

先王之治天下安不忘危故兵制則寓之于郊甸而習武則寓之于田獵田有田之時周官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茇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而又擇剛日祀

馬祖然後行之此田之塒也田有田之地其地實澤藪皇武子謂秦戌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楚子在宋田于孟諸鄭伯如楚楚與之田江南之夢齊哀公狩于大野而鉏商獲麟皆澤藪也此田之地也田有田之制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減僖伯曰古者治兵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

器則君不射此田之制也春秋中如晉文之蒐于被廬晉悼之蒐于緜上雖未必盡合于古而猶有禮讓之遺風焉如魯之狩于郎蒐于紅蒐于昌閒蒐于比蒲則無一可取更有玩細娛而不圖大患者田于貝丘齊襄遇禍狩于州來楚靈不返晉厲因田家而發難衛獻因射鴻而出奔曹陽因白鴈而亡國此則太康翁羿之續耳若夫孫蒯之田于曹趙簡子之田于螻銚魏獻子之田于大陸越禮犯

分與納民軌物之意亦全相反矣皇武子語見僖三十三原圃即圃田豫之圃田荊之雲夢青之孟諸兗之大野揚之具區雍之弦蒲幽之貕養冀之陽紆并之昭餘祁皆澤藪之大者晉文事見僖二十七晉悼事見襄十三齊襄事見莊八楚靈事見昭十二晉厲事見成十七衛獻事見襄十四曹陽事見哀八孫蒯事見襄十七趙簡子事見國語十五卷魏獻子事見定元

五經類編卷之八終

五經類編卷之九

刑法

易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噬嗑象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法電之照以折獄雷之威以致刑 豐象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 賁象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旅象 賁旅所言刑獄不同其辨在艮離內外獄之未具則不敢折故與情得而人不冤獄之已具則無或留故停囚去而人不滯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象 噬嗑賁旅豐因卦皆有離象噬嗑豐則兼取震旅賁則兼取艮蓋獄以明照為主而非震則無斷非艮則無節惟中孚一卦有取乎巽兌兌以議之巽以緩之即康誥所謂服念旬時丕蔽要囚之義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者天之威雨者天之澤威中有澤刑罰中之有赦宥也 解象 承平之世不可有赦宥赦宥則奸宄得志危亂之餘不可不赦宥不赦宥則反側不安故宜用于解之時解者大難方解也 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順動謂順理而動 豫象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序卦上 訟之所在人所必爭故需之後為訟 序卦上 訟卦乾上坎下險健相攻為訟之象故彖辭云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彖辭

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者如天垂象以示人典刑者五刑之正罪入五刑而情稍輕則或流或宥鞭為官府之刑扑為學校之刑罪入鞭扑而情尚可議則使以金贖之金銅也此五句由重而輕輕過誤曰眚不幸曰災有恃曰怙再犯曰終此二句輕重之權衡通節皆史臣稱舜之辭 帝曰皐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服者服其罪三就謂大辟棄市宮刑下蠶室餘刑各就屏處三居謂大罪於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允謂允當而人信服也 舜典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弼教者輔教之所不及協中者去偏邪而合中道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過者無心故者有意寧失不經言寧自受失常刑之責蓋聖人恩餘于法故常屈法以申恩也 大禹謨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蔡放也言放罪人于此地流者徙重罪之人也 禹貢 王曰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惟終自作不典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惟眚時乃不可殺此即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意

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臬法也蔽殷彝謂斷以殷之常法

康誥

王曰君陳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無依勢四句戒君陳之詞已殷民在辟六句戒君陳之詞君三細不宥言犯此三者雖小不宥　治獄貴得中立政篇稱蘇公敬獄列用中罰呂刑篇稱咸中有慶此篇言惟厥中其意一也三細不宥與王制四誅不聽是的對君陳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苗民弗用靈惟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此專王命呂侯以刑誥四方苗民苗君也弗用靈者不肯允之暴不以善化民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皇帝舜也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以德為威則非殘暴以德為明則非苛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不獨盡法于權勢之家亦且盡法于賄賂之人

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刑期無刑故曰祥刑簡孚詞簡核孚信五刑不簡四句所以通刑之窮若治獄者避權勢報恩怨狗女謁狗賄賂狗干請與犯人同罪　師聽五辭即周禮所謂辭聽惟貌有稽即周禮所謂色聽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

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鍰音環六兩為鍰倍差者倍而又差五百鍰也上下比罪者罪無正律則參于上下刑而附其罪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上刑下服即所謂宥過無大下刑上服即所謂刑故無小權者權其情之輕重世者隨時以為寬嚴即周官三典刑邦之意齊以不齊之法者權也有倫者要者總也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呂刑

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

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貞女自守或爲强暴所訟故言汝必有求爲室家之禮然後可致我于獄今汝雖能致我于獄而實未嘗備此禮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汝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汝從牙牡齒也玩與語鼠牙雀角有無端起獄之意　序云此召伯聽訟之詩也行露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張羅木以待兔今兔以狡脫而雉反遭羅比小人幸免而君子受禍也兔爰　哀我塡寡宜岸宜獄塡寡而以爲宜岸宜獄刑罰不中甚矣岸作犴鄉亭之囚曰岸朝廷之繫曰獄小宛　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說之刺幽王也瞻卬　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泮水

禮記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三刺詳後周禮中有發露之意而無簡核之實則難于聽斷于是有附有教附而入之則施刑從輕教而出之則宥罪從重　成獄詞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棘木外朝之卿位三宥亦詳後周禮中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于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析言破律謂舞文弄法亂名改作謂擅改制度左道謂異端邪術不以聽者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不先示赦過之令恐人輕于犯禁也王制　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嘗者秋祭艾作刈草枯可刈之時則施墨刑弗敢草謂弗敢刈草祭統　古者刑雖以秋冬爲主而亦未嘗不行賞祭統言嘗之日發公室是也賞雖以春夏爲主而亦未嘗不用刑月令言孟夏斷薄刑是也

周禮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曰不孝不弟不睦不婣不任不恤造言亂民造言謂訛言惑衆亂民謂左道亂政司徒掌教而亦以刑糾民即弼教之意也地官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新國之民未習于教故宜輕典平國之民已習于教故宜中典亂國之民不率于教故宜重典刑亂國與繼亂世不同蓋亂國之民縱恣不法非重典不可如子產之治鄭是也若繼亂世者當以寬濟之如湯武之承桀紂是也　以圜土聚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圜土獄城也罷民謂不能自强于爲善者役囚獄城擾役職事明書

其罪于版加明刑以恥之 司圜之職云罷士之刑人也不齒謂其罪人也不齒者言但以明刑恥之與于五刑之傷人肌膚但役以事異于五罰之出鍰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百矢為束三十斤為鈞入矢所以自明其直入金所以自明其實不直不實則沒入其金矢亦禁止訟獄之一端也以爭相告曰訟以罪相加曰獄 束矢鈞金非貧民所能辦故又使之履肺石而號鼓而鳴以達其情 以嘉石平罷民凡民之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嘉石文石也重罪坐十三日役一年其次坐九日七日五日三日役九月七月五月三月以肺各有差等役滿則召州長里宰保之而宥其罪

以肺石達窮民凡民之欲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詞以告于王而罪其長 肺石赤石也嘉石肺石設于外朝門之左肺石設于外朝門之右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庶民之獄訟以邦成斷之 邦典即三典邦法小司寇之八辟邦成士師之八成也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曰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 心無愧則其辭直其色定其氣舒其視聽不亂不然則反是 以八辟麗邦法曰議親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 親故謂君之親故勤者勞于事賓者四方賓客

士師掌國之五禁曰宮禁官禁國禁野禁軍禁皆以木鐸徇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明示禁止使無敢犯也國謂城中 又布憲之職正月之吉以邦之刑禁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 掌士之八成曰邦汋邦賊邦諜犯邦令撟邦令為邦盜為邦朋為邦誣 汋澈水聲謂奸民乘上之隙而激衆倡亂謀窺國紀覆則謂結黨亂政誣謂造言惑衆 按士師之官鄉士掌其鄉遂士掌其遂縣士掌其縣方士掌都家各聽其獄訟上之于朝司寇聽之司刑又議之議定士師受中而刑之中者定罪之書也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 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

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 殺之曰刺寬之曰宥舍之曰赦訊于衆而皆以為可殺則殺之不識如報讎者誤以甲為乙之類 司厲掌盜賊其物入于司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未齔者皆不為奴 罪隸及舂人槀人皆官名入者沒入而役之齔音寸毀齒也 左傳襄二十三年斐豹隸也著于丹書謂犯罪為奴以丹書其罪也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髡者髡其髮又云世子不以族無宮刑不欲翦其類故但髡之而已剪刑之類也

以上書

秋官

左傳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之宰伯輿之大夫坐獄于王庭士匄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遂奔晉合要辭夫命婦不躬坐獄故使宰與所屬大夫對面直要者口供理曲無以爲答故不能舉其供詞士匄晉卿也襄十

楚侵鄭穿封戌囚鄭皇頡王子圍爭之正于伯州犂伯州犂問于囚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上下其手欲囚諭意弱敗也襄二十

六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鑄刑書者鑄之于鼎議事以制言臨事議刑不豫設法九刑杜氏以爲亡書孫氏以爲即呂刑參辟三代末世之法也昭六

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刑書焉仲尼曰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文公是以爲被廬之法若

[illegible]

大宣子之刑晉之亂制也何以爲法古者用大蒐之法則奸民無所逃匿被廬之蒐文公所以修唐叔之制也一鼓鐵杜註以爲使民一鼓而成鐵義疏未安服虔以鼓爲量名近似有理昭二十九又昭七年楚申無宇曰吾先君文王爲僕區之法僕區隱匿也治隱匿逃人之法也定九年鄭人用鄧析之竹刑以其書于竹簡故曰竹刑

一

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魚斷獄雍子納其女于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叔向曰雍子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叔魚不未減殺親益榮義也鮒叔魚名叔向之弟也施施刑也昭十四

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渾敦驩兜也窮奇共工也檮杌鯀也饕餮三苗也先儒謂四凶之罪止于投荒則知肉刑非聖人法也文十八

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魏武仲對季武子語襄二十一

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之屨踊貴言刖者多也晏子對齊景公語昭三

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以其鷙故少昊以此名司寇之官 昭十七

國語溫之會晉人執衞成公歸之于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元咺衞大公訟殺叔武事 周語十九

晉伐鄭荆救之范文子不欲戰曰吾司寇之刀鋸日敝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言刑加于細民而不加于濁臣 晉語六十一

胡傳肆大眚○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

災肆赦易于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之法曰三宥三赦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奸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于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古秋之古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莊二十二

○律例宜詳一

章氏曰議者謂先王之法簡後世之法詳愚以爲法正不得不詳也古昔盛時象以典刑未聞設立條目及穆王作呂刑五刑之屬至于三千孔子豈不知其異于古哉乃取而並列于四代之書者事愈繁而變愈重也蓋自風俗日變而情僞愈紛倘一出于簡畧而不爲之反覆以盡其情則民亦何從而知所趨避哉是以漢鄭昌之疏曰明王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民無所弄矣唐史

臣之制刑法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知爭也後世作爲刑書惟恐不詳俾民知所趨避也其爲治雖殊而用心則一皆欲民之無犯也雖然法不難于詳而難于施之得其當用法之弊不專在有司而在于胥吏有賄賂者重罪可輕無賄賂者輕罪可重是立法之詳本欲求盡乎民情而其弊也比例繁多輕重顛倒適足以爲舞文之具耳歐陽公曰法在簡簡則明行之在久久則信否

則精明之士不能徧習而吏得上下其手以爲奸此又不可不知也古者以人用法故其法不預定犯一法而情有淺深則隨時而議其輕重叔向所謂議事以制是也後世風俗日變詐偽百出于是以法用人法有定則流弊無定則亂此亦自然之勢但科條太繁比例不一則吏胥易以爲奸歐陽公之言不可易矣

詰盜

易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戎伏于草莽之中升高陵有窺伺之意不興不能有爲也同人九三　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人皆覬覦而思奪之故曰盜之招上繫八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下繫二

書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言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　殷民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容有司相容隱且則不將草竊姦宄也微子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費誓

禮記大道之行也盜竊亂賊不作故外戶而不閉禮運

周禮野廬氏掌賓客有相翔者則誅之相翔謂翔翔窺伺者秋官　修閭氏掌比追胥者而賞罰之追胥者追逐寇盜之人比者比其勤惰小司徒之法追胥則歸作謂止宰渙字盡此也

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于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于邾以來

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漆與閭丘二邑名襄二十一。竊邑之盜甚于竊財等而上之更有竊國者如陳氏篡齊三卿分晉是也莊周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此之謂也。子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取劫也萑苻澤名昭二十　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斥者充滿斥見言其多也士文伯讓子產語襄三十一。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此金人背銘伯宗妻以此戒伯宗成十五。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定八。僖二十四年晉侯之豎頭須竊藏以逃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哀二十五年衛侯適城鉏拳彌載寶以歸皆盜也。

國語道殣相望盜賊司目。司伺也言伺隙而動也楚語十二

五經類編卷之九終

五經類編卷之十　禮樂類

禮樂總

禮記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脩內者消融其邪慝之蘊脩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交錯于中謂和與敬相兼文王世子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斂一闔一闢而萬事得宜　陳氏曰人徒知陰陽爲二氣殊不知陰陽只是一氣蓋陰之流行即爲陽陽之凝聚即爲陰也人以爲禮樂有二理殊不知禮樂只是一理蓋禮之和處即爲樂樂之節處即爲禮

也知其所以二又知其所以一則達于禮樂陰陽之原矣郊特牲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合情者樂和于內飾貌者禮檢于外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情意安舒故靜威儀交錯故文至謂禮樂之所被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主減樂主盈有節節之義與鬼神

一理合敬同愛禮 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樂之所感化也 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辯作徧五帝之樂少昊大淵顓頊大英帝嚳九招堯大章舜大韶是也三王之禮忠質文是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樂者敦和率神

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前六句即所謂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也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居鬼所以斂其氣之屈禮樂明備則有裁成輔相之功故天地各得其職 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 言禮樂之用充塞流行無乎不屆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管攝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

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子諒作慈良樂記 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履之謂躬行實踐樂之謂和順從容仲尼燕居 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夙夜句見詩昊天有成命篇孔子引之以為人君以德行政則人心喜悅不在鐘鼓管絃之聲威儀二句見邶風柏舟篇孔子引之以為人能心存敬恒則容止有常不待周旋折旋之際孔子閒居

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也地官大司徒

禮制上

易　嘉會足以合禮（心通制作之原，則動靜咸宜，衆美畢備，自然合禮。乾文言）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象）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迅厲剛決，故能克己復禮。大壯象）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民富則禮教可興，故小畜之後為履；有禮則上下各安其所，故履之後為泰。序卦上）

書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咨伯夷，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之禮。秩宗，主敘次百神。敬以直內，則心潔清而可交神明。舜典）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五典，謂五倫；五禮，即五倫之禮。秩敘由天，惇庸由我。臯陶謨）

詩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相，視也。相鼠，遄詩衆時亦刺無禮之人，見在衛風二十八）溱履不越，遂視既發（言契能循禮無過，標準立而教化行，遂視其民皆奮發而興起也。長發）

禮記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道德仁義皆由禮而入，以禮而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禮以敬為本，敬者德之聚也。曲禮上）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殽作效。禮本天理之節文，效地勢之高下）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藏猶安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聖人本禮為政，故身安而國可保。禮運）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實，定制也。禮之設，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運）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內外宜兼備。左昭二年叔向云：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言忠信為載禮之器，卑讓為禮之宗主）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時者，因天之時，如堯舜禪讓、湯武征誅之屬；順者，順人之倫，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屬；體者，隨其體之輕重以為禮之隆殺，如郊廟社稷之屬；宜者，因事制宜，如賓客喪祭之屬；稱者，稱其人之分宜，如家不寶龜不

藏主之廟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此以多為貴也
天子豆數朔食之禮公侯豆數相朝之禮大夫豆數
主國食使臣之禮也牢禮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此概
概言七舉中數也大夫爲君聘各降其君二等此概
言五亦舉中數也天子席五重以祫祭時言諸侯三
重以相享時言　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
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

大夫聘禮以脯醢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
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
之此以少為貴也　天子無客禮故不用介特牲即犢用犢也而無籩豆者示相接以芬
芳之德不在乎味禮以脯醢者味較多也繁纓註詳
車馬條郊特牲言次路五就而此言七就誤也圭璋
特者朝禮圭璋特達不藉幣也琥璜爵者享禮將送
酬爵以琥璜將幣也大夫特謂君特揖之士旅之謂
總揖之也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此以大為
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
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　爵一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五獻子男享禮也
瓦甒五斗壺一石缶又大于壺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
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
也　堂之尺數以階而言臺門者門之兩旁築土為臺而屋于其上　有以下為貴者至
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
此以下為貴也　祭天之禮埽地而祭禁與棜皆承尊之器大夫用棜士用禁天子諸侯不
用禁故曰廢禁　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
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

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為貴也　龍袞四句註詳衣服條朱綠藻并周制大
夫數亦與周制異詳冠冕條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
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此
以素為貴也　無文如祭天服黑羔裘之類無容謂不爲周旋折旋之容大圭不錯文理大羹
不和鹽梅越音活越席以蒲越為席疏粗也鼏音密所以覆尊者也　以上皆禮器　禮之于
正國也猶衡之于輕重也繩墨之于曲直也規矩之
于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
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

誣以姦詐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坊讀防 經解

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物恥謂與童昏擧國恥謂國體卑辱 哀公問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 仲尼燕居

著誠去僞禮之經也 樂記　又禮器云禮釋回增美質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公室四分民食于他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他謂三家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也 昭五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昭二十五

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必屬說與何忌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是年公如楚孟僖子不能相禮故以爲病達謂達聰 昭七

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 隱五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註評貴罰 成二

巡狩

易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象）

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瑞如五器（泰山爲四岳之宗故曰岱宗柴者燔柴祀天望秩者望祀山川之次第器即五禮之器如同也）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　五載一巡狩（舜典）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考制度者考諸侯奉法與否也周官）

詩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此武王初巡狩之樂歌右尊也震動疊懼懷來柔安謂百神咸格）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式序在位言以次諸侯時邁）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此亦武王巡狩之樂歌高山謂四岳嶞山之狹而長者猶與由同翕順也裒聚也對答也言巡狩而祭山柴望凡嶞山喬嶽皆祭告又遂由翕順之河以周四嶽者以天下仰望新政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般）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五年巡狩虞夏之制考時定日等事皆使之齊受王章也不舉謂不祭不順如秦祀之次失祭祀之昭四君字皆指國君言其君當得此罪律者爵命之等也）天子巡狩至方嶽必將一方諸侯治功告之于天故有燔柴之禮禮器所謂升中于天是也（王制）

左傳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春秋時巡狩之典已廢此年王巡虢守特以其有功而幸之非能巡狩也莊二十一）　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此田狩非巡狩）　天子非展義不巡狩（展義者宣布德義莊二十七）　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脩德而改卜（征謂巡狩五年五卜皆吉乃巡狩襄十三　此說不可信）

巡狩所以收天下之權

巡狩之典先王用以洽績遂民情者也天子將

巡狩大行人先爲之逆瑞節同度量脩法則及巡狩職方氏則巡戒令土方氏則樹王舍土訓誦訓則夾王車宗人太祝則以大璋中璋邊璋致禮于山川之神天子所歷之國諸侯必納莞鞬擁衽抱几視膳于堂下及至方嶽則莅明堂而朝羣后于是有升中望祀之禮有陳詩納價之條有協時正日同律脩禮之事不敬者削地不孝者黜爵變亂制度者或流或討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慶讓

一行諸侯莫不奉法蓋所以褒對數天而收一世之大權者實在乎此若穆王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此不過肆志遊觀已失先王之意矣至于東周王靈不振國都而外遂爲轍跡之所不及鄭之祊田魯之許田私相貿易而不顧甚謂天王不復能巡狩也又何怪戰國之人欲毀明堂而毀之耶巡狩必考制度先則一年大行人從而等齊之以爲考制度張本巡戒令者前且所施之戒令至此則察其從違樹王舍者土所止宿樹以藩籬夾王車者謂王以山川險易也[illegible]

璋邊璋註見上儀禮莞鞬三句見周禮秦國部鄭祊穆王一句見左傳昭十二祊田易許田見隱公

書於四制孔傳以爲四方諸侯各朝于方岳與巡狩巡狩述職之朝明于方岳不巡狩之年朝于京師則巡狩不相妨假祖文承巡狩而言觀孔傳爲正若王制五年一朝則朝京師也朝覲應實用十馬而此四馬只因發而朝故異之

朝覲

書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瑞者徵集五等諸侯之瑞以合符于天子也既月盡正月也日覲日日而覲也諸侯之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也班還也既朝則還之也此舜初攝位事至其朝會常期則下文所云羣后四朝是也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四朝者巡狩之明年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來朝也敷奏三者皆來朝時事 舜典

六年五服一朝 周時朝期以此係爲正 周官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 成王時周召分陝周公沒畢公代爲東伯故率東方諸侯布乘黃朱謂陳四匹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實稱擧也壤奠謂以土地所出之物爲贄也 康王之誥

詩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賢妃儆若早起視朝耳聞其似者而以爲眞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昌盛也此章目見其似者而以爲眞非雞鳴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此刺其君起居無節號令不時 東方未明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此天子燕來朝諸侯之詩君子指諸侯寫發舒也燕笑謂燕飲而笑語也譽者揚其聲名處者保其祿位 次章既見君子爲龍爲光言爲王朝之寵光也末章偹革沖沖和鸞雝雝言觀其車馬之容而知其侯度之謹也 蓼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此亦燕來朝諸侯之詩晞乾也厭厭安也久也足也 湛露 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云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朝正者謂朝而受政教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此宣王會諸侯于東都之詩赤芾金舄諸侯之朝服 車攻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

子至止鸞聲將將 宣王勤于視朝不安于寢而問夜之早晚央中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艾盡也 庭燎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此天子燕來朝之諸侯而諸侯美之頒音墳首大貌 魚藻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禮諸侯歲時來朝則賜之車馬衮黼 采菽

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膺鏤鍚 此韓侯初立朝王而受王寵錫也介圭者先世之封圭 覲諸侯將覲入

見則駉之徽晃圭璧而詩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
不及者不待言也韓奕
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求章謂受王章也央央有
鶬皆聲之和也載見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
予禍適稼穡匪懈多辟諸侯也來辟來朝也適作謫言我之稼穡匪懈庶可免于譴謫
也殷武　武丁平荆楚而諸侯畏服歲事來辟與下
武篇四方來賀同一氣象玄鳥篇四海來假來假
祁祁亦須式可祁祁多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
怛兮此數諸侯不朝詳王業條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
之好音西歸謂朝周好音者承歌其事以褒美之匪風　有菀者柳不尚息

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蹈動也言我豈不欲朝
王但王威可畏不敢近耳菀柳　考詩序匪風作于
東遷之時菀柳作于幽王之世一則覩屏遊而傷心
一則畏王威而遠避諸侯之
不朝天子之失道使然也
禮記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
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依亦作扆狀如屏風絳質而繡
為斧文當戶牖之間背之而立謂之負斧
依宁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處也曲禮下　覲禮天
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
由夷王以下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諸侯執玉入若
春朝夏宗以客禮待諸侯則天子以車

笏制詳笏條書思對命一說謂書已之思所以對君之命也

出迎郊特牲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
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此諸侯內朝之禮視
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
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將適公所宿齊
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
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大夫之有史
事者思謂意所思念對謂對君之詞命謂君命當奉
行者三者皆書之于笏恐遺忘也揖私朝與其家臣
揖而往朝于
君也玉藻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三

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
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
東上東上謂以東為尊北上倣此以儀禮覲之則朝諸侯于明堂乃時會殷同之禮也明堂位
周禮典瑞掌玉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　國之大
賓客會同雞人夜呼旦以嘂百官嘂即呼字呼旦者儆百官使夙興也
以上春官　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
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虎士在

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外朝在路門之外謂之治朝亦謂之中朝大右即司右以等旅揖者分班而衆揖之也士有上中下故為三揖還回旋也門左門右謂虎士太僕之屬　天子視朝孤卿特揖大夫旅揖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揖

太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眡朝則前正位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此朝在路門之內謂之燕朝亦謂之內朝服者六吉服位者王所立之位前正位即司士所謂太僕前也入亦如之旨燕朝之位亦如治朝也大寢謂路寢其門外即內朝窮者無告之民遽令四方急遽之令二者使之鳴鼓上聞也以上夏官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致萬民而詢之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面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外朝在庫門之外有大事則臨外朝衆萬民而咨之國危三者皆指諸侯而言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胥徒也

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外朝之法有[illegible]臣而聽之呼趨[illegible]趨也慢朝謂處班行而不肅者錯謂[illegible]位而立者族談謂偶語而喧譁者　鄭康成注[illegible]以為天子有三朝一曰外朝在皋門之外小司寇及朝士掌之二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宰夫及司士掌之三曰燕朝在路門之內大僕掌之杜氏通典則謂三朝之外又有詢事之朝其地在雉門外蓋以小司寇有詢萬民之說而其朝班亦與朝士不同也諸侯之朝亦有三但無詢事之朝至于卿大夫則二朝魯語第二十八篇云天子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

邦之大事司烜共墳燭庭燎大事朝祭之事墳大也墳燭設于門內庭燎設于門

外疏天子庭燎百諸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後皆僭用郊特牲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諸侯曰賓孤卿大夫士曰客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以其無常期故稱時發禁謂征討師旅有罪也殷衆也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故曰殷同施政謂施制度六服各以其年來見各分春夏秋冬凡東方諸侯皆春見南方皆夏見西方皆秋見北方皆冬見

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

一見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
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貢貨物蕃國世一見各以其
所貴寶爲贄夷服鎮服蕃服皆謂之蕃國世見者謂嗣王及易世而來見也司
儀掌擯相之禮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詔王儀南
向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擯公于上
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此條是時會殷同之禮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
相爲壇者設壇于國門外三成三重也庶姓非王之親異姓王之外親上揖者下手推之時揖者平手揖
之天揖者舉手揖之也壇有三重故等分上中下也以上皆秋官

左傳會于溫晉侯召王以諸侯見公朝于王所僖二十八
春秋時述職之禮已廢此年公兩朝王皆因王狩而就朝非京師也成十三年公如京師因伐秦而過
非爲朝王也文元年晉襄公朝王于溫因伐衛而出亦非爲朝王也
胡傳滕侯薛侯來朝○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
相聘世相朝也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
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爲禮亦節矣周衰典禮大壞
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强弱之視以爲朝覲焉或
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令于殷聘
世朝之制矣且列國于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
自相朝聘可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
削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
天子不旅見諸侯假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
志荒矣隱十一

○周時朝期以尚書爲正

大行人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
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

見廬陵李氏以爲周時朝期當據此說是殆不然
尚書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大行人則有一歲一見
至六歲一見之別且所謂六歲一見者獨指要服
而書無要服之文不可强合疏謂大行人所言有
某服貢某物之語或者使臣因貢而來未必其君
自朝然則大行人之不足據亦可知矣至于王制
則曰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左傳昭公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令諸

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二說者與大行人又不同先儒皆謂王制所言乃夏殷之禮子太叔所言則諸侯朝霸主之禮耳而昭公十三年叔向又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于是有十二年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之說不惟與尚書不合且與大行人及禮家所載皆不合鄭氏不取蓋不足論也

○朝覲辨

四明范斯大曰嘗讀周官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文疑諸侯見天子一也何以因時而異其名再讀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更疑臣之見君必北面東面西面何以行拜稽之禮今即覲禮詳考之知朝覲本是一禮曲禮之言可以補覲禮之略而周官不足據也覲禮云侯氏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此所謂朝非即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禮乎蓋受覲必于廟廟在路寢左方天子未就廟時諸侯皆俟于外舍及天子出自寢先至于宁諸侯遂分東西立以通姓名即所謂朝曲禮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即此時也既朝之後天子始入廟受覲故覲禮乃朝之下始有天子負斧依之文節次固自分明詳畧不妨互見合而通之先朝後覲原非二禮又豈

有四禮哉所以知曲禮爲可通者考覲禮其入覲也自奠圭至致命其行享也自奠幣至授幣皆北面再拜稽首不既與諸侯北面之言合乎北面曰覲則東面西面曰朝必非無據矣況覲止行于天子而朝禮下逮諸侯春秋書來朝者屢見惟取相見爲義故諸侯得相朝而覲天子即以朝爲始事上下不嫌同號也鄭氏謂春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覲一受之于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然則春

夏來朝者無北面拜稽之禮謂冠履何故如周官不足據也

○覲禮考（此條及聘禮冠禮婚禮射禮饗食燕禮鄉飲酒禮悉據儀禮）

覲禮諸侯初至郊王使人勞之使者返諸侯從之入天子賜舍預戒朝期前一日諸侯受次于廟門外至期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執瑞玉天子衮衣升龍降龍玉藻十有二旒負斧依設擯而見之諸侯入門坐奠贄擯者延之禮成乃出繼行三

享禮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次享用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金丹漆絲纊竹箭三享無常貨各就其國之所有皆束帛加璧以致之馬用十以一素的者爲上九馬隨之既享諸侯自執其馬出授王人乃肉袒待罪于廟門天子辭之乃然而入擯者延之禮成復出天子賜之車馬重賜無數諸公奉篋服太史加命書于服上諸侯拜受繼行饗食燕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事畢乃歸（鄭氏謂春朝夏宗受贄于治朝受享于文王廟秋覲冬遇贄享皆受之于廟春夏受贄天子以車迎諸侯賓主秋冬則不迎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賜舍謂賜館受次謂爲位于廟門外而序入此秋冬之禮若春夏則爲位于治朝而序進墨車大夫所乘諸侯而乘墨車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同于平日所謂偏駕不入王門也朝宗覲遇皆大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嗇夫爲末擯若時會殷同則肆師爲承擯也享獻也所享之物皆以璧帛致者享物陳于庭不上堂惟用璧升堂達意肉袒待罪者恐平日有罪也諸公王之三公也所謂偏駕不入王門者周禮天子有五輅玉輅不賜諸侯金輅封同姓象輅封異姓革輅封四衛木輅封蕃國五輅本天子所用正也四輅諸侯亦用之偏也若乘四輅而入王門嫌與天子同故不用）

○會同考

時會殷同天子于國門外築宮爲壇以待諸侯其地因時而異春在東門外夏在南門外秋在西門外冬在北門外先期一日諸侯上介皆率其君之旂置于宮至期公侯伯子男各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諸侯東階之東諸伯西階之西諸子門東諸男門西天子降階南向見之土揖庶姓時揖

（會同時五等諸侯升堂分作四次公侯伯各一次子男同一次故覲禮云四傳擯有擯者四以延之也）

與姓。天揖同姓。旣揖位乃定。壇上設上下四方明神之位。謂之方明。若會同在春。則天子率諸侯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而後見諸侯。夏則禮日于南門之外。秋則禮山川丘陵于西門之外。冬則禮月與四瀆于北門之外。其祀方明而見諸侯。皆與春同。巡狩至方岳。亦如之。宮在壇之外。方三百步。築土爲埒。以象牆壁。爲有四門。壇方十六尋。爲上中下三層。壇之上則有堂。五等諸侯之位。與明堂位同。蓋不在宗廟之中。卽同于明堂位也。揖之高下。論親疎。不論尊卑。及旣揖而就位。則仍依爵次。方明詳見會盟條。

邦交

書。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蔡仲之命

周禮形方氏掌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華讀作夸衺而不離爲華絶而不續爲睦比親也夏官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鄰國相交。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新君卽位。則一相朝。秋官大行人

左傳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于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于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庭實旅百者。實獻庭實百品。主人亦設籩豆百品答之。功者。治功戰功之屬。采章謂車服文章。嘉淑謂令辭褒讚。加貨謂幣帛備享。皆主人答賓之禮。誅。責也。宣十四

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襄十九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音作蔭。鋌。疾走貌。言急則走險。不暇擇也。

鄭子家告趙宣子語文十七 襄十六年范宣子□穆叔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鳩安集也鴻雁與無鳩屬對

楚子囊伐鄭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不亦可乎 襄八

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 臭味者氣味相投差池者参差不齊何辱命言不待使命口實謂誅責翦剗削也子產對晉語襄二十二

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是懼 子羽對伯州犂語昭元

鄭伯享諸大夫穆叔賦采蘩曰小國為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 積愛也言小國微薄猶蘩菜大國省愛而不棄則何事不從命野有死麕之卒章言無使尨吠喻晉待諸侯有禮不使撼動也常棣取莫如兄弟昭元 以上皆小國交大國之事

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遂合晉楚之成 成十二

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告于晉楚為會于宋子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 從屬國也襄二十七

◎春秋邦交以勢利合

古者諸侯之邦交以道義合故聘問之禮必擇有道之國而聘之及春秋時大都以勢利合小國之于大國也聘而獻物朝而獻功悉索敝賦以會時事斯亦不得已焉耳而吾獨怪夫大國也春秋大國無過晉楚齊秦晉楚世為仇讎不以玉帛相見中間時復通好然享禮方設而子反即欲一矢相加盟言甫陳而子木即欲衷甲襲晉蓋所見者利耳晉之于秦也始而其交甚固獻穆以來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迨殽起于圍鄭怨積于迎雍貪兵忿兵糾結而不解者相尋渭陽之好安在乎齊國霸業不久時而合晉時而合楚蹤跡無常不足深論楚與秦本然敵自成襄以後其交漸合蓋當此之時晉適足以害楚故楚亦結秦以病晉

相激之勢然也總之春秋諸侯之邦交非誘于利即怵于勢求其以道義合者鮮矣（子反事見成十二子木事見襄二十七晉鄭見僖三十迎雍見文七呂相絶秦見成十三）

明堂

周禮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九階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世室重屋明堂三代之名不同其實則一修二七謂南北深十四步廣四修一則十七步有半一堂四面有階南面三階餘各二階故九階阿棟也四方屋棟皆為重屋故號重屋堂崇一筵謂陛高九尺五室象五行之義）考工記匠人

大戴記明堂九室十二堂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赤綴戶白綴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施月令也或以為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蒿宮也（以明堂為辟雍又以為文王廟皆謬此蔡邕之說所由來也）

○蔡邕明堂之說

蔡邕月令章句云明堂者天子太廟凡祭祀享射教學選士皆在其中取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圜水則曰辟雍名雖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曰明堂宗廟太學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論者合以爲一失之遠矣宗廟之中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慢黷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而建太常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宗廟人鬼之室祭天于此非其處也

○明堂自古無定論

黃氏曰歷代制度之異莫異于明堂諸儒議論之詳莫詳于明堂神農謂之天府黃帝謂之合宮堯謂之衢室舜謂之總章夏謂之世室商謂之重屋周謂之明堂此則名之不同也周之明堂淳于登以爲在國南三里韓嬰以爲在國南七里宇文愷以爲在國內而泰山亦有明堂漢之明堂在汶上隋寓之雩壇唐寓之圜丘此則地之不同也黃帝以之祀上帝堯舜以之祀五帝周以之祀文王

摯虞以爲祭五天帝鄭元以爲祭五人帝則又所祭之不同也黃帝爲一殿堯舜爲五府大戴以爲九室十二堂月令以爲四堂十二室考工記五室唐制三層則又爲制之不同也諸說紛紛求其至當歸一之論未之有也自周以後明堂之制不傳漢武帝欲作明堂公玉帶以圖獻四面無壁中有一殿茅蓋通水上有樓乃作明堂于汶水上如其圖

○明堂酌解

明堂之說不一合大小戴觀之其爲朝諸侯之處無疑而季秋享帝亦在其中其地則國南之說近是方嶽之下蓋亦有之其制度則未可臆揣也玉藻疏云明堂在國之陽天子每月就明堂聽朔還處路寢然月路寢及廟皆如明堂之制

會盟

禮記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郤作隙會木天子令諸侯之名此則謂非期而往朝天子非盟誓起丁殷周人因之周禮云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曲禮下

周禮玉府掌珠盤玉敦 敦作對珠盤盛牛耳玉敦盛血天官

詛祝作盟詛之載詞以質邦國之劑信 歃血以詔神謂之盟論盟則詔神孫之謂之詛 盟之牲國君用牛臣用豕詛之牲君用豕臣用犬民用雞詩何人斯云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春

三物皆詛所用也

太史掌逆邦國之治凡邦國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 逆者逆而度之約者誓辭劑者券書約劑之正在六官其副在太史 以上皆春官

戎右以玉敦闢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 闢開也陳載書之辭以開衆心也役謂持敦血以授當歃者割牛耳取血以桃條茢帚掃除不祥戎右皆贊其事 夏官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司約以法度約束天下大約劑謂邦國之約宗彝者宗廟之六彝小約劑謂萬民之約丹圖者官府之丹圖猶川書之類

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約之載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詔明神謂告以盟詛之辭貳之謂寫副也 藏書于天府而藏其副于司盟 以上秋官

儀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高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設六色六玉 宮壇詳朝覲條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位盛日月四瀆山川丘陵之神也其位以木為之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玄下黃玉則刻木而著其中亦六色凡邦國有疑則祀方明而行盟誓之禮司盟所謂北面詔明神即此若無疑則不祀也 凡盟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讀書以告神畢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凡天子使司盟盟諸侯則在國門外春秋時諸侯相盟及霸主盟諸侯皆遂其盟都儀其擬于王耶 覲禮

左傳周之宗盟異姓為後 異姓為後尊以盟時言即載書云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此其証也若會時班次仍論國之大小孔子所書是也 正義云王官之伯以王命盟諸侯則先姬姓其餘雖盟不必皆然又云盟時爵位雖不嫌必先同姓若則親則爵同者位同但就同姓之中亦先同姓耳 如定四年祝鮀述踐土之

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又會于虛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

也宋鄭有隙故欲平之詩小雅巧言之篇桓十二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若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哀十二

也前此有鄫之盟吳欲復申前約周固也背盟曰寒哀十二　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高柴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鄫之役在七年發陽即鄖在十二年鄖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當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哀十七　定八年

盟于鄟澤衛侯請執牛耳歃盟禮尊者涖牛耳衛侯與晉大夫盟故自以為當執　昔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七姓皆大臣騂旄赤牛也重其事故用騂旄襄十

胡傳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參盟於此始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命于天子亦要人待衰世之意王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出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于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譏參盟并胥命矣葵丘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于天下為公之世參盟三國為盟也參盟下始于瓦屋就春秋中則以此為始耳胥命及葵丘皆不盟而相信所以為美隱八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禍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豈所然也不能辨于早雖欲正之其將能乎宣十五

○會盟流失

古者會盟之政出於天子周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凡四方有不順者則天子為壇于國門外大合諸侯而申九伐之令非私會也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于會同之時北方明而盟之非私盟也諸侯私相會盟蓋起于衰周入春秋來隱公初年即有私盟私會之事然猶出自諸侯也後乃漸移于大夫如宋伯會四國之君于鄭公

孫敖會晉侯于戚是大夫會諸侯也既而彭生會郤缺于承筐則大夫會大夫矣柔與三國之君盟于折公孫敖與三國之君盟于垂隴是大夫盟諸侯也既而仲遂與趙盾盟衡雍則大夫盟大夫矣會鄄見莊十四會戚見文元承筐見文十一盟折見桓十一垂隴見文二衡雍見文八

○大夫專政由諸侯之委權

春秋之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推厥所由始于大夫之竊柄而成于諸侯之委權如公子結之盟齊

宋公孫敖之會晉侯禮樂半由大夫矣浸假而仲遂與趙盾盟衡雍彭生與郤缺會承筐又其甚者會于邢丘而使大夫專會會于湨梁而使大夫獨盟為之君者明明以會盟之權授之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如公子翬之會伐鄭公子慶父之伐餘丘征伐半由大夫矣浸假而季孫則滅項仲遂則入杞又其甚者四國戰鞍而皆出列卿之意十三國伐秦而悉出大夫之手為之君者明明以征

伐之權授之征伐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公子結見莊十九邢丘事見襄八湨梁事見襄十六齊伐鄭見隱四伐餘丘見莊二滅項見僖十七戰鞍見成二入杞在僖二十七 十三國伐秦在襄十四

昔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德之致謂所貢方物展親謂益尊其親族類）

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喪禮歸以賻贈荒禮殺禮弔禮弔問禬禮會財補一恤禮相弔恤）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琰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註詳圭璧條）春官典瑞

大行人掌賓客之禮籍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則諸侯使大夫小聘殷頫者一服來朝之歲諸侯使卿大聘間問者天子遣使間歲一問諸侯歸脤者以宗社之內賜諸侯一年此有侯服來朝是為一服朝之歲十二年內值第一第七第十一大聘在此時者以朝者少故聘者衆也王之所以撫邦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備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

（存者問其安否渐者視其治效省者察其風俗存省頫皆所謂間問也象胥通言語之官屬使之諭五方之言辭協九等之辭命瞽史樂官使之同六書之名察五音之和瑞節三句註詳巡狩條殷衆見也王巡狩則諸侯各朝于方嶽不巡狩則朝于京師）小行人掌邦國之禮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福事則令慶賀之禍災則令哀弔之（此言行人出使諸侯有事得以便宜行之賻補賻委即大宗伯委荒之禮賙委者以委積之物賙之也槁禬即大宗伯禬禮以上皆秋官）

五經類編卷之十一

聘問

禮記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此篇言侯伯使卿聘于鄰國之事賓必有介所以輔行上公親行則介用九人諸侯之卿禮下其君二等故七介也下做此 介紹而傳命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紹繼也賓主未相見時賓在大門外主在門內迎賓之上介次介末介自南而北爲序主之上擯次擯末擯出大門自北向南爲序若傳主命出則由上擯遞傳至上介以達于賓若傳賓命入則由上介遞傳至上擯以達于主質正也不敢正自相當故用介也 按周禮司儀諸侯相爲賓則交擯諸侯之臣爲賓則旅擯所謂旅擯者但陳之面已不遞傳命也此條是卿出聘則賓自對上擯傳本君之命耳以其擯介之序仍與交擯相似故亦云紹而傳命也 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賓見主君陳擯待以大客之禮不敢當故三讓命謂來聘之命主延賓入將欲廟受賓又三讓三揖者入門及當涉當碑各一揖也升階之禮主先升而賓隨之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 大夫謂卿儀禮及國語皆云使卿郊勞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卿謂上國之卿承擯中擯也紹擯末擯也凡介用命數之全擯用命數之強半上公五擯上擯用一卿承擯用一大夫紹擯用三士侯伯四擯一卿一大夫二士子男三擯一卿一大夫一士天子待諸侯因諸侯之爵爲擯數若諸侯待鄰國惟據己之爵爲擯數禮賓以下詳後聘禮考中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誤謂禮儀錯誤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圭璋說詳圭璧考中餘詳後聘禮考中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禾芻薪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一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 出謂既行入謂始至積謂牲牢米禾芻薪之屬自來至去三次饋之以積故云出入三積舍謂客館內外謂館門之內外牢謂三牲備爲一牢乘禽者乘行羣匹之禽鳧鶩之屬也餼客以下待上賓之禮若待上介與羣介禮各不同 周禮大行人及掌客上公之禮五積九牢侯伯四積七牢子男三積五牢天子待諸侯與諸侯交相待皆然若待聘覲名下其君二等此條是侯伯之卿故三積五牢 按牢禮天子不過十二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晉士鞅聘魯饋以七牢而怒乃用十一牢至哀公七年吳子來徵百牢皆不可以禮論也聘義 執天

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車輪曳踵言但起足之前而曳其後如車輪之著地而運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有藉謂璧琮加于束帛之上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古人之衣或裘或葛其外皆有裼衣裼衣之外又有襲衣此言執琮璧者其衣則裼執圭璋者其衣則襲並曲禮下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不中門謂不由棖闑之中間本君命而行聘事則入自闑西用賓禮也若私覿私面則入自闑東從臣禮也夫門中央所豎短木謂之闑門兩旁長木謂之棖君入自闑西則稍偏于東而近闑入自闑東則稍偏于西而亦近闑兩君相見之禮賓由闑西正中入賓之卿為上介隨賓後稍近棖而拂闑主由闑東正中入主之卿為上擯隨主後稍近西而亦拂闑次介次擯各隨君後由正中入末介末擯各拂東西之棖此條與自為賓鄭氏以為當其入門還依作介法亦當拂闑也玉藻

國語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入如歸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行理小行人除門掃除門庭也宗者宗伯祝者大祝賓將有事于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授館者授于本國之卿使致之于賓也具徒所以薪道路之委積燎者庭燎濯者滌濯之事展察也周語第二十二篇

專對之選

聘禮曰辭無常孫而說鄭註云使臣出聘受命不受辭其辭必順且悅所謂受命不受辭者蓋君命使于某國齎當幣而行此命之一定者也若夫詞命之間則臨機應變不可預定此所以貴專對之才也春秋時列國卿大夫以專對見長者如甯俞之不答彤弓湛露穆叔之不拜肆夏文王叔弓之辭郊勞與致館韓起之稱易象與春秋范宣子追念襄王而謹其官守西乞術微福周公而致其瑞節國莊子將事克敏而見稱于臧孫叔孫豹式禮無愆而受賜于周室他如七子之言志六卿之餞客子犯之讓趙衰叔向之屈于木皆其較著者也

君夫高厚之歌詩不類伯有之托賦失倫華定之不解蓼蕭慶封之不知相鼠適足以辱國而名裂耳。

受命不受辭見公羊莊十九寗俞事見文四穆叔事見襄四叔弓及韓起事見昭二范宣子事見襄八西乞術事見文十二國莊子事見僖三十三叔孫豹事見襄二十四七子及伯有叔向慶封事皆見襄二十七六卿事見昭十六子犯事見僖二十三高厚事見襄十六華定事見昭十二又襄七年孫文子不知登階之節襄二十四年程鄭不知降階之由昭十六年孔張不知主客之位皆昧禮者也

○聘禮有三

呂氏曰按周禮大行人聘禮有三有天子撫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事天子者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相交好者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

殷者適中之意殷相聘謂三年一大聘也。左傳宣公九年王使來徵聘蓋諸侯不修禮于天子故徵之

○聘禮考

諸侯聘鄰國必擇有道之國而聘之有專聘一國者有歷聘諸國者考聘禮侯伯大聘使卿為賓大夫一人為上介其次介末介四人皆士為之既選聘人乃具幣物于大國則隆于小國則殺使臣受幣書受命詞受圭璋璧琮乃行過他國有假道之禮至主國謁關人關人以告至君使士迎于境使卿出郊勞之遂以賓入乃致館卿館于大夫之廟大夫館于士之廟士館于工商之寢既就館主君備牢禮餼之明日將行聘禮迎賓于館賓入于次

主君陳擯以待之介紹而傳命賓至廟門外主君在門內揖之既揖主君先入設几筵于神前賓襲而執圭由闑西入鞠躬焉如恐失之主君辭玉三讓然後再拜受之其揖讓之節則聘義所云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至階三讓而后升是也受玉訖賓出次行享禮賓裼衣奉束帛加璧亦由闑西入揖讓如初庭實用虎豹之皮四士介執之無皮則以乘馬代其餘金龜竹箭等物與凡土宜之類

悉列于地謂之庭實旅百是時賓發氣盈容主君乃拜受幣賓出主君請禮賓徹几改筵主君自迎賓入拜送醴籩豆脯醢悉具壻以束帛禮成賓出賓乃私覿奉束錦乘馬由闑東入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愉愉焉主君受馬幣賓出上介衆介亦私覿其幣物各有差覿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饋饔餼于賓使大夫饋饔餼于上介使宰夫饋餼于衆介皆再拜稽首受之明日賓乃賓其君之幣問主國之三卿其大夫皆至巳國者則上介問之卿大夫各朝服拜受于巳之廟賓復自以其幣行私面于卿上介衆介各行私面于卿復面其大夫之有舊者主國卿大夫各以饔餼之主君待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燕與時賜皆無數衆介有食燕而無饗主國卿大夫待鄰國之賓介各有宴飲之禮宴飲畢主君使卿還玉報享用束紡自問卿至報享其禮各異日賓將歸主君詣賓館拜謝使人贈

賓介如其覿之幣卿大夫親贈各如其面之幣賓行使士送之至于境凡兄弟婚姻之國聘享及其夫人不然則否聘于其君則用圭聘于夫人則用璋享于其君用束帛加璧享于夫人用玄纁加琮禮畢之後還圭璋受璧琮及幣凡所具幣物皆享時所用聘時不過以圭璋申敬而已故他物可受而圭璋不可受也。幣賓猶今之儀幣命詞命使臣之詞假道者諸侯之禮若天子則不假道定王使單襄公聘于楚假道于陳蓋天子微弱與列國等也聘享皆行于太廟所謂次者以帷為之在廟門外主君迎賓不出廟門下于鄰國之君也其賓介之入各有擯延之所用聘圭有賈人典守賓至門之時賈人啟櫝取圭垂繅而授上介上介執圭屈繅而授賓賓襲而受之遂執以行禮庭實用虎豹之皮為正或用鹿皮非正也若其國無虎豹之皮則以馬代之賓之私覿用乘馬上介私覿用儷皮衆介之覿其幣又輕賓之饔餼則五牢上介饔餼用三牢衆介無饔其餘一牢賓在主國以十日為正若十日之後或主人留之或有他故不得歸主人必致稍禮如其饔餼之數一食再饗凡待[illegible]鄰邦之聘卿皆同

○小聘曰問大夫為賓三介皆士為之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郊勞不几筵不醴賓私覿庭中受

之不升堂待賓一食一饗 不以束帛加璧尊之致不名字而名其[illegible]

冠禮 冠制詳冠冕條

禮記男子二十冠而字。曲禮上

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言太古齊冠用緇布常用之冠則白布耳今始加用緇不忘古也然緇布冠用緌乃諸侯之制此外不得用當時混用之故曰未之聞冠而敝之者言冠畢則棄其緌也 延平周氏曰孔子雖知用緌之非不得不從時尚故但言冠而敝之可也

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嫡子謂士之嫡子冠于阼者加冠之筵設于東序西面與父所立之位同在阼階所以著其傳代之意也醮于客位者酌醴之筵設于戶西南面以賓禮禮之也三加彌尊以漸而尊也諭其志謂充廣其志子生三月父名之及冠之時賓一之凡君父之前稱名他人則稱字故曰敬其名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始加所用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言所以表章丈夫毋追作牟言其形猶帷也周弁殷冔夏收三加所用弁之為言大也所以自光大也冔者覆飾之義收收斂其髮皮弁再加所用其服緇衣而服有辟積故云皮弁素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 古[illegible]人為大[illegible]六年必五 古人未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

十故無大夫冠禮古人三十而娶大夫或改娶故有其婚禮古者諸侯之冠悉行士禮至夏末始別自爲禮大戴所謂四加者是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天子之元子冠以四加然其行事亦依士禮冠禮從男雖士公卿大夫之子皆行士禮婚禮從尊雖士之家亦用大夫之典服亦特牲

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冠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也冠而見于母見于兄弟奠摯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將責

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其禮可不重與重冠故行之于廟冠義

大戴記公冠四加玄冕饗賓以三獻之禮天子儗焉其冠皆自爲主公謂諸侯前三加與士冠禮同四加則異三獻之禮別于士之一獻也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公符篇

○冠禮考

古者天子諸侯自十二以上即可冠晉襄公九年公十二歲晉悼公曰是謂一星終可以冠矣是十二而冠也家語冠頌武王崩成王年十三嗣立冠而朝于祖是十三而冠也諸侯之冠四加大戴公符篇云公冠四加加玄冕是也天子亦四加公符篇云天子擬之是也但諸侯四加用玄冕則天子四加必袞冕矣王太子亦四加冠頌云公冠四加王太子儗焉是也其餘皆二十而冠冠以三加與士冠禮同天子諸侯四加與他人異即所用之冠亦不同天子始加玄冠朱組纓諸侯始加緇布冠繢緌並見玉藻

○士冠禮篇蓋爲士者冠其子之禮也而自王太子以下皆同其禮前期筮日次筮賓戒賓至期具冠服器物設二筵一在東序西面爲加冠之筵一在戶西南面爲醮醴之筵將冠者衣緇布衣以朱錦爲緣帶及束髮皆朱錦侯于房中主人迎賓人將冠者出房賓揖之就筵爲之加冠始加緇布冠禮成適房服玄端爵韠復出再加皮弁禮成適房服素積素韠復出三加爵弁禮成適房

服纚笄爵弁服纚屨出贊者酌醴賓揖冠者就筵
以醴醴之冠者乃見母賓遂字之冠者見兄弟及
姑姊見畢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
遂以摯見鄉大夫鄉先生主人乃醴賓用一獻之
禮醴成賓出此其大畧也其中禮節三代不同周
人冠子之法三加訖以醴酌之于客位夏殷之法
以清酒醮之每一加而一醮周人作字之時不呼
伯仲至五十乃呼伯仲殷則作字之時即兼伯仲

呼之周公制禮因人情隨土俗如夏之後即用夏
禮居夏之墟者亦即用夏禮殷之後即用殷禮居
殷之墟者亦即用殷禮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者也凡嫡子之冠冠于阼階醮于客位有祝詞有
醮詞有字詞用醮則有醮詞若庶子則冠于房外
南面遂醮焉亦無祝詞凡冠者見鄉大夫鄉先生
亦各有戒勉之詞如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教
之以務實見范文子文子戒之以寵驕見趙獻子
獻子勉之以與善莫非慎始之義也醮而無酬酢曰醮三代冠子皆無酬酢而周不名醮者蓋醴之爲物也質不同于酒言醴則無酬酢可知趙文子事見晉語第五十六篇

○冠而敝之解

同異錄曰玉藻言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
敝之可也釋之者以爲緇布冠非時王之制故冠
畢則敝之而用玄冠此說不然郊特牲云太古冠
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

之可也蓋緇布冠不當有緌孔子以緌非古禮故
欲聽其敝非并緇布冠而敝之也且緇布冠與玄
冠亦非兩物考工記鍾氏註云玄與緇相近故禮
家每以緇布衣爲玄端夫緇布衣得稱玄端豈緇
布冠獨不得稱玄冠乎考緇布之冠古人貴賤通
用配深衣則爲燕居之服配玄衣玄裳則爲玄端
服配玄衣素裳則爲諸侯之朝服春秋傳曰晏平
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端者玄端委則委貌即緇

布冠也儒行孔子冠章甫之冠章甫亦緇布冠也玉藻下文云天子卒食玄端以居諸侯釋朝服服玄端其服玄端則其冠必緇布可知也上自王公下至士庶無適而遺緇布冠者而謂非時王之制可乎詳觀郊特牲之文則知玉藻之文殆有脫誤說經者委曲以就經文之誤而不旁引他說以証之宜其通于此而不通于彼也元帛緇布經有明文而元冠緇布冠又往往異其稱孔賈兩家以布帛分疏未可盡非但謂庶人終身用緇布冠士以上則冠畢而棄之此說與諸經所載多所矛盾故決知其不然總一委貌以緇布爲之則謂之緇布冠以元帛爲之則謂之元冠蓋質異而制同也緇布冠上下通服元冠庶人不得服常服之緇布冠有笄始加之緇布冠缺項無笄此緇布冠之二分別處至于周制五冕皆以緇布掌之故麻冕亦用緇布冠緇布之所該廣矣

婚禮

易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字許嫁也言守正不輕許人久之妄求者去正應者合然後可字此君子之進身不可苟也屯六二卦辭漸女歸吉女之歸當以漸待六禮備而後行漸卦辭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妹少女也賢女不輕從人故寧愆期以有待歸妹九四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帝乙制嫁女之禮降貴從夫故稱帝乙歸妹君袂不如娣袂尚德不尚飾也女德之盛無以加此故爲月幾望之象歸妹六五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女嫁承筐而行士娶刲羊以奠无實无血約婚而不終者也歸妹上六

咸亨利貞取女吉咸感也卦體兌上艮下以男下女感應之正也咸卦辭咸卦二少相交乃夫婦之始一時交感之情也恆卦二長相承乃夫婦之終萬世處家之道也損雖二少而男不下女則非咸矣益雖二長而女居男上則非恒矣故下經不首損益而首咸恒又蒙卦九二包蒙吉納婦吉蓋以陽受陰納婦之象也

書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時是也刑法也釐治裝也水北曰汭欽哉堯戒二女之辭也堯典

詩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關關雌雄相應

之和聲淑女指后妃君子指文王逑匹也關雎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美之。桃夭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兩一車兩輪。御作迓。次章百兩將之。言彼國之送者百兩也。三章百兩成之。合迎送百兩而言也。鵲巢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南國女子貞信自守。恐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故賦此。摽落也。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晚矣。求我之庶士。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三則在樹者又少矣。迨其今。則不待吉矣。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盡矣。謂之。則以言語相約而可定矣。摽有梅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王姬嫁于諸侯。不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詩人美之。曷不。猶言豈不。肅者言其敬。雝者言其和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文王也。平王之孫。則武王女也。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緡綸也。絲之合而爲綸。猶男女之合而爲昏也。

按傳疏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義殊未安。林氏謂平王即宜臼。齊侯之子即襄公。春秋莊公元年王姬歸于齊。即此事。詩蓋美王姬容色之盛。而刺其無肅雝之德也。何彼穠矣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昏禮請期用鴈。必在日之旦。欲娶妻于冰泮之時。先請期于未泮之日。匏有苦葉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碩人謂莊姜。敖敖長貌。驕壯貌。朱幩馬飾。翟茀車飾。以朝。來嫁而至朝也。夙退二句。言大夫宜早退。謂無使君勞于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碩人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著者門屏之間。齊俗不親迎。女至壻門。而始見其俟己。因見其容飾也。次章俟我于庭乎而。三章俟我于堂乎而。蓋予者于庭于堂。婦至壻家。原如此。但失卻壻往婦家親迎一段耳。著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此婚姻過時始遂而婦喜見夫之辭也。次章見此邂逅。夫婦相喜之辭也。末章見此粲者。夫喜見婦之辭也。綢繆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此周公爲東征之士歸而娶妻者代言其情也。黃鸝飛正昏姻之時。皇駁皆馬色。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而爲之施衿結帨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嫁儀之盛也。末二句言新昏者固孔嘉矣。其舊有室家者。久相離而復相聚。其樂又何如耶。東山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間關車聲。舝車軸頭鐵也。此燕新昏之詩。言間關然設此車舝者。蓋思彼孌然之季女。故乘此車而往迎之。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饑渴耳。車舝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

嘉止大邦有子。天作之合三句言天爲默定其配在洽渭之間蓋指莘國也嘉昏禮也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俔譬也文禮也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不顯豈不顯也明明文王娶于莘爲大姒王季娶于摯爲太任太王娶姜姓之女爲太姜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僕屬也謂天意所屬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也旣醉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曰汾王蹶父周之

卿士姞姓諸娣媵女也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行則娣姪從夫人之同姓二國媵之皆有娣姪謂之三歸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相攸擇其可嫁之所也韓奕

禮記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日月者娶婦之期媒氏書之于策以告君曲禮上

六世親屬竭矣。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殷人六世則通昏姻故記者設問曰今時六世亦可通乎又自設答云同姓百世亦不可通何況六世綴之以食謂以飲食之禮連綴族人也大傳

哀公問于孔子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對曰。大昏爲大。大昏旣至。而親迎。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條有天地二字似謂天子亦親迎虛陵季氏云天子至尊無親迎之禮此條只是爲魯侯言耳其言天地者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也哀公問

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祭統

子曰。夫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者也。故男

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詩云。蓺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者。詩齊風南山篇告父母謂告于父母之廟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于男子也

子曰。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其卒曰孟子卒。去姓謂如至之時去其姬氏但書夫人至自吳今春秋并無此文孟子卒見哀公十二年不稱夫人姬氏又不稱葬皆諱之也按孔子自言如此則此乃魯史舊文非特筆也坊記

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

也。古者諸侯大人必命于天子，聘公娶同姓，不敢告天子，故不命。雜記下

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重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

笲棗栗段脩以見。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以上皆昏義。此篇所言並詳後昏禮考中

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也。信以直信言告為婿者以正直誠信之道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謂相承代之次序

郊特牲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判謂男女之別。成名者生三月而命名也。判妻謂人所出之妻再嫁者也。入子謂人所齎之子，媵妾不用聘者也。仲春陰陽交會之月，故使人成昏姻，順天時也。司，察也。無夫家，謂貧窮不能自存者，又不待仲春然後會也。純，緇色也，亦作緇字。兩，二端也。五兩為一束，所謂束帛是也。地官媒氏

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妃作配。諸侯一娶九女，元妃卒則次妃攝內治，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仲子又在繼室之下，則妻耳。隱元

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

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懿氏陳大夫。敬仲，陳公子完也。陳氏代齊，其光見于卜妻之始。莊二十二

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伯姬即秦穆夫人，晉惠公之姊，懷公之姑也。後懷公為質于秦，六年而逃歸，從姑之占果驗。僖十五

鄭公子蘭奔晉，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必將為君。公子蘭，燕姞所生。后稷之妃亦姞姓，故曰吉人。宣三

姬姞劉范齊魯秦晉，皆世為昏姻者也。劉范見哀公三年。

秋齊高固

來逆子叔姬卿自逆也冬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示不敢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今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叔姬秋嫁而冬來亦非禮也宣五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女嫁三月廟見成婦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穆姜者伯姬之母宣公夫人韓奕取莫如韓樂言嫁女得所綠衣取實獲我心也成九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猶有先君之嫡及遺姑姊妹若而人以備嬪嬙叔

向對曰寡君有辱命賜之內主豈惟寡君受其貺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晉先娶齊之少姜少姜卒齊請復以文繼之若而人猶言如常人不敢斥也嬪嬙昭三　昏姻之事有愛而願與之昏者有畏而不得不與之昏者如嫄姞之爲耦劉范之世姻此愛而願與之昏者也晉之于楚也求昏而薦女齊之于吳也衛出而女焉此畏而不得不與之昏者也齊之請繼室于晉蓋亦有繫援之意若鄭忽不昏于齊卒不得安其位故有少同車之詩說者以爲刺無大國之助也

齊崔杼欲娶棠姜東郭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崔子弗聽遂取之棠姜者東郭偃之姊丁公太公之子也崔出自丁公東郭出自桓公同姓不可娶偃爲崔杼家臣故有君臣之稱襄二十五　又二十八年慶舍妻盧蒲癸盧慶亦皆姜姓與丁桓之昏同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于二子使女擇之適子南氏楚字子南黑字子皙同祖兄弟也昭元　又文公七年公孫敖爲仲遂迎婦于莒見其美自取之敖與遂亦從父兄弟也　聲伯之外妹嫁于施孝叔晉郤犫來聘求婦于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成十一

衛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女妻之疾寘其初妻之娣于犂如二妻文子怒奪其

妻而妻遺遺音疾之弟哀十一　公子荆之母嬖哀公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何故無之對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公惠公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子荆哀公庶子宗人禮官商宋也哀二十四

國語富辰曰夫昏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昔摯疇之國也由太任杞繒由太姒齊許申呂由太姜陳由太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鄭之

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是皆外利離親者也。太任太姒太姜皆與其父家者也太姒武王女此與其夫家者也密姞楚曼皆覆其父家者也仲任叔妘鄭姬陳嬀皆覆其夫家者也其鄶之娶妘聃之娶姬與聃公娶與杞類周語第十六篇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享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老請以守龜卜之。師亥曰。善哉。宗室之謀。不過宗人。宗老主禮之家臣綠衣之三章取俾無尤兮不過宗人謂不與他姓議魯語第三十一篇

董叔將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爲繫援焉。他日。董祁愬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富者必陵人故叔向勸其勿娶董祁范獻子之女也紡縛也晉語第九十八篇

句踐命壯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急于生聚故以十七二十爲期越語第一篇

公羊傳。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禮諸侯不娶于本國之大夫蓋諸侯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也宋三世內娶故妃黨益強卒成篡弒之禍僖二十五 坊記云諸侯不下漁色言娶本國臣民之女猶網而取之[illegible]之所不得爲也

春秋時婚禮之失

周公制禮。同姓不通婚姻。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合婚也。必由媒妁。其成婚也。必以親迎。此禮之正也。及周之衰。典禮廢墜。如魯之娶于吳也。晉之嫁于吳也。丁桓盧癸之締姻也。鄶妘聃姬之合好也。此皆同姓爲婚者也。如紀履緰之迎于魯也。魯公子翬之迎于齊也。齊俗之俟著俟堂也。此皆不親迎者也。有不由媒妁者。如魯桓公會齊于讙之類是也。有娶不待三十。嫁不待二十者。如越句踐令國人十七而嫁。二十而娶是也。又其甚者。則有女自擇配。如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者矣。有姑自迎婦。如蕩伯姬來迎婦者矣。有父奪子妻。如衛宣公。楚平王者矣。有兄弟爭室。如魯之穆伯襄仲。鄭之子南子晳者矣。有不擇嘉耦。而擇怨耦。如魯莊公娶齊襄公之女者矣。有已嫁一人。復奪以嫁他人。如聲伯奪施孝叔之婦。孔圉奪太叔疾之

妻者矣至若貴聘賤逆先配後祖父自送女將亡

反馬之類不過失禮之微者耳。晉嫁子吳見襄二十三又昭元年陳晉平公有四姬此以同姓為媵御者也履緰迎見隱二翬迎及會齊見桓三季姬遇防見僖十四蕩姬迎婦見宣二十五宣公取子急之妻見桓十六楚平王取子建之妻見昭十九魯莊公娶齊襄公之女見莊二十四貴聘賤迎見文四先配後祖見隱八父自送女見桓三　家語魯哀公問于孔子曰古者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許嫁自此以往則可婚矣然則何踐之法不足異也所可異者大戴謂文王十三生子耳

○婚禮考

士婚禮將合婚男父先使媒氏通于女父女父許之乃使媒氏納采使者玄端執鴈至擯者入告主人迎之于廟賓升堂致命授鴈而出乃請問名擯傳辭賓復入升堂授鴈而出主人設筵醴賓禮畢拜送于廟門外繼行納吉禮以卜吉告用鴈如初繼行納徵禮用玄纁束帛儷皮納徵之後男父卜得吉日使使者請期于女父請期之後將迎婦陳牲牢酒醴合巹之具父醮子于寢而命之迎壻用

弁纁裳緇袘乘墨車而親迎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女次純衣纁袡父醴之于廟母薦脯醢父戒之阼階之上母戒之西階之上父命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舅命母施衿結帨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曰敬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壻至女父迎壻入廟門三揖三讓升堂奠鴈再拜稽首父母承于以授壻出婦車如壻車加景乘車以几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

之壻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入及寢門揖入俱升自西階媵御布席陳器具贊者設饌訖夫揖婦對筵坐同牢而食三飯畢乃三酳初酳再酳皆用爵三酳用巹禮成夫親脫婦之纓燭出就寢媵侍于戶外明日夙興婦見舅姑見舅姑用棗栗見姑贊用腶脩贊乃醴婦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獻婦姑酬婦薦脯醢舅饗送婦家之送人姑饗婦家之送女皆酬以束

歸婦入三月然後廟見以祭此其大畧也自納采
至親迎禮凡有六內五禮皆用鴈蓋鴈之爲物木
落南翔氷泮北徂以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故用之
惟納徵不用鴈以其自有幣帛可執也自納采至
請期五者皆用昕詩所謂旭日始旦是也惟親迎
則于日入三商之時以其用昏故曰昏女因之而
來故曰姻也周禮有六禮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束帛十端也元與纁共十端也儷皮
兩皮也束帛以致命儷皮兩張爲庭實也昏期定日男父而必請之女父者謙不敢自專俟女父因

纁然後告之也次者首飾純即緇色布曰緇絲曰
純袡緣也男父醮子用清酒又在寢女父禮女則
用醴又在廟者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重其事也
宫事謂姑命庶母者父之妾裧者車之帷昏車以
几所安舒也媵者婦之從人御者婿之從人也醮
用四爵兩卺夫婦各三酳舅姑饗婦乃冢婦之禮
若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亦不饋商音滴日入三商
謂日入後漏下三刻也　列女傳齊孝公夫人孟
姬華氏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親迎于華氏之
家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上
諸母戒之兩楹之間姑姊妹戒之
門內皆禮之正也可與此篇參觀
自納采至納徵以納徵爲重前此三禮雖行而婚
尚未定至納徵始定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非

嫁謂已受納徵之禮也古者女子十五以上十九
以下乃許嫁至請期親迎二禮則待二十行之凡
庶人納徵用緇帛士大夫用玄纁諸侯則加大璋
天子則加穀圭此禮之差等也士大夫之親迎所
用車服謂之攝盛士乘大夫之墨車大夫乘卿之
夏縵卿乘孤之夏篆士服爵弁纁裳卿大夫皆服
元冕自孤以上各用本等車服不攝盛也凡嫁者
之車王后用重翟三夫人與上公夫人用厭翟侯

伯子男夫人用翟車九嬪與孤妻用夏篆世婦與
卿大夫妻用夏縵女御與士妻用墨車其娣媵各
依次下一等嫁者之服王后與上公夫人同用褘
衣侯伯夫人用揄翟三夫人與子男夫人用闕翟
九嬪與孤妻用鞠衣世婦與卿大夫妻用展衣女
御與士妻用緣衣若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
夫下王后一等凡娶之道諸侯不內娶大夫不外
娶士則內外皆可娶蓋諸侯不臣妻之父母故不

娶于本國卿大夫不得外交故不娶于他國士卑無權雖外娶無嫌也凡天子娶于諸侯使同姓諸侯爲媒迎后則使卿往而以公監之諸侯則親迎或迎之于其國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諸侯以下皆親迎于其家夏后氏迎于庭殷人迎于堂周人迎于戶送女之禮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嫁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嫁于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嫁于

小國則上大夫送之諸侯以下各遣有司送之成婚之後自大夫以上則有反馬之禮嫁時留其車馬示不敢安及三月廟見使人反馬蓋留車者妻之道反馬者壻之義也大琫裁圭見圭璧條攝盛之禮不行于孤以上者本位自尊不必攝盛且嫌于逼上也重翟六者見車馬條褘衣六者見衣服條凡王姬嫁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婚故周末有公主之號若諸侯嫁女于大夫亦使同姓大夫主婚夏后氏迎于庭三句見隱二年公羊傳送女之禮見桓三年左傳

五經類編卷之十一終

五經類編卷之十二

射禮　武射凡二十三條

詩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大侯人君所射之侯抗張也同比其耦也發功者發矢之功發彼二句言射者各心競云我將發必中的以祈爾飲罰爵之節也賓之初筵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敦作雕畫也雕弓天子所用鍭金鏃也鈞參停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等之而輕重平也均皆中也序賓以賢謂射而皆中則序中多者爲優而少者飲也句彀通引滿也射

禮搢三挾一个既挾四鍭則徧釋也如樹貫革而堅正也序賓以不侮謂射而皆善則序其莊敬者爲優而徹者飲也　此篇所言乃燕射之禮行葦　終日射侯不出正兮正的也終日射而不出正言善射也　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反復也謂中皆得其故處此言魯莊公技藝之美猗嗟

禮記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郊射者習射于郊學之中諸侯射于左學天子射于右學貍首騶虞詩篇後廢射不主貫革故曰貫革之射息樂記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射者進

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志正則體直則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節者以歌詩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周禮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凡矢各用四節發一矢則歌一節餘則先歌以聽騶虞官名山澤之官衆官之卑者以見百官皆備也貍首亦篇名貍首者舞物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雖薄物亦可以行禮故曰樂會時也采蘋言大夫之妻能循法度以奉祭祀見大夫亦當循法度也采蘩言夫人敬事宗廟不失其職見士亦當守其職也

古者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

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三歲而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射宮謂西郊虞庠君侯諸侯射為諸侯者以射進退諸侯也下文云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即此義

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詩即貍首篇文曾孫諸侯自稱也四正謂舉正所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四者舉而後射蓋以燕禮射也則燕則譽者言安樂而有名譽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鄉飲奏樂後使一人為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為司馬射至于司馬者言行射禮至立司馬之時也與為人後言利人之所有欲以其身為彼人之嗣也稱道不亂謂言皆合道而無違

射之為言繹也各繹己之志也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

鵠無君臣父子之名以為父鵠者將云射中則不愧為人父射不中則不足為人父也餘倣此各射己之鵠所云各欲盡其道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

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宮名于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擇士者擇諸侯所貢之士也澤宮不射侯但張皮以試武至射宮乃射侯也

孔子曰射者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其惟賢者乎循聲而發言依樂聲而發矢畫布曰正質射之的也棲皮曰鵠大射之質亦名正鵠前而又合樂節非賢者不能也以上皆射義　鄭氏曰射義一篇記大射燕射之禮也今按篇中試士于射宮節此大射也皆言侯氏節此燕射也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節此鄉射也末節言不失正鵠正者賓射之的也然則四種之射皆有之矣

魯鼓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鄉射大射第三次皆有鼓節而投壺之篇傳其圖魯薛各有二圖中間各有半字

周禮司裘之職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虎熊豹麋各以其皮飾侯之側鵠亦各以其皮爲之王之大射自射虎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以下射豹侯諸侯大射自射熊侯群臣射豹侯卿大夫之家君臣共射麋侯天官此諸侯謂畿內諸侯止用二侯者近至尊而屈也若畿外諸侯則自有熊侯參侯見儀禮大射篇

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illegible]興賢能之後求人才而教之于鄉學之中以補所興之缺和者內志正容者外體直主皮者不失正鵠和容者兼此兩者興舞者節奏且和[illegible]保

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三曰五射鄭衆曰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疏云白矢謂矢貫侯而見其鏃白參連謂三矢相連而發剡注謂矢行勁直剡剡然而注于的襄作讓襄尺謂臣與君同射後君一尺而立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字之狀也地官

射人掌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自大射以前言王與諸侯賓射之侯也二人爲耦三侯合下文五正三正二正而言五正之侯畫五采雲氣以爲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次黑三正畫朱白蒼三色二正畫朱綠二色獲者執旌以報中之人容以皮爲之設于侯之後使報中者藏以避矢者一侯有一容卽侯所謂三乏是也九節七節五節皆射節詳諸侯謂畿內諸侯二侯謂三正二正之侯一侯謂二正之侯豻音岸犬名賓射之侯士亦當二采而言豻侯者鄭註謂以豻皮飾其側也六尺爲步貍步者貍之伺物舉足擬之其發必中故射侯道者取義于此三侯虎熊豹也夏官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侯之形數有遠近遠者侯大近者侯小鵠則隨侯之大小而各居其三分之一皮侯大射之

侯也諸侯春貢士天子試之于射宮將其有中的之功者而用之故曰春以功也五采之侯賓射之侯在諸侯朝會則行此射所以聯屬遠國也獸侯燕射之侯也王于燕息之時與羣臣張此侯以射故曰王以息燕也

考工記

儀禮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禮射三番初次不勝仍待後次後射主皮之射一次不勝即飲罰爵不復射惟勝者復射耳 尚書傳曰主皮之射于澤宮將習之謂田獵之後取餘獲陳于澤宮羣臣相與射而取之也此射無侯惟張皮而射所謂射甲革椹質是也按此則質椹之射雖散軍郊射以後原未嘗息但不用之于禮射耳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

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此所謂獸侯燕射之侯也侯皆用布白質赤質謂采其侯心之地而加畫于其上布侯則心地不采者也凡畫者丹質謂賓射燕射之侯皆畫雲氣于側也先以丹采其地也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于郊則閭中以旌獲于境則虎中以龍旜獲大夫兕中士鹿中各以其物獲惟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則否 國中之射燕射也皮樹又作繁以獸名中者盛算籌之器所以記中者也其中爲皮樹之形故曰皮樹中下獸名此糅雜也翿旌朱白相間雜翿射大射也閭亦獸名境上之射賓射也龍旜繪龍于旜各以其物如雜帛熊虎之旗人臣不得習武[illegible]故不得射于國中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其一証也 以上皆鄉射篇

○四射總考

禮射有三天子將祭擇士習射于西郊之虞庠謂之大射諸侯朝天子天子與之射于朝或諸侯自相朝而射謂之賓射天子諸侯無事而燕賓客或燕聘問之使臣與之射于國謂之燕射三射之外又有鄉射鄉射者士大夫與鄉之人歲時習禮之事也天子諸侯有大射賓射燕射而無鄉射士有

賓射燕射鄉射而無大射大夫則四射皆有之其射之地天子諸侯有在學在朝在國之別大夫士不得射于國中或射于庠序或射于郊外曠地其禮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先行鄉飲酒之禮天子之射其禮無文所奏之樂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所用之中國君大射用閭中賓射用虎中燕射用皮樹中大夫用兕中士用鹿中所用之

侯大射則天子虎侯熊侯豹侯畿內諸侯熊侯豹侯畿外諸侯熊侯糝侯豻侯大夫麋侯皆棲其皮以爲鵠侯之側亦即飾以此皮所謂皮侯是也賓射則天子畫五采雲氣于其中以爲正諸侯畫三采大夫士畫二采侯之側仍各以雲氣飾之所謂采侯是也燕射則天子畫熊于其中諸侯畫麋大夫畫虎豹士畫鹿豕侯側亦畫雲氣所謂獸侯是也鄉射亦采侯二正凡大射賓射天子六耦三侯畿內諸侯四耦二侯畿外諸侯三耦三侯燕射則天子諸侯皆三耦一侯大夫士之射悉三耦一侯也。大射之禮至大夫而止者蓋天子諸侯固有擇士之射即大夫將祭亦得帥其所屬之人以習禮若士則無臣屬故不得行

○鄉射考

鄉射之篇乃州長春秋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州長爲主處士之賢者爲賓若鄉大夫在焉則鄉大夫爲主若爲鄉之大夫與于射則不以處士爲

賓而以公士爲賓其禮戒賓之後懸樂張侯陳饌牲用狗賓入主人獻之設折俎一獻禮畢奏鄉樂一節奏樂畢立司正以察儀法司射于賓黨之弟子中選三耦射凡三次初次三耦射獲者報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不釋算二次三耦與衆耦皆射司射命曰不貫不釋釋獲者執鹿中翿籌八十中實八算每中釋一算有餘算則橫委于地釋畢則改實之賓黨算在右主黨算在左卒射視算執賢司射乃命勝黨之弟子設豐實觶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揖而升堂不勝者取豐上之觶立而飲之若爵者不勝則執爵者實觶而授之立飲于其階不執弓三次用樂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太師奏騶虞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視算如初飲觶如初三次射畢乃徹射器行旅酬旅酬畢徹俎脫屨升座行無算爵作無算樂賓出奏陔夏明日賓拜謝主人拜辱乃息司正禮

與鄉飲酒同。此州長謂諸侯之州長，其所治則大夫治一鄉，州長屬焉。公上者，在官之士。釋獲者，操算計數之人，當則其聲下也。算卽籌。初次衆耦未射，不計勝負，故不釋算。二次三次，衆耦皆射，故釋算也。不貫不釋，謂不中則不釋算。每人以四矢，射一耦八矢，三耦合衆耦，以十耦爲率，故籌等八十。不能皆中，故有餘算。改實以侯再射也。豐，奠爵之器也。尊者，謂賓及主人大夫。不鼓不釋，謂射法不合鼓節，則不釋算也。射禮，天子以騶虞爲節，鄉射亦以騶虞者，鄉射詢衆庶，亦欲官備于天子也。三耦卒射以下，二次與三次同。射器者，弓矢決拾旌中籌楅豐之及侯也。此篇前後禮節，人畧與鄉飲禮同，所謂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是也。鄉射之禮，大夫士通行之，故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亦行此禮，但大夫射于庠，士則射于序。

〇大射考

諸侯大射，前期戒百官，張侯，設乏，以貍步張三侯。大侯九十步，糝侯七十步，豻侯五十步。大侯之鵠方六尺，糝侯之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豻侯之鵠方三尺三寸有奇。樂人宿懸樂。至期，設席陳饌。百官至。公命其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賓入奏肆夏。其獻酬之節與燕禮同。至獻大夫之後，奏樂一節。堂上工歌鹿鳴三終，堂下管吹新宮三終。奏樂畢，立

司正。司射誓曰：公射大侯，大夫射糝侯，士射豻侯。射者非其侯不射。若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遂比三耦，射凡三次，與鄉射大同而小異。其中則閒中，其樂則貍首。衆耦不勝，飲豐上之觶。若賓及孤卿大夫不勝，則有司實觶而授之，立飲于西階上，不執弓。若公不勝，則有司從致爵之禮。三次射畢，乃徹俎安燕。主人獻士及庶子，遂行無算爵，作無算樂。賓出奏陔夏，公入奏驁夏。鄉射戒賓與射同日，大射前期十有一日戒百官，前期三日張侯設乏，前期一日懸樂。大侯，謂熊侯。糝，雜也。糝侯，豹鵠而麋飾。豻侯，豻鵠而豻飾。鵠居侯中三分之一，見梓人。獻酬之節與燕禮同者，所謂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是也。三侯有差等，故非其侯不射。若卑者與尊者爲耦，亦得射尊者之侯，如賓與君爲耦，亦得射大侯；士與大夫爲耦，則同射糝侯，故曰不異侯也。比者，選次之也。三耦選于大夫之中，不足則補以士。衆耦者，皆士也。公若不勝，不敢言罰，故從致爵之禮。

〇飲罰

按射禮，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鄉射與大射大畧相同，朱子註論語，獨指大射，舉其重者耳。

又考飲罰之禮分賓黨主黨射者處不勝黨中雖中多亦受罰若處勝黨中雖中少亦不罰但擇士之射中多者雖受罰仍得與于祭中少者雖不罰仍不得與于祭蓋飲罰以一黨爲勝負擇士則獨論本身之藝也。鄉射之禮三耦執弓挾矢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計升堂之前凡三揖升堂之後又三揖也大射之禮三耦取弓矢于次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亦是升堂之前三揖升堂之後又三揖也射畢揖降以下二禮俱同　次者以帷爲之大射有次鄉射無次物者射時所立之地也

饗食燕禮

禮記禮有九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縣興請樂作樂闋者主人獻賓賓卒爵而樂止此一節也賓酢主人樂又作主人飲畢而樂又止此二節也工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此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以籥吹大夏之曲武與夏更迭而作此四節也行中規第五節也旋中矩第六節也出門迎賓時車上鈴鑾與樂聲相應此七節也客出歌雍詩送之此八節也禮畢徹俎歌振鷺之詩此九節也九節之中前四節專用之于大饗後五節不專在大饗用仲尼燕居　古者大饗夫人亦出交爵自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見坊記

諸侯燕禮君席阼階獨升立席上設賓主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孤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君舉旅于賓賓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也宰夫主膳之官獻主代君舉爵也賓必用大夫者孤卿尊爲賓則似與君敵大夫則無嫌也舉旅謂舉酬爵賓受君酬降階再拜稽首君命小臣辭賓升階復再拜稽首君亦答拜之

楊氏曰君臣之際分甚嚴而情甚親始命宰夫爲獻主所以肅其分也繼舉媵爵以酬賓所以洽其情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差等所以明貴賤也 燕禮

宰夫酬賓後下大夫二人媵爵于君君取此爵酬賓以旅酬于西階所謂君舉旅行酬也獻卿者亦主人卿之旅酬亦以君之媵爵此言卿舉旅者蓋君爲卿舉耳大夫士倣此舉旅之禮止于士不及庶子也 燕義 此篇所言詳見燕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 宗族兄弟有時燕有祭燕四方賓客謂諸侯來朝聘者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 三饗三食三燕謂自賓至以及賓歸饗食燕各三次也下倣此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則謂一饗之中九獻酒一食之中九舉食也侯伯七獻七舉子男五獻五舉亦倣此 此條本言諸侯待諸侯之禮而天子待諸侯亦同

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吾何以堪之 昌歜者昌蒲葅白者熬稻黑者熬黍所謂嘉穀之羞以象文者也形鹽如虎以象武者也僖三十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殽烝武子私問原襄公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烝升也殽烝謂升殽于俎武子即士會體薦者半解其體而薦之折俎者節解其牲而升之節殽烝也公謂諸侯宣十六 世之治也諸侯閒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 享禮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所以訓恭儉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也成十二

國語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 全烝者牲體全具而升之也立飫謂立而行享禮房大俎也半解牲體而升之于房即體薦也 周語第二十一篇

〇饗食燕總考

古有饗禮有燕禮有食禮饗禮篇亡其詳不可得而聞皇氏以爲其禮有四焉天子饗諸侯一也饗親戚及諸侯之聘臣二也饗四裔之君使三也饗

宿衛及耆老孤子四也四者之外而君相見則有饗諸侯待鄰國之聘臣則有饗均謂之饗而禮節不同其禮之隆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凡設而不倚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所謂饗以訓恭儉是也燕禮又有四見于儀禮諸侯無事而燕其臣一也燕出聘而歸之使臣二也燕鄰國來聘之臣三也本國臣子勞于王事而燕之四也又考禮記正義先王之燕禮有二一則燕同姓二則燕異姓

也總之燕主于飲酒有殽無飯折俎而食行一獻禮畢脫屨升坐飲酒以至于醉所謂燕以示慈惠是也食禮有二大行人所言食禮及儀禮公食大夫之類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會食謂之燕食其禮有飯有殽不奏樂亦無獻酬之節但用情酒截漿以爲酳所重不在乎飲酒也三禮之中惟饗禮爲最重食與燕亦有差饗食皆行于廟燕則行于寢饗食皆君自爲主燕則使宰夫爲主饗食之牲皆用太牢燕之牲則用狗饗食皆有幣燕無幣蓋饗食皆所以將敬燕則主于盡歡耳饗禮四等惟天子饗諸侯最重其餘稍輕燕禮四等食禮二等亦有分別詳見儀禮食畢而以酒漱口謂之酳其實亦是飲酒但所飲者少耳

○燕禮考

燕禮或燕本國之臣或燕鄰國之臣所與燕者非卿即大夫也與之酬酢而爲主人者宰夫也擇一人以爲賓而特加之敬者其人必大夫也考燕禮

戒期之後陳饌縣樂設位次君遂命某爲賓賓受命主人先獻賓次獻君各酢畢次獻孤卿次獻大夫其間舉酬爵進媵爵舉旅行酬皆次第漸及至主人獻大夫之後乃作樂樂凡四節首節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終主人酌而獻之次節吹笙者入于堂下吹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終主人亦酌而獻之又次節堂上與堂下歌笙相間而作工歌魚麗則

笙吹由庚工歌南有嘉魚則笙吹崇丘工歌南山有臺則笙吹由儀是爲間歌三終末節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是爲合樂三終即所謂關雎之亂也四節皆畢工告樂備樂正下堂乃立射人爲司正以董威儀公及賓卿大夫皆脫屨就席于是主人獻士賓媵爵于公公爲士舉旅主人徧獻庶子以下遂行無

算爵作無算樂賓出奏陔夏送之凡諸侯燕出聘而還之使臣此其大畧也無事而燕其臣與此同若燕鄰國來聘之使臣大槩亦同所不同者一則使小臣戒期一則使卿大夫戒期一則賓至庭而君揖之一則君迎賓于門一則使宰夫獻賓一則君先親獻賓而後行苟敬之禮以待異國之臣稍別于己之臣也若燕勞于王事之臣則以樂納賓賓至庭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三終笙吹新宮三終

遂合鄉樂萬舞而奏於鑠王師之篇所謂勺者是也此外亦同。燕禮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又云與四方之使臣燕以其上介爲賓上介亦大夫也燕義所謂明嫌之意也公酢主人之後主人酬賓小臣請公命使大夫媵爵于公公受媵爵遂舉旅于賓賓乃旅酬既而主人獻卿又使大夫媵爵于公公舉旅于卿卿乃旅酬既而主人獻大夫其大夫之舉旅行酬則在升歌笙奏之間也獻士之後或射或不射其禮無定庶子者執役之賤官無算爵與無算樂皆任意取樂不似前此之有次第小臣官名燕本國之臣使小臣告期燕鄰國之臣各以其爵告之如告卿則使卿往告大夫則使大夫往所謂苟敬者君已親獻又將獻之賓不敢當乃使宰夫獻也肆夏本兩君相見之樂待功臣亦用之但賓至庭而

奏與入大門而奏者有別新宮者小雅逸篇其篇亦有三或以爲即斯干也鄉樂即周南召南六篇笙奏之後所用合樂比前小間歌一節也　鄭氏云國語言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是升歌用頌也又言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是升歌用大雅也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是升歌用小雅也升歌頌則合大雅升歌大雅則合小雅升歌小雅則合鄉樂此樂之差等也又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若納賓之樂則同用肆夏

鄉飲酒禮

禮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所以致敬也此言鄉大夫飲賓之禮拜至者主人于阼階拜賓之至拜洗者賓于西階拜主人之洗爵拜受者賓拜而受爵拜送者主人拜而送爵拜旣者賓飲盡而拜洗爵在拜至之後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所以自絜而事賓也酒雖主人所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榮屋翼也洗者設洗只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賓象天主象地介輔賓僎輔旦月晦前二日朔後三日明讓魄故魄見僎此以形主人讓賓一說僎字作尊賓者衆賓之長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主人者接人以仁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

輔主人也此即所謂四面之坐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拜至之後主獻賓賓酢主復酬故曰繁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故曰省至于衆賓則但升階而受主人之獻并不酢主人亦不坐飲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升歌四節與燕禮同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沃洗者滌濯之人也旅酬之時自貴及賤無不序齒降脫屨升坐修爵無數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前此皆立而行禮至徹俎之後乃坐而安燕修爵也修爵無數所謂無算爵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故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此黨正飲酒之禮與前條不同 以上皆鄉飲酒義

○鄉飲有四

鄉飲之禮有四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一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二也州長習射而飲酒三也黨正蜡祭而飲酒四也鄉飲酒義及儀禮所載皆諸侯鄉大夫獻賢能于其君之禮若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一條舊說以爲黨正屬民飲酒以正齒位之禮也

呂氏曰凡鄉人會聚皆當行鄉飲酒禮恐不特前四事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此等事也

愚按鄉飲之次日有息司正之禮召先生君子蓋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故不召于本日行禮之時而召之于次日然則論語所言即息司正之屬亦是也

○鄉飲考

鄉飲酒禮主人就鄉先生而謀賓介以處士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主人速賓賓入主人拜至盥洗獻賓設折俎牲用狗獻畢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遂獻介介酢主人主人不酬遂獻衆賓衆賓不酢獻畢奏樂四節即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是也奏樂畢立司正行旅酬旅酬畢徹俎脫履升坐乃羞胾醢行無算爵作無算樂賓出奏陔夏明日賓拜謝主拜賓之辱乃

息司正司正爲賓賓介不與召先生君子惟意所欲奏鄉樂亦惟所欲主人謂鄉大夫擇賓必謀于鄉先生者蓋古人年七十而致仕老于鄉里而教鄉大夫則曰父師士則曰少師是知鄉人之賢不是以就而謀之也其獻酬之節乃一獻之禮其樂與牲悉與燕禮同升坐必在徹俎後者蓋俎爲貴殺必以隆禮當之故前此皆立而行禮至坐而安燕則其禮殺故必徹俎也息勞也燕昨日執事之人也獨言司正舉尊也先生君子謂鄉中德位致仕之老爲先生不仕者爲君子次日之樂止用鄉樂者殺于昨日也

五經類編卷之十二終

五經類編卷之十三

祭祀總

易　王假有廟用大牲吉假作格萃卦辭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殺牛盛祭禴薄祭也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故殺牛反不如禴祭既濟九五

書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殷曰肜周曰繹昵親也謂禰廟也高宗肜日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肇始稱舉也殷禮盛禮也秩序也無文祀典所不載也周公告成王言洛邑既成當如衆盛祭雖祀典所不載而義當祀者皆序而祭之洛誥篇

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誠敬以奉祭祀蓋夫人有爲豆之禮故采蘩以爲菹醢也采蘩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此言大夫妻能奉祭祀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奠陳也宗室大宗之廟也牖下興也尸主也主此爲豆之事也齊敬也季少也采蘋公侯祭于都宮故采蘩之次章言公侯之宮大夫士祭于宗室故采蘋之卒章言宗室牖下　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妥安也迎尸就坐拜以安之侑勸也恐尸未飽祝勸之也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絜度也祝牲而度其色紀角正也肆陳也將進也祊廟門內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蓋孝子求神非一處既灌也以求之陰燔蕭以求之陽又使祝求之廟門內也皇尊也神保尸之嘉號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熯竭盡善勞也祝能善其事故曰工祝下七句皆祝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辭

卜予也如幾如式言福之如期而來如法而至也齊整肅也稷敏給也匡無跛倚也敕無怠忽也極者至善之理時萬時億言萬事億事皆合乎極也楚茨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烝進也壬大也林盛也賓之初筵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惠順也宗公宗廟中先公也思齊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揄者取米出臼蹂者蹂禾取穀以繼舂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此爲饎之事也謀者謀日擇士惟齊戒滌濯此言[illegible]之事也取蕭合脂而燔之此求神之事也燔以[illegible]烈以[illegible]豆此獻尸之事也

典嗣哉者使後此常常相繼也生民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嘉告者公尸以令終告主人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朋友助祭之人也言籩豆既靜嘉而助祭者又能檢攝其威儀也既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顯相者助祭之公侯多士者羣執事之人文文王也清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來至皆指助祭之諸侯此武王祭文王之詩也雝論語云以雝徹則禮樂師率學士而歌徹然則此詩亦徹祭所用而亦名徹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楅衡施于牛角所以止觸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殷牲也天子通用先王之禮諸侯則從時王之制成王以天子之禮尊周公故周公用白牡而魯公則騂剛也將將整貌毛炰爛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萬舞名閟宮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猗歎辭那多也言樂之備也簡簡和大也烈祖湯也商人尚聲雖臭味未具而和聲已足悅祖思成先祖而如成其形也那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驥不勝言威加四海龍旂諸侯助祭者之旂也承大糦奉黍稷也元鳥

禮記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燔黍者以黍加于石上而燔之捭音百捭豚者擘析豚肉加于石上而熟之汙尊者掘地以盛水抔飲者以手掬而飲之蕢桴以蕢爲鼓槌土鼓築土爲鼓也

後聖有作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是謂承天之嘏 太古無酒用明水行禮後王重古名爲元酒設于室內至近之地醴者醴齊醆者盎齊二者後世所爲故列稍下粢醍者醍齊澄酒者沈齊二者以漸而下祝者主人使祝致詞于神嘏者尸使祝傳神意以致福于主人也

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元酒三句法上古之禮孰殽以下中古之禮合莫者契合于冥漠之中也禮運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禘亦春祭之名誤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

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致齊專致其精誠故以內言散齊屏除其外緣故以外言祭統云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是先散齊而後致齊也致愛指上文不忘三句致慤指見乎其位三句）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

下其氣發揚于上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焄蒿言鬼神感觸熏蒸人悽愴言使人精神悚惕祭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言內盡于己而外順于道也（盡己之謂盡其誠敬） 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于祼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此周道也（周人尚臭故重祼聲之中以人聲爲貴故重升歌武宿夜武舞曲名言王伐紂宿于牧野士卒皆歡舞以待旦因以名曲）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

（室事即少牢下篇有司徹謂上大夫本位賓尸之禮）

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祭統）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此節是上大夫之禮室事者正祭之時事尸于室此時室外之人送餴至戶室內人即戶受之堂事者正

祭之後賓尸于堂此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人即階受之逮闇者昧爽以前質明正明也子路晷頻文而金恭敬故孔子善之禮器）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繭栗者如繭如栗用犢也握者長不出一握也王制）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歲時君召牛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孝也（養獸之官周禮牧人是也吉然後養之謂在滌三月周禮充人掌其事君巡牲欲有司加意護惜也祭義）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元頭也武足跡也） 豕曰剛鬣

豕肥則鬣剛豚曰腯肥豚小豕也腯充滿貌羊曰柔毛羊肥則毛柔雞曰翰音雞肥則聲長犬曰羹獻犬肥可爲羹以獻雉曰疏趾雉肥則趾間張兔曰明視兔肥則目開而視明脯曰尹祭尹正也言割方正槀魚曰商祭商度其燥濕之宜鮮魚曰脡祭脡者脡然而直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薌與香同黍熟則香氣不散粱曰薌萁萁粱之莖粱亦香稷曰明粢明者精而潔稻曰嘉蔬蔬作疏立苗疏則茂盛韭曰豐本根本豐盛鹽曰鹹鹺謂鹽味濃厚玉曰嘉玉無瑕之玉幣曰量幣中廣狹長短之度上二十一物皆祭品之嘉號即周禮大祝所掌記者備載其名非必一祭並用也曲禮下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尊罍彝詳註並詳灌獻條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爵所以獻酒琖用玉飾斝畫禾稼爵爲雀形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灌尊即彝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勺所以挹酒龍者畫爲龍形疏者刻鏤疏通蒲者爲蒲草之形皆刻于勺之柄頭有虞氏兩敦夏后氏四璉殷六瑚周八簋四者皆盛黍稷之器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俎者盛牲之器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楬豆木質無飾獻即犧也明堂位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好羞者生時所嗜如文王之昌歜曾晳之羊棗是也亨人共祭祀之太羹鉶羹太羹淡肉汁鉶羹加五味甸師共粢盛共蕭茅野果蓏之薦蕭以祭脂茅以縮酒以上皆天官鬱人掌祼器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鬱人鬯人詳灌獻條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祭陳之既事藏之陳之以示能傳藏之以示能守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在焉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註詳廟制條以上皆春官凡祭祀所用之物各有職掌大槩附序事

條後

左傳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漢太初以前以啓蟄爲寅月中氣龍見在巳月始殺者酉月閉蟄者亥月也桓五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

成民謂養民告者告神之辭不疾瘯蠡言皮毛完潔粢嘉栗旨酒言有嘉善嚴敬之德以將其美酒三辰謂孚以下皆言成民之事此所謂祝史陳信于鬼神非諂舉以祭者也桓六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言鬼神推享有德未必據虞而吐晉僖五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郊廟祭肉皆稱膰脤者宜社之肉成十三

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隱三

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濟澤二句言取蘋藻于阿澤之中宗室宗廟也季蘭佩蘭之少女尸主也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襄二十八

國語聖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此與祭法所載同魯語九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

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夫子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芰背忌芰也屈建屈到之子楚語三 按周禮庖人供祭祀之好羞凡生時所嗜祭時薦之禮也屈建之去芰非禮也

郊禘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于太廟而以始祖配之郊者以始祖配天祖謂祖其有功宗謂宗其有德愚按以序推之虞夏殷三代禮文皆誤當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顓頊祖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顓頊祖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其初蓋宗文王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祭法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爲公其衰言周公之教因子孫之僭禮而衰禮運

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魯郊之說不同杜預以爲在寅月蓋以啓蟄而郊爲據也鄭元以爲在子月蓋以季夏之禘推之也石林葉氏曰魯雖得郊不得同于天子故止有祈穀之郊安得以孟春爲子月哉朱子釋閟宮篇亦從杜氏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

玉瓚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加以璧角璧散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于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白牡註詳祭祀條犧象之屬註詳灌獻條玉豆者以玉飾豆也篹音纂雕篹雕籩也加謂夫人亞獻璧角即瑤爵璧散則亦用以獻尸者也升歌二句言堂上工歌清廟之詩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也冕者周制故用以舞周樂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廣魯于天下言廣大其國之禮樂以示天下也明堂位

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祭法所言大同小異蓋祭法收國語之文而易其前後也彼言有虞氏郊嚳宗堯而此言郊堯宗舜者彼以舜在時言之而此以舜之子孫言之也魯語九

○夏后氏郊鯀辨

禹之天下受之舜舜郊嚳而宗堯則禹當郊堯宗舜而乃郊鯀何也曰此必夏之中葉也禹受舜禪則奉舜祀迨其後以天下爲家于是乎始自祖其祖

史云夏之郊鯀於子嚴

其郊鯀也不在啓之時則在少康中興之時也斯時郊鯀宗禹而郊堯宗舜則爲之虞思之國矣及商存二代之後于是虞郊舜而杞郊禹是天子之事守也然則禹之于鯀宜何如曰別立廟以祀之而已 說本金仁山

○魯郊禘辨

魯之郊禘戴記謂成王賜之伯禽受之劉氏意林則據呂覽所載謂惠公請于平王于是始得用之

論者多疑戴記以爲成王賢主欲尊周公而陷公于不義成王必不爲且周公爲制禮之宗而伯禽親受周公之訓即使成王賜之伯禽亦必不受此必意林之說是也然以理度之終以戴記爲長汪克寬曰齊桓晉文輔翼襄王其功甚大不過召伯賜命尹氏授策而已豈以魯惠之無功而遽賜之耶若以爲惠公自僭則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文公遂不敢請孰謂惠公而敢僭之耶程伊川胡文定朱文公皆信戴記必有所見意林及呂覽恐不足信也 呂覽云惠公使宰讓請郊廟禮樂于平王平王使史角往魯惠公止之是周不與之也不與而仍之論者以爲惠公止歸于僭故有惠公自僭之說

○魯禘論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魯而有禘悖禮甚矣而明堂位以爲褒魯祭統以爲康周公是何言與禮運記孔子之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此定論也夫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禘于太

廟已爲非禮然猶曰爲文王周公設也乃其後更有不可解者如禘于莊公禘于武公之類與文王周公全無關涉而亦用其禮物何所取義且禘之期以夏令四月爲正而閔公二年禘以五月僖公八年禘以七月昭公十五年禘以二月定公八年禘以十月春夏秋冬雜亂無常尤爲可怪或問禘之說而子曰不知誠有不欲言者乎 五月者夏之二月七月者夏之五月二月者夏之十二月十月者夏之八月無論周令夏令總是四時皆禘矣

郊祀 南北郊之禮 郊社之禮

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受終之後遂祭上下神祇以告攝位天之常祭曰郊因事而祭曰類以其禮之類于郊也禋者精意以享之謂六宗者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山川五嶽四瀆之屬遙望而祭之故曰望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舜典

太保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位成三月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攻治也位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也郊謂郊壇孔傳云郊以后稷配故用二牛社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召誥

詩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木豆盛菹醢瓦登盛太羮香氣始升而上帝已安享之言應之速也生民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祭天用特牲而言維羊維牛者配者之前仍有羊豕也右謂神靈降在牛羊之右伊嘏文王言能錫福之文王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陳氏謂天即帝也郊而曰天尊之也故以后稷配明堂而曰帝親之也故以文王配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者也 周人一歲祭天者九冬至報本孟春祈穀季秋享帝此外又有龍見之雩五時迎氣之祭冬至孟春皆稱郊季秋不稱郊者以其不于郊壇而于屋下也我將

禮記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故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百貨可極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天子太社在王宮之右故曰祀社于國禮運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享帝于郊事天事地郊社是也中平也成也巡狩至方嶽必升進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天吉土郊壇也禮器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尊而無爲不可主以事故以日爲之主埽地而祭用藁秸爲席陶與匏器之質者祭天地皆用陶匏故併言之犢未有牝牡之情故曰誠周家始郊冬至適遇辛日故後遂用辛卜郊謂于冬至之月卜三辛之吉者而用之告于祖廟故曰受命卜于禰宮故口作龜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上郊與社之

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不吉謂牛傷以為猶言即用滌者牢中清除之所滌祭前三月卜牛之吉者而養其二于滌中一以祀上帝一以祀后稷若帝牛有變則代以稷牛其稷牛則更以他牛代蓋稷牛但取備用不必在滌三月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

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陰明謂通陰氣美報者美善其報之之禮謂丘乘供粢盛用則畢作之類郊特牲

郊之禮冬至祀天在圜丘孟春祈穀亦在圜丘力時迎氣各在當方之郊其他因事祭告重者亦稱郊社者則曰類社之禮一祭于仲春一祭于秋一祭于孟冬其他因事祭告重者亦稱社禮者則曰宜凡祭用特牲社用太牢郊之日用辛社之日用甲郊以后稷配社以句龍配郊則神南面君北面社則神北面君南面　右各條皆郊社之禮

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泰即圜丘泰折即方澤折者取磬折之義燔柴者合牲與玉幣而燔之瘞埋者取牲與玉幣而瘞之也周禮牧人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而此總言用騂犢郊詘謂因天而遷言之其實不同陳澔謂周尚赤故皆騂也祭法　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栗者如繭如栗蓋言犢也　此南北郊之禮

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璧琮等制詳圭璧條禮天以冬至禮地以夏至禮四方以四立日春官大宗伯　司服掌王之衣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註詳述冕條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

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註詳樂制條　此亦南北郊之禮

典瑞掌玉器之藏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圭兩圭註詳圭璧條上帝在五方之大帝　大宗伯云以蒼璧禮

大以黄琮禮地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葢二至之祭用蒼璧黄琮其他祭天地用四圭兩圭

○天地以分祭爲正

天地分合祭之說先儒聚訟不决考之于經合祭絕無明文而分祭則見于二禮從來主合祭者皆據昊天有成命之篇詩序以爲郊祀天地也然而此說殊可疑是詩也叔向以爲道成王之德其言見于周語今觀詩中明明頌成王則叔向之言不誣矣即依序說解之孔穎達謂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皆用此詩爲樂歌既分南北郊即不得云合祭也蘇長公又謂舜之受禪也由類帝而徧羣神武王之克殷也由柴而及望山川百神皆祭豈有獨不祭地祇之理此又不然無論書之所言原無祭地明文即使祭地亦未必同日即使同日亦是因事告祭不得爲常禮以告祭律正祭未爲定論也總之無明文者不可臆斷特就明文爲據則大司

樂冬至圜丘禮天夏至方丘禮地固分祭之驗也其在祭法則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亦一證也朱子曰古時天地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一時共祭之理觀此則分祭之說爲長 叔向之言見周語第二十九篇

信齋楊氏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義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故以冬至祀天神所以順天道而報天也其地在南郊就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故以夏至祀地祇所以順地道而報地也其地在北郊就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武王之伐殷也告于皇天后土又庚戌之日柴望並行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社于新邑凡此或同日而舉或越日而舉所謂告祭也蓋特祭天地其禮一而專故既有定時又有定位並祭天地其禮要而簡故不拘其時不拘其

位即舉至卑社亦可以該地祇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然後世人主欲行南北郊之禮者不以南郊爲難而以北郊爲難何也儒者謬誤之說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而祀地之服無明文賈公彥乃妄爲之說曰祀地亦服大裘可知崔靈恩孔穎達杜佑亦爲此說豈有夏至之時而可服大裘哉議禮者病其不可行于是始有請于冬至南郊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

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証地之正祭者矣若蘇軾所言是也因一時謬誤之言而欲廢祭地之大典其可乎然則祭地之服宜何服唐長孫無忌曰郊特牲言郊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與大裘異故孟夏迎夏龍見而雩歷代惟服袞章斯言也夏至之祭在其中矣 按司服言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而郊特牲言郊之日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二者不同何也長樂陳氏曰內服大裘所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所以致其文飾據此則袞衣蓋加于裘外也但冬至報本孟春祈穀兩服可以並用至于迎夏以後大裘自不可用矣 又按周禮祭天王乘玉輅建大常郊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二者亦不同山陰陸氏曰乘玉輅建大常者郎道之車也乘素車建大旂者郎事之車也祭天之禮固有兩車兩旂也然則祭天之有兩服當亦所用之不同故禮家以大裘爲初行禮之服裼袞爲升丘之服

○地與社有辨

朱文公不信北郊之說而取胡五峯之言以爲經文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然考之諸書地與社槩然不同山堂考索云地者后土之總稱社者地祇

之屬而非即地猶五帝爲天之尊神而非即天也所以地爲大祀社爲中祀祭地則用騂犢祭社則用太牢祭地則用七獻祭社則用三獻祭地則服袞衣祭社則服希衣祭地則以后稷配祭社則以句龍配王制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地與社之不同明矣吳澂云祭地之禮北郊方澤爲至重惟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于社天子而下皆得行之斯言最爲明確經傳中有天與地並稱者此

[illegible]子曰凡祭天地山川之類皆不言尸[illegible]凡所謂[illegible]氏迎尸[illegible]以后稷配[illegible]

南北郊之禮也其禮地與天敵有郊與社並稱者此郊社之禮也其禮社不與郊敵今人弗深考遂謂社即是方澤誤矣。祭祀之禮天地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嶽瀆社稷五祀為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為小祀細分之則大祀之中天地又大于宗廟中祀之中社稷又次于嶽瀆用八祭地獨夏至祭于方澤此外或告或祈或報皆祭于社

○郊祀考

祀天在南郊之圜丘其地去國五十里前期三月卜牛之吉者而養之于滌中前期十日乃卜日戒百官族人各共厥職遂習射于澤宮選士之賢者與祭王乃致齊于路寢之室前期三日卜尸及賓祭之時神席在圜丘南面配以后稷王服大裘而立于圜丘北面大司樂奏圜鍾為宮以下之樂以降天神次積柴于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實牲體玉帛而燔之此奏樂與燔柴謂之二始次掃丘壇而祭王裼裘而升丘尸前薦蒼璧薦血腥及籩豆簝王乃以匏爵酌泛齊獻尸次大宗

[illegible]

伯攝王后亦以匏爵酌醴齊亞獻是為朝踐二獻每獻奏樂一成次薦熟于神前薦畢王酌盎齊獻尸大宗伯酌緹齊亞獻是為饋食二獻尸乃食食訖王更酌泛齊酳尸亦謂之朝獻大宗伯更酌緹齊亞酳亦謂之饋獻諸臣為賓者更酌沈齊以獻通前共為七獻七獻既畢舞六代之樂其樂章用昊天有成命大裘無章元冠無旒尚質也尸服亦然凡天地之祭其器陶匏其羹不和其[illegible]越[illegible]其八尊以疏布冪之皆尚質之意也

祭地在北郊之方澤其地亦去國五十里祭之時祇席在方丘北面亦配以后稷王服袞衣而立于方丘南面大司樂奏函鍾為宮以下之樂以致地祇次王親牽牲而殺之次取血與玉幣而瘞之此奏樂與瘞玉亦謂之二始尸前薦黃琮其五齊七獻及前期卜牲卜日之屬悉與祀天同祭地祇于北郊見孝經緯后稷既配天于南郊又配地于北郊以后稷為天地之主也自成湯以來以周棄配稷至周則棄為始祖尊之以配天地其配稷之祀仍如故或謂方澤以姜嫄配其說起于王莽王莽引大司樂

享先妣之文以為姜嫄配北郊此不通之論也

社稷

詩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齊明明粢也。方者四方之神。疏云、大司馬言仲秋祀方、是方祭在仲秋也。甫田序言秋報社稷、是秋亦祭社也。甫田

禮記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牛羊豕皆具謂之太牢、有羊豕而無牛謂之少牢。王制

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元日甲日也。命民社、使民祭社也。按大司馬仲春祭社、則天子祈社亦在仲春。

孟冬之月、天子大割祠于公社。割祠謂割牲以祭社、以上公句龍配社、故曰公社。月令

魯語觀社篇土發而社、收斂而社。土發謂春分、收斂謂孟冬。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大[illegible]泰疏曰、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在耤田。國社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耤田。成羣立社者、居滿百家則得立社。凡爰大祭冬大蜡春祈穀皆在大社。若王出告行反而舍奠祈禱田大故及天災祈禱行軍宜社釁社主以從、皆在王社。國社侯社倣此。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請致千社。杜註云二十五家為社。此里社也。祭法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左陽而右陰、位宗廟于左、亦不死其親之意也。祭義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

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野田主者山神依樹木爲主也名其社與野如地宜松即名松社之野之類　尚書亡篇云五社之制東社用栢西社用栗南社用梓北社用槐大社用松　詩東山篇云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註云栗春周土所宜也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血祭謂取牲血以祭　凡祭社壝用大罍鬯人　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肆師

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有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后土爲社者句龍爲后土之官死而配社也烈山氏神農也自夏以前稷皆祀柱至成湯以周棄代之昭二十九　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所謂厲山氏即烈山氏農即柱夏之衰當作商之興

季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用人者殺人以祭亳社殷社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周社故成季將生占云間于兩社昭十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齊俗因祭社而蒐軍實以示軍容故可觀莊公如齊觀社即觀其蒐衆也襄二十四

按定公六年陽虎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是社爲誓衆之地也周禮地官媒氏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是社爲折獄之地也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是社爲行戮之地也今齊人蒐衆于社是社又爲講武之地也

○社稷考

社所以祭五土之祇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穀非土無以生土非穀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凡王與諸侯之社皆有三其二社所以行祈報之禮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義王之大社用徐州所貢五色土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覆以黃諸侯則于始封之時天子分大社之土與之各按其方之色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之立社天子之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位皆在雉門外之右其壝北向其制不屋其表各樹其土之所宜木其主以石爲之稷之位在社西有樹而無主先王之祭社稷一歲三舉仲春祈穀一也秋而報功二也孟冬大割祠于公社三也此常祭也天地大災則有類祭大故則有禰祀君行則有宜此非常祭也祭之常者日用甲牲用黝幣用黝土及尸皆服希冕其酌

獻之節三其樂則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若遇災而祭不過用幣而已春秋時或日食而用牲于社或大水而用牲于社皆非禮也五土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稷者五穀之一穀神獨以稷名者以其得天地中和之氣也古者祭社必及稷而經傳多不言稷省文耳勝國之社又謂之誡社所以戒亡國也勑祭見小宗伯彌祀見大祝日食用牲大水用牲見莊二十五 天子諸侯以下卿大夫有采地者亦立社六鄉之中則有州社六遂之中則有縣社州縣皆二千五百家下此又有百家之社有二十五家之社

六宗

書禋于六宗六宗謂日月星四時寒暑水旱也舜典

禮記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泰昭壇名時謂四時相近作祖迎祖送也仲春晝送寒于坎迎暑于壇仲秋夜送暑于壇迎寒于坎日者君象故祭日之壇名王宮月出于夜故祭月之坎名夜明幽者言其隱而小雩者吁而求雨之謂祭法

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者實牲于柴而燔之也大宗伯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璧者禮神之玉用圭而以璧爲邸也典瑞

國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註詳祛天條會部二十九

望祀

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視謂視其牲器之數王制

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惡池作滹沱，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此言祭禮有漸次。由卑以達于尊也。禮器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河爲源海爲委學記

左傳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哀六

公羊傳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不在其封內則不祭。三望者何。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也。胡傳天子有方望。諸侯祭封內山川。魯僭用重。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雖不在其封內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范甯註穀梁以海岱及淮爲三望。因魯在徐州。故據徐州言之也。僖三十

○望祀考

望祀或在郊天之後。舜典類上帝。望山川。及春秋三書不郊猶望是也。或在巡狩之時。舜典柴望于岱宗。及王制五年一巡狩。柴而望是也。或舉于禱告之際。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四望之類是也。然望雖以名山大川爲主。其實亦兼小山川。詩時邁篇言懷柔百神。公羊言方望之事無所不通。則望兼大小之神可知矣。至于典瑞四望與山川異玉。大司樂四望與山川異樂。則又分而言之也。四望之說不同。鄭司農註大宗伯以日月星海爲四望。鄭康成以五岳四瀆四鎮爲四望。按日月星不得稱望。則後鄭之說爲長。

望祀爲兆于四郊。其牲各放其方之色。其樂姑洗南呂大磬。其玉兩圭有邸。其服毳冕。其位置茅以辨之。而植表于其中。周禮男巫所謂旁招以茅。晉

語所謂置茅蕝設望表是也又男巫掌望祀望衍

鄭氏謂望祀有牲與粢盛望衍則用幣致神而已

祭山川謂之望以其遙望而祭之也又謂之旅爾雅云旅陳也言陳設其祭禮也其玉幣埋于山足謂之庪埋于山上謂之縣或曰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四望禹貢荊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以水災故耳

○旅泰山

魯有三望泰山居一禮器云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蓋泰山在齊魯封內故得主其祭又鄭衛二國各分湯沐邑于泰山之旁天子東巡狩皆助祭泰山蓋鄭衛所分皆是別邑故但得助祭而不得主祭季氏之旅泰山是鄭衛之所不敢主者而季氏主之也况以齊魯二國相較齊之强家悍族更甚于魯今齊臣不聞旅泰山而季氏旅之是欒高崔慶之所不敢干者而季氏干之也擬諸嶽視三公之義儼然鄰邦之天子合諸境內名山之禮居然齊魯之二侯矣按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則平日

亦祭泰山可知然畢竟非分內之祭故杜註但言助祭

雩祀

禮記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用盛樂謂鞀鞞鼓琴瑟管簫干戚戈羽竽笙箎黃鐘磬柷敔十九物並作也百縣者畿內之邑百辟卿士謂古上公如句龍后稷之屬也月令

周禮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皇析五采之羽爲之地官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春官

左傳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龍見者建巳之月蒼龍之宿昏見東方　胡傳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耳魯諸侯而雩帝故特謂之大雩　桓五

穀梁傳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　成七

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冬大雩非正也其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者謂旱請者也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大夫而請焉書時則其詞緩書月則其詞急雩急于得雨故以書月爲正也應上公即左傳所謂五行之官封爲上公者也定元

○雩祀考

雩有二有常雩有因旱而雩龍見之雩常雩也秋大雩及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之類因旱而雩也雩所以用龍見之月者巳月乃陽九之時陰氣難達故雩祀作焉春秋非無龍見之雩也以爲常事故

不書耳其書雩者二十有一皆在七八九月蓋周之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七月正百穀望雨之時遇旱則必雩以求雨左傳以秋雩爲不時失之矣惟成公七年冬大雩乃爲不時故穀梁傳云冬無爲雩也若冬春遇旱有禱無雩上辛二句見昭二十五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此雩祀所以多在七八九月也天子大雩爲壇南郊之旁而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用盛樂諸侯以下雩上公用歌舞而已

五祀

禮記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上二句舉重以槩輕，據曲禮下篇，天子諸侯亦祭五祀，不獨大夫。五祀者，戶竈中霤門行也。王制

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中央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月令

王立七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泰厲、戶、竈。諸侯立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門、行。適士立二祀，曰門、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戶或竈。司命者主督察之神，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祭法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忌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奧，竈也。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燔柴祭之。此祭天神之禮，至于宗廟之祭，尸食竟，則祭奧神，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饗爨，不過盛食于盆，盛酒于瓶而已。今弗忌以爲奧是火神，亦燔柴祭之，非禮矣。文仲不能正弗忌之失，故孔子以爲不知禮。老婦先炊也。禮器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五祀辨

鄭必曰乃望調曰門戶在內門在外大宗伯說亦以井易行遂家承從此說

五祀之說，月令以戶竈中霤門行爲五祀，白虎通及劉昭范曄以戶竈中霤門井爲五祀，路史謂商人五祀有井無門，而祭法又有七祀至一祀之分。諸說孰是？按戶即兼門，而井不可廢，則路史之說是矣。以井易行，其說亦通。月令五祀獨不及井，頗爲未安。至于祭法所言，則他書不見，鄭氏謂商制五祀通于上下，周則有若七若五差等之不同。然考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是天子亦止于五祀也。士喪禮疾病則禱五祀，是士亦有五祀也。五

祀之通于上下，非獨商制明矣。呂氏謂祭法所言悖妄不經，不足信也。月令之說，楊慎以爲行即是井，八家同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然竈主八家，恐難通于大夫以上，于義竊未全。祭法之說，鄭註引漢制春秋祀司命山厲，山神即厲也。據此則司命與厲古誠有之，但由七至一之說終未可信。

淮南子曰：有虞氏祀先中霤，夏后氏先戶，殷人先門，周人先竈。按此則媚竈之說誠非無本，但謂殷人先門，似不如路史之確。

○五祀考

祭尸與中霤在廟堂中設席于廟室之奧祭竈與門行在廟門外設席于西室之奧祭之次第皆先設主而祭于其所既祭移主于奧筵上乃迎尸至奧即席而坐復祭之尸主中霤主北向門主行主南向竈主西向其牲則諸侯特牛大夫特羊與羞羣之西南隅詩采蘋蘋所謂牖下是也饒雙峰曰五祀必先祭于其所親之也後祭于奧尊之也止祭于其所則近于褻止祭于奧又非各神所棲故兩祭之

蜡臘

禮記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天宗日月星辰也公社說見社稷條祭天宗與公社之屬即合聚索饗之謂此蜡祭也 按蜡祭之禮凡日月星辰之神及山林川澤之祇皆祭而所重者則惟八神月令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蜡祭八神一先嗇神農也二司嗇后稷也三農古之田畯教田者也四郵表畷田畔郵亭田畯所居之以督耕者也五貓虎能除鼠豕者也六坊田間隄防也七水庸田間溝洫也八昆蟲螟螽之屬也伊耆氏謂堯十二月謂亥月迎貓虎者爲貓虎之尸而迎之也坊與水庸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土反其宅四句是祝詞 熊氏曰八蜡之中百種居第三而昆蟲不與此經之所文鄭氏增昆蟲而去百種非也昆蟲毋作乃祝神去昆蟲耳豈祭昆蟲乎張子雖用百種而序之于末亦非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歲功于此而終故爲素服以送之是禮之次也黃衣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蜡祭皮弁素服此祭黃衣黃冠月令臘先祖五祀即此祭也八蜡以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移者寬縱之意歲豐則財可寬于用也餘詳凶荒條郊特牲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子貢言舉國若狂方且可惡不足爲樂孔子言農民百日勞苦而一日歡樂先王自有深意雜記下

周禮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索鬼神謂蜡祭以禮飲酒行鄉飲酒之禮也地官籥章掌土鼓豳籥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註詳農事條春官

○蜡臘辨

蜡與臘是兩事禮書曰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此蜡祭也又言黃衣黃冠而祭此臘祭也月令言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此蜡祭也又言臘先祖五祀此臘祭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以二者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記之孔而蔡邕獨斷乃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曰臘以蜡臘混而爲一鄭元註臘先祖五祀遂沿其誤云此即周禮所謂蜡祭邢昺疏論語以黃衣爲蜡祭之服蓋亦沿其誤也

羣小祀

禮記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四方者百物之神方有四而位則八若乾西北艮東北坎正北震正東皆陽位也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位也故有坎有壇而各以四祭法

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槱燎者燔柴升烟司中司命文昌二星飌師謂箕雨師謂畢此皆天神也貍作埋祭山林即埋牲于地祭川澤則沈牲于水疈音匹披牲胸曰疈磔曰辜祭四方百物即蜡祭也此皆祭地宗也春官大宗伯

○社祈方報

古者言社必及方甫田篇言以社以方雲漢篇言方社不莫大司馬言春祭社秋祀方蓋社為民祈方為民報也

九經類編卷之十三終

五經類編卷之十四

廟制

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廟制親盡則遷惟有德之主不遷故曰可以觀德咸有一德

詩閟宮有侐實實枚枚 閟深閉也侐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礱密也此美僖公修廟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斷者斷以刀鋸度者度其長短曼長也若順也顧民望也閟宮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丸丸直也方者方以繩墨虔者截以刀鋸梴長也旅衆也楹柱也閑大也此為高宗立寢廟也殷武

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 大夫之太祖謂始為大夫者祭法以父祖曾為大夫之三廟彼所言者廟制此所言者殷制也士一廟謂侯國之中士下士祭法所謂官師一廟是也若上士則有二廟王制

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有二

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考父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高祖考爲四親廟。五世六世祖爲二祧廟。始祖爲百世不遷之廟。祧廟一年四祭。故云享嘗乃止。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按壇墠以下。記者欲別于享嘗之文。故云然。其實三年大祫。羣祧一槩祭及。但未及大祫之期則如此祭所云耳。祭法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三家出自桓公。遂立桓公之廟。是大夫祖諸侯也。諸侯祖天子。如魯祖文王。鄭祖厲王。皆是。至于宋祖帝乙之類。又當別論。郊特牲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鎭大寶器藏焉。

喪祭陳之。既事藏之。　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在焉。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凡先王之廟。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有司謂宗伯。祧卽二祧廟。守祧之奄凡八人。七廟及姜嫄廟各一人。黝黑飾。堊白飾也。春官　凡廟各有寢。惟祧廟無寢。祭亦無尸。

左傳世室屋壞。書不共也。世室者。魯公之廟。不修而壞。著文公之罪也。文十三

立武宮。非禮也。明堂位以武公之廟比周之武世室。然考公穀二傳。則公羊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則武公不得爲世室明矣。既不得爲世室。歷十一世而猶立其廟。故曰非禮。成六　魯有世室。又有武宮煬宮。又桓宮僖宮。至哀公時猶存。是五廟之外。復有五廟也。又成十八年晉悼公朝于武宮。武公至悼公已十世。昭十七年晉中行穆子獻俘于文宮。文公至頃公亦十世。而其宮猶存。則當時諸侯之廟。親盡不毀者多矣。

穀梁傳　丹桓宮楹。刻其桷。○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斥言桓宮。惡莊也。黈偷上聲。黃飾也。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莊公不念父讐。欲娶齊襄公女。飾廟以誇示之。故曰惡莊也。莊二十四　明堂位云。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天子之廟飾也。復廟謂上下重屋。重檐謂檐下復有板檐。以禦風雨。刮楹謂以密石摩柱。達鄉謂每室四戶八窗。窓戶相對。此天子之制。而魯效之。

○廟制辨

錢梅仙曰。天子之廟七。不可益。亦不可損。所謂七廟者。高曾祖考親廟四。五世六世祧廟二。始祖之廟一。孔子所謂自虞至周之所不變者。此制是也。四親與始祖。每月一祭。二祧一年四祭。二祧以上。遷而爲壇。遷而爲墠。遷而爲鬼。漸遠漸疏。而禮亦漸殺。獨有功德之主。親盡不遷。故周立文武世室

不已朝而日世室亦以廟制不能加于七耳或謂周立九廟如九廟可立何必又爲世室之名哉劉歆謂七者正數其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在殷則成湯而下爲中宗高宗祖甲在周則爲文武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也至于二祧廟爲五世六世祖卽王肅所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而韋元成之徒則云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此大謬之說也蓋文武在共王

時猶在七廟之內至懿王孝王別立二世室則在七廟之外左傳載景王之言曰余敢忘高圉亞圉朱子謂武王克商增立二祧于二昭二穆之上祀高圉亞圉則七廟之立自武王時已然如合世室而始足七之數是周止五廟矣豈周家制禮竟下同于諸侯之制乎必不然矣從來稱殷有三宗而不敢成湯于理未安

按國語及祭法皆言殷人祖契而宗湯則湯固殷宗不獨三也據商頌則湯實稱祖故賀循云殷有二祖三宗然則殷之特廟蓋有四矣

〇廟制考

廟之外爲都宮諸廟在內各有門堂寢室牆宇環之太祖居北其餘以次而南廟皆南向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若羣廟之主合食于太廟則惟太祖東向羣昭皆列北牖下而南向羣穆皆列南牖下而北向若禘祭則于太廟中特設太祖所自出之帝于東向而太祖退居南向以配之太祖之主不遷其餘親盡則遷若遷昭之首廟主則以次

廟末廟之主遞遷而上而以新主祔于末廟遷穆廟之主亦然總之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有時子在三昭父在三穆似乎倒置然廟有門垣各全其尊不以左右爲尊卑也凡遷主必毀其廟穀梁傳云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謂更而新之移世其主也古者遷主皆入于太廟之東西兩夾室至周則王季以上之遷主入于太廟文王以下穆之遷主入于文世室武王以下昭之遷主入于武世

室。凡藏主。必藏石室之中。左傳莊十四年。鄭原繁云。我先人典司宗祏。所謂宗祏者。宗廟中藏主石室也。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見禮緯稽命徵

禘祫

禮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謂始祖。禘其祖之所自出。如虞夏之禘黃帝。商周之禘帝嚳是也。大傳 此條是禘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大饗。大祫也。腊用麋。籩豆所爲品味。

皆四時和氣生成。納侯邦所貢之金。示諸侯親附也。諸侯來朝。加璧于束帛之上。即比德于王之意。見情者。見金爲人情所同欲。與衆共財。言天下公共之物也。自三牲以下。至丹漆等物。皆侯邦所貢。無常貨。謂要荒之國。或來納貢。亦必薦之。以示能致遠物。但不以爲常耳。出者。諸侯助祭而出也。肆。當作陔。禮器

公羊傳。大事于太廟。○大事者。大祫也。大祫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五年殷祭。即禘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諸經無明文。蓋漢儒從公羊傳推出也。文二 上二條是祫

○禘祫大小

馬端臨曰禘祫之說諸儒聚訟論年之先後則或謂先三而後二或謂先二而後三辨祭之大小則或謂祫大于禘或謂禘大于祫或謂禘祫一祭而二名卒無定論求之聖經禘祫之文又不詳特就明文論之則禘祫之大小固可知也禮不王不禘虞夏皆禘黃帝以顓頊之所自出也商周皆禘帝嚳以稷契之所自出也至于祫則及始祖而止矣豈非禘大祫小乎若夫祭之年數則經無所據學者當闕其疑不可據漢儒臆說也（先三後二鄭康成高堂隆之說先二後三徐邈之說祫大于禘亦鄭康成之說禘大于祫馬融王肅之說一祭二名賈逵劉歆之說鄭康成云春秋書祫曰大事于太廟書禘曰禘于太廟而不言大事曾子問主于夫子曰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且祫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備六代之樂禘惟四代之樂則禘小于祫明矣）

〇禘祭辨

禘祭之禮其說不同陳氏曰禘之爲言取審諦昭穆則頌之雝詩序以爲禘于太祖而歌文王又歌武王商頌長發亦禘于太祖而歌相土又歌湯則羣廟皆祭可知矣趙伯循則曰禘者特爲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止以始祖配而不及羣廟朱子以趙氏爲然其說詩亦不從小序按禘既爲大祭則羣廟自當合食程子亦主此論趙氏之說文公雖取之終非定論也至于鄭氏禘祫志以爲祭及羣祧而不及親廟尤無是理

〇大祫考（此廟祭始末後數條之總綱存之以便查閱）

大祫舉于十月前期三月先卜牲前期十日乃卜日前期三日乃筮月將祭太宰視滌濯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每廟各備一牢舂人供粢盛籩人陳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酒正供五齊三酒醢人供五齏七菹凡百官所供之品物及諸侯所供之方物畢備祭之日王及百官皆夙興將事大宗伯出高祖以下木主守祧出祧主並入太廟中大祝乃迎尸入室位設

水土之左王執圭瓚酌鬱鬯之鬯以授尸尸受之
灌地而祭之是爲一獻后以璋瓚酌黃彝之鬯以
亞獻尸亦受而祭之是爲二獻凡此二獻謂之二
始所以求神于陰也次王出迎牲入王親牽牲執
鸞刀啟其血毛告神于室有司乃殺牲尸出坐于
戶西南面主東面乃薦腥肉于尸主前王酌泛齊
獻尸謂之朝踐之獻此三獻也后于是薦朝踐之
籩豆以醴齊亞獻此四獻也堂上事尸禮畢乃遂

羹定告神于堂取蕭蒿黍稷并膟膋燔之以求神
于陽乃迎尸主入室設正祭祝詔王拜妥尸拜訖
尸遂以蕭茅祭酒名曰縮酒尸乃坐于是薦熟名
曰饋食使祝所禱于尸王酌盎齊獻尸謂之再獻
此五獻也后于是薦饋食之籩豆酌醍齊亞獻此
六獻也尸飯訖王酌泛齊酳尸亦謂之朝踐之獻
此七獻也后于是薦加籩加豆尸飲訖乃設酢席
于戶內尸卽以所獻之齊酢王尸祭餒及黍稷使
祝致嘏于王后乃以盎齊酳尸亦謂之再獻此八
獻也尸卽以所獻之齊酢后八獻之後后復薦羞
籩羞豆諸臣爲賓者酌沈齊獻尸謂之卒食三獻
此九獻也尸酢諸臣用清酒九獻畢大祝復設饌
于廟門內以求神堂上堂下六代之樂並作嫡子
及長賓長兄弟更酌沈齊爲尸加爵王又以爵獻
卿大夫士及兄弟然後行旅酬禮旅酬畢尸出君
與卿大夫士以次而餕乃徹俎班胙于異姓燕同

姓明日更以一牢繹于廟門外西塾以賓禮燕尸
此其大略也（大祫之尸凡七太祖一文一武一親廟四其二祧及毀廟皆不立尸肉汁曰羹熟肉曰定將迎尸入室故先以羹定告神也廟門內之祭卽詩所謂祝祭于祊凞獻旅酬餕餘諸臣拜後各條中　少牢禮主人將受嘏取尸餘祭于豆間謂之綏祭佐食乃摶黍授尸尸執以命祝致嘏于主人綏讀作挼　特牲禮尸未入廟先祭神于室之奧謂之陰厭之祭所設之饌尸出後徹之以餕及餕畢改設饌祭神于屋漏謂之陽厭之祭蓋神之來來自陰其去去自陽故始之以陰厭終之以陽厭此禮自天子達于士）
所用樂器大司樂宿縣及祭尸出入奏肆夏牲出

入奏昭夏王出入奏王夏后出入奏齊夏降神用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三獻之時堂上以夾鍾之調歌清廟之詩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獻后稷尸則歌思文舞韶舞獻先王尸則歌天作獻文王尸則歌清廟獻武王尸則歌執競皆舞大武三獻以下每獻奏樂如初九獻之後兼作六代之樂以上並參文獻通考及山堂考索

序事

詩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絲衣爵弁士服也紑潔貌俅俅恭順貌自堂徂基三句言執事之次第蓋禮先省器則升于堂上視壺濯籩豆之屬乃降而徂于門塾之基以告濯于主人焉次而省牲則視于門外自羊至牛復還入于基以告充焉又次而省鼎則又出門外視鼐鼎及鼒復還入于基以告潔焉在特牲饋食禮皆宗人舉之祭前一日事也絲衣

禮記太廟之內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出廟門迎牲親牽以入麗于碑用幣告神而後殺故大夫執幣從君禮器

周禮太宰贊玉幣贊玉几玉爵幣所以禮神几所以依神爵所以獻神玉用于郊社幣則郊社與宗廟通用玉几玉爵則以玉飾几爵惟宗廟用之　小宰贊祼將之事　凡大祭祀大宗伯涖玉鬯奉玉齍玉者黃琮蒼璧之屬鬯者鬱鬯之酒郊社有玉而無鬯宗廟有鬯而無玉齍作粢盛黍稷之簠簋也

○序事不外序爵

凡職事仍以爵為序如幣尊于鬯鬯尊于祼故太宰贊幣宗伯涖鬯小宰贊祼皆有一定職掌而中間以序事為辨賢者蓋平日量能授職至此各展

所長亦是務賢也

○職事大畧

宗廟之祭其職事不勝錄姑錄其大畧凡祭之前卜人卜牲卜日筮人筮尸筮賓將祭司徒奉牛宗伯奉雞司馬奉羊司寇奉犬司空奉豕甸師供粢盛及蕭茅果蓏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酒正供五齊三酒醯人供五齏七菹鬱人和鬱鬯鬯人供秬鬯庖人供好羞遂人供野牲澤虞供野蔬川衡供川物太史辨職事之位次小史敘昭穆之俎簋太宰視滌濯小宗伯省牲大司樂懸樂器祭之日雞人夜呼旦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司烜供明水明燭天府陳寶器守祧以服授尸太宰贊幣贊玉几玉爵大宗伯涖玉鬯奉玉齍小宰將祼將太僕贊牲事御僕相盥而登俎肆師表粢盛告潔展器陳告備舍人供簠簋亨人供太羹鉶羹司尊彝詔酌獻太祝掌祝及號小祝贊奠及

徹司士掌賜爵其王后之職事內宰贊后祼獻九嬪贊后薦籩豆內宗贊后薦加籩加豆外宗贊后薦羞薦盛世婦詔后之禮節內小臣徹后之俎明水取之于月明火取之于日明燭者以明火爇燭也贊牲事者王將刲牲則剪其毛而贊之此太宰之職而太僕亦贊之相盥登俎者相王潔手而升牲體于俎也賜爵者旅酬之爵外宗者外姓之女官蓋羞謂進黍稷徹后之俎者祭時后登俎于房既事則徹之也

灌獻

詩祭以清酒從以騂牡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祭以清酒灌地以求神也從以騂牡出迎牲也鸞刀刀有鈴也啟毛以告純也取血以告殺也取膋以升臭也信南山

禮記有虞氏祭尚氣血腥爓祭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既奠然後焫蕭魂氣歸天形魄歸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血膋爓祭謂先以血詔神于室次薦腥肉及爓肉于堂臭味未成謂牲未殺滌蕩宜播也鬯者以秬黍為酒芬芳條鬯再擣鬱金汁和之則香氣滋甚用之以灌使其臭下達所以求神于陰也蕭合黍稷者取蕭蒿合黍稷并膟膋燔之使其臭上升既奠謂薦熟之時焫作熱此所以求神于陽也殷人先焫蕭而後灌鬯周人先灌鬯而後焫蕭 膟膋腸間脂也特初秋時祝取膟膋燔于爐以告神及薦熟時合蕭與黍稷而燒之詩所謂取蕭祭脂是也郊特牲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二端謂氣與魄二禮謂朝獻與饋熟見作間雜也朝獻之時取膟膋而燔燎之又雜以蕭蒿之烟光所以報祖考之氣也俠甒兩甒也饋熟之時薦黍稷羞肝肺首心雜以兩甒醴酒合諸初時灌地之鬱鬯皆所以報祖考之魄也祭義 獻之屬莫重于灌重灌祭統 周人尚臭故

周禮肆師掌築鬻築擣也鬻即煮字築鬻者擣鬱金汁煮之以和秬鬯也 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和鬱鬯以實彝凡祼玉灌之陳之詔祼將之儀鬱鬯見前禮記中祼玉謂圭瓚璋瓚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宗廟用修四方用蜃祼事用概疈事用散秬鬯謂未和鬱者飾設巾也大罍瓦罍也門謂國門瓢齎取甘瓠割去蔕以為尊也修作卣中尊也蜃刻蜃形于尊祼作埋謂祭山林川澤概尊用黑漆而以朱帶絡腹疈謂祭四方百物散尊惟用黑漆 甘泉賦秬鬯泔淡肸蠁豐融註云肸蠁者濕生之蟲翠飛布散言秬鬯香氣彌滿如蟲之多也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太尊其再

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以尊盛五齊用之以獻彝盛鬱鬯用之以灌雞彝刻雞形于彝鳥彝刻鳳形于彝舟所以薦彝如今之有承盤也犧讀爲獻犧尊刻沙牛形飾以翡翠象尊刻象形飾以象齒朝踐謂三獻四獻七獻也再獻謂五獻六獻八獻也罍盛三酒陳列稍下尸醉王與后各用其所獻之齊酢諸臣用清酒故曰諸臣之所酢也斝讀爲稼斝彝畫禾稼黃彝以黃金鏤其外爲目即黃目也著尊著地無足壺尊以壺爲尊尸朝獻即朝踐饋獻即再獻追享朝享謂四月禘祭十月祫祭以其間于四時之祭故曰間祀虎彝畫虎形蜼彝畫蜼形蜼音壘獮猴屬太尊太古之瓦尊山尊畫山雲于尊也彝容三斗謂之上尊尊容五斗謂之中尊大罍容一石謂之下尊凡尊彝皆以梓木爲之而漆其中其鏤飾各不同若瓦甒太尊則瓦器也彝尊皆盛酒之器若獻酒則有獻器獻鬱鬯以瓚王用圭瓚后用璋瓚獻五齊以爵王用玉爵后用瑤爵諸臣用璧散

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也茅菁茅也所謂江淮之間一茅三脊者也縮酒者束茅而沃之以酒如神飲之也尚書包匭菁茅荊州所貢今楚不復貢故責之僖四縮酒之說有二鄭興註甸師謂束茅立之沃酒其上使滲下去如神飲之鄭元註郊特牲謂泲之以茅縮去酒滓杜預用鄭興說

○灌獻解

灌者用彝中鬱鬯之酒實之于瓚灌地以降神也獻者用尊中五齊之酒實之于爵以獻尸也凡祭之初質明而灌謂之晨灌王以鬱鬯授尸尸受之以灌地故又謂之灌尸禘祫之禮初獻王灌尸二獻后灌尸此之謂二始自後又有七獻合之爲九獻四時之祭亦然但所用彝尊各不同饗大賓亦有灌獻惟祭外神不灌蓋宗廟之祭事以人道故用灌非人道則不用獻尸之外致爵于賓兄弟亦名爲獻其所用者三酒也凡有獻必有酢通上下皆同惟灌尸二獻不飲亦不酢

○獻禮差等

獻禮有差等鄭康成云羣小祀一獻社稷五祀三獻四望山川五獻先公七獻禮器所謂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是也凡享先王用九獻祀天地亦當九獻以外神無灌故止七獻若用之于賓客則士一獻卿大夫三獻子男五獻侯伯七獻上公九獻天子合諸侯而饗禮則諸侯長十有再獻祀天以奏樂燔柴爲二始祀地以奏樂瘞埋爲二始合七獻言之仍是九節但不名九獻賓客獻禮

見大行人十有再獻見掌客

旅酬

詩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賓客助祭之人獻酬者旅酬之前賓主相獻酬也交錯者旅酬之時少長相勸交錯以徧也卒盡也度法也獲得宜也楚茨

禮記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夏禮尸當飲食則皆坐否則立而俟祭終殷則尸雖無事亦坐周家祫祭群廟之尸皆聚于后稷廟中惟后稷之尸尊不與子孫酬酢其六尸則行旅酬禮醵者歛錢共飲酒言如醵之均平也禮器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 九獻之禮灌尸二獻尸皆不飲至七獻則飲五九獻則飲七再合加爵則飲九君子其間以次獻諸臣此禮在旅酬之節即賓主相獻酬之事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群有司皆以齒 賜爵者旅酬之時賜助祭者酒也昭穆則同姓有司則異姓也 阼階之旅仍以昭穆序其同姓者則序齒西階之旅仍以爵序其同列者亦序齒祭統

○旅酬節次

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長一人衆賓無數謂之賓黨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同姓兄弟謂之主黨其

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祭之時既獻尸主人獻賓及兄弟各相獻酬然後行旅酬禮所謂獻酬者主人酌酒奉賓謂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謂之酢主人又酌酒先自飲再酌以奉賓謂之酬初主人酬賓長于西階賓受酬爵奠于席前而不舉兄弟之後生為最長者舉觶于阼階長者亦奠而不舉及獻酬既畢之後賓取所奠觶于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亦取所奠觶于西階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是為旅酬于是賓弟子及兄弟之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亦先自飲如前儀所謂下為上也賓復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復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各隨所欲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先自飲者導飲之意奠而不舉者以待旅酬也　凡擇尸孰賓皆决之于蓍尸以主人之子行為之祭統云孫為王父尸尸于祭者子行也

餕餘

禮記夫祭有餕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尸　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百官餕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施惠也廟中者境內之象也餕餘在旅酬之後牲初殺薦血腥于鬼神及燕之于俎而尸始食之是餕鬼神之餘也謖起也百官者煇胞翟閽之屬施惠之禮舉于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及于境內故曰境內之象　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以至尊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境內之民無凍餒者矣煇胞讀作運庖至尊謂尸也祭統

上祭必有尸惟獻祭祭尸丞祭初除獻尸猶未入祭禾湯祭在尸既出之後故無尸也見曾子問篇

燕毛

詩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神保尸之嘉號尸出之後諸宰徹諸饌君婦徹籩豆不遲者徹以速爲敬也燕私者燕同姓于寢也）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此言燕私之事小大稽首以下稱願主人之詞也楚茨 大雅既醉篇父兄所以答行葦與楚茨末章大旨相似）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肆陳也少者設席而坐老者加几于席使有所憑緝御使令者相繼侍側也斝亦爵也醓音貪醓之多汁者也臄從口上肉歌謂扣弦而歌徒擊鼓曰咢）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醹酒味醇厚也老人髮黃而面耇至極老則背有鮐文以引以翼願父兄以善相引以德相翼也祺吉也行葦）

○燕毛之禮獨上大夫不同

祭畢之後班胙于異姓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親骨肉也然此禮亦有不同者天子諸侯賓尸在次日故本日有燕禮下大夫與士皆不賓尸故亦行燕禮惟上大夫即于本日賓尸故無燕禮（祭之次日復設繹祭是日以賓禮燕尸謂之賓尸上大夫本日賓尸則不及行燕毛之禮見少牢下篇）

時祭

詩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吉謂諏日擇士蠲謂齊戒滌濯饎酒食也時祭之序當云祠禴嘗烝此取其叶韻耳天保

禮記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礿禴同薄也春物未成祭品薄也禘次第也以時次第而祭也嘗穀熟而嘗新也烝衆也物皆成而衆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犆特同分祭也天子之礿就各廟分祭禘嘗烝則皆合食于太廟諸侯之礿嘗烝同于天子禘則一年用特一年用祫凡時祭之祫謂之時祫天子有大祫有時祫諸侯但有時祫而無大祫

周官制度云先王制禮必象天道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祫五年之禘象閏王制

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春官

公羊傳春正月巳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桓八

○禘非時祭之名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詩經周禮公羊皆同此其無疑者也至于王制及祭統則謂夏祭曰禘祭義又謂春祭曰禘趙氏以爲此皆漢儒誤讀春秋之故蓋漢時下購書之令諸儒爭撰書以求金彼見春秋書禘時而在春時而在夏遂或謂之春或謂之夏未及相考証而其書各自行故不相照如此殊不知春秋之禘本非時祭其或春或夏則魯人行禮之失耳鄭康成註禮記求其說而不得以爲此乃夏殷祭名則亦誤也　春秋書禘詳郊禘條後

○時祭之期

時祭之期經傳不同周禮大司馬獻禽以享礿則仲夏也獻禽以享烝則仲冬也此仲月之証也祭統孔悝之鼎銘稱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廟計其時爲孟夏左傳稱閉蟄而烝計其時爲孟冬此孟月之証也孔安國洛誥傳以爲當用仲月鄭康成王制註以爲當用孟月孔穎達左傳疏則爲之調停云四時之祭自孟月中氣以後仲月中氣以前皆可用

○時祭之制

時祫之禮與大祫略同所不同者羣祧不祭方物不備彝尊各別所用齊酒止二齊三酒九獻之後不徧作六代之樂惟用大武而已凡合祭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分祭于各廟惟有本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與祭此外不與

○朔祭

七廟皆時祭其太廟及四親廟又有朔祭祭法所謂皆月祭之者是也（朔祭即告朔詳曆數條）

[illegible]

薦新

禮記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田即圭田無田謂失位也儀禮大夫有少牢饋食之祭士有特牲饋食之祭其禮皆極鄭重無田則不得行此禮何休云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則薦亦是祭但禮不備耳王制）

仲春之月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鮪魚之大者）　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雛謂雞含桃櫻桃也）　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仲秋之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季秋之月以犬嘗稻先薦寢廟　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月令

周禮庖人掌薦羞之物及祭祀之好羞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好羞註見祭祀條羔小羊豚小豕腒乾雉鱐乾魚犢小牛麛小鹿鱻）

鮮魚羽腒也牛膏香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食無豚則煎之以牛膏故曰膳膏香餘倣此此皆王之膳羞祭祀中亦用之天官

()薦時食與薦新有別

朱子釋薦其時食引周禮春行羔豚之類考月令一歲之中八次薦新而不及羔豚等物何也蓋羔豚等物乃四時常膳于正祭中薦之謂之時食月令所言則隨時而薦不待正祭謂之薦新二者固不同也。作文二項兼用無妨但須寫作兩層方見分曉

喪葬

詩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此刺不行三年之喪 庶見者冀幸之詞棘人者居喪之人。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也素冠

禮記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致喪者極盡其哀痛之情方喪者比方于親心喪者無衰麻而有哀戚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子曰善哉爲喪乎其往也如慕其

反也如疑。如慕者舉號不忍舍之狀如疑者不當神之來與否也檀弓上 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瞿懼惕也似謂他人貌似親名者親之名雜記下 喪有四制有恩有義有節有權。親之喪以恩制君之喪以義制喪期之類以節制老病不止酒肉之類以權制喪服四制

左傳晉文公卒秦襲鄭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晉襄公在喪故稱子衰絰不可以即戎故墨之其後遂以爲俗僖三十三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

焉。春秋謂祭祀之事。窀穸謂葬埋之事。窀穸音真夕。猶言長夜也。襄十三

周禮王益[illegible]于太師賜諡書于太史

諡諱

禮記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于君曰。請所以易其名者。檀弓下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于行也。尊名者。尊顯其聲名。壹專也。惠善也。生不善行雖多。但節取其大者。以專諸其善表記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君前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嫌謂同音。不偏謂可單言。公諱謂諱其先人。廟主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 入門而問諱。曲禮上 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即所謂二名不偏諱。檀弓下

左傳衞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諸鉏諡曰成子。生而賜諡。非禮也。昭二十

國語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胙之以天下。經緯不爽。衞天地中和之德也。質性也。周語二十七

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昭王穆王皆有闕失恭王能蓋之楚恭王知過見左傳襄公十三年魯語三十六）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惟不學也（柳宗元曰魯有公孫敖是魯君之諱尚不行于本國之臣何況他國之大夫乎晉語九十七）

胡傳陳侯午卒。午者襄公名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諡易名于是乎有諱禮春秋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如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忌諱繁名實亂矣（易人之名如漢武帝諱徹改蒯徹名通易人之姓如漢明帝諱莊改莊助莊光姓嚴詩書則諱如如月之恒改作常允恭克讓改作遜臨文則諱如一匡改作正足徵改作足證襄四）

五經類編　卷之[illegible]　諡諱

氏族

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因生賜姓如舜生嬀汭故陳爲嬀姓胙土命氏如胡公封陳故爲陳氏諸侯之臣不得賜姓或以祖之字爲氏或以先人之謚爲族或以官爲族如晉士氏中行氏之類或以邑爲族如趙氏韓氏魏氏之類○無駭者公子展之孫命爲展氏即所謂以字爲族也　胡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名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　或問姓氏如何分別朱子曰姓是總氏氏是後來分出支派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之類

國語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四母之子十四人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十四人爲十二姓內姬姓二人己姓二人餘則每姓一人得姓者以其有功德而賜姓也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

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爲姬炎帝爲姜少典黃帝炎帝所自出炎帝即神農黃帝則謂黃帝之祖也成謂所生長晉語二十八

命名

禮記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古者三月而命名二十而作字殷制稱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如孔子未五十稱尼甫至五十去甫而以仲呼曰仲尼檀弓上

左傳鄭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寤生者姜氏寐而寤及寤而已生也隱元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仇取仇敵之義成師取得衆之義穆侯愛少子故取義不同桓二

子同生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以名生如唐叔虞魯公子友名發之類以德命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之類類如孔子首象尼丘因名曰丘之類物如伯魚生而君僖以鯉因名曰鯉之類父如莊公生日與父同因名曰同之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

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廢名者國名不可以易已之名以避己名也僖侯名司徒廢司徒爲中軍武公名司空廢司空爲司城廢二山見謚諱條物日也桓六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閔二

姜震太叔夢帝謂已命而子爲虞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震娠也昭元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之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梁嬴晉惠公夫人僖十七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以是爲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爲而子者言以蘭爲爾子名宣三

鬭伯比淫于邧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夢澤名穀奴口反於音烏宣四

叔孫莊叔獲長翟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事在文十一年語見襄三十年

苫越生子以陽州之役名之曰陽州苫越陽州人定八

圉師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

晉國故名之曰黑臀。周語二十七

銘

禮記夫鼎有銘。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功德以顯揚先祖也。鼎祭器也。祭統

周禮凡有功者銘于王之大常。銘于大常與日月同光也。夏官司勳

大戴記武王聞丹書之言退而為銘。武王之銘凡十七。曰席前左端也。前右端也。後左端也。後右端也。几也。鑑也。盥盤也。楹也。杖也。帶也。履屨也。觴豆也。戶也。牖也。劍也。弓也。矛也。武王踐阼篇

左傳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夫銘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何以為銘。林鍾鍾名。聲中林鍾者也。前年十二國同圍齊皆借晉之力故曰借人。襄十九

銘有二義。褒德錄功則主于稱美。因物寓意則主于箴警。祭統司勳及臧武仲所言皆在稱美之例。若箴警之銘則如湯之盤銘。武王之十七銘。金人背銘。考父鼎銘。讒鼎之銘。帝甲之銘之屬皆是也。金人背銘見家語觀周篇。考父鼎銘見左傳昭七。讒鼎之銘見昭三。帝甲之銘見晉語二。

歌謠

書　詩言志歌永言（永言長言之也　舜典）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敘者順其理歌者樂其生太史公所謂沐浴膏澤歌詠勤苦者也　大禹謨）帝庸作歌皐陶拜手稽首乃賡載歌（賡續也載成也續帝歌而成其義也　益稷篇）

詩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此隱居自得之詞　考槃）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扣絃而歌謂之歌徒歌謂之謠　園有桃）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極窮究也　何人斯）君子作歌維以告哀（此遭亂自傷之詞　四月）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遊來歌以矢其音（召康公從成王遊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詩矢陳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遂歌者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卷阿）吉甫作誦其風肆好（風聲也肆放言其和暢　崧高）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言意味深長如清風之善于動物　烝民）

禮記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學記）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　子貢見師乙而問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

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肆者寬大舒緩之意商音剛決激性之柔緩者宜歌之齊音柔緩故性之剛決者宜歌之蓋六歌各以濟其所偏也）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微曲曰倨大曲曰句　樂記）

周禮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九德即九功六詩謂風雅頌賦比興蓋詩三百篇皆歌也役屬役也）凡軍大獻樂師奏凱歌（凱歌軍樂獻于廣廟）

歌謠本乎人情

歌謠之作本乎人情情之所感不同而其歌亦異有頌其昇平者如擊壤之歌南風之歌卿雲之歌是也有傷其衰亂者如五子之歌採薇之歌麥秀之歌黍離之歌是也有出于感恩者如思周公而歌袞衣愛孔子而歌章甫是也有出于怨恨者如歌澤皙以譏國父歌狐裘以訕臧孫是也有出于規誨者如皐陶之歌明良召公之歌藹

吉是也有出于嘲笑者如優施之歌烏烏宋人之歌艾豭是也其在學道之士樂其天眞則有如原憲之楮冠而歌者其在任誕之徒放乎禮法則有如曾點之倚門而歌者亦有達人遺世如楚狂之托衰鳳以興歌者吏有壯夫感懷如甯戚之叩牛角而作歌者乃若伏羲之世作荒樂而歌扶徠葛天氏之時操牛尾而歌八闋燕齊之地則擊甕而歌鄭衛之間則抑節而歌至若童子之謠吟野夫之發謳不必一致有心或無心而莫不自成其歌則亦如清寥鶯之發籟娇鳥之弄音有不期然而然者不必盡據春白雪引商刻羽而後謂之歌也擊壤之歌在堯時壤形如履以木爲之置一壤于地手中復持一壤投而擊之南風之歌卿雲之歌九德之歌皆在舜時卿作之屬衣之歌見幽風章甫之歌見通鑑又鄭人思子產有誰嗣之歌見左傳襄三十年輿人之歌見襄十七狐裘之歌見襄四艾豭之歌見定十四鳥鳥之歌見晉語十二倚門而歌見檀弓下篇叩牛角見離騷扶徠八闋見荒史和弁謂作歌以助春見史記商君傳　凡前數者皆出于天機如晉將滅虢有龍尾之謠昭公出奔有鸜鵒之謠齊將大雨有商羊之謠楚王渡江有萍實之謠此類皆是

爾雅曰聲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曰謳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　有清歌高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謂之升歌

五經類編卷之十四終

鼗在管上作時用之鏞在堂下止時用之

樂制

易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殷盛也郊祀上帝必大合衆樂故曰殷豫象

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胄子自天子至大夫之嫡士衆庶從也直而溫四句所以補偏救過而其教之之具則又在于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是也聲謂五聲律謂十二律呂典

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鳴球玉磬也堂上以玉磬琴瑟合詠歌之聲此外樂器皆在堂下合樂用柷止樂用敔間者與詠歌迭奏舜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石音屬角最難諧和石和則其餘無不和矣蔡傳

詩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幽王鼓鍾淮上久而忘返詩人刺之鄭箋一句言樂之和也雅南二句言樂之正也蓋言其樂則是其人則非也鼓鍾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虡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簨業簨上大版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爲崇牙賁大鼓鏞大鐘論作倫言得其倫理也

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公言以奏樂爲公事靈臺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此武王始奏樂乎祖之詩樹羽置五采之羽于崇牙之上也應小鞞田大鼓應田縣于虡業故曰縣鼓鞉即鼗圉即敔有瞽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此祀成湯之樂

註詳祭祀條那

禮記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上古制度未備故以土爲鼓以蕢爲桴以葦爲籥伊耆氏神農也拊搏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即柷敔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磬兼用之 足謂有四足楹謂貫之以柱金聲尚和故曰和鍾磬以立辨故曰離磬叔名無句始作磬之人也龍簨虡刻畫爲龍形璧翣者畫繒爲翣戴之以璧而挂于簨之角明堂位

殷有九侯其三日作和氏聲樂則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政之得失形于聲音書益稷篇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玉藻云御瞽幾聲之上下皆所謂與政通者也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怗懘音聲敝敗也相陵如臣過君民過臣之類比近也桑間濮上之音即師延靡靡之樂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制樂非專爲賞諸侯但賞諸侯亦用之耳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盡者言其盡美是爲六代之樂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志微作急噍枯也殺減也所謂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也嘽諧慢易所謂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也粗厲猛起所謂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也廉直勁正所謂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也肉者璧之肉地好者璧之孔謂樂音之圓瑩通暢此所謂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也流辟邪散所謂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也度數謂五聲十二律陽不散陰不密合天地之氣也剛不怒柔不懾得人心之正也陰陽剛柔四者交暢于中而發于外則五音無相奪倫矣

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于身體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反情謂復其性情之正比類謂分別善惡

之類不留不接不設皆反情比類之事清明者樂之聲廣大者樂之體終始者樂之序周旋者樂之節五聲配五行之色八音配八卦之風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
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文謂聲容惟情深故文明為天地惟氣盛故化神和順積中所謂德者性之端也英華發外所謂樂者德之華也先鼓以
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樂將作先擊鼓以聳衆聽舞將作三舉足以示方法及舞一節終再擊鼓以明其進再舞畢復擊鐃以謹其退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
退旅和正以廣絃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
以武君子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
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
侏儒獶雜子女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進旅退旅言衆人進退齊一會守拊鼓言樂器會合待擊拊鼓然後作文謂鼓武謂金鐃亂者樂之終進俯退俯言傴僂曲折行列雜亂優與侏同言短小之人獶猴之狀間雜于男子婦人之中今君之所好

初奏二句[illegible]

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
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
是以祭祀弗用也溺者沉溺之意濫者濫及非己之色趨數作促速敖辟作傲僻喬作驕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
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
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
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
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
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
臣鏗鏗然號令之象石聲磬然而清清而能辨則死生之際不惑廉者廉隅人有廉隅則能立志濫濫及于衆而衆從會之音聚諸容民畜衆讙讙囂也讙則使人心喜動作故能進衆

賓牟賈問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之矣敢問
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
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
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
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

舊説駟擬鐸二人下節擊刺故曰迹

復綴以崇天子。武王代紂恐不得衆心先鳴鼓戒衆久乃出一戰樂中象此故擊鼓備戒已久舞者始出即所謂遲之也進而又久謂久立于綴總干山立謂舞者持干盾立不動以象武王待諸侯之至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奮揚武亂皆坐言武舞將終而皆跪此象周召文德之治也舞者之位凡四一成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象兵之北出再成自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三成自第三位至第四位極乎北而向南象克殷而南還四成自北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南疆理南國五成自第二位却至第三位分爲左右象周召分治六成自第三位復于極南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天下宗周綴讀挃舞位也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

、、、、、、、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駟作四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舞者以戈

矛四次擊刺象兵威之盛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之而進象功成之早此申言北出以下事也來二句發解遲而又久之故樂記

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而辨其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雷鼓八面祀天神用之靈鼓六面祭地祇用之路鼓四面享人鬼用之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錞音淳錞于也形如鐘而有舌樂作時鼓倡而和之鐲鉦也形如小鐘行軍時鼓行而節之鐃小鉦鼓退而止之鐸大鈴也鼓將

舊部作雲門大卷之舞合之曰咸池堯大增修之謂鄭氏以咸池爲堯樂

作而通之　地官鼓人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

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六同即六呂六舞者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舞也圜鍾即夾鍾孤竹特生之竹雲和山名雲門黃帝樂名可得而禮謂可得而祀函鍾即林鍾孫竹竹幹之末生根者空桑山名咸池亦黃帝樂而堯增修之者也陰竹生于山北龍門山名舜韶部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韶部之樂九變而終圜鍾三法與旋宮之法不同其說不可信

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大司樂之六舞爲大舞樂師所教之六舞爲小舞帗析五采繒爲之羽析白羽爲之皇雜五采之羽如鳳凰來儀旄持旄牛之尾

衆百獸率舞于舜執干盾而舞人舞旄而舞也
帗舞師于舞用于山川旄舞用于社稷羽舞用于
四方皇舞用于旱暵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
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宮縣四面皆縣
軒縣去其南面判縣又去其北面特縣又去其西面
編鍾編磬各十六枚半陳之鍾磬各八同在一簴謂
之堵全陳之鍾磬
各一簴謂之肆 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曰王夏肆
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 九夏皆樂章名夏大也王
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
客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助祭奏齊夏侯人
侍燕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是一
作部齊音哉祴一作陔驁音敖一說鄭氏謂九夏樂章

皆頌之類或謂九夏有聲無詞非可求于三百篇
中杜子春以雅頌當篇其之族也以上皆春官
鳧氏爲鍾鍾厚則石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鍾大而
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石謂
聲如石而不發播謂散越口寬曰侈窄曰弇柞迫也
鬱塞也鍾大而短則聲急而易竭鍾小而長則聲緩
而難息 韗人爲皐陶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 皐陶鼓
木也啓蟄雷故以啓
蟄之日冒之考工記
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
佾也 仲子惠公之妾考謂宮成而祭也萬舞也魯僭用
天子之禮樂用八佾仲子以別宮故降用六佾八人
爲佾人數如其佾數服虔以爲每佾八人
今從杜說 佾者于羽之總稱羽以象文德于以象
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
奏文樂故止稱羽 隱五 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
桑林荀罃辭荀偃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
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
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 桑林殷天子樂名禘樂謂四代
之樂禘祭及大賓用之題以旌夏者以大旌
表其行列旌夏非常故晉侯見之而懼襄十

與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始基謂王化之基猶未謂猶有
商紂未盡善也勤者憂勤怨者怨
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
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康叔武公德化深遠故雖遭宣公淫亂之亂
而民不困季札聽音以別樂故爲疑詞 爲之歌王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
先王之遺風故不懼
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美其有治政之音而譏其煩碎知不能久 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

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泱泱弘大之聲史記齊世家贊云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表東海言為東海之表式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周公東征三年爲成王康后稷先公之敎不敢荒淫以成大業故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仲始有車馬禮樂而有諸夏之聲故曰夏聲及平王東遷襄公遂有西周之地故曰周之舊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和之聲婉約也大而約則節儉易行但惜其國小無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唐俗勤儉思深慮遠蓋唐本堯都故有堯之遺風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曹二國無所譏論以其微也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思而不貳言思文武之德而無叛心末句言猶有先王餘俗故末大衰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大雅但歌其美者不歌變雅熙熙和樂之聲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五

聲和八風平盛德之所同也頌有三故曰盛德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皆文王樂猶有憾者恨不及己致太平也湯之樂周禮稱大濩此言韶濩取紹繼大禹之義慚德以伐夏為慚德勤而不德言勤于民事而不自以為德如天如地極言韶樂之盛季子論詩則歸重于頌論樂則歸重于韶蓋有深意襄二十九

國語平公悅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于廣遠也新聲者衛靈公使師涓所奏之音也靈公將如晉舍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其後自沉于濮水聞此聲者其在濮水之上乎開山川之風謂以八音通八風可以感召山川和氣也晉語八十按鄭氏樂記註師延所作之樂師涓所謂桑間濮上之音蓋桑間在濮陽之南

樂制大畧

樂之由來尚矣葛天作八闋伏羲作扶來神農作下謀黃帝作咸池少昊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六英堯作大章舜作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文王有象武王有大武諸樂之中惟咸池大章韶夏濩武為最著所謂六代之樂是也樂之用各不同大司樂之說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

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此固未可盡信至如郊祀上帝則六代之樂並奏五時迎氣則止奏當代之樂大祫之際亦六代之樂並奏四時常祭亦止奏當代之樂蓋各有差等也樂有樂之章言乎三百篇大例則頌用于郊廟大雅用于王朝小雅通于侯國二南用于鄉然鄭氏謂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是頌不獨用于郊廟也又言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是大雅不獨用于王

[illegible]

朝也燕禮及鄉飲酒皆小雅與二南並用是二南不獨用于鄉小雅不獨用于朝也又鄭康成論樂有上取下就之義蓋大夫用鄉樂諸侯用小雅天子用大雅與頌此其正也若夫天子享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享諸侯亦然此所謂上取者也諸侯燕羣臣及聘賓歌鹿鳴合鄉樂天子燕羣臣及聘賓亦然此所謂下就者也樂有樂之器玉磬琴瑟在堂上餘皆在堂下而玉磬為最尊惟天子用

之諸侯不得用朱干玉戚亦然郊特牲言諸侯之擊玉磬諸侯之僭禮也子家駒謂魯昭公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僭于天子久矣則諸侯之不得用可知也論樂舞則有大司樂之大舞有樂師之小舞而其行列則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衆仲所言是也論樂懸則有半陳之堵有全陳之肆而其差等則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小胥所掌是也乃若鎛師則掌九夏鞮鞻

則掌四樂典同掌六律六同瞽矇掌六詩九歌磬師掌緌樂笙師掌祴樂鎛師掌愷樂旄人掌散樂以樂賞諸侯則柷將發將各有等殺以樂賜卿大夫則歌鐘鎛磬皆得與及此樂制之大畧也。象箾南籥武王所作以象文王之功大武周公所作以象武王之功二南爲鄉樂鄉人習誦所用又謂之房中之樂君夫人房中所用其差等則天子房中用周南諸侯房中用召南也繁遏渠即九夏中之三繁即肆夏遏即昭夏渠即納夏呂叔玉則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元侯謂方伯及士公若享乎等之諸侯則歌文王合虎鳴子家駒謂見公羊昭[illegible]四夷之樂者四方之樂與樂謂以雜曲合樂旄人[illegible]夷樂鞮鞻之樂散樂野人之樂也歌鐘鎛磬見左傳襄十一

律呂

書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律有十二陰陽各六獨言六律者以陽統陰也在察也忽者治之反五言謂詩歌之協于五聲者此舜命禹之詞　益稷篇

禮記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旋宮詳後圖說中　禮運

周禮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合陰陽之聲者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也文之者五聲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也

左傳樂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五節者五聲之節中聲謂宮聲五降者由宮遞降以及羽也五降之後尚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聲不可爲調也　昭元　先王之和五聲也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氣謂人之氣凡吹彈歌舞皆須氣以動二體謂文舞武舞三類謂風雅頌四物謂用四方之物爲樂器七音謂五聲加變宮變徵八風謂八音配八卦之風九歌即九功之歌也　昭二十

國語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問伶州鳩對曰樂

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
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如是而行之以遂八風于是
乎無滯陰亦無散陽風雨時至人民和利夾有和平
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今細抑大陵聲不和平非臣之
所聞也無射鍾名律中無射者也大林者無射之覆律中林鍾者也重者從細輕者從大乃損益相濟之理尚議者議取其和無偏尚也一聲者無滯瀉之變也滯陰如臭有霜雹之類散陽如李梅冬實之類無射爲陽聲之細林鍾爲陰聲之大細抑大陵謂細聲爲大聲所陵抑而不聞也周語三十一

景王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
聲而量之以制平之以六成于十二黃鍾所以宣養
六氣九德也太蔟所以贊陽出滯也姑洗所以修潔
百物也蕤賓所以安靖神人也夷則所以詠歌九則
也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也爲之六間以揚沉
伏而黜散越大呂助宣物也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仲
呂宣中氣也林鍾和展百事也南呂贊陽秀也應鍾
均利器用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
鍾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平之以六謂以六律平五聲成于十

[illegible]

三謂合六呂以成之黃鍾爲十一月之律十一月陽伏于下含元處中所以養六氣九德之本太蔟爲正月之律正月陽氣發動故爲贊揚出滯姑洗爲三月之律修潔百物者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蕤賓爲五月之律五月陰伏于下陽氣在上陰陽消長之間故用以安神人夷則爲七月之律七月萬物告成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無射爲九月之律九月陽氣收斂不復發越故宣布前哲之令德以示民表式六間者以六陰參乎六陽之間揚沉伏而黜散越即所謂無滯陰亦無散陽也大呂爲十二月之律十二月陽氣已萌故助黃鍾宣物夾鍾爲二月之律四隙者四時之間隙細謂氣之微者四時微氣皆始于春春發而出之三時奉而成之故爲出四隙之細仲呂爲四月之律陽氣初起在中至四月盡散于外故曰宣中氣林鍾爲六月之律六月萬物衆盛故當調和展布百事南呂爲八月之律八月萬物秀而未實故贊陽成之應鍾爲十月之律十月工師效功審其程度故曰均利器用鈞謂也小鍾曰鍾角徵羽爲細鈞兩細不相和故有鍾無鎛以大平細也宮商爲大鈞兩大不相和故有鎛無鍾以細平大也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樂以數合之以聲昭之于是乎有七律七律者五聲之外加變宮變徵也歲謂木星天駟房星也辰者日月之會斗謂木星天黿即元枵之次鶉火在張度自張而歷翼軫角亢氐房凡七位故曰七列鶉火在午天黿在子自午至子亦七位故曰七同周語三十二

五聲二變圖

宮八十一 商七十二 角六十四 變徵五十六 徵五十四 羽四十八 變宮四十二

五聲損益相生宮數八十一三分損一得五十四下生徵徵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上生商商三分損一得四十八下生羽羽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上生角以六十四而分爲三零一數極不生于是去其一而三分損一得四十二爲變宮變宮三分益一得五十六爲變徵

律呂相生圖

此圖隔八順數大呂夾鍾仲呂加一倍推算以其當用倍律也

旋相爲宮圖

此圖六陽仍居本位六陰則居其衝循次順數爲十二律相生之序逆數則爲六十調提綱之序外層細目即相生法

度宮位大彷
成七聲旋調
之序如黃鍾
一調黃鍾宮
太簇商姑洗
角蕤賓變徵
林鍾徵南呂
羽應鍾變宮
法見五聲二
變圖

○律呂大畧

樂有六律六呂有五聲二變漢書云黃帝使伶倫至崑崙之陰取嶰谷之竹制爲十二管以擬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律雌鳴爲六呂此律呂之所由肪也五聲清濁之序曰宮商角徵羽國語所謂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是也五聲相生之序曰宮徵商羽角淮南子所謂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是也古者但有五聲至周武王加變宮變徵是爲

七聲十二律各當一辰以五聲配十二律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于是有旋相爲宮之法如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其餘諸律各以類從各具五聲合十二宮凡六十聲加變宮變徵則爲八十四聲此十二調旋相爲宮之法也以十二調配十二曲每五調而爲一曲其配之之法六陰倒衡如黃鍾爲宮則仲呂爲徵無射爲商夾鍾爲羽夷則爲角五調各具七聲合十二曲凡六十調共四百二十聲此六十調旋相爲宮之法也五聲之中臣不得過君民不得過臣事不得過民物不得過事但十二律長短不同當其交互相犯有不合于損益之序者則君臣民事物將至于奪倫故爲十二子律以通之十二調中黃鍾林鍾太蔟南呂姑洗應鍾所取五聲二變其節皆和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取前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爲六變律及變半律以濟之律自

黃鍾九寸至應鍾四寸七分皆以次遞降惟太呂夾鍾仲呂介乎前三陽之間而按序下生則太短太短則候氣而氣不應作樂而樂不和故用三倍律以當之正變倍半之法具然後清濁高下各得其宜此律呂之大畧也

○律呂條緒

律呂一道微妙難言非宿悟神解之士不能窺其奧世俗所知者不過古人之成說而已今就成說

中粗舉共條緒如五聲相生而窮于角何也葢角數六十有四三分之則有奇零不可行此五聲之所以窮于角也十二律相生而窮于仲呂何也葢仲呂六寸有六分若三分益一而上生不成黃鍾之數此十二律之所以窮于仲呂也凡陰陽相生陽生陰爲下生陰生陽爲上生而自蕤賓以下陽反上生陰反下生何也葢大呂夾鍾仲呂三者當用倍律生大呂者爲蕤賓生夾鍾者爲夷則生仲

呂者爲無射以短生長安得不謂之上生若大呂夾鍾仲呂以長生短安得不謂之下生此陽之所以反上生陰之所以反下生也禮運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似旋宮之義不出十二律而自林鍾以下則有半聲自蕤賓以下則有變律何也葢十二調中惟黃鍾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以下則正律有不爲役者矣自蕤賓以下則半聲有不得合者矣此林鍾以下所以有半

聲蕤賓以下所以有變律也旋宮之中變聲變律互用而變聲不自爲調變律不自爲宮何也葢變宮在羽宮之間謂之和變徵在角徵之間謂之謬二者非正聲烏得自爲調變律因仲呂再生而設其長比前律稍減其聲比前律稍高六者非正律烏得自爲宮此變聲之所以不自爲調變律之所以不自爲宮也陰陽之理陽生于子至于亥而窮上返下陰生于午至于巳而窮止返下而律始于

子迄于巳至巳而往不復返何也葢樂由陽來者也黃鍾爲陽之首律之君其下十一律不過爲黃鍾之蘊而已矣由子迄巳而黃鍾之變化已備無復返之理也所謂紀陽不紀陰也律呂紀陽亦紀陰而六十調內必陰陽合而調成何也夫陰陽之對待自然之理也律雖紀陽不紀陰而究乎六律調之全其實宮商角三十六爲陽徵羽二十四爲陰葢一陽之中又分陰陽也若夫律之爲經而聲

之爲緯也十之爲體而九之爲用也律之娶妻而呂之生子也陰之可易而陽之不可易也宮之爲中聲而黃鍾之宮之爲元聲也此皆成說之可知者也至若李照不辨鑄工之受賂楊傑不辨樂人之易鐘魏漢津不辨工人之變法士大夫議論雖精有一試而茫然者矣非得荀勗阮咸張文收輩烏能知其所以然哉自蕤賓以下陽反上生陰反下生總因三倍律之故必如一此方與天地之氣相應此鄭氏所以重上生法也一律呂至巳往而不返者即所謂窮于仲呂也但一

則論其數一則論其理律爲經而聲爲緯者五聲十二律損益相生皆以律爲主而聲從之也十爲體而九爲用者律呂徑圍之數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初與初同位有夫婦之象林鍾初六上生太蔟之九二初與二異位有母子之象陰可易陽不可易者謂旋宮之圖六陰例衍六陽則仍居本位也

○定黃鍾說

黃鍾爲萬事根本在律則爲律之本其長九寸其中空圍九分由黃鍾以生十一律則吹以考聲列以候氣莫不合符故定律者先定黃鍾古之定黃鍾者其法不一或求之銅斛或求之石尺不抑古今一定者律而屢易者度量周鬴漢斛之類既不足據而十五等尺亦不足憑欲執度量以定黃鍾難矣或又參之以秬黍爲縱黍之說者曰管空徑三分以黍直黃管中容黍千三百七十則患其太長爲橫黍之說者曰管空徑三分四釐六毫以黍橫置管中容黍千二百則患其太短爲斜黍之說者曰管空徑三分以黍亂實管中限以千二百黍

隨其長短截之更有所未當蓋秬黍之爲物也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大小烏足取信況古人謂以秬黍之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耳非執黍以定黃鍾也西山蔡氏曰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長或短長短之間每差半分爲一管兼度其徑圍之數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

大戴天圓篇云律居陰而治陽曆居陽而治陰律曆迭相治所謂間容充以候氣與定時而者也候氣之法今已不用見曆數條

矣黄鍾信則十一律皆取衷而度量衡皆受法矣古者取崑崙山北嶰谷之竹擇空竅厚薄之均者截九寸之管其中容圍九分謂之黄鍾取上黨羊頭山之秬黍擇其大小適中者度黄鍾之長每一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積而計之則度生以黍實其龠容千二百黍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積而計之則量生一龠之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觔積而計之則衡生所謂黄鍾爲萬事根本者十二律管中間空地孟康以爲徑三分圍九分胡安定及蔡氏以爲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有奇和峴之論黄鍾皆憑朴尺王朴尺特累黍其大相縣蔡元定丘濬張鶚皆主多截竹之說是爲得之律管皆以竹爲之晉式既定依式鑄銅律若造鍾斛等器亦計所積之數而爲之

○律曆相通

楊子雲謂聲生于日律生于辰夫律有六律五聲而究于六十調曆亦有六甲五子而究于六十日二者若合符節何也蓋律與曆雖兩事而理實相通以言乎律則黄鍾爲律之元而黄鍾之管必配乎十一月以言乎曆則冬至爲曆之元而冬至之氣即應乎黄鍾是以古人有推曆生律之法月令十二月之律各有所中以十二管候十二月之中一氣陽氣至則陽律應之陰氣至則陰律應之所謂推曆生律者此也又有以律起曆之法洛下閎運算以黄鍾八十一分爲統母以長相終凡一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積而至于爲終爲會爲統爲元莫不由之所謂以律起曆者此也推而言之律之有子聲變聲猶曆之有差法閏法也律之有空積忽微猶曆之有奇零餘分也律之有宮商清濁猶曆之有躔度疾徐也此皆天地自然

之理也。聲生于日謂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律生于辰謂黄鍾爲子大呂爲丑之類以長相終謂以九相成析九數而二之加于八十一分以成日法合兩日凡一百七十一分十乘之則一終矣又三乘之則三復矣以一百七十一分權作小分計三復得五百一十三分通論曆法十九年爲章九章爲終計一終適合一百七十一之數三終爲會計一會適合五百一十三之數三會爲統計一統八十一章適合八十一之數至于三統爲元則由三終三會而積累之其中又各有九之數

五經類編卷之十五終

五經類編卷之十六 制度類

宮室

易棟橈凶　棟隆吉 大過

豐其屋蔀其家 蔀障蔽也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今用蔀屋作屋字深藏之意 豐上六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棟承上者也宇垂下者也大壯取壯固之意 下繫二

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底定法定也堂者築基構者造屋 大誥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塗塈泥飾也茨蓋也雘音霍采色也 梓材

詩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定營室也此星昏而正中則農事畢而可興作揆日謂樹臬度景以定方位蓋瞻星揆日作室之始事也衛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爲作此詩 定之方中

於我乎夏屋渠渠 夏大也渠渠深廣貌言秦君以夏屋禮賢 權輿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穹空隙也窒塞也向北牖也墐塗也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同收聚也宮者在邑之宅秋冬所居功者葺治之事 七月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周公托爲鳥言以此平日思患預防之意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租聚也荼可藉巢者也卒家巢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 比也 鴟鴞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此築室而落成之詩干者水涯如竹其下之固如松茂言其上之密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承也椓築也橐橐杵聲芋尊也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跂竦立也翼敬也棘急也革變也如人之竦立而翼翼如矢之急而直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 斯干

又秦風小戎篇在其板屋 蓋其俗以板爲屋也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陶窯竈也復重窯也穴土室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縮束也載承也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捄盛土于器也陾陾衆也度投土于版也薨薨衆聲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

路門[illegible]

室西南隅名奧西北隅名屋漏東南隅名窔東北隅名宧也

焉牆堅築磬鼓所以董役弗勝、廼立皋門皋門有伉
者言其樂事勸功不能止也。
廼立應門應門將將 伉高貌將將嚴正貌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設制
皋應路太王作皋應二門後遂以此爲天子之制而
諸侯則立庫雉路三門縣 天子宮室之制有五門
有三朝有路寢有內外九室其宗廟則在雉門
外之左闕學則在王宮之東明堂則在國之南 如
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潰遂也朱子云築舍道旁三年不成本此

小旻

禮記晉趙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
美哉奐焉 發者發禮往賀輪高大也奐煥同檀弓下 昔者先王未有宮

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范金合土以爲臺
榭宮室牖戶 橧巢聚薪以爲巢也禮運 禮有以高爲貴者天子
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
門此以高爲貴也 堂謂階次于九尺是周制考工記堂崇三尺則殷制也餘詳禮制條

禮器

目巧之室則有奧阼 不用規矩繩墨但憑目力之巧雖苟簡爲之亦必有奧有阼作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
戶甕牖 儒行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 彫畫也晉五子之歌云峻宇彫牆宣二

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
室非所望也 尤責也襄十五 敝邑寇盜充斥是以完客所
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 里門曰閈門曰閎此士文伯讓子產辭 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
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今銅鞮之宮
數里而諸侯舍于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隸音隸舍于隸人言如隸人之舍不可踰越言有牆垣之限也此子產對士文伯語襄三十一 銅鞮晉離宮其地因以名宮昭七年楚成章華之臺昭八年晉築虒祁之宮皆此類也 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
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
爽明也塏燥也昭三 晏子辭宅與魯語第十篇孟文子邸敬子事同 齊景公與晏
子坐于路寢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對曰其陳氏
乎 昭二十一

國語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 甍音萌棟也言已成則無可復加 晉語十七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曰天
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

之士首之禮也文子令勿斲韓詩有楹斲不著細諸侯不用密石大夫木不祖襄士但斲椽之首而已前編八十七 天子之室六句與殺梁刻桷傳同詳見廟制條

知襄子爲室士茁曰美則美矣抑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晉語九 十二

倉庫

書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武成

詩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露積曰庾 億亦積也 乃倉積亦露積也 楚茨

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箱者車箱言禾稼既多求倉以貯之求車以載之也 公劉篇 甫田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萬萬曰億 億億曰秭 豐年

禮記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此殷制也 曲禮下

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 周普也 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仲秋之月修囷倉 圜曰囷 命有司趣民收斂 倉也 詩伐木取薪 趣作促 三百囷兮

季秋之月藏帝藉之收于神倉 帝藉藉田也 倉又名廩 月令

周禮大府掌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受藏內府也 受用外府也

玉府掌金玉

玩好之藏。玉府所掌與王之用至于春官天府掌玉鎮大寶器則主祖廟之守藏者也以上皆天官

泉府掌市之征布。泉布異名而同實即錢也泉取流通之義布取布散之義征布市稅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匪頒賙賜稍食。廩所以藏米

舍人掌粟入之藏以待邦用。舍所以藏米禾去穗曰粟去穀曰米以上皆地官

左傳公孫于長府。此即論語所稱長府昭二十五年魯又有大庭氏之庫高聳可以遠望見昭十八

府庫通稱

按府庫之義藏貨曰府藏器曰庫曲禮下篇在府言府在庫言庫註云府庫者貨器藏貯之異號也然武庫亦稱軍府左藏亦稱內庫曲禮六府兼司器司貨大學言府庫財則庫亦藏貨財未可截然兩分也玉海云周官有太府內府外府天府玉府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稱耳

苑囿臺池

周禮雍氏禁山之爲苑澤之爲沈者。依山爲苑若淵爲沈則利于民而害于物故禁之秋官

左傳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郎薛秦皆魯地莊三十一胡傳人君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魯國築臺十處而不緣古候是爲遊觀之所屬民以自樂也

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註詳徭役襄十七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築者築牆以爲外衛凡有藩者謂之囿有牆者謂之圃據毛詩說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何休注則天子囿方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之制一而已而成築鹿囿昭築郎囿定築蛇淵囿則囿之多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僖三十三

國語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晉語七

楚靈王爲章華之臺伍舉曰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

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人各有能則因其能而任之物之委曲各有所利則因其利而用之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禮器

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名者有名之器凡釁器用豭豚左傳昭四年叔孫爲鐘享大夫以落之杜註亦云以豭豚血釁鐘曰落雜記下篇

左傳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禮也言爲人守汲瓶猶知不以借人喻有官守者不可失其所守也昭七

○釁器

古者器成必釁之周禮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大司馬之于軍器小子之于邦器龜人之于龜器小祝之于鼓皆在所釁也禮書曰周官羊人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賈公彥曰釁之禮非一或釁于始成或釁于將用總之有司行事大宰爲牲有司爵弁而不冕其牲駹雜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以牛釁鐘甚者卬人鼻血以衈社禮之所不許也

車馬

易輿脫輹象曰輿脫輹中无尤也相將而止故无尤大畜九二　輹與輻不同輹者車之伏兔車不行則脫之輻者輪轂之間不可脫脫則車必破敗矣故小畜九三爲夫妻反目之象　既濟初九曳其輪无咎以敬慎不輕進故无咎義與脫輹相近　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閑習也大畜九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卦辭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牛引重馬致遠因其性而用之故取諸隨下繫二

書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孔傳云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象輅也次輅革輅木輅也面謂向南面而陳塾者門側之堂也顧命　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禮校人云天子馬有六種公羊說云天子用六馬毛故曰六馬　註疏解六馬引駕車之法若論駕車則夏駕二馬謂之麗殷駕三馬謂之驂周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謂之駟未有駕六者也五子之歌　歸馬于華山之陽武成

詩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舝與轄同車軸頭鐵也以脂塗舝則易行泉水　車舝篇　間關車之舝兮間關者設舝之聲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小戎兵車俴收淺軫也楘文貌輈者車轅所以鉤衡而駕馬其

尾顧不過轂 不廣欬不妄指爲驚人視聽也 擧規也車輪一周爲一規 規共九丈九尺之地 式時不得遠顧 故視馬尾不過轂 即所謂車中不內顧也 曲禮上

大路繁纓一就 先路三就 次路五就 大路者殷祭天所乘之木路 繁纓馬腹帶也 纓鞅也 皆飾以五采罽 就匝也 大路一就 禮器所謂以少爲貴者也 先路次路皆謂殷路 殷世有此三路 周有五路 禮器言次路七就 而此言五就 以此爲正 郊特牲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 鉤車夏后氏之路也 大路殷路也 乘路周路也 鸞有鸞和也 鉤有曲輿者也 乘路玉路也 此言四代之車 魯皆備之 明堂位 以上皆車

大夫士下公門 式路馬 乘路馬必朝服 步路馬必中道 以足蹙路馬芻有誅 齒路馬有誅 路馬君駕路車之馬 齒謂評量其年數 誅罰也 曲禮上

季春之月 合累牛騰馬 遊牝于牧 犧牲駒犢 舉書其數 累牛者係累之牛 騰馬者騰逐之馬 遊牝于牧謂放之牧地 使壯者就牝者 月令

孟夏之月 遊牝別羣 則縶騰駒 班馬政 其生息也 孕字既遂 乃別其羣 縶騰駒 其蹄嚙也 月令 以上皆馬

夫爲人子者 三賜不及車馬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 不欲受車馬 不敢以成尊踰父兄也 疏云 三命則必及車馬 君命不得不受 不受者以心言也 曲禮上

車馬之美 匪匪翼翼 匪音非 匪匪者行而有文 翼翼者載而有輔 保氏車馬之容 此

國家靡敝 則車不雕幾 馬不常秣 雕者刻鏤 幾者漆飾 秣者食穀也 少儀

以上合車馬

周禮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 辨其旗物而敘之 王之五路 一曰玉路 錫 樊纓十有再就 建大常十有二斿 以祀 二曰金路 鉤 樊纓九就 建大旂 以賓 同姓以封 三曰象路 朱 樊纓七就 建大赤 以朝 異姓以封 四曰革路 龍勒 條纓五就 建大白 以即戎 以封四衛 五曰木路 前樊鵠纓 建大麾 以田 以封蕃國 玉路以玉爲飾 錫音羊 馬面當盧刻金爲之 詩所謂鏤錫也 此路祀天地日月社稷宗廟用之 金路以金爲飾 鉤馬當胸 亦以金爲之 詩所謂鉤膺也 賓客會同用之 若封同姓 以此賜之 象路以象齒爲飾 以朱飾馬勒 視朝用之 革路鞔以革而漆之 龍駹以白黑色飾馬勒 其樊纓飾以條絲 兵事用之 木路不用革鞔 但漆之 前音翦 以淺黑色飾韋爲樊也 鵠纓以鵠色飾韋爲纓也 大麾夏之旗名 此路田獵用之 蕃國在九州外

王后之五路 重翟 錫面朱總 厭翟 勒面繢總 安車 雕面鷖總 皆有容蓋 翟車 貝面組總 有握 輦車 組輓 有翣羽蓋 重翟者用兩重雉羽爲車旁之蔽 錫面即鏤錫 朱總以朱繒爲總 從王祀宗廟乘此車 厭翟不兩重 但次其羽使相壓 龍勒飾馬面 以繢繒爲總 從王見賓客乘此車 安車不用翟羽 刻韋爲馬面之飾 以

棧左傳作輚見成公二年

青黑之緇爲飾見上乘此車容者車帷蓋旁車帷也
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側以貝飾勒之當面以組
條爲纓有握以爲蔽此后出桑所乘也　輦車人挽
有翣以禦塵有蓋以蔽凡此后在宮中所乘也　總
之爲物繫于車馬而垂之以爲飾翣音霎大扇也
鄭註云容謂幨車衛風漸車帷裳蓋謂幨即裳也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
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服車
臣民服事者之車良首假五色也夏篆者以五彩畫
轂約而篆刻之夏縵亦畫五彩但不篆刻墨車黑漆
而不畫棧車素而不漆役車有方箱可載任器以供
役精製曰良粗製曰散不在五車之等者人所用而
已春官　周人尚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凡
巾車

察車自輪始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
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　尚輿所以辨等威工聚謂輪人輿人輈人車人皆聚而造車樸屬附着堅固貌微至謂着地者微而易轉戚作促促速疾行也　輪人爲輪斬
三材必以其時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
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以時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
陰木也　凡車行地者謂之輪抱輪者謂之牙居輪
之中心者謂之轂四面湊轂而貫輪者謂之輻轂中
橫貫者謂之軸軸末謂之軹車底載物者謂之輿輿
下横木謂之軫軸上伏兔謂之轐又謂之輹輹尾載
軨軫上加輿車前橫木謂之衡曲木謂之輈又謂之

輈轅端鉤衡者謂之軏亢馬頸者謂之軛輿前橫木
謂之軾承軾者謂之軨車之兩旁謂之輢輢上出軾
者謂之較車上蔽雨者謂之蓋蓋柄謂之達常蓋杠
謂之桯蓋撩謂之弓車輪所轢之迹謂之軌又謂之
轍礙輪之木謂之軔去軔則輪動故凡事初行曰發
軔
詩淇奧篇猗重較兮重較長五尺五寸蓋六尺
六寸之輿旁有三尺三寸之式較又出軾二尺
二寸侯伯人爲卿得乘此車者諸侯之車則其較短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
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
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
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

取諸急也　輪謂牙幎音冪均致貌迆斜也進猶行也揱音消殺小貌肉稱弘殺相稱也眼突出貌幬幔轂之革也廉隅也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　杼者削其輪之外使踐地處如劍脊也侔者上下相等也杼則塗不附侔則便行石　凡爲輪必規
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
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
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
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萬即矩字匡方正也輪欲其圜又欲四圍方正縣謂
懸繩水謂僱輪而漂以水藪輪孔也權者
以兩輪互稱而權其輕重也考工記輪人　輿人爲

車輪崇與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三如一謂三者尺寸相參也。其車乘車皆六尺六寸田車六尺三寸各視馬之高下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棧車士所乘不以革鞔輿易折壞故當弇向內大夫以上之車有革鞔不畏折壞故得侈向外也 輿人為輈輈和則安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而馬不憊終歲御而衣衽不敝惟輈之和也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軫在下承上故象地蓋在上覆下故象天輪主運行故象日月一蓋二十八弓故象二十八宿蓋為雨而設平時則撤之輈人

車人為車行澤者短轂行山者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行澤者轂短則無傾側之患行山者轂長則無杌隉之憂輮謂輮牙為輪之固抱澤多泥滑反輮其木使滑者在外則泥不能黏山多砂石仄輮其木使表裏相依則磨不能蝕 大車輪崇三柯轂長半柯轂八尺梢車輪崇二柯轂長一柯較二柯半車較七尺。三尺謂之一柯半柯一作咅柯鄭氏曰半車大則梢車中半車小大車行澤梢車行山半車行宮中 以上皆車

馬質掌質馬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價槩

原蠶者。質平也主平馬價也原再也蠶為龍精也馬與蠶同氣一歲再蠶則蠶勝而馬疲故禁之或曰原者平原言牧馬之地不得植桑也 校人掌馬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六麗一師六師一趣馬六趣馬一馭夫 種馬可為種者駕玉路戎馬駕戎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田馬駕田路駑馬給雜役良馬總上五種而言每一馬一圉人四馬一圉每有左右則十

二廄良馬十廄駑馬二廄麗二也 良馬有僕夫而駑馬不言僕夫以駑馬不駕五路也 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皇氏云天子馬六種各有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為七騶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

閑即廄六閑者齊馬道馬田馬各一閑駑馬三閑四閑者田馬一閑駑馬三閑也特者牡馬三牝一牡故曰四之一馬祖天駟房星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厲神能害馬者毛馬齊其色也物馬齊其力也爾雅云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 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所掌此

公馬也國馬行軍公馬給公家之用國馬養于民公馬養于官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以阜馬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國馬高八尺駕玉金象革四路田馬高七尺駕木路駑馬高六尺駕役車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 冬衆蓐馬以蘖春則除之恐馬拙沒故殺牲釁廐也所以庇馬使涼獻馬見牧事有成也莊二十九年左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言春分草生則放之埛牧秋分草枯則還廐也夏官

左傳戰于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巢車車上加櫓丞之可以望遠成十六
宣十五年解揚登樓車卽巢車也
陽虎載葱靈而逃 葱靈輜車名葱靈也兩旁開窗可以望遠窓中豎木謂之靈
齊侯與欲無存犀軒直蓋 軒車有藩蔽犀軒以犀皮爲飾魚軒以魚皮爲飾也直蓋謂高蓋定九
渾良夫乘衷甸兩牡。古者一甸出車一乘故名乘爲甸衷中也車制兩馬夾一轅其外更有兩驂則爲四馬四馬並駕爲上乘止駕兩馬爲中乘異義毛詩說云天子之大夫駕四諸侯之大夫駕二 按晏子解驂贖石父孔子脫驂贈館人則諸侯之大夫亦駕四矣哀十七
齊慶封來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襄二十八
秦伯之弟鍼奔晉其車千乘 諸侯之弟而有千乘非禮也昭元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

之車服于庭鄭人惡而殺之哀五 又襄二十二年楚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王轘之于境 以上皆車
齊侯伐萊萊人賂以索馬牛 索選也襄二
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馬前右足白曰啓以此爲夾轅之服馬故曰啓服昭二十九
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 肅爽駿馬名爽或作霜定三
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 定十 王之詩云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謂陳四匹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實也宣二年宋以文馬百乘贖華元于鄭疏云文馬者文飾其馬如朱其尾鬣之類也
戰于韓晉戎馬還濘獲晉侯 遂音全獲也晉侯乘鄭之小駟不習于戰臨陣而濘故敗僖十五
戰于鞌郤克馬逸不能止晉師從之齊師敗績 成二 韓之戰以馬取敗鞍之戰以馬取勝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宣十五
諸侯伐秦荀偃令曰雞鳴而駕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余馬首欲東乃歸 襄十四
諸侯伐齊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 班別也夜遁馬不相見故作離別之聲襄十八
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 言馬不足恃昭四 以上皆馬
國語桓公城楚丘以封衛與之繫馬三百 繫馬者廄中良馬周

傳三年爲繫齊語四 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

也子常問蓄貨聚馬厩月云國馬公馬者周禮校人註楚語十二

桓公西征縣車束馬踰太行山險車馬不得行用縄縋而過亦西域鄙嫂之類也齊語四 汗明謂春申君曰驥服鹽車上太行蹄穿膝折而不能上伯樂遭而哭之解衣羃之驥于是仰首而高鳴見伯樂之知巳也楚策 蘇代謂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三旦立市人莫之知伯樂過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燕策 郭隗謂燕昭

王曰古之君人以千金求千里馬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有千里馬巳死買其首五百金天下以爲能市馬不期年而千里馬之至者三燕策 楚莊王之乘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優孟曰薄請以王禮葬使天下聞之皆知吾王賤人而貴畜也史記

穆王得八駿焉造父御之周行天下八駿之名曰驊騮騄耳赤驥白兎騏渠黃踰輪山子一云八駿者絕地翻羽奔宵逾暉超光騰霧挾翼也綱鑑

舟楫

易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舟惟虛故可行于水人惟虛故可游于世中孚彖 又渙彖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言有濟險之功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取諸渙渙卦巽木在坎水之上下繫二

書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史傳曰言四載者水乘舟陸乘車山乘樏泥乘輴也益稷篇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說命上 又盤庚中篇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具敗也

詩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匏有苦葉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方泭也泳潛行也邶風谷風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杭渡也宋桓夫人出歸于衛子襄公立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次章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刀小舟也河廣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柏舟堅固乘而不用但汎然于中流婦人不得于夫以此自比邶風柏舟 又鄘風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朋言理當如此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載詞汎汎漂浮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菁菁者莪 又采菽篇汎汎楊舟紼纚維之以舟之必有所與君子爲天子所親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竹竿 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宜日以舟之流比己之見棄而無依小弁 親迎于渭造舟

吳氏濟川文
濡有衣袽終
日戒衣袽所
以塞舟之罅
隙言豫有備
[illegible]戒心

梁。梁浮橋也言文王以舟為浮橋而親迎也明叫
爾雅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
子曰文王造舟為梁故周家遂以為天子
之禮連四舟曰維舟兩舟曰方舟單舟曰特 淠彼涇舟
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涇水名烝徒楫之言同心共濟
興起下文君行則同心進及棫樸 又匏有苦葉篇
濟盈不濡軌喉之篇漸車帷裳蓋淺水車亦可渡

禮記季春之月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
于天子焉天子始乘舟。覆舟者詳察其罅漏之處五覆五反慎之至也月令

左傳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傳十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焚舟示士卒無還心文三 諸侯伐
秦及涇不濟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
魯人莒人先濟 賦匏有苦葉志在必濟也襄十四 楚人及吳人戰
于長岸獲其乘舟餘皇。餘皇吳王所乘大舟名昭十七

國語桓公西征方舟設泭乘桴濟河。方并也泭音孚編木曰泭小泭曰桴齊語四

世本云黃帝之臣共鼓化狐作舟楫。東晳發蒙記
云伯益作舟楫。按繫辭舟楫之利通承黃帝堯舜
而言又禹稱丹朱罔水行舟則丹朱以前當已有

之末必始于伯益矣考之經傳或為栢舟或為松
舟或為楊舟舟之大者有吳人之餘皇舟之小者
有衛風之所謂刀是舟有不同也天子造舟諸侯
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是乘舟之制亦不同也殆
猶車馬之辨等威歟

儿席

書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將傳成王顧命而兼設平生之坐也牖間是受朝之坐篾席者桃枝竹席黼者白黑之綵純讀準緣也言布三重篾席以黼爲緣以彩玉飾几其几則因仍生時所設也設做此西序是聽政之坐底席者蒲席綴者雜彩東序是養老享羣臣之坐豐席者莞席西夾是親屬私燕之坐筍席者以竹篛爲席紛等紛白繡也四几皆不改設者周禮云凶事仍几是也顧命

詩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不可卷言不爲邶風柏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詩詳燕毛條行葦

禮記奉席如橋衡請席何向請衽何趾如橋衡者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也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此事長之禮也　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之席設于西北與西皆陰也故皆尚右北向之席設于南西向之席設于東南與東皆陽也故皆尚左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此言講說之席席潤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兩席并中間容地共容一丈函容也　疏曰古者飲食燕享列席南向不相對相對者惟講說之席耳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客不敢當重席故欲徹之主人固辭則止客踐席將坐主人乃坐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側席謂側坐一席不設待賓之席專猶單也席各有重數居喪則否曲禮上　侍坐則必退席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侍坐謂臣侍君坐退席者就側邊別席前下也登席當從下而升不然則爲躐席徒坐者非飲食又非講問也食則豆去席尺讀書亦去席尺故曰齊豆玉藻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五重者莞藻次蒲熊三重者莞藻蒲再重蒲莞也禮器　三禮圖云士蒲筵無純　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尚明之也越音活蒲席也鞂音秸禾稾去皮者也蒲越稾鞂皆祭天所用之席明之謂明其禮之異也郊特牲

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曰玉几彫几彤几漆几素几莞席藻席次席蒲席熊席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筵亦席也筵鋪于地席加于筵莞蒲之細者藻繅藻爲五采也次謂桃枝竹席次列成文熊以熊皮爲席天子朝覲饗射封國及祭祀之所席皆莞筵藻席次席左右玉几田獵則熊席右漆几喪事則葦席右素几諸侯祭祀蒲筵莞席右彤几延賓則莞筵藻席左彤几吉事尚文故變几凶事尚質故仍几春官

司几筵

儀禮公食大夫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司宮之官在天子即爲司几筵丈有六尺曰常八尺曰尋進長于席者以便陳設也筵實席皆識其首尾以便卷舒筵宰夫則設之几無人則右凡禮神則右几 宰夫設筵加席几具几司宮

左傳臧文仲妾織蒲織蒲爲席與民爭利孔子以爲不仁之三

○席之重數因事而異

禮器言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而司几筵王之席三重諸侯二重何也禮器疏曰天子祫祭席五

重禘祭四重時祭及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侯皆三重待諸侯及孫卿大夫皆二重祭天及日月山川五祀皆單席諸侯祭祀二重相朝亦二重而言三重者謂相朝時設享則三重若燕則二重也其享食鄰國卿大夫及已之卿大夫皆二重燕則單席祭社稷山川外異席卿大夫法當再重鄉飲則單席蒞席之重數因事而異者也司几筵天子之席三重指朝覲享射等事而言也與禮器異顧命四坐以禮頭推之當有分別顧命一概三重者鄭元謂不用生時

席也祭天掃席所謂蒲槀鞂是也司几筵何役於席亦單席故郊特牲言鬼神之祭單席諸侯三重席相享則然郊特牲云大享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卿大夫皆再重而鄉飲單席者以鄉人之賢者爲賓故下之也 按席之重數因事而異天子自五至一諸侯自三至一大夫時二時一士惟一而陳氏則曰古者諸侯以上席皆坐設筵則單鋪司几筵王之藻席次席皆重焉非莞筵而五諸侯之藻席亦重焉非莞筵而三數與禮器適合此說不可從

○席可同坐四人故曲禮云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若賓主禮席則無同坐之制故鄉飲酒禮云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

規矩準繩

易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坤文言乾為天為圜天體圓故乾為圜巽為木為繩直繩糾木而取直故為繩直

說卦十一 乾圓坤方巽直皆就卦德取義若以方位而言又不其然漢魏相采明堂月令奏曰東方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黃帝乘坤執繩制四方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

周禮輪人為輪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註詳車馬條考工記 規矩準繩不可廢則輪人其一也又匠人建國注水于地以取其平縣繩以察東西為規以度南北亦其一也深衣之制袂圜以應規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又其一也

禮記目巧之室則有奧阼目巧謂不用規矩準繩但憑目力之巧為之仲尼燕居

權衡度量

書關石和鈞王府則有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 關通也和平也 法度之制始于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是權者法度之所自出故以鈞石言之也五子之歌

禮記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角較也甬斛也概者平量之器也 按此一行于仲春一行于仲秋蓋度量等物以均平為貴二分之晝夜均平王者法天行政莫要於此時為最之舜典同律度量衡亦在二月即此義也月令 度量衡受法于諸律同則三者自同故舜典先言律詳見律呂條黃鍾說

周禮㮚氏煎金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權之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鬴六斗四升之量也以銅為之取其堅實不磨耗其重則權衡之法寓焉察其聲則律呂之法寓焉槩而不稅者言鑄此為法而不用此取稅也時文思索者言是乃文德之君思索為民立法而作是鬴也 銅釜不過以之立法非常用之物猶玉人璧羨起度駔琮為權之意考工記

左傳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

量貸而以公量收之。齊舊量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陳氏五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則釜八斗鍾八斛蓋欲得民心故貸多而收少也 昭三 區音謳 欒音樂 區字音勾

權衡度量先王所以整齊天下之具也舜則同度量禹則平鈞石金天之代五雉專其司子氏之朔六府董其事行人歲掌則考度量于巡狩之前年月令所言則察度量于春秋之二仲先王之意誠恐天下有壞法亂紀者故必使之壹一也齊之陳氏以豆區釜鍾潛移其國盜王府之制弁髦久矣

珍寶

易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兩貝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弗違猶[illegible]也 損五爻 古者金銀龜貝錢布皆為貨貝者海中介蟲其甲可以飾器大貝四寸八分一朋直錢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一朋直三十小貝一寸二分一朋直十不盈一寸二分不得為朋每枚直錢三是為貨貝五品天子元龜尺二寸直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壯貝十朋侯龜七寸直么貝十朋子龜五寸直小貝十朋詩菁莪篇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蓋百朋則極言其重也

書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赤刀者赤削大訓者三皇五帝之書及文武之訓夷玉者常玉天球者常球亂圖名大貝如車渠兌和垂皆人名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所謂五重之玉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 顧命

禮記郊特牲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封父國名越國名棘戟也此數者皆有之明堂位

山出器車河出馬圖 器者銀甕丹甑車者山車垂鉤不待揉治而自圓曲此大順之瑞也 禮運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孔

子曰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碈石之以玉者縝音且緻也栗堅貌劌傷也有廉隅而不傷于物故象義如隊象禮之遜讓也詘猶揚也調止貌瑕瑜不相揜象忠之無所隱匿也孚信也尹竹也信正二者自中而達外表裏如一也七者皆所謂德也圭璋特達謂行聘之禮未享特升于堂不藉餘幣也

馬氏曰玉之爲物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斂能彰能備精粗之氣而全天人之道者也能柔則溫潤而澤所以爲仁能剛則廉而不劌所以爲義能抑則垂之如隊所以爲禮能揚則其聲清越以長所以爲樂能斂則縝密以栗所以爲智能彰則瑕瑜不相揜孚尹于中而旁達于外所以爲忠信凡此皆相而爲人道也爲天爲地爲德爲道皆精而爲天道也又曰古人用玉皆象其德如白圭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享嬪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享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蒼璧禮天用其能達于天也黃琮禮地用其能達于地也古之比君子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如玉如瑩皆所謂比德于玉者也聘義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喪祭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如天球之屬寶器如兌戈和弓之屬春官　大宗伯汲典瑞玉人諸玉器入圭璧條

左傳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乃獻之桓十年

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人有其寶言各守其寶哉襄十五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取之將賣之則爲石蔽王定而獻之用于河者禱河神也得諸河上者珪自水中出也陰不佞敬王大夫欲賣則化爲石藏之則復爲玉見其神異昭二十四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封父古諸侯繁弱弓名少帛雜帛之旃綪茷大赤也大呂姑洗皆鐘名密須闕鞏皆國名闕鞏出甲定四　按逸書有分器之篇蓋武王頒賚器于諸侯而作也此則觀此逸成王所分

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擇用一焉舒鼎衛文公之鼎昭兆寶龜名鞶鑑鞶帶而以鑑爲飾也言衛與魯侯晉

將公出奔衛君欲州賓爲將以求納之公叔文子語定六

國語王孫圉聘于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于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鳴玉以相者鳴其佩玉以相禮也幾何言傳幾世也庇蔭嘉穀者祭祀之玉也憲法也珠者水精故能禦火災譁囂指鳴玉楚語十六　白珩以白玉爲佩首之珩當時所寶周有砥砈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晉有鍾離晉有垂棘之璧皆寶玉也　又戰國時梁惠王誇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能照千里與王孫圉答趙簡子意同

璋分兩半白藏天子青藏諸侯得郊天故圖以白

公羊傳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判半也半珪曰璋以白爲質黼也大弓力千斤純甲緣也千歲之龜青髯定八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 或曰寶玉即夏后氏之璜大弓即封父之繁弱

諸經所載珍寶畧備于禹貢職方禹貢言金則有荆揚之三品梁州之銀鐵言玉則有揚州之瑤琨雍州之球琳琅玕言珠則有徐州之蠙珠荆州之璣言龜則有九江之大龜言服物則有織文織貝織縞纖纊之屬言食物則有魚鹽橘柚之屬言器物則有羽毛齒革礪砥砮丹之屬言材物則有松桐栝栢箘簵篠簜之屬職方所言畧于禹貢其言揚州之利則曰金錫竹箭荆州則曰丹銀齒革豫州則曰林漆絲枲青兖則曰蒲魚雍州則曰玉石幽州則曰魚鹽冀州則曰松栢并州則曰布帛乃若淮南所載亦有相表裏者其言曰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

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
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禹貢
所載詳貢獻條瑜玗琪玉名華山出黃金及含玉
之石霍山出夜光之珠及五色之玉淮南子又云
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
玉英 金銀珠玉世所寶也至若五穀桑麻之類
特常物耳而列地利者必及之蓋五穀桑麻所以
養生其爲寶有甚于金銀珠玉者故聖人有捐珠
抵璧之事而必
不敢賤用物也

圭璧

易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公謂諸侯圭所以通信益六三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
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
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璧圜象天琮方象地圭形方而銳上半圭曰璋琥者
以玉爲虎形半璧曰璜禮天以冬
至禮地以夏至禮四方以四立日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
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
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
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
二采一就以頫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
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
以祀日月星辰土圭以致四時日月珍圭以徵守以恤
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
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禮人曰瓚體神曰祭丈夫
又謂之埏鎮圭琢四鎮之山搢則揷也執則持之也
繅藉織組爲藻飾以藉玉者也一匝爲一就桓圭五

者詳封建條此五等諸侯之命圭桓聘之上璋等琬
下于命圭一等各有瑑以飾之邸者視托之器四圭
有邸者中央爲璧而圭著其四旁兩圭有邸者中央
爲琮而圭著其兩旁皆一玉俱成祼圭陷獻之器形
如盤其柄用圭璋璧者以璧爲邸而旁有一圭土圭
以測景珍圭制度無聞徵守者致命守國之諸侯也
牙璋瑑爲牙之形穀圭琢粟文天子和諸侯之難及
聘女則使者執之琬圭無鋒芒治德謂褒諸侯之德
琰圭上有鋒芒易行除慝謂責諸侯使
改過戒諸侯使修慝也　以上皆春官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桓圭
公守之命圭七寸信圭侯守之躬圭伯守之也言桓圭信圭
躬圭而不言穀蒲璧文不備耳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冒所以齊

瑞信凡諸侯之瑞皆斜刻其上冒則斜刻其下諸侯
來朝以冒冒之而審其真偽　此冒是朝宗覲遇時
所執若會同則執鎮
圭而搢珽與朝日同　四圭尺有二寸兩圭五寸大
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土圭尺有五寸祼圭尺有二
寸四圭即祀天之圭兩圭即祀地之圭杼殺
也終葵椎也爲椎于其上明無所屈也　琬圭
九寸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琬圭上下皆圓判半
也規半以上判至首
爲瑑飾　璧羨度尺圭璧五寸穀圭七寸璧琮九
寸諸侯以享天子羨延也度尺長一尺也典瑞云璧
羨以起度言爲尺度之準也圭璧
即祀日月星辰所用穀圭即天子聘女所用　大璋
享獻也九寸據上公而言詳贄幣條六幣註

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天子巡狩宗祝以前馬牙璋中
璋七寸三璋之制形如圭瓚有事山川則灌馬大山
川用大璋次山川用中璋小山川用邊璋前
馬謂在馬前致禮牙璋即起軍旅
所用牙璋之小者亦名中璋　諸侯大璋七寸以
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諸侯聘女之璋亦名大璋頫聘
之圭璋璧琮比命圭各減一
寸此八寸亦據上公而言　大琮十有二寸是謂
內鎮后守之駔琮七寸天子以爲權駔琮五寸后以
爲權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致稍餼駔作組謂以組
繫璧琮起度也璋邸射者璋爲邸而上射出于外素
功無瑑飾平時祀山川之致稍餼謂致禮于聘賓

執此以將命　玉人與典瑞相爲表裏然玉人之所
遺或典瑞之所無典瑞之所詳或玉人之所無參互
有遺文也　以上
並考工記玉人

○聘圭封圭辯

五等諸侯之命圭惟朝天子及兩君相見執之若
遣使出聘別有圭璋璧琮下于命圭一等公侯伯
之禮聘用圭璋享用璧琮子男之禮聘用璧琮享
用琥璜不執命圭也蓋命圭至重乃諸侯之贄非
臣下所得執典瑞及玉人皆有明文詳考諸經註

疏恐無與說邢昺疏論語執圭章亦同獨朱文公謂孔子所執之圭即是命圭不知何據諸經註疏如左氏衛聘傳儀禮聘禮篇小戴聘儀篇皆同　封圭止許有一不許有二若聘臣用之不惟與有不順且勢亦不可即如宣公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又使公子馮聘于晉一時並出安得數副封圭耶

贄幣

書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玉者五等諸侯之命圭三帛者孔傳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者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者士執雉此皆贄見之物也　疏云鄭玄周禮典命諸侯世子及公之孤皆執皮帛而不言其色附庸之君則無文孔傳所謂纁玄黃者或別有所據未知出何書也

禮記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天子無客禮莫適用鬯以告神羔取其群而不失類鴈取其知時而飛有行列雉取其耿介而交有別匹作鶩家鴨也取其不飛遷童子之贄悉用束脩委之于地不敢與成人為禮也纓者馬繁拾者射韝野外軍中無物為贄當隨時而用此三物脯乾肉無骨者脩乾肉如薑桂者婦人初嫁時用此六物以見舅姑曲禮下

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皮帛者以手執帛而皮設于地天子之孤以虎皮公之孤以豹皮鷄取其守時而動　疏云天子之孤與大夫士其命數與諸侯之臣不同贄則但論其尊不論命數稱孤則同執皮帛稱卿則同執羔以下皆然是以士相見禮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耳凡行享禮有庭實執贄相見無庭實春官

曰號貢六幣大夫之孤以以鴈羔則以羔鴈為贄與士之說則三代不變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六幣所以享也合配合之意如圭配馬璋配皮之類皮者虎豹之皮馬與皮以黼並幣而用以當幣凡享王與后二王之後用圭璋五等諸侯皆用璧琮其大各如命圭君諸侯自相享二王之後與公侯伯皆用璧琮子男用琥璜各下命圭一等卿大夫聘亦如之秋官

儀禮士相見之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士相見謂士與人相見腒乾雉也凡羔鴈等物皆用生者獨雉不可生服夏恐臭敗故以腒代之左頭從陽也曲禮云執禽者左首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飾之以布謂蓋布衣其身也曲禮言飾羔鴈者以繢彼是天子之大夫故加之以繢畫此是諸侯之大夫故用布而無繢維者

聯其足也

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上大夫卿也四維結面謂從四足前穿過背上而結于胸前也麛者孤之贄疏云孤執皮帛而以為執麛者謂新升為孤見巳君法至條爾則皆皮帛也

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庶人見君不為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至下謂至君前庶人謂在官之庶人不為容謂不趨翔走則疾于趨士相見篇

左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莊二十四

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于是始尚羔卿執羔曲禮大夫執鴈晉向同用鴈至是卿始執羔定八言軍中之贄以纓拾矢此亦軍中而仍用羔鴈者以其非野外也

○贄是以卑見尊之禮

古人用贄或新受職或新識面或新冠或弟子初見先生或人臣見他國之君皆執贄以相見總是以卑見尊之禮或敵體相見亦有之若尊者見卑者則無此法穆弓云哀公執贄請見周豐彼因尊賢特自卑耳凡賓之贄主人皆受相見過仍還之

惟臣見君則不還

笏

禮記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搢插也珽亦笏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也以其挺然無所詘故謂之珽荼者舒遲之義詘謂規圓其角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魚須文竹者以鮫魚須飾竹成文陸氏音須爲班非也士之笏用竹爲質而以象牙飾其邊蓋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以魚須士以遠尊而申故飾以象也 按魚須文竹大夫之笏而前文史進象笏亦謂大夫琥以爲象字誤熊氏則云有地大夫用象笏 見于天子與射無

脫笏入太廟脫笏非禮也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笏受命于君則書于笏凡臣見君皆執笏集天子以撫諸侯太廟之中惟君當事則脫笏臣雖當事亦不脫笏玉藻

旌旗

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九旗皆以絳帛爲之而飾以采色建于車上日月取其恒照交龍取其升降通帛即大赤雜帛以白飾邊熊虎取其猛毅鳥隼取其摯捷龜蛇取其能扞患避難羽有五采注于旗干之首旞取全而遂之之義旌取析而旌之之義師都者鄉遂大夫

州里者州長里宰縣鄙者縣正鄙師道車象路也斿車木路也春官 王氏曰凡有所將者則有所盡師都將三等采地之兵州里將六鄉之兵縣鄙將六遂之兵此所以建旗建旟建旐也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故建旜建物無所爲焉然大司馬仲秋治兵惟王及諸侯所載與此同其餘皆不同至于載旞載旌則司馬所無豈治兵大閱其禮各異歟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大火蒼龍之宿其屬有九鶉火朱鳥之宿其屬有七伐白虎之宿其屬有六營室元武之宿其屬有四旗之旒數各象其數旗有九而此獨舉四者據行軍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而言也枉矢妖星凡旌旗皆有弧以張之又畫枉矢于其上考工輈人

禮記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春秋兼用之 綏以旄牛尾注干首王制言天子田獵之制周禮巾車建大麾以田先儒亦以大麾爲夏殷旗名蓋綏卽麾也說詳巾車疏中 按巾車五路之旗大常以祀大旂以賓大赤以朝大白以卽戎大麾以田此已有其四而前文又云魯君祀帝于郊旗十有二旒然則周之大常魯兼用之矣明堂位

左傳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蝥弧旗名 隱十一

齊欒高伐公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斷三尺而用之 靈姑銔齊侯旗名不敢與君同故斷三尺昭十

鄭人擊趙簡子獲其蠭旗 哀二

節

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守邦國謂諸侯守都鄙謂采邑之長使節者天子使臣所執之節也八節之中守節二使節六虎節龍節人節皆以金爲之而鑄其形英蕩竹名謂以竹爲函可以盛節而盛節也符節者剖竹爲符以合之也璽節者既爲符又加璽印于其上也旌節者析羽爲旌以彰其節也此二節皆以竹爲之傳者文書幾與稽同無節則門關稽察處執之不得行也地官

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 陳氏禮書云掌節所掌者謂之邦節使邦國者所執小行人所掌者謂之天下之節邦國都鄙使者所執也掌節無符節若有使于都鄙則以旌節行之小行人無璽節其貨賄亦用符節也秋官

五經類編卷之十六終

衣服總

易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言隨時變化各得其宜 下繫二

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古人之象謂黃帝垂衣之象華蟲雉也宗彝虎蜼也日月六者繪于衣宗彝六者繡于裳所以別其等也此舜命禹之詞 鄭康成云天子之服十二章[illegible]公自山龍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宗彝以下

卿大夫自粉米以下又云舜時天子之服十二章至周則三辰爲于旂旗而服惟九章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此虞周制度之不同也 益稷篇

冀州島夷皮服兗州厥篚織文青州厥貢鹽絺岱畎絲枲厥篚檿絲徐州厥篚元纖縞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荊州厥篚元纁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梁州熊羆狐狸織皮 註詳貢獻 禹貢

惟衣裳在笥 註詳賞罰 說命中

詩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襮領也諸侯之中衣繡黼爲領丹朱爲純是時曲沃盛而晉衰國人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 朝祭之服皆有中衣外加冕服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蓋此服惟諸侯用之 唐風揚之水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曲沃武公滅晉以寶器賂周王請爲諸侯七者侯伯之衣七章也子謂天子言我非無此七章之衣但必得天子之命爲安耳次言六者言卑此天子之卿受六命之服亦幸矣 探與命則天子之卿覬服六章者以可服及夏官射人推之則天子之卿尚不得服六章之服故毛鄭並言六命不言六章蓋疑之也 唐風無衣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 毳衣子男之服王朝大夫四命加封五命得服毳衣 菼者青色次章毳衣如璊 璊者赤色毳衣備五色故兼青與赤也 大車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

好人服之 糾糾猶繚戾寒涼之意摻摻猶纖纖魏俗儉嗇而褊急葛屨而用之冬月要婦未廟見而即使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言大人也 魏風葛屨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婁亦曳也 山有樞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楚楚鮮明貌 蜉蝣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此刺曹君用小人也 候人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授衣謂家長授衣于家衆九月霜降始寒故授衣以爲禦寒之備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 七月 以上總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裘大夫私居之服

能以絲飾裘之名南國大夫節儉正直詩人美之次章素絲五緎三章素絲五總緎與總皆以絲飾裘之名也　羔羊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如濡潤澤貌侯美也此亦美其大夫之辭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飾者緣袖也羔裘純羔大夫以豹飾袖而卑異所謂豹袪豹褎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晏鮮盛貌三英裘飾亦無定蓋裘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遥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詩人憂之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檜風羔裘同一羔裘也鄭之大夫則以如濡晏兮美其彦檜之君則以如膏存譏刺與逍遥信乎稱其服之爲貴也

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天子視朝用皮弁服其內有狐白錦衣諸侯在天子之朝亦然此秦人美其君之辭也終南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于貉往取狐貍也七月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　職勞不來謂專主勞苦之事而不蒙撫慰舟人亦西人此言東西賦役不均貧富懸別也大東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此亂離之後思昔日人物儀容之美也都人士以上裘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覃延也濩煑也言盛夏之月葛既成而后妃治以爲布製以爲服也葛覃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　絺綌過時有寒涼蕭瑟之感衛莊姜賢而失位以此自比綠衣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　瑳鮮盛貌展衣夫人之禮服縐絺絺之尤細者紲袢束縛意言以展衣蒙縐絺而爲之紲袢此興宜爱之詩也君子偕老論語表絺綌由所謂蒙彼縐絺是也然論語所言表絺綌謂絺綌在外此所謂蒙縐絺則縐絺在內二者不同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采葛以上葛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南山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麻衣謂深衣諸侯夕服深衣以采如雪言其鮮潔也蜉蝣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婆娑舞貌原氏好遊蕩歌舞婦人棄其業而舞于市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　漚漬也治麻者必先漬之東門之池

八月載績　麻熟之時績以爲衣七月　以上麻

禮記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純讀平緣也曲禮上

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　數者升縷多寡之數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幅廣二尺四寸姦色如紅紫之類王制

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黑黃蒼赤莫不質良以給郊廟

之服法故謂成法故事衣服必有成法孝經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詩君子偕老篇象服是宜象服謂法服也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文繪于衣繡刺于裳小大指尊卑等級長短謂衣長而裳短此皆以祭服言也衣服有品謂諸服言之也月令

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龍袞謂畫龍于袞衣諸侯不獨用黼大夫不獨用黻特舉其一耳再命之士服元衣纁裳總謂

非列采不入公門列采謂品服凡朝服在天子之朝則用素在諸侯之朝則用緇而其中等列各不同下文云朝服之以緇也自季康子始也蓋言變禮之由

王后褘衣夫人揄翟君命屈翟再命鞠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惟世婦命于奠繭其他皆從男子此即內司服所掌之六服褘作翬揄作搖屈作闕禮作展翬搖兩種雉名畫衣元質而畫翬搖翟青質而畫翟闕翟赤質刻而不畫鞠衣黃色襢衣白色褖衣黑色夫人謂三夫人及侯伯之夫人君命謂子男之夫人再命一命皆指其妻而言子男之士不命其妻則服褖衣命于奠繭謂獻繭時受命服于王后凡此六服上可兼下下不可僭上然褘衣不獨王后服之疏云二王之後祭其先王得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服褘衣此條再命以下辭子男之臣而言故與內司服不同玉藻

深衣

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規者舉

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善衣之次也深衣有士大夫燕私之服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袷交領也踝跟上踵足跟也負繩及踝者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相接至踵如繩之直蓋深衣之制連裳而不殊也下齊裳末緝處如權衡言其平也袂口所以圓者欲舉手揖讓如規之圓負繩者欲爲政如繩之直抱方者欲立身如矩之方五法謂方圓平直與縣也舊說衣有朝祭之服吉服以朝祭爲上燕衣爲次深衣

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猶大也大袂大夫以上其服侈袂章甫即緇布冠儒行 以上總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言其儉不中禮檀弓下

孟冬之月天子始裘月令

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人臣對君必用裼衣裘表則不用裼衣襲裘則不露裼衣者也

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服之襲

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襲執龜筴無事則裼弗敢充也黼裘用黑羊皮雜以狐白爲黼文國君服之以誓軍省耕大裘純用黑羊皮天子之郊服諸侯服之則爲僭虎狠所以示威君子謂大夫士麛者鹿子犬羊之裘庶人所服凡裼衣如于裘外裼衣之外又有品服見美者言雖加他服必露裼衣之美也充掩也尸尊無所避執玉以禮執龜以卜皆以質爲敬故皆襲無事則裼言執玉執龜者行禮已畢仍以裼衣對君也玉藻　以上裘

孟夏之月天子始絺　月令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

袗絺綌不入公門　玉藻　以上葛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

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　秋官大行人

畫繢之事雜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考工記畫繢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　羽所以飾旌旗及后車朱者朱砂湛者火謂以朱砂漬丹秫也淳而漬之謂以此汁染羽也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卽爵頭色也又再染以黑則成緇矣　此經及爾雅皆不言四入六入疏云以纁入赤汁則爲朱若入黑汁則爲紺皆四入也以緅入黑汁則爲元此六入也公與緇相近故禮家每以緇布衣爲元端

㡛氏湅絲湅帛　湅言煉湅而熟之也釋名各有氏湅水湅二法考工記

凡氏不蠶者不帛　所以恥遊惰載師云宅不毛者有里布亦卽此意也地官閭師　以上總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良裘裘之美者行羽物以羽物賜羣臣也功裘人功所成之裘也天官　以上裘

內宰以婦職教九御使作二事嬪婦化治絲枲　太宰

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　二事謂絲枲衺卽邪字

典枲掌布緦縷紵麻草之物以待時頒　布緦縷皆用麻紵用葛草者葛屬天官

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徵草貢之材于澤農　草貢苧屬蓋葛宜山苧宜澤也地官　以上麻葛

左傳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桓三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衣之偏衣　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國語作偏裻之衣方相氏所用詳見雜條闕二

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僖二十四　不衷不法也

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言其未學不可治民故以學製爲諭　襄三十一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綿也言悅而忘寒　宣十二　以上總

鳥衣聲入紫衣狐裘而僭于僭言齊俗貴紫服紫以示殿紫僭師于齊也

士蔿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尨茸詩作蒙戎亂貌也僖五

北國之亂 衛人將殺右宰穀穀曰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喻美多而惡少襄十四

衛侯食渾良夫良夫紫衣狐裘至太子殺之 杜註云紫衣僭君服疏云紫衣君服禮無明文玉藻言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鄭元以爲僭宋公之服管子稱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孔子云惡紫之奪朱蓋當時人主好服紫衣則臣下不得而僭之矣哀十七 以上裘

國語隕霜而冬裘具 孟冬天子始裘故九月預備周語二十二

冠冕 冠禮見十一卷

詩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會縫也以琇瑩飾皮弁之縫如星之明也淇奥

其弁伊騏 騏青黑色此言服有常度鳲鳩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 頍弁貌頍弁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笠者以臺草爲笠緇撮者緇布冠其制小僅可撮其髻故曰緇撮都人士

綠衣其紑載弁俅俅 俅俅恭順貌絲衣

禮記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 殷尚質冠之襵少前後直縫之周尚文冠之襵多故衡縫之檀弓上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元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聽朔于南門之外皮弁以視朝 天子之袞冕前後垂旒各十二每旒十二玉玉五色藻者五采絲繩用以貫玉邃深也延冕上覆也元冕三旒詳司服註視朝則皮弁上下同服但飾有異耳 天子之五冕旒數雖異然每旒必十二玉藻五采禮器言天子之冕朱綠藻是前代之服非周制也

諸侯玄冕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于太廟玄冠以視朝于內朝 諸侯之冕旒繅玉視其命數詳見司服裨冕者公袞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也朝謂朝天子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

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大帛不
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緌音蕤纓結于頷下結之餘下垂者□□□武
冠卷也紕者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紕者□□采綦
者著白色縞者生絹素者熟絹元冠朱組纓四命以
始冠之冠言子姓之冠謂孫爲祖服垂緌二句謂縞
冠素紕而緌長五寸所以恥惰游之士也不齒即所
謂不帥教而屏棄之者秋官司圜云凡害人者弗使
冠飾亦所以恥之也凶服去飾故不緌紫者間色紫緌
非禮也。
玉藻

周禮司服掌王之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
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
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
玄冕凡兵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何則冠弁服公之
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
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
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
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大裘而冕謂身
服黑裘首戴無旒之冕袞凡九章其衣五章曰龍曰
山曰華蟲曰火曰宗彝其裳四章曰藻曰粉米曰黼

曰黻所用之冕則十二旒鷩衣自華蟲以下其衣三
章其裳四章其冕九旒毳衣自宗彝以下其衣三章
其裳二章其冕七旒希讀作絺希衣自粉米以下其
衣一章其裳二章其冕五旒玄衣無文但裳刺黻其
冕三旒韋弁以靺韋爲弁衣裳同色皮弁以白鹿皮爲
之其衣裳皆白王視三朝用之若受朝于廟則用袞
冕何謂田獵冠弁委貌也其服緇衣素裳上公九命
亦服九章之袞但其龍則止有降龍而無升龍其冕
則九旒侯伯七命其服七章其冕七旒子男五命其
服五章其冕五旒王之孤大夫與公之孤皆四命其服
三章其冕四旒王之上士與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其
服一章其冕三旒王之中士與公侯伯之大夫子男
之卿皆再命再命之卿大夫其服一章其冕二旒再
命之士服爵弁王之下士與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
夫皆一命一命之士服皮弁一
命之大夫服一旒之冕春官
弁師掌王之五冕
皆玄冕朱裏五采繅十有二就五采玉十有二。玉璂
玉笄朱紘諸公之繅旒九就瑉玉三采諸侯及孤卿
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主之皮弁會五采冕上用版玄表
朱裏繅作藻五采玉以朱白蒼黃玄爲次遍則又從
朱起笄所以綴纓紘綴于笄之兩端而結于頷下璂
爰石似玉三采朱白蒼也皮弁會五采言縫中結五
采玉十二以爲飾也　旒數采數各依命數諸公九
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卿大夫以
次遞降藻之采五等諸侯皆用朱白蒼三色孤卿大
夫皆用朱綠
二色夏官
左傳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衡所以維冠紞所以懸瑱紘綖見前桓二
衛

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之服 此諸侯常服 閔二 鄭子臧好
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 僖二十四 子臧 云楚有鷸鳥于居
深山之中以鷸羽 大夫而爲
爲冠亦鷸冠之類 楚子玉爲瓊弁玉纓 瓊弁僭也
僖二十八
國語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曰
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
南冠者楚冠簡彝者簡棄常服周語二十二 同一
南冠也鍾儀南冠而縶則爲守禮陳靈公南冠以出
則爲簡彝因乎其人也鍾義事見左傳成公九年
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
夫人加之以紘綖 加者謂既織紞又加以紘綖也魯語二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冠雄雞之冠 家語 緌冠秫縫大吳
之國也 緌冠者以鮭魚皮爲冠趙策 宋康王爲無顏之冠以
示勇 無顏者冠不覆額宋策 高余冠之岌岌 離騷 冠切雲
之崔嵬 切雲高冠名九章 宋牼悅墨子之風作華山之
冠以自表 華山上下均平表其心之平也 孔子冠枝木之冠 枝木
即章甫 莊子 趙武靈王貝帶鵔冠而朝 鵔即鷩也 淮南子
冠者所以莊其首 文中子

○冕弁冠差等
上古衣毛而冒皮自黃帝時始以布帛莊首其後
制度漸詳總而言之謂之冠分而言之則有冕有
弁有冠周禮五冕皆用麻而制各不同上可兼下
下不可僭上皆朝祭所用也冕之下則爲弁以鹿
皮爲之曰皮弁以爇韋爲之曰韋弁以文鹿子皮
爲之曰綦弁其色赤者曰雀弁大概皆士服也然
兵事用韋弁視朝用皮弁則又上下同服之但其
中體製各別耳弁之下則爲冠冠之制有紕有笄
有武有纓有緌染麻爲之謂之緇布冠稱周之委
貌殷之章甫夏之毋追皆是也染帛爲之謂之玄
冠此外若縞冠黃冠大帛之冠因事興制皆有所
宜至如鷸冠鵔冠緹冠之屬則矜奇駭俗非法服
矣 綦弁雀弁見顧命 雀弁即爵弁也

裳

易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黃者中色中順之德充內發外故大吉坤六五 黃裳不是法服而邶風綠衣黃裳則借以見失所之意以其綠在上而黃在下也

書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三者皆祭服也顧命

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裳 此秦俗樂于戰鬭之詞凡軍事用素裳無衣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此幽民親愛其上之詞孔陽甚鮮明也七月 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之子指周公九罭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 婦人嫁服 以錦爲裳而上加禪縠丰

禮記士元衣纁裳 此士助祭于君之服自天子至士其祭皆元衣纁裳士特無繪繡耳

禮 衣正色裳間色 正色者青赤黃白黑間色者綠紅碧紫騮黃 鄭註謂此謂祭服元衣纁裳也其他則裳用正色者有矣玉藻

○裳與服配

按周禮司服註裳與冕服相配九命七命裳皆四章五命之裳二章三命之裳一章論語端章甫疏云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色裳雖不同總之上服元衣即名元端又云元衣素裳諸侯視朔之服即天子燕服若祭服則纁裳上下同之蓋取其宜也 裳凡七幅前三後四 不連衣獨深衣之裳則連衣

韍

易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紱蔽膝也以韋爲之在祭服謂之韍在他服謂之韠朱紱方來寵祭之隆盛之意
困九二 紱字詩作芾禮作韍論語作黻

禮記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注云凡元端服之韠也凡韠從裳色君朱謂天子純朱諸侯黄朱

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縕在赤黄之間所謂韎也幽作黝黑色葱青色衡詩作珩自三命以上皆赤韍葱珩玉藻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舜始作韍以尊祭服未有文飾故直謂之韍夏以山殷以火周又加龍以爲章天子龍火山俱備諸侯火與山卿大夫惟山士則韎韋而已明堂位

儀禮士冠禮陳服于房中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元端服元裳黄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爵弁一項三加所用即與祭于君之服純者緇色之絲韎韐即縕紱皮弁一項再加所用即與君視朔之服元端一項始加所用即暮見于君之服士有三等故裳分三色至于韠則同用爵頭色

帶

易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訟上九

詩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下垂之貌芄蘭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絲帶大帶也此美其君子服有常度也鳲鳩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厲垂貌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言非有意于垂之帶自有餘耳見其儀度自然不假修飾也都人士

禮記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居士錦帶弟子縞帶紳制士三尺有司二尺五寸紳韠結三齊。緇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素帶合而裏熟絹爲之辟音皮緣也終辟者終竟此帶盡緣之也諸侯亦素帶但不朱裏大夫惟緣其兩旁及垂下處居士謂道藝之士錦帶取其文縞帶取其質也紳帶之垂者有司給使趨走故短五寸結者紐約之組三齊言其長相等雜帶謂以雜色綠帶君兼天子諸侯而言華者黄色 古有大帶有革帶大帶東衣革帶繫韍佩之類此條皆大帶之制大戴記武王有大滅脩容之銘論語子張書孔子之言于紳皆記之于大帶也玉藻

左傳鄭伯享王王以后之鞶鑑與之。鞶帶而以鏡爲飾故曰鞶鑑莊二十一 又桓二年傳稱鞶厲杜註云鞶大帶厲帶之垂者一說鞶履天子之帶也 季札見

子產與之縞帶。按王肅注子縞帶今面帶相贈而以縞帶者獻其所貴也襄二十九

樂王鮒求貨于叔孫不便請帶焉 雖明言貨故以帶爲辭昭元

國語 卿之內子爲大帶 魯語二 十九

佩

詩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子者婦人指夫而言來謂所欲致之人順謂情意相順蓋欲其夫友賢以成德故使以雜佩贈之也 女曰雞鳴

將翺將翔佩玉瓊琚 瓊琚玉珮中玉名 有女同車

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玖石次玉者 丘中有麻

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瑳巧笑見齒貌儺行有節度也 竹竿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瑲玉聲珩佩首橫玉也 采芑

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鞞帶也鞞者刀鞘琫者刀飾容刀者容飾之刀玉瑤象文德容刀象武功也 公劉

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鞙鞙長貌璲瑞也 大東

禮記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磬折佩倚也直立則佩倚于身小俯則佩垂于前大俯則佩委于地 曲禮下

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 所佩之物備尊者之用紛帨所以拭手觿狀如錐象骨爲之所以解結玦即射韘所以鉤弦而開體捍即拾所以束袖而遂弦管者筆彄遰音示刀室也燧所以取火晴用金燧陰用木燧 婦之佩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焉餘與男同 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 容臭香物也所以飾容故曰容臭 內則 童子之佩與成人不同詩芄蘭篇童子佩觿童子佩韘蓋言觿韘

非所當佩。士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

刺擸爭也

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

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

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此條首三句有

論人君徵角宮羽[illegible]中而言右主[illegible]故爲徵

角左主靜故屬宮羽一行自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自

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齊作茨君過趨時工歌采茨

之詩爲節節楚楚茨數句是也趨行時工歌肆夏

之詩爲節卽時邁其邦數句是也　世子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

珩璜之屬佩于左觿燧之屬佩于右不佩玉者非謂

去玉但結左佩之綬不使玉有聲鄭註云結德佩而

設事佩德而卽事也　此條衡

就世子言者臣之對君則恒佩玉　齊則綪結佩而爵

韠綪音爭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爵韠士服齊則諸侯亦服之　凡帶必有佩玉

佩玉有衡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

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帶所以繫佩

凡佩之制上有一橫玉謂之珩下繫玉組貫以蠙珠

中組之半貫一大珠謂之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謂

之衝牙兩組之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謂之琚其

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謂之璜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

爲聲瑀玖次石孔子謙不佩

玉故無佩象環也玉藻

左傳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　蘂聚貌無所繫之言佩　人有而已獨無也哀十三

○佩各有宜

古有德佩有事佩。禮書曰德佩左右皆玉事佩左

紛帨右玦捍之類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

下德成而上也考之于經有專言德佩者如佩玉

瓊琚無故玉不去身之類是也有專言事佩者內

則所言子事父母之儀是也有德佩事佩並言者

玉藻所言世子對君之儀是也又有因位而異其

物者公侯山元大夫水蒼之類是也有因時而異

其宜者齊則綪佩喪則去佩是也有任意自爲佩

者公劉佩鞞琫容刀孔子佩象環五寸之類是也

白虎通曰佩所以表其能能脩道者則佩環能進

德者則佩琨能決疑者則佩玦能解紛者則佩觿

是以見其所佩知其能也

舃屨

詩 葛屨五兩　屨必兩相配喻人各有耦也　南山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刺魏俗儉嗇也　葛屨

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遜而不居也几几安重貌　狼跋

赤芾金舃　舃有繶　赤舃而加金飾諸侯之服也　車攻

王錫韓侯元衮赤舃　韓奕

禮記 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堂謂戶內凡長者在堂則侍者脫屨階下若長者在室則侍者脫屨戶外不當階恐妨後來之人也　曲禮

君賜食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坐跪也　玉藻

排闔脫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　闔門扇也言排門扇而脫屨戶內者惟最長者一人耳其餘皆脫戶外　大夫將軍文子篇云高朱入戶未嘗越屨蓋與者脫屨戶外先後者有次序　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　少儀

周禮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絇素屨葛屨辨內外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複底曰舃單底曰屨繶音益絇音劬凡舃屨皆有繶有絇有純繶者下縫絇者屨頭之鼻純者口緣此條不言純文略耳絇繶純必同色此云赤繶黃繶青絇互言耳素屨者大祥之服天子諸侯及王后夫人其禮服皆用舃黑服則用屨孤卿大夫禮服有命舃其妻則有命屨功屨次于命屨散屨即素屨也　天官

儀禮 士冠禮又屨用葛元端黑屨青絇繶純皮弁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　黑屨配元端服始加所用白屨配皮弁服再加所用纁屨配爵弁服三加所用凡屨必與裳同色繐音歲繐屨喪屨也

左傳 國之諸市屨賤踊貴　踊刖足者之屨踊貴甚言刖者之多也　昭三

楚子次于乾谿翠被豹舃　昭十二

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　靈姑浮越大夫將指足大指也　定十四　又昭八年[illegible]

穀梁傳 叔肸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　叔肸宣公弟公[illegible]宣公殺子赤故不食其食　宣十七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　鱄惡衛侯殺甯喜使已失信故不復言衛事　襄二十七

原憲納屨則踵決　韓詩外傳

耿介之標屣萬乘其如脫屣　北山移文

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　蹻草履也簦長柄笠　史記

躡屩擔簦　即擔簦躡蹻　秦策蘇秦

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史記 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如今花鏃邊之類僮僕用此見其僭侈 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苴履。苴藉也治安策

○履有定制

備考觀周禮履人所載古人之履蓋有定制。又考古者燕服天子黒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履色無過純青

庶人鞋扉草履後世宮人常踏絲履黃歇門下三千珠履僕隸下人表以文綦縧以偏諸此賈生所為長太息者也。扉粗履也左氏僖四年傳供其資糧扉屨疏云麻作曰扉絲作曰屨

又 屨又稱履古註屨不稱謂之履

五經類編卷之十七終

五經類編卷之十八

飲食總 合燕饗

易 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需象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龜不食無求于物朶頤垂頰也欲食之貌又禮曰君子有無禮雖美不食自求口實皆言節養之正為君流為菜或無魚而歎或鑿小而貽咎或染指于鼎或畜怒于笄羹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也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鼎象 詳禮賢條

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序卦上

書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洪範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說命下

文王誥毖庶邦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毖戒也武王以殊邦酣酒故述文王之毖酒以告之飲惟祀者惟祭祀之時則飲酒也德將謂以德將之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洗腆謂殺饌洗濯豐腆此言養親則當用酒 在昔殷先哲王不敢崇飲越百姓里居罔

敢湎于酒在後嗣王酣身荒腆于酒（後嗣王謂紂易之未濟云飲酒濡首濡首亦酣身之意）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佚失也酒誥）

詩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黍君待賢始厚而終薄賢者歎之疏云四簋謂黍稷稻粱公食大夫川六簋此平常燕食故四簋至若伐木篇陳饋八簋則天子待族人之禮也權輿）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介助也）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豳）

（曰朋酒民相戒以滌場欲以備燕饗之禮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七月）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此燕羣臣而求教之詩承筐所以侑賓也）

（在朝則稱君臣當燕則稱賓主此先王以禮使臣之意鹿鳴　小雅多燕饗之詩燕賓客者曰鹿鳴菁菁者莪燕兄弟者曰棠棣頍弁燕朋友者曰伐木燕新婚者曰車舝燕諸侯者曰蓼蕭湛露桑扈魚藻燕有功諸侯者曰彤弓若燕享通用之詩則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瓠葉皆是）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此燕朋友故舊之詩許許衆人共力之聲釃者篩去糟也藇美貌寧適不來二句言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勿使我恩意之不至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衍多也踐陳列貌乾餱以愆言燕飲不備故情意乖離伐木）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嘉魚出于江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聲罩罩竹以罩魚者也南有嘉魚）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此天子燕來朝諸侯之詩晞乾也厭厭久也湛露）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云周旋也正月）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溫克言能溫恭自持富甚也小宛）

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此燕兄弟親戚之詩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故遂言相見無幾但當樂飲以盡今日之歡也頍弁　唐風山有樞篇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詩旨與此篇相似）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此燕新婚之詩車舝）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鐘鼓既設舉醻逸逸（衛武公飲酒悔過而）

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時禮儀之善次章言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蓋言因祭而飲者初時禮儀之善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反反重禮

也幡幡輕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怭怭媟嫚也秩常禮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僛僛傾側也郵過也俄傾側貌傞傞不止也伐害也 蕩之篇云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意與此章相似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匪言六句設爲告戒之詞由謂所當從之道童羖者無角之羖羊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不識昏然無所記也 賓之初筵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薄物可以燕賓有在意不在物也 瓠葉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註詳燕毛條

曾孫維主酒醴維醽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行葦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此公劉宮室既成而燕落成之禮也曹群牧之處以豕爲殽以匏爲爵節其儉也 公劉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 此韓侯覲王出國而顯父承王命以餞之也 韓奕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胡壽也 載芟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在公飲酒君臣相與飲酒也 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咽咽鼓聲之深長也 有駜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魯侯謂僖公永錫難老者願其壽之辭 泮水

禮記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 骨曰殽純肉曰胾左陽而右柔也飯燥羹濕左陽而右陰也凡陳饌之次飯食最近殽胾在飯食外膾炙又在殽胾外醯醬爲食之主故在殽胾內

侍飲于長者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釂盡爵曰釂

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不從土宜故曰不知禮 禮器

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 郊特牲

處故養陽氣食以實故發陰氣郊特牲　事父母舅姑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堇荁枌榆四菜名滫久泔也瀡滑也滑之者也凝者為脂釋者為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齊去聲節度也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和去聲調和也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與人身肝心肺腎相配味隨其時各有所宜也滑甘養脾土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此即周禮庖人之文見庖

新條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雞尾不盈握弗食舒鴈舒鳧翠弗食泠毛而毳毛結而不解也皫音標色不潤也沙嘶也庮臭也鬱腥皆臭也舒鴈鵝也舒鳧鴨也翠尾肉也此數者不利于人故弗食以上皆內則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鰭音耆腴在腹鰭在脊右之者便于食也少儀　賜食而君客之命之祭然後祭先飯徧嘗羞若有嘗羞者則俟君食然後食凡敵體之客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臣侍君而食賜食則不祭君以客禮待之而命之祭乃得祭先飯徧嘗羞者猶行臣禮也為君嘗食也有嘗羞者謂膳宰嘗羞也不以客禮待之不祭不嘗則俟君食乃食

也　惟水漿不祭水漿不祭非盛饌也　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與誾誾同已止也玉藻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禮者所以綴淫也豢豕為酒言豢豕為饗禮以為酒一獻禮之小者按鄉飲酒禮一獻無百拜其言其多也綴讀作綴止也樂記　孔子曰吾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

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施氏魯大夫飧者以飲澆飯禮食畢更作三飧以助飽不敢傷吾子言勿強飽以致傷害雜記下

周禮膳夫掌王之飲食膳羞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王燕食則贊祭王齊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故則不舉饋謂進食六穀黍稷稻粱苽麥也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六清水漿

醢醯醬醷也八物浮醆也□□也□□也□□也珍也清也糕也用背也醬百二十□□醬六十也鼎十有二者牛鼎九牛也羊也豕也魚也□也腸胃也膚也鮮魚也鮮腊也陪鼎三膷也臐也膮也一舉謂朝食也授祭者以所祭之物授王也每物先嘗防有毒也燕食日中與夕食也燕食不如朝食之盛故其祭則膳夫授而贊之日三舉謂日中及夕皆與朝同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死生鮮薧之物以共王之膳及祭祀之好羞 六畜即六牲六獸者麋鹿狼麕野豕兔六禽者雁鶉鷃雉鳩鴿爲即鮮字薧即槁字新肉曰鮮乾肉曰薧好羞見祭祀條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割亨煎和之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賓客之饔飧 亨人掌共鼎鑊

以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饔之亨煑祭祀共太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以上皆天官

左傳陳公子完仕齊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莊二十二 陳完辭夜飲之命屠蒯諫子卯之飲皆能以禮匡君者屠蒯事見聆九及檀弓下篇 子皮戒趙孟趙孟賦瓠葉穆叔謂子皮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 戒者告之以享期也瓠葉之詩取薄物亦可獻賓故知其欲一獻也禮大國之卿五獻 昭元 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季孫固請徹加而後卒事 加籩者籩豆之數踰于常額也 昭六 晉侯以齊侯晏平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昭十二

宋鄭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遂敗 與入鄭師謂驅車入鄭師也國策中山君以一杯羊羹亡國事類此宣二 晉靈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 熊掌也 宣二 楚世子商臣以宮甲

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 熊掌難熟冀外救也 文元 鄭靈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 初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公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子家告公至是名而弗與欲使其言不驗也 公染指謂以手取之也 宣四

國語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 腊亟也 周語二十六 人有言曰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 周語二十八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露睹父怒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 魯語二十七 諺有之曰餓飯不及壺

飱言盛饌雖具不如壺飱之救饑速也抱朴子七

漿人言六飲水漿醴涼醫酏而酒正惟言四飲不辨水涼者 [illegible]

水與涼[illegible]以水為[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

酒醴

禮記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 大酋酒官之長也月令

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曰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辨三酒之物曰事酒昔酒清酒辨四飲之物曰清醫漿酏共王四飲三酒之饌祭祀共五齊三酒有秋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以酒式誅賞 酒材如秋稻麴糵之類公酒謂鄉飲鄉射之酒作之有節度故曰齊泛者滓浮而上泛泛然醴者滓汁相將而一體盎者翁翁然蔥白色緹者紅赤色沈者成而滓沈也事酒者有事而飲昔酒者久釀而熟清酒則更久于昔酒也清者醫漏而泲之醫者釀粥爲之漿酒漿醨音移薄澱酒也五齊以祭三酒爲祭者所飲秋酒者老臣月給以酒也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共賓客之禮酒飲酒陳酒凡酒入于酒府 酒人主造酒之人禮酒饗酒也飲酒燕酒也陳酒謂餘之酒也酒府酒正之府也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共賓客之清醴醫酏

物入于酒府漿人主造飲之入水者煮醴為之而淡故謂之水涼者以禦飲雜水者醫謂醴之清者醫醴精謂醫醴之和濁者按周則稍醴酏糟粱醴皆清與糟並設謂之重醴盎已沛者為清未沛者為糟也

以上皆天官

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幾酒察其非時飲酒及沉湎者謹酒祇民節飲寧水禁而併掌酒禁以酒之溺人猶水也幾酒謹酒即酒苛察酒之意秋官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三酬則一斗勺者尊升所以挹酒觚作觶觚二升觶三升其又大者角四升散五升觥七升考工記

醬附醯醢

禮記進食之禮醯醬處內見飲食條獻孰食者操醬齊曲禮上

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鱉醢醬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濡音而烹也醢醬肉醬卵醬作鯤以魚子為醬也濡雞三句謂以醬烹調諸物魚膾二句謂以醬和調而食諸菹也卵鹽鹽形如鳥卵也凡醬和諸肉細切和鹽酒等物為之即醢人之所謂醯醢也言醯人之醯醬則醬之用醯而成者也醬齊視秋時宜涼也

君賜食臣徹執飯與醬出授從者主人內則

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禮尚謙也玉藻

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執醬而饋樂記

周禮醢人掌共五齊七菹七醢三臡實之王舉則共醢六十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齊作齏五齏者一曰昌本昌蒲根也二曰脾析牛百合也三曰蜃大蛤也四曰豚拍豕肩也五曰深蒲蒲蒻始生者也七菹者韭也菁也茆也葵也芹也菭也筍也七醢者醓也蠃也蠯也蚳也魚也兔也雁也三臡者麋也鹿也麇也醢者肉醬也其醢骨為臡無骨為醢以上諸物須醬丁以而饋之菹與齏有須醬者有須醯者此條所言韲菹則須醬醯人所言韲菹則須醯者也

醯人掌共五齊七菹王舉則共醯物六十罋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王之饋醯醬六

十醢醬六。十菹膳夫云醬用百有二十甕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苦鹽刑地而得散鹽煮波而出形鹽積鹵而結其形似虎飴鹽遇風而成其味

以上皆天官

儀禮公食大夫禮大夫授醬公設之賓三飯以醬公自設之湆其胾也三飯以醬肴每徧以殺擩醬而食之也賓興取粱與醬以降坐奠于階西取粱與醬自徹也奠于階西不以出也凡炙無醬炙有鹹和故不以醬配公食大夫篇

膾炙

禮記進食之禮膾炙處外見飲食篇。毋嘬炙一食截嚼三歲皆禮上

膳膷臐膮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鴽膷者牛臐臐者羊膮膮者豕臐皆香肉也此饌蓋共二十豆膷臐膮牛炙四豆爲第一行醢牛胾醢牛膾四豆爲第二行羊炙羊胾醢豕炙四豆爲第三行醢豕胾芥醬魚膾四豆爲第四行雉兔鶉鴽四豆爲第五行凡食下大夫止用前十六豆若食上大夫則二十豆全用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所燭而合之曰膾乾肉曰脯

膾春用葱秋用芥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欲爲膾者必先爲軒所謂聶而切之者內則

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聶而切之者謂先聶爲大臠而後報切之報切猶横切也少儀　據此則膾有三種據食品有牛炙羊炙豕炙是炙亦有三種也左傳鱄設諸置劍魚中此全魚炙也。

一飯

賁稼穡作甘 洪範

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 秬黑黍秠一稃二米者也穈音門赤粱粟也芑白粱粟也 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詩生民 祭祀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 餴者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饎乃再烝也 饎酒食也 洞酌

有饛簋飧 饛滿貌 大東

彼疏斯粺 疏麤也粺精米也 召旻 鄭氏曰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御七 糲者爲糲精者爲粺于御也 升絲總象曰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米斗爲粺四斗爲鑿三斗爲精鑿音毀

禮記毋摶飯毋放飯毋揚飯 進食之禮食居人之左 左爲陽居左亦貴之 五穀之盛也 曲禮上

凡食黍稷飯也 郊特牲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 熟穫曰稰生穫曰穛 諸侯朔食四簋若天子則加麥苽爲六

食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析稌犬羹兔羹 蝸與螺同以苽米爲食則與蝸醢雉羹相宜以麥爲食則與脯羹雞羹相宜細析稌米爲食則與犬羹兔羹相宜

凡食齊視春時 宜溫也 內則

周禮凡王之饋食用六穀 天官 膳夫

左傳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桓二

終

五經類編卷之十九 人倫類

倫常總

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彖

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未變言乘其未變而閑之 初爻

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嚴厲之意嘻嘻無禮法也 三爻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 不能脩身正家以致家法蕩然而窮則情義乖離 序卦下

書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舜使舜爲司徒而民皆從順 五典五常之教左氏所謂無違教是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詳教化 舜典

皐陶曰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 九族者自高祖至玄孫之親先慎脩身而惇叙言由脩身而齊家也

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詳禮制條 皐陶謨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立者以身爲標準終于四海則人皆化矣

先王肇脩人紀 先王謂湯 伊訓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顯道即五常之道 泰誓下

亟民五教

惟貪喪祭重五倫之教所以立人紀重食喪祭三事所以厚風俗武成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洪範大法也疇類也言彝倫攸敘由洪範類疇九疇又謂之九法洪範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則謂仁義序別信以民彝而言也君牙

詩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民生既遂故可明倫常之道于中國此言稷之功也思文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秦康公爲太子時送重耳耳歸國而作此詩重耳康公之母舅也　左傳哀二十三年季康子弔祖母男自稱彌甥彌遠也　不思舊姻求

爾新特。特匹也新特謂新婚我行其野　漢中山王云群臣非有葭莩之親莩者葭中白皮至薄者也蓋言薄親之意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兩壻相謂曰亞言尹氏部細之親戚不宜寵以厚祿也節南山　頍弁八篇衛侯之妻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衛與譚邢亞也左傳莊十年蔡侯娶于陳息侯亦娶陳息媯蔡亦亞也

禮記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檀弓上　左傳昭十六年子產云孔張君之昆孫昆兄也言兄之孫也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禮運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

至于禰名曰重。仁主恩愛義主斷制仁則親親輕義則祖重蓋以喪服論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別子有三諸侯嫡子之弟別於正嫡一也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于本國不來者二也庶姓起爲卿大夫別于不仕者三也別子自爲始祖世世嫡長子繼之其于族人爲大宗若別子之庶子爲禰其長子繼此禰則爲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　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嫡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嫡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嫡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嫡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而與大繼禰者其初皆起于禰繼禰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者不散合之意大傳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睦者親于九族婣者親于外族任者信于朋友恤者憂于貧窮地官

左傳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謂行君之義石碏諫衛莊公隱三　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晏子對齊景公昭二十六　宋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

夫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王風葛藟刺平王不親九族故以葛藟起興尋者八尺之度尋以度木斧以伐木言蘱其庇蔭不宜以尋斧傷之文七）

鄭將放游楚子產告于子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太叔游楚兄子名吉亢禦也昭元）

國語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閑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爲士（齊語一）

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欒共子對晉武公語晉語一）

子囊違命諡子木去芰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于鄢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于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倚相對子期語楚語九　子囊事見第二篇子木事見第三篇穀陽豎事見左傳成十六申亥事見昭十三）

君臣

易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象）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天地以氣交而育物之功遂君臣以心交而致治之志同泰彖）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氣下交于地地氣上交于天此即泰交之義謙彖）

書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敏速化子善也大禹謨）

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皋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喜謂樂于趨事起謂治功興起舜責難于臣故先臣皋陶責難于君故先君益稷篇）

居上克明爲下克忠（伊訓）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穆穆者和敬之容明明者精白之意此指有虞君臣言呂刑）

禮記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郊特牲　覲禮天子所至之國諸侯必納筦鍵示不敢有其國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可望而知謂誠意洞達可述而志謂職業修舉緇衣）

左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師曠對晉侯語襄十四）君民者

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諸尊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口實祿也晏平仲語襄二十五　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執信以交臨共襄二十二

又昭二十六年晏平仲謂景公曰君令臣共令謂號令也　封略之內孰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昭七　文武成康封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天

下其何有余一人童子垂髦若冠則以緇布冠也及三加禮成而棄之故曰敝此景王責晉平公語昭九　襄十六年公羊傳君若贅旒旒謂人君為下所執持如旒旒在上而持其柄者在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陛九級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廉者陛之側賈誼治安策

臣道　諫諍入納諫修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無成者不敢專王其成代終者代天而終其事此專論臣道而以地道與妻道例之坤文言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蹇蹇不避艱險也匪躬言不為身計蹇六二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形渥作刑剭謂犯重刑也鼎九四　大過三爻棟橈凶與鼎折足同義　鼎玉鉉大吉无不利鉉貫耳以舉鼎者玉剛而能溫大臣以此德輔君則相道得而萬國理故大吉鼎上九

帝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奮庸者奮起事功熙廣也載事也百揆猶周之冢宰亮采者明庶事惠疇者順庶類也舜典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庶官代天理物不可曠其職同命若時厥官即曠官之意舜典惟時亮天功即天工人代之意　同寅協恭和衷哉合者臣而言今按此臣道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贊助也襄成也皋陶謨　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后惟其職以輔君則君明亂征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說命上　若作酒醴爾惟

國則罔以立政用
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說命下
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勱言遵道而立政
良夷勤相同志君奭篇勱皐陶謨庶明勵翼勵
恭時二人率輔也意亦同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
儉惟德無載爾偽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居寵盛則當思危懼
伊尹戒說利於成功即此意周官 余一二伯父雖爾身在外乃心
罔不在王室康王之誥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
正色率下公謂畢公四世文武成康也畢命 王若曰君牙惟乃祖
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君牙 昔在文武小大之臣

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承謂將順其美弼謂匡救其失 今命汝作大正懋乃后德交脩不
逮大正太僕也懋乃后德言勉進其君之德也冏命
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南國被文王之
化在位者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羔羊 羔裘如濡洵直
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侯美也舍命不渝言當死生之際而不可奪也 次
章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能以直道事人也鄭風羔裘 尹氏太師維周之氐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氐本也均平也毗輔也節南山 毗

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此刺幽王用皇父而無罪
者最其詩也十月之交 劉向上宣帝疏
引此四句首句作密勿從事密勿即黽勉 維曰于
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
朋友直道則天子以為不可使枉道則為朋友所責歎其兩難也雨無正 或燕燕居息
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
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
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不知叫號言安居不聞人
聲鞅掌煩勞不暇為儀容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
容靡事不為則疏遠而勞苦矣此皆歎其不均也北

山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靖共謂奉
以靜而居以敬正直是與正直之人共事也小明
此靖字與靜同書微子篇自靖自獻靖訓作安言
各安其義之所當盡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
塈媚謂致其忠愛之心塈安也假樂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
解以事一人明哲保身謂順理以守身非偷生全軀之謂 人亦有言柔則
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矜寡不畏彊禦茹柔吐剛故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袞職有
闕維仲山甫補之袞職君職也烝民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

旬者徧與處務言者宣布王命江淡

禮記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主人入門而右不終入門而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以賓敵主也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曲禮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言人臣謀事隨其所在而議之曲禮下

事君有犯而無隱

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人臣無外交故雖薄物亦不出境檀弓上

元年穀梁傳云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出會諸侯聘弓鍭矢不出竟埸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

凡君名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之也

不俟屨在外不俟車疾行曰趨疾趨曰走用二節則事急故走用一節則事緩故趨

官言朝廷治事之處玉藻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有亡無疾謂諫不從則去而不生疾怨頌者稱君之善驕者矜己之直也少儀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坊記

子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表記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難進謂進以禮易退謂退以義有序謂位稱其德

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表記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喪服四制

周禮大宰以八灋治官府曰官屬以舉邦治官職以辨邦治官聯以會官治官常以聽官治官成以經邦治官灋以正邦治官刑以糾邦治官計以弊邦治大宰

法守官屬者六官之僚佐官職者百官之職守官聯者通職聯事會者事得會合而成也官常者官之常職聯務也官成者官之成典也官刑者司寇之五刑官計者三年大計群吏之誅賞也大宰

左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石碏之子石厚從州吁弒君石碏併除之故曰大義滅親隱四

臧哀伯諫桓

子忠而無私詩文王篇王之藎臣盡進也謂進忠于君也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言官之失德由于寵臣受賂章明而無忌憚桓二

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送往事居謂送死事生耦俱無猜謂無所狐疑對晉獻公語僖九

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文十八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相三君而無私積襄五

楚令尹子文緇布衣以朝鹿

襄以處觀不爲夕成下仰明設脯一束脩一篚以善于文子文辭而去之事與子文子相類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不違顏咫尺謂在君顏面之前不遠咫尺也僖九

國語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妾與馬季文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佗諫文子　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答之云云魯語十二

荀息欲輔奚齊丕鄭以爲不可晉語四　按荀息所輔不正而春秋業其死節與孔父仇牧一例公羊云孔父可謂義形于色仇牧可謂不畏彊禦荀息可謂不食其言蓋各有取焉若襄十九年高厚從君于昏不可同年而語

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主孟謂里克妻茲指里克暇豫逸樂也晉語十一

父子

易子克家克家謂能任蒙卦九二　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幹蠱謂補其已壞之事蠱初六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家人彖

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堂言架其構言造屋播者下種穫者收刈大誥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祗敬也字愛也此言商末民獘很亂不孝不慈也康誥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詳宮室梓材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邁遠也猶言繼起蔡仲之命

詩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以自責次章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末章有子七人莫慰母心皆自責之辭也凱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山無草木曰岵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山有草木曰屺陟岵陟屺人子思親之情也同王孫賈事齊閔王其母謂之曰汝朝出而晚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此親思其子之情也

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見行役鴇羽　王

事靡盬不遑將父。將養也 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四牡

祈父曾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祈父 並詩諷役篇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 二人父母也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螟蛉桑蟲蜾蠃土蜂也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式用也穀善也言人當以善教其子而使之似己也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宛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靡瞻也辰時也幽王廢太子宜臼宜臼之傅作此詩言桑梓父母所植猶加恭敬況父母而有不瞻依者而乃不見愛于父母豈我不屬于毛不離于裏乎無所歸咎則惟歸命之不善而已 小弁 孟子以小弁爲親親就詩論詩耳若平王初不知有親也觀戌申之殺如有母而不知有父加申侯立己爲有功而不如其殺父爲可怨久矣越人視幽王矣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莪者美菜蒿者賤草言父母生我本以我爲莪而今特爲蒿耳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缾小罍大罍常資缾則缾不竭缾罄乃罍之恥比父母失所乃子之咎鮮寡也 恤憂也靡至如無所歸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

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蓼莪 鴟鴞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恩愛勤篤而憐閔無已與此詩同意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言人心所以應武王者惟以順德也 下武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孝子之性推之不竭類善也言神宜錫以至善之福也 既醉 左傳引此作孝之所通能感同類蓋章孝氣也

禮記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曲禮上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檀弓上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言貧者亦可致孝在隨分盡情而已 檀弓下

書酒誥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洗者致其潔腆者致其豐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 文王世子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冠緌端韠以適父母之所問衣燠寒疾痛苛癢問所欲而敬進之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孰諫謂恩

慮純熟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

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內則）　親老出不易方復

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沒而不

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

澤之氣存焉爾（玉藻 讀猶言常讀不能猶不忍也）　良冶之子必學

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父爲弓冶子學箕裘學其相似而易者也 學記）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

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

所發如執玉如奉盈皆敬心之所存）

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

父母于道（先意謂意未形而先導之承志謂意已形而順成之）　曾子曰身

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

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

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于

親敢不敬乎（此五者皆足以辱親故非孝）　衆之本教曰孝其行

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

卒爲難（安者敬出于自然卒者終人子之身也）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

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

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

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置而立之也溥徧而放之也無朝夕言萬古此天地四海即萬古此孝無朝夕之異）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

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此二者不仁焉非孝）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

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

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

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庶人躬耕養親小孝也諸侯大夫士功勞及物而令名及親中孝也天子化及萬方備物祭享大孝也）　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

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一舉足而

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

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

于口忿言不反于身（頃作跬半步也　以上皆祭義）　仁人不過乎

物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

親是故孝子成身 身實理也理實則爲孝子 仁人天地之宗人哀公問

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 坊記 資于事父以事母

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喪服四制

左傳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

遺之 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潁

叔以遺羹之語感動莊公遂爲母子如初故云施及

莊公施音異隱元 又宣二年翳桑餓人亦有遺羹

事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 衛莊公寵州吁石碏諫之云云隱三

子身之貳也 宋公孫壽語文十六 哀公問篇云身也者親之枝也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克弗負荷 子產對韓宣子語昭七

楚語首篇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文王有管蔡皆弗克負荷者也

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樊穆仲曰魯

侯孝乃命魯孝公于夷宮 國子同姓諸侯命者命爲侯伯也周語八

胡傳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孝子盡道以事其

親者也不盡道而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 桓九 左傳宣

十五年魏顆嫁父妾從治命而不從亂命楚語第三

篇屈到命薦芰而屈建去芰爲皆能裁父命以成孝

者也

筌詩南陔序以爲孝子業養親也束晳補之云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

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 又白華言孝

子之潔白也補詩云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終晨三

省匪惰其恪

家語子路曰昔由事二親常食藜藿爲親負米百

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

願欲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又曾子曰吾及親在三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心悲韓詩外傳皋魚答

孔子曰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吾是

以悲此三事皆有孝義詩人之感 皐魚家語致思篇作丘吾子

又韓詩外傳曾子曰吾嘗仕齊祿不過鍾釜欣欣

而喜樂其逮親也後遊于楚得尊官焉轉轂百乘

猶北向而泣悲不逮吾親也故椎牛而祭墓不如

雞豚之逮親存也

男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父坤母爲六子索求也陰陽相求之義說卦十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序卦下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詩樂制焦氏典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道備于身故法垂見于後作服之訓　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釗康王名　顧命

詩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振振盛貌薨薨群飛聲繩繩不絕貌揖揖會聚貌蟄蟄亦多意后妃不妒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爲比而美之　螽斯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定額也麟足擇地而後踐蹴不抵所不觸振振仁厚貌公姓公孫也此以麟之仁厚與文王子孫宗族之仁厚于嗟麟兮言是即麟也何必貞麟而後謂之麟哉　麟趾

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熊羆強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爲女子之祥　左傳宣三年鄭文公之妾夢蘭而生穆公亦吉夢也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弄之以璋象其德也庶子以一國爲室家而爲君嫡子以天下爲室家而爲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儀即善也者妨礙儀謂多才智女子以專靜爲德不惟不願其有非亦不願其多才智　斯干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　文王以爲應世者父子相傳及者兄弟相繼也　禮運大人世及

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綿綿不絕貌小瓜曰瓞瓜近根初生者常小其後漸大周人起自沮漆亦猶瓜之瓞也　綿　唐風椒聊蕃衍亦比子孫之衆多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樂

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燕安也翼敬也謂安其能敬之子此言武王遺謀爲詒孫燕子之計也　文王有聲

君子有穀詒孫子　言君子非僖公教善也言能以禮義之教詒

十五歲生武子

國語文公問于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之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 讙內傳作驩襄公名入謂入道也晉語十四

羊舌肸習于春秋悼公使傅太子彪 春秋者周史之法彪平公名也晉語七十四

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對 箴內傳作審共王名也楚語一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 內傳成九年晉侯問楚共王于鍾儀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言其親師保敬大臣也

五經類編卷之十九終

兄弟

書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天顯者兄弟之大宗鞠子哀父母鞠養之勞也康誥 穀梁隱元年傳云兄弟天倫也言兄先弟後天之倫序也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言君陳惟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也君陳

詩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謂他人昆者稱他人為兄也莫我聞謂不相聞恤葛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 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陟岵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比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之詞比親也佽助也 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依貌唐風杕杜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外發兄韡不鄂豈不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裒聚也言死喪人所畏惡惟兄弟為相恤不幸而積尸裒聚於原野亦惟兄弟為相求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脊令水鳥

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言雖兄弟猶相救今
救良朋不過爲之歎息而已乃或不能相及也
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鬩鬩也烝發語聲戎助也
言兄弟雖自相爭鬩猶能同心禦侮良朋豈能助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
兄弟不如友生 此言人情之變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
具和樂且孺 儐陳也飫燕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湛 湛久意言妻子之樂必兄弟既翕而後其樂可久也常棣 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猶謀也言勿相謀害斯干 伯氏吹壎仲氏
吹篪 伯仲喻兄弟壎篪言和聲相應何人斯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
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言兄弟情意如蔦蘿之聯綴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頍弁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此刺幽王不親九族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令善也瘉病也角弓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
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因心謂愛由心出錫光謂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皇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衛宣公遣急子如齊

壽子載旌先往俱死於齊國人傷之作是詩二子乘舟
左傳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于四方 叔段出奔共故云餬口隱十一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富辰諫襄王語僖二十四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 惠伯勸襄仲語文十五 二惠競
爽 子雅子尾皆齊惠公孫故曰二惠競強也爽明也晏平仲語昭三 天子爲王子
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介大也伯州犁告皇頡語襄二十六
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
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 出就產室昭二十九

穀梁傳公弟叔肸卒 ○其曰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
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兄弟也織屨而食
終身不食宣公之食以是爲通恩也是以取貴乎春
秋 宣十七 叔肸不去篡君臣之節復全兄弟之情故合乎春秋襄二十七年衛鱄之去使君無殺臣之譏兄無害弟之惡故亦介於春秋
胡傳衛侯使其弟年來聘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
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

晉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

語、衞黑背。皆罪其私也。陳光、秦鍼、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于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此春秋垂訓之意也。隱七 鄭語見桓十四 黑背見成十 陳光見襄二十 光亦作黃 秦鍼見昭元 宋辰見定十

守國類

左傳宋穆公疾。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先君 隱公之兄宣公也與夷宣公之子殤公也馮穆公之子也隱三

羽父請殺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隱公未嘗嗣世因欲成父志故讓桓公隱十一

諸侯討曹成公。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成公與子臧皆宣公庶子

成公殺太子而自立[illegible]之成十五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以無失節。義嗣謂適長宜立襄十四

春秋中自魯隱宋穆子臧季札而外。如宋之子魚。邾之叔術。齊之公子元。鄭之公子去疾。衞之公子郢。楚之子西子期子閭。皆讓國者也。其爭國者。如齊之五公子。鄭之四公子。晉之曲沃與翼。衞之衎與剽。楚之子干棄疾。莒之展輿庚輿之屬。皆是也。齊

桓晉文之得國亦復不免焉子魚事見僖八叔齊事見昭三十一公羊
傳公子元事見文十四公子貝事見宣四公子黜
事見襄二子西事見昭二十六子朝子劇事見襄
六齊之五公子謂武孟及孝公昭公懿公惠公事
見僖十七鄭之四公子謂昭公厲公及子亹子儀
事見莊四年胡氏說重傳曲沃與翼事見莊十六
衎與剽事見襄二十六子干子棄疾事見昭十三晨
與事見昭元虔
與事見昭十四

夫婦

易睽脫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反目怨乎也下九三

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順從之道在婦則可在夫則不可恒六五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象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序卦下

詩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衛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賦此不古處言不以古道

相處古處如克諧之好刑于寡妻不古處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契闊隔遠之意成說約誓也從軍者念其室家而賦此擊鼓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婦人為夫所棄作此以敘其悲怨之情葑菲不以根惡而棄其葉比夫婦不可以色衰而棄其德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言被棄而行不忍遽去乃夫之送我僅及門內而止彼荼雖苦物以我見棄之苦觀之則荼反甘[illegible]矣而夫方燕樂其新昏何有之甚耶

我有旨

蓄亦以御冬。晏爾新昏。以我御窮。谷風（此之行云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貧與御窮相似，但彼乃淫婦見棄之詞）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泚鮮明也。燕婉安順也。籧篨不能俯，醜疾也。衛宣公作新臺于河上，要子伋之妻。國人惡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爲燕婉之好，而反得此醜惡之人，乃豈非天下所少有者乎。新臺）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此賢夫婦相警戒之詞。子興視夜以下皆婦語夫也）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之謂調和其滋味）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靜好安靜而和好也。女曰雞鳴）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鄭之商人惡淫奔之俗而作此詩，言女雖美且衆，而匪我思存。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自樂。員，助語詞）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且亦語助詞。出其東門）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婦人以夫久役而思之。予美謂夫。亡此，不在此也。誰與，無所與也。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於其居。（夏日永，冬夜永，獨居憂思于此爲切。下二句言至死常相從也。葛生）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此時將士在途，感鸛鳴之聲，因思婦亦當歎于室也。東山）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音迓，接也。言文王能法於閨門，至于兄弟，接于家邦，人無不化也。刑于　過曾下文思齊）

左傳胥臣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僖三十三）

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蕉萃作憔悴，謂醜陋之女。此逸詩也。成九）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對曰。寡君未有伉儷。君有辱命。惠莫大焉。（伉儷敵儷之意。昭三）

婦道

易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婦人不敢自遂惟在中饋而議酒食之事家人六二 姤女壯勿用取女 壯非柔順之道故不可取姤卦詞 冶容誨淫 冶如陶冶之冶謂工於練習也上繫

書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晨謂晨鳴索謂蕭索牝晨比婦已也 牧誓

詩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言告師氏使告君子以將歸之意也汙謂去其汙私者私服衣者禮服后妃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人所難也葛覃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樛曲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稱頌之君子謂后妃樛木 此及螽斯皆衆妾所作此以樛木起興樂其德之足以樂福也彼以螽斯為比樂其族之足以昌後也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思助語詞周姜太王妃思媚言太任媚愛其姑思齊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文王化行江漢變其淫亂之俗故人見游女而歎其不可求也漢廣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露方濕我豈不欲早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耳蓋托言以遠辱也行露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懷春當春而有懷也誘之言其必不可誘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上二句皆興末句但言其色之美而貞潔之意在其中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脫音兌脫脫舒緩貌此述其拒誘之辭野有死麕 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言家中不論有無竭力以求必濟鄰里有變必由為則恤谷風 谷風之婦人佐君子以成家雞鳴之婦人勉君子以德行鄭風雞鳴[illegible]君子以親賢齊風雞鳴助其君以勤政皆賢婦人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

遂及伯姊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問何遂其初嫁之時下二句則其義之可歸與否也泉水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欲歸唁衛侯而義不可故作此蝱貝母也主療鬱結之疾行道也言我之欲歸亦猶情不容已各有其道非過也載馳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作此以自誓髧彼兩髦子事父母之飾指共伯也儀匹也末二句言母恩如天罔極奈何不諒我心鄘風柏舟 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 斯干 以上皆婦德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副笄六珈祭服之首飾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寬廣也象服法服也此刺宣姜之詩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
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
盛貌翟祭服鬒黑也髢所以益髮髮美則不屑用髢
瑱充耳也揥所以摘髮揚眉上廣也且語詞皙白也
胡天胡帝言其容貌之美見者驚猶天神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
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
之媛也 瑳亦鮮盛貌展以禮見君及見賓客之服紲
袢束縛意美女曰媛見其徒有美色而無德

也君子偕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
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荑之始生曰荑柔而白
脂之凝滑而白蝤蠐木
蟲白而長瓠之子方正潔白螓如蟬而小其額方而
廣蛾蠶蛾其眉細而長倩莊姜美而無子國人為作
此詩碩人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婦人
以夫從役而作此伯謂夫如飛蓬言髮亂也膏以澤
髮沐以滌首伯兮 左傳哀十四年陳氏遣潘沐潘
者米汁可以沐首 彼君子女卷髮如蠆 鬈旁短髮卷曲如蠆尾言其整飭
都人士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婦人
思其君子之詞終朝采綠而不盈一匊言
有在而不專于事也采綠 以上皆婦容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illegible]之意
姝美色也此淫奔期會之詩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
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牧野
外也歸貽也女指荑而言非此荑之為
美特以美人所贈故其物亦美耳 靜女 牆有茨
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公子頑烝于宣姜國人作此詩以刺之 牆有茨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
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 桑中上宮淇上皆沫鄉中地名衛之世族相竊妻妾故自言其期會迎送之事 姜者貴

族次章孟弋末章孟庸皆貴族也桑中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
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也 舜木槿也都閑雅次章有女同
行顏如舜英英即華也有女同車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
豈無他人 此淫女語其所私之詞褰裳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
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
洧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訏大也
鄭俗以三月上巳采蘭水上士女會聚戲謔此其自敘之詞也溱洧 穀旦于差南方
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差擇也言擇吉旦以會于南方之原棄其業而舞于

市也東門之枌（鄭文公詩傳淫奔之詩日[illegible]之靜女邶之桑中鶉之奔奔蝃蝀鄘之[illegible]爪子之丰葛生中谷麻鄭之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東門之墠風雨子衿揚之水野有蔓草溱洧齊之東方之日陳之東門之枌東門之池東門之楊防有鵲巢株林月出澤陂皆足也）以上皆淫奔

艷妻煽方處。（艷妻褒姒也煽熾也熾盛也）十月之交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哲婦指褒姒　此所謂傾城謂傾覆邦國漢李延年歌云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言其色足以傾動一城之人一國之人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則之先有葛覃之聖后躬服之無斁之章而知其所以盛及其後有褒姒之妖惑幽王廢蠶織之詩而知其所以亡瞻卬）

以上女禍

禮記事父母舅姑、棗栗飴蜜以甘之、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詳飲食條）

或賜婦飲食衣服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觀于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姆女師也婉謂言語和婉娩謂容貌柔順紃絛組紃之屬紃亦織也紃音巡其制似絛古人以為冠服緣中　內則）

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所以成婦順也。（昏義　周[illegible]嬪掌婦學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九御）

公侯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畿內諸侯之夫人或助祭或獻繭則得見天子老婦言能任事小童言未成人曲禮下　諸侯夫人自稱婢子見左傳僖十五年諸侯之女稱女公子見莊三十二寡婦自稱未亡人見莊二十八又釋名云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

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以婦職教九御、使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蠶于北郊、以為祭服。上春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教陰禮教以內則壼範使知婦德也婦職教以織紝組紃使知婦功也二事謂絲枲上春謂建寅之月獻穜稑之種助王親耕也　王后立六宮正寢一燕寢五九御謂女御八十一人也九九而御于王天官）

左傳宋災、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穀梁云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伯姬之婦道盡矣左氏以為女而不婦者伯姬年已六十天下必知未嫁之女待人而行也襄三十）

人有言

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寡婦曰嫠織者常苦緯少今不憂緯少而憂宗周之隕恐禍將及己也昭二十四　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曰汝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必有禍巫臣之女夏姬所生尤異也謂其色之美昭二十八

國語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魯語二十九　獻公伐驪戎獲驪姬以歸史蘇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女戎者言女禍猶兵也晉語一

胡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往迎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迎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官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桓九

王姬歸于齊○春秋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詞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雖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莊十一

易六五貫魚以宮人寵　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如貫魚之順序以承寵于君剝六五

詩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衆妾得御于君故作此詩嘒微貌初昏及將旦則星稀此其往還之候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參昴西方之宿衾被也裯單被也小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然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之化悔而迎之故媵作此詩江有汜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日常明月有晦而微今更迭交虧比正嫡與衆妾易位也邶風柏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間色而反以爲衣黃正色而反以爲裏比妾妾僭而嫡也衛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次章綠衣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　鶖鶴皆食魚而鶖在梁而鶴在林則鶖飽而鶴饑矣申后以鶖比褒姒以鶴自比也白華

禮記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天子之制后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九嬪當一夕二十七世婦當三夕八十一御妻當九夕凡十五日而徧諸侯一娶九女夫人當一夕二媵當一夕餘六人當三夕莫敢當夕者避女君之御日也內則

左傳並后匹嫡亂之本也　並后者妾如后匹嫡者庶子如嫡也桓十八

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齊侯桓公也僖十七

宋公之妾棄左師改命曰君夫人　棄妾名向戌受其賜故稱君夫人襄二十六

僑聞內官不及同姓今君內有四姬焉　內官謂晉平公昭元

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　爲立別號以寵異之昭二

泉丘人有女奔孟僖子僖子使助薳氏之薳生懿子及南宮敬叔　薳音委副也薳氏女爲僖子妾使丘泉人女副助之昭十一

國語女三爲粲王御不參一族　粲美貌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之子也周語上

男女禮節 人倫

禮記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椸音移。枷與架同。椸枷，置衣服之具。梱，門限也。曲禮上 左傳襄二十七年，牀第之言不踰閾。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王制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因陽侯之事而廢夫人之禮，則陽侯以前夫人固交爵矣，而云非祭不交爵者，饗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不交爵，謂異姓也。

諸侯不下漁色。漁色，言娶本國臣民之女，猶網而取之也。坊記

周禮 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陰訟者，淫奔之訟。地官媒氏

左傳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衷，懷也。衵服，褻衣也。宣九

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巫臣竊夏姬以逃，申叔跪遇于途，謂之云云。是時楚使巫臣告齊以伐魯之期，故云有三軍之懼。成二

齊慶封與盧蒲嫳易內而飲酒。內，謂妻妾。襄

二十八

晉祁勝與鄔臧通室。通室，易妻也。昭二十八

國語 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亦嬻姓矣乎？夏徵舒之父御叔，陳宣公之從祖父也。而靈公淫其妻，故曰嬻姓。周語二十二

蒙引云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朋友

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乾文言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以類相從故得朋反是故喪朋西南東北以後天卦位言坤卦詞 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比六三 同人于野亨利君子貞。野曠遠無私之義同人卦詞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開誠布公則朋類合聚豫九四 出門交有功。公而不私故有功隨初九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兌象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斷金言金雖至剛而堅決之志足以斷之如蘭言臭味洽此釋同人九五爻義上繫八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繫五

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燕朋友故舊之詩末二句言人能篤朋友之好必承享和平之福伐木 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山石粗厲而足以攻玉言借其粗以攻也 上章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言足以砥礪德行也鶴鳴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此朋友相怨之詩小雅谷風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詩體賢條隰桑以上皆朋友之詩 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惄飢意調重也汝墳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汝墳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宴樂也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氓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平也言心平而無憾也風雨 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邂逅不期而會也野有蔓草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景行皆大道與令德也車舝 表記引此二句景行作景大之德行 載輸爾載將伯助予。將請也正月 以上諸篇本意各有所指而朋友皆可通用

禮記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父之執謂父同志之友同官者謂之僚友同師者謂之執友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歡謂愛我忠謂盡心于我 子夏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索散也言與朋友疏散有過而不自知地而不苟求則不至于離群曲禮上 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三年五年七年謂入學以後之年 相觀而善之謂摩。摩者漸摩以成其德家語云與善人

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化也 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僻廢其學 學記 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 接交也 表記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坊記 易于絕貧賤而難于絕富貴是志在利而不在道也 緇衣 史記客謂廉頗曰天下以市道交有勢則從無勢則去 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交如市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利故往無故去也然則勢利者世人之常態也何怪乎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與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交友有如此者 儒行

左傳伍舉與聲子相善過于鄭郊班荊相與食 班荊布荊于地而坐也 襄二十六 家語孔子遇程子于塗傾蓋而語 傾蓋者駐車而欹其蓋也 季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吳地貴縞鄭地貴紵各獻己之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利也 襄二十九 文十三年士會將歸晉繞朝贈之以策 策者馬檛示已能策其情也

易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需上六

詩爲賓爲客獻酬交錯 注謂旅酬 楚茨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 客謂微子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縶其馬者愛而留之之詞 有客

禮記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太上謂皇帝之時但貴其德足以及人而不必報其次謂三王之世禮至三王而備故尚施報 人情有施必有報木瓜之篇云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抑之篇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皆以施報之義也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客至于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于東階則先右足上于西階則先左足 拾作涉涉階之級也聚足後足與前足相隨 讓門請席肅客就階讓登拾級凡六節 升階之法有四一曰連步一步升一級也二曰栗階初升亦連步後乃一步跨二級也三曰歷階每

步皆二級也西曰越階一步蹬三級公羊所謂趙盾躇階而走是也　主人跪正席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注詳几席條曲禮上　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主人者接人以仁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人也此言鄉飲之坐詳鄉飲酒條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無客禮謂臣下不敢以客禮待天子若天子待臣下亦有時講賓主之禮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伐木之詩曰求其友聲既醉之詩曰朋友攸攝假樂之詩曰燕及朋友春朝夏宗之制天子以車迎諸侯皆是也郊特牲

左傳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滕薛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云云隱十一

里黨

詩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云旋也正月

周禮大司徒施教法于邦國都鄙各教其所治之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保謂智察受謂容納賓謂興賢能地官　比閭族黨州鄉此六鄉之制也在六遂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其教法與六鄉相似都鄙居民尽家同井亦準此義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也　又司徒教民六行其五曰任謂分人憂患其六曰恤謂濟人貧窮　管子治國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亦司徒教法之遺意

左傳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吾敢違諸乎齊景公欲更晏子鄰人之舍以大晏子之宅晏子悉還之謂鄰人云云昭三

敬老

書爾大克羞耇爾乃飲食醉飽 蓋考養老也酒誥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 大臣有公平之德故能格天則天壽其國今還作老臣用君奭

詩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介助也七月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註詳燕毛條有壽

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椒繁言酒醴之美胡壽也載芟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黃髮而不白齒落更生細者皆壽徵也閟宮

禮記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三禮皆詳鄉黨食燕條兼用謂春夏用燕饗秋冬用食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于遊可也 粻音張糧也異謂與少年異宿謂隔日預備貳膳謂膳有副貳常珍謂常食皆珍味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前言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見之蓋謂衆庶之老此言就見九十者謂有爵之老也祭義又言就問八十亦異禮也不俟朝謂致仕之老入朝見君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月告存者每月使人致膳問存否也日有秩者每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力政謂力役之政服戎謂兵戎之事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詳學校條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燕衣縞衣皆白布衣玄衣皆黑衣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引年謂行引戶校年之令而養老人也以上皆王制

凡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 乞言謂乞善言于老人合語謂合義理以相告語

養老遂東序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 三老五更皆年老更事者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酒醴珍羞之具遂作樂以延入之 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叟素皆致仕之公卿也祭義以更為叟三老三人五叟五人鄭氏以為三老五更各一人所以名三五者取三辰五星照明天下之義也文王世子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 憲者

法其德行有作又三王既法其德行又乞善言于老
人也史者記其惇厚之德也五帝三王所同也內則
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酳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畢而進酒謂之酳樂記　鄉飲酒
之禮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六豆所以明養老也詳鄉飲酒條　貴老爲其近于親也
敬長爲其近于兄也祭義
周禮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夏官　伊耆氏
掌共王之齒杖古有伊耆氏始爲蜡以息老物後王因以名官齒杖者王所以息老臣之杖也
秋官

○先王養老之制

章氏曰古者養老所養有三一曰國老一曰庶老
一曰死政者之老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
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
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則合
三者而言也其每歲養老之時亦有三一在仲春
一在季春一在仲秋羅氏獻鳩仲春也月令養衰
老仲秋也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養老鄭氏謂
大合樂者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也此皆養老
于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
此養老于季春者也其四代養老之禮王制謂虞
以燕夏以饗殷以食而周兼用之所謂兼用者外
饔言饗耆老此用饗禮者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
以祈黃耇此用燕禮者也祭義言食三老五更于
大學此用食禮者也據禮文養老但行于春秋不行于冬夏而鄭氏註王制謂

周人養老春夏用燕饗秋冬用食何也正義云冬夏更無養老熊氏以爲五年視學之歲凡七養老春合舞秋合聲季春合樂之外四時又有四然未見所據

齒讓

禮記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仕謂爲士服官政謂爲大夫指使者不自用力而以指意使令人耄昏忘也悼憐愛也期頤者人壽以百年爲期待人奉養也左傳僖九年以伯舅耄老註七十曰耋易離卦大耋之嗟大耋即耄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肩隨謂並行而稍後也曲禮上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典謁者主賓客請謁之事曲禮下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鴈行謂差退後即肩隨之義不相踰者年相若則並行不分先後也王制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貴爵謂使民知貴貴之道貴富謂務富其民四者之貴亦四代所尚記者分之但取與齒讓件說耳祭義

周禮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三命在父族中席于尊東蓋謂于父族非所以貴貴謂于父族非所以長長故有別席之禮也官黨正文王世子云公族于內朝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彼就朝而論黨正所言則就燕飲而論也下齒爵自貴之而不敢齒者三命不齒是也有殺之而不敢三族國士之人誕圖不齒三命是也又執技之人出鄉不與士齒

左傳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僖九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襄三十一

鮑子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

乎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折齒是時陳乞欲立公子陽生鮑牧不欲立荼故云哀六

秦穆公使人謂蹇叔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墓木已拱言其過也僖三十二

盧蒲嫳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子雅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種種短貌言衰老無心長言其心不可測識箋云他老而智以而多昭三

國語夫差曰寡人禮先一飯矣禮先一飯蓋言年老左傳云孤老矣焉能事君即此越語一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一　儒術類、

性理

易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名正二句指人物之生而言。各正者、不相陵奪。保合者、無所虧缺。此天之利貞也。乾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密而滋、靜而動、氣方行而理未著于物、渾然粹精、故曰善。及氣之凝成、而理隨以具、則謂之性。程子曰、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蓋陰陽二氣、往來循環、終古不息、是孰使之然哉、理也。理與氣未嘗相離、繼續而出、莫非至善。成之在人、則曰性。理無不善、性豈有不善乎。上繫五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存存者、存而又存。上繫七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以合于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說卦一

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詳聖學條大禹謨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衷、即中也。若、順也。綏、安也。猷、道也。言天降衷于人、固有常性、然必待君師之教、而後能安于其道也。古人言性始此。湯誥　左傳成十三年、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即降衷之義。

節性、惟日其邁。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于善。此所謂性、以氣質而言也。召誥

詩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非其初本如是也。蓋其初皆善、但其後氣拘物蔽、是以鮮能有終耳。蕩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烝民

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

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感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樂記

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坊作防。性善為德、禮坊之而養其源。情蕩為淫、刑坊之而遏其流。命出于天、以此坊欲、而欲不得肆。坊記

○性無不善

從來言性者不一。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而孟子一言斷之曰性善、何歟。西山真氏曰、性無不善、其有不善者、乃氣質之異、而非性之本然也。先儒張載嘗言之矣、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人貴乎善反之。蓋天之所以與人者、莫非至善之理、此所謂天地之性也。人之受之、則所値之氣不同、或清而純、或濁而雜、故其性亦隨而異、此所謂氣質

之性也苟有以反之則雖不善者可復歸于善焉
然則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矣湯誥言上帝降衷若
有恒性若之爲言順也言順其自然莫不各有仁
義禮智之常性也詩烝民篇曰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言惟秉此常性故好此懿德也蕩之篇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言人之初無有不善迫氣拘習蔽
是以流于不善也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言天命之始其理粹然至

善及氣之凝成而此理即具于人也合數說觀之
而人性之善又何疑哉

○性兼理與氣

古月林曰自古論性者多矣莊周謂性爲僞荀况
謂性爲惡董仲舒謂性爲天之質不能皆粹善揚
子雲謂性爲善惡混韓昌黎謂性分三品李翺謂
誠者聖人之性賢人復其性胡文定謂性不可以善
言總言善便與惡對蘇東坡謂性未嘗分善惡
司馬氏謂性中善惡兼有如陰與陽小蘇謂性兼
善惡如嘉禾稂莠諸說紛紛如此將安所折衷乎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
曰性通乎氣之外行乎氣之中又曰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竊以爲性之大旨不外乎此矣蓋古今論
性當以孔子之言爲準的孔子言性相近者非謂
其善惡混也亦非謂其無善無不善也天命之初
渾然一理正近于善耳然既謂之相近則五行二

氣之凝成終有不同者在爲大舜生而神靈與野
人居而不混于愚與豕鹿處而不染于惡此上智
之不移者也叔虎初生未交于習叔向之母聞其
聲而知其必滅羊舌氏下愚不移亦有明徵也聖
人之言語上而不遺下語常而不遺變可謂盛水
不漏矣若孟子專言性善此則推本言之以示立
教之義而忍性一語亦未嘗不論氣則宋儒合氣
論性之說誠足互相發明也

○學貴知命

命之說有以理言者卽性之所從出者是也有以數言者卽人之所以吉凶禍福壽夭窮通者是也夫氣數之命一定不易似與人事絕無豫然而惠廸則吉從逆則凶又未嘗不因乎人事處此者宜何如曰有知命之學在雲峯胡氏曰吉凶禍福凡有命者之所同修身以俟之能順受者之所獨人不知命則是非之辨淆乎中禍福之見奪乎外往往貧吾分之所本無以邀幸乎難必究竟應得之福反相左而意外之禍適相隨此其所以徒爲小人也故必知命而後爲君子

心德仁義禮智之屬

易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乾文言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則無邪曲故直義則有斷制故方坤文言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上繫四　安敦是聖人地位若復卦頻復无咎則屢失屢復者也咸卦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則私意擾擾爲物所擾者也

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誠信積中如物之盈乎缶終有意外之慶比初爻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信之至極可感豚魚中孚彖

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尙于中行有包含荒穢之量濟深越險之勇及能慮明萬事心無朋比則合于中行之德矣泰二爻

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通德類情以易道言今通作類道下繫二

書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註辨教化

洪範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君陳

禮記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好惡出于自然惟中心安仁者能之不易得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三謂安仁利仁强仁同功如桓文未嘗無功而其情則非同過如伊周似乎有過而其情則是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 仁甚難盡雖堯舜猶病所以爲取數多也 表記

義者仁之節也仁者義之本也 仁以義爲品節義以仁爲根本 仁爲萬善之源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非仁而義即存乎其間譬之于木自一本至千枝萬葉皆有生意仁也其長短大小之不同體也 禮運 義者所以濟志也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 祭統 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經解

先王道五常之行使剛氣不怒柔氣不懾 五常謂仁義禮智信 剛不怒柔不懾得其中也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 子諒作慈良 樂記

左傳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 甯嬴論陽處父謂其剛而無禮不得其死也 文五 又僖二十七年蔿賈論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意與甯嬴同 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 勝白公名復言者必欲實其言不顧義理也 哀十六

德業

易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乾文言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坤文言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決其行育養其德 蒙象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以本體言篤實以踐履言篤實之至則然中有光輝暨越其德自然日新 大畜彖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晉象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蹇難之時惟自修其德 蹇象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順作慎 升象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自治治人皆當以漸而進 漸象 修德大者不出升漸二義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詳君德條 上繫四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言天地之道 上繫五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冒道言凡事不能出其範圍 上繫十一

書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仲虺之誥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咸有一德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旅獒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勤小物謂謹細事 畢命 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酒誥

詩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爽差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詞 蓼蕭 盤庚中篇故有爽德此言失德也又左傳莊三十二年虢多涼德涼薄也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此頌文王之詞 明明

左傳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叔孫豹論三不朽 襄二十四

省過

易　盱豫悔遲有悔（盱，上視也。張目而望，溺于安逸。此悔遲也。若不速改，則其悔遂成矣。豫六三）冥豫成有渝无咎（昏于逸樂，取咎之道。事雖成，而能改變，則可免咎。豫上六）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損象）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勇于遷改，如風雷之迅烈。益象）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震象）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懼之狀。此困極之象也。能自悔而改前失，則往而得吉。困上六）冥豫之渝，臲卼之悔，皆善補過者也。

无咎者，善補過也。（此釋全經通例。凡言无咎者，皆謂足以取咎而善于改過，故復歸于无咎。）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介者善惡方萌之際。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上繫三）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釋復初九爻義。下繫五。孟子稱子路喜聞過，大戴將軍文子篇稱叔向不俗過，皆勇于改過者也。）

書　檢身若不及。（言湯律己之嚴。伊訓）無恥過作非。（勿以過為恥而遂其非。蓋過猶出于無心，作非則有意矣。說命中）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冏命）

左傳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改也。及，謂及于禍。左氏論陳侯。隱六）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士會諫晉靈公。宣二）

國語　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蓋，掩也。言以後善掩前惡也。驪姬譖申生。晉語十）

胡傳　晉侯伐秦。○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至是見伐不報，善可知矣。春秋大改過，乃釋怨。故仲尼定書，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語命不越此矣。（文四）

改過之義，聖人反覆于寧不一而足。于易則有取于風雷之益，有取于山澤之損；于書則有取于太甲，有取于秦誓；于詩則有取于抑戒，有取于賓筵；于春秋則有取于提菑之弗納，邾益之復歸。無非聖人改過意也。故其告言曰：加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蘧使一言，令從亟稱之曰：使乎使乎。（納提菑見文十四，歸邾益見哀八。）

學問

易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乾文言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大畜象

書　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仲虺之誥

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遜者虛以受人敏者勤以勵己斅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典常也　說命下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

迷　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人而不學猶正牆面而立臨事措煩擾　周官

詩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而汝也斯邁斯征皆努力向往之意　小宛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人苟不自滿盈虛心受教必無早知而晚成之理　抑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烝民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就成也將進也佛弼通成王言我願日就月將漸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羣臣助我所負之任而示以顯明之德行　敬之

禮記　必則古昔稱先王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曲禮上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發慮憲謂思慮之發合乎法則謏與小同小聞謂小致聲譽衆就賢體遠謂敬禮賢士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斅學半其此之謂乎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君子之于

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　時教謂四時之教退息謂燕息之時操縵謂調弄琴瑟之類博依謂廣求物理之依附雜服謂冕弁衣裳之類藏者時教之正業操縵博依雜服者退息之居學也藏修屬正業息遊屬居學詩卷阿篇伴奐爾游優游爾休本言太平無事之樂今通作息焉遊焉之意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教者善則能使學者之志與教者合理必旁引曲喻乃易通曉故此節言罕譬而喻下節又言古之學者比物醜類即如此篇論學則取義于琢玉取義于蛾術又取義于攻木論教則取義于善歌又取義于冶弓論學之有漸則取義于良冶又取義于爲馬論學之有本則取義于官器又取義于始川皆比物以明其理也　學記

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相說以解舊讀說爲悅今從朱子讀如字待其從容疏謂從爲舂言舂鐘者每一舂而爲一容陳澔則云從容者優游不廹之意學記

不斯多積多文以爲富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儒行

左傳郤縠悅禮樂而敦詩書使將中軍僖二十七晉語三十七篇云郤縠行年五十守學彌敦

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產論尹何未學不可爲政襄三十一

趙孟歎歲而愒日杜註云歎愒皆貪也今通作怠惰川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子產論實沈臺駘晉侯云云昭元

周原伯魯不悅學閔子馬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爲學如殖苗不殖則荒落昭十八

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汁也言無備不可責辦今作拾人緒餘之意哀三

國語魯孝公賦事行刑必問于遺訓而咨于故實周語八

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魯語二十九

文公學讀書于臼季三日曰

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咫者咫尺之間言寡細也晉語三十八

書契

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決也所以決小人之僞 下繫二

禮記子生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學書計 書謂六書計謂九數 內則

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五曰六書 六書者日象形如日月之類象日月形體也二曰指事如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指其事也三曰會意如人言爲信止戈爲武合人意也四曰諧聲如鶬鴿之類以鳥爲形以九合爲聲形聲合一也五曰轉注如考老之類首文相同左右相注也六曰假借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 地官

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 四方之志即九丘三皇之書即三墳五帝之書即五典書名字也達之于四方使書同文也 春官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許詳視佚條 秋官大行人

左傳夫文止戈爲武 文字也合止戈二字成一武字 宣十二 文反正爲乏 正字之反成乏卽古之乏字也 宣十五 亥有二首六身 古亥字二畫在上六人字在下故曰二首六身 襄三十 皿蟲爲蠱 昭元

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字學源流

字書備考自倉頡觀鳥跡以製文字而書契始興于是伏羲感龍瑞而作龍書神農感禾瑞而作穗書軒轅感慶雲而作雲書少昊見鸞舞而作鸞書高陽見蝌蚪而作蝌蚪書堯得神龜而作龜書禹鑄九鼎而作鐘鼎書務光見薤葉而作薤書史佚感騶虞而作虎書感赤雀而作鳥書感白魚而作魚書皆隨所見而製者也六書之名始于周禮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者是矣六書之中象形指事爲一耦會意諧聲爲一耦轉注假借爲一耦此許氏說文之言也六書起于象形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四者不足而後轉注假借生焉此鄭氏相承之說也倉頡古文之後至周宣王時史籀取倉頡形意損益古文作大篆謂之籀書秦始皇時李斯與胡毋敬取籀文而省改之

謂之小篆程邈又去繁趨約使逼于徒隸謂之隸書古文由此不傳矣王次仲又作八分書蓋割李篆二分而取其八割程隸八分而取其二也至于漢魏李由其體益多鍾繇作楷書又謂之正書劉德升作行書史游作章草蔡邕見施堊帚而作飛白此皆字體之變也論字學者皆謂始于倉頡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倉頡效象淮南子云倉頡作字天雨粟鬼夜哭史記云倉頡作字鬼夜哭龍潛藏並不言伏羲作字也及考之通鑑于伏羲紀中則云伏羲始造書契于黃帝紀中則云左史倉頡作字其說兩岐或者伏羲時已有字至倉頡而始備或者倉頡即伏羲之臣而共成書契乎一說伏羲時朱襄氏造書契

四書備考說文云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于竹帛謂之書據帝王世紀黃帝垂衣裳倉頡造文字而書契始作倉頡以後史籀作大篆而其體一變秦時更用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初以六體試吏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書六曰蟲書此外

又有草書魏晉以來書體益多蕭子良古今篆隸雜體有藁書楷書填書奠書鳥書龜書麒麟書鳳鳥書龍虎書蝌蚪書仙人書芝英書懸針書倒薤書垂露書飛白書偃波書虎爪書鵠頭書蚊脚書金錯書象形篆尙方大篆十二時書凡一二十餘種皆出于六義八體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小篆又名玉筯篆大小篆並側冊所用刻符施節璽蟲書又名鳥書施幡信摹印又名繆篆施印章署書題宮殿殳書記戈殳及笏隸書刻權量懸針字畫細末如針倒薤書支濃直若薤葉垂露書如懸針而體勢婀娜若露之垂飛白字大而體微偃波虎爪皆繁曲不可殫述鵠頭漢初詔版所用謂之尺一簡

○字音

篇海引有字則必有音沈約創四聲天竺羅以七音而字亦以大槩該之但五方之聲氣各殊即如陳湯傳既曰毋鼓西域傳又曰毋寡是一字而二讀也班史既以龜茲爲丘慈范史又以龜茲爲屈沮是二字而二言也有以意而釋者如陳勝傳謂多爲夥楚元王傳謂笠爲丘是也有以語而助者如

經籍

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上繫

書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伊訓

禮記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夏時者夏小正之書坤乾者歸藏之易首坤次乾故曰坤乾禮運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

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于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于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于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于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于春秋者也淳厚者未必明察故愚通達者未必篤實故誣寬裕者或放蕩故奢精微者或害道故賊煩謂儀文煩縟亂謂是非無制六經所以教道其教本無失所以失者由行之淺其得之深而能之固則豈有失哉　孔子所以教人者多言詩書禮樂若易理精微不繫以語人况春秋乃孔子筆削豈自誇立教之功乎此未非孔子之言也經解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賦比興風雅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師所教謂教瞽矇風有風動之義雅有正言之義頌有稱美之義故與賦比興並列爲六義六德者中和祗庸孝友也　大卜掌三易之法曰連山歸藏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伏羲之易爲連山黃帝之易爲歸藏文王之易爲周易　詩爲樂章故大師掌之易以卜筮故大卜掌之各因其所用也

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

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盡直也汙曲也有所避諱則婉曲其詞無所避諱則直言其事成十四　晉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文王周公之書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韓言周禮當時十翼未作春秋亦未經孔子筆削宣子所見者魯舊史也昭二　哀三桓僖宮災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子服景伯命宰人出禮書季桓子命藏象魏之[illegible]魯爲文獻之邦典籍備也　晉語第七十四篇司馬侯謂悼公曰羊舌肸習于春秋乃使叔向傅太子彪　楚語首篇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時亦曰教之春秋韋昭以爲春秋者周史之法故晉楚皆習之

楚

靈王與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三墳者伏羲神農黃帝之書墳大也言大道也五典者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書典常也言常道也八索者八卦之說索求也言搜求其義也九丘者九州之志聚十二

國語昔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爲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世也自微子至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至孔子時又亡其七魯詩已十六

○諸經分合

古有六經曰易書詩禮樂春秋周衰樂亡漢儒采集樂記後併入禮記中實不過五經耳而又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之別所謂七經者五經之內分周禮儀禮戴記爲三也所謂九經者七經之外益之以孝經論語也所謂十經者三經三禮之外又分春秋三傳爲三合孝經論語爲一也所謂十二經者六經而加六緯也所謂十三經者三經三傳三禮而加之以孝經論語孟子爾雅也然孝經論語孟子爲經之輔而不必附乎經六緯不可混乎經爾雅特詁經義疏至若周禮儀禮戴記合之則一禮而已矣公羊穀梁左氏合之則一春秋而已矣雖有諸經之名無以易乎五經之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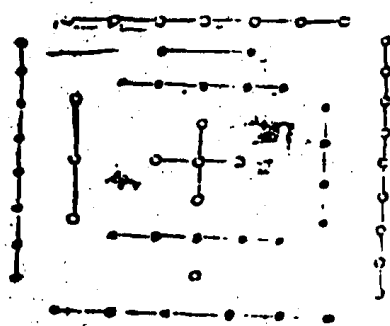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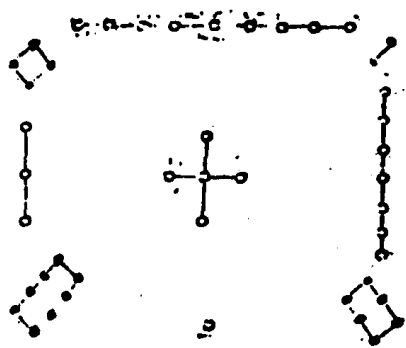
十三經各家註疏易經魏王弼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書經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詩經漢毛萇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左傳晉杜預註唐孔穎達疏公羊傳漢何休註唐長孫無忌疏穀梁傳晉范甯註唐楊士勛疏禮記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周禮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儀禮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論語魏何晏註宋邢昺疏孟子漢趙岐註宋孫奭疏孝經唐明皇御註宋邢昺疏爾雅晉郭璞註宋邢昺疏　唐時以九經程士禮記左傳爲大經詩經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穀爲小經治大經者限三歲中經限二歲小經限一歲半此外孝經論語亦使兼通限一歲

圖書

易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以作易昔以伏羲時此則皆主作易言之則圖而用摩盪之法其所爲儀象八卦者以備則書而用縱橫交錯之法其所爲儀象八卦者亦符書易一陰陽也圖書亦一陰陽也　孔安國劉歆以爲河圖出于伏羲時洛書出于大禹時楊雄劉牧以爲圖書同出于伏羲時今觀夫子所謂則之皆指畫卦而言似後說爲長　禮運云大順之世河出馬圖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衍地符張南軒曰聖人之德配乎天故天降祥而河圖出聖人之德及乎地故地呈瑞而洛書見也其所以一名爲圖一名爲書者馬背旋毛形如星點故曰圖龜甲坼文狀如字畫故曰書古時圖用圓圖書作字畫後世取其傳寫之易乃通作圖書上繫十一

五經類編　卷三十　圖書　書

書河圖在東序此河圖係伏羲所畫之卦言之以此爲寶故與大玉天球之屬並陳于東序顧命　周時圖書藏于天府後世失之以後諸儒莫得而見至宋初陳希夷得圖書古易于方技家儒者始得傳之

○河圖洛書相爲經緯

河以通乾出天苞伏羲因之而畫卦洛以流坤衍地符大禹以之而敘疇今觀其圖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河圖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者洛書也二者若不相似然乃劉歆有言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何歟此其理先儒論之詳矣蓋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統偶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則未嘗不相似河圖則生成同方洛書則奇偶異位若不相似也然同方者分內與外內者爲主而外者爲輔異位者分正與側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則未嘗不相似河圖之數極于十洛書之數止于九若不相似也然河圖之五十有五因無往而不得十之全洛書之四十有五亦相對而皆合十之義則又未

嘗不相似雖論其位則有三同二異之分論其象則有方圓體用之別論其數則有奇偶贏乏之辨而論其理則總一先陽後陰之理而已矣是故以書而合之于圖虛其中則皆太極也齊其數則皆兩儀也推之而得四象又推之而得八卦此書之所以合于圖也以圖而合之于書五位之間皆寓五行之用而五十有五之數又與九疇之子目相符此圖之所以合于書也卽以其序言之河圖左旋洛書右轉一則相生一則相克究竟河圖雖主相生而論其對待之位則相生已藏相克之用洛書雖主相克而論其對待之位則相克又寓相生之機孰非經緯表裏之謂哉惟其如是故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言則圖固可以作易則書亦可以作易也然則則書固可以敘疇則圖亦可以敘疇矣河圖之數天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故曰生數統成數洛

書之數以一統六以七統二以九統四以三統八故曰奇數統偶數河圖得十之全謂以一二三四配九八七六皆十也以五配五亦十也洛書合十之義謂一對九而合十二對八而合十三對七而合十四對六而合十十當央居五之兩端與河圖相類也三同謂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二異謂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在南也方圓體用謂圖著其方以象而存數之體書著其圓以數而寓象之用也奇偶贏乏謂河圖偶贏而奇乏洛書奇贏而偶乏之也河圖而虛其中之五與十則爲太極奇數二十偶數二十則爲兩儀以一二三四配六七八九則爲四象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巽震艮則爲八卦若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合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爲九八七六則亦四

象也四方之正以爲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爲兌巽震艮則亦八卦也五位爲五行謂河圖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即洪範之五行也九疇子目謂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共五十五也河圖自北而東而南而中而西蓋依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之序若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南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是相克已寓相生之中也洛書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蓋依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之序若其對待之位則東南四九金生西北一六水東北三八木生西南二七火是相生又寓相克之內也　潛室陳氏曰經言其正緯言其變于河圖而言則河圖爲正洛書爲變于洛書而言則洛書爲正河圖爲變此所謂相爲經緯也表裏之義亦然伏羲之畫卦其表

爲八卦而其裏亦可以爲疇大禹之叙疇其表爲九疇而其裏亦可以爲卦此所謂相爲表裏也

史類

禮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紀言紀動即曾劉所謂君舉必書也。疏曰周禮春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凡五史而無左右史之名。熊氏云按左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紀動作之事則太史為左也。僖二十八年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紀誥命之事則內史為右也。然此特論正法。若其官有闕則得交相代。故經傳所載亦有不同者。玉藻曲禮上篇史載筆士載言此謂會同之時史官執簡紀事。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凡辨法者考焉六典八法八則之事皆太宰所掌而太史則掌其書。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掌賜謚讀誄邦國之志謂列國風俗物產之類。內史掌書王命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制祿則以方出之策書竹簡方者木版出謂出命辭。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註詳書契條。左傳襄二十三年晉之外史有掌惡臣之名蓋逃亡之臣外史掌書其罪也。

左傳孫伯黶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于是乎有董史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也辛有周平王時人其二子適晉為太史與籍黶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也晉有籍董二史而董氏較著昭十五。周有史佚晉有史狐齊有南氏楚有倚相皆良史也南史事見襄二十五董狐事見宣二。

國語晉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宣公以書命季文子曰為我予之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為我流之于夷。明日有司復命。公執里革。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里革太史克也有司司寇也魯語十二

公羊傳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以子繫紀則非其爵以伯繫子又無其義蓋闕文也隱二

穀梁傳夏五。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桓十四　汪氏曰隱二年紀子伯桓五年甲戌己丑十四年夏五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二十四年郭公僖二十八年壬申不繫月文十四年叔彭生昭十年十二月不書冬三十一年黑肱不繫邾定六年仲孫忌十四年無冬皆闕文也

○二十一史

五經之中尚書春秋皆史也。尚書為紀傳之祖。春秋為編年之祖。繼春秋而作者則有紫陽之綱目。

而涑水之通鑑次之綱目通鑑而外自漢迄元又
有二十一史司馬遷之史記一也班固之漢書二
也范曄之後漢書三也陳壽之三國志四也房喬
之晉書五也沈約之宋書六也蕭子顯之南齊書
七也姚思廉之梁陳書八也魏收之北魏書九也
李百藥之北齊書十也令狐德棻之周書十一也
李延壽之南史十二也北史十三也魏徵之隋書
十四也書述之舊唐書十五也宋祁之新唐書十

六也歐陽修之五代史十七也脫脫之宋史十八
也遼史十九也金史二十也宋濂王禕之元史二
十一也若論優劣則司馬遷之善序事理歐陽修
之持論謹嚴其最上者也漢書雖不免于冋而卓
然大家後漢雖多溢詞而類次整齊南北史雖不
作志而敘事簡勁隋書雖意見各出而志載有倫
元史雖忌諱不明而詞義曉暢此皆瑕不掩瑜者
也三國雖稱高簡而大紀不辨宋書雖號精詳而

穢道奇詭晉書目爲駢麗而蕪冗特甚此則又居
其次至若北魏之穢南齊之繁北齊之紛雜新舊
唐書之闕畧宋遼金之後先矛盾梁陳周之紀載
舛錯斯爲最下者矣本函史

易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象

詩 芄蘭之枝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能不我知言其才能不足以知于我也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垂貌此刺驕奢之詩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亦成人之佩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以長于我也 按佩觿佩韘詩意本刺驕奢文中當借作反襯今與彝勺彝象一例用誤矣 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觿韘非所宜也芄蘭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弁冠也齊風甫田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此言文王能成就人才思齊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匪猶言匪但攜手而又示事面命而又耳提皆言告戒詳切借曰二句言不得諉于年幼無知也 抑

禮記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負劍者俯首如負劍狀辟音僻偏也咡口旁也謂長者俯首從旁詔之也掩口而對恐氣衝長者也 少儀云有問則辟咡而對謂偏其口之所向不使氣衝長者則辟咡二字爲童子其起辟咡二字屬長者 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席丈謂几席徐 侍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曲禮上 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 問平聲遠近謂三席即所謂函丈問終則退負牆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也文王世子 子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數謂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數日謂朔望六甲書謂六書計謂九數幼儀謂儀容之事簡諒者言語信實勺者武王樂即於鑠王師之篇成童謂十五以上象者文王樂即維清之篇內則 附錄孟子有五尺之童論語有六尺之孤周禮鄉大夫有六尺七尺之征所謂尺者指尺寸之尺也古者二歲半爲一尺五尺則十二三歲六尺則十五歲七尺則十八歲也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糞除穢也扱音吸斂取也 糞掃之役大抵弟子爲之 至如詩東山篇灑埽穹窒作本俗於糞灑埽山有樞篇子有庭內弗灑弗埽掃之篇以

夜寐灑掃庭內此等不必告弟子也曲禮上　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 拚音糞帚也膺胸也擖音洽

席不以鬣執箕膺擖 箕舌也膺擖者言以箕舌向己胸前不向身者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 尊長不使琴瑟 不敢擊鼓少儀

言行

易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物實據也家人象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之二

宗指又象言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

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上繫八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安身謂順道易平易也心和氣平則能言下繫五

禮記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曲禮上

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言而成文謂之辭則法也哀公問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言有物而行有格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 格法度也緇衣

一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 履之謂行言踐樂之謂和順從容 仲尼燕居

慎言

易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乾文言　括囊无咎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括囊如結囊口而不出也坤六四　山下

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其出者從口出而入者從口入之而謹

而謹其入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也頤象　咸其輔頰

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咸感也輔頰舌皆所以言者滕通謂揚其口說而無實也咸上六　艮之六

五云艮其輔言有序謂言不妄發發之必有次第與咸輔相反　有言不信尚口乃

窮也困象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况其邇者乎　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

慎密而不出也上繫八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

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

其守者其辭屈慚謂有愧枝謂支離游謂浮游不實屈謂詘無執持此辭之以情遷者也下繫十二

書惟口出好興戎言可致和好亦可召戎不可不慎此舜命禹之詞大禹謨

惟口起羞說命中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汝協弗告朕

而胥動以浮言憸民小民也此盤庚指遷而告其臣胥顧箴言指小民之厭遷者而言逸口者言指群臣之不欲遷者而言也　前節云今汝聒聒起信險膚言說說然倡為險膚淺之說即所謂胥動以浮言也盤庚上

詩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舒也秩秩有序也小戎　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言之好醜但出于口而不由于心言其變詐也　維號斯言有倫

有脊號長言之也脊理也正月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耳屬于垣

言寵伺者多也小弁　其容不改出言有章都人士　辭之輯矣

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和也莫定也辭輯則有以合乎人心而順者辭懌而從悅懌則有以慰民望而亂者定板　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捫持也讎答也言他人莫能持我舌故言語易出當自持之不可放去抑

禮記禮不妄悅人不辭費辭費不尚順之而已矣　長者不及

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儳言長者言未竟而以他說雜亂之勦說者取他人之言為己言雷同者聞人言而附和之也曲禮上　大信不約大信之人一切當乎人心不在期約之末學記　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祭義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諾人而不踐其責大於怨諾而拂人其怨小表記

左傳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華而不實謂言過其行甯嬴論陽處父語文五

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

好直言必及于難成十五　周語單子論齊國佐云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病與伯宗同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子產獻陳捷于晉三答上莊伯之詰仲尼稱之云云襄二十五　三十一年叔向稱子產云云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以其答館垣之詰也　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公以三桓食言故借郭重以激之哀二十五

胡傳同盟于蒲○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喻衛獻公言于甯喜求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二子信在言前故人重之子鮮事見襄二十六季路事見哀十四本傳在成九

孔子入后稷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勿謂何傷其禍將長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若子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卑也札拔也水陰長右江海雖在左而為百川長以其卑耳家語觀周篇

敦行

易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平素以道自守必無變遷之咎獨行願謂幽隱自樞履初九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居易以俟命此幽靜恬淡之人物不能亂履九二　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其德堅確故其處違明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正而吉之道也豫六二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君子識力堅定挺然于世風波擧之中獨立而不懼超然于榮辱毀譽之外遯世而无悶此所以大過乎人也大過象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方即道君子妙用無方不易有方之體恒象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勇以克己常存浩然之氣壯之至也大壯象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象

書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言凡人或有謀猷或有施爲或有操守得皇極之一體者即當念之而不忘汝謂武王洪範

禮記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曲禮上　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居位無言不能講明政事也有言無行言行不相顧也雜記下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擧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不自居于易而居人于險冬不專暘而夏不專陰皆恕以及物也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違于人而自異也　儒有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剛毅有如此者。以義相接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强禦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劫迫辱也　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其自立有如此者。此自立之至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

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此言雖貧之至終無患得患失之心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雖危起居竟申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圜剖而爲四其形則方合其四則復圜喻涵容之中有分辨之意也今毀方作流同用　儒有澡身而浴德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不臨深二句言不借人之短以形己之長不矜人之譽以誇己之多同弗與二句言不因同乎己而與之不因異乎己而非之惟其理而已　儒

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近文章砥厲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近文章言文質彬彬砥厲廉隅言不刓方以爲圜　儒有不隕穫于貧賤不充詘于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隕穫者如有所失隕穫者如有所凋刈充詘者驕盈詘者歉吝慁者辱也累於繫也閔病也言不爲君王長上有司所困迫而違道也儒行

左傳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不爲利回言不因利而失乎回邪不爲義疚言所行不使病于義也昭三十一　二十年傳云君子不爲利疚于回言不以利之故而病其身于邪

慮事

易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順作慎 坤文言）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謀始以絕訟端 訟象）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將壞則當更新而慎其始後事方始又當丁寧而慮其終 蠱卦辭）

巽 貞吉悔亡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庚三日丁也丁所以丁寧于事前後庚三日癸也癸所以揆度于事後 巽九五）

壯于趾征凶（征往也將才壯往故凶 大壯初九）

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罔者視有如無小人之壯血氣之勇也君子之壯義理之勇也 大壯九三）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既濟未嘗無患惟無患乃生患故患生于忽 既濟象）

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化裁以易理言推行以事為言 上繫十二）

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微彰 宋潮其中皆有幾在知幾則無不知矣 下繫五）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事幾之際輕擬則不可遲疑又不可左 傳哀十四年陳子行曰 審者事之賊也 必有失之意 序卦下）

書 疑謀勿成（大禹謨）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事事謂事其事 說命中）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造爲也成王言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遺者遺之于我者甚大投之艱者甚大 大誥）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 蔡仲之命）

詩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禍之近而易見者人皆知之而其伏于無形者則莫之知故我戒戰戰兢兢而以衣亂為憂也 小旻）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恐隊也 小宛）

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集則雪之兆 頍弁）

國語 吏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周語二十九）

五經類編卷之三十一終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二

威儀容貌 附形體

易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考詳也視其所履若周旋無虧則大吉 此履字本指行事言視字與履字不平今通作威儀語履上九）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顒若者敬德之容觀卦辭）履錯然敬之无咎（事物紛錯之際惟敬可以免咎離初九）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革九五象）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革上六象 文炳之文著于天下文蔚之文見于一身今通用）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暉者光之散暉而言 贊其美也未濟六五象）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首會諸陽而在上猶乾之覆物也腹藏諸陰而有容猶坤之載物也足在下而動猶震之陽動于下也股兩垂而下猶巽之陰偶居下也耳內陷而聽猶坎之陷也目外見而明猶離之明也手能止物猶艮之止也口能說猶兌之說也說卦九 十一章云艮為指又九家云艮為鼻）

書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二五事前五事居九疇之二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 從順理也 睿通微也 肅乂哲謀聖者五事之用 乂條理也 聖無所不通也）而康而色曰

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康安和也言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則當賜之以爵祿 洪範）

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嫺習之貌言威儀無一不善不可簡擇取舍也 邶風柏舟）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無度者容之美不可以尺寸量也下二句言美則美矣但恐殊不似貴人也 次章美如英言其丰神英秀 三章美如玉言其溫良 彼汾沮洳）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小戎）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儀一言舉止有常如結言操持有定 儀之一由心之結也 鳲鳩）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卒盡也獲得宜也 楚茨）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言才全德備無所不可此不獨指威儀而威儀亦在其中 裳裳者華）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此亂離之後追思盛時人物儀容之美不改謂有常度 下章彼君子女謂之尹吉蓋尹氏吉氏舊姓之家 故守禮法者舉為尹吉 都人士）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顒卬言體貌之尊嚴 圭璋比德行之純潔 卷阿）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抑抑密也 隅廉角也 此言威儀足以表德 抑九章）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言謙卑可以受益 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言威儀者道德之符 敬慎威儀自然可為民法）鹿鳴篇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恌偷薄也言以淳厚之德示民使之不偷薄也）

大學[illegible]

今用不佻則作端邪之意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　友君子謂接見君子不遐有愆自反之辭惟恐其或有愆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止容止也抑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烝民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　提提安舒意古人以右爲尊讓者必退居左故言左辟　葛屨　總角之宴言笑晏晏　晏晏和柔也氓　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衛莊公狂蕩無禮莊姜傷之終風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淇奧篇衛武公云善戲謔與謔浪相反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視也此刺衛容不檢者相鼠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儼若思以顏色言安定辭以辭氣言安民則言其效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　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無噦欬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不偏倚也　山立時行　山立如山之嶷然不動也時行當行則行也玉藻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上虛字謂虛器下虛字謂虛室少儀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樂記　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奪慈仁　敬以心言恭以容言拘檢太過則樸野無文拘飾太過則便佞無實便佞之人似乎慈仁而反亂慈仁仲尼燕居　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是故君子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此欲以德行實其容貌也表記　坊記一篇記防範天下之道表記一篇記德之見于儀表者今坊表通作威儀語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帷薄之外無人不必趨以示敬堂上地迫故不趨不翔接武足跡相接也布武謂布其步武也曲禮上　玉藻云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接武者躡及前跡之半繼武者足跡相繼中武者兩足間可容一足之地也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君之召臣有時二節有時一節故總云三節餘詳臣道條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旋中矩　註詳佩條玉藻　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儀曰祭祀之容賓客

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地官少儀云祭祀之容齊齊皇皇賓客之容穆穆皇皇朝廷之容濟濟翔翔車馬之容匪匪翼翼玉藻六喪紀之容纍纍顛顛軍旅之容詻詻此六者之容也禮記

大祝辨九拜之法曰稽首頓首空首振動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肅拜。稽首拜而頭至地也頓首拜而頭叩地也空首拜而頭至手也振動拜而膝有聲也吉事則拜而後稽顙凶事則稽顙而後拜也奇者一拜褒讀作報再拜也肅俯下手揖拜也春官

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者中正之理因天理之自然而爲之節文所以安定所賦之命也。言威儀而必言禮義蓋禮義者威儀之本也若無禮義則爲魯昭公之習儀以亟何足定命成十三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視不過結襘之中今單子視不登帶言不過步無守氣矣表著朝中舉位結在帶結襘會者衣領昭十一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定十五

齊慶封來聘叔孫豹與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襄二十七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氾祭者遠散所祭之物茅鴟逸詩亦所以刺無禮也襄二十八

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登階之禮臣當後君一等今孫子與公並登故曰爲臣而君襄七孫子不知登階之節又襄二十四子程鄭不知降階之由二事相類

鄭伯享韓起孔張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禦止也縣閒者縣樂之處孔張不明主位故見笑于客昭十六

宋公子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婉柔順也狠戾也襄二十六

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賈國名惡醜也不颺者不顯揚亦醜意此叔向謂鬷明語昭二十八

知伯謂趙孟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趙簡子廢伯魯而立襄子知伯謂其貌醜而無勇何以立爲後襄子答以能忍恥故得立哀二十七以上皆貌醜而心善者又文元年商臣蠭目而豺聲宣四年越椒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國語十四卷叔魚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皆貌惡而心險者

國語晉厲公視遠步高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

足不步。曰何以能久。周語二十六　晉孫周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單襄公曰。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周悼公名。還音旋。轉睛也。無聳者聽不聳耳。無遠者言皆近理。文謂有文德。周語二十七

夫耳目者。心之樞機也。故聽和則聰。視正則明。樞機發動之口納味而耳納聲。十一周語三

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相心目。上貳手也。下貳足也。代更迭也。謂之貳者以其爲心目之庭。

副批音詩九

動乎四體

卷之三十　威儀容貌　七

中庸曰。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朱子以爲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是也。春秋中如晉惠受玉惰。而內史決其無後。越椒執幣傲。而惠伯決其滅宗。鄭悼視流行速。而貞伯決其不久。單子視下言徐。而叔向決其將死。以及郤子無遜。成子乘命于國無儀之屬。皆所謂禍之可知者也。至若重耳廣儉有禮。而楚成王知其將興。孫周視聽無遠。而單襄公卜其得國。鄭子將事克敬。而鄭邦號朝。

叔孫豹式禮無愆。而天子加貺。以及靖公謙敬。叔弓昇讓之屬。皆所謂福之可知者也。晉惠事見僖十一。越椒事見文九。鄭悼事見成六。單子事見昭十一。郤子及成子二事皆見成十三。子剛事見襄三十一。重耳事見僖二十三。孫周事見周語。鄭子事見僖三十三。叔孫豹事見襄二十四。單靖公事見周語二十九。叔弓事見昭二。

行不由徑

子游之取澹臺滅明。取其行不由徑。焦竑曰。古者道路在溝洫之上。行必由之。不得斜出。周禮野廬氏禁橫行者。修閭氏禁徑踰者。皆其証也。晚周廢棄此禁。而滅明獨否。故子游取焉。以其能守先王之法也。祭義云。道而不徑。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則不由徑亦守身之一節也。

卷之三十　威儀容貌　八

起居

易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隨象

詩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悠長也言思之長而臥不安席也關雎耿耿不寐如有隱憂邶風柏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此賢夫婦相警戒之辭視明星而即興所謂戴星而出也女曰雞鳴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刺其君起居無節號令不時也東方未明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言築室既成而寢興自適也斯干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栖遲偃仰或不事鞅掌北山

國語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息魯語二十九

出處

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不易乎世謂不改其所守而不成乎名謂不博名高不見是謂世不以我爲是樂行憂違其胸中確有主張非境遇所能奪也乾文言乾之初爻潛龍勿用龍德而隱者也二爻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出潛離隱而及于物者也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或當時王而起也无成謂不敢擅其成坤六三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君子進身不苟猶貞女不輕許人也屯六二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儉作斂辟讀避否象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蠱上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觀六四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言不處非義之富貴賁初九不家食吉養賢也見禮賢除大畜彖何天之衢道大行也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大畜上九象嘉遯貞吉當遯之時善藏其用遯之嘉美者也遯九五肥遯无不利肥者寬裕自得之意遯上九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當睽之時情意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後遇然非枉道以徇人也睽九二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抱道不遇如井水清潔而不見食是爲可

惜惜其當汲而不汲也渫有明王則賢才見用上下並受其福矣井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有道不遇如雉膏塞矣而不爲人所食也鼎九三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磐大石也得其位故不爲素飽漸六二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陸作逵謂雲路也儀羽旄旌纛之飾也此以賓師之禮表帥人倫者而言漸上九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下繫五

詩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此賢者隱居自樂之詩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此盤桓之居于澗谷之間也寬者寬廣自得之貌永矢弗諼自誓不忘此樂也 次章考槃在阿碩人之邁邁亦寬意三章考槃在陸碩人之軸軸者留連不舍之意也考槃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此賢者不樂仕于亂世欲與其友皆隱之辭閑閑往來自得之貌十畝之間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此賢者勵志食力而詩人美之伐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衡門以上諸篇皆隱君子之詩 此外如簡兮北門則仕而不得志者也

禮記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敬叔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行賂以求復位

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 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使二子往者觀楚之可仕與否也檀弓上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量而後入謂度其可事而後事之少儀

左傳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公侯之卦也 畢萬畢公高之後後爲魏氏開元

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名列于策委質爲臣即不可有貳心有貳心則罪也僖二十三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 介之推辭僖二十四

公羊傳士不及四祭則冬不裘夏不葛 士有四時之祭若有故不得與或失位不得舉則不裘不葛不敢安也桓八

玉藻云士無君不二采着入位可以故服不二采也

人品

易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噬嗑上九爻辭 下繫五章

書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泰誓中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言聖狂之分在一念之間 多方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周官

國語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如登言其難如崩言其易周語末篇

貪廉貧富

易節亨苦節不可貞 過乎節而苦則不可爲常如陳仲子之類節卦辭 慢藏誨盜 藏貨而不慎是教人以偷也 上繫八章

詩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志而賦此窶者無以爲禮也即子路傷哉貧也之意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 祿薄無以自養故室人交責 北門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桑柔

禮記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曲禮上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有采地則有宰有賦稅則食民之力祭器衣服皆自備不待假借此四命之大夫也三命之士得賜車馬故以車數對庶人田有定制惟畜牧多寡在人故數畜以對 曲禮下 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此諸侯大夫之富各有定分也 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 左傳子罕云我以不貪爲寶與忠信爲實相似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詳敦行 儒行

[illegible]事見襄二十二[illegible]事見二十八[illegible]見昭[illegible]公叔戍事見定十三

左傳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襄五　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曰吾聞之貴而能貧民無求焉貴而能貧是有位貧窳如楚之觀起齊之慶封鄭之騶秦衛之公叔戍皆不克令終以其不明此義耳襄二十二　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子產告范宣子語襄二十四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晏子不受邶殿謂子尾云云幅謂邊幅黜廢黜嫚放縱也襄二十八　又昭十年晏子謂陳桓子曰蘊利生孽子必致邑于公即不受邶殿之意　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闓沒女寬因食而諷魏獻子言腹飽則知止喻在上者不可貪財屬足也昭二十八

國語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諸侯親之郤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寵以汏于國其宗滅于絳惟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以賀晉語九十二　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人曰人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曠空闕也子文逃富叔向賀貧是的對楚語十二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也必以賄死叔魚叔向之弟羊舌鮒也後因邢侯雍子之獄果以受賄而死晉語七十六　闘且見令尹子常子常問畜貨聚馬歸語其弟曰令尹問畜聚如餓豺狼殆必亡者也楚語十二

謙傲

易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能謙則位尊者愈光位卑者莫高而不可踰謙彖 變盈言盈者有時而變流謙即家語所謂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之意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損其高亢之心增其卑抑之志則人我之間必得其平象辭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鳴謙言謙德著聞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有功勞而能謙則人心服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撝謙言發揮其謙不違則言得其宜也謙德無往不宜故六爻皆吉

書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舜美禹之辭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此益進謨於禹之辭 有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仲虺之誥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說命中

禮記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曲禮上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表記

左傳晉師歸自鞍郤克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士燮見勞之如郤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書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郤克中軍帥士燮上軍帥欒書下軍帥三人各不居功成二年傳三十一年清原之蒐文公稱趙衰有三讓成十六年鄢陵之戰郤至自稱有三伐襄十三年縣上之蒐士匄韓起欒黶交相推遜襄二年鐵之戰趙鞅斵戰王頁各自矜詩此告謙傲之相反者 衛侯享晉郤犨郤犨傲甯殖曰郤氏其亡乎詩曰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郤子傲取禍之道也詩桑扈之篇言交際之間無傲慢之心則我不求福而福反來求我成十四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正考父孔子七世祖戴武宣皆宋君俯恭于傴傴恭于僂言位愈高而心愈下昭七

國語晉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見召桓公曰吾

有三伐吾三逐楚之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召公以告單襄公襄公曰所謂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惡其蓋人也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伐功也左傳成十六年郤至與單襄公語聚歸其伐前此事蓋掩也惡網惡其害已惡上惡其病已周語二十五范文子退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于朝大夫莫能對也吾知其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廋辭隱語也晉語四十八

恩怨

詩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序云齊桓公封衛衛思厚報之而不能故設爲瓜瓊不等之喩以致其無已之情木瓜

禮記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讐不同國不反兵言常以兵器自隨不待反而求兵也曲禮上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詩大雅抑之篇讐答也寬身之仁言寬厚有餘足以安身疏氏日觀

論語以直報怨二句此條忿非夫子之言也表記

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殺人有反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反殺謂彼殺者之子弟既殺其讐而讐之子弟又殺其人是相殺無已時故使一國交讐之殺人而義如當官者執法戮人是也地官

左傳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爲非對吏駢從人欲報賈季之怨史駢引以曉之文六莊十三年胡氏曰柯傳云非與齊讐有不共戴天之讐今易世矣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讐而春秋賢之者妄也

臣不任受

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知罃對楚共王語成三）

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生死謂死者復生肉骨謂白骨更生肉申叔豫規薳子馮子馮德之故云襄二十二）　吳越戰于檇李闔廬傷將指卒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將指足大指也定十四）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伍子胥諫夫差語哀元）　公孫尨取蠭旗于罕達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尨讀龍初公孫尨為范氏收稅趙氏得而獻之簡子曰為其主也何罪乃歸之及鐵之戰鄭人獲簡子之蠭旗尨獲遂以報簡子哀二　宣二年翳桑之餓人倒戟而免趙盾宣十五年結草之老人顛敵以報親類皆報德事）

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宰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及范氏奔齊張柳朔遂死于柏人（昭子范吉射也柳朔死難以報王生之知己哀五）　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勝白公名子西有惡于白公信其必不害己其後白公遂殺子西哀十六　昭四年豎牛事與白公相類此所謂以德報怨者也）

國語齊侯施惠如出責（如出責言急于望報也宰周公論齊桓公語晉語十七）　僖二十四年寗辰云報者倦矣施者未厭（言望報之心無底止也）　初伯樂與尹鐸有怨趙簡子以伯樂之言賞尹鐸尹鐸以賞歸伯樂伯樂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故焉（[illegible]）簡子欲殺鐸伯樂言其有功故賞之晉語百三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三終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三　技術類

百工

書工執藝事以諫。說命　惟木從繩則正。說命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詳宮室梓材

禮記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王制　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五庫者金鐵一庫皮革筋一庫角齒一庫羽箭幹一庫脂膠丹漆一庫監工工師日號者每日號令必以悖時淫巧爲戒也　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名考誠謂刻名于器以考其誠僞月令　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詳器用條　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禮器　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樂記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嘗巧者乎般印公輸般嘗試也季康子之母歛般請以機封公肩假責之言以人之母嘗巧則不自以其母嘗巧乎檀弓下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者珠象玉石金木革羽也天官　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六職者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農夫婦功也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　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削書刀古人用方策故有書刀遷地弗良言使此五國之人遷於他國而制是器則弗良也　凡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

攻皮之工五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五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磬摶埴之工二陶瓬㮚音栗韗音運㡛音忙楖音櫛摶音團瓬音放此考工三十之總目即曲禮六工也攻皮之工即獸工設色之工即草工刮摩之工即石工摶埴之工即土工攻木攻金即木工金工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上猶尚也有虞氏至質尚用瓦故尚陶夏禹爲宮室溝洫故尚匠商湯興禮樂故尚梓武王興戎服色等威故尚輿以上皆考工記

左傳山有木工則度之隱十一

國語令夫工群萃而州處且莫從事以飭其子弟相

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爲工一齊語

陶冶

詩下以湘之維錡及釜湘烹也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采蘋　古公亶父陶復陶穴註詳宮室條緜

禮記　後聖有作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爲宮室以炮以燔以亨以炙註詳器用條上古未有釜甑食物皆置石上而燔之上文所謂燔黍捭豚是也禮運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學記

周禮　有虞氏上陶　陶人爲甗實二鬴盆實二鬴甑實二鬴七穿鬲實五觳庾實二觳皆厚半寸脣寸甗音彥無底甑也鬲又謂之鬲屬三豆爲觳庾者量器也　按十斗爲斛一斗二升爲觳二字音同而義異十六斗爲庾此以二斗四升爲庾其小者也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器中膞豆中縣膞崇四尺方四寸髻音刮薄也墾者傷旋如勦墾也薜音百破裂也暴墳起也膞旋盤凡爲甌器者拘而旋轉之巾膞言其周也中縣謂縣繩以正豆之柄方指柄而言　孟子言以釜甑爨以鐵耕許子陶釜鐵出于冶考工記言陶則詳而言冶未備桀氏爲削冶氏爲戈戟桃氏爲劍鳧氏爲鐘栗氏爲鬴皆不及烹器與田器皆以其事之易故略之歟　按鬴即釜容六斗四升則是量器而烹器亦名釜字書以爲名同而實異也或謂烹釜加耳與鬴即量之未必

左傳晉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閼父陳胡公之父先王謂武王 襄二十五

國語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鉏夷斤斸夷平也謂削平草茅斸斫也 齊語

黃帝使寗封爲陶正 舜陶于河濱而器不苦窳窳音庾損也 通鑑

蚩尤造九冶 尸子

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莫邪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莊子

商賈

易神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借嗑爲合也 下繫一

巽爲近利市三倍陽主義陰主利巽陰爲主又善入物得利之多者也 說卦十一

詩瞻卬篇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言君子而識商賈之事非所宜也

書懋遷有無化居懋勉也言懋勉其民使徙有于無變化其居積之貨也 益稷

肇牽車牛遠服賈肇敏也服事也言敏于貿易牽車牛而遠從事于賈也 酒誥

禮記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犧牲不粥戎器不粥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姦色亂正色不粥錦文珠玉成器不粥衣服飲食不粥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木不中伐不粥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圭璧等物之不粥所以禁民之不敬金璋以金飾璋也布帛等物之不粥所以禁民之不法數者升縷之數也錦文等物之不粥所以禁民之不儉五穀等物之不粥所以禁民之不仁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禁謂上文所當禁之事使司關者稽察之 王制

仲秋之月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易謂無重征 月令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金玉曰貨布帛曰賄

內宰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次者司市所居叙者胥師賈師所居肆者百貨所藏古者王立朝后立市市在後朝主義市主利義主陽利主陰此先義後利之意也以上皆天官

司市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度量成賈而徵儥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價司市上旌于思次以令市聽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聽小訟凡治市之貨賄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司市市官之長分地者令市官分掌市中之地也陳肆辨物者陳物于肆而辨其類也禁物靡者禁侈靡之物也布即錢也藏曰貨行曰布徵召也儥即鬻字物之[illegible]多長短以度量平定其價則鬻者來也券書長曰質短曰劑物大用質小用劑賈民儈駔之民能知物情者虣即暴字泉府掌泉布之官同貨者同之于民市不售者官買之民無貨者官貸之大市人多故百姓爲主商賈家于市故朝市商賈爲主細民之販以日之餘力故夕市販夫販婦爲主羣吏謂胥師賈師司虣司稽羣胥肆長平肆者正其肆之分界也展成者察其貨之成否也奠價者定其價之高下也思次者市中之候樓樹旌於此以爲衆望也介次者市亭之屬也有用之物則使有使阜蕃貴其價以來之不廢用物也無用之物則使無使少蕃賤其價以抑之不貴異物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過市者親至市中貿易也赦刑人者謂國君好利市人何足責所以愧之也罰幕帟蓋帷者責其無以自蔽而見[illegible][illegible]之物也

司虣掌市之禁令禁其鬭囂者與其虣亂者力爭曰鬭口讙曰囂

肆長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相近者相遠如布帛之名同而精粗則異相近者相邇如馬牛之實異而肥瘠則同以上皆地官

左傳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僖二十七

賈而欲贏而惡囂乎商賈求利于市不得惡讙囂之聲昭元

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蜃蛤弗加于海如往也弗加者價不增貴也昭三

民知爭端錐刀之末將盡爭之昭六

國語古者天災降戾于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

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于是乎有子權母而行（母權子者輕幣不足以易重物則用重幣權而行之子權母者物輕不必用重幣則以輕幣權而行之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言不宜廢輕而作重 周語三十）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爲商（背日負肩日任肩日儋揭日荷服者牛車輅者馬車賴贏也 齊語一）

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之也（資取也以待貴而賣也 越語一）乘其賤而取之

商不出則三寶絶（三寶珠玉金也）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貪賈貴不貴反致失時故利止三倍廉賈見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幾明決故利至五倍也 史記）

富商巨賈無所牟大利（牟取也 漢書）

商賈操其奇贏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奇贏謂餘財操持也贏與[illegible]）

射

合弓矢 禮射見十二卷

易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乖則威之以弧矢 下繫二

書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人射以弩牙既張必往省察其矢括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發必中喻人君舉動亦有法度也 太甲上

詩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騁馬曰磬止馬曰控此言其御之善舍拔曰縱覆鬝曰送此言其射之善蓋弓引滿時放矢括以任其去有縱之意引滿時弓弰向內既放矢則弰向外如送矢然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田事將畢故馬從而發罕掤者矢筩之蓋所以納矢鬯者弓韔弓謂藏弓于鬯 掤左傳作冰見昭公二十五年鬯與韔同 大叔于田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詳田獵條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此言射御皆善也並詳田獵條 車攻

馴鐵篇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謂驅車以逐禽左而舍矢皆獲亦言射御皆善也 以上皆射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 弨弛貌藏之者以待有功之人 彤弓

左傳襄王賜晉文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 蓋賞功之典也彤弓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櫜韜也 時邁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 觩弓健貌搜長矢

疾聲 泮水

禮記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 內則云男子生設弧于門左然特牲又稱懸弧蓋古者初生于弓矢先于懸弧其成童也教以射其貢于天子也試以射甚矣射之重也 射義

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仲春獻弓弩仲秋獻矢箙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弩庾弩利攻守唐弩大弩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弓弩成于陽氣方和之時故仲春獻之矢與箙成于陰氣將墜之時故仲秋獻之箙者藏矢之器以皮爲之甲革謂以革爲甲椹音真木砧也椹質謂以椹爲的王弓弧弓最強夾弓庾弓最弱唐弓大弓強弱適中枉矢絜矢其鏃比殺矢傳萼葉鏃最重中之必死矰矢茀矢結繳而射其鏃比枉絜又小恒矢常用之矢庳矢平等之矢散射者禮射及習射也 夏官

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鳥獸爲妖

者夜中聞其聲而不見其形則以日食時所造之弓月食時所造之矢射之以陰陽至盛之氣攻陰陽不測之妖也神謂妖神過于鳥獸者太陰之弓謂月食時所造之弓枉矢即救月之矢也秋官

矢人為矢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欲節欲疏同疏欲栗矢長三尺八五分其長則六寸三分其羽則二寸也俛者矢行低翔者矢行高紆者曲揚者矢行高趮疾同夾而搖之者以指夾矢而搖之也橈之者以指撓其幹也稱謂豐殺平羣矢材也栗即栗字色如栗則其材老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取材以時謂取幹以冬取角以秋取絲漆以夏也深謂箭束之而深也凡為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春被弦則一年之事前節言取材之時此節言治弓之時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材良而曲少故合九弓而成一規若曲漸多則合漸少按此諸侯大夫士同用夾庾不

隅則合三此不過欲外之節如隅之上耳引凡和其矢三均九和者六材皆良力勝三均者也三均者筋與幹輕重參停也

凡為弓各因其人之躬豐肉而寬緩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而忿埶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矢危則莫能以愿中豐肉寬緩言貌肥而性緩骨直忿埶言貌瘦而性剛危謂剽疾安謂舒徐愿謂端愨此言弓矢當配人之性情也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往體謂弛放時勢來體謂張時勢往多來寡者其體曲其材弱所謂合五合三之弓也往寡來多者其體直其材勁所謂合九之弓也往來若一者得曲直之中所謂合七之弓也凡弓之最弱者謂之斗力之弓以其不能滿石也其最强者三石以上皆弓矢

左傳晉楚遇于鄢陵潘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昔射成十六發而殺呂錡日其周策蘇厲云養由基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

齊晉遇于平陰晉州綽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取其衷殖綽止乃

紲之脰頸也將取其衷言將使射兩矢之中央也襄十八 師及齊師戰于炊
鼻齊淵捷射洩聲子中楯瓦繇朐汰輈七入者三寸瓦者楯脊朐者車軛輈者車轅七者鏃也言矢過車軛車轅又入楯三寸也昭二十六 又宣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伯棼以矢射王汰輈貫笠轂亦此類也 尹公佗學射于庾
公差庾公差學射于公孫丁孫氏使佗與差追獻公
公孫丁御公差射兩軥而還軥與朐同襄十四 顏高之弓
六鈞顏高魯人能挽强弓定八 公孫翩射殺蔡侯以兩矢守門
衆莫敢進嘆其善射也哀四

國語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言羣相慕效也吳語一
世本云古者揮作弓夷牟作矢註謂二人乃黃帝
之臣也弓矢蓋始于此唐虞夏殷經傳不詳至周
而其制大備觀司弓矢及弓人矢人之類可見矣
又如周有和之弓楚有繁弱之弓楚有大屈之弓
皆弓之最著者也周有垂之竹矢魯有金僕姑之
矢申孫之矢陳有肅慎氏之楛矢息有汰輈之矢
皆矢之最著者也弓材詳見弓人矢材則竹及楛

木蒲柳皆可爲之禹貢荊州之菌簵職方氏揚州
之竹箭國語徙洲之竹箭皆竹之可爲矢者也禹
貢荊州之楛左傳董澤之蒲此楛木蒲柳之可爲
矢者也若夫桃弧棘矢柔弧逆矢之屬則各有取
義與武備不同和弓垂矢見書顧命繁弱見左傳定四大屈見昭七[illegible]讀作[illegible]金僕姑見莊十一申孫見[illegible][illegible]二十九肅慎之矢見魯語三十五徙洲之竹箭見楚語白珩篇董澤之蒲見宣十二又矢之良者名矢菆亦見宣十二

御

書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非其正，謂御王良所謂詭遇也，其詳

詩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緩急得宜，如組之柔，諸和中節如舞。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上襄，駕也。馬行者並行而猶後也。下文又言良御，忌抑磬控。忌磬者騁馬而磬折得宜，控者止馬而控制不遂也。大叔于田

我馬維駰。六轡如濡。如濡，鮮澤也。三章六轡如絲，言調適也。四章六轡沃若，亦鮮澤之意。皇皇者華。又車舝篇：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言如琴瑟之調和也。

禮記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展，察也。效，告也。展軨，謂車轄無損折，乃告君言車已駕。并轡授綏者，并六轡于一手，而以一手取正綏授君也。曲禮上

周禮　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四曰五馭。先鄭云：五御者，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鳴和鸞，謂和在軾，鸞在衡，相應。逐水曲，謂車過水涯，隨其勢之屈曲。過君表，即穀梁所謂流旁握而御不擊者。舞交衢，謂車當交道，御者旋轉應舞節。逐禽左，謂驅禽使左，令君射之也。地官

輈和則安。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而馬不毀。終歲御而衣衽不敝。惟輈之和也。輈即輈，詳車馬條。考工輈人

大戴記　在衡為鸞。在軾為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此御之節也。鸞和皆鈴名。鸞金口金舌，和金口木舌。鳴以節車之行。保傅篇

左傳　欒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致師，挑戰也。菆，矢之良者。兩，飾也。掉，正也。言車左之人既射而代御者執轡，使御者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宣十二

晉人說衛。國子賦轡之柔矣。轡之柔矣，逸詩篇名。義取寬政可以安人，如柔轡能御剛馬也。襄二十六

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產喻子皮何未學不可為政。襄三十一

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郵良即王良。鐵之戰御趙簡子有功，故自誇其

善御。哀二

穀梁傳　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流，旁也。四寸為握。言車兩軸各離轂門四寸也。擊者，及掛也。車掛門則御拙，故不使入。軌塵者，塵不出轍。候蹄者，後蹄相等也。昭八　車攻之詩云：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與此條相似。

○御非獨賤者之事

禮書曰。夫禮有六藝。御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

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賢孔子以執御爲能曲禮問大夫之子以能御不能御對周禮大馭戎僕田僕齊僕諸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御非特賤者之事而已故有以同等爲御者有以降等爲御者有以子弟爲父兄師長御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之御也閔子爲父御車論語樊遲御冉有僕此子弟爲父兄師長御者也 執御與執轡不同屬禮係僕氏掌執幘以趨降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夾[illegible]係下士故以爲賤也

醫

易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無致疾之道而偶有疾當勿藥而自愈无妄九五

書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說命上

禮記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曲禮下 夫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 檀弓上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邦之有疾病者使醫分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醫師醫官之長分治者使疾醫治疾病瘍醫治瘍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五藥者草木蟲石穀五氣五藏所出之氣五聲者言語之聲分宮商角徵羽五色者面貌之色分青赤黑白黃九竅者陽竅七在上陰竅二在下兩之謂其陰陽九藏者神藏五在內形藏四在外參之謂觀其陰陽與冲氣也 神藏謂心肝脾肺腎形藏者耳目口鼻 瘍醫掌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 祝作注謂以藥傅其瘡劀作刮謂去其膿血殺謂去其惡肉五毒五藥之有毒者

旨也以上旨天官

左傳晉景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緩醫名攻謂火攻達謂針達藥謂飲藥湯汁晉平公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于文皿蟲爲

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穀久則變爲飛蟲名曰蠱易蠱卦巽下艮上巽爲長女爲風艮爲少男爲山少男而悅長女爲風落山木之象　二豎爲疾緩醫知肓上膏下之不治六疾徵害和醫變蠱飛風落之喻變皆越人之流亞也昭元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美味致疾謂之疢襄二十三國策扁鵲見秦武王請除其疾左右曰之扁鵲怒而投其石石謂針也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言藥當由醫不加者不可妄用昭十九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言屢病乃名然後諳知醫法譬九折臂而成醫亦此意定十三河魚腹疾奈何言恐濕氣必致腹疾也申叔展之隱語宣十二

附錄　諸侯有疾稱負茲見公羊桓傳士有疾曰有負薪之憂見曲禮下篇天子有疾曰不豫見書金縢

國語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官職也醫和對文子語晉語九

寸

卜筮

易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初念真誠故告再三則其心淆雜故不告象卦詞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河圖中宮以五為衍母十為衍子相乘而得五十蓍策之數虛一不用者蓋數生于一以一為宗而後四十有九之用變化無方也兩謂兩儀三謂三才掛取而挾之也揲數也奇餘數之餘也扐勒于指之兩間也揲蓍之法先將一莖置于神前不動其四十九莖信手分作兩開所謂分而為二也隨取一莖挾于左手小指之間所謂掛一也所分之蓍每四莖一數所謂揲之以四也所數之餘歸于左手中三指之兩間所謂歸奇于扐也數訖將所掛之一併入奇餘之著而成一變然後復揲所謂再扐而後掛也積三變總計餘蓍若干則成一爻矣 西山蔡氏曰再扐象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一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奇于無名指間為三節揲右為四節歸右奇于中指之間為五節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先得內卦也由是而十八變則為大成也上繫九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 參者三數之伍者五數之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參伍則成一變通三變而皆參伍則成爻極六爻而皆錯綜則成卦矣朱子云揲蓍無三數五數之法只是交互參考之意耳上繫十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圓神謂變化無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無事則其心寂然有事則神智之用隨感而應所謂無卜筮而知吉凶也

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亹亹勉也決故勉上繫十一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成能謂作易百姓與能言卜筮而知吉凶下繫十二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 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聖人在上蓍生蓍長丈叢滿百莖以慶雲守以靈龜神物也天圓地方圓者徑一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徑一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為二數皆倚此而起說卦一

書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枚卜歷卜也官占掌占卜之官蔽斷也昆後也協從吉也不習吉不待再吉也大

圖讖 左傳哀十七年枚卜子良爲令尹杜註云枚卜不斥言所卜也與歷卜之意不同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 七稽疑者稽疑居九疇之七也擇卜筮人謂擇至公無私者主之凡卜兆有如雨者其兆爲水有開霽者其兆爲火有蒙昧者其兆爲木有絡繹不屬者其兆爲金有交錯相勝者其兆爲土也凡占卦內卦爲貞言貞固不移也外卦爲悔言改悔不一也總卜筮而言之兆有七分而言之則卜有五筮有三也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凡卜筮必用三人以相參考而從二人之同者所謂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不言龜逆筮從者龜逆則筮可不用蓋大事卜小事筮左傳筮短龜長皆此意也洪範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穆敬而有和意金縢 寧王遺我大寶龜卽命曰有大艱于西土 武王時龜兆已有西土不安之

占後果有庚之亂大誥 詩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卜者卜之于始終焉允臧則驗之于後也定之方中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體卦兆之體也衛氓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卜數則龜厭之不復告以所圖之吉凶小旻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握粟貧寠之狀自何能穀求自善之道也小宛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始謀者謀下人契所以燃火而灼龜也緜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 謂儀禮所謂楚焞是也偕謂兼卜筮會謂合其繇詞近謂征夫近也杕杜

禮記孟冬之月命太史釁龜策占兆審卦吉凶 月令周

禮龜人上春釁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龜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因所宜而定之定墨者以墨畫龜定體者觀形體以定吉凶也玉藻 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智之心必進斷焉不敢專以尊天也 抱龜謂易者抱之 王氏曰此所言卜者之仗與儀禮不合亦近于發大之詞祭義 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筮諸侯非其國不筮 天子惟用卜在道途中則用筮守筮謂在國用筮非其國不筮者出行不欲使人疑也 記 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曰玉兆瓦兆原兆掌三易之

法曰連山歸藏周易作龜之八命曰征象與謀果至雨瘳大祭祀則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玉兆龜釁鎔如玉瓦兆亦如瓦兆象裂如瓦屬陰原兆拆裂如原山陰陽相雜作謂以火灼之而作其兆征者征討行役象者天象變動與者與人共事謀者謀事于人果者事成與否至者人至與否雨者禱雨瘳者疾瘳也命龜者命以所卜之事貞龜者求正于龜而不命也〔〕音開拆也古人占筮三易並用連山歸藏取七八以不變爲占周易取九六以變爲占左傳襄公九年穆姜筮遇艮之八史以爲不利而以周易占之則利晉語重耳筮屯豫兩卦皆遇八史以爲不利而司空季子以周易占之則利）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曰方兆功兆義兆弓兆。（開謂開龜甲方者卜其行事之方功者卜其可成之功義者卜其當爲之宜弓者取張弛之象）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果音裸天龜元俯者靈也地龜黃仰者繹也東龜青前弇果也西龜白左倪雷也南龜赤後弇獵也北龜黑右倪若也元黃青白赤黑是其色俯仰前弇後弇左倪右倪是其體也）占人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八故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頌者卜繇故者筮辭八筮八頌八故皆指八命之事此言以卜與筮如此然而謂其言內體者兆之象色者兆之氣墨者兆之廣坼者兆之璺君尊親兆象而已卑者則以次而加詳體色墨坼皆卜而曰凡卜筮者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以卜爲主也）筮人辨九筮之名曰更咸式目易比祠參環（更者占事有變否咸者占衆心感否式者占作法宜否目者占條目當否易謂有所改易比謂有所親比祠者祭祀之牲與日參者參乘之人環者環敵劃城之事 以上皆春官）

左傳卜以決疑不疑何卜。桓十一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僖四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以象示方功義弓皆象也筮以數告奇偶老少皆數也凡物有形象而後滋生日象故曰滋而後有數筮短龜長亦以象數之先後分之也）僖十五　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敬仲之少也陳侯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懿氏陳大夫敬仲陳公子完觀之否觀卦四爻之變也敬仲之後爲田氏代有齊國）莊二十二　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屯之比也卦初爻之變也畢萬之後爲魏氏）閔元　晉侯將納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

阪泉之兆筮之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襄王避子帶之難出居于鄭晉文公納之僖二十五　晉楚遇于鄢陵晉侯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復蹙名卦射楚其王中目成十六　南蒯將叛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夫易不可占險筮雖吉未也枚者不明言其何事也昭十二　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昭十三　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逐之及昭伯從公季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句音縷僂句龜所出地名因以為龜名猶大蔡之出于蔡也僭不信也會以不信被逐及昭伯從公出亡而季平子立會則為僭果吉矣昭二十五定六年傳衛有成之昭兆亦寶龜名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也隱十一　昭十三年楚子使觀從為卜尹又晉有卜偃秦有卜徒父梁有卜招父衛有卜楚丘之屬皆卜官也　臧文仲作虛器文仲居蔡有其器而無其承藉故曰虛器文二　漆雕開對孔子曰臧氏有守龜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及武仲出奔納大蔡以請後乃立臧為事見襄二十三

卜筮之作聖人所以前民用也左氏所載卜筮無不奇中如陳氏之昌也則有鳳鳴之卜觀光之筮爲季氏之興也則有間社之卜同復之筮焉卜偃筮用享而勤王之功果成卜沈賜筮歸妹而攻敵之兵遂寢一男一女梁嬴之孕誠然一薰一蕕驪姬之尊如見卜遷而知邾子之利民卜師而決齊侯之非疾圄子之卜曰如志則信如志矣臧會之卜曰僭吉則真僭吉矣乃若秦穆筮狐蠱而韓原凱旋晉獻筮聚孤而宗丘失利衛靈得元亨之兆而元果亨重耳得建侯之爻而侯果建崔杼應入宮之象穆叔得不食之占國蹙王傷知楚軍之失律畢萬識魏氏之承家凡若此類雖或未可盡信而按以稽疑之義不得盡謂之誣也乃亦有不驗者桑林不足以害晉河神不足以禍楚艮隨之道不合于穆姜黃裳之占不協于南蒯若是者何歟蓋卜筮之當信亦信之于理耳理之所無

則鬼謀固有不如人謀者。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此之謂也。鳳鳴之下觀光之筮見莊二十二 間社之卜同復之筮見閔二 沈陽歸妹見哀九 一男一女見僖十七 一叢一穢見僖四 卜遂見文十三 卜師見文十八 卯志之卜見哀十八 狐蠱之筮敗狐之筮皆見僖十五 元亨之筮見昭七 建侯之筮見晉語二十 入宮之筮見襄二十五 不食之筮見昭五 衆歸掛殺附畢萬事見閔元 桑林事見襄十 河神事見哀六 又昭元年子產論實沈臺駘不能謝晉事亦相類 見隨之筮見襄九

博奕

左傳 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定成算也 耦敵也 謂無成算則不能勝敵 襄二十五

博

蔡澤謂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或欲分功。大投謂全勝 分功謂兩分所得 秦策

孫臣謂魏王曰博者用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言相機而行 魏策

唐雎謂春申君曰梟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棊佐之也一梟不如五散 楚策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博夫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故不博 韓非子

楚辭曰箟蔽象棋有六博分曹並進遒相迫成梟而牟呼五白晉制犀比費白日 博用六箸十二棋自然各半分擲之故名六博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梟者幺也絕點為梟得盧者勝故博必爭梟其采皆黑亦絕點也點皆為下箟蔽竹名言以竹作箸以象牙作棋投箸行棋轉相迫逼至倍勝也方自投子也言已得采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言犀比其六晉國之制比集犀角以作箸棋費白日言虛費光陰也 投子名煢又名瓊投瓊曰博下投瓊曰簺 六博與陸不同六博自古有之或云桀臣

烏曹所作或云殷紂所作雙陸
始于西竺晋魏時傳入中州

一 奕

班固奕旨論云奕有四象局必正方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分陰陽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博物志云堯始造奕以教丹朱或云舜造以教商均）

馬融奕賦云略觀圍棋法于用兵三尺之局為戰鬬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離離馬目連連鴈行怯者無功貪者先亡。

韋昭奕論云今世之人好翫奕棋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妨日廢業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假令移博奕之力而用之于詩書則功名立而跡

賤遠矣

巫祝

易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 謙卑遜順而竭誠感格如多用史巫以通于神明巽九二

禮記祝嘏莫敢易其常古 祝嘏說辭大袷考祝在五獻之前嘏在入獻之前

祝嘏辭說藏于宗祝巫史非禮也 嘏說禮文也周禮大宗伯詔大號袁世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故曰非禮禮運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以時招梗禬禳以除疾殃 招以名祈福梗以禦災禬以會福禳以祛禍天官

大祝掌六祝之辭曰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策祝辨六號曰神號鬼號示號牲號齍號幣號 順祝祈三才協順年祝祈年穀豐吉祝祈欽福錫民化祝祝天下向化瑞祝祈祥瑞之降策祝祈竃釜之從號若不質言其名而加之以美號也齍作粢

小祝掌小祭祀之祝號

甸祝掌表貉之祝號 表貉詳田獵除

詛祝掌盟詛之祝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 司巫羣巫之長巫恒巫之有常者造之求所以禳禱之術也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司巫之監恒巫監恒之監世監其義一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招弭以除疾病 望祀者望而祀之望衍者望而延之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祓除如上巳修禊之類釁浴以香草熏浴 楚語第十篇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尚書巫風傳云男曰巫女曰覡此條神仕疏云男有兩稱曰巫曰覡女總稱巫 以上皆春官

左傳祝史矯舉以祭 矯稱功德以欺鬼神也此季梁對隨侯語桓六

其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 據實而言故不愧此趙武稱士會之德襄二十七

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 齊景公疾欲誅祝固史嚚晏子以為當修德不當誅祝史昭二十

○巫祝亦聖人所不廢

按三風之中有巫風六太之中有太祝則商時已尚巫祝矣易巽卦爻詞有史巫之占周禮設官徧備言其職掌益巫祝所以交神明雖聖人不能廢也論語子路請禱引誄為証夫禱豈獨見于誄儀禮疾病則禱五祀周禮男巫女祝皆掌之金縢稱武王有疾周公命冊祝以告三王皆禱也然則子路之意未可盡非特不當請于夫子耳

儺

禮記季春之月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裂牲曰磔除禍曰攘九門謂皋庫雉應路及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　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季春天子諸侯皆儺仲秋惟天子儺季冬則下及庶人以滯所謂鄉人儺蓋季冬之儺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磔牲以禳除陰氣不特九門磔禳而已出猶作也丑月屬牛土能剋水故爲土牛以送寒氣也月令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方相者以其相視而攻疫非一方也熊皮等飾皆示威猛之狀夏官

國語偏裻之衣狂夫詛之衣也其言曰盡敵而反尨之役用狂夫四人裘皆熊偏裻左右異色狂夫將服是衣必先詛之以逐蠱厲鬼爲期晉語十

○儺所以節宣時氣

鄭氏月令註云季春之儺儺陰氣也恐此時陰氣不止害將及人厲鬼隨而出也仲秋之儺儺陽氣也恐此時陽暑不衰害將及人厲鬼又隨而出也季冬之儺亦儺陰氣也此時陰氣方盛又爲一歲之終故索厲鬼而大驅之也凡儺皆掌于方相氏皆有磔攘之禮其牲或牛或羊或犬或雞以對畢而異仲秋之儺獨不言磔攘文不備耳

○古以終葵逐疫

日知錄云考工記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註終葵椎也馬融廣成頌揮終葵揚關斧蓋終葵爲辟邪之物古人以之逐鬼猶大儺之爲耳

瞽

詩 鼉鼓逢逢矇瞍奏公（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奏公以奏樂爲公事也）靈臺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重言有瞽見官備樂完也）有瞽

禮記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樂工無目行步有人相之）禮器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倀倀音昌倀倀無定向之貌）仲尼燕居

周禮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凡樂工皆以瞽矇爲之擇其賢智者爲太師次爲小師其餘總謂之瞽矇而又有上瞽中瞽下瞽之分）

眡瞭掌太師之縣凡樂事相瞽（瞭目之明者以扶瞽也）春官

國語 瞽獻典師箴瞍賦矇誦（周語三）矇瞍修聲（無目者審于音故使修聲）晉語四十

○瞽師不但典樂

古時樂師用矇瞽爲之其職不但典樂而已禮運言卜筮瞽侑在王左右國語言臨事有瞽史之道蒸補闕拾遺之事亦得與焉春秋時如師曠師摯師乙之屬皆賢哲過人士大夫樂與之遊其

所以然者以平日教以大詩教以六德教以大節盲于目而不盲于心故雖一技廢人而亦收成材之用也後世則異然矣（古之瞽師明于大道沒而祭于瞽宗謂之樂祖又謂之[illegible]故周禮太師居下大夫之列）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三終

天地

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元者氣之始氣機初動萬物悉資之以爲
始後此亨通利遂貞成總此一元包裹見
貫乎天德之始終者也故曰統天乾彖　乾始能
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無所不利不容指名大之至也乾文
言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萬物當資始時有氣無形及坤
之元氣到則資之以生而成形矣此非坤自爲也乃
順天之氣而承之耳　乾以健爲德坤以順爲德文
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曰
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皆順承之謂　坤厚載物德

合无疆含弘廣大品物咸亨德合无疆謂配乾也坤彖　說卦十一章云坤
爲大輿言厚而能載也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天
地之氣上下交通謙彖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益彖　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象謂日月星辰之屬形謂山川動植之屬　乾知大始坤作成
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造成之動而不靠氣至即行故
易靜而不擾順承無爲故簡上繫一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
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彌者統括無遺綸者條理不紊觀察謂以易理觀察之上繫四　夫乾其靜也專其
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
廣生焉專者專一而不雜直者直遂而不撓翕者合受而無遺闢者敷闢而無壅生謂生物乾一
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上繫六　知崇禮卑崇效天
卑法地窮理則本體崇高如天之高明覆物循理則踐履切實如地之博厚載物上繫七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
窮謂之通造化流行乃萬物出入之門戶故曰戶闔以靜時言闢以動時言一闔一闢有代謝
之義故謂之變幽顯往來有不滯之機故謂之通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
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詳易數易說　法象莫大乎天地

法即所謂在地成形者象即所謂在天成象者上繫十一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天地法象亘萬古以爲觀故曰貞觀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
示人簡矣確然健貌隤然順貌下繫一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絪縕
交密之貌醇者而凝也下繫五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說卦二　此言天道之道名以兩而成若論其本則總歸于一老子曰天得一以淸
地得一以寧
書惟天陰騭下民陰騭默定也即名此性命之義洪範　惟天地萬物
父母泰誓上

詩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言雖高天厚地之中而不敢安此遭亂自傷之詞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民方危殆而天反夢夢然不分別善惡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及其既定未有不為天所勝者蓋福善禍淫自然之理也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疑出于此正月

禮記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物各付物而不可強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絪縕化醇而不吝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　天地欣合陰陽相得撫嫗覆育萬物欣合和氣交感也天以氣煦物地以形嫗物樂記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孔子閒居

國語楚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呂刑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舜命重黎二官修明祀典上下神祇不使混雜絕上不解故有此問楚語十　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　地生萬物受其名而兼其利越語二

大象兼災祥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馮相司天文之常者馮作憑取憑高觀遠之意言登靈臺以察天象也歲謂歲星所在歲移一舍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丑曰赤奮若凡歷十二舍為一紀月謂斗柄所建每月行一辰正月為陬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皋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月歷十二辰為一歲辰謂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

曰降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是為十二辰之位十日者甲曰閼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黓癸曰昭陽二十八星者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參觜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辨敘事者辨東作南訛西成朔易之序也會天位者驗中星以正四時也致日致月者用土圭測景以定二至二分也作明涒音吞灘音丙涂音塗逢音蒙黓音亦春官　保章氏掌天星以日月星辰之變動觀天下之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

水旱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保章司天文之變者也保守也言世守天文也占候以星爲主故曰掌天星日有薄蝕彗月有朓朒側匿五星有贏縮圜角觀其變動順則爲吉逆則爲凶也星土角亢氐屬兗房心屬豫尾箕屬幽斗牛女屬揚虛危屬青室壁屬并奎婁胃屬徐昴畢屬冀觜參屬益井鬼屬雍柳星張屬三河翼軫屬荊觀彗孛客星所犯屬何分野而妖祥可知也相者歲星所在各有其相火爲木相土爲火相金爲土相水爲金相木爲水相五星順度則爲福失度則爲妖也物色也雲有五色以分至日觀之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年十有二風者風生于十二辰之位也風以時至則氣和否則不和而爲災也

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

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煇音運日旁氣也祲者陰陽相侵象者氣結成象鑴者氣橫刺日監者氣抱日如冠珥闇者晝晦瞢者日光慘淡彌者白虹貫日叙者氣穿日有序隮者蝃蝀升于日上想者雜氣成形色可想也　以上天官

左傳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星經星也隕者雜星隕也此王室衰微法度廢弛之象莊七又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此條是經星及雜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穀梁曰孛者何孛星也其曰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也

三傳以孛爲彗其實孛與彗不同光氣偏指者謂之彗光氣四出者謂之孛又謂之蓬星曰監于秋

文十四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今除于火諸侯其有火災乎大辰之占不同左氏主四國災說公羊者主王室亂胡文定從公羊注　胡傳曰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孛星加心象嫡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果有子朝之亂哀十三年有星孛於東方是時吳日敝于兵故孛殺所指在于東方假手越人吳國遂滅昭十七　以上皆孛星

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曰晉君將死歲在元枵而妖星居其維首告邑姜也婺女爲旣嫁之女邑姜齊女晉母妖星在婺女居元枵之維首而奔方得歲故禍歸邑姜之子孫昭十　此客星也

春無冰梓愼曰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星紀在丑斗牛之次元枵在子虛危之次淫而浮行失次蛇者北方虛危之屬龍者東方角亢房心之屬而歲星亦以爲名歲星失次在虛危下是龍爲蛇所乘也房心爲宋角亢爲鄭元枵三宿虛宿居中故曰虛中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裨竈曰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歲星失次于北禍衝于南南爲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受其咎梓愼裨竈皆論歲星失次而一主饑宋鄭一主害周楚傳備錄之以見占驗不同也襄二十八丙辰

楚師滅陳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箕斗之間有天漢故稱析木之津由用也顓頊以水德王歲在鶉火而滅析木則水宋其故將復建也昭八丁卯

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歲星所在其國有福是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故曰不及四十年昭三十二辛卯又昭十一年子產謂子皮曰美惡周必復周謂歲星一周也萇弘論楚蔡之事曰歲在豕韋而蔡凶歲及大梁而楚凶亦以此決之 以上皆歲星

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去衛地如魯地衛其君乎魯將上卿 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于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初而息故衛禍大魯禍小昭七

十月庚午日始有謫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史墨曰六年及此月吳其入郢乎日月在辰尾入郢必以庚辰火勝金終弗克 謫災氣也午者南方楚位災氣見庚午故主楚日食在辛亥亥屬水水數六故主六年日月會于辰尾而食以庚日之變合之故主庚辰庚為金午為火火勝金故終弗克昭三十四 以上皆日食

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 不至之日日行極南故日南至觀臺高臺可以望遠者也雲物保章氏五雲之物書者太史書之以覘妖祥也僖五

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蔡有喪昭二十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 雲在楚上故禍在楚周太史請禜之曰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遂弗禜此事與史記宋景公不禳熒惑同哀六 以上皆雲氣

○天象總論 集山堂考索及函史等書

天官家言汗牛充棟舉其大要所論者不過三辰而已以日月言之前漢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所謂中道者黃道也出入于天之赤道者也所謂九行者青道二朱道二白道二黑道二合黃道為九也王朴司天考則以黃道一周分為七十二道益一候為一道也日月之行遲速不同一歲凡十二會合朔之時月與日同度同道則日為之食相望之時對度對道則月為之食 交食詳曆數條 日月之行

有常而時或有變曰有暈蝕抱背冠珥虹蜺月有朓朒側匿此日月之變也陰氣乘日謂之暈日將食先見黑氣謂之蝕氣如半環向日謂之抱反向謂之背氣在日上謂之冠在兩旁謂之珥螮蝀音帝東雄為虹雌為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側匿即朒也以星言之則有中宮星有四宮星有五星有妖星有瑞星有客星所謂中宮星者合三垣大角而言也三垣之名中垣曰紫微上垣曰太微下垣曰天市紫微垣中有五星謂之北極在牽牛之次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

主日帝王也謂之太乙之座最尊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第四星主後宮第五星為天之樞所謂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者也曆書云北極不動處去極星一度餘非是而云極星者指其近極之星而命之耳又有北斗七星一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自一至四謂之魁自五至七謂之杓合而言之謂之斗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分陽故天官之書首言極星又以北斗為諸星之綱

也又有文昌之宮即斗魁所戴之六星所謂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是也又有三台之星即斗魁之下兩兩相比之六星所謂泰階中階下階是也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五帝之座十二諸侯之府也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亦有帝座及后妃諸星鄭曉云三垣皆有帝座紫微為天子寢宮太微為布政之宮天市則巡狩之宮也大角之星在角亢之間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勾之曰

攝提攝提者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也所謂四宮星者東宮蒼龍七宿其屬三十星合七十七度二十五分北宮玄武七宿其屬二十五星合九十四度西宮白虎七宿其屬五十星合八十五度南宮朱雀七宿其屬六十星合一百九度周天度數四宮該之中宮雖別自名宮其實即存各宮度內紫微垣屬北宮太微垣屬南宮天市垣及大角屬東宮此五宮星者皆經星也所謂五星者木曰歲星屬東方十二歲一周天火曰熒惑屬南方二

歲一周天金曰太白屬西方水曰辰星屬北方竝
一歲一周天土曰填星屬中央二十九歲一周天
此五者皆緯星也五星同色天下安寧五星逆行
必主災咎所謂妖星即五星所變如彗孛昭明司
危蚩尤旗之屬熒惑之精也六賊天狗長庚之屬
太白之精也五殘獄漢燭星之屬填星之精也天
棓天槍天衡之屬歲星之精也枉矢天欃彗之屬
辰星之精也此皆變而為妖也而又有贏縮圜角

犯守陵歷鬭蝕飛流諸異贏者超舍縮者退後角者不圓自上觸下曰犯居其宿曰守經過曰歷突掩曰陵所謂瑞星者考之隋志蓋有四
焉一曰景星亦名德星狀如半月生于晦朔助月
為明二曰周伯黃色煌煌然所見之國大昌三曰
含譽光耀似彗國有喜則含譽射之四曰格澤色
黃白見則五穀大熟所謂客星則有三一曰老子
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星見休咎半之國皇溫
星皆主災咎南史周伯亦列于客星又有王蓬絮凡五客星凡此者三辰

按西法云天漢之說古人皆謂氣近來始以遠鏡窺知是無數小星積累一帶故成此形耳

之大概也三辰之外則有雲漢雲漢者天一所生
凝鍼而成天所以為東南西北襟帶之限也天下
河漢之源蓋出於此太史公曰漢者金之散氣其
本為水漢中星多則多水星少則旱故占水旱者
必觀雲漢也一行則以為雲漢升沈之四維與山
河脉絡之兩界相為配合觀此可以知分野之說
故論分野者亦觀雲漢也乃若所謂雲物則亦有
瑞與妖之辨曰慶雲曰歸邪曰昌光此三者皆瑞

也曰虹蜺曰祥雲此二者皆妖也保章氏之五雲
以分至觀之眡祲氏十煇尊于日旁驗之則是氣
而非雲也隋志曰海旁之氣象樓臺廣野之氣成
宮闕塞北之氣如牛羊海南之氣如舟船旗幡自
華以南氣下黑上赤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之北
氣青海岱之間氣正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又曰韓
雲如布趙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鄭雲如絳衣越
雲如龍蜀雲如囷車凡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星

氣之法視其初出若雲非雲若霧非霧高五六尺平望在桑榆間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此則雲物之大凡也

○歲星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鄭康成謂歲者太歲與歲星相應歲星右行于天十二年一周太歲左行于地亦十二年一周歲星可見太歲不可見故舉歲星以表太歲也然歲星雖十二年一周其實每

年行一次有餘劉歆三統之術以為歲星一百四十四年行一百四十五次是以左傳昭公十三年壬申歲在大梁十五年甲戌當在鶉首而越在鶉火由餘分數滿跳過一次也孔穎達云歲星在天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年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也一千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謂十二跳匝也服虔註春秋有龍度天門之說龍者歲星辰為天門以歲星跳度故曰龍度天門也太歲在地與

歲星跳辰年數同雖右行左行各異而行度不與故舉歲星則太歲可見云又馮相氏註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太歲在焉今曆太歲非此也疏謂與日同次者一年之中以一辰為法仰如是今歲星與日合于星紀是子月有太歲也至下年歲星移向子上若歲星與日會于玄枵是丑月有太歲也至下年歲星移向丑上此外皆然其言今曆太歲非此者以今曆太歲無跳辰之義也

歲星行度一甲子五周天有奇則景王甲戌在鶉火至今康熙甲戌歷三十七甲子若依三統法已跳十五次宜乎在大火及質之術家皆云今仍在

鶉火知跳度之法其中又有變通

分野

分野之圖

十二次配十二野歲星每歲移一次若日月所會則每月移一次總之星次所屬分野應之

九州十二域或繫之北斗或繫之五星或繫之二十八宿雍主璇冀主樞青兗主璣揚徐主權荊主衡梁主開陽豫主搖光此繫之北斗者也歲星主齊吳熒惑主楚越填星主中州太白主西方辰星主燕趙代此繫之五星者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繫之二十八宿者也二十八宿分野見

于周禮左傳詳于甘石之書但其間有不可曉者吳越南而星紀在丑齊東而玄枵在子魯東而降婁在戌秦西而鶉首在未趙北而大梁在酉東西南北相反而相屬何也先儒謂古者受封之月歲星所在之辰國即屬焉蓋本國語伶州鳩之說而鄭樵非之以為此乃主祀之意非因封國始有外星也唐一行謂分星有山河脈絡之兩界雲漢升沈之四維審而識之可以見其相配鄭樵獨取此說袁坤儀亦謂一行之說勝諸家云一行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界北界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北紙常山又東循塞外至于朝鮮是謂北紀南界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南逾江漢又東循嶺表至于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河源自北紀之首北與隴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相為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南與地絡相會分而東流與淮漢相為表裏謂之南河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升沉而分野可知也所謂雲漢升沉者午月陰生雲漢潛萌于天艮之下及未月得坤維之氣陰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交于東井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首為秦蜀得兩界山河之首申月雲漢達坤維之右而漸升交于觜參觜參直天關表在河之陰故實沈為晉酉月深涉河陰交于昴畢北河外關也故大梁為趙戌月進及降

婁當南河之北故為徐州魯國亥月陰氣躋乾維雲漢交乎娵訾當升降之中居水行正位故分野在中州河濟之間于國為衛子月一陽生雲漢漸降交于玄枵當北河之南故為青徐負海之國丑月及艮維交星紀趨于下流百川歸焉故為揚州為吳越寅月踰艮維交析木歸于末派九河條焉故為幽州為燕卯月交大火雲漢潛沉于正東辰巳及午歷巽維而交鶉火則南界之地絡應之

日月星辰

易日月麗乎天（離彖）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豐彖）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恆彖） 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上繫十一） 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貞正而常也 下繫一）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下繫五）

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七政日月五星也） 禋于六宗（六宗者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 舜典）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箕星好風畢星好雨者月入箕畢則風雨隨之 洪範）

詩（漸漸之石篇）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所謂入畢則雨也）

詩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居諸語辭 詳妾媵條 邶風柏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日月） 月出皎兮（皎光明也） 月出皓兮（皓潔白也 月出） 如月之恆如日之升（恆弦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北扁之方隆而來也 天保） 艾也（幾有若萊藏加日始旦旭謂日初升時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詳娶媵條 小星） 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明星啓明也 女曰雞鳴） 東有啓明（東門之楊篇 明星煌煌明星晢晢皆指啓明而言）

西有長庚（啓明長庚皆金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 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箕者蒼龍之宿斗者元武之宿北而言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大東）

禮記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禮運）（月朔則光盡日日死魄無光二日日旁死魄在有光無光之間三日日哉生明言明始生也又謂之朏月八日為上弦所謂恒也十四日日幾望言將望也十六日日哉生魄言魄始生也二十二二十三為下弦） 王宮祭日也 夜明祭月也 幽宗祭星也（詳六宗條 祭法）

左傳晉侯問于士文伯曰人多語辰而莫同何謂辰 對曰日月之會是為辰（日月之會謂天之十二次 疏云所謂語辰而莫同者大火謂之辰也北極謂之辰也水星謂之辰也東南隅有辰也十二次謂之辰也然大火則謂之大辰北極則謂之北辰水星則謂之辰星東南隅則方位之一耳論辰之正義必以十二次為辭 昭七 類考云日月行度皆從角起角位在辰指其所始者以名之故總稱辰）

國語天子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詳法天條 魯語二十九） 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困窮也匡虧也 越語七） 月令季冬 月窮于紀 星回于天（凡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 此所謂日困而還即窮于次之意也）

天之三辰民所瞻仰也（詳辰 九）

○星辰解

經傳言星必言辰辰字與星字相連不與星字相對虞書十二章之服日居其一月居其一星辰居其一洪範五紀之日亦日居其一月居其一星辰居其一蓋辰即天之十二次日月星皆運行乎其間所以獨與星連者以諸星布滿周天辰之所在即星之所在故爲聯屬之辭耳其實星有象辰無象星有環域辰特虛位不得勞分爲二也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康成特分之者彼以徧祭諸神十二次亦當祭故分之或以辰字敵星字非也（西曆天十二辰在宗動天居列宿天之上列宿東移有時而移舍十二辰則亘古不動）

○啓明長庚說

文公詩註云啓明長庚皆金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其說蓋本毛傳而學者疑之以爲金星行度與日相等旣先日而出則當先日而入若後日而入亦當後日而出無先出後入之理鄭樵以兩說爲二以啓明爲金星長庚爲水星初意亦以兩說爲是及考曆書而知毛公之說不可易也西法云金水二星之本行皆晨伏夕見至于逆行則不然金星緯度距黃道遠雖與日合其光不伏一日之間晨夕皆可見水星緯度距黃道近其合太陽雖復去離亦必不見金合而不伏水離而不見此其故渾儀解之韓詩傳亦云太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然則啓明長庚之爲一星無疑矣（星度東西爲經南北爲緯凡與太陽同經度名爲合伏）

雲雨風雷

易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彖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卦辭

天地解而雷雨作解謂和氣葬暢解彖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虩虩驚懼貌震卦辭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上繫一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先天八卦之位震巽相對是雷之動風之散也坎離相對是雨之潤日之晅也說卦四

八卦坎爲水巽爲風震爲雷六十四卦中凡此三卦相值皆有雲雨風雷之象如小畜小過之密雲不雨此言雲雨者也屯象之雲雷此言雲雷者也需之雲上于天此言雲者也屯彖之雷雨滿盈解彖之天地解而雷雨作此言雷雨者也恒象之雷風益象之風雷此言風雷者也震象之洊雷豐之雷電皆至豫之雷出地奮无妄之天下雷行皆言雷者也巽之隨風觀之風行地上渙之風行水上姤之天下有風皆言風者也

書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使舜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而舜不迷舜典

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公遭流言未白天以風雷之變動成王金縢

曰肅時雨若曰聖時風若肅以貌言聖以思言此休徵也

曰狂恒雨若曰蒙恒風若狂者肅之反蒙者聖之反此咎徵也洪範

詩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伯兮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隮升也虹朝見則雨不過終朝蝃蝀候人箋南山朝隮朝隮雲氣升騰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黍苗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零落也濛雨貌東山 靈雨既零靈善也言及時也定之方中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大田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霢霂小雨也冬有積雪而春益之以小雨則田疇潤澤信南山 爾雅小雨曰霢霂時雨曰澍雨三日以上曰霖久雨曰淫暴雨曰涷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綠衣 終風且暴終風終日風也 終風且霾霾雨土也終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凱風南風也凱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習習和舒也谷風東風也谷風 一之日觱發觱發軍中所吹角名寒風聲如吹角之聲七月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隧道也大風之來多出于空谷之中桑柔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卷阿 爾雅四時和風曰景風南風曰凱風東風曰谷風北風曰涼風西風曰泰風焚輪謂之穨扶搖謂之猋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穨風從上而下曰焚輪從下而上曰扶搖猋與飆同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殷雷聲之輕者也殷其雷 曀曀其陰虺虺其雷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終風 南國殷雷思其君子北雷北殷在夫聲不同也感

于心者亦異

禮記仲春之月雷乃發聲蟄蟲啓戶 周語天陰陽分布震雷出滯雷發而蟄出也 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蟄蟲坏戶 月令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風雨發生霜露消殺皆天道至公之教也神氣散而爲風薄而爲霆庶物無不發露此地道至公之教也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孔子閒居

若有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冠而坐 玉藻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風師雨師 槱燎積柴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 雲有五色以分至日觀之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年 西京雜記瑞雲曰卿雲亦曰景雲外赤內青曰矞雲兩雲曰滿雲雪雲曰同雲妖雲曰祲雲

左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 八風者八方之風東方曰谷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凱風西南方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淮南子曰東方曰明庶風南方曰景風東北曰條風餘同隱五 周禮保章氏以八風配十二月謂之十二風融風象丑寅清明風象辰巳涼風象未申不周風象戌亥其餘四風各主一月 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雲物即保章氏所謂五雲之物太史書之以觀妖祥也僖五 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昭十七

公羊傳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 觸石二句謂雲也 僖三十一

霜露

詩　九月肅霜（肅霜者氣肅而霜降也七月）　正月繁霜（正月者正陽之月謂夏四月也正月）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蒹葭）

厭浥行露（厭浥濕意行道也行露）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漙露多也野有蔓草）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湑厚意次章零露瀼瀼三章零露泥泥末章零露濃濃皆言露之厚也蓼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陽謂日晞乾也湛露）

禮記　孟秋之月白露降　季秋之月霜始降（月令）　天降膏露（大順之世有膏露之祥禮運）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

悽愴之心（感時序而思親故悽愴祭義）

國語　駟見而隕霜（駟房星見在霜降節周語二十二）

穀梁傳　冬十月隕霜殺菽　○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僖公末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此所謂可殺而不殺者也定元）

冰雪

易　履霜堅冰至（坤初六）

詩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二之日謂丑月三之日為寅月左傳言日在北陸而藏冰則是丑月而此在寅月者幽地寒寅月猶可藏也蚤蚤朝也獻羔祭韭者祭司寒之神而開冰也七月）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北風）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霏霏雪貌蓋季冬之候也采薇　出車篇雨雪載塗言冰釋而泥塗此孟春之候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將雪則雲一色故曰同雲毛傳云豐年之冬多積雪信南山）　如彼雨雪先

集維霰（霰雪之始凝者也頍弁）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晛日氣也角弓）

禮記　仲春之月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腹底皆凝故云腹堅月令）

周禮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春始治鑑凡內外饔之膳羞鑑焉　祭祀共冰鑑　賓客共冰　大喪共夷槃冰　夏頒冰　秋刷（周以建子為歲首故子月即名正歲十二月丑月也凌者冰室三其凌倍藏之以防消釋也鑑者藏冰之器置于食物中間以禦溫氣也尸之槃曰夷槃刷者刷除冰室以待新水也天官）

（左傳）無冰。洪範曰豫恒燠若五行志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桓十四

春正月雨木冰。冰雨著樹寒過節也成十六　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

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北陸謂丑月日在虛危西陸謂卯月日在奎婁朝覿者奎星朝見東方司寒謂玄冥祭寒即享司寒火出者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之中也藏冰所以調燮陰陽故無愆陽伏陰諸變昭四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凡平地尺爲大雪。胡傳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隱九

魏惠王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壞城郭。駕車用牛故以及牛目爲雪深之候魏策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四終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五

曆數

易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曆以時日變遷而成故取諸革治曆正所以明時也革彖　治曆之道無過革節二義革卦彖辭云天地革而四時成節卦彖辭云天地節而四時成蓋革則日新節則有序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此言易曆相通之理河圖中宮以五為衍母十為衍子和乘而得五十書策之數虛一不用者蓋數生于一以一為宗而後四十有九其用無方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詳具筮儀兩謂天地三謂三才乾之策一爻三十六六爻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爻二十四六爻百四十有四上繫九　唐僧一行造大衍曆其說本于蓍策可見大衍之數足以治曆聖人序卦至四十九而以革卦居之蓋有微意

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欽若敬順也曆者紀數之書象者觀天之器言日月星辰皆紀之于曆著之于象也暘谷取日出之義寅賓者敬接如賓言以春分之旦候日出之景平秩均序也東作歲功興作之事日中星鳥者春分晝五十刻昏時朱鳥在南方之中也殷者得中之意析者氣溫而民析處孳尾乳化而交接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訛化也謂時物變化之事敬致者以夏至之午祠日而驗其景日永星火謂晝六十刻昏時大火在南方之中也因者因析而又析希革毛希而革易也昧谷取日入之義寅餞者敬送如餞言以秋分之暮察日入之景西成萬物成就之事宵中星虛者秋分夜五十刻昏時虛宿在南方之中也夷者暑退而人氣平毛毨毛落更生鮮好也幽都取幽暗之義在察也朔易歲時改易之事日短星昴謂冬至晝四十刻昏時昴宿在南方之中也隩者氣寒而聚處氄毛生氄毳之毛以自溫也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其間氣盈五日有奇朔虛五日有奇合氣盈朔虛而置閏則四時正而歲功成故可以釐治百官熙廣庶績也堯典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璣衡觀天之器七政日月五星也舜典

惟時羲和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乃季

食與焉以爲務然之變也後世曆法密日食可以前知于是人皆視爲常數而災之說矣宋書經志載若星顯預見而周當六曆皆集推日食云

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
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唐虞曆和分職至
夏合爲一官俶擾始亂也天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
辰弗集于房言日月不和和輯而掩蝕于房宿奏鼓
馳走皆以供救日之役也亂征　日食有常度不足
爲異然辰弗集房仲康致儆十月之交詩人見刺日
食三十六魯史必書蓋陰盛陽微人君不可無恐
懼修省之意故荐愼日食不爲災之說君子不取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四五紀謂五紀居九疇之四紀者天之經紀以分至
啓閉定一歲以晦朔弦望定一月以干支躔度定一
日以經緯次舍定星宿辰位曆數者占
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者也洪範

禮記孟春之月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
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宿止也離行也貸作忒差也經紀度
數也初舊法也月令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
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
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　保章氏掌天星以日月星
辰之變動觀天下之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
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以十有二風察天
地之和馮相保章註並詳天象條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
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王者所居每月各有其寢閏非常月故居路寢
之門以上皆春官　挈壺氏掌挈壺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壺者盛水之器即所謂漏也以箭準十二時而爲百
刻浮于壺而驗之以水守壺者所以添漏也以火守
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
分晝夜之刻數于爨灶也夏官

左傳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
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

授百官于朝禮也日官不在六卿之列而位從卿故日居卿底音止平也謂平曆數不
失日者奉王朝所頒之曆而不失也桓十七
正月朔日南至公既視朔
遂登觀臺以望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南至冬至也周
以子月爲歲首故冬至在正月餘詳天象條傳五
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
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履端者謂以十一月甲子
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舉正者舉中氣以正每月之
候也歸餘者朔虛氣盈之間以其所餘歸之歲終積
而置閏也文元　汪氏曰經傳凡言閏月多在歲終
當時曆法謬矣蓋每歲十二月斗柄各指一辰過閏
月則斗指兩辰之間此乃天象之自然非人所能爲
若置閏而必于歲終無是理也周衰曆法不修置閏

者不惟不合其序更有當閏而不閏者觀昭二十
年之二月冬至宜十二年之十二月爲可見矣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
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農事不失則年穀豐故曰事以厚生爲民
治民也文六本王朔而告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朔以聽政則謂之視朔二者告朔爲尤重告朔之禮天子諸侯所同天子于祖廟有朔祭之禮即是告朔舊唐書云天子以孟春上辛至南郊受十二月之政藏于太廟月取一政頒于明堂孟春受之于天而每月受之于祖也　鳳鳥氏曆正
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
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註詳官制條第十七

○曆數總論

曆法之立所以欽天道授人時事莫重焉自黃帝
迎日推策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
倫造律呂大橈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
術而調曆作曆法實始于此少昊之代鳳鳥氏爲
曆正分至啓閉各有其官顓頊使南正重司天北
正黎司地建孟春以爲元號爲曆宗帝嚳能序星
辰以著衆堯命羲和舜齊七政此數聖人者蓋皆
以治曆爲首務也然而自古曆法不同夏商周迭
用三統正朔異而曆亦異三代以後漢之曆凡五
變唐之曆凡八變宋之曆凡十八變其間最著者
洛下閎太初曆出而一十七家之曆廢僧一行大
衍曆出而二十三家之曆廢此外如何承天劉焯
傅仁均輩皆號稱精密及元郭守敬授時曆一出
而前人皆莫有及者其故何也蓋日月星辰之運
變動無方曆法雖精久則未有不差者由後可以

推前由前每不能測後理之自然也其在于今授
時法又不可行矣杜預曰曆當順天以求合不當
爲合以驗天蔡季通曰天運自是不齊假使我之
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方可無差而豈有
是理哉故治曆之道多端若曆元若置閏若歲差
若里差若交食交會諸法若渾儀刻漏諸器皆當
講求要以一言蔽之則曰隨時考驗而已矣

○曆元

千歲之日至

東漢志之說入[illegible]曆用之以甲子爲首之元[illegible]

年月日時皆會甲子謂以癸亥歲十一月[illegible]甲子[illegible]此故云[illegible]

自古造曆必先立元如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凡若此類蓋一曆自有一元也乃更有上古之元孟子謂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而朱子以上古曆元爲言其說見于兩漢志據西漢志十九年爲章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計一元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此一說也據東漢志十九年爲章四章爲蔀二十蔀爲紀三紀爲元計一元凡四千五百

六十年此又一說也所謂年月日時皆會甲子者此也西漢志比東漢志多五十七年者包災歲言之也西漢志云一元之中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災歲五十七年初入元百有六年謂之百六之會四百八十年謂之陽九之會凡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除五十七年爲災歲其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與東漢志同西漢志所言卽太初曆法本顓頊之曆宗以甲寅爲起曆之元東漢志章蔀紀元之說至朔同日謂之章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二旬謂之紀歲朔又冬至之元所謂至朔同日者謂冬至在朔日不必定甲子日所謂同在日首則甲子日也至于蔀終二十則至朔同在甲子日之早子時歲朔又復謂值甲子年也據此則前後共歷七十六甲子而逢曆元

宋中興天文志曰曆元準于北極北極位在艮丑作曆者逆推而上之必得日月合璧五星連珠于牽牛之次然後用爲曆元蓋艮丑者萬物成終成始之地故北極則居其方爲天之樞而七政則會其分爲曆之元也七曜總論曰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其復會爲甚難世之觀漢

史者見其論太初之曆日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遂以爲七政會于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推而上之至于曆元之初故有是言耳在太初實未嘗如合璧連珠也

○置閏

曆法莫要于置閏置閏之法以氣盈朔虛而設蓋日之二氣三十日多四十餘刻積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是爲氣盈月之合朔三十日少四十餘刻積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是爲朔虛以氣之盈併朔之虛每年所餘約十一日三

年所餘約三十三日因此置閏三年一閏尚不足以蔀餘分五年再閏則又太過至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分齊無贏縮之差所謂一章是也然此法也不獨曆數之一定亦天象之自然凡斗柄所指每月各指一辰值閏月則斗指兩辰之間乃古今所常驗尚書正義云無閏則三年必差一月以正月爲二月矣八年必差三月以春爲夏矣十七年必差六月四時全相反矣故置閏最急也天體分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二十八宿紀其度數日月與天皆左旋天行一晝夜過一周日之一晝夜則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是爲一歲月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是爲一月日月一會而日加四十三刻有奇月減四十七刻有奇計一月餘九十一刻有奇一年約餘十一日此閏法之所由起也氣朔盈虛自是大綱而曆家算術又各不同舊法二十四氣平分每一節氣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兩法冬夏不殊冬一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一節氣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因日行距地遠近不等冬月距地近而行疾夏月距地遠而行遲故也

○歲差

歲差之法起于日躔宿度之不齊而其歸根則在九重天所謂九重天者最上一層之天也日之比于列宿一歲退一周至期必復與原星會但列宿比九重天每歲亦微有所退日雖會于原星而準以九重天之原點則星實徐徐退去以日躔之所遷於列宿之退數而歲差出焉即如堯典中星與月令不同月令中星與後世又不同蓋就日所衝之星觀之而歲差可見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至東晉虞喜始立差法以差法上追往古每一差進一度以差法下推將來每一差退一度然其法以五十年爲準則失之太過宋何承天倍其數以百年差一度又失之不及隋劉焯皇極曆取二家之中以七十五年差一度唐一行大衍曆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元郭守敬授時曆以六十七年差一度諸說紛紛迄無定論所以然者因諸宿度數曆家增減不同而又有

黃赤道之分故莫能歸一今西洋新法詳算列宿每年東行五十一秒積七十年有奇而差一度二千一百十七年有奇而差一宮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年有奇而東旋一周矣定歲之法以列宿之退數加于每歲之中而成一歲總以太陽之行與九重天原點相合爲主若與列宿天之原宿度則歲歲稍差也第九重天曆家謂之宗動天曆見必勝祇于此列宿在第八重此下七曜之行因爲歲差而宗動天之運行比列宿天尤速故列宿亦東旋也日所躔之星光爲月奪不可得而見

指其衡者名爲中星中也者就其形于午時之一兩言也所謂五十一秒與昏時算術不同書以天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度析百分分析百秒西法則以三百六十作平詞之度析六十分分析六十秒

考舊曆書堯甲子冬至日躔在虛六度昏時昴宿在南方之中至秦莊襄王元年冬至日躔在斗十二度昏時壁宿在南方之中計二千二十八年差二十八度漢太初元年丁丑冬至在斗十度距秦莊襄元年一百四十五年差二度唐開元甲子冬至在赤道斗中十度距漢太初丁丑八百二十七年差十度宋慶曆甲申冬至在斗五度距唐開元甲子三百二十一年差五度元授時曆在箕九度明萬曆丁酉在箕四度合二至二分而考之堯時冬至日躔在虛春分在昴夏至在星秋分在房漢冬至在斗春分在婁夏至在井秋分在角唐宋時冬至在斗春分在奎夏至在井秋分在軫元授時以來冬至在箕春分在壁夏至在井秋分在翼此

四千年來列宿東旋之大畧也然列宿雖移而十二宮不動日躔更宿不更宮卽如堯時冬至日在虛彼時虛在丑宮也今時冬至日在箕箕亦跨丑宮也或疑日躔更宿并更其宮者非也舊說云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日度四分之一而不足天漸差而西日漸差而東是以有歲差按此則似歲差之由全在天與日盈縮之間矣不知日之縮已于歲法內總補分逆節氣日必仍在舊宮萬古如一所不同者獨星耳舊說之誤皆因誤認日之更宮也

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蓋[illegible]

○里差

古無里差之名而其端則見于經堯命羲和分宅四方寅日餞日考驗時候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此皆里差之所見端也古謂日景在地千里而差一寸測景之法中央與四方相去各千里各立八尺之表夏至午正用土圭度表景若其地偏南則景短偏北則景長偏東則景東偏西則景西惟景在表北尺有五寸適

與土圭合是爲地之中其地表景以冬至測之則丈有三尺春秋二分則七尺三寸此法可以辨地中卽可以求節氣故曆家從來用之但千里一寸之說未足深信而八尺之表一行亦嘗駁之元郭守敬所用之表五倍于古測景之地凡二十七處蓋以表長則差數易見而表多則參驗更詳也古所謂地中不過就中國言之非大地之中也大地之中在赤道下其地名爲煖帶春秋二分日中立表無景過春分則景在南過秋分則景在北中國之地名爲溫帶常居赤道北故景恒射北

里差之法在今爲分省節氣西法云舊時立表以景以求時刻難爲依據卽所測冬夏二至猶未甚善今用八線表法庶稱密近又不但用表時用別法以相濟

○儀器

造曆必造觀天之器自古觀天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術出于漢人絕無師承周髀之術本于黃帝之蓋天周公得之于商故

曰周髀然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最得其情渾天本乎顓頊唐堯卽位羲和立渾儀虞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卽其法也秦火以後器法蕩然漢洛下閎始經營之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魏晉以來率因之以爲法唐李淳風爲三重儀比舊制益以黃道之法而猶未盡善一行與梁令瓚更造銅儀圜天之象具列宿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又別立二輪絡于

天外繳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旋一周日東退一度月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周天觀淳風較精求塙則有張思訓之新渾儀熙寧之儀宣和之儀皆稱精緻元郭守敬更創爲簡儀仰儀懸正坐正諸器比前人尤精今西法增置又有象限儀紀限儀地平儀簡平儀百游儀子午儀黃赤全儀等儀天環天球等器而其最奇巧者莫如遠鏡用之能詳日食分杪能見太白有上下弦能見塡星爲橢形能見歲星旁四小星能見鬼宿中之積尸氣能見天漢中之無數微星造器至此眞超越千古矣

○刻漏

刻漏始于軒轅宣于夏商之代周禮挈壺氏掌之孔壺謂之漏浮箭謂之刻蓋一歲二十四氣晝夜長短參差不齊先王于是刻箭沃漏以揆之箭用四十八每箭百刻皆分晝夜之數其大畧則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有乙有丙有丁有戊凡七日半有奇而易一箭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沒箭爲度蓋各述其所覩雖浮沒不同其實則一耳用此法則足以節時分定晨昏考中星揆晷景追天度驗歲故古人以爲刻漏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渾淪磅礴于太虛之表而不能逃三尺之箭五斗之缾也

○候氣

古法曰天地一元運行不息但天之節氣難驗地之中氣可按故古人候氣必于中氣候之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扃閉其戶塗釁周密室中以木爲案依十二辰之位埋之于地律管隨案埋之口與地平以葭莩之灰納于管端覆以緹素每月中氣至灰必飛而衝素冬至則黃鍾應之大寒則大呂應之餘各依次相應此即推曆生律之說也然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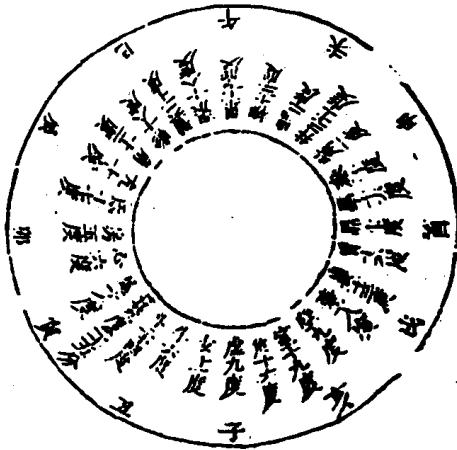
用此法不能取驗南懷仁曰候氣一說事涉迂闊今已不用蓋葭管灰飛全憑地氣而地氣有寒燠燥濕之不同或傍山或近江湖常有變換又風雨雲霧皆能變地氣不如測驗太陽為貞如太陽一交赤道便為春分四方同日皆可測驗設欲以地氣測春分則四方處處不同而每方之春分又年年不同矣

○交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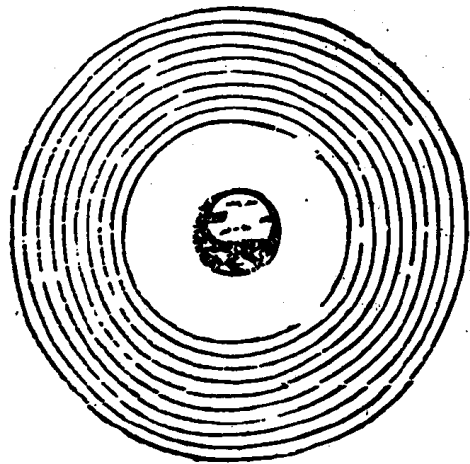
日月之行于天也有度有道由南北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日行高而月行卑若合朔之時日與月同度同道則日為月所掩而日食月本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若對望之時月與日對度對道則光為地所隔而月食凡交食分數總由同道對道之多寡也日食之說曆家又有內外道之辨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每驗若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食每不驗月之食從來有兩說一謂日對度對道則月為日所衝陽極反亢故食一謂日光在外其中實暗對度對道月正當其暗處故食所謂暗虛是也西法則謂月之食由地球障隔之故蓋地在天中其體微渺尋常不能障隔日月惟日月同在一線乃為地所隔而成食

西法月食仍名暗虛謂為地所隔則暗而虛也

○天體

二十八宿布滿周天分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各百分每分各百秒周天之形圓如鳥卵地包其中二十八宿半在天上半在地下南北兩極為天之樞紐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有奇北極之南五十五度是為天頂名曰嵩高嵩高之南三十六度謂之赤道當兩極之中間日之所行謂之黃道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正當兩極之中兩極一南一北赤道雖斜倚於南而其東西兩旁仍居天之中央黃道無定因日之所行而得名赤道橫黃道斜赤道短黃道長赤道隨黃道然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而

行。月之所行謂之九道與黃道相交半入黃道內半出黃道外出入不過六度。赤道斜倚于南北就南天體則總居其中九道者赤道二朱道二白道二黑道二黃道一也其與日交會皆歸極于黃道而轉變

二十八宿之圖

九重天圖

天以七曜恒星分爲九重最下第一重爲月輪天第二重爲水星天第三重爲金星天第四重爲日輪天第五重爲火星天第六重爲木星天第七重爲土星天第八重爲列宿天最上第九重爲宗動天虛無星帶下八重轉運天之中心即地球也天與日月五星皆左旋而遲速不同曆家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不過以進爲左以退爲右乃推算之捷法耳蓋七曜之行各分重數愈卑則愈近

西法天月二十七日三十一刻一周天日與金水二星行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一周天火星一年三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一周天木星十一年三百十十三日七十刻一周天土星二十九年一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周

愈高則愈速月在最下一重二十七日有奇而右旋一周天日在第四重一歲一周天金水下于日其行時遲時速約亦一歲一周天火在第五重二歲一周天木在第六重十二歲一周天土在第七重二十九歲一周天總之速者進而左則遲者退而右推而至于第八重即二十八宿亦未嘗不右旋其最速者獨第九重之天耳南懷仁曰七曜恒星之在天自東而西亦自西而東所謂自東而西者隨天左行也自西而東者後天右縮也此左旋右旋之說也不知者則以右旋為逆行大謬遠遊逆于宗動天以七政恒星與之較無一非右旋者但右旋之中又分遲速其進速者其退遲至恒星而止其進遲者其退速至月而止

月建日躔之圖

月建	律	日躔	次
子	黃鍾	丑	星紀
丑	大呂	子	元枵
寅	太蔟	亥	娵訾

月建	律	日躔	次
卯	夾鍾	戌	降婁
辰	姑洗	酉	大梁
巳	仲呂	申	實沈
午	蕤賓	未	鶉首
未	林鍾	午	鶉火
申	夷則	巳	鶉尾
酉	南呂	辰	壽星
戌	無射	卯	大火
亥	應鍾	寅	析木

右圖分兩截上截月建之序斗柄所指也下截日躔之序日月所會也斗柄建子則日月會于丑謂之星紀之次斗柄建丑則日月會于子謂之元枵之次其餘次序悉如圖象

時令

〈易〉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恒彖 天地革而四時成。革彖 謂氣化推遷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彖 謂陰陽順序 變通莫大乎四時。上繫十一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下繫五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至日謂冬至之日省方謂巡狩閉關止遊安靜以養微陽也復象 復卦一陽伏于五陰之下故十一月爲復由是而二陽則爲臨三陽則爲泰四陽則爲大壯五陽則爲夬純陽則爲乾至五月一陰初生故五月之卦爲姤由是而二陰則爲遯三陰則爲否四陰則爲觀五陰則爲剝純陰則爲坤此一歲十二月之卦也

〈禮記〉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孟春之月乃斗柄建寅之月也營室在亥娵訾之次昏參中者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尾中者旦時尾星在南方之中太皞木德之君句芒木官之正也律中太蔟謂寅月中氣應之後做此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馬八尺以上爲龍疏以達謂刻鏤疏而通達也 所穀耕籍諸政在是月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律中夾鐘。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之次弧近井建近斗 月令中星與堯典不同以四仲之昏觀之堯典則鳥火虛昴月令則弧亢斗蠡蓋月令爲秦時書距堯二千餘年星躔漸退故也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天子居青陽太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蟄蟲咸動，啓戶始出。祭社開冰諸政在是月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胃宿在酉大梁之次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祈麥勸蠶諸政在是月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畢宿在申實沈之次炎帝火德之君祝融火官之正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是月也，靡草死，麥秋至。靡草細草也秋爲成熟之期四月麥熟故曰麥秋 勸農收繭諸政在是月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

蕤賓東井在未鶉首之次小暑至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鹿角解木堇榮天子居明堂太廟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君子齊戒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道陰靜故曰晏陰 論諸政在是月 雩帝享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鍾柳宿在午鶉火之次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天子居明堂右个殺草糞田諸政在是月 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中央許謂五行條黃帝土德之君后土土官之正也一年惟四時而書言播于五辰總有五時配神之說皆以中央配而言之 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四時之末各十八日居太室 此篇所言天子四時之居及車旂服食之屬殊不足信先儒以爲此特陰陽家拘忌之說耳非知道之言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少皞金德之君蓐收金官之正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

深廉稜角也 屬兵修刑諸政在是月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律中南呂角宿在辰壽星之次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盲風疾風也孟春鴻鴈來自南而來北也仲秋鴻鴈來自北而來南也養羞者藏食以備冬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小 坏戶者坏益其戶使通明處稍小 養老通商諸政在是月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房宿在卯大火之次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天子居總章右个鴻鴈以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故曰來賓 爵雀也 吾語雀入于海化爲蛤

是月也霜始降蟄蟲咸俯皆墐其戶墐塞也 祭禽諸政在是月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尾宿在寅析木之次顓頊水德之君玄冥水官之正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蜃蛟屬 吾語雉入于淮化爲蜃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閎者中寬奄者上窄 蜡臘祈年諸政在是月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鍾斗宿在丑星紀之次 冰益壯地始坼

豳風二之日栗烈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二之日鑿冰沖沖

鶡旦不鳴虎始交芸始生荔挺出麋角解天子居玄
堂太廟（是月地氣閉藏充實于內命曰暢月）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
君子齊戒禁嗜欲安形性以待陰陽之所定（冬至本日最短故謂之短至冬至後日漸長故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左傳又稱爲南至言日行極南也祭川享烝諸政在是月）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律中大呂（婺女在子玄枵之次）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天子
居玄堂右个（鴈去有先後故季冬即有北鄉者）是月也日窮于次
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言日月星之次舍仍如去年之舊躔星回日躔則歲一周也）

薦魚藏氷諸政在是月（周以建子爲歲首而豳風月令皆從夏正者豳風述后稷公劉之業故仍其舊月令紀王者之政亦非專以周言也 以上皆月令）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
以有事于祖（正月日至冬至也七月日至夏至也此周人改月故也雜記下）
左傳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
五月（火心星也出謂昏見夏之三月商之四月周之五月皆辰巳月也昭十七）

○周正辨

周正之說先儒議論不同孔安國鄭康成以爲周
人時月俱改程伊川胡安國以爲改月而不改時
蔡九峯以爲時月俱不改三者果孰爲是歟曰孔
鄭之言是也嘗合羣說而考之孟子言七八月之
閒旱則苗槁矣朱子以爲七月八月者五月六月
也若非五月六月何云苗槁孟子又言十一月徒
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以爲十一月十二月者
九月十月也若非九月十月築作之期已過何得
更造橋梁春秋書雩者二十其時皆七八九月蓋

周之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七月正百穀望雨之
時故雩祀以求之此與朱子所釋苗槁之說合國
語單子過陳篇述夏令曰十月成梁蓋夏之十月
乃周之十二月此與朱子所釋輿梁之說合明堂
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夫禘在孟
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以四月
爲六月矣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
之夫蜡祭在十月而言十二月是以十月爲十二

月矣泰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言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考律曆志泰誓之春其實是冬此年冬至在戊午之明日是以冬爲春以十一月爲一月矣且春秋書春無氷秋無麥謂時不改何以氷在春而麥在秋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謂月不改何以冬至在正月而夏至在七月更考曆法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于降婁之初則夏之二月也

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在龍尾則夏之十月也梓慎日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此尤其明白易見者也難者曰詩臣工篇言維莫之春於皇來牟將受厥明夫莫春而來牟將熟豈非不改時之証乎四月篇又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夫四月而猶稱夏六月而暑已徂豈非時月俱不改之証乎殊不知此又有說蓋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雖改月改時而授時出政仍從夏令周禮一書或言正歲或言正月其言正歲則從周其言正月則從夏如仲冬教大閱十二月斬氷之類莫非夏正總之以子月起數者周制也而以寅月起數者通稱也汪克寛曰詩以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謠之詞故隨舊俗斯言足以破盡羣疑改月不改時朱子亦疑之以金縢所言秋大熟未穫正合夏令也然以幽風八月其獲觀之則金縢之未穫安知不指申月即如曾子言秋陽以暴之夫日莫烈于夏而曾子言秋蓋以午未申之月爲秋耳此亦改時之一証也總之周正之說孔鄭一言斷定宋儒議論愈紛而人愈惑自元儒吳

仲遜陳定宇張敷言汪克寛諸皆遵宗孔鄭始歸于一

○改朔辨

建正之法自夏以前皆以寅月爲歲首蔡九峯註甘誓以子丑寅爲三正呂東萊解幽風以爲三正通于民俗其來已久此二說者皆非也甘誓所謂怠棄三正者孔傳本謂天地人三才之正道絕無子丑寅之説幽風改歲之文繫于十月之後者不過謂時至十月大火將至故穹窒熏鼠塞向墐戶

為將來李歲之計耳。豈謂一過十月即是來歲乎。林氏曰。商始有改正朔。夏以前未有也。若之底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居攝時生。意以建寅之月為始。故仲[illegible]綿[illegible]或云孤悲云商古[illegible]（[illegible]溪曰[illegible]數之分[illegible]四[illegible]必[illegible]何[illegible]其建寅同矣）

五行

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言河圖之數。變化者。天一變生水而地六化成之。地二化生火而天七變成之。天三變生木而地八化成之。地四化生金而天九變成之。天五變生土而地十化成之。鬼神謂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上繫九）

書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此以洛書言之。一五行者。五行居九疇之一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皆以性言。稼穡以德言也。洪範）

禮記春盛德在木。夏盛德在火。中央土。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土寄旺于四時之末各十八日。今列在夏秋之交者。以其居一歲之中也。月令）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竭終也。本始也。五行運于四時。迭相終而還相始。禮運）（五行相生相克。如循環之無端。其理具于河洛。詳圖書條）

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凡祭祀則祭爟變火者春取榆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也取火各以其宜則疾疫不作出火謂焚萊之類納火謂止焚季春火星見故出之以宜其氣季秋火星伏故納之以息其氣祭爟者祭始鑽爟之人也夏官　司烜氏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鑒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燭明水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夫遂陽燧也鑒者方諸大蛤也仲春修火禁者將出火先事而戒備也秋官　萍氏掌國之水禁禁川遊者秋官

左傳五行之官封爲上公祀爲貴神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少皞氏有四叔曰重該修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句芒祝融之屬皆古官名重該諸人能修其業死而配食五行之神昭二十九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襄二十七

○天地間無適而非五行

天地之理不外五行觀之于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土曰塡星此天象之昭然而羣生所繫命者也在時令則春爲木夏爲火秋爲金冬爲水而土寄于四時在方位則東爲木南爲火西爲金北爲水而土居于中央準之以卦爻則震離兌坎坤各執其事權通之以物宜則規矩權衡繩互操其政柄上焉者有五行之帝下焉者有五行之官其在于歷則六甲五子之中五行寓焉其在于律則六律五聲之內五行存焉以人身

而言貌木也言火也視木也聽金也思土也此以五事配也仁木也禮火也義金也智水也信土也此以五德配也肝木也心火也肺金也腎水也脾土也此以五藏配也廣而推之或配以五色則爲蒼赤黃白黑或配以五味則爲酸苦甘辛鹹或配以五臭則爲羶焦香腥朽或配以五數則爲八七五九六或配以五祀則爲戶竈中霤門行或配以五蟲則爲鱗羽倮毛介無適而非五行也天地之理兩書

之日陰陽以陰陽分屬五行少陽爲木太陽爲火少陰爲金太陰爲水而土存乎其間卦位震屬木離屬火兌屬金坎屬水坤屬土艮生坤殺衛長權藏淹居中央亦與五行之德相配十干甲乙爲木丙丁爲火戊己爲土庚辛爲金壬癸爲水十二支寅卯爲木巳午爲火申酉爲金亥子爲水辰丑未戌爲土五聲角爲木徵爲火宮爲土商爲金羽爲水五色以下皆然

災祥禍福 合神

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坤文言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祥者天之所降而必因人之所履若自反而周旋無虧則得元吉履上九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滿而不溢故得天祐大有上九

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剝六四

書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也迪道也逆反道者也影響如影響之應形聲 大禹謨

天道福善禍淫 湯誥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伊訓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庶徵居九疇之八故曰八庶徵雨暘燠寒風五者各以時至故曰時敘者應節候也蕃廡豐茂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謂過多極無謂過少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天行與人事相感五事修則休徵應之五事失則咎徵應之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

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五福六極居九疇之九故以九終之福極次第皆以緩急為先後洪範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肜祭也祀庚祭高宗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肜日大戊時有祥桑穀生于朝七日而拱

詩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戩穀盡善也維日不足言降爾無已時也天保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茀嘏皆福也常常孚之道卷阿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正月者正陽之月夏令四月也正月　曅曅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山頂為冢崒崔嵬也十月震電水溢山崩陵谷變遷皆幽王時災異十月之交

禮記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此順之實也器者銀甕丹甑車者山車垂鉤不待揉治而自圓曲棷與藪同順之實言至順感召之實也禮運

左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由生也吉凶由人祥兆也由人言由于人之感召僖十六太戊之桑宋景之星反妖為瑞帝辛之雀宋康之鸇反瑞為妖所謂吉凶由人者也

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宋衛陳鄭災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

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用瓘斝玉瓚者用以禳火也昭十八　春秋災異總計一百二十一日食三十六星孛三星隕隕石各一不雨七無冰三大雨震電一雨雪三大雨雹三地震五山崩二大水九大旱二饑三無麥苗一大無麥禾一隕霜不殺草一隕霜殺菽一雨木冰一六鷁退飛一多麋有蜮有蜚螽生各一螟三螽十牛傷四牛死二宮室災六震廟一屋壞二齊大災一宋衛陳鄭災一宋陳災各一此皆見于經文者也其見于傳者猶不止此

初內蛇與外蛇鬭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

爲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是時鄭厲公在外子儀在內蛇鬬而內蛇死厲公殺子儀之兆也莊十四　宣十五年伯宗云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意與申繻同　文十六年有石言于晉魏蛇自泉宮出如先君之數亦蛇妖也昭八　鄭大水龍鬬于洧淵昭十九　有鸜鵒來巢鸜鵒不踰濟至魯則爲異且生火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昭二十五

國語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晉語六十二　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晉語六十三

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也烝升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三川涇渭洛皆在西周之地國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周語十

有神降于莘王問于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王曰今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照臨周之子孫而禍之由是觀之其丹朱乎莘虢地融祝融回祿火神檮杌鯀也再宿曰信過信曰次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鸑鷟鳳之別種杜伯諸侯也宣王殺杜伯而非其罪後宣王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而崩儀匹偶也周語十二　左傳莊八年齊襄公遇彭生僖十年狐突遇申生昔杜伯一類也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于仲尼對曰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羵羊韋昭以爲生羊夔人面猴身而一足能言越人謂之山猱蝄蜽即魍魎龍神獸罔象一名沐腫食人墳羊雌雄不成者魯語二十五　柳宗元曰近世京兆杜清

一云周官王五經河之證風前後九河霖雨所壞元以為淪入于[illegible]

方域 合山川

書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刊木者通道以治水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別九州之境也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於岳陽覃懷厎績至於衡漳 冀州三面距河壺口當河之衝禹始治之梁岐二山河水所經太原汾水所出霍山之陽汾水所經修者因鯀之功而修之覃懷地名衡漳二水名 蔡云治水從下流始冀州帝都河為大患故首治冀由冀而東南兗為最下故冀之後即及兗雍最高故獨後也 九州賦貢 分入田賦貢獻兩條道路類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

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九河皆河之支流雷夏澤名灉出於河沮出於濟 九河者徙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也先儒尋求九河其說不一以漢許商之言考之徒駭為河之本道齊桓公塞其八使併歸徒駭其地在滄州之境酈道元則曰九河碣石淪入于海在平地求之者皆非也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青州之域大海環其東北泰山峙其西南嵎夷登州之地畧者經畧而正其封畛也濰水入海淄水入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沂入于泗淮合泗沂以入海則淮沂治也蒙羽二山名藝者可種藝也大野澤名豬作瀦水聚而復流曰瀦東原地名 淮海惟揚州彭

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彭蠡即鄱陽湖陽鳥鴈也三江謂婁江東江松江入者入于海震澤太湖也 三江之說有二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此自其大者而言也唐仲初註吳都賦則以婁江東江松江為三江此自其小者而言也經文三江與震澤相連故主唐說 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九江即洞庭沅湘等九水入之故曰九江孔殷甚正也沱自江出潛自漢出雲在江北土者水去而土見夢在江南作乂者可耕治也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

荊山峙其南大河環其北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滎波二水名濟水潛行絕河南溢為滎波水自洛出菏澤濟所經孟豬即孟諸被及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梁州之域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岷山江源嶓冢漾源蔡蒙二山名旅平者旅祭而告平成和夷地名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於鳥鼠 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弱水西流順而導之涇渭汭三水名屬連也漆沮二水從于渭灃水則會同于渭蓋雍州之水以渭為主也荊岐二山名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 灃音封與澧字不同澧水在荊州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

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禹貢 夾漈鄭氏曰州縣之名有時而改山川之形千古不易然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此禹貢所以爲萬世不易之書也

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 河源出西域之崑崙山禹自積石導之由雍冀豫以至兖分爲九河謂之逆河者以海水逆潮而得名 河自洛汭而上皆行于山自大伾而下皆行於地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

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 漾源出梁之嶓冢山謂之漾由梁至荆而入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於海 江源出梁之岷山荆揚而入海音里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 濟源出冀之王屋山謂之沇伏流地中東出爲濟又伏流入河復出爲滎又伏流地中復出於陶丘北而後不復伏由兖青而入海

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淮源出豫之胎簪山禹自桐柏導之由徐揚而入海 按九河與濟漯淮與江經皆詳言之而孟子所謂漯與汝泗則未詳蓋漯者河之旁支與汶水分流者也泗水出天息山歷上蔡而入淮泗水出陪尾山歷下邳而入淮則皆以淮爲歸者也 江淮河濟皆入于海至于漢水入江汝泗入淮則文義當云疏九河瀹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孟子所言但舉大義耳未暇細按水道也禹貢

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泳潛行也方柎也 漢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杭渡也 河廣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紀經帶包絡也 四月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 湯湯沸騰之貌 三章淮有三洲言水落而洲見也 鼓鍾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梁山韓之鎮甸治也九州皆稱禹甸 韓奕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詹至也禮器云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蓋泰山者齊魯之望也 閟宮

禮記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居儲積也材謂日用所須之物五方風氣不齊聖王不必強之使同但修其三綱五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用而已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寄象鞮譯皆通言語之官寄者託物以通之象者象形以通之鞮猶知也言達其事而知其意之所在也

譯釋也釋而通之也此四者局語謂之舌[illegible]鞮之象胥世俗通謂之譯又周禮鞮鞻氏即狄鞮也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地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先王盛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方三千里分爲九區方千里者九王制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五嶽者東岱西華南衡北恒中嵩四瀆者江淮河濟視者視其牲器幣牢禮之數也虞夏以來止有四嶽至周始有五嶽之名王制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學記

天地左海天地之位南前而北後故以東爲左四方皆有海而獨主東者以水流歸東也家語觀周篇云江海雖左長于百川以其下也意亦如此鄉飲酒義

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貫利者天下物産不同貫而通之使同享其利也

東南曰揚州其山鎭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山曰鎭者名山能興雲雨利民物以鎭安一州也會稽在今紹興府具區即太湖一名震澤又名笠澤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滆湖也五湖之說不一此歸揚州當在吳越之境與洞庭彭蠡等無涉張勃云五湖即具區以其水通五道故曰五湖國語吳越戰于五湖是也但五湖既即具區不應兩句疊見史記上姑蘇望五湖正義云游湖莫湖貢湖胥湖是爲五湖此說近之

正南曰荊州其山鎭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衡山南嶽又名霍山潁音穎

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華山西嶽圃田在中牟滎在滎陽雒在洛陽水自洛出爲波溠擾馴也六擾即六畜

正東曰青州其山鎭

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望諸即孟諸淮出桐柏泗出魯國沂出沂州沭出東莞

河東曰兗州其山鎭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雷雍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岱即東嶽泰山大野在鉅鹿郎南坐湖當者雷雍者睢木四種稻黍稷麥也

正西曰雍州其山鎭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嶽山在弦蒲在汧隴

出淳谷消出洪淵謂出烏山洛出熊耳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illegible]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濟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貕養在長廣菑出萊蕪時出般陽 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也 貕音奚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陽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霍山在彘陽紆〔一作楊紆〕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恒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馬牛羊犬豕也 見夏官職方氏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考工記匠人

左傳 我自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 后稷為西土之長魏駘芮岐畢為武王克商以下盡約言之景王告晉語昭九

劉定公館於雒汭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水曲流為汭一說水北曰汭 劉子觀河洛而思禹功昭元

國語 防風氏守封嵎之山在虞夏商為汪芒氏于周為長翟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 十之謂汪芒氏長三丈魯語三十四 文十一年穀梁傳長翟僑如身橫九畝則長五丈四尺矣

穀洛鬬將毀王宮靈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 墮音揮毀也澤無水曰藪竇決也 不為此四者不反其性也周語二十八

三代幅員不如後世

九州之名不同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荊徐此爾雅之九州也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此職方之九州也禹貢之九州舊矣爾雅之九州商制也其詳不可考職方之九州所以異于禹貢者周都于雍以梁為外衛故合雍梁為一州徐地狹隘故青兼之冀地最闊舜時分冀為幽并周亦倣舜之制也然三代土宇

統而言之則九州其實不及後世之廣遠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蓋是時邊徼未盡闢百粤未盡開也禹貢東漸西被朔南咸暨不言其聲教之所施非貢賦之所及也虞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是爲虞夏版圖至于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羈縻之而已大司馬九畿之制侯甸男采衛是爲周之版圖至于衛畿以外則羈縻之而已

都邑

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堯都平陽舜都蒲阪禹都安邑皆在冀州之域猶言陶唐者舉其初也五子之歌

先王恪謹天命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商都近大河避河患故屢遷五邦者孔氏謂成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并盤庚遷殷爲五然此時尚未遷而言于今五邦則盤庚之前當已五遷史記謂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盤庚上

古我先王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先王謂湯亳地依山故曰適山降凶德謂除水患商之先契始都亳自契至湯八遷仍都亳盤庚下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周公以卜洛之事告成王食者以墨書龜而灼之兆正食其墨也澗東瀍西是爲東都又謂之王城乃朝會之地瀍東爲下都又謂之成周乃處殷頑民之地其地皆近洛水故兩言惟洛食也洛誥　史記載武王之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居于洛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而成王與周公成之者也其後平王東遷遂居王城及子朝之亂敬王又遷成周

詩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膴膴肥美貌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周地肥美雖苦物亦甘太王始與民謀之卜吉而築宅也周自后稷封邰至公劉遷豳因于豳者數十世而亶父遷岐焉緜

度其鮮

厥兆岐之陽在周之將興者也文王伐崇後歸附者日衆非岐邑所能容于是度

商原以建新都所謂程邑是也將側也皇矣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

于崇作邑于豐文王伐崇後歸附者益衆又非程邑所能容于是作豐而徙都 考

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考卜者考之于卜也鎬京武王所營與豐京相去二十五里皆稱爲宗周文王有聲 景員維河景山商所都員周也言景山四面皆大河也玄鳥 左傳昭公四年商湯有景亳之命蓋景山在亳地也 商邑翼

翼四方之極殷武

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

民極辨方者考日景以別四方正位者正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也體國者分營國中以爲宮殿門除如人之有體也經野者畫治野外以爲丘甸溝洫如織之有經也卷首總語 大司徒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

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

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

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

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詳見曆數條[illegible]差內地官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視日景

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水地以縣者四隅植木縣繩以取其直又注水于地以取其平也槷音臬表也欲得其平即于中央立表以視日景極星中星也晝參日景夜考極星則朝夕正而天地之中得乃可以建國也 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

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旁三門者每方三門凡十二門也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九軌者涂可容九軌也一夫者以百畝爲半也 典命注言公之城方九里無逸傳言百里之國九里之城則九里非王城也以文王有聲詩箋言之王城當十二里匠人所言或是異代之法考工記

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

也武王遷九鼎于洛邑而成王定之郟鄏即東都王城地宣三

城池有關總見天時地利終

易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彖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下繫二 夫重閉重閉即重門也 左傳成八年

書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封守謂險塞之當守者 畢命

詩崇墉言言 崇國名言言高大也 崇墉仡仡 仡仡堅壯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此時齊去薄姑而遷於臨淄也 烝民 我城彼朔方 朔方北方也南仲築朔方之城而守之也 又出車篇天子命

五經類編 卷之三十六 城池 一 十三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韓初封時召公爲之築城 實墉實壑 此欲韓侯纘其先業修其城池也 韓奕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 此宣王封申伯于謝命召公往營城邑俶始也 崧高

禮記孟冬之月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謹關梁 坏謂補其缺薄處凡興土功以亥月爲正國語云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是也至于申酉兩月皆有補城郭之語則以備禦不虞不拘時也 月令 僖二十年左傳云凡啓塞從時蓋城郭門戶之屬隨壞隨修無定時也

大道之行也外戶而不閉大道既隱城郭溝池以爲固 按城池爲固爲六君子之世則外戶不閉蓋謂五帝之世然重門擊柝自黃帝堯舜以來已如此矣 豫言鄭信也 禮運

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 授管鍵以啓門 左傳僖三十二年杞子自秦云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謂司其出入也 地官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凡守者受法焉晝三巡夜三巡三鼜以號戒 內曰城外曰郭內曰溝外曰池鼜音戚守鼓也三鼜號戒者擊鼓夜行號呼而使衆人戒守也 夏官 秋官司寤氏掌夜禁禦晨行與宵行者亦巡鼜之意 又左傳襄二十五年陪臣干掫杜註云干掫巡夜也

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 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坊記云都城不過百雉 隱元

五經類編 卷之三十六 城池 十四

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楚子城陳蔡不羹問于申無宇曰國有六城何如申無宇云云 曼伯即檀伯事見桓十五子游事見莊十二無知事見莊九獻公事見襄十四

楚子重伐莒圍渠丘城惡十一月戊申楚入渠丘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

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言備之不可以已也 詩逸詩自伯附遺藝 見前年決辰十二月也三都渠丘及莒與鄆也詩逸詩蕉萃陋賤之女也成九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illegible]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illegible]守[illegible]昭二十三

門關

禮記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王制 仲夏之月關市毋索 仲秋之月易關市來商旅月令 年不順成關梁不租玉藻

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司貨賄之出入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四方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納之 關者境上之門不出于關謂出私道以避稅彼節卩守送令送迎之令也地官 掌節云門關用符節謂使臣王門關則以符節爲信若貨賄出入則以璽節爲信

左傳宋文公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 門者關門耏音而 文十一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 偪介者偪近國都言邊鄙之人既入服役近關又橫征其私物也晏子諫齊景公語昭二十

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 臧紇斬鹿門關而出故以此爲罪襄二十三

先王之政關譏而不征然周禮司關有舉貨罰人之法臧文仲廢六關而仲尼非之蓋關征所以送

永游在後世亦不能廢但不當橫征耳晉六關集

關者陽關寢荆鹿門關之屬　王城十二門見文二十六

按十二辰有一門則有一關諸侯六門六關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六終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七　物產類

物類總

易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乾象　天地變化草木蕃草木無情而得氣之先故氣至則蕃盛坤文言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萌芽曰甲開發曰拆解象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象　震為蕃鮮陽氣發生草木皆蕃盛而鮮潔說卦十一

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咨益汝作朕虞若順也虞者掌山澤之官舜典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鳥獸魚鼈咸若夏先后禹也伊訓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五者雨暘燠寒風也敘者各以時至也洪範庶徵之應本于五事故對時育物繫在聖人詩魚麗篇言草木之茂禽獸之多由庚崇丘由儀三篇言萬物之得其性皆文王功化之所及也

禮記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訢合和氣交感也天以氣煦物地以形嫗物區萌作勾屈曲而生也昭者如晦得明蘇者如死更生殰者未生而胎敗殈裂也樂之道歸焉謂歸于禮樂參贊之道樂記

鳳凰

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益稷　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耇造者成人鳴鳥鳳也周公言召公若去則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不復聞鳳鳥之鳴矣蓋成王時鳴鳳亦郊故周公云然 君奭　尚書中侯云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鳳凰翔于紫庭

詩鳳凰于飛翽翽其羽 翽翽羽聲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梧桐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卷阿　左傳莊二十二年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鏘者雌雄相和之聲

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鳳以爲畜故鳥不獝 獝驚飛也靈物既馴則其類從之雖見人亦不驚　鳳凰麒麟皆在郊棷 棷與藪同 言大順之世能感召靈物如黃帝時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是也 禮運

左傳少昊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鳳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 昭十七

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 鸑鷟鳳之別稱五色而多紫 周語十二

宋玉對楚王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翺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 宋　賈誼賦曰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 增擊言增其鼓翮之力　楚辭鳳凰在䉵兮雞鶩翔舞 [illegible]也

韓詩外傳云鳳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鸛顙而鴛腮龍文而龜背燕頷而雞喙游必擇所飢不妄下又云鳳象備五德首若戴青戴仁也嬰若白璽抱義也背若赤丹負禮也胸若石墨蘊智也足若黃履信也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二則鳳翔之得三則鳳集之得四則鳳春秋下之得五則鳳沒身居之 翽音戶甦音同　雄曰鳳雌曰凰產西申之國丹穴之山五色炳炳其音如簫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揚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　六韜云鳳有六象頭象天足象地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尾象緯　鳳有九苞口包命眼合度耳聰達舌屈伸色光彩冠矩朱距銳鈎音激揚腹文戶

鴻鴈

易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磐大石也漸于磐則安故衎衎而和樂也漸二爻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爲儀吉 逵雲路也儀羽旄旌纛之飾也上爻

書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豬作瀦陽鳥隨陽之鳥謂鴻鴈也禹貢

詩雝雝鳴鴈旭日始旦 旭日初出貌婚禮納采奠鴈用日之旦匏有苦葉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 離麗也新臺 鴻飛遵渚 渚小洲也 鴻飛遵陸 陸高平之處也九罭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肅肅羽聲言未得所

止也次章集于中澤言得所止也末章哀鳴嗸嗸言勞苦也此皆流民自比也鴻鴈

禮記孟春之月鴻鴈來仲秋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 孟春自南而來北仲秋自北而來南季秋言來賓者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也 夏小正云孟春鴈北向以北字易來字尤明顯月令 凡贄大夫鴈取其知時而飛有行列曲禮下

左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怒 襄十四 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大悅使爲司城 哀七 說苑云北方有白鴈小于常鴈秋深則至然則白鴈非珍禽也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揚子法言 鴻儔鵠侶候鴈銜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 蜀都賦 鴻與鴈一類皆春北而秋南但鴻大鴈小鴈多羣鴻寡侶鴈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漢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何足爲大王道也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夫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王

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張弓而射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屬之于韓則中國之路絕逕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鄭國大梁可得而有也此一發之樂也王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于東海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于趙北遊目于燕之遼東而南登望于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

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楚策）

黃鵠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矰繳將加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隕矣故晝遊乎江湖夕調乎鼎鼐（礛音堅利也磻與碆同石鏃也楚策莊辛謂楚王）

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迂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虛（楚詞）

雉

易離為雉（離卦通明相麗象雉之文明說卦八）　雉膏不食（有道而不遇猶雉膏雉美而不為人食鼎三爻）　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所失不多故終有譽旅五爻）

書羽畎夏翟（夏音假五色也翟雉名夏翟出羽山之谷一說翟尾至夏則鮮潔故曰夏翟禹貢）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雊雉見災祥條高宗肜日）

詩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泄泄鼓翼）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雄雉）　有鷕雉鳴（鷕雌雉聲）　雉鳴求其牡（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雉求牡喻配非其類匏有苦葉）　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小弁）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註詳刑法條次章雉離于罦三章雉離于罿兔爰）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鷮音交鷮雉尾長六尺身小于雉車舝）

禮記雉曰疏趾（雉肥則足閒張曲禮下）　孟冬之月雉入大水為蜃（蜃蛟屬月令　國語十五卷云雉入于淮為蜃）　苽食雉羹（以苽米為食則與雉羹相宜）　燒雉用薌（薌香草）　夏宜腒鱐（腒乾雉鱐乾魚內則）

左傳五雉為五工正（五方之雉有五種少昊以名工正之官昭十七）　叔孫穆子立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

能奉雉而從我矣〔與宗婦人叔孫出昔時所遇賈姒子也其子即豎牛昭四〕大夫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貌醜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始笑而言昭二十八〕

雉有五采故曰華蟲不處下溪故曰原禽以其耿介而文明故士執以為贄其種類甚多東方曰鶅雉西方曰鷷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間曰翬雉青質五色曰鷂雉朱黃小冠曰鷩雉黃色自呼曰鷕雉長尾走且鳴曰鷮雉白曰鵫雉玄曰海雉又有鵫雉鸐雉山雉澤雉〔翟雉赤質五色謂之夏翟華雉一說白質五色謂之春翟鵫亦白色江東呼白雉一說翰同鵫即錦雞也　成王時越裳氏獻白雉抱樸子曰南越多白雉　爾雅翼云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分守疆界不相侵越　鷂音搖揭音北鶅音甾鷮音喬鵫音卓鷕古文壽字〕

雞〔合鵝鶩〕

易巽為雞〔巽陰伏陽下象雞之身伏而聲出于上說卦八〕翰音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必不可得之勢也中孚上爻曲禮雞曰翰音註云翰長也雞肥則聲長一說雞鳴必先振其羽是音隨羽翰而出故曰翰音〕

書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晨鳴也索蕭索也牧誓〕

詩雞棲于塒〔鑿牆而棲曰塒〕雞棲于桀〔桀杙也君子于役〕風雨淒淒雞鳴喈喈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風雨〕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曰雞鳴〕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雞鳴〕

禮記庶人之贄匹〔匹作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周禮大宗伯庶人執鶩丁音執雞曲禮下〕麥食雞羹〔以麥為食則與雞羹相宜〕濡雞醢醬實蓼〔烹雞則調之以醢醬而實蓼于腹中〕舒鴈翠〔舒鴈鵝也〕舒鳧翠弗食〔舒鳧鴨也尾肉曰翠內則〕

左傳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雙雞卿大夫之膳襄二十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長為犧牲故自毀其形昭二十二〕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

郈氏爲之金距介者擣芥子播其羽金距施金芒于爪也昭二十五　莊子云羊溝之雞三歲爲株以狸膏塗其首也株謂渠帥

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不能俱棲　田需對管燕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　蘇秦謂齊宣王曰臨淄甚富而實貨民無不鬭雞走狗國策　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楚詞　見卵而求時夜雞能應時呼更故曰時夜見卵而求其呼更此早計之喻也莊子　善學者如齊王之食雞食其蹠數千而後足呂氏春秋　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平頭戴冠者文也足傳距者武也遇敵敢鬭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有五德猶淪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者近也韓詩外傳　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之曰雞可鬭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望之似木雞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皆反走矣列子

爾雅雞大者蜀未成雞僆高三尺鶤郭璞云蜀即蜀雞鶤音昆

通鑑漢元帝時有雌雞化爲雄冠距鳴將將者率領羣雞言有冠有距能鳴能將也

鸇

詩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言晨風以北林為歸也晨風

鴥彼飛隼載飛載揚 隼鷂也沔水

禮記仲春之月鷹化為鳩 夏小正云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 王制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而不言其月先儒謂鷹化鳩在仲春則鳩化鷹必仲秋也

孟秋之月鷹乃祭鳥 祭者殺而不即食似人之設祭也 季冬之月征鳥厲疾 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厲疾者猛厲而迅疾也月令

左傳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季文子進藏文仲語文十八 又襄二十五年然明謂子產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黃鳥

詩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此后妃追敘初夏之時聽鳥聲而動女工之思也葛覃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 睍睆清和圓轉之意此七子以黃鳥之悅人興己之不能悅母心也凱風

交交黃鳥止于棘 交交往來之貌此以鳥之止得其所興三良之死非其所也 次章止于桑三章止于楚秦風黃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 穀木名此以黃鳥之啄粟比異邦人之害己 次章無集于桑無啄我粱三章無集于栩無啄我黍小雅黃鳥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倉庚黃鸝也此豳女聽倉庚之鳴而有事于治蠶也七月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熠燿鮮明貌此以鳥羽之鮮明興嫁儀之盛也東山

白鳥鵠附

易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鶴居陰故汲冢書曰爲陰羽鳴而子和言其大德相洽中孚二爻

詩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皋者澤中水溢出而爲坎也九皋言其遠 蘇東坡曰鶴之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以比隱德之士鶴鳴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詳禿鶖條白華 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值植也鷺翿舞者所持陳俗好歌舞詩人刺之宛丘 有駜篇振振鷺鷺于飛言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振振群飛貌容者二王之後言其容貌修潔亦如鷺之潔白振鷺

左傳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閔二

雜鳥

易 明夷于飛垂其翼鳥飛垂翼見傷之象明夷初九

詩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鵜水鳥鵜在梁而不濡翼比小人在君子之位也候人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懼也鴟鴞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傅音附菀柳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肇允始信也桃蟲鷦鷯拚飛貌鳥大鳥古語云鷦鷯之雛化而爲鵰小毖

左傳 六鷁退飛過宋都爲逆風所驅故退飛僖十六 有鸜鵒來巢見災祥條昭二十五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于仲尼仲尼云云遂去之哀十一

國語 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柳下惠曰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魯語九 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苑音鬱茂木也枯槁木也優施以苑比奚齊以枯比申生晉語十二

淮南黃帝時麒麟遊于苑囿 漢武帝元狩獲白麟 麒麟在郊藪

麒麟

詩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定題也麟足攞地而踐額不抵角不觸振振仁厚貌 趾

禮記麟以爲畜故獸不狘 狘飛走也 禮運

左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哀十四 公羊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

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穀梁傳非狩而曰狩大獲麟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

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尾故謂之大角之獸又九真國出麟故謂之九真之靈麟麕身牛尾狼頭馬蹄一角角端有肉其性含仁懷義不踐生草不履生蟲王者至仁則出 牝曰麒牡曰麟 公穀兩家皆謂麒麟非中國之獸也九真之麟見班固西都賦 又淮南子云麒麟鬬而日月蝕此不經之談

虎豹

易風從虎 乾文言 淮南子云虎嘯而谷風至文選云龍虎嘯而清風起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尾不咥處危而不傷之象 履卦詞 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眈眈下而專也逐逐求而繼也 頤六四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變者毛落而更生 革九五象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革上六象

書心之憂危若蹈虎尾 君牙

詩袒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此鄭人愛叔段之詞 大叔于田 不敢暴虎 小旻 有貓有虎 此言韓地所有 獻其

貔皮赤豹黃羆 韓奕 進厥虎臣闞如虓虎 闞奮也虓虎怒貌 常武

禮記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 檀弓下 季冬之月虎始交 月令 迎虎爲其食田豕也 野豕害稼而虎食之故蜡祭迎其神 虎豹之皮示服猛也 諸侯貢虎豹之皮天子祭時陳之 郊特牲 齊車君羔幦虎犆大夫士鹿幦豹犆 幦音覓覆軾之皮也犆音直緣也 君之右虎裘 玉藻

周禮服不氏掌養猛獸 猛獸虎豹之屬 夏官 莊子云樂當養虎之法不敢以生

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冥氏掌攻猛獸張弧設阱以靈鼓驅之秋官 靈鼓六面鼓也驅之使趨阱獲捕猛獸者或以弓弩或以陷阱或以繫蹄國策云人有設繫蹄者得虎虎怒決蹯而去 又秦策兩虎爭人而鬭卞莊子將刺之管與曰待其鬭傷而刺可兩得也從之果得兩虎

左傳子文生棄夢中虎乳之夢澤名宣四 無終子納虎豹之皮于晉無終國名襄四 淮南子云東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文皮謂虎豹之皮

虎者斗樞之精參伐之象爲百獸長其嘯也則風爲之應其出也則獸爲之空方稱而早有食牛之氣旣鷙而尙餘蒙馬之威是以古人備儀章飾器物皆首取虎而豹次之虎非一種白者謂之甝黑者謂之虪淺毛者謂之虦五指者謂之貙有角者謂之虒白質黑文者謂之騶虞騶虞性仁不食生物瑞應圖曰王者仁而不害則騶虞見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出尸子蒙馬見左傳僖二十八又莊十年蒙皐比而犯之亦以虎皮蒙馬也甝音含虪音叔貙音樞虒音厮 大射之禮天子射虎侯卿大夫射豹侯賓禮天子之孤以虎皮公之孤以豹皮享禮旃常用虎豹之皮祭禮亦陳虎豹之皮又秦風有文茵虎韔唐風有豹袪豹褎左傳昭十

二年楚靈王有豹舄哀十七年衛莊公爲虎幄此等皆以虎豹之皮爲飾者也

豹似虎文圓如錢有黑豹有白豹有北國之赤豹有南山之玄豹其皮皆蔚然可觀莊子云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不免陷阱之患其皮爲之災也豹性廉食有程度故又謂之廉豹列女傳云南山之豹隱霧雨七日不食以澤其衣毛 韓詩外傳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得南山玄豹以獻紂

犀兕象

詩殪此大兕 一矢而死曰殪吉日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 征夫怨久役故以兕虎爲喻何草不黄 兕觥其觩 觩角上曲貌桑扈

元龜象齒 此言淮夷所獻泮水

周禮犀甲壽百年兕甲二百年 函人

左傳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那猶言何害華元因役人嘲其棄甲故以此解嘲宣二 陳人飲宋萬酒而以犀革裹之 犀革堅裹之使不得脫莊十二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焚猶災也襄二十四 吳師及郢楚子使鍼尹固執燧象以奔吳師 燒火燧繫象尾以驚却吳師定四

國語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于晉 晉語八十一 又楚策江乙說安陵君篇楚王游于雲夢有狂兕𩣡車而至王引弓射之一發而殪王抽旃旄抑兕首仰天而笑 宋玉招魂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言兕被矢懼而走也 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 許納諫條楚語八

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 越語一 重罪贖以犀甲 齊語四

犀之所出不同淮南子云南方之美者有[illegible]山之犀象焉漢書有烏弋之犀西都[illegible]之[illegible]詩外傳太公使南宮适求義渠之犀以獻紂此皆犀之所從出也犀形在牛豕之間好食棘刺之所向則棘林自開其角之異者有駭雞之犀有駭[illegible]之犀有分水之犀更有辟寒者辟暑者辟塵者 犀如牛頭似豕足似象有兩角者有三角者有一角者其前足直常倚木而息木仆則不能起人以此誘而擒之駭雞之犀一名通天角有白理自本徹末置米其中雞欲往啄至即驚却故名駭雞國

策楚獻駭雞之犀于秦王即此種也分水之犀特其角入水則水爲之分開 犀兩角者一在額上一在鼻上三角者頂上額上鼻上各一或曰山犀兩角水犀三角或曰犀有四種黔犀無紋螺犀紋旋特犀紋細特犀紋大而[illegible]

嶓冢之山多兕故稱嶓冢之獸說文云兕青色一角長三尺餘身重千觔郭璞稱爲壯獸 [illegible]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 爾雅云有山兕有水兕皆抵觸先王以其角爲罰爵示戒也

春秋運斗樞云搖光之精散而爲象出南越山谷

間肉兼十牛力亦稱足之所踐能知地中虛實故天子鹵簿以為前導車中亦用之其膽隨時而移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在後左足冬在後右足人以小斧斲其皮至衣則剝處復合鼻端有爪取物皆以鼻其牡者有兩長牙遇雷則生紋理落則輙自埋之人取以為器八材之中象齒居一八材者珠象玉石金木革羽也象齒所造之器如象床象尊象邸象揥象弭象輅象箸象笏之類

熊

詩有熊有羆此言韓地所有羆似熊而大韓奕

周禮穴氏掌攻蟄獸以時獻其珍異皮革蟄獸者熊羆之屬多力難制至冬穴處乃可攻也秋官　廛人掌斂市凡珍異之滯者斂而入于膳府珍異如熊白熊掌之屬滯于市而不售則官買之入于膳府以供王者之饌也地官

左傳楚世子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外救也文元　晉靈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胹音而煑也宣二　劉向新序云紂以熊蹯不熟而殺庖人與晉靈公事同

熊之為物冬則穴蟄春則樹棲當其蟄時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胸前有白脂如玉味絕美謂之熊白好攀木而引氣謂之熊經性輕捷善走雖行千里終不迷其歸路剝其皮而用之則有熊席有熊侯或畫形于旂或徽衻于夢旹取其猛毅而陽剛也

麋鹿

易。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逐鹿而無虞人爲引導，徒陷入林中而已也 六三

詩。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純束，聚茅以束之也 野有死麕　町畽鹿場。畽音疏，町畽，舍旁隙地，室虛無人，故鹿以爲場 東山

雅云：死之所息謂之窟，鹿之所息謂之場 東山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此燕嘉賓之詩，鹿欲食則鳴相招，名故以爲興。楚辭云：飛鳥號其群，鹿鳴求其友。次章食野之蒿，三章食野之芩 鹿鳴　麀斯之奔，維足伎伎。伎音其，伎伎，舒貌，宜疾而舒，戀其羣也 小弁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甡音心，甡甡，多並行之貌 桑柔　麀鹿麌麌，漆沮之從。麌麌，衆多貌，言見獸多之處而從之也 吉日　麀 牝鹿，牡者曰麌

禮記。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鹿好林居，陽物也，夏至陰生而角解；麋好澤居，陰物也，冬至陽生而角解 月令　鹿性燠，麋性涼。周禮獸人夏獻麋，以夏宜食涼也。又春秋莊十七年書多麋，註云麋害稼，故書之。

左傳。古人有言曰：鹿死不擇音。音，作蔭，言急則不暇擇善地 文十七

楚樂伯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龜者，背上隆起之處，謂著也，言矢中麋之背 宣十二　楚潘黨逐魏錡，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獻。魏錡射麋以遺 宣十二　譬如捕鹿，晉人

角之，諸戎犄之。角者當其頭，犄者制其足 襄十四　逆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逆人，官名。逢澤，宋地。介，大也 哀十四

築鹿囿。築牆爲苑鹿之囿 成十八

國語。穆王征犬戎，得四白鹿以歸。格物論云：鹿黃質白功，千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元，此所謂白鹿，蓋土達如是，未必千餘年者也 周語一

伍子胥知吳將亡，曰：吾見麋鹿遊蘇臺也。史記　始皇欲大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其中，寇從東方來，使麋鹿觸之足矣。史記

易坤爲牛兌爲羊 坤順故爲牛兌[illegible]
內則說
卦八 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illegible]
无妄而有災如行人牽牛去而邑人遭捕詰 无妄六三 羝羊觸藩羸其角 [illegible]
也大壯 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 [illegible]
九三 [illegible]
爻云喪羊于易 喪羊悔亡 [illegible]
忽然不覺其亡也 [illegible]
後乃可行人能[illegible]而不 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競進則無悔矣大壯九四
刲羊以[illegible]刲羊无血約婚 [illegible]
而不終之象歸妹上六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

取諸隨 牛引重馬致遠下繫二 牛駕大車 [illegible]此引重之牛也
詩曰之夕矣羊牛下來 羊牛其牧于山夕則下來君子于役 誰謂爾
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
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黃牛黑脣曰犉羊以三百爲羣其羣不可數也
牛之犉者九十非犉者尙多也濈濈和而不相觸也
濕濕潤澤而無病也序云此宣王考牧之詩言牧事
有成 或降于阿或飮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
也
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也三十
毛色凡三 [illegible]其
十種也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
肱畢來既升 矜矜兢兢堅强也不騫不崩 [illegible]
散也麾之二句言馴擾也無羊
羊墳首 墳大也羊瘠則
首大苕之華 由醉之言俾出童羖 見飲
食條
賓之
初筵
禮記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 天
子祭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 純色曰犧養
于滌曰肥求
得曰索曲禮下 左傳襄二年齊侯伐萊
萊人賂以索馬牛林註云索謂簡擇佳者 祭天地
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繭栗若
如繭如
栗犢也握者長不出一握也
尺則取其肥大而已王制 季春之月合累牛騰

馬遊牝于牧 遊牝使牡者就牝者令其生息也月令
風謂牝
牡相誘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 見飲食
條內則 成
廟則釁之雍人拭羊升屋南面刲羊 雜記
下
周禮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賓
客共其膳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
軍旅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 公牛公家之牛也享
者釋祭之牛求牛求神之牛求牛
曰徬 凡大祭祀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地官 羊人
掌羊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 法羊者牲法
所用之羊

官　冀州宜牛羊　職方氏

左傳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介葛盧東夷國君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以祭祀及問之人果然僖二十九　伯益知鳥獸之音　蔡邕云伯益綜聲于鳥語葛盧辯音于鳴牛又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論語疏公冶長通鳥音周禮夷隸掌鳥言以諭人能曉鳥獸之言也

宋鄭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　宣二

人亦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　楚莊王討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云云蹊田比徵舒奪牛比楚莊也宣十一

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王賜之騂旄之盟　騂旄赤牛也周尚赤故重赤牛襄十

亡羊而補牢未爲晚也　國策莊辛謂楚王

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孔子爲政不敢飲其羊　家語

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之亡一毛　太史公自謂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奏刀騞然文惠君曰善哉技至此乎對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恢恢乎其于游刃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吾見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四顧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莊子　又治安策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其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庖丁與坦皆齊人

犬豕

易坎爲豕艮爲狗 坎一陽在二陰之中象豕之外污濁而內剛躁艮一陽在二陰之上象狗之外剛而內柔說卦八

見豕負塗 塗泥汙也睽上九

書西旅底貢厥獒 犬高四尺曰獒 太保乃作旅獒 獒能曉人意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旅獒

詩無使尨也吠 野有死麕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田犬令令頷下環聲 次章盧重環 環言有子母環也 不章盧重鋂 鋂環之一貫二者也盧令

載獫歇驕 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皆田犬名 駟鐵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蹢蹄也烝衆也 豕常負塗今白蹢而涉波雨多故也 漸漸之石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 見飲食條公劉 曹王藻云豢豕爲殺釀秫爲酒言豢豕爲殺釀秫爲酒也

禮記效犬者左牽之 效獻也以左手牽之而右手防其齧噬 曲禮上

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犬曰羹獻 豕之剛鬣小豕曰豚腯肥 曲禮下 猶不同幽冀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南楚謂之豨其子謂之豬

敝蓋不棄爲埋狗也 檀弓下

封豕捭豚猶可致其敬于鬼神 捭音百析也上古無釜甑擘析豚肉加于燒石之上而燒之 禮運

狗赤股而躁臊 豕望視而交睫腥 內則

周禮豫州宜六擾 六擾馬牛羊犬豕雞也并州宜五擾 五擾少雞青州則宜雞狗 職方氏

大祭祀司寇奉犬司空奉豕

左傳晉侯飲趙盾酒公嗾夫獒焉 嗾公呼獒也 提彌明搏而殺之 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 公羊云靈公有周狗謂之獒趙盾躇階而走獒亦躇階而從之 宣二

又國狗之瘈無不噬也 瘈狂也 襄十七年宋人逐瘈狗瘈狗入于華臣之室國人從之華臣疑其攻己遂奔陳

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 南子召宋朝故宋人嘲之 婁豬求子豬也諭南子艾豭牡豕也諭宋朝 定十四

孔子相魯鬻羔豚者不飾價 家語

應侯謂秦王曰王見夫狗乎臥者臥起者起無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起而相牙者有爭意也 以狗諭遊士言投之以金則鬭

貂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吠非其主也 國策

孟嘗君客有能爲狗盜者 史記

爾雅犬生三猣二師一玂 絕有力狣 廣雅殷虞晉獒楚茹黃韓盧宋猏皆駿犬也 猏音鵑

王維云深巷寒犬吠聲如豹

兔

詩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肅肅，整飭貌。設也。逵者，九達之道。　本草：施于中林。兔罝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爰爰，緩意。兔之狡也。兔爰　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躍，音笛。毚，狡兔也。巧言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兔急則投人，先之，哀其窮而脫之也。小弁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瓠葉

禮記　兔曰明視。曲禮下

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駿犬也；東郭㕙者，海內之狡兔也。犬逐兔，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疲于後，田父見而獲之。　馮煖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國策　范睢曰：以秦治諸侯，譬如驅韓盧而逐蹇兔也。史記　蹄者，所以待兔，得兔而忘蹄。蹄，兔網也。莊子　宋人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失耕守株，冀再獲兔，為宋國笑。韓非子

雜獸

書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旅獒

左傳　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僖十四　傅，附同。　譬于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齊殖綽、郭最，嘗為州綽所擒，故州綽云然。襄二十一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詳田獵條。襄四

國語　獸三為群，王田不取群。自三以上皆為群，若二則為友。詩吉日篇云：或群或友是也。周語二　譬如禽獸，一个負矢，百群皆奔。吳語三

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射猛獸，猝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豈不殆哉。司馬相如諫獵書

龍

易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卦六爻皆取象于龍故曰六龍乾彖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溥也或躍在淵進无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造作也小象 雲從龍 文言 淮南子云龍舉而景雲屬 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陰盛而與陽爭兩敗俱傷為其血元黃之象元黃者天地之正色也坤上六

震為龍 震一陽動乎下象龍之起乎淵也說卦八

禮記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 淰音審驚散也 龍在宮沼 龍變化不測此云在宮沼者不過極言感召之異耳 禮運

左傳龍鬬于洧淵國人請禜之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 昭十九 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于蔡墨曰吾聞蟲莫智于龍以其不可生得也對曰古者畜龍昔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事帝舜舜賜之氏曰豢龍有夏孔甲帝賜乘龍河漢各二孔甲不能食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于豢龍氏孔甲賜之氏曰御龍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既而復求之累懼而遷于魯縣 飂音溜古國名叔安其君名帝賜乘龍謂天賜四龍昭二十九

國語夏之衰也有二龍降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櫝而藏之 漦龍所吐沫也 及厲王時發櫝觀之漦流于庭化為元黿入于王府有童妾遭之而孕生褒姒焉 鄭語

葉公子高好龍雕文畫之天龍聞之而下葉公見而走失其魂魄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莊子 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

下有逆鱗徑尺人攖之則必殺人 韓非子 神龍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則涵天地欲升則凌雲欲沉則伏淵 管子 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班固答賓戲 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說文云龍春分而升天秋分而入淵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形鐘鈕上囚牛好音形胡琴上蚩吻好水形橋梁上嘲風好險形殿角上贔屭好文形碑碣上霸下好負重形碑座上狴犴好訟形獄門上狻猊好坐形神座上睚眦好殺形刀柄上此皆不成龍者也

黿鼉蛟

詩 鼉鼓逢逢。逢逢鼓聲 靈臺 夏小正云剝鼉以爲鼓李斯書云樹靈鼉之鼓

禮記 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蛟言伐以其難制也鼉言登尊之也黿言取易之也 月令

周禮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瓦鼓驅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 水蟲蛟鼉之屬橭音沽牡橭榆木也午者互也以山榆爲幹以象齒縱橫貫之而沈于水則可以殺妖神 秋官

左傳 楚人獻黿于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示子家曰我必嘗異味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其故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 宣四

拾遺記曰禹濟巨海黿鼉以爲梁竹書紀年曰周穆王至九江叱黿鼉爲梁而履之

黿大鼈也一名河伯使者淵一丈雄鳴上風雌鳴下風風化而生極有力善攻岸其脂得火可以燃鐵性屬陰隨月浮水月沈則沒

鼉形似蜥蜴一名土龍四足長丈餘鱗甲黑色能橫飛吐霧致雨但不能上騰其皮堅厚宜冒鼓又宜冒枕魚枕弗如也海物記云鼉將雨則鳴鳴如桴鼓江淮間稱鼉鳴亦謂之鼉鼓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漏故又謂之鼉更說原云鼉嗜睡目常閉力亦酋健善攻碕岸其性嗜陽向日吐沫日沈則止

蛟龍屬也四足無角不能降雨而能裂山說文云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率魚飛去淮南子云一淵不兩蛟以其不相下也 類書云蛇與雉交而生卵遇雷則入地數丈爲虵形經二三百年乘風雷裂地而出即成蛟矣 博物志云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illegible]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波息乃投璧于河

雜鱗介

易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姤二爻

包无魚起凶姤四爻

詩魴魚頳尾魚勞則尾赤比人勞而形毁也汝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濊濊罟入水聲發發盛貌碩人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敝笱

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梁者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所以取魚此傷心往事而戒後人之詞谷風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此恬淡寡求之詞衡門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溉滌也匪風

九罭之魚鱒魴九罭九囊之大網也九罭

魚麗于罶鱨鯊罶笱也大章魚麗于罶鱨鯊三章魚麗于罶鰋鯉魚麗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嘉魚出于沔南之丙穴烝然發語詞罩編細竹以罩魚者也重言罩罩非一罩也大章烝然

汕汕汕汕樔罟也南有嘉魚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炤讀灼正月

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人非鱣鮪無所逃禍四月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頒音文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莘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在藻依蒲言得所也魚藻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詳荒條苕之華

其殽維何炰鼈鮮魚

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訏訏甫甫皆大也韓奕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潛者積柴養魚使得避寒游簿魚之大者鰷鱨鰋鯉魚之小者月令季冬薦魚此其樂歌也潛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兩絲合成綸曰緡何彼襛矣六韜云緡隆餌豐則大魚食之緡條餌芳則肩魚食之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籊籊長而細也竹竿

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婦人思其君子言君子若歸而欲釣我則爲之綸其繩采綠

禮記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

季冬之月命漁師始

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月令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祭者殺而不即食似人之設祭也月令云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

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王制

周禮䱷人掌以時䱷爲梁春獻王鮪爲鱻薨以共王膳羞䱷即魚字鱻即鮮字薨即槁字時魚者季冬取魚也王鮪鮪之大者

凡魚征入于玉府也魚征者魚之鬚骨堪飾器物有征稅也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互物有甲之物簎音錯刺于泥中而取之也以上天官

川衡掌川澤之禁令祭祀賓客共其川奠川奠謂籩

(豆之貨如魚鱐蜃蛤之屬)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以時入其財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國澤如具區雲夢之類財者珠璣龜貝之屬頒其餘于民不專其利也以上地官)

左傳公如棠觀魚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陳也隱五)　如魚竄尾衡流而方羊(竄即赬字衡流方羊不安之狀哀十七)

國語宣公夏濫于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于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

而嘗之寢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于是乎禁罝羅𥰛魚鱉以為夏犒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使有司藏之師存曰藏罟不如置里革于側之不忘也(濫漬也漬罟于淵以取魚也大寒降謂季冬之月川禽鱉蜃之屬鳥獸孕水蟲成謂春月罝羅所以捕鳥獸𥰛音緌刺也夏犒乾之以為夏犒也鳥獸成水蟲孕謂夏月罝麗所以捕獸穽鄂所以取獸魚子曰鯤小魚曰鮞鹿子曰麑麋子曰麌鷇鳥之始生者蚳蟻子也蝝蝮陶也蘖極也魯語十二)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為客羞鱉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鱉辭曰將使鱉長而後食之遂出(魯語二十七)　趙簡子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黿鼉魚鱉莫不能化(化謂蚌成鱉黿石首成鼃之類晉語九)

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于碣石莫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楚策宋玉對楚王)

馮煖食孟嘗君門下彈其劍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齊策)　水至清則無魚(家語)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董仲舒)　魚不可脫于淵(老子)　涸魚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轍中有鮒魚謂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莊周曰我將南遊吳越激西江之水以迎子鮒魚曰我失我常得升斗之水乃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魚之肆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

以爲餌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鉤而下揚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若魚者〔犗音介牛也〕

莊子與惠子遊于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我知之濠上也〔鯈音由魚名 以上皆莊子〕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七終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八

松栢竹

易震爲蒼筤竹〔震居東方其色青故象竹 蒼筤稚竹也 說卦十一〕

書青州貢松　荆州貢柏又貢箘簵二竹〔堅勁可爲矢〕　揚州貢篠簜〔篠箭竹簜大竹 禹貢〕　淮南子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詩瞻彼淇奧綠竹青青〔青青堅剛茂盛之貌 末章綠竹如簀 簀言其茂密 淇奧 班彪志云淇園之竹殷紂竹箭園也〕

山有喬松〔上竦無枝曰喬〕　山有扶蘇

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比福之相繼而久也 天保〕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苞叢生而固也此比築室之堅固茂密也 斯干〕

蔦與女蘿施于松栢〔蔦寄生也女蘿兔絲也以蔦蘿之依附松栢比親戚之依附人君也 頍弁〕

柞棫斯拔松栢斯兌〔拔挺拔而上也兌通也謂通道于松栢之間此言民之歸太王者衆也 皇矣〕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徂來新甫魯二山名 閟宮〕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景山商所都 丸丸直貌 殷武 閟宮及此詩皆言以松栢作廟寢〕

禮記禮之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

筠青皮也筠足以致飾于外心足以貞固于內大端猶言大節禮器

左傳部婁無松栢部婁作培塿小阜也襄二十四松栢之下其草不殖襄二十九

國語松栢不生埤埤者下濕之地晉語九十松栢之地其土不肥晉語百十二

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秦使陳馳誘齊王建餓死于共地松栢之間故齊人作此歌客指陳馳齊策

桐梓梧椵

書嶧陽孤桐孤桐者特生之桐此徐州之貢也禹貢

詩椅桐梓漆椅桐梓漆四木皆琴瑟之材也定之方中梓爲木王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材名篇周禮以梓人名官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離離垂也湛露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者宅傍樹桑梓桑給蠶食梓備器用此言父母所植必加恭敬也小弁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梧桐鳳凰所棲朝陽何日處也卷阿

禮記季春之月桐始華月令 桐以春華不華則其歲大寒桐葉十二遇閏則其葉十三故桐華可以卜歲桐葉可以徵閏

左傳季文子樹六檟于蒲圃樹檟欲以爲櫬也襄四 子胥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哀十一

成王翦桐葉爲珪謂叔虞曰以此封汝周公請封之王曰余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于唐呂氏春秋

龍門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而輪菌根扶疏以分離枚乘七發

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策

辨

桐有四種一曰白桐一曰岡桐一曰荏桐一曰梧

桐蓋梧桐者桐中之一種或以梧與桐爲兩物非也

梓與檟或以爲一物或以爲兩物要之梓檟皆良材其質相近故孟子有時稱桐梓有時稱梧檟

桃李

詩桃之夭夭灼灼其華木少則華盛 月令云仲春之月桃始華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蕡實之盛也桃夭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穠盛也桃李二物與男女二人也何彼穠矣 夭桃穠李婚姻之時故桃夭篇以興于歸之女子此篇以興下嫁王姬 丘中有李丘中有麻 園有桃其實之殽殽言可以爲殽也園有桃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臺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抑

禮記桃曰膽之言拭治其毛使清滑如膽也內則

左傳冬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天道恒燠故李梅冬實此編紀縱弛威權不立之應僖三十三

彌子與靈公遊于果園食桃而甘以餘桃奉君韓非子

子產相鄭十八年桃李之垂于街者莫之援也呂覽

栗

詩 樹之榛栗 定之方中 東門之栗 東門之墠 山有漆隰有栗 山有樞 阪有漆隰有栗 車鄰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敦猶也又聚也烝發語詞言苦瓜繫于栗薪之上也栗者周土所宜疏云栗五方皆有而周秦特饒 東山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侯維也 四月

禮記 栗曰撰之 撰猶選也栗多虫宜選擇之 栗可以供籩實又女贄用之 內則

五社之制西社用栗 逸書 燕秦千樹栗其人與千戶侯等 史記 蘇秦說燕王曰燕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而足食 國策

蒲蘆

詩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蒲水草可爲席荷芙蕖也顧命西序之席几筵祭祀之蒲筵皆蒲席也諸男之璧刻蒲于上取其能安人也又左傳昭公元年蒲宮有前蒲人君出行鋪蒲爲宮殿 澤陂 揚之水不流束蒲 揚激流貌蒲草名可爲矢左傳宣十二年董澤之蒲即此種也 揚之水 按揚水之蒲與澤陂之蒲截然不同總而言之皆易生之物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 魚藻 以上皆蒲

易說卦云震爲萑葦 [illegible]

彼茁者葭 茁壯盛貌 騶虞 葭菼揭揭 菼蘆類初生曰菼長大曰亂既成曰萑字說云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薍揭揭長貌 碩人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蒹薕葭蘆未敗而露始結爲霜蓋深秋時也 蒹葭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敦聚貌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 行葦 以上皆蘆

唐棣 合常棣

詩何彼襛矣唐棣之華 襛盛也唐棣移也何彼襛矣 六月食鬱及薁 鬱棣屬薁者蘡薁一名郁李即唐棣也七月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常棣棣也子如櫻桃可食鄂外見貌不猶豈不韡韡光明貌常棣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 常常棣也采薇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 裳裳猶堂堂古本作常謂常棣也裳裳者華

辨

唐棣與常棣正字通及潛確類書皆以爲一物爾

雅詩疏陸機草木疏朱文公詩傳皆以爲兩物以爲一物者謂常與棠通棠與唐通也以爲兩物者謂唐棣移也常棣棣也陸機云唐棣郎郁李其花或白或赤子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常棣花白子如櫻桃五月中熟又有赤棣子似郁李而小二者非一物也

匏瓜 附瓠

詩匏有苦葉 苦匏用以涉水然當其有葉之時未可用也匏有苦葉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 見栗條東山 酌之用匏 以匏爲爵昭其儉也公劉 凡祭天地用匏爵婚禮合巹用匏爵此則于燕飲用之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 瓠甘可食南有嘉魚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 以瓠葉爲菹言其薄也瓠葉

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 言苦匏不可食惟供濟渡之用魯語十九 瓜之種類不同此條獨集匏瓠他種入蔬果條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不能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吾爲其無所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子有五石之瓠何不以爲大樽而浮于江湖 莊子

辨

蔡虛齋云據埤雅匏短瓠長匏苦瓠甘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以其苦故不可食也合之國語叔向之言其理甚明註以匏爲

瓠誤矣又謂匏瓜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豈有植物而責其能飲食哉。

茅

易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泰初九詳用人條 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言錯物于地已可安矣而又藉之以茅則益安此釋大過初六爻義上繫八 書傳云天子封諸侯分以大社之土苴以白茅卽所謂藉用白茅也 又禹貢包匭菁茅此管子所謂三脊之茅別是一種用以縮酒

詩野有死麕白茅純束。純束聚茅以束之也野有死麕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菅可爲索以白茅束菅言二物相須爲用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英英輕明貌水之清氣騰爲白雲散則爲露此言露之潤物無微不被也白華

艾

詩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艾可灸疾采之不易）

爾雅云艾冰臺也埤雅云艾一名灸草字說云艾可乂疾久而彌善（博物志云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可以取火故名冰臺亦名醫草 師曠云歲欲病病草先生謂艾也）

毛鄭解采艾謂艾喻小人采艾喻人君近小人離騷云擿蕭艾于重笥謂蘭芷之不香意亦如此孔璠艾賦則云貞性與邪爐迭御芳烟與苦蘭競薰是以艾正而賤蘭妖而珍此則有取于艾矣按孟子以艾比仁則取艾亦不為無見

蔬果（園圃）

易碩果不食（剝卦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如衆果皆落獨存一碩果未為人食也剝上九）

乾為木果（乾圓而在上故為木果）艮為果蓏（一陽在上如木之果二陰在下如草之蓏說卦十一）

詩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鬱薁棗皆果也葵菽菜也菽豆也穫稻以為酒也此六句言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也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荼苦菜也樗惡木也此五句言瓜壺苴荼以為常食也 七月）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廬畔種瓜所以盡地利菹者淹漬以為菹也 信南山）

緜緜瓜瓞（緜緜不絕貌小瓜曰瓞瓜近根初生者常小其後漸大左傳哀十七年登昆吾之墟緜緜生之瓜杜註亦云言由小成大也 緜）

瓜瓞唪唪（唪唪多實也 生民）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韓奕）

禮記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副作劈削其皮而劈為四又橫斷之也華者半破而橫斷之也巾所以覆瓜 曲禮上）

孟夏之月王瓜生苦菜秀（王瓜萆挈也根似瓜故謂之瓜 月令）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華者果蓏之屬瓜華不可久藏天子不與民爭利故但樹瓜華

而已。禮特牲 食棗桃李弗致核。瓜祭上環。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食先君子。致愛棗也曲禮曰有核者懷其核上環者横切之圓如環也君子謂長者先君子嘗食之禮也玉藻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二一曰園圃毓草木。樹瓜果曰園圃其類也又幽風九月築場圃註云場圃同地物生之時則耕治以為圃物成之時則堅築以為場

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藉。祭祀共野果蓏之薦。籩人掌籩實。饋食之籩蕡栗桃榛乾穣。加籩蔆芡栗脯祭禮饋食在朝事之後薦首老乾蕭乾梅也即內則所謂梅諸之類 內則瓜瓞桅椇桃李杏梅棗栗榛柿椇梨薑桂皆人君庶羞也

醢人掌豆實。朝事之豆韭菁茆昌本。加豆箈筍芹深蒲。昌本昌蒲根也箈箭竹萌也筍大竹萌也深蒲蒲始生者也以上皆天官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場圃任園地。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場人掌場圃樹果蓏珍異之物以上皆地官

雜草木

書兖州厥草惟繇。厥木惟條。繇茂也條長也 揚州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夭少而長也喬高也禹貢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僭差也賁著也言燦然如草木之敷榮也湯誥 若顛木之有由糵。由條也糵者[illegible]之旁出者也巳顛之木而復生喻危而復安也盤庚上

詩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西方美人謂西周盛王備兮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見荒條隰有萇楚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采薇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荏染柔貌柔木桐梓之屬巧言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小弁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腓病也四月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苕陵苕附木而生雖榮不久若之華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棫叢生槱積也棫樸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旱山名麓山足也旱麓棫樸皆言文王作人之化 無木不萎。谷風 何草不黃。何草不黃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沃若比容色之光潤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隕黃比容色之凋謝也氓

左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隱元 山有木。工則度之。隱十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比謂詩人取以喻兄弟宗族文七）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服佩也媚愛也宣三）韓宣子晏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季武子遂賦甘棠（以名公比宣子也昭二）

扈有祥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祥妖異也桑穀二木名此太戊時事通鑑）豫章之木七年乃知（豫樟二木相似生七年乃可分別淮南子）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大而無用不夭斧斤安所困苦哉（莊子）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

樵蘇

詩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木名　下章言刈其蔞蔞蒿也漢廣）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枝曰條幹曰枚　次章伐其條肄肄斬而復生者也伐其枚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汝墳）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茇草舍也召伯嘗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不忍傷其樹甘棠）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析薪必用斧與娶妻必用媒也南山　又豳風伐柯篇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坎坎用力聲也伐檀　又伐木篇伐木丁丁丁丁者相應聲伐木許許許許者衆人共力之聲）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斯析也墓門）爾牧來思以薪以蒸（粗曰薪細曰蒸言牧人出樵粗細兼採也無羊）伐木掎矣析薪扡矣（掎倚也扡音侈隨其理也言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隨其理不妄挫折也小弁）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柞木名　車舝）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也煁音存無釜之竈也美薪不以烹而以燎言失其用也白華）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作拔也屏去也菑木立槁者也翳自斃者也修平皆治之使疏密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也啓闢芟除也檉椐惡木攘剔去其繁冗也檿柘美材蓋作屏修平者去其死而存其生啟闢攘剔者去無用而存有用也皇矣）

禮記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王制　季夏之月命澤人納材葦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樹木方盛故不斬伐　大戴將軍文子篇高柴方長不折順天道也　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月令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掄材不禁山有虞林有衡而林衡亦受法于山虞山南爲陽山北爲陰冬斬欲其堅夏斬欲其濡服者車材耜者農器季木謂穉木斬材限日數恐過取而盡其山也邦工梓人也不禁不剋日也地官

柞氏掌攻草木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刊剝皆去其皮火之水之使不復生若欲其化而爲土則陰木至春又火之陽木至秋又水之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萌者鋤其萌含實曰繩芟芟之所以絕之其種耜者用耜以去其根也以上皆秋官

左傳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僖十五　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尋以度木斧以伐木言楔其庇廕不宜以尋斧傷之

國語山不槎蘖澤不伐夭槎斲也蘖萌生也草木未成曰夭魯語十二

易經

自龍馬負圖伏羲氏神而明之推衍其數由大極而生兩儀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由兩儀而生四象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由四象而生八卦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其卦位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所謂先天之學也說卦之三章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蓋謂此至于文王更置其位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居東南艮居東北坤居西南乾居西北所謂後天之學也說卦之五章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蓋謂此先天立對待之體後天妙流行之用先天應天後天應地悉出自然之理乾坤離坎之爻將變而無定位如天時然離坎震兌之爻不變而有定位如地勢然其六十四卦則伏羲因八卦而重之始于乾而終于坤蓋依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各衍而爲八也文王衍易又更其序始于乾而終于

未濟說見序卦當伏羲時未立文字卦名始于文王

易之爲書出于四聖人之手伏羲作卦畫文王作卦詞周公作爻詞孔子作十翼所謂十翼者上經之彖詞一也下經之彖詞二也卦下之大象三也爻下之小象四也繫詞傳之上篇五也下篇六也乾坤之文言七也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也蓋古者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者取索求之義孔子晚年好易韋編三絕深見易道之無窮而知八索之陋于是作十翼而黜八索

卦詞論其全體爻詞論其一節彖詞象詞各就卦爻之義而申釋之至于繫詞以下則總論全經之大旨故無經可附而自列于後古易彖象文言皆在六十四卦經詞之後蓋經自爲經翼自爲翼不相混也費直以彖象連經文陳元鄭康成之徒宗之而古易一變王弼復以文言附于乾坤二卦而古易又一變又考漢志古之十翼以說卦上中下三篇居其三而序卦雜卦不與自秦以後亡說卦之中下二篇漢宣帝時河內女子掘冢得全易上之說卦中下二篇汗壞不可復識後人遂以序卦雜卦足之然則大易之有序卦雜卦亦猶周禮之有考工記耳

三代之易不同夏爲連山其卦以艮爲首商爲歸藏其卦以坤爲首周爲周易其卦以乾爲首即周禮太卜所掌之三易也

然易自當首乾首艮首坤皆非其正故伏羲之易至
文王周公而始明至孔子而始備（八卦中艮爲少男弟之倫坤者妻道也臣道也首坤則亂君臣夫婦之序故皆非正歸藏即所謂坤乾之易 于氏云烈山之易爲連山夏人因之軒轅之易爲歸藏商人因之伏羲之易爲小成文王因之）易本言
理之書而其實兼數祖龍之燄以卜筮得存自漢以
後言易者多流于陰陽災變其言理者于數又太畧
及朱子本義出而後理與數兩明焉（焦京諸家皆主數至王弼始主理而畧數程伊川亦專言理然朱子語錄云易本卜筮之書若遺却數與易原不相干）

（[illegible]和叔曰書經之道一中而已堯執中者所以[illegible]中有[illegible]所以[illegible]此二字頭此書要[illegible]解云）

書經

古者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者大也言大
道也少昊顓頊帝嚳堯舜之書謂之五典典者常也
言常道也自是夏商周三代各有訓誥誓命等書皆
當時紀事之文也（書有六體曰典謨訓誥誓命典主紀事謨主謀議訓主教誨誥者諭誓者誓戒命者詔教其餘各就體之所近附于六者之中 楊子雲稱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渾渾者渾厚之意灝灝者曠遠之意噩噩者嚴肅之意）孔子刪書斷自唐
虞下迄于周取其足以垂世立教者凡百篇所以首
唐虞者唐虞以前荒遠無徵不足錄也周書之末附
以費誓者思周公而尊宗國猶詩之錄魯頌也附以
秦誓者穆公過而能悔有合于夫子假年學易之意
故以是終焉（胡安國曰仲尼定書列秦誓于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詔命不越此矣邪竟夫謂孔子知周必入于秦故以秦誓終之此說恐未必然） 及秦始皇焚
書孔子之後孔襄藏其書于屋壁于是世無此書有
濟南伏勝者少而習焉歷秦及漢年九十餘文帝遣
鼂錯往受學勝老不能正言乃使其女口誦以授錯

得二十八篇其書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實爲三十三篇鼂錯受其書而錯潁川人不能盡通齊語畧以其意屬讀而已厥後武帝時魯恭王壞孔氏舊宅于壁中得所藏書皆科斗文字斷難曉孔安國乃以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比伏生增二十五篇凡五十八篇安國爲之作傳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以其爲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以其出

于壁中故又謂之壁經　今文無而古文有者共二十有五曰大禹謨五子之歌亂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　五經莫古于易以其始于伏羲也然伏羲止有卦畫而無文字若論有文字以來其實莫古于書　伏生之書爲今文其傳有歐陽大小夏侯安國之書爲古文其傳有梁柳臧曹梅賾永嘉之亂秘府經籍燔蕩至東晉時梅賾始獻安國之傳時又缺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而獻之自言得之大航頭比今文多篇首二十八字先儒頗疑其

僞總之經之殘闕莫甚于書其逸者固不可問即其存者亦或失真矣。尚書有盤庚大誥諸篇皆出伏生之口一則佶屈聱牙若不可讀其出于壁中者大抵皆明白易曉先儒疑伏生口誦不應偏記其難者或又謂今文之難曉蓋方言世語使然後人不能摹古文可依倣爲之殆今文真而古文僞耳更可疑者虞書之中禹皐益稷皆有謨而契獨無一言孟子引放勲徵語亦切要之詞豈而今絕不載此等必皆失之矣

詩經

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十一篇分爲十五國風二雅三頌詩有四始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三頌之始有六義謂賦比興風雅頌也今詩實三百五篇外有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謂之笙詩董氏以爲此六篇有聲無詞然據小序六篇所言各有其義非無詞也蓋亡之耳　國風者民間之歌謠也諸侯採之以貢天子天子受而列于樂官以考其俗之美惡政之得失二南爲風之正十三國皆爲變風　周召皆岐地文王分地于旦奭

二公且使周公爲政于國中召公宣布于諸侯于是德化大行及成王之世周公制禮作樂乃採諸詩而諧之管絃以爲房中之樂又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于南方也其得之南國者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而被于南方也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而亦先王之教故繫之召公　十三國風風各不同

約畧言之大率邶鄘衛與陳鄭相似魏與唐相似齊與秦畧相似王與檜曹相似而豳風又當別論邶鄘衛三國濱大河素稱沃土其民染紂餘習號于逸遊鄭之溱洧人物繁麗號檜之民山居谷汲男女常相徵逐陳地平原四達其俗婦人遊蕩好巫覡歌舞之事此五國者淫風流行有由然也魏地險隘民貧俗儉唐之民習于勞苦慮遠思深所以然者魏有舜禹遺風而唐有帝堯餘教非但瘠土向義之故也齊國

富于魚鹽俗好射獵其民以輕捷儇利相矜尚即還盧令二篇已見大意秦地土厚水深其民強毅果敢樂于戰鬭無衣一篇此其証也二國之風雖不得爲美而亦可見其强矣王本天子之國自平王東遷號令不行遂下同于列國黍離兎爰諸詩悲怨之情溢于言表檜曹微弱民多愁困檜之匪風曹之下泉與王風如出一轍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者乎東遷以後周已無雅所採之詩遂自列于風觀季札遊魯爲之歌王聊可見矣范甯以爲孔子降雅爲風非也陳

正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天下刪詩繫檜曹于國風之後序于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　豳風七月一篇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化以教成王者也以下諸篇皆周公事惟周公處變而不失其正夫子列于變風之末蓋有撥亂反正之意焉治國先齊家故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故以豳風居十三國之終

雅者正也王者政教號令行于天下則雅歌作于朝廷而敘之以正樂故謂之雅有小雅焉所載者燕饗文章也有大雅焉所述者祖功宗德也若夫黍苗崧高皆咏召伯之營謝鴻鴈雲漢皆美宣王之中興賓筵抑戒皆誌武公之自警棠棣蓼蕭瞻卬皆悉褒姒之傾周而或入小雅或入大雅此其故殆難言之先儒以為雅之大小以音節而分小雅之正者燕享之樂也大雅之正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一則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一則恭儉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至于變雅則事雖不類而各以其聲附之云史記云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即音節之說也

嚴華谷曰二雅大小別之于其體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

二雅以文武成為正厲宣幽為變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十六篇是為正六月以下皆變也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是為正民勞以下皆變也蓋當其盛也會同軍旅宗廟賓客諸事同見王朝之大典即其衰也荒淫昏暴而四方苦之則威靈猶及于天下也若平王以後併無此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為國風也歟小雅自鹿鳴至杕杜九篇皆文王時詩天保以上六篇治内采薇以下三篇治外至楚茨以下十篇文公以爲全類正雅今入變雅中恐是後人紊其序孔子時未必如此也　按變雅不入樂而楚茨四篇羣于籥章其不得混于變雅可知亦猶豳之七月為迎寒迎暑所用與變風不同

頌者宗廟之樂歌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有康王以後之詩周頌祭文王者五篇曰清廟維天維清我將雝祭武王者四篇曰執競載見武酌祭后稷者一篇曰思文祭太王者一篇曰天作祭成王者五篇曰昊天有成命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農事之詩五篇曰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巡狩之詩二篇曰時邁般封建之詩二篇曰桓賚燕樂之詩一篇曰有瞽燕魚之詩一篇曰潛助祭之詩四篇曰烈文振鷺有客絲衣　魯亦有頌者成王以重

禮賜伯禽故有頌以祀周公而其後世各自作詩以美其君遂皆謂之頌今之魯頌四篇蓋文公之世季孫行父請于周使史克作之以美僖公者也宋因微承先王得用頌于先王之廟其後政衰樂廢及戴公之世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至孔子時又亡其七郎其存者亦多闕文

春秋 合聖經左國公穀胡傳

春秋者魯之舊史也魯人遵周公之典以序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實爲史家編年之祖仲尼取隱公以下加之筆削刻去浮文獨標微言褒貶寓于一字之間則史而成經矣仲尼作經以九月而成採百二十國之寶書記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合一萬六千五百七十二言董仲舒謂春秋文成數萬課也左丘明恐人不知其詳從而爲之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紀實凡所見聞廣載而備言之欲令學者尋其枝葉究其始終也春秋以經爲綱傳爲目左氏與聖人同時其所作傳爲素王功臣故曰素臣其後子夏之徒齊人公羊高魯人穀梁赤各以所受師說爲傳與左氏並列而爲三傳異同雜出左氏長于紀事而義例未精公穀義例頗有可採而紀事多不可信要之三傳之中左氏宜贍該博固非公穀所能頡頏也漢初左氏出于張蒼家而其書未顯獨公穀爲盛至魏晉間左氏大行于世而公穀始微韓昌黎言左氏浮夸浮夸

信有之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左氏所載料事者無不奇中是操何術且天道遠人道邇左氏所載若夢若卜若童謠之類神奇怪誕頗涉荒唐誠不免浮夸之誚然其餘則皆近理若夫公穀敘事往往失實如曹赤而以爲郭公齊災而以爲齊狝大閱而以爲觀婦人石惡名惡而以爲惡人僑如之身橫九畝蔡世子之以頭柔防訛謬紛如不可枚舉總而言之春秋事實左氏十得其七八公穀得失相半耳　國語

亦丘明所作傳所不盡載者各以其國誌之左傳謂之內傳國語謂之外傳相副以成書或曰左氏未作傳時博採羣書爲國語乃草創之筆　周語三十四篇魯語三十七篇齊語四篇晉語百十四篇鄭語一篇楚語十八篇吳語九篇越語七篇共二百二十四篇　左傳國語相傳皆左丘明所譔今觀二書品格迥然不同何也陳氏曰左傳之末載滅智伯事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卽孔子所稱左丘明不應後亡如此且其書稱虞不臘矣見于嘗酎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作此書者疑別是一人也太史公言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則國語當出丘明　傳文顯而易明爾經文微詞奧義後世不能盡知從來發春秋之旨者

必推七家集諸家之成者必推胡文定然聖人筆削之意卽文定亦未必相合朱子嘗云春秋有極難理會處今且存取胡氏本子雖不中不遠矣此實論也　七家者孟軻莊周董仲舒王通邵雍張載程頤今七家精要之詞載胡傳卷首文定作傳事按左氏義采公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爲證云　馬端臨曰春秋本文世所不見自漢以來所編聖經俱自三傳中取出然三傳多有異同如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左氏以爲蔑公穀以爲眛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果蔑乎眛乎築

郿左氏以爲郿公穀以爲微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果郿乎微乎會于厥慭左氏以爲厥慭公穀以爲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果厥慭乎屈銀乎尹氏卒左氏以爲君氏隱公之母也公穀以爲尹氏天子之大夫也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果尹氏乎君氏乎不寧惟是公穀于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孔子鄹邑大夫之子耳其生決不書于魯史魯史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有是理乎　夫子絕筆于獲麟而左氏于

獲麟之後又有經文至孔丘卒而止則非夫子親筆也然則春秋本文不特有魯魚亥豕之誤抑三子以意增損者有之矣

禮記

禮之爲經有三一曰周禮一曰儀禮一曰小戴記周禮遭秦滅學藏于山巖屋壁漢武帝時有李氏得此書上之河間獻王缺冬官一篇獻王以考工記附其後合成六篇儀禮當戰國之世書已殘缺漢初高堂生所傳僅十七篇禮記者本孔門弟子所述也漢宣帝時后蒼說禮于曲臺殿凡一百八十篇號曲臺記蒼傳戴德及德之從子聖德刪后氏記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聖又刪德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成四十九篇卽今之禮記也　先儒謂小戴刪大戴之書則小戴卽從大戴中出今觀大戴記與小戴截然不同其中畧相似者不過哀公問及投壺二篇此外旨趣短淺殊不及小戴蓋精華已爲小戴所取大戴所存者糟粕耳然小戴亦眞僞錯雜月令一篇則出于呂不韋緇衣則出于公孫尼子王制則出于文帝時諸

博士三年問則出于荀卿書禮經一書其爲後人附會者多矣小戴中之粹精者莫如大學中庸其次坊記自曲禮少儀樂記祭義射義等篇已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其最不可信未有如明堂位者如孟子謂魯儉于百里而明堂位以爲七百里書謂虞之建官百夏商官倍而明堂位以爲虞官五十夏后官百其可信乎

宋時取士有三禮諸科然周禮儀禮不久旋罷而小戴獨行何也郝楚望曰三書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禮尤爲雜亂儀禮枝葉煩瑣未甚切于日用小戴雖真贋相參而瑕不掩瑜中多名理微言天人性命易備

[illegible]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太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乎先儒欲推周官儀禮爲經而屈小戴爲傳此大不可夫萬世常行之謂經周官儀禮不行于後世今且十九矣蓋二禮詳于器而小戴詳于義器者隨時變通義者百世不易義可兼器器不可兼義故三禮以小戴爲正而今之學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王安石廢儀禮朱文公言儀禮乃禮之本經而小戴中之郊特牲祭義冠昏燕射等篇特其義疏乃作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而附小戴于後此亦欲尊儀禮也　石林葉氏

曰古者諸書始出學者考究未精故長短混淆取舍莫定詩有齊魯韓毛春秋有公穀左氏禮有周禮儀禮二戴與慶氏及後詩尚毛氏春秋尚左氏禮尚小戴者歷時既久學者盡心搜討然後長短乃見長者行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

周衰樂亡漢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一百八十餘歲獻樂書乃周禮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作樂記

成帝時常山王禹獻其書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後十一篇傳于世合爲一篇併入小戴記中即今之樂記也

周禮

周禮出于武帝之時其出獨後者賈氏以為始皇特惡之故也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搜求焚之獨悉至武帝開獻書之路有李氏得此書上之河間獻王因入秘府然五家之儒猶莫能見至成帝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畧自後馬融作周官傳註授之鄭元鄭元復網羅衆家為之註而周官盛行。馬氏曰賈公彥謂周禮之出最後者

以始皇嚴加禁絕也此理不然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謂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是戰國時周制已不傳于世矣借使有之孟子精學大儒豈有不見者乎孟子且不見周禮漢世焉得而有之乎

周禮所以列于經者相傳以為周公之書也歷代以來有尊而信之者亦有詆而排之者劉歆鄭元推為周公致太平之迹王通謂是王道之極唐太宗歎為真聖人作張子厚謂周禮是的當之書程伊川謂周公之大法在周禮朱文公謂周禮編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此皆尊而信之者也林孝存

以為末世瀆亂不經之說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氏疑其與尚書不合蘇潁濱謂其有三不可信胡五峯謂其無一官完善此皆詆而排之者也要之周禮瑣屑之處固多可疑而論其大綱實為典禮之總會大抵是書原本周人而後人以意附益之張子亦云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此言是也。林孝存力排周禮作十論七難周禮與尚書不合謂九畿之制不合于禹貢封國之制不合于武成建都之制不合于洛誥召誥設官之制不合于周官三不可信謂王畿千里無地以容邦甸郊

都之制一不可信也孟子言周室班祿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今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二不可信也井田溝洫之制遍三不可信也無一官完善謂如天官之屬司會司書職歲職幣所掌者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掊克之為非贊冢宰進退百官之義也又有宰夫者掌事聚財以財之蘊論為誅賞非不啻聚斂之臣之義也甸師之職喪事代王受災告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為也女祝掌宮中禱祠禳禬之事此漢世女巫入宮厭勝之事耶王后宰夫人嬪婦以承天子而已今內宰佐后立市豈后之職乎婦人無外事今王后有事于四方使內小臣往則將安用君乎典衣服者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屨人等官與飲膳者既有膳夫酒正又有酒人漿人等官凡此皆不應冗濫如是即一天官之屬而五官亦可知矣焦弱侯曰觀大司樂章獻自竇公則知周禮所以獨遺者在戰國時已不

矣周官之法劉歆行之而敗蘇綽行之而敗王安石
行之而又敗于是人皆謂周官不可行平心論之周
官有可行亦有不可行在先辨其得失方孝孺曰周
官所載詭于聖人之道者雖有之然其典大法所以
經世淑民者秩乎明且備法古者當取其善者而行
之王安石棄其善者而惟取泉府之一言卒為天下
禍安石之過也此亦謂周官之中有得有失行之者
不可不辨也抑聞之程伊川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
後可以行周官之法斯尤探本之言夫

經義辨訛

自學者目不覩五經徒知剽竊時藝承訛日久恬不
知怪嘗略舉數端其中或有不妨從俗者亦有決不
可從俗者皆不能無辨夘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爵
者賢人之天爵靡者謂人君愛此爵今作爵人于朝
解覩履考祥其旋元吉覩履者覩其所履也言觀其
平日所為以考禍祥今作容止可觀解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彌終也性命也乃壽考令終之意今作瀰

養德性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猶謀也言勿相謀害
今改為尤字作怨尤之尤解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
之明字承上文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二句而言今改
為名字作聲名洋溢解此類雖與本旨不合然文義
可以假借所謂不妨從俗者也僻義用者詩中最多如群黎百姓徧為爾
德所謂徧為爾德者謂遷善改過皆化于君之德今
作恩澤徧用示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恌薄也言
以淳厚之德示民使不偷薄也今借恌為佻作賤民
以莊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大道也景字本與
高字對今移來與仰字對將景仰聯用有覺德行四
國順之覺直也大也言人君有直大之德行則四

皆順從今將亦從二字作明皆冊至如退食自公委虵委虵委虵者
從容自得之貌今作委曲逶迤矣幅隕既長隕員同
謂地之四周隕字恐礙俗眼則宜用員字今乃揑造
一幀字矣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小文貌貝者水
中介虫有文彩似錦言因萋斐之形而飾之成貝錦
比讒人因人小過而構成大罪也今乃改斐為菲矣
足以謏聞不足以動衆謏字從言從叟與小字同言
但可小致聲譽未足感動衆人今竟改為阿諛之諛

謂之諛閩動衆矣入束矢入鈞金鈞三十觔也金鈞
也言訟者使之入鈞三十觔不直則沒入之今將鈞
字改作鉤字矣諸如此類大相剌謬無說可通所謂
決不可從俗者也
種種俗說不可殫述姑就其易曉者并附辨于後即
如作泰伯至德題必云伯若不去有天下者必伯之
子孫此大不然不觀左傳及史記乎左傳子貢云泰
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史記吳世家云泰伯卒

無子仲雍立至武王得天下求仲之後人而封之則
伯之無子明矣惟伯既無子而文王生有聖瑞太王
遂欲傳季以及文王不然太王豈無端而欲舍長立
少乎則謂伯之子孫可有天下者未考仲雍嗣伯之
說故也吳越春秋云泰伯自言吾無子其當有吳者仲也　通鑑前編云泰伯之賢不下于季歷但以泰伯無子而季有聖子故太王之意欲歸之耳作黃衣狐裘蜡必用迎貓
迎虎等語竟以黃衣為蜡祭之服此大不然不觀郊
特牲所言蜡祭乎蜡祭之時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下

文黃衣黃冠數句乃言臘祭非蜡祭也蓋蜡與臘是
兩事不獨先儒力辨即經文已自各別不然豈有一
祭而既用素服又用黃衣乎自邢疏承誤人遂不問
其由來則以黃衣為蜡祭之服者未考皮弁素服等
語故也以臘為蜡始于蔡邕先儒皆沿其誤陳祥道禮書辨之詳矣見蜡臘條七廟九
廟之說古制但有七廟而無九廟自周之子孫以文
武為開創之君別立世室在三昭三穆之外故劉歆
王肅以為周有九廟然此制起于莘王以後不在周

公制禮時蓋周公之時文武在四親廟中何由而立世室至懿王而文王親盡乃立文世室至孝王而武王親盡乃立武世室則周初之未有九廟無疑今于達孝等章輒用九廟二字未知孝王之前無九廟也古經禮記穀梁家語荀卿皆言天子七廟此虞夏商周所同見廟制條司徒司農之說古制但有司徒而無司農唐虞之司徒專掌教而農事則后稷掌之周禮地官司徒掌教而兼掌農故周書酒誥有農父若保之語然猶未稱司農也至漢武

帝時始有大司農之稱則司農非唐虞三代官名可知今于孔孟語中輒用司農二字未知武帝之前無司農也此雖無害亦所當知更有不可不辨者且如有道曾孫周王發有道二字屬祖先說曾孫則武王自謂蓋言有道者之曾孫耳今稱曾孫有道則是自譽之詞豈有此理乎用勸相我國家勸讀作邁與勵字義同而字則各別亦猶至諴感神諴字與誠字義雖同而字不同也今竟借甲代乙豈有此理乎惇大成裕裕者

寬裕之意言惇大以存治體則足以培元氣厚民風自然綽有餘裕今將裕字改爲俗字豈有此理乎日居月諸居諸二字本助語詞今竟代日月二字用豈有此理乎濟濟蹌蹌絜爾牛羊絜字本絜矩之絜謂選擇其牛羊今作潔淨之潔豈有此理乎童子佩觿童子佩韘詩意本刺驕等蓋童子宜佩容臭觽韘非所宜佩文中用法借作反襯則可今直作童子正面語豈有此理乎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

路所謂美無度者言儀容之美不可以尺寸量本是揚之之詞至殊異句方是抑之之詞今用之子無度竟與相鼠茅鴟同例豈有此理乎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此詩爲刺尹氏而發瑣瑣者鄙細之意言尹氏鄙細之親戚不宜寵以厚祿今將瑣瑣二字泛作親戚替身豈有此理乎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者召穆公之名召虎因受賜而拜謝故曰虎拜非如龍虎之虎可以通用今不論何人動輒用虎拜二字豈有此理

乎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師武謂師之武勇臣力謂臣之戮力今將師武臣三字聯用而截去力字豈有此理乎（此二條本林文中多有之）因郛人襲鄅盡俘之故鄅子有無歸之歎今作鄅子無歸豈有此理乎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考說文疾行曰趨疾趨曰走用二節則事急故走用一節則事緩故趨下文又云父命呼走而不趨則走急而趨緩明矣今不解趨走二字以爲走緩而趨急輒改云一節以走二節以趨豈有此理乎若夫有幹有年年者壽也而以爲豐年康者廉能康者察也而以爲清廉知人則哲刑于寡妻友于兄弟則字于字特虛字耳而作實字用此等皆所謂不妨從俗者不必辨（多士所謂有年孔傳原作豐年以年爲壽此辨始于王肅刑于友于則晉唐人已如此用）

辨疑標目（經疑不可枚舉姑集中畧標一二）

王制圭田無征是殷法周則圭田亦有征（見貢賦條周禮司勳註）

邦內甸服仍古名（見封建條書經禹貢註）

封建當據武成周官大司徒大司馬不可信（見封建條書經武成註）

湯沐之邑即朝宿之地（見封建條禮記王制註）

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虛伯禽是命書篇名（見魯紀）

晉行夏令不從周朔所以左傳晉曆與魯曆異（見晉紀）

衛是武王所封當以康誥經文爲據（見衛紀）

三恪是薊祝陳杜預以杞宋合陳誤（見陳紀）

侯國設三卿無太宰宗伯大司寇（見侯國官制辨）

羽父求太宰欲魯特設此官（見侯國官制辨）

小國亦三卿王制二卿之文有脫誤（見侯國官制禮記註）

公劉行徹法在商以前（見田賦條辨經註）

宣公稅畝是十分取二何范兩家十一之解誤（見田賦條）

役粟註

三代田制不同。溝洫大抵仍舊。見田賦辨

常貢制貢有別。見貢獻條周禮大行人註

畿内采地亦有貢。見貢獻條子產爭承註

國語甸侯賓要荒不當以九畿分配。見貢獻條國語註

嘗功執于亥月。土功畢于子月。武功積于丑月。見役法條禮記註

周時役法差僱並行。見役法辨

凡言使民。皆是工役。見役法辨

耦人耤稻。是省耕非省斂。見農事條周禮旅師註

視學一年再舉又有五年一行之禮。見學校條學記註

周設四學大學及賈誼五學之說不可信。見學校辨

廣有一卒二句當從李靖說。見兵制條左傳二廣註

用田賦之說當從杜范兩家。見兵制條左傳末段註

千乘之國當從班固說。見兵制辨第一段

百里之國不能辦三軍。見兵制辨第二段註

狝遂丘甸出兵之法不同。見兵制辨第四段

貉與禡是兩祭。鄭氏以貉爲禡之說誤。見田獵條大司馬註

講武一年四舉又有三年大習之禮。見田獵條左傳註

金作贖刑金指銅而言。見刑法條書經註

一鼓鐵當從服虔解。見刑法條左傳註

左氏巡狩待卜之說不可信。見巡狩條左傳註

羣后四朝之說當從孔傳。見朝覲條書經註

周時朝期當從尚書大行人及左氏不可信。見朝覲條書經註

天子三朝之外又有詢事之朝。見朝覲條周禮朝士註

朝覲是一事。大宗伯朝宗覲遇之說不可信。見朝覲辨

異姓爲後事。以盟時言若會時仍論國之大小。見會盟條左傳註

主國待聘卿不交擯。見聘問條禮記介紹註

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諸侯邦交之禮。見聘問條禮記註

冠而敝之是敝其緌。見冠禮辨

孔賈兩家謂士以上不用緇布冠此說不然。見冠禮辨

天子不親迎。見婚禮條哀公問註

娶妻必告父母謂告于禰廟。見婚禮條坊記註

昭公娶吳春秋所諱。見婚禮條坊記註

昏禮問名是問女之行次。見婚禮條問名註

射義騶虞貍首從韓嬰解。見射禮條禮記註

大射賓射讌內諸侯與讌外異。見射禮條司裘射人

澤宮主皮與禮射不同。見射禮條儀禮註

射之勝負以黨分。見射禮辨禾段

大夫祭于宗室近時都宮之說誤。見祭祀條采蘋註

夏后氏郊鯀始于啟之世。見郊禘辨

魯之郊禘非由惠公。見郊禘辨

周時天地分祭合祭之說無據。見郊祀辨

地與社有別。見郊祀辨

周人祭地惟夏至祭于方澤此外皆祭于社。見郊祀辨第三段註

姜嫄配地乃王莽之邪說。見郊祀考祭地註

周棄配稷自成湯始祭法之文誤。見社稷條左傳註

周之秋于時實爲夏左氏以秋雩爲不時誤。見雩祀考

五祀通于上下祭法七祀之說不可信。見五祀辨

八蜡之中有百種無昆蟲。見蜡臘條禮記註

祭法壇墠鬼之說不可信。見廟制條祭法註

武公之廟不得稱世室。見廟制條左傳註

周之七廟與前代同韋元成謂合世室爲七誤。見廟制辨

成湯稱祖其廟不毀不但三宗有特廟。見廟制辨註

時祭之名從公羊周禮。見時祭辨

時祭之期在孟仲有月中氣閒。見時祭辨

薦時食與薦新不同。見薦新辨

諸侯以字一條當依杜註字謚官邑分作四項。見氏族條左傳註

六代樂名從樂記大司樂不可信。見樂制條樂記大章註

大司樂圜鍾三法不可信。見樂制條周禮註

八佾之說從杜氏見樂制條左傳註

府庫雖有貨器之別其實亦是通稱見會車條

兆圍之制從何徐兩家說見兆圍條左傳奚郎回註

釁器用豭豚戰國時以牛釁鐘非古禮見器用條釁器說

夏書所謂六馬謂六種之馬非六匹之謂

駕車之法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馬見車馬條書經六馬註

席之重數因事而異見几席辨

孔子所執之圭非命圭見圭璧辨

卿大夫之贄古以麛鹿周以羔鴈見贄幣條儀禮註

魚須文竹從應氏解見笏條禮記註

夏后氏之綏即巾車所謂纛見旌旗條禮記註

小行人六節與掌節不同見節條小行人註

虞皇夏收殷冔皆冕之屬見冠冕條見弁冕說註

采齊肆夏趨行文當從大戴禮見佩條采齊肆夏註

劉向引詩經亹亹勿從事即作亹勉從事解見臣道條詩經註

師保疑丞與輔弼疑丞兩說不異見子嗣條文王世子註

三老五更從鄭氏說見養老條樂記註

釁器名釜鬵器亦名釜名同而實異見斷治條周禮旅人註

巫覡之解當從神仕疏見巫祝條周禮註

偏裻之衣方相氏所用見儺條國語註

東方七宿名龍歲星亦名龍見天象條左傳蛇乘龍註

古時日食莫能先知見曆數條辰弗集于房註

置閏不必在歲終左氏以閏三月為非禮誤見曆數條左傳註

告朔之禮天子諸侯所同見曆數條左傳註

曆元之說主東漢志及宋天文志見曆數條曆元說

列宿比第九重天七十年退一度此歲差之由見曆數條歲差說

辰即長庚是一星見日月星辰條

辰旅之義不可平斷見日月星辰條

月令天子宮室車旂之屬不可信見時令條中央土註

周人改月改時胡蔡兩家不改之說誤見時令條周正辨

時朔自商人始黃生虞舜改朔之說誤　見時令條改朔辨

九河之說從許商　見方域條禹貢兖州註

三江之說從唐仲初　見方域條禹貢揚州註

五湖之說從正義　見方域條職方揚州註

五嶽之名始于周　見方域條王制五嶽註

亳有三商所都者是北亳　見都邑條五亳邦註

王城方十二里匠人九里之說不足據　見都邑條匠人註

梧桐是桐中之一種梓檟相似而小異　見桐梓條

唐棣常棣是兩物　見唐棣辨

匏瓠是兩物　見匏瓜辨

五經類編卷之二十八終

五經類編二十八卷 通行本

國朝周世樟編世樟字章成太倉人是編摘取五經之語分爲十門每門又分子目皆以備時文之用末附諸經略說經義辨訛辨疑各數條亦皆無關考證

古事比五十二卷（一）

〔清〕方中德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五年書種齋刻本

古事比序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生乎千載之上與千載以下之人有時而其事同其情同生乎千載而下與千載以上之人有時而其事同其情異若是乎同者固當求其所以同而同之中又當求其所以異何也倫類親疎出處與廢刑賞順逆禍福之著于事賢否好惡巧拙誠僞恩怨之見于

情其狀萬殊其端千變非有以別之而又有以通之則黑白混淆瑕瑜相掩終不可以辯善讀書者取而囊括之復從而錯綜之條分縷析而各歸其宿若形

影聲響之不待求而得是不亦秫林之快事也哉此吾友方子田伯有古事之比也比之義有似乎類至曲折微細晰如毫髮則類之中又有類焉統而舉之

則傚懿範是爲師古不謀而契是爲暗合曉然事理是爲見同承襲往跡是爲踵智此其同焉者也揖讓聖人之義奸雄攘以飾名是非天下之公僉壬亂以

顛倒一言而忠佞無異辭一舉而賢不肖或其轍此其同而異爲者也視其外若江漢之同流也中有淄澠涇渭之宜析當于古人之同而求其異權其分若

金羽之重輕也合之五雀六燕則均又當于古人之異而求其同要之以古人之事而衡古人尤可以古人之事而準後世一比之而靡有不合也斯足貴也

田伯生長屢世公卿之後能躬爲韋布之行余昔納履愚者先生之門獲與田伯定交見其服勤守約以善奉親志大類范伯孫邵子文爲人余尤心折而敬

之余既潦倒風塵而田伯患難破巢之餘饑驅南北頃歲余以辟召史館田伯適爲人延攬授經而至黄金臺畔握手言歡一見即出古事比藥本相示俾爲

之序余披覽之欣然有當于心也故不禁其娓娓如此田伯上承四世之學昆季皆以著作大業爲聞人且有七丈夫子能操筆各有纂述前史所謂一門之

內人人有集是也顧不盛歟田伯所著事比而外更有尚論衆覯諸儒集要同姓名記讀史指掌課孫二書諸綴誠不媿爲碩儒之裔名父之子猶且自視欿

然以爲身丁多難未遑攻苦孜孜廣益老而彌勤求之吾郡細席中未易比肩也余初抱微志頗有意于立言而蹉跎未竟淺負師資今也雖給尚書之筆札糜大官之廩祿其夙昔之願猶待異日能不因是而爲之愾歎也哉

康熙壬戌春季溫陵同學弟黃虞稷拜撰

古事比序

昔者春秋之教屬辭比事穉之者曰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比次褒貶是比事也然則紀事之法具是矣夫天下之道不外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者而人行乎其中情緒萬變巧曆不能紀其數故曰古今異宜常變異勢然其間固有事同而情異勢

變而理合之噲之禪讓也跡似唐虞而適以釀亂王莽之謙恭也行類姬旦而適以行暴故曰以魯男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嗟乎通此義者可以讀史矣吾友方子依巖以名家子遭罹世變抱其恢奇磊落之材鬱不得施周流乎藝林馳騁乎史苑取古今事之相符者類而比之名曰古事比數千百年之間世代

懸殊人物互異忽焉若相謀於
一堂噫異矣方子之尊君先太
史與余先大夫巳卯同譜也而
太史旋登巍科入禁近風流儒
雅傾倒一世遭明末造孤忠大
義凛然全歲寒之節方子周旋
庭闈濡染家學老而不倦流離
困厄中手一編不輟淵源所自
豈耳食者所可擬哉且其五世
家學及太史所著書殆將數百

餘卷世多有未盡見者異日歸
老故園抽其秘藏兀坐讀之盡
宇宙之菁英也茲編問世先河
後海亦其一端也夫宛陵世弟
阮爾詢序

古事比序

吾友方子田伯讀萬卷書老而忘倦挾發古今奇頳光怪之書勾稽前人瑰異詭特之事聚而通之符而合之引其端而辯其緒曰古事比日抄十數葉積十餘年成書五十餘卷將以問世屬余序之余思人生載籍極博之後讀書著述其大端已然著者爲難述者尤不易著者蓋有

得於心而言也則其詞不索而獲或思焉而得或感焉而得或觸焉而得其言無所不通而用意固有所在故聖人之言包舉六經溯源而注非素有所蓄將取而應之也迨理日紛而文日以華求其端而不得於是博觀天地萬物之品族亙細雜取天下奇怪可喜之事較量其本原之分合義利之淺深以窮極古

今之變未嘗不期自附於六經行之天下後世求伸其立言之意也豈徒求工於曲學小數哉然古人之事在矣境遇之來至賾矣設施肆應之途變幻靡窮

矣當其常變往還經權互出治亂相循升沉遞降或格於天或阻於地或困於遇或因於時機智若不相謀遭逢各有其數偶異代而同揆更後先而合轍在

古人當日率意而行之浚慮而出之卽迫之有不得已之情謀之爲適然之數非有所取則於前人垂法於後代萬有不齊猝焉而合雖欲比之烏得而比之

哉或曰比者詩之義也比物連類以達其情也易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剛中而上下應比之所以吉也由一人以及數人因一事以及數十事連類貫通因端

竟委儼揖古人於一堂而申其辨難焉立一善於此而衆善爲之歸攷一德於彼而羣德相爲應道衍其原學遵其統先民之矩度昭其緒矣豈苐傲世以所

不知而辨人之所不釋已哉方子於此蓋由博覽以造其深微引伸以窮其變化也從來文字以廣涉而愈奇理義以變通而愈出况三才萬類成毀興壞物

態人情荒忽詭變其理其事無非古人已陳之迹感而動焉觸而通焉思而深焉無在不爲我心之所得也其言又何所不通哉雖述也而深於著矣是可知

其用意之所在也

康熙丙戌相月穀旦同里同學

弟江臯撰

古事比序

原夫虞卿失路託著述於春秋賈傅難歸寄孤懷於辭賦韓吏部潮陽諸作窮且益堅衛武公淇澳一篇耄而猶學況夫炎劉紀事偏成於蠶室之人芊楚騷經多作自江潭之客益老

成之筆削總令石亦能言憂患之編摩能使鬼皆夜哭此依巖先生事比之輯所爲作也先生浮山望族皖水昌宗綬笥蟠蛇代有插貂開府玉環銜雀世多吐鳳詞林尊府君密之先生通籍西清列班東觀杜元凱胸涵武庫陸彥淵腹蘊書廚文章振金石之聲八家後殿詩賦擅虬鸞之舉四傑前驅詎期金鏡沙崩翟泉鵝出珠囊瓦解蜀道鵑啼蛾賊關東鼓鼙動地鴉軍河北旗幟成雲不肎帝秦魯

仲連甘心東海終難存宋謝臯羽灑血西臺於是鷓鴣奮翼南飛轉徙於蠻煙瘴雨杜宇悲鳴北向流離夫象郡鬼方既而海角飄蓬青山終老天涯刻草白社全歸苦節一時甚可畏也孤忠千古亶其難乎時則依巖先生遵李爕之覆巢幸能完卵同張儉

之亾命僅得逃生陟岵增悲痛讀哀江南之賦無家生感苦吟垂老別之詩人號伏鸞自有亾書三篋志同隱鵠何須封禪萬言縱老至而不知未嘗閒過白日雖欲罷而不可偏教癖在青箱所輯事比一書起例發凡蒐

惟往事會同纂要旨在合符上下數千年是非常變經緯成文縱橫幾百代美惡妍媸伍參取義總有異趨究惟一致觀其數節便識兩端即如堯祚禪虞輕九州於撮土舜基授禹藐萬乘而行雲斯帝德之揖讓可比也

放履癸於南巢商湯伐罪殪受辛於牧野周武弔民斯王道之征誅可比也張子房扶漢開基甘心辟穀李鄴侯匡唐復業決意歸山斯相度之高明可比也師行滅竈馬陵鐵弩齊張神計鑿城即墨火牛盡出斯將略之

決勝可比也至若龍烹梅醢諍王之臣閔絮曾梨順親之子陶嬰黃鵠哀痛無異於英娥元伯素車久要即猶夫羊左凡兹忠孝節義之倫莫不相比而同符也亦有名雖相似實則不倫旦輔王莽攝帝則正逆之攸殊貌

若可俾性難吻合舜三眸羽重瞳則仁暴之各異雖曰方以類聚非等於肆考叢書縱或標以羣分迥别夫搜神志怪葢比其形跡還比其心思瞭如指掌比其設施更比其隱曲炳若列眉較夫中壘校尉七略遜其分明方之記室新書百門無斯彙集辟彼明皇書籤四色薰以都梁亦猶湘東筆品三校裝之琰琬豈若蕭梁文選徒勞太子之心詎同呂氏春秋盡出門生之手云爾哉猗歟是書也採摭古人舉綱無遺珠之憾開陳來學燃

犀若攬鏡之明君為世上高風書偕人貴寶是寰中奇賞人並書傳矣僕也誼重通家學慚後乘高山仰景莫申楷模之懷流水序言定引秕穅之誚噫嘻鬼神難問寧須論通塞於風塵天地有知只令留姓名於典籍

康熙丙戌秋七月穀旦越東年家子

陳至言拜撰

自序

嗟乎家有四世之薪而弗克荷苡然欲著書立說以求傳于世豈非妄庸人所有事乎雖然不敢以此自解而釋肩于先緒恐墜之日也賤秉最愚且少罹喪亂壯歷憂患今也衰且老矣既已時過復苦善忘安敢侈言學問顧性耽简畢追溯疇昔卽不自量度欲有所粹擷而力弗逮也隨杖之暇老父偶論古人之事因命之曰何不集而比之于是漁獵史傳有一言一端之符合者輒登諸策笛畬不輟阡涂漸廣猶未有成也展卷而求古

人之事類既日益其未有耳目所及聞有書與比相資者銳然圖之宛轉百方必致之而後已計數十年來遠近所得如淵海同書駢志事偶偶記談薈備吹問奇諸編不下二十餘種合生平所弋獲記載夫而後事比之有涯歸也然豈徒屑屑以同為能事哉大舜項羽朱友敬皆重瞳而仁暴異漢高晉元稽康皆龍顏而貴賤異晉文張儀皆駢脅而君相異是同而有不同者也孔光阿附王氏謝弘微孝義于家而以慎密稱則同汲黯長揖大將軍王祥不拜司馬公一為戇一為矯而以不拜稱則同是同又不可以不辨也竊見古人之事積慮當局各有心術之正譎時勢之變遷成敗之本末苟徒泥其迹而視幾何不使聖賢苦心英雄處事與夫僉壬之託名藉口漫無釐辨致是非名實汶汶于简編中斯亦學古者宜究心也自揣固陋不足勝任然于誦讀之際循夙儒之成範而充拓之會通之雖未必盡當然其大略可得而觀也余因是慨然有感矣竊與兩弟侍老父側論及資性論以各取所近為業仲愛質測季喜攷覈而余惝然自失謬陳其愚欲管窺于史學之萬一今仲

之數度術諸刻有成季之釋疑當其未沒卽已投梓獨余所輯尙論雖已屬稟盈尺訖未卒業僅先鈔事比一編特其中所蒐羅多從史傳核正徵與尙論相為表裏其亦史學之支流餘裔乎露抄雪纂而底于成亦完先訓之一端爾惟是遲暮健忘畢此遺彼不能縱横左右取攜適懷每抱卷而儲與志之所存位置有未盡杜弼有言近貧愚鄙私備忘闕止于門內貽厥童蒙斯足以目事比矣桐山方中德書于抱經草堂

古事比序

古事比一書乃桐山方依巖夫子所作也夫子家學淵源承諸數世尤篤嗜墳籍力探古人奥窔於古今是非得失罔不瞭然洞晰其故以史局三長鎔鑄千古旁搜遠紹攻苦數十年而成是書斷制經緯直可以驅策風雲奔走造化匪第分門列戶侈

靡誇多為白氏歐陽之品彙已也是書之作莫善乎舉一而得十因此而識彼審同而辨異溯流而窮源舉人事之紛拏繁賾由綱維以逮瑣屑胥剖其仁暴忠奸貞淫賢否之辨博綜事機之脗合心理之同符引伸觸類比事屬詞猶聚腋以成裘引繩而削木也其事賅其論約其辭文其旨遠

無賞罰予奪之柄而出褒刺之微言寓勸懲之隱意借鏡於古實以垂範於今深心苦志未易一二為流俗人言也夫子以天挺之資遭逢不偶自尊君太史公出世遂絕意仕進銳志著書遊屐所至名公卿罔不折節恐後禔躬孝友至性過人當明季南渡時柄國者欲陷太史公而甘心焉夫

子方髫年奔抗吉翊之蹤得脫烈焰時論韙之太夫人疾夫子年已六十矣嘗藥視[illegible]衣不解帶者百餘日至埒於黔婁莩佑之孝鄉里言之多感歎流涕者嘗以千金腴產讓諸同氣雖貧窶宴如也益其正直光大樂善慕義之誠衷諸天性以故著述在在具有根底豈徒於古人挈長較短捘

奇抉異自逞其詞鋒筆鍔也哉梓於丁巳歲識夫子於楚之竟陵謬以國士見許引諸門牆因得側觀所著尚論參觀詩古文集甚夥時方輯是編手出草創見示中間晤語未之卒業越十年復聚首華山之下盤桓經歲誨益愈深嘗語梓曰事比一書吾先子志也析薪鳴鶴予不敢忘子倘儻

士也慷慨兼風雅屬當為我成之梓敬受命迄今未嘗去懷當牧瀔川時與夫子尺一往復將請是書壽之梨棗會丁先太孺人憂未果迨補授武吏乃得以是書凡若干卷捐俸錢鋟板行世讐校既竣因歷敘夫子之著書與夫子之為人如此世之君子讀其書想見其為人則夫子撰述之苦心操行之大槩悉於是書見之庶梓之數十年受知於夫子而思以表彰之者始無負夙願也夫

康熙丙戌暢月穀旦關中門人王梓拜題於崇安公署之景獻堂

附
荅閻百詩徵君書

伏承手翰云古事比奇書也當就高明勝已之友求其嚴加彈射有不善者應時改定勿遺後人以口實也諒哉忠告僕之獲盇于良友也多矣世率以揄揚稱美相矜尚求其出肺腑進鍼砭之言十恆無二三足下乃肯慨然直教之不少遜避既素稔其虛懷又惟恐著述之不盡善其意良厚敢不望風以謝僕少遭家國之難流離瑣尾壯而奔走謀衣食游于四方其擩染于父師之訓從而誦習因是以追隨執友講論文藝聞見漸克覥

顏厠于志林之末實未嘗窮究經籍探賾索隱如古人讀書十餘年不窺家園之久也且四世家學淺慚荷薪又貧氣駑下馬齒既衰尤苦昏忘舉此遺彼尋本失末常用此自嘅秪因老而避迹不復與聞世事惟手一編消遣晨夕隨時簪蕞日益月增復合素所類輯者而整理之遂成事比一書然鄙撰厓畧非有恢弘偉論進退百家也又非有瓌瑋連抃衒奇好異也不過就昔人之成事爲之區別使義例各就其倫異同各有所辯而淑慝臧否存乎其間譬之樽俎聊以備庖人之殽胾師行

聊以代軍中之樵採用供詞林弋獲如是而已足下未盡見其書若以爲有異徒令赧顏汗下實平平耳惟恨先世所藏典籍向經遷移散軼其餘復罹煨燼以此援謁正舛少有所資間從友人假借倉卒抄錄輒多有亥豕卽涉獵之際網羅掇拾不覺雷同雖其中互見各有所丽頗爲段成式之徵引無叠則難爲王恭之善談重出則易也況分門別類位置參差斟酌取舍寄處多所未諧其可指摘者不待尋覽終篇而知其挂一漏萬也僕雖固陋每就正勝友討論商搉務期于當不敢自以

爲是今獲荷雅誨尤于寸心躍然因歎淹洽如足下必不吝繩削惜以山川睽越不獲持奉塗乙大爲恨事昔盱江鄧潛谷徵君著函史時每一卷訖緘奉南城張長卿先生爲之評定相傳爲藝苑僅事此何異沈隱侯商畧于孔休源蕭勱張纘折衷于裴子野乎勉成一業考訂不厭再三此宜爾也雖然古著書立說而後之訾謷相承者有之孟堅以子長爲謬于聖人蔚宗于漢書亦有眷覽之論以史記爲謬而作古史考者譙周也卽有以周爲謬而證不當者百二十三事之司馬彪以國語

爲非而作非國語者柳宗元也即有以宗元爲非而作非非國語之虞槃著左氏條義難杜者崔靈恩也即有作申杜難以荅靈恩之虞僧誕此其人皆當世號爲大儒猶且不免齮齕況其下焉者乎若夫服虔之駁何休柳燦之著析微吳縝之著糾繆試尋其跡則以攻擊爲居勝得名之地不盡出于宅心之公持論之平也然則古今之撰述者慮無不以爲引發之質的也尚矣矧淺見寡聞如颿生安能寛于彈射乎且此書雖成僅猶有不慊于志者向游西嶽時郎陽王子適菴見而嗜之及再長武夅慨然許爲問世數行相促至再其汲汲好古之心無偶也尚有條記盈篋術中都不及載即其中亦有甲乙待定旁引欲删援据需核之數端急于應諾遂不復重脫藁以郵乃甫踰一春秋而褎然盈尺之書爲几席巨觀矣于適菴爲甚快而僕則未免屏營也仰企高明有未當者指以示我不惜從而刊定倘有識者足下幸告之中德再拜

古事比所採除經史外

通鑑總類 初學記
萬花谷 事文類聚
唐類函 合璧事類
太平御覽 册府元龜
白孔六帖 記纂淵海
示兒編 海錄碎事
圖書編 山堂肆考
偶記 讀書鏡

古今史取 同書
事偶 駢志
談薈 傭吹錄
三餘漫筆 弋說
千百年眼 金罍子
偶筆 偶論
瑯琊代醉編 焦氏類林
筆乘 史說萱蘇
類雋 談資

類山　省括編
尚友錄　問奇類林
黔類　古事苑
筆叢　藝苑卮言
宛委餘編　談槩
智囊　鴻書
樵書　日格子
蜩笑偶言　秘笈
說頤　說儲

二十一史識餘　古史談菀
容齋五筆　餘冬序錄
十一翼　日知錄
筆塵　讀史漫錄
玉屑　叢談
讀史商語　大泌集
通雅　史漁
筆涉

古事比凡例

是書專在比事本與類書不同乃搜討既久散無統屬苦於備事不得不州次部居分門列目是亦一類書也然類者惟取乎多比則精求其合類者具其匡略比則曲折相通類則止于本事比則羅其一端因有數端類者不過倫品名物之備于策比則經權常變成敗得失是非臧否凡人情事故無不可條貫而析合之此比與類之別也故有一事也積世而脗合一言也異地而轍同或一目而臚諸人之姓名或一語

而貫諸人之本末間有一條或附見而及或相反而存者亦有一節連篇累牘引伸不盡摘其肯綮而列者要必有所取非徒雷同獺祭以多後觀也

凡編集之書應分朝代卽一時亦宜有前後乃此書則以事為經以人為緯或並代卽有比肩或千載方逢合璧惟取符契時世難齊

凡有姓名相同其事各別者自冠以某代于首間有一人而稱名稱字稱爵與謚之不同因就各書原文取裁引入不復更定者多然隨事可考繙帙通本亦可

互證

事取儷比而粗舉梗槩非略也有以不詳爲嫌者間增注于其下

事有互見非複也同一事也而連引詳略各有賓主取舍比喻用亦殊塗不得不就其儔以爲鶼翼

事貴相合不在鉤奇間取隱僻必令人見而易曉庶資採擇至于耳目淺近之事非取配最工奚容薈蕞此編隨所讀而條記葢取材羣書而會歸一則單辭標識而委折相宜要使新豐之雞犬知歸倩女之離魂忽合爲擊節神會也

間有辭若長短不絜而情甚相孚湊有所取又不在櫛句比字矣故各約其本事或冠以片言或束以一語鱗甲不齊又以點睛爲要

比事之意原無成見或就事而論或旁有所感偶以一語槩括之間以議論敘事特其一斑且多有採摭諸書之原詞未敢襲爲已說余另輯有尙論參觀一書公是公非專折衷于前人之言亦不敢偏執臆斷也

此編大歸以人事爲主諸如象緯輿地草木鳥獸各門非涉人事者槩不濫摭顧人情紛賾千變未易殫盡不過比物醜類觸而長之而已所經目涉筆錄待比各條盈篋衍中若欲全收涓涓靡止故先就鈔成五十二卷其餘容俟續編

集思廣益有如萃腋成裘前人評論品貴孤白時賢著述羽重吉光會同畢要不敢掩長掠美仍表所輯之書于目以示不沒所自且余之從事于此編也門以內與諸弟居常討論商摧旣已有年卽稍露較讐之役子弟之在左右者亦嘗分任其勞至先後獲執友

佽助傾借藏書轉謀秘笈者有之參酌義例刊定舛譌者有之表襮攻苦贊其問世者有之均有裨于斯籍非一端也

家世所藏書籍播遷喪失之餘復罹煨燼茲編所輯遺笈敝篋而外多從友人借閱刻本差訛十而四五老學昏忘未免承謬加以易棄分鈔尤滋帝虎博覽君子自蒙審詳焉

寒家近溯四世自先高祖明善公洎先曾祖廷尉公王父中丞公暨先君太史公累葉著述甚富小子自愧

稟昏弗克負荷仰承家學宣達方寓近雖有數種次第行世庋閣尚多用是汲皇勉思流布至小子此編特襞積之末技寧足以傳久遠亦曰以是爲薪火不忘先訓云爾學殖既荒蒐討未備難免挂漏惟識者有以教之倘蒙糾其謬失匡其不逮尤所虛懷引領者也

桐山伭巖子識

古事比總目

古事比總目終

古事比目錄

古事比卷之一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illegible]校

象緯

見天門開者馮跋也。夜見神光燭庭内。高洋也。洋從世祖過遊陽山獨見。晉羊襲吉也。襲吉少見其内雲霞澒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嶽遊巡乃開。陳武帝也。夢天開數丈。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内猶熱。薛安都也。夢見天門開。孝武踐阼封南鄉侯。劉雄飛也。四川制置見天門開。王旦也。中有已姓名筆涉

東漢鄧后嘗夢捫天如鍾乳狀。乃仰嗽飲之。占者謂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吉不可言。而陶侃翼飛

韓琦手捧。亦弁吉也。叢談

穆子夢天壓已。顧見黑而上僂。深目豭喙。號之曰牛。旣醒。召庚宗所宿婦人之子。則所夢也。遂使爲豎。漢文帝夢欲登天。有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裻帶後穿。覺而見鄧通。穆子卒以寵豎牛。鄧通卒因文帝寵俱致餓死。事偶

河上見二日者。費昌也。夏桀時。見三日而得相者。裴冕也。金梁鳳謂冕。一日向東京。一日入蜀川。一日來向朔方。此時公得相。果然。夢已名炳然在月中。闞澤也。澤年十三。封都鄉侯。見已形在日中。湯保衡[illegible]見月中人帶劍仗矛。晉尹愚也。愚字少龍。安定人。晉元康正月十五日見嵩[illegible]見月中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則宋吳瓘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揖。異謀由是夫事偶

魏文帝夢日墜地。分爲三分。已得一分而納懷中。陳文帝蒨夢兩日鬭。一大一小。大者墜地。帝三分取一懷之。天中記

人有感星而生者。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蕭何感昴星。若夏馥爲明晨。猶蘇軾爲奎宿也。馥軾皆黨錮人。星又有以人而名者。造父王良伯樂。豈以其相馬善御而號之耶。有周伯老子王蓬絮。皇溫星。皆古高世不仕之人。其精爲星。有

軒轅傅說奚仲社稷皆人也。而名星。然則鶉首鶉尾之以鳥名星也。天狼天狗之以獸名星也。箕斗之以器名星也。三公諸侯將相之以官名星也。可參攷也。代醉編

周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祖入秦。五星聚東井。宋太祖重文。五星聚奎。

四星歲熒鎮太聚柳張。光武應之。四星聚觜參。高歡與齊應之。四星聚牛女。晉元帝登位應之。四星聚東井。宋武平關中應之。

永嘉南渡。四星聚牛女。知吳越興。王苻堅南寇。歲星鎮

牛女如吳越禍德。

四星聚于東井。肅宗復唐。聚于張。高祖代周。皆爲有國之祥。故韓馥以四星會于箕尾。欲立劉虞爲帝。唐咸通十年。熒惑塡星太白辰星會于畢昴。詔王景崇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然慕容超之滅。四星聚奎婁。姚泓之滅。四星聚東井。孫智永以四星聚斗有災。勸南唐主巡東都。宋靖康元年四星合于張。嘉熙元年四星合斗。詔避殿減膳以圖消弭。則不可泥於一家之占者矣。日知錄

奧西山奏。漢之肇造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

晉之却敵。以將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困學紀聞

杜牧注孫子云。歲爲善星。不福無道。火爲罰星。不罰有德。斯足以知有德受慶。凶德受罰。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矣。

霍光典衣奴左車忽見北斗第八星洞明。第九星隱元。

湛婢忽見一嫗。向之流涕。無孔竅。化爲虹。備吹錄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有至德之言三而徙。齊景公時彗見齊分。修德十六日而彗星滅。一曰熒惑守虛。行善政三日而熒惑還。

漢哀帝時。熒惑守火。息夫躬欲以厭應變。王嘉曰。應天以實不以文。上天神明而可欺乎。齊武帝時。熒惑逆行入太微。有司請禳之。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若災在我。禱之何益。

要離刺慶忌。彗星襲月。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荆軻發後。太子見白虹貫日不徹。備吹錄

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妖星流矜。

熒惑入南斗。梁武跣走以禳之。其應乃在魏孝武之西奔渡河。梁武曰。某亦應天象耶。苻堅母苟氏夜竊如少

子融營。太史令魏延云。后妃星失明。堅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傅亮兄長星曰。天文驗矣。苗訓視重日曰。此天命也。天象之應不爽如是。

月犯心大星而蜀先主殂。乃與月掩心大星而魏宣武弒。月掩心星而齊文宣死。同一應驗。類魏泰之占亦異哉。

流星入紫宮而劉聰死。熒惑守心而石虎死。孛星太微大角。熒惑太白入東井而苻生弒。彗起箕尾掃東井而燕滅秦。彗起奎婁掃虛危而慕容德有齊地。太白犯虛

危而燕亾。熒惑在匏瓜中忽亾入東井而姚泰亾。熒惑守心而李勢亾。熒惑犯帝座而呂隆滅。彗星掃太微而苻堅敗。彗星見而武成傳位。彗星入虛危而齊亾。太白犯軒轅而周閔帝弑。熒惑入軒轅而明帝弑。星掩太微上將而宇文護誅。熒惑入太微而武帝死。若金時則太白入太微而海陵弑。白氣貫紫微而高琪殺胡沙虎。彗星起大角而哀帝滅。星氣如宅舍之妖祥。主人當之。主人不在。則居者當之。筆涉

月犯少微星而謝敷死。敷字慶緒。隱若耶山。時戴逵而敷死。會稽人嘲吳人曰。吳中

高士。求死不得。月蝕東壁而張說亾。　星流營中而諸葛亮卒。

星隕寢室而令狐楚卒。　王凝疾甚。有大星墜于正寢。　吳澄卒大星墜舍東北。　熒惑太白犯上將而馬燧薨。

韓魏公卒前一夕星隕州治所。櫪馬皆驚。富鄭公將卒。大星隕于所居之還政堂。空中有甲馬聲。公登天光堂焚香再拜乃卒。

妖星見豫分。祖逖曰。為我矣。　月蝕東壁。李泌曰。吾當之矣。　月掩畢口大星。張希崇曰。我其當之。明年卒　木氷。唐寧王憲官太尉歎曰。此樹稼也。必有大臣當之者。憲果應之。

桑弘羊爵左庶長而星孛。杜周為廷尉而雨雹。

中台星折而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而華不從。宇文護專政。庾季才以上台有變。公宜歸政而護沉吟。

人事感天。　朱武欲受禪。而其夜長星竟天。傳亮撰辭。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晉王廣立為太子。而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壞壓殺者百餘口。臨淄王將誅韋氏。而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道如此。時不可失。文宗以王守澄之言召鄭注。而是夜彗出

東方。則荊軻為燕太子丹謀刺秦王而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昭王畫長平之事而太白食昴。固理之所有。

星事多凶。　淮南王安以客言彗星長竟天。兵當大起。謀為畔逆而自剄國除。眭孟言當有匹夫為天子者。而以妖言誅。趙廣漢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卽上書言丞相罪而身坐要斬。甘忠可推漢有再受命之運而以罔上惑衆。下獄病死。弟子夏賀良等用其說以誅。齊康侯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為王莽所殺。卜者王况以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為李焉作讖書。莽皆

殺之。劉秀女偺言宮中當有白衣會。乃以自殺。西門君惠言國師公姓名當爲天子。謀刼莽事發被誅。王郎明星暦。嘗以河北有天子氣。而以僭位誅死。襄楷言天文不利黃門常侍當族滅。而卒陷王芬自殺。劉焉聞董扶言益州有天子氣。求爲益州牧。而以天火燒城憂懼病卒。子璋降於昭烈。孔熙先推宋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江州當有天子。而卒與范曄等謀反棄市。並害彭城王。郭麐言代呂者王。又言涼州分野有大兵。故舉事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而卒之代呂隆者王尙。又言

滅秦者晉。遂南奔。秦人追而殺之。劉靈助占爾朱當滅。又言三月末我必入定州。遂舉兵。以三月被擒斬于定州。苗昌裔言太祖後當再有天下。趙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卒以貶死。占非不驗。而適以自禍其身。故占事知來之術。惟正人可以學。筆涉

匹夫而厯天象者亦有之。如客星之掩帝座。漢武帝常微行。竊宿夜與王嬋卧。有一書生亦寄宿。善天文。忽見客星將掩帝座。驚呼。見有男子操刀將入。聞聲遂走。客星應時而退。帝異而問之。召集羽林。禽走款服誅之。厚賜書生。客星之犯天子。嚴光與世祖俱受業長安。建武五年徵光。設樂陽明殿。寢留宿。光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天子。上曰。昨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正史

客星之經帝座。爰延諫桓帝以鄧萬世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與之對博。有虧尊嚴。至以吹笛止雨。周穆王時連雨三月。王乃吹笛。其雨遂止。吹律暖谷。燕有谷地美而寒。鄒衍居之。吹笛溫氣至。而黍生。今名黍谷。引氣飛雪。卽席爲炎。拾遺記。周靈王登昆昭之臺。忽見二人乘雲而至。一人先唱引氣。一噴雲起雪飛。坐者寘然。宮中池水。堅冰可琢。王設狐腋素裘紫羆文褥。坐者皆溫。又一人唱能使卽席爲炎。暄風入室。裘褥皆棄。豈佞術亦可奪造化耶。

非生請赦以除星變。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楚。長男固請欲行。爲書遺所善莊生。莊生見楚王。言某星宿某害。于楚爲德可除。長男以爲赦弟固當出。重千金虛棄。乃復見莊生。莊生知其意。曰若取金持去。乃見楚王曰。道路皆言陶朱公子殺人多持金錢賂王左右。赦乃以朱公子故。王大怒。論殺朱公子。明日下赦。長男竟持其弟喪歸。朱公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一行請赦以禳星變。王姥兒犯

殺人求救。一行乃徙大甕。選奴授以布囊。廐圍潛伺。至怦物來數七。盡掩之而歸。詰朝玄宗急召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曰。天將大警。莫若赦。從之。凡七日而復。驛志

彼苻生之謂太白爲渴入井。晉孝武之勸長星一杯酒。皆不畏星變者。

漢之候風以綄。卽候風扇。楚人謂之五兩。晉之相風以竿。車駕出刻烏竿上。梁之相風以烏。長安靈臺遇千里風乃動。又梁長沙王諮孫儼獻相風烏。唐之占風以鐸。唐岐王宮中。於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相觸之聲。卽知有風。相風以旌。五王宮中立長竿。挂五色旌。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卽視旌之所向。可知四方風候。

漢高帝作大風歌。武帝作秋風辭。唐明皇製秋風曲。

大風疾雨隨神女而過灌壇武王之微夢于太公信矣而嶺表之颶母洛苑之封姨並取名于女豈風亦陰類耶宜管公明之以少女微風爲雨祥也叢談
黃帝之戰丁涿鹿也五色雲如金枝玉葉止帝上帝因作華蓋沛公之破項羽也五彩雲如龍虎覆其上范增所謂天子氣也　唐崔希喬之韓馮翊也五色雲徧于州瓱宋韓琦之及第也五色雲映帝庭
東海黃公立成雲霧蜀瓱邪公呼吸成霧俱見文選注　乃知後漢張楷之五里霧裴優之三里霧當時誠有其術

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討邢而天雨
毎出巡甘雨輒澍徐州刺史百里嵩也行春隨車致雨淮陰一曰南陽太守鄭弘也宋知處州陳戩也辨疑獄活千人甘雨滂沛楚相袁安也辨理五原寃獄遂大雨人呼御史雨顏真卿也禱雨名山即應人曰相公雨趙鼎也鼎延汪應辰館塾舉進士第一歲旱鼎命應辰禱雨即應人曰相公雨鼎曰乃狀元雨也遼陽旱禱即雨人謂平章雨元王伯勝也行中書省平章事蓋人事可攙天心彼所臨必赤地人號旱母其人事可知已南史蕭推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瓱太守至以禱而不應而毀祠掘塚取舌鞭像遷怒于神而不免脣其咎亦何爲乎齊文宣毀掘西門豹祠冢魏康生取西門豹舌鞭石虎畫像南安王元禎鞭石虎像而康生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元禎疽發背薨
人知蘇武齧雪而不知段熲破羌晝夜食雪亦四十日見緯畧
李愬乘雨雪入蔡而元濟擒蘇定方乘大雪抵金牙山而賀魯俘种世衡冒雪而牛奴訛羌降世衡約至其帳是日雪深三尺冒雪而往跳起之奴訛羅拜感激心服
立雪事往往稱程門游楊特門外雪深耳如霍光朝謁時大雪立班行不移後周長孫儉詣闕奏事立雪中待

報自旦達暮蕭至忠與友人期街中立雪尺餘郭元振與烏質勒突厥首領立帳前雪深風凍質年老不勝寒苦會罷而死韋斌朝會大雪幾至沒靴亦不失恭元太祖嘗失利大雪卧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木張裘氈立雪中障蔽太祖乃真立雪也趙飛燕居貧與妹合德通鄰人羽林射雕者夜雪期於舍旁燕露立體無軫粟射雕者以爲神仙達摩面壁僧神光事之夜雪堅立不動積雪過膝取利刀斷左臂二者一爽一忍也事偶
雪中高卧袁安也洛陽令令人除雪入戶見偃卧于牀胡定也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排雪問定已絕穀妻子已餓

雪深至牛目。梁襄王葬。梁惠王時。雪甚看馬耳。示兒編。王晉之與霍辨對談。雪盈尺霍日看北堂馬耳何如。左右日有兩尖在。

漢武帝作承露銅盤。上有仙人掌。擎玉盃以取雲表之露。魏明帝鑄承露銅盤。于芳林園。甘露乃降。

敕雷公夾樹。狄仁傑也。葉遷韶也。

北斗爲星七人至西市酒肆飲酒。李淳風知之。太白枕

蔡四人至成都酒家飲酒。孫思邈知之。備吹錄

時序

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支。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兒食玉粱糕。寒食椎萵花輿煮楊花粥。端午术羹艾酒。以花絲樓閣插鬢贈遺。辟瘟扇。七夕乞巧使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九迎涼膾羊肝餅。佩䕡木符。冬至煎餳綵珠。戴一陽巾。除夜銅刀刻門。埋小兒硯點水盆燈。臘日造脂花餤。此風俗因歲時而見者。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月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月鞦。清明則剪水鞭。重陽則籠嬌鞍。中秋則玉籠總絡頭。重九則蟬兒韁。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嘶風鐙。除日則藥王鞍。每節飼馬以明沙豆。薔薇草。此皆藉因歲時而別者。

節日可改。張說上大衍曆序。宋璟上千秋表。并以八月五日爲端午。唐文宗開成元年詔曰。去年重陽取十九。今上巳改十三。東坡在海南以十一月望日與客泛菊作重九。閩王審知以五月五日卒。是日罷節事。相沿以初四爲節日。貞元五年詔。漢祟上巳。晉紀重陽。今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

軍中端午走馬謂之躪柳。 立秋日習戰陣之儀名曰貙劉。

范文正公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又市人蔣家十三鐘能應時自鳴。季雁山公朱宗創皆各見一爐。蓋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

廬山東林蓮花漏。青城山六時漉泉。以代晷漏。宋燕肅字穆之。知梓州作蓮花漏晨昏分刻不差。立石載其法。

秦阿房宮正月一日賜羣臣檽。唐蓬萊殿六月九日賜羣臣檽。 宋高后賜大臣社飯。

謝安食白粥之辰東方朔割賜肉之日伏日也。

武陵蠻以稻紀年。歐粵山以鑑紀曆。畢勒國以蟲候日。

突厥不知年曆。惟以草青爲記。

魏用未社土臘漢社用丙午。晉則孟月酉日。

周舉之還溫食。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月。一家寒食歲多死者。舉刺并州作書子推廟祇禁烟三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風俗頓革。東晳之對流觴。摯虞曰漢徐肇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相攜水濱盥洗。晳曰。周公城洛邑因流水泛酒。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因此立爲曲水。帝大悅。

長安採春之宴。春時鬬花。皆以千金市名花植于庭河中。正月走馬遊郊野爲採春之宴。

朔避暑之飲。袁紹與劉松盛夏飲酒避暑。又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取荷葉盛酒。以簪刺葉。與大柄通。傳喻之名碧筩酒。

動植之物報時者。 裴耀卿知更雀。耀卿夜看案牘。晝決詞訟。常養一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急鳴。耀卿目爲知更雀。 高太素報時猿。商山隱士。每至一時卿有猿一諾庭前而啼。不易其候。因目之。 彭娥池北司夜雞。隨鼓節而鳴。一更一聲。五更五聲。 燕昭王時長春樹花。春色碧。春晝則落。夏色赤。夏晝則凋。秋色白。秋殘則萎。冬色紫。遇雪則謝。 洱河上似桂樹花。白色。每朵十二瓣。遇閏多一瓣。 又有段成式字柯古。之片鐵。置之密室。時窺之則有金書二字。報十二時。 唐文宗之十二玉棊。按十二時字。置水中。逐時浮出不爽。 唐內庫之黃盤。元和中偶用之。覺逐時物象變更。如辰時花草間皆戲龍。轉巳爲蛇。轉午成馬。 明皇之獅負。猫睛石。一名獅負。仙女上獅負二枚。明皇藏于牡丹鈿合中以驗時。 周益公所見之岳州閣。茶店紙畫譙樓十二時神能時時自換。

荆楚僻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以併南國也。赫連屈强，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以併西北也。魏太祖起河北，周武帝本關西，宋高祖興江南。此三方之地利可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三方之地利難恃也。圖書編

長淮為江浙之藩籬。襄漢為荆湖之唇齒。漢中為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啟周師之釁。蓋棄淮守江，則江左亦難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苻秦會師淮北，而朱序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守荆，則荆湖必不能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晉人能守合肥壽陽，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到彥之自漢入泗以平司兗，則在淮之形勢為可用也。桓溫自江陵以趨霸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形勢為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亮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為可用也。同前

睢陽保障江淮，所謂要害果在於睢陽乎，亦有賴於巡遠也。魏太武長驅江淮，而臧質乃固守盱眙。宋泗州。齊神武掎國西下，而韋孝寬乃固守玉璧。城在稷山縣西。蕭梁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昌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宋濠州。黃巢訌亂，而趙犨乃固守宛丘。宋陳州。以至隗囂保冀，李意阻舒，吳守濡須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僭真定，當時宜若險固，而前此未聞也。同前

屈完曰：楚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宰孔曰：晉景霍以為城，汾河涑澮以為淵。

楚漢之分鴻溝，猶袁曹之爭官渡也。昕上有陳橋驛。唐宣帝復河湟，周世宗取瀛莫，猶宋之熙河燕雲，既得遂失耳。

賈誼曰：高祖起布衣而服九州，陛下伏九州而不行於

匈奴。杜牧之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呂大防言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

憲宗欲平藩鎮。張弘靖以爲先淮蔡而後恒冀。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爲先江南而後河東。

北漢據太原。至宋乃下。太原乃唐始基之地。西夏據靈武。至元乃亾。靈武乃唐中興之邦。

魏武困於居巢。曹丕困於濡須。拓跋困於瓜州。苻堅困

於淝水。皆江南也。

決汾以灌晉陽。其後或決絳以灌安邑。或堰淝以灌合肥。梁武作浮山堰。堰淮以灌壽陽。咸祖其事。楚昭王睢吳通漳水灌紀南。

王賁引水灌大梁而魏降。曹操引沂泗灌下邳而呂布降。蒙遜攻燉煌。築隄壅水以灌之。而李恂降。劉曜攻石生。決千金堰以灌之。東魏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潁川。梁命蕭淵明堰泗水以灌彭城。宋嶷教侯景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陳吳明徹堰淝水以灌壽陽。

韓信囊濰水以破龍且。秦王世民壅洺水以敗黑闥。

劍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二關皆稱天險。而姜維不能爲蜀守劍門。哥舒翰不能爲唐守潼關。孰云險足恃哉。說儲

國有大邑不利。　鄭叔段以京患莊公。鄭幾不封。　櫟人實使鄭人不得其位。　衛蒲戚實出獻公。　宋蕭亳實殺昭公。　魯弁費實弱襄公。　齊渠丘實殺無知。　晉曲沃實納齊師。　秦彭衙實難桓公。談薈

河湟復而唐衰。燕代割而遼熾。

主屯先零之說者。魏相也。主棄珠崖之說者。于定國也。

狄仁傑請棄四鎮。曰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之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牛僧孺議棄維州。曰比來修好。中國守信爲上。詔以城歸吐蕃。然維州爲唐故壤。棄之非是。與宋之靈州。得失不相遠。甚而石晉之棄十六州。與王安石之無故棄分水嶺地七百里。啟後割地求和之漸。則大謬也。史漁

王安石主王韶取洮河。章惇主王贍夷靑唐。蔡京主王厚復湟鄯。

河水凍合。　光武之渡滹沱河。王霸曰。氷堅可渡。渡畢氷解。　唐莊宗之

南伐。岡河氷合。日限一水不得渡。今天贊我。亟如魏州。觀河氷已堅。引騎度。進攻楊劉攻之。王方翼之渠河。方翼西征。次渠河。無舟。氷一夕合。安祿山之靈昌渡河。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橫絕河流。一夕氷合。遂陷靈昌。什翼犍之擊劉衛辰。以葦絙約流澌。俄而氷合。其乘以渡。衛辰奔泰。張承業之離合河。求援於鳳翔。自離石渡河。春氷方泮。因禱河神。夜夢神人。謂以無患。既寤。河氷合。命夌晨躡氷而濟。旋踵氷解。周太祖之澶州麥橋。乾祐中。北征。河氷已解。夜風烈凝凍。踐氷而行。衆謂之麥橋。石勒擊劉曜。赴金墉至延津。氷泮得濟。濟畢流澌大至。命曰靈昌津。慕容德徙滑臺至黎陽津。氷合得濟。改爲天橋津。魏師至而氷解。

慕容皝自昌黎踐氷三百餘里。海凍。趣平郭禽慕容仁。皝母弟也。此氷合之利。慕容寶燒船夜遁。暴風氷合。拓拔珪追破之。此氷合之害。

李廣利在貳師城刺山得泉。耿恭在疏勒城亦拜井湧泉。刺山得泉。又有句將山下之乞人。出荊州記。

河清之應。漢延熹九年。濟北平原河水清。而靈帝以解瀆亭侯入繼。北齊河清元年。河濟清十餘歲。隋有天下。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十二年。龍門河清。後二歲唐受禪。金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後四年宣宗立。

蜀青城有味江。蜀王征番。野人獻壺酒。投之江中。三軍飲之皆醉。投醪河。句踐以獻簞瓢者投之上流。與士卒共飲。戰氣百倍。若耶溪傍有沉釀川。鄭弘赴洛。親友送之。以錢投川。俄頃量水。各醉而去。因名。事偶

方域之表於圖記者。裴秀之方丈圖。以舊天下大圖用縑八十疋。省視既難。事又不審。乃裁減爲方丈圖。以一分爲一里。一寸爲百里。備載名山都邑。謝莊之方寸圖。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爲一。韋執誼畏見嶺南圖。觀所坐堂崖州圖。輒悸。沂王竑指宮壁瓊崖州圖曰。他日當置史彌遠於此。

山川之見於謠讖者。潁水濁。灌氏族。兆於孺兒之歌。

淮水竭。王氏滅。見於郭景純之卜。

高柔謂鄉里曰。陳留四戰之地。願與諸君避之。以爲曹將軍未能安坐兗州。張邈先得志於陳留。變乘間作。荀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去之。後李傕出關。所過虜掠。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掠。袁紹遣迎和洽。洽以冀州四戰之地。遂南從劉表。又以表不可近。南渡武陵。司馬朗以河內四分五裂戰爭之地。不如舉家東到黎陽。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與朗俱往。楊俊以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魯肅命其屬曰。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江東可以避害。乃使細弱在前。強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渡江。高瞻

術人曰兵革雲擾此穇沃壤必爲寇庭乃與叔父隱、李數千家北徙幽州
陽休之南奔至青州知將有變時葛榮亂河北流民多湊青穇謂族叔
伯彥曰宜潛歸京師避之不從俄爲土民殺
蕭引避難宦迹之地侯景之亂引曰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與弟彤及宗親百餘人奔嶺表
劉昆爲令教授之處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即除爲江陵令
劉巨敖著籍爲令之邑爲晉陽令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

因官而家者　荀卿爲蘭臺令因家焉　盧懷慎其先家河陽祖悊爲靈昌令因家焉　田偉燕人授江陵尉因家焉　岑文本其先鄧州人祖善方仕楚遂家江陵　張翥襄陵人父爲杭鈔庫使因家焉　賓成爲頓丘太守因家焉

疏水利者　史起鑿漳河　鄭國爲秦鑿涇水爲渠　趙中大夫白公引涇經渭名白公渠西門豹令鄴引漳水鑿十二渠　兒寬築六輔渠　長孫恕鑿河中十石渠　晉薛胄決令沂泗西注陂澤盡爲良田號豐兗渠李聽引光祿渠溉塞下田刁雍鑿高渠　賈逵刺豫州鑿石通運二百餘里父老頌曰賈侯渠蘇軾白居易與杭州水利　夏侯惇于濟陽　于頔于湖州　三國鄭運于肅江二縣界　李氷鑿離堆穿二江于成都　番系引汾水于蒲坂　鄭莊通漕渠于長安　莊熊羆鑿龍首于馮翊　後漢廬江太守王景修孫叔敖芍陂　鄧晨修汝南鴻郤陂　鄧文開楚州白水陂　名信臣造南州穰縣鉗盧陂　張禹通徐縣蒲陽陂　姜師度派朝邑河西二縣閼河灌通靈陂　李吉甫淮南築富人固本塘　馬臻守會稽築鑑湖塘　張闓立晉陵曲阿新豐塘　唐李襲美引揚州雷陂水築句城塘　傅其造滎陽流菜堰　謝安築名伯埭

造河橋者　杜預于富平津　李晟于趙穇　李昭德于洛　蔡襄于晉陵

銅柱分界者　漢馬援于交趾唐馬總于其處立二央柱以繼伏波之跡程普蜀關羽于衡州　唐御史唐九徵于點蒼之漾濞

五代晉溪州刺史彭士愁與楚馬希範于辰州

晉孫興公遊天台賦序天台者蓋山嶽之神秀也　陳張種與沈炯書虎丘者吳之神秀也

蔡中郎訪鬼谷所居山五曲每一曲制一弄琴也三年曲成以呈馬融王允等異之　郗愔施泛青溪一曲一詩謝益壽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

左太冲訪張載岷邛之事。思欲作三都賦。乃訪著作郎張載。羅友默記
蜀之城闕友字宅仁。從桓溫平蜀。按行城闕觀宇。內外道陌廣狹。種植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吳
道子記嘉陵之山水。唐明皇忽思嘉陵江山水。假道玄驛遞往觀。遣于大同殿圖之。
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鄭虔也。遼東奉
使還奏山川道里賈曾也。天下山川夷阻。必究知賈耽
也。奔宇文氏山川形便皆默記之。逃歸慕容皝大喜者。
慕容翰也。使奕厥作西征記以獻者。唐韋弘機也。使陝
西繪西域圖以獻者。宋盛度也。史漁
東方朔知秦獄地以告漢武。過長平坂。有蟲盤而覆地色如生肝。以酒灑之立消

蘇綽知漢倉地以告周文。
西山南浦。王子安為洪州賦之。黃魯直為夔州誌之。
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古溝。晉海西鍾山後設流杯
曲水。
秣陵以栖霞為勝。而栖霞寺之建。始於明僧紹。南齊[illegible]人隱於
攝山潤州以北固為勝。而北固之名。改於梁武。山路廣於蕭正義。帝
登望久之。曰北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北顧。
嬴秦時漁人入桃源。　苻秦時李班入瓜穴。人知避
秦有桃源不知有順昌山人。嘉祐末卜居。不復出。但知有熙寧紀年。及栖

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逐白鹿。渡水入石門。有雞犬人家。主翁曰。吾避秦人也。與榴花一枝而出。在閩
縣東山。樵貴谷。豁樵者入山行至一穴。豁然清曠。中有十餘家。云是秦人避地。或謂小桃源。李白詩
地多靈草木。人尚古衣冠。指此。玉笥山。有何君石十人避秦。九人仙去。
山以人重。崆峒以廣成。箕山以許由。富春以子陵。華山
以希夷。商山以四皓。首陽以夷齊。其不足為山重而反
汚山者。北山之周彥倫。終南之盧藏用。少室之李渤。哀
壑之單山人。
曾寧適遼東。杜甫竄成都。李白遊夜郎。所居之地。千載
艷稱之。汲荊州之井而懷仲宣。憩桄榔之庵而高蘇軾。

蘭亭也。而以序傳。赤壁也。而以賦傳。皆地以人重。其不
為山川之幸乎。　徐鉉荅馮謐曰。後湖主上不惜。但恨
無知章耳。重素上人曰。桃花巖不難作。但少一李白耳。
筆涉
孟亭以浩然名。孟瀆以簡名。浩然從張曲江遊玉泉。則
為孟港。王右丞於刺史亭畫其像。則為孟亭。初名浩然亭。刺史鄭
成謂賢者名不可斥。改今名。
蜀有彭老山。東坡生則童。東坡死復青。吉有龍潭水。文
山生則竭。文山沒復盈。

支遁愛山。錢買沃嶺。知章嗜水。疏乞鑑湖。

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鄭元素隱居於青牛之谷。

李渤隱白鹿洞。 高懌夢道士持素書聘為白鹿洞主。

瓌吏姚祖經衡山。望巖下數少年作鳥跡書。 仙人方回居嵩山。有石室名謨觴。讀仙書於其內。

白石清泉。樂天自成夙約。丹巖綠壑。太白不敢寒盟。皆匡廬誓也。以上偫吹

廣州有貪泉。飲者輒貪。日南有淫泉。飲者輒淫。又一國有狂泉。飲者無不狂。今此三泉。幾遍宇內。偶記

地有因事而名者。

聖應。唐楊朝晟過吐蕃。師次方渠水之。有青蛇乘高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歲築防環之。遂為停淵。詔命泉曰聖應。 昭應。老君見于驪山。鑾輿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為昭應。 諮息湖。錢塘去邑十里。秦始皇徑塗暫憩。因以為名。 聞喜。漢武帝將幸緱山。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 獲嘉。至汲新中。得呂嘉首。以為獲嘉。 烏傷。顏烏父亾。負土築墓。羣烏啣土助之。其吻皆傷。因以名縣。今為義烏。 靈石。隋開皇時。開道得靈石于汾水濱。以為瑞。置縣。 慈谿。董黯因母疾。思飲此谿。遂築室谿邊。以便汲。故名。 平陸。天寶中。以三河道險。鑿石為川。河匠得古鐵鏈長三尺。上有平陸篆文二字。遂改河北縣為平陸。 茶城。在徐州。楚漢會茶之所。 酒城。在蘇州。夫差祭伍胥勸酒處。 回洛城。河陰之戰。万俟洛一軍不動。西人畏而去。高祖因名其地。 省宛谷。在高平。即趙卒受坑處。舊呼殺谷。唐玄宗過此致祭。改名省宛。

當湖。王莽改海鹽縣為展武。後陷為此湖。 秦望山。始皇嘗登此望海。 武擔山。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納為妃。卒。王遣五丁于武都山擔土為塚。故名。 威平洞。韓琦擒方臘于青溪洞。改名。 烏通山。譯語首日烏。立日通。謂如人翹首而立。

地有因人而名者。

烏程。秦時人烏巾與程林以釀美酒得名。縣名本此。 武夷山。昔有神降此。自稱武夷君。列仙傳。籛鏗二子。長日武。次日夷。 匡廬。周時匡俗兄弟七人結廬隱此。 猗氏。秦因猗頓名縣。 餘姚。舜後支庶封此。以舜姚姓。故名。 上虞。舜封支庶于越。號為上虞。 晉江。晉南渡。衣冠士族避地者。皆沿江以居。故名。 任丘。中郎將任丘繕城。遂以名名縣。 程鄉。程旼所居里。因以名縣。 不韋。漢縣。徙呂嘉為不韋後。因名。 千童城。在鹽山縣。即卯兮城。徐福築以居童男女。 五公城。在滿城縣河北。漢王譚不從王

莽。與五子避難于此。光武皆封為侯。因名。 官奴城。寧波城東。光武戰敗。因耕田奴藏脫。後議賞問奴所欲。云欲得鄮縣令。故名。 鄭公鄉。孔融為鄭玄特立一鄉云。 高陽里。荀淑舊里名西豪。潁陰令以其有才子八人。改日高陽。 棲賢山。進賢。唐撫州刺史戴叔倫携家居此。因名。 郎官湖。李白遷夜郎。尚書郎張謂觴湖上。日子為我標以佳名。白舉酒酹水。號之 郎君谷。王起子龜。侍父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人號云。 司空山。湖廣依縣。舊名麒麟山。南齊司空張岊隱此。改今名。 僕射陂。後魏孝文帝以賜李冲。因名。 功曹湖。崔恕 使君林。歷城北。鄭公慤避暑于此。取荷葉盛酒。名碧筩。 庶子泉。 呂公泉。呂大防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于澗。延境得二泉。用考功水地置泉之法準之。疏為渠。民賴之。因號焉。 房公湖。琯罷相。後刺漢州所鑿。 御史灘。嵩縣前臨大溪。僚佐有入臺者

卽水中灘出。牛僧孺爲尉。忽報灘出。左右曰。若是西臺。當有鴻鴻一雙至。未幾雙鴻鴻飛下。果拜西臺。

名伯埭 謝安鎭廣陵。水沒民田。安築埭蓄洩。歲熟。民以名伯呼之。

子貢陂 王尊字子貢。爲鄭令。濬陂溉田。民食其利。因號。

聖人窟 傅說隱處。東北十餘里。

聖人崖 太行山。武德二年。有聲。俗謂聖聲。

君子津 桓帝西幸洛陽。大賈隨帝後行失道投津。長卒死。津長子封埋之。其人尋求父喪。貲一無所損。其子與之。不受。事聞。帝曰。君子也。卽名其津。

君子鄉 鄉里號王烈所居。

君臣

知晉公子之必霸者。以其從者三士。狐偃。趙衰。賈佗。足以上人。知宋壽王眞宗初封。之必帝者。以其左右二人張旻。楊崇勳。終至將相。

齊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管子。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蜀志

傅說未遇而發夢殷高宗象形果符。神其有先合者乎。杜如晦薛收既沒而見夢唐太宗。宛若平生。神其有不亾者乎。君臣之交。可謂善始善終。

漢高祖問丞相何逃。如失左右手。隋高祖謂薛道衡曰。爾之去。朕如斷一臂。周太祖謂李遠曰。孤之有卿。若身體有手臂之用。豈可暫輟于身。

董仲舒在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 建武初。憲章多缺。每有疑義。輒以訪張純。 桓帝以劉淑宗室之賢。每有疑事。常密諮訪之。 闞澤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 陶貞白■每征討大事。輒先咨訪。 樊濮■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 唐曹憲太宗讀書有奇難字。遣使問憲。具爲音注。援驗詳複。帝咨尚

之。宋晏殊真宗問以方寸小紙細書有對並稟封上。

漢趙充國老歸第。朝廷每有大議。常與參共謀問籌策。　李揆之景珍。狄道人。朝廷大典多咨訪焉。南北朝

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毀之於睿宗。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茍非人主保護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崔日知貪暴。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搆傑罪。楊瑒曰。使糾彈之司。姦人得而恐愒。則御史臺可廢矣。明皇遽命傑視事而貶日知。糾權貴而上必保護。糾貪暴而下必不受恐愒。臣主果若此。直臣其吐氣乎。

有舉孝廉而爲人主者。魏武吳大帝也。狀元及第而爲人主者。夏主李遵頊也。宛委編

周亞夫在軍。不聞天子詔。段志玄在軍。不受夜中勑。漢唐主皆以爲真將軍。君臣兩難得矣。齊世宗前驅爲崔暹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亦足稱也。

隋文下詔曰。使官盡王伽。民皆李參。流囚如期而至。刑厝其何遠哉。魏主使工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楚求和於漢。高帝許之。張良不許。吳求成於越。句踐許之。范蠡不許。

神武不貴慕容紹宗而遺之子。唐太宗暫出李世勣而貽之子。其以市道用人乎。紹宗之釋。景也。世勣之附。曌也。有是君故有是臣。宋藝祖不貴張齊賢亦同。偶評

高帝使鄭君名項籍。不奉詔而帝逐之也。呂布使袁渙罵昭烈。不許而布慙而止也。高帝於是不及布矣。前

曹洪謂魏武。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謝晦謂宋武。天下不可無公。晦死何有。王洪軌謂齊高。天下不可無公。無洪軌何有。傅虎以馬授曜。曰。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姚襄馬中流矢。弟萇下馬授之。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

兄。西涼後主與蒙遜戰于蓼泉。辛澂以馬授主而身死。

范武子光輔五君。文。襄。靈。武。景。裴度歷事四朝。憲。穆。敬。文。其心一。叔孫通所事十主。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馮道所事十君。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耶律德光謂之。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鄭韜事十一君。自褐至懸車。事真偽十一君。凡七十載。晚年背傴。人曰鄭傴。其心何如乎。

麥丘丈人祝齊桓公無獲罪羣臣。虎會對趙簡子。君侮臣之禍甚於臣侮君。

楚屠羊曰。君反國。臣亦反吾羊肆。楚漁父曰。君反國。臣

亦反吾漁所
唐高呼寂爲裴三明皇呼濟爲宋五德宗呼贄爲陸九親之乎抑狎之乎
姜皎薦姚元之爲河東總管上曰此張說之意皎叩頭首服竇參欲其弟申爲吏部侍郎諷董晉以聞帝怒曰毋乃參迫卿爲之耶晉謝道所以然
張昭稱疾不朝土塞其門昭又益土火燒其門昭更閉戶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穆帝臨軒遣侍中徵之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不至公卿奏傲違上命免爲庶人王安石辭起居注齋勑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置勑於案而去又追還之可謂有君臣之禮也哉（偶記）
可補輔之不可則自取之此一言也漢昭烈晉簡文魏文帝一轍何也昭烈於孔明至誠之心也魏文於元禧至公之慮也簡文於桓溫不得已之情也孫策之謂張昭亦有仲謀不能任事卿自取之之語昭與武侯之心庶幾彷彿若元禧者不思顧命之言乃以逆受誅殆有甚於溫哉（前）

田蚡之於漢武虞世基於煬帝樊豐周廣於孝安朱异於梁武裴延齡盧杞韋渠牟於德宗王安石於神宗得君甚專而覆餗亦易
李光弼一不勤王田神功即不復稟畏李懷光一負朝廷石演芬即密行告變
張湯以罪受誅上惜湯進其子安世安世忠正可大用不疑而武帝乃以父湯故耳盧杞以公議不容譴逐致死帝念之不忘擢叙其子元輔元輔能紹其祖之忠而德宗乃以父杞故耳且武帝之世不幸而誅者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考終如汲黯鄭莊董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孤德宗相如崔祐甫李泌陸贄身沒則已而獨於湯杞惓惓如此是可歎也（問奇）
各爲其主者　辛俞曰臣世隸欒氏故不敢不行（國語）　魯朱家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　蒯通曰跖之犬吠堯堯非其主也（史記）　魏勃曰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也（春秋後語）　關羽殺顏良拜書辭操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什翼犍嘗討西部獲射者郡臣曰彼各爲其主鬭耳釋之（晉海西公記）　姜讓詰慕容垂

垂曰。彼各爲其主耳。禮而歸之。　蕭道成赦袁粲省事
莫嗣祖曰。彼各爲其主。　王慧龍釋呂玄伯曰各爲其
主耳。

忠非其主者。　王莽之唐尊。金源之汪王二氏。

文王不欲動衆以移疾。周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羣臣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興事動衆是重吾罪也。請改行重善以移。無幾疾止。邾文公不惜遺己以愛民。于左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宋景公不欲殺民以自活。呂覽。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子韋曰。天罰也。禍當于君。雖然。可移于相。曰相所與治國家也。曰可

移于民。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于歲。曰歲害則民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其誰以爲君。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楊阜因問后宮人數杖吏。阜欲省宮人。召吏問數。吏對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而魏明帝憚之。房玄齡高士廉問北門有何營造。而唐太宗怒之。曰君但知南牙。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不逮遠矣。

禪繼

堯禪舜。共工鯀諫之而稚誅。武滅殷。管蔡輿之而受戮。此之兇人。彼之忠臣乎。

湯滅夏而死者務光也。武滅殷而死者夷齊也。二代之忠臣何少也。雖然血流漂杵。殷之死事者衆矣。

伐密而作程邑也。伐崇而作豐邑也。聖人不以細行廢至計也。今以取劉璋病先主。則文王非耶。

采薇之歌。恥周也。麥秀之歌。傷殷也。彼異姓而死之。此同姓而臣之。理無兩是

爲操成纂者荀彧也。董昭九錫之議。則佯異之。爲昇成纂者宋齊丘也。周宗禪代之議。則佯嫉之。恥策非己。小人哉。死者宜矣。

王祥之附晉心也。佯不拜以飾之。馮道之附周心也。佯受拜以掩之。人遂不罪其賣國矣。巧哉。

劉裕取天下於桓玄而托之晉禪也。李淵取天下於羣盜而托之隋禪也。無譏哉。

呂不韋取邯鄲姬。有身而獻之子楚。以代秦。黃歇納李園妹有娠而獻之考烈。以代楚。然皆以是白族。果何益

哉。王莽曹操將簒漢。楊堅將簒周。皆先以女爲后。女皆知其父之非

新莽欲簒漢也。其子宇以爲不可。朱溫欲簒唐也。其兄昱以爲不可。以上偶記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爲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不仁而得者。雖其子孫不能無憾於好還也。史滙

昭烈即位而費詩諫以大敵未克。瑯琊王即位而周嵩諫以宜先雪大恥。李存勗即位而張承業諫以朱溫未滅。前

古事比卷之一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二

父子 多子 無子

母子 後母

繼嗣 嗣立

古事比卷之二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父子

尹之摯也旦之禽也爽之虎也子以父重者也回之路也參之晳也僑之國也文以子重者也若乃父子祖孫交相重者以世德則石氏之奮也建也慶也陳氏之寔也紀也諶也羣也荀氏之淑也爽也彧也以世業則隨氏之會也匄也王氏之義之也徽之也獻之也以世經術則韋氏之賢也玄成也劉氏之向也歆也以世風節

則班氏之彪也超也嵇氏之康也紹也以世文藝則徐氏之摛也陵也庾氏之肩吾也信也杜氏之審言也甫也蘇氏之洵也軾也轍也以世勳業則韓氏之億也絳與維也縝也韓氏之琦也忠彥也范氏之仲淹也純仁也以世武功則曹氏之彬也瑋也高氏之瓊也繼勳也以世隱則翟氏之湯也莊也矯也法賜也

王溥爲相父祚家居公卿至溥朝服趨侍坐客不安祚曰豚犬耳勿煩諸公起陳堯佐兄弟二人皆貴父省華無恙賓客至堯佐及仲季侍立坐客不安省華曰兒子輩耳噫古人風哉偶記

顏延之諸子竣得其筆測得其文㚟得其義躍得其酒宋令文諸子之問得其文之悌得其勇之悉得其書范仲淹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范氏盛矣偶記

十三子各守一藝鄧禹也七子七業俱興者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劉殷也九子各通一經者馮奉世也九子各授一經俱登第宋田闢也

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曾子之言也我不及曾參子

不如華元王駿之言也管寧妻卒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

竹林七賢各有雋子阮籍子渾嵇康子紹山濤子簡阮咸子瞻瞻弟孚向秀子純悌王戎子萬惟劉伶子無聞大曆十才子惟盧綸有子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皆登進士

拜讀父書吳顧愷也每得父書則灑掃几筵舒書於上拜跪讀之能爲父賦歐陽棐也歐陽公爲鳴蟬賦他兒皆一視而過少子棐守之不去公曰此兒必能爲我賦也因以與之棐字叔弼求增父秩孫逖也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之拜宋州司馬聽致仕乞擬母封趙槩也會郊祀當進階封康靖公乞以封母宰相曰方爲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願及今以爲榮許之

羞掩父德而問者，桓溫青山同載。溫遊青山，歸命袁宏同載，問曰：東征賦多稱先賢，何以不及家君。宏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因未呈啟，不敢顯之耳。曰：欲為何辭。即答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殞，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泫然而止。陶胡奴曲室抽刀。範，侃第十子，字道則，小字胡奴，嘗于曲室抽刀問宏曰：家君勳蹟如此，君賦何相忽畧。宏窘急，曰：我已盛述，因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贊。胡奴乃止。

求顯父名于史者，甄逢有友移書史館。逢以父濟不屈祿山之節，不得在國史為恨，逢與元稹善，稹移書于史館修撰韓愈，由是父子俱得顯名。

徼名可邀也，則有坎子以為孝，郭巨也，郭世通也；厚祿可啗也，則有餌子以為忠，易牙也，樂羊也；大權可竊也，則有僇子以為威，王莽也，武則天也。

以張湯為父而有安世，以許敬宗為祖而有遠，克蓋前愆；以劉中壘為父而有歆，以韓魏公為祖而有侂胄，盡墜門戶。盧奕仗節死義，顏魯公詆其面血，而子杞傾國，反害魯公；蘇文忠文章氣節偃蹇一時，而子過事梁師成，為其妻持服；朱晦翁百代儒宗，側目奸邪，而曾孫浚諂附賈似道，稱某萬拜覆，可為家戒。若李勣與許敬宗阿附武后，而子敬業起義討武，卒以誅滅，雖能蓋愆，亦見天道。

呂文靖夷簡為相，非無一疵可議，子為名相公著，而揚其父之美；史直翁浩為相，非無一善可稱，子為權臣彌遠，而掩其父之美。易曰：有子考無咎。

稽康死非命，子紹靖居杜門矣，後竟仕而死蕩陰；杜讓能死非命，子曉幅巾自廢矣，後竟仕而死亂兵。二子遜偉元王裒字矣。偶記

李信情若居喪，李敏渡海，不知所終。子信追求不得，遂情若居喪，而不娶，徐逸勸之，生胤而絕房室。王華布蔬不交游，華以父存沒不知，布蔬不交游十餘年。宋武欲收其才用，乃發父喪。以不知父之存沒也。皇甫無逸知父之必死，王章女知父之先死，知父之生平也。若漢末王叔漢聞父死汝南發哀，而子方從蒼梧還；鄭從易母亡嶺外，歲餘訃聞，則又至性太疎所致矣。

遭亂失父母而後求得者，魏郡麗倫也。因亂失父。鑿井得錢千萬，行求著頭，乃父也。時語曰：掘井得銅，買奴得翁。申喜也，乞人歌于門而悲之。與語，蓋其母也。杜羔也，羔父河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鞫獄，有老婦辯對，見羔竊語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故羔母也。高力士也，嶺南節度于潘州求其母麥氏，送長安。孫禮也。同郡馬台求得，禮推家財。東漢步遊張也，汝南人，少孤，母拾麥相失，後為取慮令，援行高年，里遇窮嫗，乃其母也。呂宣問也，六歲失母，調池陽錄事，有仙井兵揚後報曰：母韓氏尚作，乃棄官如荊門。

果得母已七十矣。庾道愍。生母漂流交州。愍長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負擔冒險而進。經年棄官尋母。母在交州。朱壽昌。父巽守雍。嫡母妒。出其母劉氏嫁民間。相別五十年。棄官求母。

漢高朝太公。公擁篲迎門。帝大驚下扶之。霍去病至平陽。遣吏迎父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中孺扶服叩頭。父而為子屈。非禮也。顏延之逢子竣。肉薄幰屏住道側。父戒子持滿則可。而屏避之非禮也。張仲子以子與世衛從甚多。令減撤。似矣。天子鼓角。田舍老公行田欲送一部吹之。非禮也。畢世敬代父元賓刺兖州。父呼世敬使君。每聽政乘板輿至。先數不聽。起趨庭而問政。

何所不可。子不為父起。非禮也。彼王導之不行棋伏滑之矜。先問崔挹之挾子威。何足汚人脣吻乎。商語

魏靜帝以父亶為大司馬。周世宗以父守禮為光祿卿。宋恭帝以祖父與芮為浙東安撫使。擁篲且成萬古之嗤。乃列父祖於品秩。不知登對何所稱謂。石晉齊王重貴。于其本生父。敬儒臣而名之。

父有不能得之於子者。漢陳萬年之子咸。不受教諂。萬年召咸教戒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觸屏風。怒之。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崔烈之子鈞。嫌其銅臭。烈入錢五百萬為司徒。問其子鈞。外議云何。曰。論者嫌其銅臭。顏延之之子竣。殺其寵姬。姬蠱頗隮牀。子竣殺之。延之哭曰。貴人殺汝。又見竣。面簿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王懋之之子瑩。不可託吏。瑩為義興守。謝超宗去郡。托其父懋以一吏屬瑩。曰。丈人如以湯沃雪耳。瑩答曰。以公吏不可。懋對謝面赤。崔挹之子湜。事多違拒。挹性貪致化。湜為中書令。以事干湜。湜多違拒。

以子議父。荀粲。常許其父彧不如從兄攸。韋伯陽。對父詠曰。伯陽不肯。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

子而抑其父以從己者。郄超毀父愔牋。見不嗣　劉敬文往謝劉湛。湛方傾殷景仁。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請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

見其子不見其父。阮籍過王戎。籍與渾友。渾子戎少籍二十歲。而籍每過渾。俄頃輒去。過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共卿言不若共阿戎言。薛勤造陳仲舉。仲舉年十五。為父齋書諸功曹薛勤。勤明日造焉。父出。逆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王儉過柳世隆。柳琰與兄悅齊名。儉嘗過宅。世隆謂為詣己。及至門。惟求悅。及見琰。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令故報禮。

莽有臨。祿山有慶緒。思明有朝義。溫有友珪。天報亂臣以賊子如一轍。奇矣。偶記

張信假子五百。安祿山假子八百。曹操假子有何晏。秦朗。晏收養宮中。服飾擬太子。文帝憎之。謂之假子。李希烈養子千餘。

假子而報恩者。有周曾之文育。文育義興人。本姓項。曾養為子。曾拒白水蠻。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身被九創。創愈還葬。葛從周之謝彥章。許州謝彥章事從周。為養父。授以兵法。從歷節度。從周卒。臨喪行服。躬預葬事。

假子而反為害者。田令孜之王建。建殺令孜。趙王鎔之張文禮。文禮使親軍殺鎔。猶董卓之呂布也。

杜荀鶴。杜牧之棄妾兒也。孫覿。蘇子瞻棄妾兒也。

川濟謂寧宗非光宗子。文帝謂順帝非明宗子。

梁豫章王綜乃東昏之子。林一飛乃秦檜之子。韓侂胄乃王宣子之子。楊國忠乃張昌宗遺體。梁師成乃蘇

子瞻遺體。

慈愛者。張禹曰。臣四兒一女。愛女甚於愛男。王述抱坦之置膝上。荀羨父嘗置膝上。

偏愛者。王導愛悅而惡恬。劉表愛琮而惡琦。

宋戴碩之子。法興延壽。善書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人云戴碩兒子。敵陳載三千萬錢。劉航之子。溫公誌呂獻可墓。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回不敢書。航子安世曰。成吾父之名可乎。代書之。

蔡攸諷父京致政。王溥諷父祚致政而受杖。陳萬年父咸。崔鈞父烈。則皆以諷將杖而止。

李林甫子岫。願以滿盈為懼。張華少子韙。因三台星折而勸避位。

羅隱之子羅塞翁。薛收之子薛稷。字嗣通。

趙明誠德甫宰相挺之子。李易安清照。禮部員外郎格非女。格非記洛陽園者。

老而得子。漢陳留富翁年九十生子。梁荊州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唐桂陽曹泰年八十五生子。皆日中無影。

元微之五十八歲生道保。白香山五十八歲生阿崔。崔天

遺腹之子。趙武。朔為屠岸賈攻滅。程嬰匿之。是為文子。李陵。父當戶。鄭小同。玄孫。杜衍。父早卒。遺腹生公。其母改適。前母二子以匿財索之。不得。引劍斫之。乃歸其母。繼父不容。范百常。鎮兒鐵子。體有四乳如父。殷叡。元素孫。陳友。揖遺腹子。唐王少玄。聊城人。十歲問父所在。母告。卽哀泣求尸獲葬。曾淑。肅遺腹子。奭昭武將軍。柳周七。子厚卒。乃生。李暠。小字長生。父昶遺腹而誕。為梁武昭王。

生於父任。唐杜亞任桂管觀察使。子畋。台文生於桂州。小字桂兒。宋李夔謫華亭尉。生子綱。王益為臨江判。子荊公生此。松溪志載。夔嘗任邑尉。生二公於縣廨。尚有劍峯堂故蹟。未知孰是。王梓記。洪公弼為寧海主簿。適荷花桃實竹幹有連理之瑞。生子

适建三瑞堂。司馬池爲光山令。生溫公於此。故名光
歐陽觀爲成都郡推。子修生此。韓國華知泉州。生
琦。汪穀令晉江。生藻。朱松尤溪尉。子熹生此。楊
億祖文逸嘗作玉山令。夢懷玉山人來訪。覺而生億。
官畏吏之子　以董宣子并爲郎中。（宣字少平。陳留人。七十四卒官。上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賜艾穀。官其子。）以王渙子爲郎中。（鄧太后曰。渙秉清修之節。不幸早折。）拜郭丹子宇常州太守。（顯宗問劉匡。言丹由典州郡。入爲三公。家無遺產。子孫困乏。乃下南陽求其長子。）拜陸康子儁郎中。（袁術攻康。死於壽春。朝廷嘉其節。）唐中宗訪崔敬嗣已卒。授其子官。唐宣宗問令狐楚

官其子綯
錄忠臣之後。貞元中官張巡乞子去疾。許遠子峴也。求
名臣之裔。魏求鍾繇後。詔曰。楚思子文。（若敖氏。）漢錄臧宣
楚封孫叔敖子。（封於寢丘。）
父隱子仕　龎德公子山民。魏黃門郎。子渙（字世文。）晉牂
牁守。　韋夐逍遙不仕。子世康爲荆州總管。　管寧不
仕。子藐爲郎中。　宗測長子賓官在都。知父旨。便干祿
爲南郡丞。付以家事。齋老莊自隨。往廬山止祖舊宅。
陶籍字文海。（弘景子。歷餘杭錢唐令。）

父仕子隱　袁閎。（父賀彭城十八年。卒。相。閎潛身于土室。）法眞。（父雄。交阯太守。眞在傳）
逸民　褚貢。（父淵。齊封侯。貢讓爵退處墓下。）王龜。（父起。節度河中。龜居中條山谷。）
隨任。　張載父收爲蜀郡守。載省父經劍閣作銘。　文
彥博舞象之年。侍尊人監稅聞喜。道士何守眞見而異
之。　漢張酺每一遷職。父輒一詣京師。　宋庠宋祁。雍
丘人。父杞爲應山令。庠祁因游學安陸。　趙曦倅瑞安
郡。迎父清獻公就養。因名戲綵堂。　法雄守交阯。子眞
省父。助求孝廉。眞察得胡廣。　長孫紹遠父承業作牧
壽春。時年十三。誦月令一徧。誦之若流。　阮孝緒隨父

爲湖州從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　羊欣父不疑
令烏程。（獻之入縣。書欣裙。）

附 多子

陳成子男百餘人。史記一云七十餘人。 田常子七十餘人。 田嬰子四十餘人。 漢中山王勝子百二十餘人。 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 漢張蒼子百人。 史丹子二十人。九爲侍中。四人封侯。餘皆大夫。 晉桓豁子二十人。後以石爲姓。 姚弋仲子四十二人。 吐谷渾子六十餘人。 梁鄱陽忠烈王恢男女百人。 王冲陳僕射。歷仕二梁。子三十人。 陳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則後主。封王者三十三人。除始興誅逆。岳陽死隋難。餘令終。 王僧衍仕陳子三十人。皆爲通官。 王琳十七子。 陳顯達有子十餘人

后周李遷哲男女六十九人。 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玢子三十六人。皆明皇之孫。而明皇亦有子三十人。 郭子儀七子八壻。 宋張耆子四十二人。 馮行己子二十二人。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二十七人。 杜子微服天門冬八十日。行三百里。子一百四十人。 若宋胡藩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坐罪徙遠州。 唐李林甫子女各二十五人。 與淮南程幹等耳。幹本富人。爲水火焚蕩俱盡。妻茅氏連八年孿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出南部新書。

附 無子

人有稱林逋五世孫者。不知逋未娶也。溫公言萊公耆後子孫丐於海上。不知萊公無子也。

之嗣者。 叔向。語晏子曰。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肸又無子。 孟嘗君。無後。 呂公。叟護故人。無子。 太倉令淳于意。有女緹縈。 朱博。有一女無男。 趙孝。無子。拜弟禮兩子爲郎。 祭遵。兄午以妾送之。不受。 蔡邕。女文姬。 王粲。二子被法誅。曹操在漢中歎曰。孤若在彼。不使仲宣無後。 羊祜。將進爵。上乞以賜甥子蔡襲。德按。襲亦係繼嗣。 鄧攸。字伯道。棄子攜姪過江。納妾。乃攸之甥。攸不復畜妾。遂無子。 戴顒。字仲若。無子。 顧協。少聘舅息女。母亡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卒無胤。

周續之。字道祖。 蕭眎素。娶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 謝惠連。三十七卒。 張種。字士苗。承從孫王僧辯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 何點。老娶魯國孔嗣女。 李神儁。晚年無子。語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使人神傷。 王晞。宣帝賜妾。晏終不言。晞拊留而退。 唐孟東野。名郊。武康人。連產三子。不數日數失之。 白樂天。以從孫阿新爲後。 崔觀。田宅分給奴婢。 崔祐甫。以從孫爲後。 宋黃山谷。 王文穆。■楊文公戲言畋作四畏。王以爲恨。卒無嗣。 包拯。仁宗朝乞除進太子。日。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 王欽若。俾壻張瓌主祀。 富弼。 王曾。 程顥。 羅從彥。 宋弘不易妻而乏嗣。李象不再娶而無後。

母子

親導母輿崔邠也。拜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幘。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親為母執轡張遂清也。為淄州刺史迎其母。及郊行數十里。母至山迎。所督將吏皆羅拜者。張遼也。時屯合肥。父至京師。公卿罷朝。奉酒上壽。張酺也。每遷職。父輒一詣京師。適會歲。公卿上壽。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拜其母虞潭也。母孫氏。潭有功。开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母至孫權親拜其母大臣畢會顧雍也。迎母於吳。升堂拜母者孔奮之於梁統。馬寶之於王暢。范式之於張邵。盛憲之於孔融。孫嵩之於趙岐。王惠陽於王朗。孫

策之於張昭。周瑜魯肅之於呂蒙。桑虞之於符彤。荀崧之於王濟。何劭任昉之於到洽。

徐庶為母詣操。庶母為曹操獲。庶辭劉備曰。本欲為將軍共圖王伯之業。以此方寸地也。今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周虓為母降堅。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苻堅。堅曰。老母見獲。失節於此。遂不仕。然庶終不謀蜀。虓終不仕秦。若王陵之不歸項。宇文護之不伏齊。趙保吉之不伏宋。雖各有所為。其於至性。究有虧也。彼吳起齧臂而盟。出衛郭門。與母訣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門。溫嶠絕裾而往。嶠欲詣建康。母崔固止之。絕裾而往。母亾阻亂。不得奔喪。又豈足效乎。史遁

東漢司徒馮勤母八十。每朝會。光武勅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者此母也。宋張齊賢母孫氏八十餘。封晉國夫人。太宗賜手詔存問。賈黃中拜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賜坐與語曰。教子如此。真今之孟母也。因賦詩美之。蔡襄母有賢行。仁宗特賜冠帔以寵之。

漢雋不疑尹京兆。行縣錄囚。問多所平反。母喜笑異它時。或無所出。母怒不為食。隋鄭善果刺沂州。母崔氏於屏後聽果處決。當理則喜。否則引至榻下切責之。

敬姜不哭文伯。文伯死。據牀不哭。謂其多曠禮於朋友諸臣也。君子以為賢母。李母不

哭日月。李日月從朱泚敗死。母見其尸。不哭而罵曰。奚奴。國家何負汝而反。死已晚矣。母得不坐。嚴母數責延年。延年治河南。號屠伯。母數責之曰。天地神明。人不可枉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墓地耳。王母讓珉。珉為中書侍郎。母自洛陽來京師。讓曰。汝無攻戰勞。徒以諂媚取容。海內切齒。吾恐汝家墳墓無人。皆賢母也。

魏夫人之鑿撻。顏氏家訓。王大將軍在湓城時。為三千人將。年踰四十。魏夫人少不如意。猶鑿撻之。李景讓母之褫衣撻背。景讓觀察浙西。杖殺牙將。軍中將為變。母立景讓於庭。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力請。乃釋。軍心遂安。陳堯咨母之杖碎金魚。守荆州回。對母以弓矢為樂。母曰。汝不務行仁化而專持一夫之勇。豈汝父之志耶。杖之。碎其金魚。皆嚴母也。

魏孝文不知所生而感馮后。宋仁宗不知所生而感劉

后。孝文仁宗生后皆姓李。

庶母有子。趙襄子。姑布子卿見曰此眞將軍。簡子曰此母賤翟婢也。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周顗及弟嵩謨。母李氏字絡秀。嘗曰我屈節爲汝家妾。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使進饌於客。見者皆起。陶侃。母湛氏爲妾生侃。崔道固。請兄通所生母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客咸拜其母。母命曰汝宜答拜。阮孚。母卽姑婢也。王符。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

附 後母

閔續薛包王祥王延之母。始虐而終仁。仁以子故。魏孟陽氏女程穆姜。始逆而卒順。順以母故。

後母之子甚賢而全其孝慈者。如王覽。母撻前母子祥。覽輒抱持涕泣。韋嗣立。母笞前母子承慶。嗣立輒解衣求代。又李銓之於前母兄。銓始五歲。衣服勝兄。卽不著。其母遂不得偏。於是雍睦。陸景融之於象先。景融爲象先後母弟。象先被笞。融諫不入。則自捶。母爲損威。楊厚統子之於搏。母與前母子搏不相安。厚托疾不言。不食肉。而母改意。

後母之賢者。翟方進母。隨至長安。織屨以給其受經。羊祜母。前母子發與承病。祜母專養發。而承遂不起。郭丹母。少卿。事母孝。母爲治裝從師。又爲鬻衣裝買產業。

後母之不慈者。漢李㬅繼母。酷烈。㬅能奉之謹。唐馮豹。衍子。後母欲毒之。而豹事愈謹。崔衍母。倫子。繼母李氏不慈。衍事益謹。杜戩母。繼母苦之。戩以孝聞。

孝事後母者。曾參。後母遇參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之。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後母亦改悔。鮑永。君長。宣子。事後母孝。妻嘗於母前叱狗。卽出之。樊儵。宏子。事後母孝。陳萬年。丙吉稱其事後母孝。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言不稱老。蔡覽。事繼母孝。父名之曰微。字希祥。姜肱。事繼母恪勤。母既年少。又嚴厲。肱兄弟同寢。不入私室。以慰母心。郭世通。養繼母瘵男。山陰獨佩里。居韋敞。杜陵人。事繼母以孝聞。江夢孫。事繼母其謹。顏詡。眞卿後。少孤。事繼母以孝聞。杜暹。事繼母孝。劉珙。子羽長子。事繼母禮

敎飭備。柳公綽、事繼親薛氏三十年。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劉審禮、事繼母平齊縣主。稱疾憂形於色。歸登。事繼母孝。裴子餘、孝繼母。元孫璀、事繼母唐雅。傅戚、出刺冀州。繼母杜不能適。戚自表解職。五代翟光業、事繼母以孝聞。又司馬銑。李光弼。宋思禮、

繼嗣

盧邁再娶無子。或勸畜妓。荅曰。兄弟之子。猶吾子也。可以主後。以從弟子紀爲嗣。元德秀少孤。親亾不肯婚。人以爲不宜絕嗣。荅曰。兄有子。可以祀先。

晉謝弘微繼叔父峻。襲爵。國祿不受。惟受圖書千卷。梁阮孝緒繼伯父胤之。遺財百萬。一無所受。此脈於爲人後者也。釁相之圖不入。盎惡共利人也。

伏黯以兄子恭爲嗣。恭字叔高。湛兄子。弟黯字稚文。位至光祿。王戎以從弟脩之子爲嗣。戎子方早卒。庶子興戍不齒。戴冑以兄子至德爲後。

杜正倫以兄子志靜爲後。殷嶠以弟子元爲後。

皇甫謐出後叔父。褚蓁出繼伯父。蓁、淵次子。王延之、父昇之。出繼伯父。粲之。張冲。思納。父東。出繼伯侍中景爵。王奐祖僧朗。父粹。出繼從祖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袁聿修叔德翻子。出後叔父羅。梁操孟德。士彥子。出繼伯父。薛收道衡子。衡五子。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與道衡偏相友愛。收養於孺宅。成長始能識本生。白香山以從孫阿新爲後。黃山谷以小德爲嗣。

爲人後襲爵者。劉蔚祖。懷愼子。愼弟懷甝卒。愼以蔚祖嗣封。劉湛。字弘仁。祖躭。父柳。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男。范曄。泰少子。出繼伯父弘之。襲封武興縣男。張纘、父策從父

兄弘籍無子，策以第三子纘嗣，封利亭侯。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祖恬，廣平太守，封列人子。恬卒，弁伯父世顥襲。世顥無子，養弁為後。李佩晞。與祖兄安祖之子。與祖無子，佩晞為後，襲封南陽郡王。孔崇弼。韓無子，弼以猶子入繼，承蔭授幾尉。

人為之立後者。　何點。宗人以點從弟耿之子遐任為嗣。　李神儁。從弟延度以第三子容兒後之。　劉懌。弟廞以子俊為懌後。　崔正勉。弟宜度以子龍子後之。

朝廷為之立嗣者。　劉廞。廞卒，文帝以廞弟子阜嗣。　徐奕。文帝思奕，詔以奕族子統奉奕後。　羊祜。無子，武帝以祜兄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並收免之。　江愍。明帝初，斅出繼從叔愍為從祖濟後。王儉啟：禮無從小宗之文。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江忠簡胤嗣所寄，惟斅一人，若不欲絕後，可以斅小兒繼愍為孫。尚書參議。謂頗無子立孫，陛禮之始。詔自量立後。

表立為後者。　于忠。臨薨上表，乞立弟子永超為子。　崔祐甫。植字公修，祐甫從父孫。盧江令嬰甫之子。祐甫寢疾，請妻曰：當以盧江大子主吾祀。以上聞，德宗遣召植淮南。

出繼而又無子者。　崔孝演。出繼伯父。孝演無子。弟孝直又以子士遊為後。

以甥為後者。　陳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　朱然。字義封，朱治之姊子。本姓施氏，治以為嗣。　司空圖。為御史所劾，昭宗不責。

以外孫為後者。　韓謐。韓壽子，賈充以為後。

以異姓為後者。　蜀郡張君子養衛繼為子。繼漢嘉嚴道人。父為縣功曹。繼隨父戲庭寺中。縣長蜀郡張君子甚憐愛衆之，因語功曹，遂養為子。時禁異姓為後，復為衛氏。

將霍存養霍彥威為子。得於村落，從存征戍，愛其爽邁，遂養為己子。　王處直養王都為子。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李應之得於村落，養為己子。應之醫定帥王處直，應之遺都，因為處直之子。　秦檜以妻兄王㬇孽子熺為後。

有子而不廢先為嗣者。　豆盧寧。養弟永恩子勣為嗣，及生讚，曰：兄弟之子猶子也。以勣為世子。

後還本生者。　諸葛攀。攀父喬，字伯松，瑾第三子，本字沖慎。亮未有子，求喬為後，瑾啟吳王遣之。喬生子攀。亮後自有子，攀還復為瑾後。　羊伊。羊祜詔弟子伊為子，後還本生。　皇甫謐。出繼叔父。叔父有子，遂喪本生，遂還其父。　賀率。晉賀喬乞兄羣小息率於孩抱中字之。喬妾生子頗棠，曰：喬已有男，宜使率還。羣丟率求還，表於朝，許之。　鄭譯。後周鄭譯從叔文寬無子，太祖令譯後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

為本生服重者。　柳慶。出後第四叔。叔亾，遺父喪，慶為服重。

嗣立

宋宣公讓位弟穆公而卒有與夷之弒吳諸樊讓位弟餘祭而卒有僚之弒三代而下不以傳嫡者是亂本也

讓而善全者漢東海王彊唐宋王成器偶記

齊婁后致位演而孝琬百年殄宋杜后致位匡義而廷美德昭殲故曰牝晨家索

晉申生衛伋急子之賢而不免其天道乎獻烝於齊姜生申生宣烝於夷姜生急子

荀息之死奚齊不如留侯之翼太子偶記

叔孫通曰本一搖天下震動狄仁傑曰本一搖天下危矣

漢武秦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蘇論

泰伯夷齊季札逷乎邈矣聞其風而興起者若丁鴻劉愷韋玄成鄧彪郭賀皆是也丁鴻不得遂其讓者也我知其心鈌然也而世人賢其悔過劉愷得遂其讓者也我知其心快然也而世人訾其遂非丁鴻讓國於弟盛鮑駿諫而就國玄成讓爵於兄弘因有司劾而受爵偶記

唐宣宗曰若一立太子則朕便爲閒人後唐明宗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宋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朕何地人甚愛者子子復有足忌者哉後世之請建儲貳輒以天命人心邀其必從則益中其忌矣史漁

高歡不死以有洋也克用不亾以有存勗也

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馬皇后養之爲子唐玄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爲子宋眞宗劉皇后取李宸妃子爲子旋皆正位儲宮而三宮妃壓於嫡母之下未

嘗加進位號

趙襄子無恤爲伯魯不立不肯立子必傳位伯魯子代成君及其蚤死復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元魏河南王平原卒長子和出家爲僧舍其子顯以爵讓弟鑒鑒後以顯年壯復遜爵歸之此之所爲即漢明帝有愧色焉而趙光義無論已

袁紹欲舍譚而立尚劉表欲舍琦而立琮

唐太宗廢太子承乾幽魏王泰而立晉王治其意亦效孫權之廢和殺霸而立亮史漁

楚密埋璧於太室之庭。楚共王有寵子五人。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乃與巴姬埋璧。使五人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趙私藏符於常山之上。趙簡子曰。吾藏寶符於恒山中。往得者立爲後。諸子競往無所得。無恤曰。恒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曰。是知符矣。遂立之。而北魏則以鑄像。爾朱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王。唯莊帝獨就。

自古創業之君。俱不利長子。高辛氏顓頊長子帝摯不善崩。弟堯代立。堯長子丹朱不得立。立舜。舜長子商均不得立。立禹。湯長子太丁未立而卒。周太王長子泰伯。文王長子伯邑考。皆不得立。秦始皇長子扶蘇不得立。立胡亥。漢高帝長子惠帝立而絕。文帝繼立。光武長子東海王不得立。立明帝。魏武長子曹昂戰沒。立文帝。孫堅長子策無後。立權。權長子和不得立。立休。司馬懿長子師無子。立昭。宋武長子義符廢。立文帝。劉淵長子和廢。四子聰代。劉曜長子胤前沒。鹵止爲王。苻健長子廢。立次子代。石勒長子弘爲虎廢。石虎長子邃宣俱前僇。慕容儁前子死。次子暐立。慕容垂長子令被殺。次子寶立。齊太祖長子武帝立一世而絕。從子繼之。梁武帝長子昭明早逝。次子簡文代。陳武帝長子死於江。從子蒨立。北齊神武長子澄弒。次子洋立。周文長子安定公卒而廢。少子武帝立。隋高祖長子勇廢。次子廣立。唐高祖長子建成僇。次子世民立。朱梁太祖晃長子友文墜馬死。少子友貞立。後唐太祖克用長子落陣亾。少子存勗立。明帝長子從榮僇。從厚立。吳王楊仁密長子渥廢。次子隆演立。南唐徐溫長子知訓以亂死。義子知誥立。蜀主王建長子元膺僇。次子衍立。南漢劉隱閩王潮子俱不立。立弟。後蜀孟知祥公主子在唐不得立。立昶。宋太祖長子德昭自殺。弟太宗立。太宗亦作創始。長子元佐

不得立。立真宗。契丹阿保機子東丹王不得立。立次子德光。金阿骨打子蒲盧虎不得立。立弟吳乞買。元太祖長子先沒。立次子憲宗。世祖長子真金與義先沒。然則嫡長子而得傳位及後人者。僅禹子啟也。訣番

古事比卷之二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三

古事比卷之三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訓誡

向朗之誡子也。曰勤得所求。靜得所安。諸葛亮之誡子也。曰年與時馳。意與歲去。

馬援書戒兄子嚴敦曰。龍伯高（述）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保）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王昶（文舒名）其兄子曰。默沉名其子曰渾。湛。書戒之曰。穎川郭伯益（名奕嘉子）吾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名嘏任旌子）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

漢宣愛淮南憲王而不忍廢太子。乃以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其嘗讓爵於兄。欲感諭也。齊高從弟季敞性頗豪縱。嘗語之曰。可數詣王思遠。以其立身簡潔也。皆善擇人以教子弟。

淵明責子篇。有不好紙筆語。山谷以爲不欲其仕宋。故作詩自汚。此苦心也。東坡生子詩有願愚魯語。此不平也。邵堯夫生男詩。有願成大賢不知天意語。夫四十五

生子而願以大賢聽之天意有淵明之苦心無子聽之不平矣

李勣疾篤召弟弼列諸子姪曰子孫有不肖言行交非類者急撾殺毋令後世笑吾猶吾笑房杜也包孝肅家訓云子孫世宦犯贓不得放歸本家沒後不得葬於大塋姚崇分其田園令子姪各守仍為遺令曰子孫失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差是競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有預為定分將以杜後爭

唐介語子曰吾備位政府桃李未培而荊棘則甚多矣

汝等自勉而已朱遊道戒子士幼士愼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其意美矣然謂不見公與相起身自耕鉏乃覬覦富貴也杜牧之寄姪阿宜亦云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意與韓類也父兄祗以此教子弟耶

陳顯達戒子勿以富貴凌人　房玄齡誡子不可以地望凌人

王志謂弟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鎭之以靜將恐貽譏寂欲獻中興頌乃止周顒謂子捨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王褒儉子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本素族自然闌流可進不須苟求也

後唐劉贊父玭自食肉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宜勤學以干祿宋買黃中五歲父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嘗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後贊累遷刑部侍郎黃中舉進士亦有以激勵之也

阮籍不拘禮教及戒其子渾則曰仲容已預吾此流汝

不得復爾豈亦厲者之寐燭視子耶元延祖棄官毋灌園掇薪以為有生之役盡此及戒其子元次山則曰兒遭逢世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勵名節無近羞辱二公訓卻正

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王僧虔誡子云云以謂亦各已耳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王裕之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云云二王之言如一然僧虔誡子正激使自勵若裕之直付之不教矣秉有賢父兄之謂何

班固不教學諸子多不遵法度　馬廖不訓諸子曰皎

歎素絲在所染也。　謝太傅安石劉太尉子真不教兒。左思父雖不甚教其書學。彭乘不訓子弟。范宗翰責之。不受教如劉寔諸子。或曰。子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　虧庭訓如劉贊子弟。雖童年稚齒便能傷易騎人。安德王延宗爲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後爲周武帝見擒。誣反以椒塞口而死。北齊宣和聞邙山有盜臨刑求吮母乳。嚙斷乳頭。母死。盜曰少盜一菜一薪。母見喜之。以有今日。故恨殺之。教安可不自嬰孩始乎。世之姑息其子者。未有不敗也。

母能教其子者。　曾母。母以殺彘紿其子。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遂烹彘。　孟母。以殺豬紿其子。既而曰。是教之不信也。遂買鄰豬肉啖之。　王義方之母欲比王陵之母。蘇子瞻之母欲比范孟博之母。賢母也。　公叔文子退朝。其母方績。鄭善果襲封縣公。母崔氏恒紡績。皆有戒子惰業之言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錄囚還。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怒爲不食。故不疑嚴而不殘。嚴延年母到雒陽。適見報囚。母數責延年不意當老見壯子被戮。遂去。歲餘果敗。二母之慈則同。而教有行有不行。則遭有幸有不幸也。　李景讓觀察陝西。母鄭。褫衣庭杖之。陳堯咨節度河南。母馮脫金魚地杖之。景讓杖殺一押衙。軍中憤怒將變。母召景讓於庭。將撻其背。將吏請釋。軍中遂安。　堯咨守荊南。對母問異政。日。州當孔道。客以善射歎服。母以杖擊之。金魚墜地。除諫官而母勉以報國。劉安世也。鄒浩也。安世母曰。汝當捐身以報國恩。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浩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公論。吾顧何憂。　二子後皆以直諫得貶。蓋所以成母志也。諸母能教養其娣姒之子。羊叔子有伯母蔡叔母辛。杜征南有叔母嚴。皇甫士安有所後叔母任。

名裔

正人之後　韋宙。上讀元和實錄。問韋丹後。周墀言其子宙見任判官。奏為侍御史。裴諗。度子。為學士。加承旨。以御盤果實賜之。宋衡。璟八子。謫居沙州。上番入寇。曰衡父舊賢相也。其可留乎。盡室獲歸。陶潛曾孫。梁蕭秀刺江州。初至。問前官取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裔乎。即日辟為西曹。魏巖。鄭公裔孫。所藏魏公像。有免車牛狀一紙。本縣判云。魏公唐室勳賢簪纓之後。車牛特免。張元吉。九齡九世孫。真宗朝詣闕。獻明皇墨跡并張公寫真告身。詔以為韶州文學。段亮。秀實孫。祥符中。以為三班借職。段文酉。秀實八世孫。元豐中以為隴州助教。狄國賓。仁傑裔孫。慶曆中。以為華州助教。郭元亨。子儀裔孫。慶曆中。以為永興軍助教。宋立。神宗夜讀宋璟傳。詔訪其後。有裔孫立已投軍矣。與一武官。不願。

知子

知子弟之賢者　賈逵祖習。襄陵人。逵為兒童。戲弄嘗設部伍。習異之。曰。授以兵法。陳羣祖寔。曰此兒必興吾宗。王鎮惡祖猛。曰。此兒亦將興吾門。宗綝父靖。曰。綝宗廟之器。州縣之任。不足污吾兒也。衛玠父璪。曰。此兒有異於衆。謝徵。字玄度。父景。異之曰。此兒非常器。所憂者壽。江革父柔之。深加賞器曰。兒必興吾門。高綽。字叔宗。父謙之。曰。與吾門者當是此兒。高昂父翼。曰此兒不滅我族。當大吾門。不直為州豪也。丁仲文父寶。異之曰。此兒必興吾族。梁彥光父顯。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李周父矩。曰當以軍旅之事。興我門族。龐統從父德公。知從子統。統十八見司馬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知人。顧和。字君孝。族叔榮。字彥先。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興吾宗者必此子。時宗人球亦有令聞。榮謂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荀崧。字景猷。頵子。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為必興頵門。王惠。字令明。叔父謐。謂所知。王玄謨世父蕤。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劉懷珍。小字道玉。伯父奉伯。隨奉伯南頓守。獨避不亂。刺史獮奉伯曰。此兒方興吾家。垣崇祖伯父護之。曰。此兒必大成吾門。劉孺叔父瑱。為義興守。攜之官。嘗置坐側。曰此兒吾家之明珠。蕭琛。字彥瑜。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王瞻。字思範。從父僧達。從師受業。有數經門。聽獨不覩。僧達異之。曰。大宗不墜。寄之此子。周弘正叔父捨。為捨所養。捨曰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李琰之。字景珍。從父仲雅。曰。與吾宗者。其此兒乎。楊愔。字遵彥。季父暐。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及從父兄昱。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楊

素字虔道。從叔祖寬。之異王珪叔父顗曰。門戶所寄唯此兒。柳公綽子字寬伯父子華。始生三日。子華曰。興吾門者必此子也。蕭復伯父華。生於戚里。衣澣濯之衣。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遊。華曰。興吾家者必此子也。陸暉從兄機。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侯。房士達族兄景光。曰此兒倜儻。終當大其門戶。李冲。字思順。長兄承。沖燉煌公寶少子。承言此兒器量非常。方為門戶所寄。謝弘微叔父混。曰。此兒深中夙敏。可成佳器。宗炳於兒子愨。問乘風破浪之語。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呂文穆薦姪夷簡曰宰相才。范蜀公器姪祖禹曰天下士。

能世其學而父兄稱之者如盧辯兄景裕謂曰昔侍中汪小戴、今汝汪大戴、庶續前修矣。　韋叔夏孝寬曾孫。博涉經史叔父玘曰汝能如是可以繼承相業矣。　袁象小字史公父覲與兒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　謝莊嘗游土山使子朏命篇攬筆便就莊撫其背曰。真吾家千金。　沈約指其子謂睦裔曰此吾愛子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　王福畤嘗誇其子。勔勮勃助勸韓彥思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　崔液尤工五言父湜嗟賞之曰海子液小字我家之神駒。　丘遲八歲善屬文。父靈鞠曰氣骨似我。　劉虬謂子之遴、必以文興吾宗。謂諸子曰。若比顏氏之遴。得吾言語。　杜工部亦譽其子宗文宗武。　吳恢因諫寫書撫子祐背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蘇震未冠有老成人風。伯項異之曰。吾家有子。　蘇詵十餘歲有成人風。類曰吾家有子。　王澄與人書稱其兒徽第四子。曰。風氣日上。足散人懷。

衆不識而獨異之。　鍾離牧。緒之子。童齔時號為遲鈍。從兄駰與謝贊顧譚齊名。曰牧必勝我。後假節鎮守武陵。王湛。初有隱德。兄弟宗族。皆以為癡。父昶獨異焉。陽秝。上倫少孤。宗族無能識者。唯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唯吾門之標秀。乃佐時良器也。韋叡。伯父祖徵視之如子。

時叡內兄王憕姨弟杜惲並有盛名。祖徵曰。汝文章小減。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任瓌。早孤。伯父蠻奴愛之。曰。吾子弟雖多。傭保耳。門戶所寄唯此子。

母賤為諸兄所輕而父知之。　崔道固。輯子。賤出。兄攸之等輕之。輯曰。此兒姿識或能興門戶。資給令其征南。李訢。崇子。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相者言貴。遂使入都。裴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客皆為之起。遂止。

以古人擬之者。　張緒叔父鏡謂曰。此兒舍之樂廣。李士謙。事母孝。伯父瑒曰。此兒吾家曾子。庾太尉亮常譽弟氷曰。吾家晏平仲。　劉瓛孝祖母孔氏。孔氏曰。阿稱瓛小字。便是今世曾子也。能不愧于父祖之所期者始足

貴也

知子弟之不才者。丙吉於子顯。謂夫人曰亾吾者必顯後為奸利帝以吉舊恩止免官奪邑。薛宣於子惠。為彭城令宣過其縣不問以吏事。諸葛瑾於子恪。常嫌其非保家之子。羊玄保於子戎。有才少行玄保常嫌其輕脫曰此兒必亾我家與王僧達誘議朝政賜死玄保謝世祖曰臣無日磾之明。徐陶仁於子文景。多不法陶仁謂終當滅門仍移家避之賜死陶仁不哭。北魏中山王英於子熙。慮非保家之子後果坐誅。宋弁於二子維紀。言維性疎險紀識慧不足終必敗吾業果然。房謨於子子遠。謨前妻子陰薄不以為子後果謀殺神武事發。李勣於子敬業。每日此兒將赤吾族。又折像。諸子衰劣像散金帛資產曰世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及晁錯之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陳敏之父。曰滅我門者必此兒。

令狐邵於族子愚。邵以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仕進有名稱激邵曰聞謂愚不繼今竟云何邵熟視不荅果誅。劉鍾之於從子毅。以教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謂毅汝破吾家。范晏於弟曄。嘗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王景文於兄子蘊。蘊小字阿益楷子楷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嘗懷恥慨感激為將景文甚不悅曰阿益汝必破我門戶果斬於秣陵市。李穆於兄子翼。知非保家之子勸兄遠除之不用及遠臨刑流謂移曰不用汝言至此。劉山伯於弟武周。曰汝不擇交遊終滅吾族數罵辱之。崔安潛於從子胤。慎由子與崔昭緯相結故相季父安潛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郎所壞。知其不可任而密啟。鍾毓於弟會。遣會征蜀毓密啟不可專任會果謀反所養兄子逸逮當誅故宥。祖納於弟約。異母兄納密言於帝假其權勢將為亂階時謂異生忌其寵貴及約謀逆獄納有鑒哉。宇文述於子智及。疾篤曰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楊岳於兄子玄感。嘗密表必為逆亂及玄感誅岳子弘禮等遂免。

預料子孫休咎者王弘也。集會任子孫戲僧達跳地作虎子僧綽采蠟燭珠為鳳皇僧虔累十二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曰僧達俊爽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分別子弟優劣者謝混也。嘗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恃才而傲不篤實自知納善而不用至於微子吾無間然瞻字宣遠靈運小字阿客微子弘微。自言兄弟志性者周嵩也。對母絡秀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

漢高祖謂吳王濞曰。若狀有反相。遼興宗謂涅羅古曰。此子目有反相。又遼太祖以燕寢採薪辨諸子優劣洞若觀火。所謂知子莫若父信矣。第知之不早論教與不知子惡者何異。遼史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臥內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

不知子之賢。山濤不知子簡。簡曰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謝方明不知子惠連。靈運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以常兒遇之。蘇頲。瓌處頲於馬廄客視乃詠崑崙奴詩瓌召詠兎愈加愛恤。段文昌不知其子成式。因獵送從事各兎一雙其中徼

引典故無一事重疊者乃知其藝文該洽。裴潛不爲父茂所禮。自厲折節清省格然其家敎有類於石奮魏興以來少及者。魏衡不知兒子舒。使守木碓。

象賢

楊弘禮（素弟岳子）征遼所向摧靡。太宗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漢靈帝謂楊奇（震孫）曰卿彊項眞楊震子孫。狄仁傑孫兼謩有祖風。帝曰卿狄梁公後當嗣家聲。員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帝異之曰員半千孫固當然。魏謩徵之裔孫唐文宗奇之。房啟爲鳳翔府參軍人吏望見曰眞房太尉家子孫。周文見高岸軍容曰高歡不死矣朱溫見存勗軍容曰克用不亾矣魏武於孫仲謀亦然。

光武謂鮑昱（永子）曰欲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爲司隸。唐鄭餘慶子涵爲補闕敢言憲宗謂餘慶曰卿令子朕直臣也。楊恭仁隋觀王雄子刺甘州文帝謂雄曰匪惟朕得人乃卿善教子矣。荀顗（太尉彧第六子）黃初末宜帝輔政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李穆拔軹關栢崖山鎮命盧愷作露布魏帝讀之大悅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倩故是令君之子。令狐整隨軍征討太祖謂曰卿遠祖立忠而去卿今立忠而來可謂世濟其美。（遠祖邁不屈於莽其子稱避地河右云。）李昶（彪孫）太祖曰操尙貞固不墜家風。趙道

與遷左武侯。太宗曰。卿父為隋武侯將軍。今克紹弓冶。可謂不墜家聲。　李固司徒郃子。四方士歎曰。是復為李公矣。　梁武開五館。袁憲入室。竪義到溉曰。袁君正(憲父)其有後矣。　丁固字子賤。(覽子)虞翻(與覽一見友善。終成顯名。)與同僚書曰。丁子賤堂構克舉。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　魏隱與弟遐總角詣謝奉。奉與語大悅之。曰。太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　隋陸爽(開明)九歲日誦二千餘言。楊愔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　宋廣平(璟)每見韋安石子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　柳宗元年少已成人。衆

謂柳氏有子矣。　裴讓之與楊愔相遇。則淸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亾矣。　王儉謂謝幾卿曰。超宗為不死矣。(幾卿超宗子。)　袁粲見謝莊子朏曰。謝令不死矣。　劉獻嘗過丹陽。袁粲指厲事前柳謂曰。此是劉尹(謂其祖惔。)手植。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淸德不衰矣。王司徒(儉)少便不凡。袁司徒(粲)歎曰。宰相之門。栝栢豫章。雖小已是棟梁器。
虞荔(母喪遭亂。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之後有世南。房彥謙(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一言一行。未嘗涉私。)之後有玄齡。所謂仁者必有後。豈虛哉。
袁憲之子。有承家承序。(太宗問梁陳名臣子弟。岑文本曰。昔陳亾。百司奔散。袁憲朝服立後主傍。白刃不避。王世充纂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淸亮。無愧先烈。帝乃召拜為晉王友。)楊隆禮之子有謹矜謹餘謹名。(隆禮卒。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謹矜等皆得父淸白。帝喜俱擢用之。)

幹蠱

有禹。故鯀得以郊。有蔡仲。故蔡叔得以世祀。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不列於酷吏。沈充叛臣也。其子勁以死節著。李義甫奸臣也。其少子湛以忠義聞。徐世勣而有敬業。爲之孫。許敬宗而有遠。爲之曾孫。盧杞而有元輔爲之子。褚淵而有賁。爲之子。其氣類橋梓也。其志念則荃蕙之於蕭艾也。筆涉

鄧艾下蜀。禪議降。子諶諫不用而死。劉裕入關。泓議降。子佛念諫不用而死。噫。姚氏不足道矣。使諶嗣漢。並遂

以諸。

岑晊父豫爲南郡太守。以貪誅。而晊列名黨人。史弼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郡守。而弼篤學。崔篆以兄發佞巧幸於莽。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褚賁。愧父附齊退處墓下

桓彝之溫。郗愔之超。不如沈充之有勁。

楊涉之兒有凝式。式病父失節。託疾作狂不仕。　邢恕之子有惇夫

不嗣

張良計招四皓以安太子。而辟彊用諸呂以危漢。房玄齡爲屏風教子。而遺愛以反誅。杜如晦著曹之勳。而子構坐弟荷謀逆徙嶺表。宋璟爲開元賢相。而子渾恕尚華衡。並以賊敗流貶。狄仁傑刺相州。民立生祠。而子景暉爲魏州參軍。人患貪暴。遂毀其像。王導之孫謐。乃投璽於桓玄。謝安之孫澹。乃持册於劉裕。王氏扼國。劉向上封事極諫。而子歆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名。皆所共謀。馴致攝篡。卒之身亦不免。魏陳矯事曹氏。

三世盡忠。炎篡而矯之子騫。用佐命勳。位極公輔。郗愔忠於王室。而子超黨於桓氏。爲溫建廢立之謀。愔遣箋詣溫。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子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箋。自陳非將帥才。勸溫并領已所統。賈似道柄國。浙漕朱浚。字深源。晦翁曾孫。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名父之子。大儒之後。醜顏若是。能不刺心。　如孔列君之子光。顏延之之子竣。盧奕之子杞。李泌之子蘩。韓愈之子昶。張說之子垍。又陳寔之後有羣。荀淑之孫有彧。敬暉之孫有翃。柳公綽之孫有璨。張東之之子有漪。侍父立功。每見諸少長。不以禮接待。亦何異懷慎之杞。琦之佗胄乎。蘇東

彼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亦是名裔辱事

顧昌玄父亾無異常人父法秀。宋太始中北征死亾。屍骸不反。而昌玄燕樂嬉遊。無異常人。有司請加清議。謝況母喪無異吉人以諮佞事巴陵王休若。居母喪。燕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常自稱孤子。衆乃駭愕。

陸慎餘居喪飲酒食肉於坊市慶之子。與兄博文居喪衣華服。飲酒食肉。爲京兆所奏。詔各杖四十。夏侯史居喪醇醪肥鮮不離口道遷子。父時田園貨貴略盡。馬希聲居喪頓食雞臛數盤潘起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

宋劉炳與弟煥皆官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祀內

殿崇班鄭從易母兄俱亾嶺外歲餘訃聞請行服特除名勒停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係念。至年餘不知存亾耶。時奸黨恣行而清議尙立乃附

宋緒之母思菰羹而不奉母病。忽思菰羹。緒妻市菰爲羹。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食盡。母怒曰。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利血。明日死。崔和之母思堇而不買和巨富借錢。子軌盜錢百萬背和亾走。崔貽孫之子問甘旨而莫知貶官嶺北。三子爭於舊業。甘旨醫藥。咸莫知之。貽孫以書責之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曹地府。

張植母老分違母出家爲尼。既老。子又長嫡判瀛州。妻子隨去。分違數載。論者譏焉。鄭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不能紹其家學若平恒博通經籍而三子並不修父業恒書忿其世衰。植杖迎舍側堋而哭。王方慶聚書不減秘閣諸子莫能守其業卒後尋併散亾。盧淵文禮爲世所推而子孫多非法度世卒。淵昶等並修文風。顯閨門之禮。淵兄弟既亾。家門衰損。邢邵文章獨步當時而孽子大德大道略不識字嫡子大寶有文情。劉贊父祖皆以文學稱長子而獨不知書刺宜州。唯以剛猛立威。亦安能免徐之才之嘆哉林字少卿。文子■字同卿。以其無學術。歎云終恐同廣陵散矣。

魏徵之後在宋不識字耕田宋璟之後在宋不識字從軍矣

顏延之曰竣尙不念老父何有陛下王季文曰肅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

王瑜詭代父位杜重威鎭東平。父欽祚爲副使。及重威鎭常山。瑜詭計于重威。奏已成德軍副使。竟代父位。後贊不欲父來母本倡家。父往來生贊。贊既長疑其所生。及爲內職。不欲父之來。父直抵其第。不得已奉之。

自揚其家醜者欒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其子縻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宋華耦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

韓皐從弟曄以皐不能事新貴之言告王叔文故以左丞出爲

武昌節度李紳族子虞盡以紳密論李逢吉之疏告逢吉。呂公弼族孫嘉問竊以公弼欲論王介甫之疏告介甫

晁錯之父。曰劉氏安而晁氏危遂飲藥死 非不若孫性之父 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遺其父。父曰寧寒死不願衣若衣。 而錯故違父教自取滅亾。嚴延年之母 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非不若田子之母 得金奉母母曰非吾欲也。 而延年不率母教身陷大辟。雖有賢父母亦且奈何哉

祖孫

子孫多不能盡識。郭子儀也。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盡辨頷之而已。 李邈哲也。男女六十九人子孫畢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

宋卿家之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飲不食不知年歲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 太原王仁裕之遠祖母。約二百歲形纔三四尺飲啄甚少往來無迹惟狀頭有梆箱戒子弟勿啟。日無賴孫醉啟之惟一鐵篋門此竟不回。 池州村之祖翁媼二人 各長三尺綿衾擁體坐佛龕中兩眼能動蘗消口中亦能詠之皮皆黏骨不知年歲 金城人家之七代祖姑。胡項寓金城人家有七代祖姑爲魅內鐵檻中伺間得出飛走竊食 人也而妖矣

蕭儼喜有曾孫。蕭愿梁宰相頎之子曾祖儼唐僖宗朝入相愿爲兒童戲效俳呼之聲儼而客曰不敢以得位爲喜所幸者壽考今又有曾孫在吾目前 韓愈見其三世。撰少監馬墓誌云拜北平王燧於馬前退見少傅即其子暢婿抱幼子爾其家兒即殿中少監繼祖也。

宗少文之孫有懿。种放之孫有師道非素業也。

陶侃運甓惜陰。陶峴藏甓記歲。陶侃海山使者稱異。陶峴崑崙摩訶稱奇。真祖孫也。

附外祖孫

讀外祖書而顯名博覽者。漢楊惲也。惲字子幼。讀外祖太史公史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又云遷死。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唐蔣乂也。乂字德源。常州人。幼從外祖家學。得其書。遂傳覽强記。

為外祖所稱賞者。袁湛也。少有雅操。為外祖謝安所知。以姪女妻之。荀勖也。少依舅氏。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門。此兒當及其曾祖。楊嗣復也。楊於陵生子嗣復。外祖韓滉撫其背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此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陸倕也。少為外祖張岱所異。謂諸子曰。此汝家陽元。王褒也。外祖袁昂愛之。顧協也。從外祖張永自少異之。張率之薦。亦其外家也。

為之解忿樊重也。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勸其紐歡。劉成也。蕭思話少子惠開。意趣與人不同。為秘書郎。其著作並名家年少。蕭與比肩。三年未嘗共語。外祖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止應綢內外之歡。無少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誡其棄滯廣咨。諸葛亮也。誡外孫曰。丈夫之志。當存高遠。慕先賢。棄凝滯。廣咨問。

王濟以荀崧方其外祖袁侃。謂侃弟奧曰。逆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崧父名頵。沈約以王筠似其外祖袁粲。謂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亦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鞠於外家者。周翼也。喪亂饑餓。郗鑒含飯吐與兄子及甥翼。魏舒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隋皇甫績也。三歲而孤。為外祖韋孝寬所鞠育。與諸外兄博奕。孝寬督以嚴訓。績命左右自杖。孝寬對之流涕。由是博涉經史。司馬朴也。丞相光之兄旦之孫。少育於外祖范純仁。父宏坐中書論辯得罪。純仁亦坐黨人謫永州。目疾失明。客至令朴導以見。後以純仁遺恩補官。周敦頤也。少孤。養外家。用舅鄭公向奏。試將作監主簿。

作征西長史孟府君傳。陶潛也。君諱嘉。字萬年。淵明先親。君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採行事。撰為此傳。記程公遺事。蘇子瞻也。在惠州。讀淵明所作孟嘉傳。乃記外祖之事。以遺程氏。記祝公遺事。朱晦庵也。晦庵外祖祝確。字永叔。淳厚孝謹。書此以遺康用。使藏於家。

羊祜為蔡邕外孫。潘孟陽為劉晏外孫。温造為李勣外孫。造字簡輿。上問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勣。臣犬馬之齒三十有六。

顏延之於范岫。以為中外之實。韓滉之於楊嗣復。以為楊氏之慶。

兄弟

元方難爲兄。季方難爲弟。陳紀陳諶也。紀子羣諶子忠爭論父功德祖寔云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爲兄。珉小字名出珣右時語王珣王珉也。太冲無兄。孝端無弟。李知本父孝端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閥而太冲官婚最高語云虞世基世南兄弟同受學於顧野王。裴休字子美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經年不出墅門劉景禮與弟延景爲間友江華與弟觀相訓勗少孤秀無師友郭泰訓王叔優柔季道澤曰。皆二千石才。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孔融與二韋父端書曰。元將康

濟世之器。仲將誕保家之主。齊武帝謂劉虬二子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終。孔洭以直亮稱。弟安國亦以儒學顯。琴從兄弟並乏之才名惟洭與安國少厲孤貧之操盧勇字季禮與從兄景裕俱學。父叔稱之曰。白頭景裕小字必以文通。季禮當以武達。嚴氏皆有吏才。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陸氏皆有士行。象先元方子弟景倩景融景獻景裔倘一行曰陸氏兄弟古之荀陳無以加也文學則有竇氏聯珠集。羣兄常牟弟庠鞏皆爲郎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取兄弟若五星然李氏花萼集。又與兄尚一尚貞文章同爲一集政事則有賈氏棠棣碑。敦頤爲洛州司馬人爲刻碑市旁弟敦實又爲長史人復爲立碑其側號棠棣碑韓氏杕

華堂。柳溪韓絳韓縝兄弟相繼守太原建家法則推韓穆。韓休家訓子姪至嚴穆寧常撰家令子四人世以珍味目之學業則稱韋趙。韋述與弟逌迪學業相亞述逌對爲學士與迪並爲禮官時趙冬曦兄弟亦有美名張說謂人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謝有覽舉。瀹子王有養筠小字揖子矩。泰小字慈子沈約云盧家千里釋奴龍子。盧昌衡小字龍子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幽州語云張氏前有敫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洛中三嘏。晉劉宏字終嘏兄粹字純嘏弟演字冲嘏并在中朝世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鉅下二卿。馬嚴字威卿弟敦字孺卿雲間二陸。機雲兗州三陸。慧曉三子倕任倕初授慧驍兗州三子依次各作一讓表辭並雄麗韋氏三君。清河太守韋文高三子顧字叔文豹字季

則義字季節時號云韋氏三義。太尉掾韋子才三子權字孔衡璜字孔玉矩字孔規亦兄弟相慕賦至俱死時稱之劉公榮之評三夏。武周見其三子陔韶茂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國之才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明帝之論二荀。王庾以闇才明遇達帝語庾亮曰遽貞粹之地荀闓所不及由是莫能定其優劣以龍鳳稱者。漢許虔子政許劭。子將謝子微稱爲平與二龍。柳世隆子悅惔。王儉稱爲二龍。又劉岱劉璡。梁謝覽謝舉。南唐徐鉉徐鍇。皆號二龍。烏承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號轅門二龍。蜀李劭兄弟號三龍。唐李修子亮訓述秀皆爲牧守。又房諶子豫垣熙。皆號四龍。

公沙穆五子紹子起孚允慈恪允懿逵義則樊義起晉辛攀兄賢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張裕子演鏡永辯岱汝南周燕子子輿重合令居宋里子羽櫟陽令居東觀里子仲居宜唐里東海太守子明居西南里兗州刺史子陽居與里穎陽令各居一里宋竇禹鈞子儀儼侃偁僖俱號五龍卞粹壼父兄弟六人并登宰輔溫恭羨之父兄弟六人李密令伯六子俱號六龍崔徵陸徵兄弟俱號七龍漢荀淑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號八龍唐崔頲八子琯珙瑨璪璵玠球珦宋韓忠獻億八子綱綜繹緯縝維紘絳又宋臨淵徐偉八子賀德仁兄弟劉知幾兄弟伏義兄弟俱亦號八龍北齊王昕與弟暉昭晞晧等號王氏九龍後魏崔長愉子楓等亦號九龍張魯十子號十龍北齊崔㥄及弟仲文同日受拜賈思伯思仲隋魏徜子景義景禮宋謝淇宣武人與弟澤俱稱二鳳唐河東薛元敬與從兄德音從弟收何栗與兄棠弟桀稱三鳳宋永康人謝發五子固田因圓困迭魁太學號西州五鳳劉正兄弟稱兩驥　賈彪兄弟陸暐兄弟俱號三豹河東呼裴宣明二子景鸞為驥子景鴻為龍文以金玉比譽者王銓王錫也琳子銓雖學不及錫而孝行齊焉時謂玉昆金友

辛攀兄弟也見前秦雍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荀靖荀爽也許章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明內潤蕭道成道度也齊宣帝問二子學業於雷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魏陸暐與弟恭之也暐字道暉恭之字季順並有群譽洛陽令見之曰僕已年老更覩雙璧韋康韋誕孟昶孟覬俱號雙珠而王勃與弟勵動杜易簡稱為三珠樹兄弟多而最知名　漢馬良字季常弟謖字幼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齊馬子廉子偘子結兄弟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稱曰三馬皆白眉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謂爽也卞氏六龍玄仁無雙謂粹也荀顗再世而事曾氏矣卞隱再世而著忠孝矣偶記仇覽三子少子玄最知名馬嚴七子續融知名程祗六子皆作令士基特儁逸張氏五龍演鏡名最高薛暉六子子建子倘最知名岑善方七子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

魏陳思王於文帝前七步成煮豆詩北魏彭城王勰於孝文前十步成松林詩二事相類而二曹相尤不及孝文彭城遠甚偶記

被辟舉而因其兄弟未仕遂陽痟不出及兄弟得舉而

後仕者。曾恭也。恭弟平小。欲就其名。託疾不任。封觀也。託疾不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兄。得舉乃仕。童恢之弟翊也。田威都之弟叔都也。四子之高義何其類也。前

父欲傳爵少子。父終還鄉結草爲廬。陽瘖待弟襲爵。始爲博士祭酒者。晉長樂馮淑之兄馮恢也。以二兄未顯不受公府辟者。鍾晧也。以弟奇明經當仕。上病去官者。孔奮也。

張嘉貞乞弟內徙。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鄞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帝爲徙忻州刺史。岑文本憂弟外遷。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將出之。文本曰。母所鍾愛者。弟若出外必憂。無此弟是無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讓責兄出。

同省三宿。韋叔諧庫部郎中。叔謙吏部郎中。季武也。主爵郎中。並居兩省。劉禕之左史。懿之給事中。也。代爲八座。閻立德立本也。立本代兄爲工部尚書。相代舍人。韋嗣立代兄承慶也。交換節度。李愬李愿也。愬自鳳翔代兄愿武寧軍。同日拜命。北齊崔㥄仲文也。㥄字長孺。爲侍郎。弟仲文。銀青光祿大夫。雙舉進士。張越石楚金也。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舉進士。所司以兄弟不可兩收。李勣曰。國家本求才行。何妨雙舉。遂俱擢第。同爲幕官。楊收楊嚴也。唐西川杜悰辟收爲節度判官。弟嚴爲觀察判官。兄弟同幕。未幾同爲御史。兄分掌書記。盧簡能夏州簡詞河孟

弘正昭義簡求鄜州也。府無其比。

分仕各國。張孟談欲使四國互疑。則分遣其子各事一國。衛人欲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請以昆弟仕焉。及師至。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或始仕而終叛。或先彼而後此。唯諸葛氏分仕三國。而各忠其主。千古罕見。

梁琛仕燕。梁奕仕秦。　皇甫真仕燕。兄腆及從子奮覆仕秦。　李濤相晉。弟澣爲契丹用。李邴字漢老。邴濤五世孫。仕宋。弟鄰爲女直用。若文天祥死而弟璧附元。璧號文溪。張世傑

爲宋拒元。張弘範爲元伐宋。乃千古僅有之奇。文山子道生佛生死亡。命以弟子陞爲後。復仕元爲集賢學士。奉使蘄州道卒。

孿生者。晉惠公之梁嬴。在梁。梁伯妻之。孕過期。卜云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僖十七。霍光荅孿生兄弟書。昔殷王祖甲一產二男。以卯日生嚻。巳日生良。以嚻爲兄。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妹曰茷。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近代鄭昌時文長蒨一生二男。滕文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史稱光不學無術。廢立大事。伊訓則徵。乃問古有如此不。至此

書又近似該博老儒何也李易安賀人學生子啟。無午未二時之分。

有伯仲兩稭叚之秀。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任文二子學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張伯稭仲稭兄弟形狀無二。白汲兄弟毋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崔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搩業相作。

友愛

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者。吳劉基。漢姜肱。梁張弘策。韋放兄弟也。若唐陽城。字亢宗。弟堦域。兄弟三人不婚娶。沒齒同衾裯。有妹夫死他縣。三人相別不得。遂同往。元稹作詩詠之。偶記

友睦踰常者。又有傅映。字徽遠。有文才。稱彥同栖與子貢遊處。欲令仕。須兄昭仕乃就。官令烏程。俸祿悉歸於兄。後昭守臨海。陸倕餞之。日昏不反。映自往迎候。同乘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之。江革。為建安王記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為參軍。房景先。景伯。諸弟宗之如事嚴親。鄉里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相敬。如對賓客。兄嘗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

老而彌篤者。如楊津之事兄椿。椿弟津相事如父子。椿年老醉歸。津扶持還室。椿每延出。日斜不至。津不先飯。司馬光之事兄旦。伯康年八十。光奉之如嚴君。保之如嬰兒。

甘美分遺。孔奮也。奮弟奇在洛陽。分俸祿以給之。四時送衣。下至脂燭。所食有甘美。輒分減遺。佳果附寄。楊椿也。弟津官洄州。椿在京府。每四時佳果。輒使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

嚴事者。蔡廓也。廓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劉璡也。兄瓛隔壁夜呼。下牀束帶。然後應。瓛怪其遲。璡曰。向束帶未竟。趙弘智也。事兄弘安。同於事父。祿俸未嘗入私室。

兄不愛而事愈謹。高光也。兄誕教卑不倫。與光異操。躬光小節藝。輕傷之。而光事瀧愈謹。謝述也。景仁愛弟彪而惜述。嘗啟傀請高祖命彪環坐。高祖召述。述加景仁風意。又慮高祖命

之請急。不從。及景仁有疾。盡心營視。景仁深懷感愧。

犯而能容者周顗也。從弟穆。亦有美譽。欲凌折顗。顗陶然。非與之較。蘇味道也。與弟味玄友愛。玄若請託不諧。輒面加凌折。味道怡然對之。不以爲忤。王鉷也。與弟銲友愛。銲疾鉷官達。常忿慢鉷。鉷終不異情。牛弘也。字顒仁。鶉觚人。弟弼酗酒。醉射殺兄駕車牛。弘無所怪。讀書不輟。王魏公旦也。有弟倣不可訓。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弟皆擊破之。公自外來。攝衣步入。弟後感悟爲善。

離而相思者虞荔也。第二弟寄寓閩中。依陳寶應。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勅應求寄不遣。荔因感疾。寄與兄隔絕。亦感疾。每得荔書。氣輒奔劇。李濤也。弟澣陷敵。每見人來。濤必對之慟哭。離而相識者夏靜也。復爲中官所忌。詔下捕。乃剪髮變形入林慮山。弟靜載縑帛追餉之。不受。

後靜在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聲乃拜之。吳文章也。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於下邳。爭市計共鬬。文章欲報擊之。悵悵手不能舉。投杖相問。乃其兄也。分而復合者李充也。充兄弟六人。貧無擔石。其妻曰。我有私財。可異居。充乃集宗族。白母曰。此婦令充異居。可叱之出門。竟去婦。繆彤也。兄弟四人。同財。及各娶。兄弟求分異。彤乃掩戶自撾曰。修身謹行。學聖人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家。諸婦聞之。叩頭謝過。更爲敦睦之門。田真也。真弟慶廣。欲分財。堂前紫荊花葉茂盛。夜議析分。爲三。曉即樵悴。真嘆曰。樹本同株。聞分析倘如此。人何不如也。遂不復分。又周景式孝子傳。古有兄弟欲分。出見一荊。同根接葉連陰。歎而相與雍和。李冲也。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鬩。及冲貴。封祿恩賜皆共之。同居二十餘年。更相友愛。劉君良也。四世同居。大業末荒饉。妻勸異居。易置庭樹烏雛。後知去妻。

爲賊所得而兄弟爭死者趙孝趙禮也。弟禮爲賊所得。孝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淳于恭也。字孟孫。兄崇將爲盜烹。請代得與俱免。王琳也。弟季將爲赤眉所臑。琳自縛請死。賊矜而放遣。兒萌子明。齊國人。車成子威。梁郡人。也。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萌成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王遇王遐也。常州民。廣德中爲海賊擒。兄弟相讓以死。賊義俱釋之。姜肱與弟季江也。遇盜。兄弟爭死。賊兩釋焉。

匿人爭死人知有孔褒融之匿張儉。而不知唐陸南金趙璧之匿盧從道。然褒坐而陸宥。則漢靈明蔽煬奄唐玄法斷柄阿。所遇幸不幸耳。

兄弟爭罪。又有舒仲膺。兄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得免。蔣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蔣恭妻弟吳嫦張爲侶。嫦張妻息避水恭舍。時收恭及兄協抵罪。恭列是嫦

之親。求免兄協。協列是戶主。求免弟恭。兄弟爭受。州議並不合罪。孫棘。弟薩坐發丁違期。棘請罪辭列乞代。薩又辭列自引。孝武特原罪。張悌。建康張悌抵死。兄松以弟景俱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景又爭。母云悌應坐。悌亦自引。帝特降死。荀蔣之。弟胡之婦爲會口寺沙門所淫。蔣之夜殺之。兄弟爭死。袁彖議免。冷平。與弟安國殺盜其寡嫂之沙門僧智。兄弟爭引。慕容超赦之。郎方貴。從父弟雙貴毆擊船人致死。兄弟爭爲坐首。帝特原其罪。

有罪乞代。吳隱之。兄坦之爲袁真功曹。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矜而釋之。吳欣之。弟魁之隨王誕起義見執。欣之詣華欽乞代弟命。皆見釋。劉繪。劉悛坐事將誅。弟繪伏闕請代。免之。而李洪則乞代而飲酖。弟殺人。洪自劾乞代。便飲酖。弟得全。

乞以子代姪。有李穆。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誅。植弟恭當從戮。穆求以子惇怡代死。護矜之

兄基。張範。子陵及弟子戩為賊所得。範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請以陵易戩。賊悉還之。鄧攸攜其子及弟子避賊也。度不能兩全。遂棄其子而攸竟絕嗣。羊祜前母兄發與同母兄承病也。祜母度不能兩全。遂專養發而承竟不起。孰謂天道哉。為賊掠而以子易姪。江都王延年也。棄子抱姪。魯義姑也。引母妹逆孤姪避水而閣子於樹。陳王元規也。抱幼弟而棄己子。劉廷讓也。抱季女而棄己子。劉平也。噫以女視子不有間乎。平也過矣。

規戒者。鄭均之諫兄受遺也。均字仲虞。任城人。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從。乃為傭得錢帛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受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孔顗之怒弟營產也。顗字思遠。弟道存與從弟徽請假東歸。輜重十餘船。皆綿絹紙席之類。顗正色曰。汝輩忝為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耶。命燒盡而去。蘇子由之戒兄擇交也。東坡泛愛天下。弟子由少許可。嘗戒兄擇交。

李景讓因弟受撻。唐李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必撻其兄景讓。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兄每歲受撻。由是始得及第。韋嗣立代兄受笞。嗣立與兄承慶異母。母笞承慶。嗣立解衣求代。不聽。即遣奴自笞。母感悟。均愛焉。時比王祥王覽。耕田使弟遊學。陳平伯兄也。嫂嫉平食糠覈。伯聞逐婦棄之。營丐成弟志業。李造也。知弟避逃賢。俊致休顯。兄為業而弟遵母命從學。樊

遜也。兄仲以造禮為業。遜欲作同業。母馮氏曰。汝欲習小行。忽上進耶。遂專心典籍。臨急難而相拯者。陶子鏘之披訴。兄尚被繫。子鏘公私披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遂謝超宗請建康令勞彥遣言之得釋。陸澄之叩頭。弟鮮得罪當死。澄於路見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

不以利害易者。溫大雅含笑入地之言。大雅將改葬祖父。筮者曰。當害兄而福弟。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歲餘果卒。弟彥博也。王僧虔九原羽化之泣。元凶劭收殺王僧綽。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

其視疾也。如庾袞之獨留不去。大疫。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父母俱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親自扶持。毗病得瘥。袞亦無恙。謝述之盡心營視。兄景行。愛甦而僧進友有疾。述盡心營視。不解帶不巾櫛者累旬。景行濟懷感傷。杜曉之未嘗少息。兄光人。有心疹。厭候每作。或溢家縱病。或擇梃追擊。曉事之未嘗一日少息。孫晷之扶侍經年。兄篤疾經年。躬自扶持侍藥石。顏含之侍養十三年。兄畿疾死復活。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張文慰之撫視三十年。弟濟美得心恙。撫視殆三十年。張仁愿之十餘年。兄仁頻中風恙十餘年。仁愿事之如嚴父。杜牧之棄官。分司東都。因弟顗病棄官。范純仁之辭召。兄純祐久病。公侍湯藥如孝子之事嚴父。貝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宜。朝廷召編校秘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

喪而悲慟者。劉籽。哭同產弟。平嘔血死。王徽之。兄弟俱病。術人曰。應終而有生人樂代。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不如弟。請代之。術人曰。筭與盡。何可代。獻之卒。徽之直上靈牀。取琴彈之。久而不

調。曰子敬人琴俱亾。因一慟而絶。顧相時。兄師古亾不勝哀慕而卒。陸卬。遭母喪毀悴伏枕。弟博過疾。臨終戒不使知。至於祖載始告之。一慟便絶。闞康之。弟雙之病卒。過哀因得盧勞病。瘦頓二十餘年。李瑒。弟謐物故。慟哭絶氣。久而方蘇。朞年中形骸毀悴。楊愔。從兄幼卿以直言忤旨見誅。聞之悲懼。哀感發疾。王微。弟僧謙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僧謙卒後四旬微終。謝弘微。居身清約。而滋味豈羨。兄曜卒。蔬食積時。服雖除猶不噉魚肉。何點。兄求卒。菜食不飲酒。迄於三年。腰帶減半。傅映。兄昭卒。映年踰七十。哀感過禮。服制雖除。言輒感慟。劉秀之。兄欽之隨齡石敗沒。哀感不歡宴者十年。陸凱。兄琇陷罪。凱痛兄之死。目幾失明。訴究不已。宣武復琇官爵。凱大喜曰。願畢矣。遂以是年卒。房景遠。兄景先亾。朞年哭臨。裴修。字元寶。弟矜早喪。哀傷之。感於行路。孫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嗚咽。宋世景。兄道璵死。哭之哀感行路。李岳。李庶訴魏收爲史不直。爲楊愔所譖。死於臨漳獄中。庶兄岳痛之。終身不歷臨漳縣門。杜式方。佑子。弟從郁多病。躬自煎調藥膳。及從郁夭喪。經年號泣。王起。居兄播喪。號毀過禮。

歿而尤篤者杜林之載喪。推鹿車載弟喪。公孫僧達之販貼。以伯弟亾。無以葬。身販貼與鄰里共斂送之費。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徐苗之含癰。弟亾。臨殯。口中有癰膿。苗含去之。陳業之灑骨。兄渡海。同死六十人。業割臂流血。以灑骨上。而後能別。薛臍之馳赴。弟齊佐李絳幕府。中飛矢墜城下。聞難不及請。馳馬赴之。與弟喪皆屏居外野。布巾終喪。孫成之往覲。爲洛陽令。兄宿刺華州。因悸病甚。成請告往覲。不待報輒行。

不睦

共叔段之不義也。鄭莊公厚其罪也。梁孝王之不共也。漢景帝驕其志也。楚有蚡冒熊通。齊有小白子糾。魯有隱桓。唐有建成世民。宋有理濟。豈人倫之幸乎。

輕兄之文章者韓溥也。書輕兄洎曰。吾兄文如繩樞草舍。予文是造五鳳樓手。排兄不得齒敘許劭也。靖與從弟劭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志趣不同而疾之周嶠於弟朗。嶠志氣恬懦。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嶠甚疾之。升沉不同而搆恨劉仁相於兄仁軌。仁軌既宦達。弟仁相在鄉曲。遂搆嫌恨。與兄異籍。

嫡庶爭愛而訴列薛懷徵兄弟也。懷徵與度嫡子。庶子懷直懷朴懷景懷儁。其母非一。同產相嫌。因有爭愛。遂致訴列。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異生不協而免禍王愷兄弟也。王恭討國寶。愷與弟愉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絶毋復入門王父假也。假偏召昆弟。散五百金。數之曰。貧時不我衣食。今迎我千里。吾與諸君絶矣。毋復入假之門。非節歲不入門江智淵也。夷弟子。夷子湛。父子貴達。父僧安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淵自非節歲。不入湛門。王濟與從弟佑不平出爲河南尹。濟父僕射渾。王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佑黨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陳輿與叔父稚不睦出爲河南守。陳壽弟稚。與其子輿忿爭。遂說壽子女穢行。後輿坐不睦出守。

不協者。薛宣也。宣弟明修。後母從修居官。宣爲丞相。迎母不遣。後母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三年之喪。少能行者。兄弟相駁。由是不和。夏侯楙也。悖子。妻淸河公主。楙多畜伎妾。與主不和。其後羣弟不遵禮度。楙數切責。弟懼見治。共搆楙以誹謗。令主奏之。詔推問。爲公主表者。果弟所搆。陶稱也。子偘悖性虓勇。與諸弟不協。後魏陸暐也。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暐不和睦。爲時所鄙。酈道元也。字善長。弟兄不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和嶠也。同母弟郁。嶠輕侮之。

劉岳羣從不調。後唐劉岳少孤。以先人官卑。羣從之間。故不調。李珙從兄厭薄。堂兄光符。幸宜都。嘗厭薄之。尋登鄜廊。宜都之子彬。羇旅渚宮。因省相因。乃數厭父之短而遣之。

謝琰瑗度與從兄淡。雖比居不相往來。　蕭子雲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問。

賤出而爲兄弟所輕者。高遵。父濟陰太守。遵賤出。兄矯等嘗欺侮之。父亡不令在喪位。崔道固。李訢。裴秀。見兄弟。

古事比卷之三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四

古事比卷之四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校

叔姪

齊名者王忱與族子恭也。相善齊聲見稱。裴徽與姪秀也。客請徽出則過秀。張充與從叔稷也。

為竹林之遊阮咸與叔籍也。為烏衣之遊謝混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也。

勵羣從子弟以儒業嚴續也。可求于自以少貴倦學。書座右銘貽之王僧虔于姪儉也。日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甚。命作定命論者顧覬之也。命弟子愿。著書者。孔琦與姪嘉也。奮弟奇作春秋左氏刪。奮晚有子嘉作左氏說。傳業者。馬融族子日磾也。少傳融業。賀瑒弟子琛也。范浚從子端臣也。胡憲于從父安國也。伏恭于叔黯也。墳籍盡與者。陸從典也。從父瑜賞愛命家中墳籍盡與之。從典集瑜文為十卷。問無疑滯。韋載也。十二隨叔稜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應無疑滯。談易者。殷融。洪遠與兄子浩也。有時而屈。退而著書。融更居長。作賦答從子。庾子嵩于亮也。作意賦。與兄子書。陳暄于秀也。秀憂暄飲酒過多。致書何胥與其諷諫。暄與秀書有云。晉阮籍阮咸同遊竹林。宣子不明斯言。王湛知玄言乃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斷。太原之氣翁然。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聞言而心形俱肅。遂留共語。累夜彌日。王

濟于叔湛也。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生日獨獻范蠡遊五湖圖。而即日納節陳執中于姪世修也。執中判亳州。

中分其財產。漢薛包于弟子也。弟子求出。包不能止。乃分財產。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推田宅與伯父。東漢張禹也。字伯達。推家業與兄子。張堪也。高鳳也。樊梵也。樊準也。梵。宏孫。準。宏族孫。何伯瑜也。衣錢分供諸兄弟子。沈道虔也。冬月無複衣。戴顒為作衣服并錢一萬。道虔分供。經理生業。謝弘微也。從叔混重之。混亡。弘微為之經理。一錢尺帛。皆有文簿。敬叔者。柳仲郢。事叔公權如父。為京兆尹。出遇公權。下馬端笏而立。養伯父母者。南北朝文門愛。以孝謹聞。

愛姪者。桓冲于玄。每目己座曰。靈寶成人。當以此座還之。鞠愛過于所生。苻堅于朗。曰。吾家千里駒。楊暐于愔。屬諸子曰。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文蔡邕之叔。車則對半。食則比豆。邕年三十。撫之如童。知姪者。龐德公于統。字士元。年少未有識者。惟德公知之。顧榮于和。榮和從叔。和字君孝。宗人俱亦含譽。榮語俱曰。君速步。君孝超卿。王球于景文。少與謝莊齊名。為從叔球所知。垣護之于崇祖。護之弟子。柳子華。公綽伯父。于公綽。周捨于弟子弘正。曰後世知名。當出吾右。魏琛于舒。琛舒叔父。宗炳于愨。炳問兄子所志。愨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任忠于瓌。曰吾子雖多蔚保用所以寄門

戶者惟瓌。伯叔于張緒。少知名從伯敷叔父鏡暢並貴異之。阮武于籍。兄族子籍而偉之以為勝己。王景玄徵于僧祐。撫背曰兒神明意明當不作率爾人。馬援于嚴。與兄子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王廙王敦于羲之。少朗拔為叔父廙所貴敦語曰汝是我佳子弟不減阮光祿。

撫姪者。漢鄭均。養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并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宋謝幾卿。兄子孤幼撫育獎訓。徐彥伯。撫諸姪同己生。韋夏卿。撫諸姪恩踰己子。唐趙宏智。撫兄子慈均所生。岑文本。撫弟姪篤恩義。孔度孫。兄子與孤為所養。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乃自乳之。數日湩流。至于能食乃止。

相繼為三公。趙典及兄子謙。謙弟溫也。一門三相。崔鉉

子沆。叔父元式也。俱為宰相。唐杜元穎及姪審權。宋呂蒙正及姪夷簡也。俱執政者。宋胡文恭■與姪修簡。林文簡■與姪彥振。史倉樞與姪浩也。封掌誥命。唐封舜卿中書舍人。及從子德昭也。為翰林第分南北。鄭餘慶與從父絪也。家昭國坊。絪第在南。慶第在北。時謂南鄭相。北鄭相。同時乞歸者。漢疏廣及兄子受也。宋張鑄與姪盟也。並以光祿卿致仕。攜姪之官。劉瑱也。為義興。瑨置儀座側。曰。吾家明珠也。欲祿與叔書。張融也。家貧欲祿與從父永書。求丞不得。所以求祿。祿不可得。亦復可求丞。指使無位貌之異。盧遒也。休沐過家與子弟均指使。以叔未仕。絕州辟之命。後漢劉矩也。叔遠為朱龍辟。乃舉孝廉。

拒兄子求官。呂僧珍也。曰。汝自有常分。但當速歸蔥肆耳。止兄子舉進士。王旦也。兄子睢。請封兄子。叔慈。魏徵也。以定五禮當封一子。孫男。後請封姪。許之。乞封叔父之子。喬魏王基也。求封關內侯身以報叔父。乞贈叔官。歐陽修也。少孤。叔父養之。乞以一官回贈。王曾也。幼孤。叔父母育之乞贈叔宗元官。

有急難之義者。棄子全姪。有魏張範。子陵及弟子戩為賊得。以陵還範請以易戩。賊義之。悉以還範。晉鄧攸。永嘉亂。走避兄及弟子綏不能兩全。棄子於樹而存其弟子。及孔嚴所褒。武康之民。一宗餘梳婦人。又後漢劉平。弟仲為賊殺。遺腹女一歲。平抱女棄其子。夏侯淵。饑乏之。棄其子而活亡弟孤女。代姪乞命。有許荆。武之孫。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家攻之。荆跪曰。兄惟一子。願代之。怨家遂委去。長救伯免難。有杜

兼。祿山亂。兼幼。逃終南山。伯存立為賊執。兼號呼願為奴以贖。遂皆免。變產贖叔。有許紹先。叔琛坐獄。紹先饋餉七年。變產充之。得釋。皆世所僅見。若曾受害於叔而後救之於死。如杜楚客尤難。杜如晦叔淹。嘗譖如晦兄殺之。及四其弟楚客。及洛陽平。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可謂仁矣。又如為叔憂悴之楊元感。楊約坐事免官。煬帝謂元感曰。公比憂悴。得非為叔乎。元感再拜。帝敕入朝。姪病廢寢食之王僧虔。兄子儉。中塗得病。僧虔為廢寢食。曰。若此兒不救。便當辭職。抑亦情適流俗矣。買循從子隱林。吝德宗問家世。曰。循臣從父也。李栖筠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因請舉進士。俄擢高第。杜牧姪阿宜。韓愈姪阿買。慕而通譜者。羅威。遣使將遺羅隱。推為叔父。威酷嗜其詩。目己所為曰偷江東集。誣而

撝人者何妥。云省中呼王須爲侍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蘇威子弟也。論子弟者謝玄有芝蘭玉樹之對。答謝公曰。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階庭耳。袁粲有栝柏豫章之言。粲見僧虔弟儉曰。宰相之門。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王僧虔有龍虎之喻。王氏門中。優者爲龍鳳。劣者爲虎豹。正應各自努力耳。王導有虎㹠虎犢之歎。歎子弟不令。云虎㹠虎犢。還其不如。虎㹠彭之小字。虎犢彪之小字。具飯而杖之謝納於姪俶也。謝安諸納。俶下精飯。杖俶四十。曰。汝我家風。完藩而拔之范丹於姪愷也。爲丹完藩。丹怒。拔柴載還之。戒不覺瘡而上書退之竇武於兄子紹也。性疎簡奢侈。武求退紹位。自責不能訓廸。由是不敢違犯。好佩紫羅香囊而因戲賭焚之謝安於姪玄也。忠之不欲傷其意。

衣刺文袴諸父責而自改者謝尚也。孤幼不如法。自捶以感悟之淳于恭也。好臧否人物而裁抑之謝混於姪靈運也。命瞻與靈運共車。便商較人物。瞻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異同。靈運默然衰止。王朗學華歆蜡日集子弟讌飲張華曰去之更遠。謝安問李平陽 重何如樂令李弘度曰恐難相比。流涕曰。趙王纂逆。樂令親授璽綬。亾伯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相比。韋祖征以王愷杜憚問弟子敞。問自謂何如王杜。謙不敢對。祖征曰。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功業皆莫汝逮。客以甘羅楊烏比桓烏弟子騁。騁十二。卽應聲答詩。末云。卿慙二子。俯愧過言。

程瓚使人告以請託下獄減死髡鉗朔方蔡邕及叔質衛尉也。懼禍與從子逃避趙岐及戩也。不幸而李紳有虞族子虞以紳疏告李逢吉。呂寶臣有嫌間。族子。以呂疏告王介。以及韋黯之歎驊騮。黯爲太僕卿。而兄子粲爲左衛率。黯常怏怏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議者頗以此窺之。劉瑀之呼黑面。劉秀之爲丹陽。族子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甚之隗囂之告季父。崔義俱爲更始誅。穆壽之遇諸父。如僕隸。骨肉間尚堪問乎。

姊妹

聶政之勇。非其姊不彰。杞梁之妻之烈。非其妹不顯。中華古今注。有杞梁妻歌。乃其妹朝日所作。

因姊妹而致貴者。石奋也。姊能鼓琴。高祖召為美人。衛青也。子夫之弟。李貳師廣利也。竇廣國也。楊釗也。改名國忠。賈似道也。姊入宮為貴妃。有寵于理宗。

楊貴妃姊妹三人。皆有色。宋若昭姊妹五人。劉孝綽三妹。皆有才。

姊妹同在宮闈。趙飛燕合德。梁貴人姊妹。後漢二張后。晉武二楊后。劉殷四女。魏孝文二馮后。

先後同適一人。劉倣。再娶皆倫氏御史程之女。唐拱。再娶皆崔氏仁冀之女。

抱弟聽讀。賈逵姊也。逵五歲。都家讀書。姊抱逵就籬聽之。十歲。乃暗誦六經。匿弟免難。李燮姊也。李固死獄中。文姬告父門生王成。將弟燮變姓名為酒家傭十餘年。冀誅還鄉。姊弟相見。悲感旁人。

事姊甚謹。蘇頲也。事寡姊有禮。楊謹。矜兄弟也。事姊如母。裴守真也。養寡姊甚謹。永淳初。關中旱。恐以廩祿奉姊及甥。身及妻子。飢糲不充而無倦色。李元素也。少孤。事長姊甚謹。姊卒。悲痛成疾辭職。穆寧也。事寡姊以弟聞。韋覬也。事姊稱恭孝。高士廉也。妹適長孫晟。生子無忌。女即文德皇后也。晟卒。迎妹及甥于家。坐事謫交阯朱鳶主簿。行貴不給。賣大宅買小宅以處妹。

輟饌餉姊。庾約也。約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庾常於公堂。輟己饌以餉其姊。同官嘉歎。

作粥進姊。李勣也。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爇其鬚鬢。

劉孝標三妹。一嫁瑯琊王叔英。一嫁吳郡張嵊。一嫁東海徐悱。並有文才。而悱妻字令嫻。尤清拔。悱卒。令嫻為祭文。辭甚悲愴。父勉欲為哀辭。見之閣筆。袁彥道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

知弟有禍。魯秉姒也。謂弟秉子皮曰。內不習禮。外不達人事。誠相一國。猶掩日而別黑白也。未期年。被誅。論弟無行。義縱姊也。縱少與張次翁攻剽為盜。縱姊以醫幸王太后。問兒弟欲官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告上。拜縱為郎。

隨弟之官。郭奕姊也。奕遷雍州刺史。姊隨奕之官。姊僮僕多有奸犯。奕曰。豈可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

處姊薄恩。朱脩之也。姊在鄉里饑寒。脩之為荊州刺史。未嘗供贍。一日在姊家。設菜羹粗飯激之。脩之曰。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趙襄子以姊而并代。約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令工人作金斗。長其尾。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酒。使廚人反斗以擊殺之。其姊聞之。磨笄自刺。梁車薪刖姊而失官。車薪為鄴令。姊往見之。暮至門閉。因踰郭入。車薪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璽而逐之。

過姊飯而留錢。范丹也。以姊夫不德。郝子廉也。

憂妹饑寒。後魏崔亮也。家貧傭書自業。時李沖當朝。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何不往依李氏。彼家饒書。亮曰。弟妹饑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稱妹慈惠。馮左藏也。娶閻封張顥女。早世。臨終曰。吾妹慈惠。可撫諸孤。遂娶之。

郭林宗貸姊夫錢。林宗家貧，遊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遣至成皋，從師授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葢幅自障，入則覆前，出則掩後。

郗超修黃老術。為臨海太守，與妹夫王羲之遊世，修黃老之術。

疎其妹夫崔昂也。北齊鄭元禮，崔昂婦弟，魏收昂妹夫。昂持元禮數詩示盧思道，曰：不減魏收。思道曰：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疎於婦弟。

疎其婦兄趙岐也。岐娶馬融從妹，嘗至其家宴飲，岐與友善。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充士，未肯以華綵敝其門。

姊憂去官陳重。　姊喪卒徐伯陽。　陶潛以妹喪去官。

附　**姑姨**

棄子存姪魯義姑也。齊軍至，棄所生而抱兄子。齊軍曰：魯婦人猶特節行，遂回軍不伐。

怒姪棄軍呂氏婦也。呂祿時出遊，獵過其姑呂氏嬃，嬃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嬃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上，曰：毋為他人守也。

卻姑祠其桓曄也。曄姑為楊賜夫人。父鸞卒，姑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使者而後入。曄心非之，賜遣吏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至京師，未嘗食楊氏。

為姑作誌柳宗元也。其陳謂宗元，子之姑吾無以報，願以為誌無恨。

符承祖之從母內外號為癡姨。魏宦者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附，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與之衣食多不受。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抱車上，則大哭。由是號為癡姨。及承祖敗，魏主閔姚氏貧，特赦之。

狄仁傑之從母一子不事女主。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仁傑候姨，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兎歸，啟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願，悉如其言。姨曰：相自為貴，老姨止此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退。

何叔度奉姨若所生。姨適沛郡劉璩，母卒，奉姨，姨亡，朔望必往致哀。

苟晞養從母甚厚。

附 娣姒

以家事相推者。李氏之娣姒也。李光進弟光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財。納管鑰於姒。光進命返之。曰。娣逮事姑。因相持泣。乃如初。以禮法見稱者。王氏之鍾郝也。王渾妻鍾氏。字琰。與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與郝氏相親重。郝不以賤下鍾。鍾不以貴陵郝。時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以姊妹爲妯娌。盧氏之女也。盧尚之以長女妻崔悠。休弟子也。休又爲子悛求尚之次女。同日成婚。郭氏之女也。郭逸長女妻崔浩。次女復妻其弟。

嫂叔

奉嫂甚謹者。趙弘智也。事兄弘安如父。王珪也。奉寡嫂。家事必咨而後行。徐伯彥也。事寡嫂謹。嚴毅也。材器不凡常品。事兄嫂過謹。爲人所稱。韓靈敏也。與兄靈珍。並有孝行。珍亡無子。妻氏守節。敏事之如母。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含字弘都。嫂老失明。須蚺蛇膽爲藥。含求不得。有童子授青囊。開視乃膽也。出戸化爲青鳥。嫂疾便愈。馬援則其見必冠。援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孔伋則哭之爲位。見檀弓。以上出魏徵定服制議。幼依於嫂。東方朔也。少失父母。依於兄嫂。幼鞠於嫂。韓愈也。嫂鄭氏。視愈如子。愈有祭嫂文。服朞報之。傭耕養嫂。第五訪也。漢人。字子謀。少孤。傭耕以養嫂。

王偕達與兄不協。嫂以書讓之。偕達兄鉞嫂范氏。王平子諫嫂。捉裙將杖之。王夷甫妻郭氏貪鄙。令婢路上擔糞。平子諫之。郭怒曰。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急捉衣裾將與杖。平子爭得脫。踰窗而走。厭叔轑釜。漢高丘嫂也。高祖微時。與賓客過丘嫂食。嫂厭叔。佯爲羹盡。轑釜。客去視釜有羹。由是怨嫂。後封其子信爲羹頡侯。羹頡山名。借以遂其怨也。嘲叔食糠。陳平嫂也。或謂平何食而肥。嫂曰。食糠覈耳。伯聞逐婦。爲小郎解圍。謝道韞也。王凝之弟獻之與客談論。詞理將屈。凝之妻謝道韞。遣婢白獻之。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譽嫂詞情慷慨。謝安石也。謝朗父據早卒。朗總角時病新起。於叔父安前與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安嫂王氏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

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攜朗去。安顧座客曰。家嫂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

甥舅

晉李譎神情朗俊。邢晏曰。宅相之寄。長在三甥。　魏舒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王褒子淵。七歲。外祖袁昂愛之。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北史

見愛於舅者。江總也。七歲依外氏。爲舅蕭勱所鍾愛。曰。爾神采英拔。後來知名。當出吾右。王悅也。悅字元達。舅范甯曰。卿風流俊望。後來之秀。悅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衛玠也。舅王濟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徐湛之也。丹陽人。素爲彭城王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封倫也。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王佖也。李晟甥。閑騎射。晟在師。佖無不從。晟

視從與子弟等。李靖也。舅韓擒虎每與論兵。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韓充也。舅李元河陽節度。署充爲牙將。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二女方幼。以爲託。元歿。充爲嫁。應詹也。劉弘應詹祖舅。甫詹爲長史。謂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荊南矣。

甥舅齊名。　李順胤子。與甥邢喬馮孫也。魏劭少與舅氏陸續也。

甥舅同官。汲黯司馬安也。黯與姊子安。同爲太子洗馬。　甥舅同達。郝處俊許圉師也。處俊與舅圉師。同里宦達。　甥舅同將。衛青霍去病也。去病。青姊子。

名著當時者。晉則郭奕之甥。晉劉璵字慶孫。弟琨字越石。奕甥也。京師諺曰。洛中

奕奕慶孫越石。朱則盧綸之子。朱趙璘之姑適綸生四子。並及第時謂趙氏出甥。酷似其舅者何無忌也。桓玄聞義軍起懼曰。劉裕一世之雄。劉毅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桓豹奴也。嗣小字。冲之子。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悅。陸杲也。杲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

爲甥立家產姚崇也。甥任弈任异少養於崇家。乃爲之立家產。命與其子同名。給甥廩祿裴守貞也。因關中旱。悉以廩祿奉姊及諸甥。負甥出入陽城也。寡姊依城居。其子四十餘歲。不知人城。嘗負以出入。以別墅乞甥謝安也。安與姪玄賭別墅。謂甥羊曇曰。以墅乞爾。與也。以郭莊賜甥唐宣宗也。以雲陽郭縣莊賜元舅鄭光。

送甥而詠顏遠詩殷浩也。韓伯隨舅至東陽。徙所。歲餘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哭舅而詠曹子建詩羊曇也。舅謝安薨後。輟樂經年。嘗醉不覺路經西州門。以馬策叩扉。詠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甥中選而坐貶王涯也。涯居翰林。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不先言上。坐貶。以官與甥而被劾張克勤也。大將軍張克勤有詔賜一子五品官。推與其甥。裴夷直劾其撓有司法。引庇他族。開賈爵之端。詔聽。

范甯勸出王國寶。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舅范甯疾其阿諛。勸帝出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爲豫章太守。范滂不召李頌。滂甥頌無行。唐衡屬宗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知其甥之惡也。而滂終以忤宦官。甯卽以其甥之譖而出。險巇之在於至戚。爲可傷也。

甥無禮於其舅者王獻之。獻之見郗愔甚修甥舅之禮。乃超死而忽之。愔曰。使嘉賓在。鼠子敢爾耶。謝重。字景重。謝絢。重子。字宣英。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不協。絢又戲其舅袁湛。湛曰。汝父輕舅。汝今復無爲。可謂世無渭陽情。劉毅。鄭鮮之外甥。因與武帝捋蕭先。卿得雉。帝得盧。鮮之從跣繞牀大叫。毅甚不平曰。此鄭公何爲者。無復甥舅之敬。蓋王以世味。謝劉以習性也。又有王衍。衍論事清辨。甥羊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曰。夷甫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戎。衍從弟也。故併憾之云。從甥也。陸杲。彈從舅張稷。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作謗詩。有夜入真珠室之句。真珠。公侍妾。而其甚者爲唐李子愼。誣告其舅。獲五品官。母見其著緋衫。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若王師範則求解而不得。又當別論。舅酢殺八。師範厚賂訴者不置。乃抵罪。母恚不見三年。拜省戶外。

斬甥者竇軌。以甥爲腹心。嘗夜出呼甥。不時至。斬之。劉昌。寧陵之圍。令守陴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命下斬之。士有死志。史臣以無罪非之。

内外兄弟

元行沖稱韋述。述父景駿。景駿姑子元行沖。常儲書數車。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與語前世事。詳諳如指掌。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

庾世南歎孔若思。若思陳以客居鄂。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孔稚珪好文詠。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

蔣琬與外弟劉敏俱知名。

周捨舉外弟徐摛。梁爲晉安王選侍讀。捨舉摛。曰。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充此選。

員俶奏舅子李泌。開元中。召能言佛老者。相答難禁中。員俶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帝因問童子。復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即馳召之。至。帝方與張說奕。使賦方圓動靜。說因賀得奇童。

羊祜讓舅子蔡襲。祜進爵。乞封其舅子。

以情自安而不餞梁柳者。皇甫謐也。柳。謐從姑子。爲城陽太守之官。有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柳也。豈中古之人情。非吾所安也。

以禮太早而答薛郎中者。劉禹錫也。論書儀。我與子當內外屬。當爲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早。

以不平而譖殺王鉷於楊慎矜。慎矜與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後譖殺慎矜。

以侮嫚而致憾崔彥昭於王凝。彥昭與凝外舅弟也。凝先顯。彥昭未仕。凝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憾之。至凝爲兵部侍郎。彥昭爲相。彥昭母敕婢多製屨韤。曰。王氏妹必與子偕逐。吾將共行。彥昭泣且拜曰。不敢怨。凝遂得免。

鼓琴無忤色。阮瞻也。瞻讀書不甚研。而默識其要。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不可得而榮辱。

覆醬匿不見。阮孝緒也。王晏外弟。阮孝緒知晏必敗。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

婚姻

成周之時。王朝所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至於列國各自爲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及潘楊之睦。朱陳之好。皆世爲婚媾。

盧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王導初至江左。欲結名冑。請婚陸太尉。玩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吾雖不才。義不爲亂倫之始。意各有重。見亦自別。

唐太宗之刊正姓氏。欲易其俗也。（以山東崔盧李鄭。世家衰微。猶負世望。婚姻之間。多邀錢幣。厥嗣松檟。人訶貴婚。命高士廉刊正其姓氏。）張說必求四姓。猶囿所見也。（說好求山東婚姻。與張氏親者。皆爲甲門。四姓。鄭氏不離滎陽。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皆爲顯族。）

世爲婚姻之載於傳記者。如詩之尹姞。左傳之劉范。西漢之鄭王。（祟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娶。）文中子所論之任薛王劉崔盧。（曰任薛出黃帝。王劉出舜。崔盧出帝嚳。昏非古也。）皆是也。

中表爲婚。則有鍾瑾。（瑾母李膺姑也。膺祖太尉修。言瑾似我家性。以膺妹妻之。）袁湛（湛與弟豹。俱爲外祖謝安所知。安以玄女妻湛。）溫嶠（以玉鏡臺聘姑女。）沈攀（字廷元。少有高名。舅陸稠以女妻之。）顧協。（聘舅息女。）王仙客。（劉振之甥。振妻呼仙客爲王郎。）程之才。（女老蘇女適其舅程濬子之才。）呂榮公。（夫人乃待制張昷女。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猶之秦女事晉。（秦以懷嬴妻圉。）劉女適費。（劉璋妻。乃費觀族姑。璋又以女妻觀。）姪從其姑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同姓爲婚。則有晉侯。（四姬。）魯昭公。（娶於吳。爲孟子。）盧癸。（娶慶舍女。同宗也。）陳嬌。（劉頗嫁女臨淮陳嬌。嬌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昏本族。）王基子。（司空王基爲子納司空王沈女。以姓同源異。）王莽。（娶王咸女。以爲源異。）李光進父。（母李氏。）

幼而昏者傳咸也。（咸六歲。依母省外祖母嚴氏。嚴氏以其妹之子妻之。）

老而昏者鍾繇也。（老而納正室。）何點也。（祖尚之強爲娶任氏。涕泣求執本志。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雖昏亦不與妻相見。）顧協也。（少聘舅息女。未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

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陳嶠也。（字景山。暮年獲第。鄉里以儒家女妻之。時近耳順矣。）盧象也。（脫娶崔氏。崔有詞翰。賦詩述懷爲戲。）陳旣也。（閩人。五十方娶。）甄琛也。（梁到斯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斯女爲妻。婚日詔給府費。）

以殤婚者。始曹操。（操幼子蒼舒卒。邴原有女早亡。操求與合葬。不與。竟求甄氏女合葬。）踵之者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追封黃列侯。）韋后。（爲其弟洵與蕭至忠殤女冥婚。及韋氏敗。至忠遽發洵墓。持女柩歸。）梁武帝。（一女死。鑄金爲聟合葬之。）又唐建寧王倓。與興信公主第十四女張氏冥婚。懿德太子重潤。中宗爲聘裴粹亡女冥婚。

報德而婚。季芊也。（楚昭奔鄭。楚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王將嫁季芊。季芊曰。鍾建負我矣。以

妻建。賀瓌也。辟和凝爲從事。瓌與唐莊戰於胡柳。一騎追瓌甚及。凝射殺之。瓌得免。因妻以女。盧度世也。坐崔浩事亾命。匿鄭羆家。羆子不言而死。度世後爲其弟娶羆妹。慕勢而婚荀緄也。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不娶。荀彧父緄慕衡勢。誠彧娶之。裴松之以蔣詡娶於王氏。兼損清高爲比。宇文翊也。竇璠年近耳順。謀繼室。翊以其兄諫議。遂妻以女。盧損也。納李琪妹。遂致仕進。强而爲婚。公孫黑也。徐吾犯妹美。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卒適楚。孫堅也。聞吳景姊才貌。吳氏親戚將拒焉。夫人曰。何惜一女以取禍乎。于頓也。嘗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中悔。奏復舊職。正倫死。以兵圍其居。强使孽子婚焉。辭婚者。宋弘之言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尉遲敬德之言

曰。貧不易妻。皆不肯妻公主。則聽之。楊喬則固辭而不聽。以此死一大臣。眞異事。桓帝欲妻喬以公主。固辭不聽。遂不食死。又有雋不疑。劉德。俱辭大司馬霍光女。張纘。字公儀。袁隗欲妻以女。辭不受。傅公明。唐衡以女妻。不娶。王謙。何進欲與長史王謙爲婚。見其二子。使擇。謙不許。王衍。鄭豫。楊駿欲以女妻衍。衍恥之。陽狂自免。又欲以妻鄭默子豫。豫辭之。駿淚以爲恨。焦華。遺子。乞伏乾歸欲以女妻之。辭非所願。左慶延。辭秦檜妻以女。不許婚者。鄭公子忽於齊。曰。齊大非吾偶也。叔向於母黨。叔向娶申公巫臣女。其母欲娶其黨。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諸葛恢於謝裒。恢大女適庾會。會被蘇峻害。其女改適江虨。次女適羊楷子衡。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求婚小女。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

伊。庾家伊顧我。我不能與謝裒兒婚。王秀之於褚淵。秀之。字伯奮。瓚之之子。不與淵婚。盧義僖於李神軌。神軌得幸於胡太后。嘗求婚。義僖不許。王誦曰。昔人不以一女易衆男。豈易之耶。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女遂適他族。婚夕。宣勑停。義僖夷然自若。江蒨於徐勉。勉因蒨門生翟景求婚。不答。再言之。杖景四十。張延賞於李晟。晟爲子請婚。不許。曰。武夫性快。非如文士。外雖和屈。內蓄憾如故。白敏中於侯溫。妻盧氏曰。己既姓白。以侯爲婿。必爲人呼作白侯耳。乃止。王懷祖已不許桓婚。王坦之爲桓溫長史。溫爲子求婚。坦之因言溫意。述曰。汝詎可以女妻兵耶。後桓女竟嫁文度兒。應此時藍田不在矣。因不許婚而隙者。荀勗爲中子求華廙女。不許。爲恨。後因袁毅事。窮劾免廙官。公孫表爲子求封愷從女。不許。啣之。後

證愷罪誅之。既婚而離。王珣兄弟也。皆謝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遂與珣兄弟離婚。王獻之也。疾家人爲上章。法應首過。惟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悔婚者。呂布也。袁術爲子索呂布女。布怨術。女已在塗。追還絕婚。王裒也。與管彥約男女爲婚。彥死。子葬父洛陽。裒遂別嫁其女。亾而義不負者。范雲於江祏。初祏求雲女。巾箱取剪刀與雲。祏貴。雲還之。及祏敗妻子流離。雲爲經理。韋放於張率。放字元直。與率指孕爲婚。各產男女。而率亾。有貴族求婚者。曰。吾不失信故友。以岐娶率女。以女適率子。一以存交道。一以全信。頗俗中可多見乎。

終身不娶。周續之也。遁跡廬山。林逋也。結廬孤山三十年。郭文也。字文舉。軹人。父母服畢不娶。陶淡也。字處靜。年十五六。服食不娶。陶弘景也。母夢青龍無尾。果不娶。漢嬌慎也。七十不娶。陽城也。隱中條山。與弟不肯娶。年七十。种放也。陳摶為卜上世葬地于豹林谷下。後世當出名將。放不娶。世衍為將帥有聲。公孫永也。隱不郭南山。不娶妻妾。石垣也。不居無定所。不娶妻妾。徐則也。入天台山。劉歊也。不娶不仕。許散愁也。白首不娶。孫法宗也。求父尸不得。哀絰終身。又元紫芝。生六十年。未嘗見女色。又有俞紫芝。字秀老。得浮屠心法。王荊公居鍾山。數相往來。紫芝有弟澹，字清老。亦不娶。陽孝本，字行先。居虔州城西一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爲留月餘。號曰玉巖居士。故坡詩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

長而不娶者。楊軻也。天水人。行年七十而尚無妻，牧犢子也。鹿門稷也。

兄爲聘妻而逃。劉摯之弟訏也。父爲娶婦入前門從後門出。褚伯玉也。祖爲娶而涕泣求執本志。何尚之之孫點也。父母豫爲娶妻。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戴封也。至倉梧丙以妻讓兄。娶妻而美。讓與其兄。非禮之讓也。敝無存以室與弟。父將室之。以與其弟。曰。必娶於高國。欲娶卿相之女也。

不再娶者，曾子。人問之曰。以華元善也。吾不及高宗。下不及吉甫。庸知免於非乎。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朱暉，楊秉。喪夫人。不復娶。曰三不惑。管寧。曰。每念曾參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遺之而遺本心哉。何尚之。妻亡不娶。又無姬妾。李玨。早喪妻不置妾。王維。陳化。徐伯珍。不重娶。丁公著。唐校書郎。歷觀察四十四喪室。終身無妓妾。聲集之妒。而李象無子尤難。

再娶者，羊道。前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衛玠。前娶樂廣女。後娶山簡女。孫承，字仲嗣。再娶諸葛瑾女。盧邁。再娶無子。劉原父。再婚。歐公以詩戲之。

而晉悼公，少姜卒。齊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宋劉曄。娶趙晁女。早亡。有二妹。曄曰。非敢有擇。但七歲皆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兒優皆至大官。崔浩。娶郭逸女。女亡。以少女繼婚。李行修。娶王仲舒女。亡。繼納小妹。歐陽修。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婿。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婿作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乃皆娶其妻之妹，

再適者。諸葛恢女。父奪之也，女適庾會。既寡。不復出嫁。恢既許江彪。乃移家近之。詐女移從。獨留女在後。江暮來。女哭罵彌甚。積日漸歇。江暝而入宿。但在對牀。江乃詐魘。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躍就之。女默然而慚。自是情好遂篤。聲伯妹。兄奪之也，聲伯之母。出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犫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生二子。郤氏亡。歸施氏。沈其二子。遂誓施氏。若李蔡姊以請活姑命，嫁陳詵。遭亂。請活姑命。賊遂掠去詵。再娶婦。後得姊歸詵。徐孝克妻臧氏悉以養母。侯景亂。孝克欲賣以養母。臧氏不許。景將孔景行奪之。臧氏所得穀帛。悉以養母。孝克爲沙門。乞食以免。景行死。臧氏伺孝克於路曰。往日非相負。今當歸養。孝克於是還俗爲夫婦。不得槩以失身律之。子思之母嫁於衛。明道之婦嫠於王。杜祁公太夫人改適河陽。范文

正太夫人改適長山。豈無家範。勢不行矣。范文正義田則族。而有再嫁之恤。禮不能禁而仁之所哀也。

婚姻至於相欺而爲之。抑末矣。其人則孫綽。王坦之弟小字阿智。年長皆愚。無肯與爲婚者。孫綽曰。我有一女不惡。坦之白父。驚喜。及成婚。女之頑僻。過于阿智。祖無擇。晚娶徐氏。徐氏欲相其人。無擇貌寢。同舍馮京姿美。諭媒妁。使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成婚始悟其非。覓離婚。諸葛恢。誑女改適江虨。見前比。

既貴而娶白敏中也。敏中始娶。已朱紫矣。嘗戲其妻曰。接脚夫人。袁矜也。娶蕭安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詩贈之。李象也。進士及第。劉煦以翁女妻之。富弼也。嘗謂邵伯溫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

未第而娶王沂公曾也。初就殿試時。李文靖求壻。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此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家亦求婚。曾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中第一。聘後登第。杜祁公衍也。少客濟源。令能相人。厚遇之。召縣大姓相里氏議婚。祁公未成婚赴試登科。後以兩郡禮奏異恩任相里之弟員外郎。

戴良以練裳遣嫁。後漢戴良五女。家貧。練裳布被。竹笥木屐而遣之。庾袞以籧器訓女。袞孤兄女芳。將嫁。美服既備。袞乃刈荊苕爲箕帚曰。灑掃婦道也。故賜汝籧器之爲美。吳隱之賣犬遣嫁。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見婢牽犬賣。此外蕭然無辦。王敬弘烏羊繫車。孔淳之與王敬弘爲人外之交。敬弘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迄暮而歸。答人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古人之風。邈不可

及。范文正斥去羅幔。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爲幔者。公聞之不悅曰。若持至。當火於庭。司馬溫公不論資裝。正以婚姻論財之敝俗。不可不自君子維之也。

向子平男女婚嫁畢。遂恣意遊五嶽名山。謝靈運詔子倘曰。男娶女嫁畢。勅斷家事。勿復相關。蕭惠開須婚嫁畢。欲歸老舊廬。

甯戚應齊召而先欲室。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馮驩爲薛客而慮無家。藉二子不爲室家計。必不出爲齊薛用也。說儲

虎媒事甚奇。亳州人娶舅氏女。原化記載之。僕射裴冕子越客娶尚書張鎬女。集異載之。皆月下虎負盧造女歸。鄭元方亦虎媒。見儲吹錄

種玉得妻。陽雍伯嘗設漿給行旅。有一人就飲。訖。懷中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生美玉。并得好婦。如言種之。有徐氏女極美。求之。徐曰。得白璧一雙。即可。乃於所種得璧娶之。投卷得妻。唐盧儲投卷謁李翱。翱女擇數四曰。此人必爲狀頭。李納爲壻。來年果及第。作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見詩得妻。王氏女作詠懷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窻一夜愁。趙德麟方鰥居。見詩遂求婚。

女妻孝子。劉殷字長盛。張宣子以女妻之。戒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終必遠到。汝謹事之。女妻

貧士。白厚。貧士也。娶富室劉純才女。送烏瑠十事。麩紙爲書。劉大笑。答以真珠一升。紫鴨千頭。又使家僮撒燭花盈路。厚大慚。女妻老儒。李廸以弟女嫁孫明復。

附 擇壻

善擇壻者。呂公於沛公。張負於陳平。甘公於陶謙。謙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甘公許妻以女。夫人怒曰。彼有奇表。長必成材。後封溧陽侯。虞世基於徐陵。陵曰。當今潘陸。魏元同於裴之先。選爲壻。後徙嶺表。北歸荊門。則裴齋裝以迎。李至遠於蘇頲。[illegible] 蕭穎士於柳談。[illegible] 權德輿於獨孤郁。郁最爲德輿所稱。憲宗歎曰。德輿有此佳壻。苗晉卿於張延賞。嘉貞子。晉卿見而奇之。姚合於李頻。合有詩名。頻走千里。丐其品題。大加獎挹。以女妻之。司空圖於姚顗。顗少蠢。不修容止。圖一見以爲奇。彭思永於程顥。明道先生。十二三舉。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戶部侍郎彭思永。一見異之。許娶以女。李廸於孫復。明復先生居泰山之

陽。鬚髮皤白。家貧不娶。李文定廸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吾弟之女賢。可奉其帚。固辭不可。遂妻之。而鄉人劉放之於張華。華牧羊。放以女妻之。邑人劉氏之於呂範。範字子衡。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久貧賤耶。里人程楚賓之於呂諲。志學少孤。不能自振。程富于財。遂娶其女。楚賓與子震重其才。給其所欲。至天寶初舉進士。揚州富商之於王琚。琚謀刺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傭于商家。商識其非庸人。以女妻之。徐州酒家之於李燓。父固誅。姊文姬告父門人王成。粥入徐州。爲酒家傭。酒家知非庸人。以女妻之。則其物色出自庸衆人爲難能也。

韓滉之擇也曰。無如楊主簿。楊於陵以屬吏謁。滉奇之。謂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以女妻之。生嗣復。杜衍之擇也曰。無如蘇舜欽。舜欽。字子美。者

子。易簡孫。衍有女。夫人必求佳壻。衍曰。文章器業。天下第一。無如蘇彝欽。以女妻之。

人代爲之擇者。 王當之壻姚元崇。當刺陳州。集州縣文武官。令袁天綱爲擇壻。曰。惟果毅姚某有貴子。乃元崇也。晏殊之壻富弼。范希文權事西監。晏元獻謂曰。吾有女及笄。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皐張爲善。富修謹。張疎俊。晏即取富。後改名。即鄭公也。爲善後亦更名方平。

王珣謂袁崧曰。莫近禁臠。晉元帝爲晉陵公主求壻。凡但似劉眞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子。誠可。纔小富貴。便與人家事。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子敬。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混。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鎮建業。公私窘罄。得一㹠。以爲珍美。項上一臠。羣下未敢食。時呼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尚主。錫父爵。侯高將嫁其女。曰不與凡子。唐處士侯高曰。吾一女。嫁之必嫁官人。不與凡子。嫁王適。適壻姚挺。

以女妻門人者。 摯恂擇馬融。恂教授隴南山。名重關西。融從遊學。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桓少君父擇鮑宣。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少君乃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宣子永。永子昱。 郭瑀擇劉延明。昞字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別設一席。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壻。誰坐此者。延明奮衣坐。曰。昞其人也。遂妻之。 范宣擇戴逵。逵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 韓愈擇李漢。漢少事愈。愈辱知最厚。愈以兄女妻之。 朱晦翁擇黃榦。受業。遂以其子妻榦。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

以女妻所屬者。 劉道於小吏公孫瓚。瓚言事辯慧。太守劉道奇其才。

令狐彰於書記齊映。疾甚。令草遺表。映說請代。令子建歸京師。彰妻以女。 辛果於偏裨王諤。諤憩向天。呵氣高數丈。果曰。此極貴相。以女妻之。 常詵於參軍裴寬。詵爲刺史。見其痤庬。執手曰。久負賢者。請妻曰。三十年不覺廄中有騏驥。 劉晁以女妻廄卒杜廣。 劉金以女妻廄卒姚景。見有蛇入鼻竅。尤奇。

高祖射竇氏之屏。竇毅女。有奇相。因畫二孔雀于屏間。陰約中目。則得之。高祖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 郭元振牽張氏之絲。元振少美。張嘉貞欲納爲壻。使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牽之。元振牽一紅絲線。第三女。果有姿色。 竇窻自選則賢矣。李林甫有六女。門地之家求之不允。聽事壁間開一窻。飾以雜寶紗縵。每貴族子弟入謁。使女于窻中自選。可意者事之。

女之善自擇壻者。爲孟光。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

鴻聞而聘之。 徐邈女。刺史燕國徐邈。大會佐吏。令女于內觀之。女指王濬。遂妻之。 陳不識女。姜字子居。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每夜讀書不止。不識將妻以女。妻不聽。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遂妻之。後仕苻堅。歷御史中丞。 婁氏。名昭君。內干之女。强族聘之。並不肯行。及見高歡在城上執役。驚曰。此眞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致私財使聘己。 辛氏。史思明少賤。大豪辛氏有女。窺思明。告親曰。必嫁我思明。後思明自稱應天皇帝。辛爲后。 柴三禮女。唐莊宗嬪御。明宗遣歸其家。止逆旅。有一丈夫過其門。女見之驚曰。此何人。主人曰。馬鋪卒吏郭雀兒也。后請父母曰。此人貴不可言。遂成婚禮于逆旅中。後爲周太祖。 李尚書翱女。李牧江淮。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李聞之。深異其語。乃納爲壻。來年果及第。 晉賈儀二女。元妃曰。我終不爲凡人妻。李妃曰。我亦不爲庸人婦。隣人笑之。後慕容垂稱燕王。納元妃爲繼室。范陽王聘李妃。

翁壻

欒廣與衛玠。時有氷清玉潤之評。廣字彥輔，時號氷鏡。玠字叔寶，時號玉人。故曰婦翁氷清，女壻玉潤。韓昌黎得李漢。後有文振道大之論。臨川集。昌黎爲唐儒宗，得兄之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漢編昌黎文，仍爲之序。梅福壻嚴光。其趣同也。鮑玄壻葛洪。其道同也。

俱登膴仕者。郭子儀趙縱也。子儀七壻，皆貴顯朝廷。縱其一也。鄭天休王禹玉鄭達夫也。宣徽鄭天休壻王禹玉，後爲丞相。禹玉壻鄭達夫，亦爲相。此翁多其匹。若韋皐之竟替西川。持節替張延賞。封德彝之果爲僕射。楊素爲僕射，撫其座。謂封德彝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實屬僅事。

其名位風節。往往相似。如趙昌言王旦韓億也。趙參政壻爲王文正。文正壻爲韓忠獻。呂公弼韓忠彥也。呂惠穆壻爲韓文定。李虛己晏殊富弼楊察馮京也。李侍郎壻爲晏元獻。元獻壻爲富文忠與楊尚書。富壻爲馮宣徽。陳堯咨賈昌朝曾公亮也。陳康肅壻爲賈文元與曾宣靖。在有宋爲多人。前代所不及也。

得翁之圖籍者。楊玠。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富圖籍。玠遊其書齋。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崔遂令撿之。玠捫腹曰。已藏之經笥矣。得翁之詩法者。黃庭堅。謝師厚見黃山谷詩曰。得壻如此足矣。庭堅往求之。然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詩。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津梁。

宇文泰以諸壻爲心膂。諸子皆幼。唐儉倩壻作文奏。崔行功在北齊終鉅鹿太守。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性氣酷似乃翁。呂公著壻范祖禹。呂希哲壻趙演。

求爲壻者。王適也。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可人意。夢爲壻者。王子立也。東坡云。予爲密州。子立未齊相識。忽告同舍生。夢爲密州壻。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

壻之還貸錢者。裴顧也。王戎女適顧。貸錢數萬。久而未還。戎色不悅。女遽還錢。戎然後乃歡。歸財產者。張孝基也。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漸次試以灌園管庫。知能自新。以財產悉歸之。誇珍玩者。張垍也。垍尙公主。在翰林。常以珍玩誇于同列。張說曰。此乃婦翁與壻。非天子賜學士者也。

還贈物者。韋皐也。皐字城武。京兆人。張延賞選壻。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皐。以女妻之。皐性疎曠。不拘細行。延賞稍悔。皐因辭東遊。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爲贈。皐悉歸之。而孝基不可及矣。

翁抑其壻。盧鈗也。華庾有才。妻父盧鈗典選。庾年三十五不得調。劉弘也。弘牧荊州。朝廷以弘壻夏侯陵爲襄陽守。弘曰。若必臣至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壻耶。周行逢也。行逢爲武平節度。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不敢以法貸汝。與耕牛農具遣之。

見薄於翁而報之有異。若張或之遂附他人。張彧。李晟壻。晟在鳳翔。又以一女嫁幕客崔樞。禮重之過于彧。彧怨。遂附張延賞。韋皐之杖死輕慢。延賞僕射頗輕慢皐。惟苗氏待之益厚。皐後五年。持節西川代延賞。改姓名韓翔。至大回驛。有報曰代者韋皐。延賞慙懼

自西門潛遁。阜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死之。不若崔圓之力救李峴也。李彥允薄其壻崔圓。後圓救李峴死。

無禮於翁者。陳涉。涉既為王。妻父往依涉。長揖不拜。父怒不辭而去。謝萬。妻父王述。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王國寶。坦之子。謝安壻。安惡其為人。抑而不用。國寶乃譖安于道子。使離間于帝。而謝朓。王敬則壻。告敬則反。女嘗懷刃欲報。朓不敢見。臨誅歎曰。我雖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柳勣。杜有鄰壻。飛書告有鄰不法。賜自盡。尤乖。

壻無禮於翁而翁仍救其患者。杜黃裳於韋執誼。黃裳初不為執誼所禮。及執誼敗。黃裳悉力營救。情同朋好未嘗備壻之禮。睦參於鉅鹿魏摯。

壻黨於翁者。王介甫壻蔡卞。紹興初。上疏乞祀王。配享先師。

壻不黨翁者。呂吉甫壻余中。元祐初。上疏乞誅呂以謝天下。王安石壻吳安持。充子。雖娶王安石女。數言新法不變。晏殊壻富弼。

為婦翁而敗。王文康坐寇萊公。蘇子美坐杜祁公。呂溫卒。道衡二州哭之。為裴延齡壻。崔無詖死祿山之難。為蕭至忠壻。因數昏媾之家。未必盡臭味相投。蔣詡娶於王氏。原無損清高也。

郗鑒使門生求佳壻於王導。而羲之坦腹東牀。郭瑀設席。欲覓一快壻。而劉延明奮衣坐席。

翁壻知己之難也。陶謙得之於甘公。而不能得之甘之妻。韋皋得之於苗氏。而不能得之張延賞。

其翁居權位。而其壻反退跡者。有韓滉之楊於陵。滉節制金陵。異王簿楊於陵。以女妻之。比滉執政。於陵隱居山中。滉沒始出。累官僕射。宇文護之蘇威。護強威以女妻之。威恐禍及己。屏居山中。專以諷讀為娛。劉晏之潘炎。晏方任權。炎其壻也。雖書疏報答。未嘗輒開。時稱炎有古人之節。權德輿之獨孤郁。德輿為相。壻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去內職。憲宗歎曰。德輿乃有佳壻。我反不及耶。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

附 僚壻

俱娶桓女。李膺黃憲也。一作黃尚。又有條儔同娶桓太尉馬女。時謂兩壻俱乘龍。桓字元叔。俱娶韓女。李漢蔣係也。漢字南紀。韓愈門人。與係俱爲愈子壻。俱娶盧女。唐光韓愈也。盧貽府君。同爲牛壻。謝偕張洙張希復鄧叔也。牛僧孺長女適偕。次洙。次希復。次鄧叔。四人爲友壻。同爲滕壻。張恕何洵直王渙之也。張方平子恕娶滕達道弟五女。與洵直渙之爲友壻。同爲李壻。范仲淹鄭戩也。皆自小官布衣。選配李參政昌齡女爲連袂。同爲程壻。席延年李正臣也。俱娶程珦女。同爲李壻。王樂滕元發也。李巽卿二女。兄弟同爲盧壻。崔愍崔㥄也。北魏崔休弟之子愍。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又爲子㥄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命姊妹爲妯娌。尚之感其義。同日成婚。兄弟同爲郭壻。崔浩兄弟也。郭逸長女妻崔浩。次女復妻其弟。裴秀與賈充爲僚壻。皆娶郭配女。配字仲南。淮弟也。蕭嵩與陸象先爲僚壻。夏榮善相。曰。陸郎十年位極人臣。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友壻而不相得者。謝晦與庾登之也。同娶於曹。晦爲荆州刺史。請登之爲長史。意甚不愜。故到任職。初無感謝之言。王拱辰與歐陽修也。同爲薛簡肅公壻。拱辰擬拜僕射。歐曰。拱辰非任宰相者。蓋王主李文靖。歐主范文正。其黨不同云。嚴助受辱友壻。願爲會稽太守。湛賁見輕妻族。妻與彭伉妻。兄弟也。妻族賀伉獨飯賁于後閣。自是力學擢上第。伉方過橋。聞之失聲墜驢。

晉公子重耳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孫策攻皖。得喬公二女。策自納大喬。周瑜納小喬。則亦猶哀侯息侯皆娶於陳也。

親戚

以僚佐而期望者。劉弘於應詹。詹爲祖舅劉弘長史。弘謂曰。君器識宏深。當代老子于荊南矣。以親戚而遠嫌者。楊於陵於韓滉。蔡威於宇文護。潘炎於劉晏。獨孤郁於權德輿。見翁壻先議娶而後爲婚姻者。王義方於魏徵。徵欲妻以姬女。辭。後乃娶。曰。初避宰相。今感知己。

因親戚而得遷除。裴頠。從母夫賈充表頠襲爵。段灼。張邵。以驗舅。居延之職。穆建。妻爾朱榮妹。除鎮東將軍。王翊。結婚元乂。超拜左將軍。郭逸。以一女妻崔浩。一女妻浩弟恬。拜徐州刺史。鄭羲。爲中山王傅。歷年不轉。及李沖貴寵。與羲姻好。就家徵爲中書令。元熙。中山王英子。于忠壻也。忠執政。故歲中驟遷光祿勳。朱

漢賓。結託安重誨得爲婚家。除潞州節度。唐休璟。宮人賀婁氏用事。休璟爲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拜太子少師。

因親戚而受累。漢許紺。晉裴楷。卞粹。唐張文琮。韋安石。韋待價。楊炎。王俶。郭映。宋王文康。蘇子美。以上俱詳諸累。

以資相助。王凝於崔休。凝爲長子聘崔休姊。贈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休妹爲嬪。頻遷兼給事黄門侍郎。宗連於趙元淑。元淑授驃騎將軍。無以自給。富人宗連女。元淑聘爲妻。縑帛綿綺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程楚賓於呂諲。楚賓家富。諲娶其女。楚賓與子震。重其才。給其所欲。舉進士。

以貧相薄。崔浩於劉芳。芳以父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寓北魏。以祖母爲崔浩之姑。崔浩薄其流播。拒不之見。芳後至太常卿。張彝於宗戚。彝既貴。頗侮其疎宗舊戚。不甚存紀。

以親戚而救。王誕於桓循。循誕甥。元顯討玄。欲悉誅桓氏。循後救誕於玄。言循等得免之由。王僧朗於殷叡。朗。叡外曾祖。叡祖元素。坐梁太初事誅。叡遺腹亦當從戮。僧朗啟孝武。救免之。霍諝於宋光。有誣諸舅宋光于梁商者。坐繫詔獄。拷掠困極。諝年十五。奏記于商。商高諝才志。即爲奏原。

婚姻而不平。劉湛也。尚之女適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崔浩也。浩弟娶李順妹。弟子娶順女。浩頗輕順。由是相猜忌。裴楷也。子瓚娶楊駿女。與瓚不平。楊素也。

爲子玄縱娶崔儦女。令騎迎儦。儦故敝衣冠騎驢而至。色輕禮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

至戚反致相害。謝安爲壻王國寶構。安惡國寶爲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道子昏惛尤甚。國寶讒諛之計稍行。王相之間。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王鉷告楊慎矜。慎矜與鉷父中表兄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林甫知其有隙。誘使圖之。鉷遣人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謀復祖業。上大怒。兄弟皆賜死。柳勣告杜有鄰。有鄰與壻不相叶。勣飛書告有鄰不法。賜自盡。歐陽公爲婦弟薛宗孺辱。有憾于修。遂爲帷薄不根之語。擢辱之。彭思永告蔣之奇。之奇即劾修。帝詰思永之奇。從來辭窮坐黜。

不黨其姻者。黄寶乃章惇之甥。不附惇而甘老於外吏。方軫乃蔡京之姻。首論京而樂竄於遠方。全中乃呂

吉甫壻元祐初上疏乞誅呂以謝天下孟忠厚爲秦檜僚壻以不親附而罷吳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數言新法不便常安民妻孫氏蔡確妻之兄弟召對首發蔡京姦黨竄流落二十餘年葉確與朱宗皆蔡京內姻知其必敗未嘗一詣其門又可謂不蔭惡木者矣又毋爲丁謂妹謂欲授以官而不赴者陳之奇奧卿也爲史彌遠之甥而不附之者陳埙也

劉弘不用其壻（朝廷以弘壻夏侯陵爲襄陽守弘不從）陳執中不與壻差遣（日官職是朝廷的非臥房犍篋中物壻安得有之）周行逢不補壻吏（爲武平節度壻求德求補吏行逢不從）

歷代外戚之賢者漢則竇長君廣國（退讓君子）馮野王（行能天下第一）史丹（至誠犯顏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傅喜（太后欲與政事喜數諫欲稱尊號喜終不順遂策免）樊宏（謙柔畏慎）樊鯈（不與諸王交結）陰興（固讓印綬）晉則羊琇（盡策武帝儲位遂定）庾亮（讓中書監）褚裒（讓中書令）唐則吳溆（宣慰朱泚被殺）郭釗（太后兄審上歎止制）宋則曹佾（彬孫光憲后弟退朝語不及公事）李用和（宸妃弟列位將相小心靜默）李遵勗（議時政補助居多諸子端懿端愿端愨神宗曰近世賢戚也）杜審琦審瓊（昭憲后兄弟世以積善聞）楊文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韓同卿（不敢干政天下皆知侂胄爲后族不知同卿爲后父）

外戚之擅權者漢則上官桀竇憲梁冀晉則楊駿唐則楊國忠宋則韓侂胄賈似道至以外戚而竟致社屋鼎移者則又等於賊矣

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宋亦亡於韓賈外戚秉政未或不亡

外戚而被難者漢竇武何進宋王景文唐王同皎若霍禹梁冀之自致誅戮者勢使然矣

馮防兄弟大起第觀賓客奔湊刺史守令多出其家竇憲與弟篤景瓌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刺史守令多

出其門安有顓權怙勢爭尚侈靡而能保家不圮者

古事比卷之四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五

古事比卷之五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邰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夫婦

耨而妻饁之。相見如賓。冀缺也。耕而妻餉之。相見如賓。魏常林也。耕于隴上而妻子耘于前。夫妻相敬如賓。龐德公也。夫耕于前。妻鉏于後。陶潛也。二南風哉。欽以此而得仕于晉。許州富人亦得以免其死。（裴從簡欲富人玉帶。遣二卒刺之。見其夫婦相敬。以告。使其速獻。）妻子事之若嚴君。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必俟冠乃敢升堂。仇香也。遇妻子若嚴君。張湛（子孝）也。遇妻子如君臣。馮良也。婦希見其面者。朱博（子元）也。劉基也。妻希見其面。有疾而妻省之。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者。顧悌也。見妻子必正衣冠者。唐臨也。夫妻正衣冠相見。再拜上酒。酬酢畢便出。一歲如此不過再三。何曾也。不與妻相見。別築室以處之者。何點也。獨處一室。妻子希見其面。關康之也。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焦先也。去婦人數步。猶聞其臭。經御婦人。衣不更著者。蕭督也。平居不內返。入內閤為犬所吠者。邢子才也。三不惑得

其一矣。（以上偶記）

漢周澤爲太常。臥病齋宮。妻闚問所苦。周以爲干犯齋禁。大怒收送詔獄。晉劉毅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矯而不近人情。其去僞也幾何。

貴不易妻。知有宋弘。不知尉遲敬德。又皆不妻公主。

夫妻共挽鹿車。鮑宣也。裴送甚盛。妻恐歸之。夫妻共乘蒲（一作薄）笨車。劉凝之也。妻郭銓（梁州刺史）女。遣送豐麗。凝之散之屬親。

張博望持節匈奴。而單于與妻。且擕之歸。蘇子卿仗節

匈奴。而亦娶妻生子。（名通國。）然吾不爲蘇惜也。（偶記）

後漢書樊英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荅拜。其恭謹若是。吳書諸葛瑾妻死不改娶。有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噫。與奴婢拜。辱矣。不舉妾子。忍矣。反謂恭謹篤慎。何無識也。（前）

陶淵明感孺仲賢妻之言。孫與公感於陵賢妻之言。

落葉題詩天合者。唐于祐與韓氏以紅葉詩爲媒。蜀侯繼圖與任氏以桐葉詩爲媒。紅葉事亦云盧渥李茵。又明皇時顧況貞元中賈全虛。

軍士於短袍中得宮人詩。玄宗卽以嫁兵士。神策軍馬真於袍中得金鎖一枝。詩一首。僖宗卽以賜真。

夫婦幽明之合。有死者取生者俱死而爲夫婦。如晉梁山伯於祝英臺。宋南徐士子於華山客舍女也。（參寥子。）有生者哭死者復生人間而合者。如秦王道平於唐叔偕女。（搜神記。）晉梁國女子於其壻也。（晉五行志。）有死之魂與生人生子而合。如盧充於崔氏女。（孔氏志怪。）鄭畋父亞於其母也。（中朝故事。）有死者之靈托生後身而合。如韋皐於玉簫。（雲溪友議。）長葛尉劉立於其妻也。有生非識面死托啟棺而合。如

馮馬子於北海徐玄方女。（法苑珠林。）高廣子於劉長史女。劉乙子於張果女也。（俱廣異記）

天女配合生子。魏聖武帝於山澤見天女受命相偶。契丹祖與天女遇木葉山生八子。

董永遇婦。曰。我天之織女也。則帝以其孝配之。謝端遇婦。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則帝以其謹助之。

天台劉晨阮肇。遇二仙女。赤城袁相根碩遇二仙女。

柳毅娶龍女。成都令柳子華亦娶龍女。

人爲之娶者。阮修四十無妻。王敦等斂錢爲婚。時流羨

之者。求入錢而不得。劉瓛四十無室。齊太祖與褚淵等爲娶王氏。椽壁挂履。土落母牀而遂去之。阮傷於貧而劉之遲暮。篤於孝耳。

人爲之更娶者。汝南應順字華仲爲同郡許敬去妻家貧親老無子。更娶。南昌何湯字仲弓爲桓榮字春卿去妻更娶生三子。

娶瞽女者。北史李翼也。崔巨倫有姊明惠。因患眇一目。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肯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唐孫泰也。泰姨老。以二女爲託。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妻其女弟。泰辛取其姊。曰人有殘疾。非泰何適。宋劉庭式也。鄉翁有女。約與爲婚。登第後。女因病雙瞽。必娶之。蘇公高其義。周恭叔也。初議母黨之女。登第其女雙瞽。遂娶之。呂攀

陰也。生五男。皆舉進士。其一則丞相汲公。張永錫也。字孝純。微時侯吉氏。許妻以女。登第後。娶吉氏。吉氏無何卒。有妹雙瞽。永錫曰。非其娶則終無人娶矣。生二子皆顯。賀仁傑也。娶妻而瞽。相敬如賓。宋周世南也。祁陽人。聘董氏女。未婚失明。世南既第成婚。士論高之。

娶啞女者。宋鄭叔通也。初定夏氏女。登第後女已啞。竟娶之。

崔顥娶美。顥字亭伯。娶妻惟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不若孔明之娶醜。漢劉黃承彥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家有醜女。才堪相配。孔明許焉。卽載送之。諺曰。莫學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醜如梁鴻之妻。許允之婦。豈易得者哉。

最篤者。如張敞之畫眉。敞字子高。平陽人。守京兆。能朝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嘗爲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荀奉倩之熨體。粲字奉倩。與妻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庭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粲後少時亦卒。裴滓之不能暫離。妻鉅鹿魏氏。恩好不能暫離。陸東美之寸步不離。海鹽人。妻朱氏。有容止。寸步不相離。妻卒。美不食死。冢上生梓樹。同根相抱。孫權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子弘妻蘇氏。又呼爲小比肩。沈文季之竟日對飲。文季能飲酒五斗。妻王氏亦至三斗。守吳興。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高柔之眷戀不捨。柔婚泰山胡氏。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既能官營宅伏川。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何充取爲參軍。僶俛應命。存戀綢繆。不能暫捨。相贈詩書。清婉辛切。此直是兒女子情耳。涉筆

秦嘉妻徐淑。嘉說在津鄉亭病亡。書至如夢。毀形不嫁。封卓妻劉氏。成婚一夕。卓官京師。劉忽夢已死。問至遂憤痛死。

夫不愜意者。謝奕之女。道韞適王凝之。還甚不愜。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祖無擇之妻。無擇聘娶徐氏。徐氏必欲相其人。無擇貌寢。恐不得當。同舍馮京。半妻秀美。乃諭媒妁侯馮出局。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稱其非。覓以反曰離婚。

晉王歡家貧。妻焚書而改嫁。後成通儒。宋徐廣家貧好學。不營產業。妻中山諸女。劉忿而離之。後位秘書監。千載而下。不獨唾太公妻。太公少婦馬氏。老而見去。後封侯於齊。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遂抱恨而死。買臣婦朱買臣嘗賣薪樵。行且誦書。妻羞之求去。及買臣爲會稽太守。入界。見故妻夫妻治道。呼令後車載。到太守舍。給食。居一月。妻自經死。也。楊志堅嗜學而

貧妻求離。堅以詩送之。妻持詩詣州。詣牒。顏魯公案之。時為臨川內史曰。王歡之廩既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

堯君素射妻。忠也。見忠義。朱浮刺妻。逃難也。彭寵反浮走刺其妻城降于寵至劉琰履搏妻面。妻胡氏入賈太后經月乃出琰疑與後主有私呼卒伍伯撾之以履搏面而後棄遣之琰竟棄市。桓範刀傷妻胎。範牧冀州屬將軍呂昭不為屈妻曰前在東慮欲擅斬徐州衆謂君難為下今羞為呂屈難為上範怒以刀環築妻傷胎死。非憤則恨矣。

夢接有身。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楊國忠出使。妻夢與交有孕。

妻之悍者。　專諸鬬敵萬人。妻一呼即還。謂子胥曰。屈於一人之下。蘇季子才傾六氏。不能起機中荊布。桓征西一代梟雄。駕馭不行其內人。謝安王導王衍。晉世名流。兩不敢違其妬。一不能改其貪。霍子孟忠樸有餘。以顯赤族。梁冀跋扈。孫壽實制之。牝晨之戒。從古已然。

李嶽之訟王舉正曰。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楊弘武謝唐高宗曰。臣妻剛悍。所囑不敢違也。

王衍託言於李陽。衍妻郭貪穢。時大俠李陽為其所畏。衍曰。李陽以為不可。郭因之少損。劉孝綽自比於馮衍。孝綽曰。衍有忌妻。自操井臼。予亦有忌室。家道轗軻。

謝安之暫見作伎。安夫人劉氏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曰。恐傷盛德。柳玦之留目坐妓。梁柳玦甚重其婦。頗成其憚。性愛音樂。嘗不敢窺。張稷為玦妻所敬。玦候稷至。奏妓。因得留目。均可謂無丈夫氣矣。

陳慥為妻柳所辱。慥字季常。陳烈為妻林所訟。烈居親喪勺飲不入。歐陽修為仁宗召為直講。王陶言烈為妻訟。因詆為貪詐。司馬光力救之。俱宋。

董叔紡于庭槐。董叔將取于范氏。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于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叔向過之。曰。盍為我請。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又何請焉。王偃縛諸庭槐。偃尚宋武第二女。常裸偃縛諸庭槐。夜雪凍。偃兄恢排閤訴主。乃免斯志。

以妾為妻者。　楚司馬子期也。欲以妾為內子。訪左史倚相曰。吾妾愿。欲升之。

注內子服衛笄。許敬宗也。嬖其婢。因以繼室。假姓虞。李齊運也。晚以妾為妻。具冕服行禮。士人嗤之。竇懷貞也。納韋后乳媼莒國夫人為繼室。故鑾婢也。世謂媼壻為阿𤙔。懷貞每謁自署皇后阿𤙔。人或謂為國𤙔。軒然不慚。李伊衡也。日知少子。杜佑也。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李氏封密國夫人。有所蔽云。

再合者。　黃昌也。昌婦歸寧。遇賊被獲。流轉入蜀。昌為太守。其子犯事。詣昌自訟。昌疑問所由。對曰。餘姚戴次公女。州佐黃昌妻。昌左足心有黑子。昌出足示之。相持悲泣。還為夫婦。陳詵也。詵娶李蘩妹。遭亂請活妹命。賊遂掠。夫詵再娶嚴。後蘩得妹歸詵。徐孝克也。妻臧氏伺丁路口。行日。非相負。今當歸養。還為夫婦。李德武也。妻裴氏。德武坐徙嶺南。父矩表離婚。欲嫁之。斷髮不食。德武娶爾朱氏。聞其全節。乃遣後妻。為夫婦如初。徐德言也。妻陳樂昌公主。破鏡各分其半。陳亡為楊素得。

賈鉉題詩素知召還其妻。若董氏之翦髮。賈直言坐事貶嶺南。妻董氏引繩束髮。封以帛。使直言署曰。非君手不解。二十年還。湯沐髮墮無餘。裴氏之斷髮。事見上。則尤以節完其身爲難。

棄婦寄詩復合。則竇滔妻蘇若蘭。　唐南楚材妻薛媛。

唐嚴灌夫妻愼三史。亦因詩有感而復爲夫婦。

兩妻者。賈充左右夫人。　王毛仲。有兩妻。一上所賜。皆有國色。五代安重榮。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　陸定國。娶河東柳氏。後納范陽盧度世女。二室俱爲舊族。嫡妾不分。　魏收。娶舅女崔氏昂妹。無子。太常劉芳孫女。中書崔肇師女。夫家坐事。並賜收爲妻。後病甚。乃殺二姬。疾疹追憶。作懷離賦。

賢媛

楚莊王好獵。而樊姬不食鳥獸之肉。秦穆公好淫聲。而華陽后不聽鄭衛之音。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聲。

宋共姬待傅至而死於火。待姆也。楚貞姬待符至而死於水。待君也。問奇

王莽女爲平后。及篡。欲嫁之。更號黃皇室主。后稱疾不起。莽誅。自投火死。曹操中女名節。爲獻后。魏篡。求璽綬。后抵軒下。涕泣橫流。楊堅女爲周天元宣帝后。及禪。憤惋。改封樂平公主。欲奪其志。誓不許。乃止。李昪卽徐知誥。女爲吳讓皇溥太子璉妃。昪既篡吳。改封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悲咽流涕而辭。諸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爲其父者。安所置愧乎。又竇毅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曰。恨不爲男救舅氏之患。及長適李淵。以唐滅隋。得以雪其憤。視諸女其志較然。事之有成不成則天也。

王陵母對使者。語陵善事漢王。遂伏劍。爲異從光武。母囑其盡忠。遂自縊。陵與異後何以報其母也。

女子之有識也。邁乎丈夫。　嬰母知廢。東陽少年欲立陳嬰爲王。母曰

不如有所屬。事成封侯。不成非世所指名也。陵母知興。項羽取王陵母置軍中。陵使至。母曰。語陵善事漢王。毋以妾故持二心。遂伏劍。趙母知敗。趙欲以括為將。母曰。父子異志。願王勿遣。即有不稱。妾得無坐。兵敗身死。柴母知勝。克宏再用子。母表有父風。可為將。使救常州。大破吳越兵。若嚴延年潘岳劉琨之母。皆可云知廢。

崔氏小女之登車。吉懋為男項取崔敬女。臨而許之。花車至門。女堅臥不起。小女曰。父有急難。為姊尚不合辭。姊若不可。兒自當之。遂登車而去。項後貴至拜相。李氏絡秀之屈節。周浚出獵。止秀家。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單寒。何惜一女。焉知非福。已歸浚。生顗嵩謨。已並貴顯。謂曰。我屈節為汝家妾。計門戶耳。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二女絕無一毫巾幗之氣。彼亦未嘗以巾幗自待也。

患之將及。從其言而免者。羊琇母辛憲英也。弟敞為曹爽參軍。司馬懿謀誅爽。或呼敞同赴爽。敞難之。憲英曰。安可不出。若夫死難。則親暱之任也。汝從衆而已。敞歎曰。吾不謀諸姊。幾不獲于義。鍾會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謂曰。軍旅之間。唯仁恕可以濟。會至蜀果反。琇守其誡。竟全歸。唐侯敏妻董氏也。敏事來俊臣。妻曰。俊臣國賊也。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退。俊臣怒。出為武隆令。敏欲棄官。妻曰。但去莫求任。遂行至州。投刺參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尾後有字。怒曰。修名不正。何以為令。不放上。敏憂悶。妻曰。但任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武隆。殺舊令。敏以不許上獲全。後俊臣黨流嶺南。敏又獲免。許允妻阮氏也。允為吏部。多用其鄉里。明帝收之。婦阮氏跣出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及至。對曰。臣之鄉人。臣所知也。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得人。乃釋允。李衡妻習氏也。衡以事侵瑯琊王休。妻習氏諫不聽。及休即位。衡憂懼。妻曰。王好善慕名。終不以私嫌殺君。宜自囚詣獄。明求受罪。當逆見優饒。非止活也。從之。遣衡還郡。

違其言而不免者。晉伯宗妻也。每朝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于難。張谷妓李新聲也。劉從諫襲封。谷佐其事。新聲曰。從諫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公不幸為其屬。不折其肘臂。則宜脫旅西去。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屬健兒衣食。言畢悲泣不已。谷不決。竟從逆死。

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知其必滅宗。宋元兇劭之生也。母裒后見其貌。知其必破國亡家。偶記

陳嬰母曰。素貧賤。卒富貴不祥。鄧元起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嬰從母言而陳氏寧。元起不念母言而死於獄。

邑人攘羊。而遺羊舌子。不受。叔姬叔魚之母。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餉肸與鮒。曰。童子也。隨夫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樂羊子行路得遺金。妻曰。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士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慚。捐金于野。一捐遺金不以汙其夫。一埋攘羊不以敗其子。二婦賢且介矣。劉愍懷白金歸而妻怒之。與樂羊妻同。求之士人中不多見也。

子寄鮓責而還之者雷池司馬孟仁一名宗即哭竹生笋者之母
魚梁吏陶侃之母也侃以坩鮓餉母坩土器也
曹修古終於官吏民出錢帛數十萬賻其家女始笄泣
語其母曰先人不幸以直言謫死安可受此以涴先德
固謝遣之蔡君山卒縣人以錢二百千爲之賻妻程氏
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汚吾夫拒不受偶記
婦人能以義斷恩以智决策斡旋大事則幾於烈丈夫
矣有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事主不知王處汝尚何歸賈乃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求王
子立之卒以復國姜叙趙月之母馬超叛漢揚阜見叙議討賊叙母曰當速發勿復顧我叙

乃與趙昂合超取昂子月爲質昂妻王氏曰雪君父之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超襲歷城得叙母母罵殺
之月亦死卞壼之妻壼拒蘇峻二子亦以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孟昶
之妻劉裕起兵昶謂妻周氏離絕周曰君建非常之謀事之不成義無歸志遂傾貲以給之何無
忌之母劉牢之甥無忌夜草檄文母密覘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因言事必有成李克用
之妻克用困于上原驛脫歸者以汴人爲變告劉氏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謀保軍以還克用
歸欲攻汴劉曰當訴于朝廷若擅相攻孰辨曲直克用乃止劉仁贍之妻幼子崇諫夜泛舟渡
淮北仁贍命斬之監軍使求救于夫人夫人曰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之門矣趣命
斬之然後成喪朱友謙之妻友謙爲景進等構死莊宗命赤其族友謙妻張氏曰婢僕無罪請疏
其名籍百餘人以骨肉百口歸法苻堅之妻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禹稷湯武事以諫曰朝野

之人皆言晉不可伐不聽竇建德之妻曹氏勸乘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建德曰此
非女子所知黃巢之姬妾僖宗宣問何爲從賊居首者對曰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
帥于何地戮于市姬妾獨神色肅然劉守光之二妻守光悲泣貞新不已李氏祝氏譙之請先
死與其夫若子並傳者尚已其夫有不足齒者而烈尤
可傳也
晉公子桑下密謀蠶妾聞而姜氏殺之左傳晉宣帝病中
誤起一婢見而張氏殺之宣帝辭魏武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雨不覺起收之家惟
一婢見張后恐事泄致禍手殺以滅口而親自持爨帝由是重之婦人之慧而黠者寧
滅男子說儲

孫翊妻徐氏薰香沐浴而殺嬀覽翊被殺覽入軍府取翊嬪妾欲復取徐徐
紿之曰須晦日除服乃可潛使人語舊將孫高傅嬰至日設祭除服薰香沐浴先呼高嬰與諸婢羅列戶內覽
入徐即大呼高嬰俱出共殺覽就外殺戴員徐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竇良女桂娘帛染
令桃而誅李希烈父子希烈入汴強取叅軍竇良女女顧父曰我能滅賊聞陳仙奇忠
勇勸希烈任之聞其妻亦竇姓願與通家往來以結其心及希烈有疾女乘間謂仙奇妻賊雖強必敗妻以告
仙奇仙奇悟賂醫毒殺之希烈已死子欲悉誅諸將而自立適有獻桃者女請分遺諸將以示暇因染帛裹蠟
如桃狀而藏書信其中仙奇妻剖桃始知仙奇率兵并梟希烈一門獻諸天子詔拜淮西節度
有知人之鑑者淮陰之漂母韓信遇漂母進食後爲楚王召賜千金上
蔡之老嫗唐南中丞卓遊上蔡惟城南嫗飯老嫗待之無厭色後十七年爲蔡牧爲飯與嫗草

澤之老嫗劉道真書漁草澤。嫗識其非常人。殺豚進之。道真食盡不謝。又進一豚。後爲吏部郎。嫗兒爲令史。道真超用之。此與僖負羈之妻晉公子重耳過曹。乃饋盤飧。後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報施也。亭長之妻水經注。漢武帝微行柏谷。遇辱竇門。亭長妻識而饋之。旣返。賜以河津令。其渡。今竇津是也。其眼何以異。

僖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窺見嵇阮。達旦忘歸。桓玄之妻知劉裕不爲人下。何無忌之母知劉裕舉事必成。韓康伯之母能識吳隱之。王珪之母能識房杜。張延賞之妻鑑拔韋皋。潘孟陽夫人知杜黃裳爲有名卿相。及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爲小顯書生。婦人女子能具人倫之鑑不衰。亦奇矣哉。問奇

長林公主救李宣古之窘。杜悰欲窘辱宣古。公主疾敘之曰。尚書不念諸子學文。[illegible]陪李秀才研席。豈在飲筵。而舉人細過乎。遣人扶起。赴坐。得韻賦詩。杜公大賞之。於會昌三年上第。而杜公二子喬休儒休。亦得進士登科。贊皇母氏釋吳武陵之誚。李吉甫刺衢州。因吳武陵唐突徵誚焉。贊皇母氏曰。小兒方求成人。何得與舉子忤。與米二百斛。後竟釋憾。倘二公之[illegible]牝爲戒。幾貽怨而階之禍矣。

節烈女子所最重。然史籍班班可考。今比其尤異者。以女子而終其身。衛夫人齊侯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持三年之喪。終其身。而後有刀思遵妻魯氏。北史。始笄。聘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許嫁。魯以死誓。唐亦女李。不嫁。養母。山陽女趙。截耳侍父不嫁。俱唐書。梁陳孝女。博羅陳志女。志年八十卒。女矢志不嫁。營葬。以宅爲寺。尊卒。廣州刺史蕭誓立祠。唐歙縣葉氏女。親沒。鞠于叔父母。叔母疾。刲股進之。遂愈。自是不嫁。又馮氏。唐穆宗時。養母不嫁。母病刲股。母死廬墓。元曹處女。母沒。葬母。五十不嫁。自誓死作處女塚。至正間。錢唐喪亂。閉戶三日。餓死。以上俱元史。刑珥自誓者。漢劉長卿妻桓。桓鸞女。夫卒。刑耳自誓。沛相奏顯門閭。號行義桓嫠。魏浦妻房。刀割左耳。投棺中。北史。隋鄭誠妻清河崔氏。誠戰死。崔年二十。父母欲奪其志。乃抱子善果。截髮割耳以明節。劓鼻者。梁之節婦。夫死。梁王聘焉。持刀劓鼻。王嗟之。曰高行。斷髮不食。唐李德武妻裴氏。束髮封帛。唐賈直言妻

董氏。事詳夫婦再合者。死孝者。晉陳孝女。永嘉中。父爲盜掠。攜之丐食。李知事東平人。與陳爲友。仲春拜掃母墓。聞李氏將同北歸。何日可再至。呼號仆地。覩之腸斷死矣。隋田翼妻。翼母憂。翼與妻俱一慟而絕。盧元禮妻。北史。李叔胤女。母死。號慟遂絕。自沉而得父尸者。曹娥。上虞人。父盱迎神。逆濤爲水所淹。娥年十四。投江。經五日。抱父尸出。叔先雄。犍爲人。父尼和墮水。雄投水。弟賢夢雄告。後六日當與父同出。至期果浮水上。自沉而得夫尸者。黃冉。唐張眞娶樊道黃氏女。眞渡江。舟覆。眞自沉。越十四日。抱夫尸出灘下如生。以死殉父者。饒娥。樂平人。父溺。沉其尸。娥十四。哭水上三日。不食死。以死殉夫者。漢秦嘉妻徐淑。北史封卓妻劉。俱見前。後漢陰瑜妻荀采。爽女。瑜卒。爽許郭奕。詐病召采。既到郭氏。掩戶自縊。書屏尸還陰氏。史耿周妻耿。耿周卒。因葬哀

哭而殞。北史。以死脫父兄者。宋金谿縣民葛祐唐二女。貧屠問谷銀鑛絕賦不給。官責其額。破家。二女躍入谷中。化爲銀。事聞。詔罷金銀賦。又燕湖僧氏。賊欲加刃。父兄趨拜。願執巾帚贖父兄。行數里。躍入水死。以死脫夫者。宋歐陽希文妻廖。臨江人。盜過。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廖被害。王袤妻趙。金人縛夫婦。趙乞尊解袤。金人怒殺趙。王貞婦梁。元兵至。夫婦被掠。給歸夫而拒罵。被殺。後十七年。復爲王婦。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以死拒寇者。漢河南樂羊子妻。盜刦姑。妻刎頸而死。太守捕盜。以禮葬之。晉愍懷太子妃。王衍女。名惠風。劉曜以賜將。妃拔劍受殺。又賈渾妻宗。不屈番罵賊殺。隋趙元楷妻崔。給賊解縛而後取賊刀。賊射殺。死兵與賊而迹不磨者。宋永新譚氏婦趙。爲元兵殺。血入甎爲婦人與嬰兒狀。磨之不滅。煅以炭愈顯。王貞

婦。元兵執。行至嵊縣清風嶺。齧指血書石上。投崖死。其血漬石。劍州小常村民婦。遇賊不屈死。尸所枕藉。每雨不乾。晴則濕。刬去復見。覆以他土愈明。刲股以愈姑病者。安福朱雲孫妻劉。姑病。雲孫刲股而愈。復病。劉刲股又愈。以愈父病者。呂仲洙女。名良子。晉江人。搜虎尾而虎釋大母。鄱女童八娜也。拔刀斫虎奪父還。彭列女也。俱宋史。號呼搏虎棄去母獲免。唐歙縣章頂二女也。母程氏。刺史劉贊表之。韓滉奏贊治有異行。詔褒焉。亘史。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爲崇死。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爲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諷非烟。而非烟爲象死。妾婦有情。遐相感激。能以死自見如

此。妓以節見者。青娥於趙嘏。段東美於薛宜僚。盼盼於張建封。楊倡於嶺表帥。長沙倡於秦少游。李妹於同州節度。韓香於薛氏子。陶明女嬰之黃鵠歌。以拒魯人也。韓憑妻何氏以烏鵲歌。以拒趙王也。而何氏卒投青陵臺以死。烈哉。

附 才女

女子通經史者。伏勝之女代傳父書。文帝求治尚書者。伏生年九十餘。詔使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班彪之女躋成兄史。昭字惠姬。彪女。曹壽妻。兄固著漢書。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躋成之。召入宮。令皇后師事之。號曰曹大家。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南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徐孝德女擬離騷。徐惠。妃。八歲能屬文。孝德嘗使擬騷。爲小山篇。太宗聞之。召爲才人。晉王肅女識文義。女於文義。過目則識。祖司徒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惜不爲男耳。後爲文明皇后。韋溫女續女訓。歸薛家。續曹大家女訓。斯禕也而儒矣。

崔駰曾祖母師氏。通孝經百家言。王莽賜號義成夫人。韋逞母宋氏。通周官音義。苻堅賜號宣文君。惜其賜之非時也。盧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

婦人長文筆者。蔡琰也。邕女。蕭后也。琰沒於單于。曹操贖之而歸。后沒於突厥。唐滅之而歸。又有鮑昭之妹。令暉。昭荅武帝曰。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關圖之妹。常修妻也。圖語人曰。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王荊公之妹。張奎妻。能詩。李公擇之妹。能臨竹石畫。王獻之之保母。李意如。善爲文。能草書。

女侍中則魏元人妻扨氏。齊高岳母山氏。趙彥濬母傅氏。及南漢盧瓊仙。女學士則南唐高越妻。盧元進女。孔貴嬪。袁大捨等。唐德宗朝貝州宋氏五女。若莘若昭若荀若倫若憲。女博士則宋孝武朝韓蘭英。女狀元則黃崇嘏。女進士則林妙王。女校書則薛濤。女記室則紅線。薛嵩婢。

又隨子作東征賦。曹大家也。子穀爲陳留長。大家隨之官。隨夫作南征賦。唐宋庭瑜妻魏氏也。庭瑜自司農少卿左遷涪州別駕。魏氏隨夫之任。竇滔妻蘇蕙。彭城令。道賢女。作廻文詩八百四十字。范陽盧母王氏。撰天寶廻文詩八百十二字。東平薛太守上之。蕭適代爲之表。班昭卒。上疏遺令十六篇。子婦丁氏又作大家讚。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者。新羅女金德眞也。織廻文詩作龜形詣闕進之者。張暌妻侯氏也。

母以詩書教子者。崔寔母。博覽書傳。寔守五原。善績。母有力焉。王昕母清河崔氏。學識訓九子。并風流醖藉。何承天母。徐廣姊。博學。承天幼漸訓義。謝貞母王。貞字元止。母授以論語。八歲爲春日詩。從舅王筠奇之。至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牛僧孺母。僧孺祖仕交廣。罷秩還爲山賊剽掠。惟僧孺母子獲存。止於廬陵禾川。長爲母訓。遂習先業。李景讓母。自教之。元稹母鄭。稹八歲喪父。母自授書以教之。楊收母長孫夫人。收七歲喪父。母親自教授。歐陽通母徐。通詢子。少孤。母教其父書。遂亞於詢。李紳母盧氏。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楊憑母。憑父早亡。其母訓教有方。長擅文詞。與弟凝凌皆有名。房景伯母崔。授子景伯景先九經。孔若思母褚。孤。母自教訓。薛播伯母林。

授經子彥輔彥國彥偉彥雲。及播兄據總並舉進士。蘇軾母程。博習經史。課二子甚嚴。歐陽公母。畫荻。庾集母。口授左傳歐蘇文。耶律楚材母楊。三歲而孤。母教之學。遼耶抱朴母陳。抱朴與弟抱質幼孤。受經於母。以儒術顯。又鄧嗣母耿。養豹子嗣爲閤後教之書學。王融母謝。惠宣女。教融書學。

婦以詩書相夫者。高柔妻胡氏。憲命參軍。不能暫舍。相贈詩書。滿姤辛切。秦嘉妻徐淑。嘉作詩贈別。淑作書荅之。趙明誠妻李易安。趙子昂妻管夫人。漢皇甫規繼妻。能草書。爲規荅書記。人怪其工。元稹妻裴柔之。荅夫詩。彭伉妻張氏。寄夫詩。元載妻王韞秀。忠嗣女。載未貧勸遊學。偕行到京。後貴。以詩諫載不聽。寄詩而夫還者郭紹蘭也。適巨商任宗。宗買湘

數年。郭以詩繫燕足。宗次年歸。許媛也。南楚材妻。爲真并詩寄夫。遂還終老。留詩復聚者。嚴瓘夫慎三史也。無嗣。欲出之。留詩爲別。復聚如初。誄其夫者柳下惠妻也。誄夫以惠。黔婁妻也。誄夫以康。司馬相如妻也。曹譚妻也。劉參妻也。銘夫。張愈妻蒲氏也。爲文以祭。徐悱妻劉孝綽妹。也。

附　知兵

女子而知兵者。王廞起兵。以顧琛母孔氏爲軍司馬。復以己女爲貞烈將軍。唐節度使許叔冀。以衛州女子侯氏。滑州女子唐氏。青州女子王氏。歃血赴義。奏授果毅。陳州女將白頸鴉。爲契丹懷化將軍。梓潼太守之妻。登城拒戰。苟金龍妻劉氏。梁人攻圍。金龍疾。劉遂登城拒戰。百餘日。城中絕水。劉號叫訴天。俄而澍雨。梁人乃退。魏任城王之母。勸兵登陴。妃孟太氏。澄爲楊州出討賊。帥姜慶真襲陷羅城。孟勸兵登陴。激勵文武。卒以全城。雎陽女子。代父從軍。唐木蘭飾爲男子從征。荀崧小女。潰圍救父。崧女灌。年十三。潰圍求救周訪

石覽。以解杜曾之圍。韓王夫人。身援枹鼓。破兀朮。韓世忠妻。繡旗女將。力敵李全。全襲棗平。遇金將幹不荅。傍有女將。馳槍突鬬。而全幾不免。可不謂巾幗勝挑鏊乎。至呂母自稱將軍。殺縣宰祭子冢。徵側漢交趾女子徵貳。徵側反。援嶺外六十餘城。陳碩真唐睦州女子。反。破睦歙二州。之爲賊者。不足道矣。爲右大將妻而使說烏就屠即烏孫王。降漢者。烏孫公主侍者馮夫人嫽也。錦車持節。善用兵。破走李遷仕。拒敵歐陽紇。共敗王仲宣。而封譙國太夫人者。梁爲寶妻冼氏也。錦繖寶幰以臨戎。號娘子軍。而舉義者。柴紹妻平陽公主也。唐高祖女。初舉義兵。司竹圍。段綸妻。亦淵女。能兵。築夫人城而守襄陽者。朱序母也。

晉劉遐爲石季龍圍。妻邵氏續女。單騎拔出之。李蕩與雄爲羅尚所攻。母羅氏演妹。擐甲拒戰而救免之。崔寧入朝。成都爲楊子琳襲據。寧妾任氏募勇士自將以逼之。子琳自潰。李毅死。寧州文武推其女秀領州事。茹草炙鼠。伺夷怠而掩破之。

楊大眼妻潘氏。每逢戰鬬。與大眼並轡齊驅。李謹行妻劉氏。守伐奴城。李侃妻楊氏。同夫守項城。禦李希烈。城得完。鄭保英妻奚氏。固守平州退賊。古玄應妻。守飛狐。虞潭母孫氏。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資。謂潭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慮。

姬御

唐申王冬月使宮妓密圍禦寒。呼爲妓圍。 楊國忠冬月選婢妾肥大者。列前遮風。謂之肉障。 五代孫晟每食使衆妓各執一器環侍。號肉臺盤。

漢高疏呂后而擁戚姬。 司馬仲達厭張妃而昵桓氏。

王平仲餉祖士言以兩婢。桓征西賞顧長康以二婢。

見詩贈姬者。崔郊題詩。而于連帥命婢同歸。郊寓居漢上。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姑貧鬻婢於連帥。其婢因寒食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嫉郊者寫詩於座。于頔召崔生。命婢同歸。戎昱賦詩。而于頔見即還姬。昱詩。寶鈿香蛾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昱又一姬爲韓公滉所奪。即歸之。幸矣。劉禹錫賦詩而一贈一奪。禹錫以衆賢學士。過李司空紳。出名姬佐酒。禹錫賦詩。有司空見慣渾閒事。惱亂蘇州刺史腸。李即以姬贈之。劉後分司還洛。有姬甚美。李司空逢吉以計邀而奪之。劉傚四愁以投李。李但含笑而已。一禹錫所李司空者。一贈姬。一奪之。不知所贈之姬。即所奪者否。較王晉卿之恨不可得。晉卿貶筠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囀春鶯。後道許昌。聞泣聲。恨不可得。杜牧之之朗吟而起。牧之以御史分司。過留守晏。問美姬紫雲而欲得之。則吟而起。有醉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回之句。其人亦李司空妓也。趙嘏之歸而復閱。嘏嘗感一浙姬。爲浙帥所留。嘏及第。以一絕箴之。浙帥送歸。逢於橫水驛。姬抱嘏慟哭而卒。微有間矣。漁史

韓翃姬柳氏。爲番將沙吒利所刼。虞侯將許俊詐取得之以授韓。韋洵美所寵素娥。羅紹威求之。美夜渡河宿一寺。行者三更擲一皮囊貯娥至。

能道舊事。樊通德也。乃趙飛燕女史。能道飛燕姊妹事。伶玄曰。其人俱灰滅矣。通德擁袖視燭影。以手擁髮。淒然泣下。能爲新聲。紀瞻妾也。周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面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

雪兒之歌。李密愛姬。每賓朋文章奇麗者。即付雪兒協律歌之。金縷之唱。杜秋娘金陵女。李錡妾。嘗詞云。勸君莫惜金縷衣。錡叛沒入宮。又放歸。樊素之歌。小蠻之舞。白樂天二妾。有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倚桃之詩。寇萊公侍兒。因見賦歌者東綾。呈詩。薛瑤英之詩書。元載妾。能詩書。載寵以金絲帳卻塵褥。衣以龍綃。惟賈至楊公南得見其歌舞。韋氏之書記。韋陟以五彩牋。使侍妾裁答。授意而已。陟惟署名。所書陟字若五朵雲。

隋有司花之女。袁寶兒。又鶴林紅裳女。謂殷七七曰。妾久司此花。殷卿之女。

唐有部頭之娼。

不悅女伎者。蔡謨也。王導作女伎。謨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不視人伎者。王琨也。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邀琨。傳酒行炙。皆命妓。每行至琨。琨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不以妓示人者。郭子儀也。盧杞鬼面藍色。子儀病。杞問疾。子儀屏姬侍。隱几而待。曰。杞外陋而內險。婦人見之必笑。使此人得志。吾族無遺類矣。盧植不窺馬融之伎。彭宣不窺張禹之伎。夏統不窺賈充之伎。郭文不窺王茂弘之伎。

以妾易馬者。鮑生。鮑生多畜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一日相遇。乃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蘇公。東坡謫黃州。有蔣運使餞公。公命春娘勸酒。問知還母家。欲以白馬易之。春娘下階觸槐而死。以妓易帶者。嚴續。嚴續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慕姬。嚴欲帶。因呼盧出妓解帶較勝負。唐彩大勝。酌酒。令美人歌一曲而別。以婢賭馬者。爾朱文略。見案。

老不能遣。齊張瓌也。位光祿大夫。或譏其衰暮畜妓。瓌曰。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一復存。惟未能遣此耳。宋張先也。字子野。八十五買妾。蘇東坡作詩。全篇多用張姓事。暮年不畱。白樂天也。既老欲放樊素。泣下不忍去。宜城也。顧況有宜城放琴客詩。曰。琴客宜城之愛妾。宜城請老。愛妾出嫁。韓魏公也。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盡厚遣之。

袁盎以侍兒賜從吏而脫於吳。盎爲吳相時。從吏私盎侍兒。盎遂賜之。及使吳見守。從吏爲校尉司馬。置二石醇醪。士卒醉臥。司馬夜引盎起。馳去。張說以侍婢與書生而免於難。生通婢。即以與生。忽來言。公爲姚相搆。指所寶雞林郡夜明簾。夜見九公主。爲上言得解。萬周以寵姬妻侍卒而拒唐師。周與寵姬飲。侍卒目視不輟。周竟妻之。後拒唐師。奮勇凱旋。种世衡以姬遺慕恩而克諸羌。世衡知環州。首慕恩部落最強。世衡撫而用之。嘗與慕恩飲。出侍姬佐酒。世衡起入內。恩竊與姬戲。世衡出掩之。慚恐請罪。即遺之。由是得其死力。

扶寵願封。劉從諫妾也。妾韋扶寵。願封夫人。詔至。妻裴毀詔不與。雙妓得封。

王景也。妓侯小師。發封楚國夫人。

王簫遺環。韋皐事別見。翾風別玉。石季倫妾。妙別玉聲。能觀金色。言西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令人性靈。東南方玉聲輕柔而性清涼。佩服利人精神。最以文詞擅愛。年至三十爲房老。

爲妓殺人。韓令坤也。娶妓楊氏。爲殺陸孟俊。爲詞殺妾。杜大中也。大中自行伍爲將。羅妻有過。亦以公杖杖之。有妾才色俱美。大中嚴奏。皆妾所爲。一日書臨江仙一闋。有彩鳳隨鴉之語。大中拏其面。至項折而斃。

閒閣驅出。王敦姬侍盡逐。王晉卿。說貶筠州。姬侍盡逐。有一歌者號囀春鶯。不知流落何所。二年內徙過許昌。市傍小樓聞泣聲甚怨。問之乃鶯也。不可復得。善文表進。李晟。太尉李晟。睹得一青衣。字曰女寶。曰今老矣。家藏一女寶。曾不問。非臣所宜。如得善文者。希一表進之。吾無恨矣。

韓熙載以歌姬還人。嚴續請韓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以珍寶歌鬟爲潤筆之贈。文既成。但取請爵品秩。略不道事業。續封還。尚冀改竄。熙載直以所贈及歌姬悉還之。杜牧之以姬妾嫁人。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

甚矣情欲之難制也。項王喑啞叱咤。當是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臨亡不捨。蘇子卿吞氈嚙雪。視死如歸。而娶胡婦生子。關雲長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敢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召之。范文正守鄱陽。屬意小妓。既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

甚矣聲色之移人也。王旦初無姬侍。上呼二直省官責限爲相公買妾。公難逆上意。初沈倫家破。子鬻銀器。皆錢氏遺中朝將相者。家人以銀易之。其後姬妾既具。問昔沈氏什器見在。公喜用之。如素。杜祁公清儉。娼妓不許升廳。再帥長安。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囊肚勒帛。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事。見於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花。著於鄱陽之石刻者。槩其平生。其可弗信矣乎。

美婦

有仍之髮光可以鑒。昌容之仙隔窗見骨。條塗之三。赤烏之二。妺喜遷夏。妲己傾殷。褒姒覆周。驪姬傾晉。孔父嘉之室美而稱豔。巫臣之姬雞皮三少。南威入晉文公三日不朝。夷光歸吳。姑蘇臺爲沼。妻邦夫人之婦國色見稱。吳廣之女顏若苕榮。鄭袖擅楚。陰后江姬爭趙。敬君以畫自媒。女環以計求進。韓憑有婦何氏。羅敷有夫秦氏。息嬀楚不言。如皐不笑賈大夫妻射雉始笑。至於宓妃洛神伏羲女。青

琴神女六朝詩歌唱青琴女。毛嬙即夷光。鄭旦即修明。先施。陽文楚王。吳娃趙武靈王吳姚。傅予。白台。閭須。旋娟提謨燕昭王廣延國獻舞女旋娟提謨。閭諏梁惠王。子晳。雖事蹟鮮聞時地莫考而名標載籍。不可厚誣。自漢而降。則戚夫人之翹袖折腰。李夫人延年妹之絕世獨立。阿嬌貯之金屋。鉤弋擘拳自開。麗娟漢武宮人吹氣勝蘭。昭君光動左右。飛燕掌上可舞。合德膚滑不濡。文君眉若遠山。麗華陰名動人主。女瑩朝霞和雪。二喬大小獨步江東。夜來鍼絕薛靈芸。莫瓊樹鬟蟬魏文宮人

宋臘清歌。絳樹妙舞魏文帝與繁欽書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臘。甄氏驚鴻之姿。甘后亂玉之質劉先主。莫愁抱腰。江水不流。麗雲一曲醉者頓醒。劉惔以冶容見疑蜀。東美以比肩傳子陸。潘以愁而惑人。張既死而不舍。荀婦。賈女。俱云絕倫。朝姝洛珍孫亮四姬朝姝麗居洛珍潔華同時擅寵。劉聰六后。天錫二姬閻薛。金谷墜樓之人綠珠。香塵輕軀之媛石。翔風以春華見美房老。宋禕以吹笛擅聲。桃葉以渡江與歌王。絡秀以門戶屈節李。徐月華歌聲入雲。孫荊玉羊侃妾。反

腰帖地。武康阮公之溪。章浦蓮花之瑞。陳則麗華張。貴嬪孔。脺則寶兒袁。絳仙陳。玉兒步步蓮花東昏潘妃名玉奴。小憐生死一處北齊後主馮小憐。太真姊妹脂粉不施。浙東舞女蘭氣融冶。梅妃寵奪上陽江采蘋。明皇戲名梅妃。俊娥情淡來夢。喬知之身殉碧玉。何恢掌失耀華。仙娥時充使典。素娥獨避正人武盈盈達奚。姿艷冠絕於時。眞眞未諧柳將軍救以贈鄭還古。扼腕千古。薛瑤英香肌玉骨元載妾。余媚娘沫墨劈牋。倩娘端妍絕倫。紫雲名不虛得李。杜牧之湖州尋春較遲。

羅虬之比紅已晚。 窅娘李後主宮嬪。新月凌雲。 保儀
華麗冠絕。 蜀之花蕊色藝俱工。 劉氏瑷仙丰神獨
擅。 侯君集之飲乳不飯。 白樂天之細口纖腰。 韓
氏之園桃巷柳。 蘇家之琴操朝雲。 奇章真珠之室。
玉堂翠翹之伎。 鏡兒絕代之姿。 張紅記曲之捷。
韋青妓召入宜春院。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爲才人。 畢誠所獻。令狐綯不受。相國驚
魂。 韓弘所載三軍奪目。 至於鶯鶯。 燕燕。張祜妾。
盼盼關 師師李 青青。乞代裙素死并殺。 紅紅張大曆才人。
小小。蘇 愛愛。楊。錢塘人。爲金陵少年張逵所誘。後傳張逵已死。愛愛感念而卒。 好

好張 端端。姓李。崔嶶張祜題詩嘲之。端端往見再請。於是賓客競臻其戶。 李娃感
鄭。 小玉殉李。 韋娘斷刺史之腸。 柳姬感章臺之
咏。 非烟。 紅拂。 不甘非偶。 琴客。宜城之愛妾。 宋態。
老而失身解愁幸遇大樞。 素娥。韋洵美。 終辭洵美。
史鳳迷香之洞。 鶯兒袖裏之春。 若而人者艷質一
時香骨千古矣。王元美謂酸士所獲不堪上駟。吾以爲
不然。通合有時愛憎有命。然讀彩鳳同鴉之語。傷世有
暗投之珠。詠紫鸞舞鏡之詩。恨時無報仇之劍。薄命如
許。虛名何用乎。談薈

薛瓊瓊、開元宮妓。狂生崔懷寶竊窺瓊瓊。夜之供奉楊羔潛郎侍之。羔令崔作小詞方得見。崔後爲河
南司錄。瓊瓊理箏。爲吏所詰。收赴闕。明皇因以賜之。 攸攸。妓何軟產一女。求小名於樂天。天可名曰攸
攸。有名士見呼。始悟樂天之戲、取古詩攸攸河漢女也。 東東。賓翠帀妓詩。惟有側輪車上銲耳邊
常似呼東東。 轉轉。燕帥劉仁恭。使蘇客馬彧聘於鎮州王鎔。使書記韓定辭接於公館。有妓轉轉。
韓之所眷。彧頗目之。韓曰。願亞一詠。但得奉之。彧即援筆作賦。
西施夷光。鄭旦修明。並見幸于吳。拾遺記。越謀滅吳。得美女二人。夷光修明。以貢於吳。
吳王妖惑忘政。 綠珠翔風並有寵于石。綠珠善吹笛。綠珠弟子宋褘善吹簫。後入秦明
帝宮中。季倫愛婢翔風。特以恣態見美。 而西施綠珠獨著美有所掩也。
西子入市願見者先輸金錢。孟子注疏。輸金錢一文。 楊妃遺襪傳

玩者每出百錢。妃死於馬嵬梨樹下。店媼得錦襪一隻。過客傳玩。每出百錢。由此致富。
嬖妾之惑人喪家。如原碧亂王。莽 櫻桃惑石。虎之嬖。 雷尙
書姧政於始興。 馮成母敗度於崔悛。悛妾馮氏。假其威勢。恣情取
受。 奇章以真珠喪譽。牛僧孺甥皇甫松有謗詩。 范溫甑以紅鸞捐
軀。 薛荔能惑三頭。武翊皇以狀頭宏詞勅頭。冠絕一代。惑婢薛荔。 紫光卒敗
元湛。湛遺宋遊道。獮去。大致紛紜。

妬婦

婦妬之奇者后妃則若呂氏之人彘趙氏姊妹之啄皇
孫晉胡芳之將種賈氏之弑姑殺子梁郗氏之死爲巨
蟒隋獨孤氏之選宮人惟擇肥大唐武曌之奪嫡梟伉
韋庶人之襲武風軌宋李后之因齋殺嬪又若梵鄭袖
教新人之掩鼻春申君之妾傷身以䚡君袁紹之妻僵
尸未殯五妾駢首閩王延翰之妻縛練畫赤木掌摑人
身虀雷斧稍快人意搢紳則若叔向之母遺戒龍蛇徹
通之妻親操井臼袁紹之婦綾妾懸梁賈充之妻甘兒

絕乳弱翁見窘於廣漢麗參見按於祝艮王丞相九錫
之嘲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武胆落老奴車武子蹶起
絳衣李相福一事無成而虐咽兒溺任瓌妻拜賜藥酒
而立飲不疑劉孝標家道轗軻自比馮衍裴談廿心崇
奉譬之魔母宜城公主刖耳劓鼻房孺復妻刻眉灼眼
柳氏截舌斷指祖約身被刑戮勞彥遠面有傷痕金媚
娘支解名姬蘇若蘭捶辱舞伎魚玄機以疑殺婢蕭鑑
女以妬受譴玄齡夫人奉勑慷慨不辭飲酖杜業之妻
雪涕申言恐誤任使崔鉉之見侮家僮楊文公之取嘲

四畏陳龍丘獅子一吼拄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跽跗
面無人色沈存中常被夏楚血肉狼籍又其猥者京邑
之婦繩縶夫腳陳覺之妻事婢若姑鐵而嚴霜之歌衛
陽三女之厄仲端忍饑於香圖康凝貽嗤於黑鳳慎言
胭脂之虎義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昂忿莫
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荀婦庾氏無髮之人不得入門
武歷陽女桃花艷質橫被摧折劉休之妻親賣皂莢恬
不知改扈載撚香滴水令嚴五申李大壯縮髻安燈體
如枯木若此者廉恥喪盡矣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后

欲傾王后則忍于殺己女湖倅見夫狎妓支解所生之
兒人之所愛者生也段氏因夫誦洛神賦而即夜自沉
范寺丞見夫衾有妓鞋而閉門自縊至於介推之妹廟
前清泉千尺婦人靚粧必致雷雨吳興桑乞之妻死而
因夫再娶白日現形操刀割勢蜀功臣家富聲伎妻在
不敢屬目妻死之後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牀簀驚
怖得病竟殞其軀鄭尉李寒納姬楚賓死而別婚見其
投藥浴中筋骨皆散華亭衛寬夫妻死再娶形見堂中
生子爲祟竟致不育死而不改其性哀哉 書族

制夫者。楊弘武妻。嘗除一人官。曰婦韋性悍。見屬不從。恐有患。高宗笑遣之。裴談妻。談進廻波詞。韋后厚賜。潘妃。東昏侯畏妃呵杖。不敢忤意。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荊子。房玄齡妻盧氏妬。太宗賜之美女。已飲之酖。一飲便盡。帝曰。我尚畏見。何況玄齡。任瓌妻柳氏妬。莊宗賜之宮女。已飲之酖。一飲便盡。帝曰。朕亦當畏之。何其類也。玄齡妻以剔目著信。終以妬稱。人固不可量哉。

魏劉睟年十三。以母戒殺父侍人也。唐嚴武年八歲。以母言殺父妾也。二子奇矣。母則未免妬耳。

阮宣妻武氏。因其夫愛桃花。即伐其樹。劉先主有四玉人。宮中即妬玉人。於似之者。而猶若此。斯不必美女入室矣。

并州有妬女泉。靚粧者至。必興雲雨。臨津有妬婦津。盛飾過必興風波。異哉。并州妬女。一云介推妹。

呂后囚戚夫人。髡鉗令舂。梁郗后使丁貴嬪日舂五斛。即簡文母也。

賈充之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子於乳母之懷。黎民子三歲。見充喜笑。就而拊之。充妻謂充私乳母。殺之。黎民戀念而死。秦檜之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於孕母之腹。德按。史檜立妻兄王㬇孽子熺爲後。其孫塤。熺子也。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然史又載檜曾孫鉅判蘄州。與子浚濬俱死金人之難。蓋秦後三世史官。安知其不爲僞也。他書所載林一飛者。卒未聞其復姓也。

妖冶

薛靈芸初被選與父母别以玉壺承淚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楊太真初承恩與父母别泣涕登車時天寒淚結爲紅氷 偶記

夏姬年逾七十而雞皮三少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北史胡后年踰不惑而妖蠱若二八武則天年七十而盛自拂拭不覺衰耗魏程曉女典所謂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亾者也 前

褒姒育於戎幽王爲之死於戎貴妃生於蜀明皇爲之幸蜀女禍之應如此哉

孫氏與江東有喬氏李氏失江南亦有喬氏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爲妃后未有不致危亾

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嬀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與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

唐孟嫗詐爲丈夫奏兼御史大夫 嫁張詧。詧爲郭汾陽所任。嫗酷類詧。詧卒遂冒名爲詧弟。續事汾陽。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嫁潘老生二子。 宋東陽女子婁逞詐爲丈夫仕至揚州議曹從事王蜀女子黃崇嘏作詩上

蜀相周庠首薦之屢攝縣令事精敏 偶記

蜀有兩花蘂夫人 俱徐姓 一王建妾一孟昶妾俱亾國尤物也 孟之花蘂夫人入宋。太祖亦惑之。爲太宗射死。 又妓有兩盼盼一唐一宋兩楚楚一宋一元兩蘇小小一南齊一宋兩愛愛一宋一元 前

衛子夫之爲后也天下歌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怨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楊貴妃之擅寵也天下歌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有女却作門楣 一云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

女寵之禍何代無之甚矣女禍之易於襲也繼之者皆弗終晉之兩姜氏也 前文後哀 魏之兩馮氏也 前文明后後孝文后 唐之兩武氏也 前學後惠 姜之弑馮之淫武之殺子若一轍焉然姜戮於齊馮誅於魏武折於唐鈞弗若前之成也夫馮之後有靈也武之後有韋也成矣而弗能享也信天道之弗可載也

諫寵董賢曰私恩微妾諫則天曰男妾太多

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李延年與李夫人漢武時歌

清河公主與慕容冲苻堅時歌

瀆亂

魏楊華爲胡后所寵。遂有楊白花曲齊楊旻爲何后所寵遂有楊叛兒曲偶記

齊桓之姑姊妹衛宣公之宣姜晉文之辰嬴漢高之肥母昭烈之吳后晉惠帝之謝才人玖宋孝武之殷淑儀唐文皇之楊妃高宗之武才人

呂后以魯元公主女張氏爲惠帝后是母舅下婚女甥孝昭后上官氏霍光外女孫也宜后光女昭於宜爲祖行甥女爲祖姑諸母爲孫婦棄禮瀆倫如此蔡興宗以

女適外甥袁覬子彖。是以舅祖之女爲妻矣亦大乖倫序

唐郭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而女爲憲宗后。是配姑祖之女曖子鏦尚順宗女漢陽公主是以女配姑祖之子。竇希瑊玄宗之舅。瑊子鍔尚玄宗女永昌公主。是以表弟爲壻矣史漁

韓國夫人得幸於高宗武后之姊也韓國夫人得幸於明皇楊妃之姝也

齊武成令胡后與和士開握槊唐中宗爲韋后與武三思點籌。馮澄與鬱林何妃隔幔。偶記

趙后詐爲有娠以鹿載少年入宮。賈后詐爲有娠以鹿載少年入宮

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其妻顯寡居卽與子都名殷亂梁冀愛幸監奴秦宮其妻壽卽與宮私偶記

館陶公主私董偃。蓋長公主私丁外人漢禮法替也

南寶寺女家人與村民石生通生鄭注龜溪有夫婦胡浣衣與賈涉通生似道

易內者齊慶封好田嗜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不禁內者北齊

徐之才妻與男子私走避日恐妨少年嬉笑。南唐韓熙載妓妾不禁出入裴光庭之夫人武三思女常私李林甫。司馬德戡母。德戡幼以屠豕自給桑門釋粲通德戡甚和氏遂撫敎之因解書計。

子通父妾。畢耶義雲孼子。與侍婢通[illegible]撈掠無數魏淸河王通珪妾萬人道武被弑。張蚝張平養子。通平妾事苻堅封侯許昂敬宗侍妾有姿色子昂通之敬宗奏昂不孝流之嶺表高澄

元魏馮后淫兇弑逆竊國大柄而獲考終天網有時而漏也。胡氏效尤則不免於沉河矣。唐武后歷殲人紀冒干曆數。而享壽考天道有時而爽也韋氏繼軌則不免

於授首矣，孰謂不誇可稔乎。偶記

天子稱主翁，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上嘗從主飲，曰：願謁主人翁。偃綠幘傅韝，伏殿下。稱館陶公主庖人。詔賜衣冠。公主立面首。山陰公主謂廢帝曰：與陛下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帝爲立面首左右三十人。駙志

出妻

出妻爲供養蒸梨不熟者，曾子也。後母遇之無恩，供養不衰。妻蒸梨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爲叱狗者，鮑永也。永養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即去其妻。爲取水者，姜詩也。母好飲江水，妻嘗泝流而汲，值風不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爲椓壁挂履土落母牀者，劉瓛也。爲罵媵婢母聞不樂者，唐李迥秀也。曰：娶婦欲以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也。其出也以欲孝於親。爲兄病不調而退遣者，孫謙也。從兄靈慶病，日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爲嘲弟食糠者，陳平伯兄也。或曰：平何食而肥。其嫂疾平不視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逐婦。爲教異居者，李充也。充字大遜，兄弟六人，食無擔石之儲。妻曰：我有私財，可分異獨居。充跪白其母曰：此婦無狀，不可以承宗祀。叱而遣之。劉君良也。四世同居，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大業末，饑，妻勸異居，因易置庭樹烏雛，合鬪且鳴。家人怪之。徐君良密知其計，因白去其妻。其出也以欲友於兄弟。爲取東家棗者，王吉也。東家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啖之。吉知，怒婦出之。東家聞之，伐其樹。鄰里共勸吉還婦。其出也以欲廉於已。若夫遣妻別婚之黃允，袁隗爲從女求婚，見允，嘆曰：得壻如此足矣。允聞，乃遣其妻夏侯氏。氏乞一會親屬，於是大集賓客，婦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棄妻別娶之竇玄，漢竇玄以形貌絕異，天子以公主妻之。舊妻與玄書別。王獻之，以奉詔尚餘姚公主而離郗家婚。嘗有書遺故婦，辭甚悲。王肅，先仕齊日，聘謝女爲妻。及至魏，復尚公主。謝作詩贈，有本爲箔上蠶之句。崔模，魏崔模在南妻

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神龜中歸降。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陳元康。北齊盧道虔女為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啟賜元康為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溺姬侍而出妻之李元素。娶石泉公王方慶孫女。前妻子皆不附。而元素溺姬侍。王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於朝。免元素官。納姦婦而逐妻之薛琡。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收。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逐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寵妾棄妻之鍾繇。會母寵於繇。繇出其夫人。文帝詔復之。繇憤恚。餐椒市噤乃止。齊澣。納劉戒女為妾。不答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擠而廢之。均不免於趨勢與薄倖矣。

古事比卷之五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六

古事比卷之六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邰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宗族

推族大者，齊之高、國與田也。楚之昭、屈、景也。晉之欒、郤也。漢之金、張、許、史與袁、楊也。西京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七族。東京二竇及鄧、閻、梁、何六姓。則事屬外戚。吳之張、朱、陸、顧。四姓。舊目張文、朱武、陸忠、顧厚。河北之崔、盧，江南之王、謝，山東之六族。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趙郡隴西二李爲望族。宋山西之种、姚二家，至今艷稱之。

族以地著。王有臨沂、太原兩派。王舒後有融。二子祥、覽。覽從兄權。生二子渾、乂。渾生戎，乂生衍。覽長子裁生導。四子正生曠。曠生羲之。此瑯琊臨沂王氏也。王渾後有昶。西子渾、淩、淪、湛。渾四子尚、濟、澄、汶。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此晉陽太原王氏也。裴有燕、涼、河東三眷。裴氏自晉魏以來。名燕者號東眷。有居道、休徽、垍、覓度。居涼者號西眷。有寂、矩。居河東者號中眷。有光庭、遵度、樞、贊。又裴遵從光武平蜀。曾孫茂二子。長輯號東眷。六徽號西眷。徽曾孫天明號中眷。

族以支分。崔殷子雙爲東祖。邯爲西祖。寓爲南祖。亦號中祖。李楷徙居常山。五子輯、晃、芬、勁、叡。叡子勗兄弟居巷東。勁子盛兄弟居巷西。故叡爲東祖。芬、勁共稱西祖。軒冕稱南祖。鄭溫子曄爲北祖。簡爲南祖。恬爲中祖。薛懿三子。該號北祖。雕南祖。興西祖。分三祖。韋分二眷。穆號東眷。有逍遙公夐、鄖公孝寬。濟號西眷。有平泰公瑱、回安公法保。稱四公。韋氏凡九房。以夐後爲逍遙公房。以嗣立後爲小逍遙公房。猶越東施、西施，晉南阮、北阮。咸與叔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唐東楊、西楊。憑與弟凝分東西里而居。憑子孫冠服鮮潔。凝子孫冠服鄙陋。人謂東楊朴。西楊耄。南鄭、北鄭也。餘慶與從父絪家昭國坊。絪第南。餘慶第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

婚姻終重六族。李義府爲子求婚不獲。勸高宗詔山東六族。不得自爲婚姻。然終不能禁。反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題名皆以姓望。柳宗元與劉禹錫同登第。題名慈恩寺塔。談元茂秉筆遍題各。皆以姓望。而辛南容適不在。柳曰東海人。元茂曰爭得知。曰東海之大。何所不容。辛至。曰渤海。衆大笑。

屈平遡於高陽。司馬遷系於重黎。韋孟基於豕韋。揚雄臚於姬周。班固序傳。爰推子文。河汾作系。粤稱王建。蘇氏出於高陽。味道刺眉州卒官。一子留眉。歐陽氏出於夏禹。無疆之子蹄封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

漢士會之後。士會有子留於秦。爲劉氏。秦滅魏。徙大梁。生清。徙沛生仁。號豐公。生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陳太丘之後。齊梁蕭何之後。隋關西太尉之後。宋趙廣漢之後。馬援爲重合侯通之後。通，莽何羅之弟。孟康注。本姓馬。明德后惡其先有反者，易姓莽。曹操爲夏侯之後。操父嵩爲曹騰養子。有以讖緯進者云。漢以來官署言曹。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其天意乎。因此不復姓。杜少陵自云陶唐之後。贈族弟唐十八使君詩。宋賀鑄自言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溉自言王吉之後。奏漢昌邑中尉是遠祖。請改名。陰識管仲之後。法雄齊王法章之後。第五倫齊諸田之後。段熲共叔段之後。种暠仲山甫之後。顧榮越王勾踐之後。支庶封於顧邑。溫太真郤至

之後。

能言吾祖。劍子見師。不識其先。籍談見譏。周景王謂談曰。爾祖司晉之典籍。故曰籍氏。女何故忘之。晁錯父曰。劉氏安晁氏危矣。漢書苗傳燕張逵曰。趙氏安苗氏危矣。李旺數日。呂氏安趙氏危矣。羣言高逵可援襄陽。似道日用逵如呂氏何。劉向上封事曰。王氏與劉氏勢不兩立。宜援近宗室。疏遠外戚。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

魏任報先世皆早成。時語云。蔣氏翁。任氏童。晉魏允金城人與游氏世爲豪族。西州語曰。魏與游。牛羊不數頭。南同朱門。北望青樓。貴如郝許。郝處俊與甥許圉師同里宦達。富如彭田。時鄉人彭氏田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語云。

田單傳鐵籠以脫宗人。燕師長驅。單令其宗人盡斷車軸末傳鐵籠。安平城壞。齊人爭走塗。惟單宗人得脫。樊宏作營壘以保親屬。與宗家親屬作營壘自守。歸之者千餘家。庾延嬰甲冑以衛親族。莽末大亂。延擁衛親族。扞禦鈔盜。孫堪嘗力戰以護宗族。緱氏人。莽末兵革。在營堡間。嘗力戰陷敵。宗族賴之。數子者其葛藟之庇本根乎。

恤族者。則劉般。收卹九族。行義尤著。任隗。阿陵侯光子。所得俸秩。賑卹宗族。收養孤寡。毛玠。雖居顯位。嘗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賞賜以賑施貧族。韋孝寬。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寇儁。非功之中。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同之。盧道。范陽人。爲叔舅崔祐甫所親重。以叔父兄弟姊妹悉在江介。屬歲饑。懇求江南上佐。授滁州刺史。婚嫁甥姪之孤遺者。

撫孤者。則范廣養隆。廣。隆疏族。隆幼孤。廣慈而養之。隆好學修謹。事廣如父。崔浩撫寬。初歸世祖。浩厚存撫之。浩誅。以疎族不坐。遂家武威。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來如親。高允爲遵營官路。遵歸從祖兄允。允爲遵父衆哀。爲營官路。遵咸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獨孤永業爲羅買田宅。信爲宇文護誅。子羅無以自給。永業爲買田宅。遺以資畜。高慎字孝甫。撫育孤兄子五人。何英嘉其行。以女妻焉。高柔六代祖。權悉之。從兄子部兄弟五人。皆羸弱而孤。悉之接養若已所生。謝幾卿。兄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後歷清官。皆幾卿贊謝之力。邢邵。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篤。陸瑁。從父績亾。二男一女皆數歲。瑁迎養之。皆盡心於孤稚者。

以同宗相濟遇者。漢劉陶。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濟器陶。楊弘武。高宗漸見親委。后母榮國夫人以與同宗。又稱薦之。張九齡。遷司勳員外郎。張說爲中書令。序爲昭穆。尤親重之。劉三復。劉禹錫重其才。暱序稱爲從弟。元載。李輔國妻元氏。載之諸宗。因是相暱狎。關播。神策軍使王駕鶴妻關氏。以播與同宗。渡遇之。陳少遊。升坐間。雜所引文句。悉衆他義。甚爲陳希烈所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王鍔。附太原王翃爲從子。以婚閥自炫。

何蕃於何武。以其同姓故厚。蕃爲太守。知郡吏何武有宰相器。黃庭堅於黃遲。復以兄弟合宗。會稽黃遲。與庭堅皆出婺州。以年相望。與遲相近。復以合宗。劉焯與河間劉炫爲友。崔模與崔頤相親。皆同姓也。不肯假蔭李懷遠也。少孤。宗人欲其藉高蔭。曰。因人之勢。高士之恥。假蔭而官。豈吾志耶。

謝還告身狄青也。有持梁公書像及告身詣獻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比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恥與逆同宗而賜姓李抱玉也。本姓安。名重璋。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詔賜姓李。自醜冒姓而乞宗籍。李叔明也。本姓嚴。少養外家。冒姓鮮于。初不知恣醜之。乞宗姓列屬籍。託以為先者。王莽稱王子喬為皇祖叔父。唐高祖稱老子為皇祖。馬希範自謂伏波之後。黠戛斯自以為李陵子孫。吐蕃徐舍人語俘道人曰。我乃司空英公裔孫也。豈非何昌寓所笑遙遙華胄。有姓閻求官者。昌寓問是誰後。對曰閻子騫。昌寓掩口而笑曰。遙遙華胄。高儉所歎悠悠世祚者哉。諸錄郡廢。言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迄無考按。冠冕皁隸。混為一區。

認宗而不終。袁翻於袁濟。翻父宣。隨沈文秀入國。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漼。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李崇德於李義府。義府既貴。給事中李崇德初與同譜。及義府出為普州。即除之。義府復相。誣構其罪。下獄自殺。世不乏翻德輩也。亦世情也。冒以相親。尊義府為父兄。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序昭穆。嗜進者尊為父兄。呼羅隱為叔父。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羅隱有詩名。威遣使賄遺。自叙宗姪。郭崇韜以汾陽為從祖。豆盧革曰。汾陽本太原人。公家雁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聞先人言距汾陽四世。革曰。然則固從祖也。韋嗣立附籍韋后。與后屬疏。特詔附屬籍。甚而

陳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江總養陳艮姊為女。趙彥昭以女巫趙五娘。為姑。趙氏出入禁掖。認為同宗。其得宰相。巫之力也。崔亮托劉騰為妻族。宦官劉騰擅權。亮托妻劉氏為騰一族。以致名位赫顯。寡廉鮮恥。何所不至。李密書叙唐祖。口。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抗也。而蔡嶷改稱叔祖則媚矣。拜蔡京為叔。京命攸修出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二尊乃諸父行也。遂得首選。甫解褐即除秘書正字。未踰一年至侍從。王鉷不肯認族。儒也。[illegible]而劉后唐莊宗后。不認其父則悖矣。父劉山人上謁。后爭寵以門望相高。怒曰。此田舍翁。笞於公門。薛宗起以不預郡姓而碎戟以爭之。眾議柳氏為河東茂族。帝曰。蜀也。宗起曰。先世仕蜀。復歸河東。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為。碎戟於地。乃入郡姓。帝曰。君非宗起。乃起宗也。

杜正倫以不許同譜而鑿川以害之。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與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地有旺氣。故世多衣冠。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以通水利。川流如血。自是南杜遂不振。以疏族不坐。令狐華之於愚。愚與王凌謀廢立。誅。邵子華。以疏屬得不坐。崔模崔頤之於浩。浩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為親。浩恃其家世。皆侮模。模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周太武聞之。故浩誅二家獲免。桃簡。浩小字。周兒。頤小字。當代禪而懿親弗顧者。有魏之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之。晉之習陽亭侯順。字子忠。宣帝第五弟通之子。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姑臧縣。雖流放守意不移。卒。隋之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

宜帝崩。高祖入禁中。照總朝政。齊閱召不從。後梁之廣王全昱。全忠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昱忽以投瓊擊盆中。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奈何滅唐社稷。行當族滅。帝不懌而罷。賢於禄將之士勸進之臣矣。日知錄

晉石苞曾孫樸沒於寇。石勒以與同姓。引爲宗室。位至司徒。晉書 侯景以侯瑱同姓。託爲宗族。待之甚厚。南史 此以殊族而附中國也。晉孫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孫秀合族。晉書 周弘正諂附王偉。與周石珍。建康之厮隸也。爲梁制局監。降侯景。合族。南史 李義甫旣貴。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叙昭穆。無賴之徒。拜伏爲兄叔者

甚衆。李揆山東甲族。見李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舊唐書 此以名門而附小人也。日知錄

通譜系如宋王仲德於王愉。北土重同姓。遠相投者。莫不營贍。仲德聞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魏崔寬於崔浩。自隴右通款。浩與相齒叙。浩誅。以疎族不坐。遂家武城。以一子繼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魏杜銓於杜超。初密太后杜氏。父豹家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於鄴。欲取杜一人爲宗正。令營護凶事。崔浩曰。杜銓是杜預後。爲諸杜最。召爲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曰。旣是宗正。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隋韋鼎於韋世康。鼎陳亾入隋。時韋世康兄弟顯貴。文帝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曰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餚。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

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

同居

同居如漢蔡邕。樊重。魏楊播。宋奉新胡仲堯。外若唐博陵崔倕。晉耶方貴俱三世同居。宋太原太守顧訓之。徐州彭程四世同居。后漢顧訓家有百口。五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兗州童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軍叚德。潭州瞿㬌鴻。溫州陳偘。江陵褚彥逢。俱五世同居。陝州張文裕。六世同居。建昌洪文撫。自其祖諤六世義居。鱗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並七世同居。宋俞舉。慶阜城李罕澄。

七世同居。江州許祚。長幼七百八十一口。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儁。池州方綱。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濬。相州趙祚。並八世同居。唐張公藝九世同居。宋上虞劉承詔。京兆惠從順。貝州田祚。保定軍孫湘。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解州董孝章。並十世同居。河陽陳芳十四世同居。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會稽裘承詢十九世同居。宋河陰王世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閏。宣州汪政。潭州李耕。俱聚居至七百口。元張閏八世不異爨。

二一代同居。唐單父劉九江。有慈烏巢於庭戶。鄉里名其鄉曰邕睦。里曰同居。華陰韓思詠。

三世同財封延伯。僑居東海。樊重。三世未分貲財。僮罰並無封鎖。欲用者取之。四世同居零陵譚鴻寶。義興陳玄子。戶口一百七人。衡陽何弘華。華陽黑頭人。天水趙令安。孟蘭強。太山劉業興。五世同居東海徐生。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又唐澧陽張仁興。澤州雍仙。桑虞。苻朗書諸虞家升堂拜母。溧陽陳班。五代同爨。虢州閻豐。涇縣萬晏。自高祖顥至仲芳五代。六世同爨。南史邵榮興。文獻叔並武陵人。九世同居。江州陳兢犬亦同牢。一犬不至。羣犬不食。

七世同居。博陵李幾家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也。南唐江州陳氏。七百口也。百口同爨。魏楊播也。八院相對。唐裴寬也。寬兄弟八人。子姪二百餘口。堂設一鼓。每擊鼓會食。一宅同居。崔倕也。倕六子邠郾郇鄯鄲。兄弟自始仕至貴達。同居光德里一宅。七世同居。犬豕共乳。烏鵲同巢。郭儁也。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犬豕共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異感。州上其事。遣平原公宇文敬勞問之。七世同居。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汜毓也。字稚春。奕世儒業。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共家云。四代同居。六畜皆異母共乳。唐呂元簡也。北海人。兄弟同居。崔騆也。家貧。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寇治也。兄弟白首同居。甄琛

也。與弟僧林誓同居以沒齒。張烈也。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吳悉達也。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朱敬則也。與三從昆弟。居門十餘年。貲產無異。再從同居。劉審禮也。家無異費。合門二百餘口。人無間言。再世孝友。江華子德操也。許荊也。異姓同居。鹿泉人李處恭與張義貞同居三代百餘年。崔隱甫奏請旌表。

家世

四世者。金日磾。磾子安上。安上子敞。敞子涉。世名忠孝。明經節儉。六世者。桓榮子郁。郁孫鸞。曾孫彬。郁中子焉。孫典。鸞孫曄。郁孫麟。父子兄弟代作帝師。周舉子勰。自曾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七世通顯。漢應順子疊。疊子彬。彬子奉。奉子郡。郡子郴。郴子瑒。中興初應嫗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探之得黃金。自是諸子並有才名。五世盛德。魏王昶子湛。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世號太原王。杜畿。畿子恕。恕子預。預子錫。錫子乂。世號京兆杜。

石氏建慶隆貴。時萬石君尙無恙。未再傳而孝謹衰。太丘聲譽如雷。公懸卿。卿懸長。位益高。名益下。德遲於前而薄於後也。韋孟至賢。一經始振。鄒魯少子爲相。玄成殊又不及乃翁。河汾家世。時傳中說。勃名文章。成就堇堇耳。耳食於昔者未瀆而今尤淺也。論世冑者。贊皇之譽。固出感憤。李德裕云。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蓋少習其事臺閣之儀。不敎而自成。藝祖之薄亦豈無因。太祖曰。貴蔭子弟。但能彈琵琶弄絲竹。至讀太冲樂天諸詩。左詠史詩。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又云

（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白悲哉行沉沉朱門宅中有乳臭兒又云山苗與澗松地勢隨高卑）與顏延之之訓（士大夫子弟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未嘗不慨然也大都鼎貴韋布互相推訾而鳳毛神駒與醴泉芝草未可畸重要在自樹耳

昭烈子禪昏懦面縛孫諶乃欲背城一戰殺妻子以見先帝謝玄子奐不慧孫靈運文藻爲詞流宗韓愈子昶金銀莫辨而孫承狀元及第爲時聞人（楊用修題名考作袞）父子不相及而祖孫酷肖乃爾（問奇）

嘉話錄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進其家自右軍已下至僧虔智永禪師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梁書劉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三妹並有才學晉王祥弟覽孫導至十一世襲歷兩晉宋齊梁陳后周凡七十餘人皆有列傳如羲之獻之徽之弘僧達曇首僧綽僧虔儉皆有孫爵及河東裴氏十代有傳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並爲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隋唐嘉話載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國家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江左文苑儒林若伏曼容丘靈鞠祖冲之三世具載列傳然伏氏分爲三而中孚靈鞠不盡親子孫惟王筠稱七葉重光沈約亦曰未有王氏之盛者

崔暹之冠（魏孝文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暹制謂休日此卿家舊事也）魏徵之笏（魏謩徵孫唐文宗問有舊詔書否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存上命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此亦甘棠之義嘗贊謩議論挺挺有祖烈風）李靖之筆與帶（衛公五世孫彥芳獻衛公鳳筆其舊物有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悉留禁中）任圜之笏（任誇持先世任圜笏）貢敕之笏（種民持先世貢敕笏）

顏見遠死節於蕭齊其孫之儀盡忠於宇文周則常山平原之節義有自來矣　馬援孫璘嘗讀援傳至大丈夫當死邊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地下乎卒爲中興名將

郭賀先有清節（洛陽人祖堅伯游君並修清節不事莽）陳球歷世著名（子瑀瑀弟琮弟子珪珪子登才）劉馥世不隤名（子靖靖子熙熙弟弘自馥至弘世不隤名而有政事）伏湛世傳經學（瑯琊東武人九世祖勝湛封陽侯二子隆翁嗣爵子光光子晨晨子無忌忌子質質子完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鬪）鄭渾世爲名儒（開封人高祖衆衆父興皆爲名儒）羊祜九世清德（泰山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以清德聞祖續父道）楊準七世名德（楊銓期震之後曾祖準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牛僧孺子孫

皆賢。偕孺二子蔚蘩。俱節度至尚書。蔚子嶽。蘩子嶠。亦顯。蔚屢除初政。宣宗謂牛氏有子。宰相請處諫員。宣宗曰。張符植薛牛蘩三人足矣。嚴典選杜諭爲扶父病過蜀。盜稱孝子。張濬伐太原。引之不起。濬果敗。請聽李茂貞討楊復恭。果有功。茂貞偃蹇。請勿封。果叛。催胤忘其正。致仕歸樊川。則僧孺之子若孫。皆賢矣哉。

蘇武忠貫日月。而子元與淮南謀逆。張說大名恭代。而子均垍爲安祿山丞相。盧奕爲唐死節。而子杞姦邪誤國。曹植志扶魏室。而子志。爲司馬祭酒。此變忠義之肖爲不肖也。沈充與王敦謀反。而子勁死洛陽。譙氏與李雄據蜀。而子登復仇死國。褚淵挈國璽授齊。而子賁恥不受僞命。李懷光以臣逼君。而子璀以謀告朝廷。此化凶族爲忠義也。豈盡貽謀使然耶。故君子貴自樹。問奇

家法

韋氏宗會法。謝昌國云。人家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

崔氏家法。唐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博陵崔倕爲首。倕六子邠酆郾郇鄯鄲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歎曰。崔鄲家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鄲搆小齋。題德星堂字賜之。

杜恕字務伯。著家戒。夏侯湛作兄弟誥。弟淳琬瑁漢總贍等。并可稱許陶潛命子詩。張融門律。臨卒又誡其子。黃父書。不慚家聲。對混讖語以獎勸族子。晉遜等。並有厲之言。唯弘徵獨盡褒美。誡王褒幼訓。以誡諸子。北史刁雍著教誡。二十餘篇。魏收枕中篇。以子姪少年。申以戒厲。顏延之爲庭誥之文。顏之推撰家訓。二十篇。任昉家誡。甚有條貫。甄琛家誨。二十篇。穆崇家令。、張烈家誡。千餘言。自敘志行及所歷官。作八務七識六怨五懼。皆有條章。誡勵諸子弟者。諸葛亮也。集古今聖賢誡子書於屏風者。房元齡也。

載籍所稱家法。則石奮。不言而躬行。鄧禹。修整閨門。教養子孫。仇覽。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司馬防。養志閭里。閨門自守。父子之間。肅如也。何曾。閨門整肅。庾亮。閨門之內。不肅而威。時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孫盛。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楊椿。孝友。百口同爨。庭無間言。穆崇。言家法者。以寧爲嚴訓。柳靖。子弟奉之若嚴君。有過。必下帷自責。長幼相率拜謝庭下。請。然後見之。鄭受益。餘慶什孫。家魏清儉。中朝禮法。以鄭氏爲甲。裴濟。爲郡守。孝弟之田廬。常步行。其家上下相奉。有似石奮。

李守（通之父。）居家如官廷。樊重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閨室之內嚴若朝典。宋推治家如官府。　柳敏治家如官。崔弘度治家如官。張湛遇妻子若嚴君。　馮艮遇妻子如君臣。李和諸子趨事若奉嚴君。　李勣閨門之內肅若嚴君　李與雖在私室。亦置案牘簿書勾撿公署焉。

廣漢王敬伯太母性嚴重。子孫見官二千石猶杖之。張承業治家嚴。姪爲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賣羊客立捕斬之。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華歆遇子弟甚整。陳元方兄弟恣柔愛。而二門兩不失雍熙之軌。（世說）

優劣

優劣之別於門內者。霍光子禹。張安世子千秋。隨范明友擊烏桓還。光問千秋方畧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禹不能記。光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唐中宗問蘇瓌李嶠子語所通書。蘇曰。木從繩則正。李曰。斮朝涉之脛。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嶠有子暢。明皇以爲虔州刺史。令嶠隨暢之官。此又一子耶。）　蘇威子夔。楊素甚奇之。每戲威云。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杜識嘗歎孝懿子（李恢子蜀）殆無家君。謀子（郭智子冲）足繼業。（後蜀）

（爲司馬師殺。冲爲代郡太守。）　來濟以學行稱。虞昶無才。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護兒子濟。）世南男作匠。（世南子昶。官匠作少監。）陳喬張佖之子。秋晚泛遊玄武湖。擊鷗浮泛。佖子曰。一輪活水蕭湘浦。喬子俄顧吏卒曰。白色水禽可作脯否。人謂佖子才埅鳳毛。喬子一堆牛糞。

楊淮以子喬髦見裴頠樂廣。裴愛喬。樂愛髦。淮笑曰。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邢子才貴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收愛慕任昉而輕沈約。祖孝徵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

李遵子渾繪緯俱爲聘使鄴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裴讓之諷之及皇甫和和弟亮并知名洛下時語曰諷勝於讓和不如亮

溫顏二家兄弟(溫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弟彥博與思魯弟愍楚同直內史省弟彥將又與愍楚弟遊秦典校秘閣)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　貞元中楊氏穆氏兄弟人物槩不相下或云楊氏賓客皆同穆氏兄弟皆殊以此優劣之　楊氏(震後)袁氏(安後)俱爲東京名族然袁氏車服奢僣不及楊氏能守家風爲世所貴

謝安以言分王氏兄弟之優劣(獻之與兄徽之操之俱詣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暄而已客問優劣安曰少者佳吉人之辭寡)　王曇首以戲分子孫之優劣(兄知子)

諸葛喬(伯松)才不及兄恪(元遜)而學業過之　陸雲文章不及兄機而持論過之　溫大有(彥將)才學亞於二昆(大雅彥博)而篤行過之　馮定與兄宿有文學而定過之　蘇緯文章稍不逮從兄亮至於經書進趣亮又減之

兄弟出使而拜異者李義琰使高麗王據榻召見義琰不拜王爲加禮義琛再使亦坐召之匍匐拜伏由是兄優劣兄弟居官而政異者黃穆爲山陽守有德政及弟奐爲武陵守貪穢無行諺曰天有冬夏人有二黃(袁陽耆舊傳)　兄弟各有所進而高下懸殊者張九齡當明皇千秋節獨上金鑑錄九皐公季也爲嶺南節度以所獻楊貴妃精靡加三品媿乃昆矣

沈懷文三子淡冲淡仕齊並歷御史中丞名輩有優劣世號腰鼓兄弟周弘正弘讓弘直俱爲伯父捨所養或問孰賢人曰若蜂腰矣

太丘長陳寔子鴻臚卿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仕

於漢魏晉而德漸減時語曰公慙卿卿慙長李栻山燕代豪士不肯仕生子栖筠爲御史大夫筠生吉甫任相國時曰公慙卿卿慙長晉王昶至湛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

優劣之別於評品者　謝萬作八賢論序(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爲四隱四顯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　范喬著劉揚優劣論(季鈴謂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向正羣籍使雄當之故非所長)　王延之阮韜俱劉湛外甥(劉甚愛之曰韜第一延之其次延之不平後爲江州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列高祖與延之書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　殷顗庾恒並謝尚外孫(尚長女僧要適庾龢次女僧韶適殷顗少)

而率悟。庾每不推。嘗與諳謝公。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巢頗小字。 華王優劣。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附。歆難之。後賊至。朗欲捨所攜人。歆攜拯如初。世以此定之。 董費優劣。許靖喪子。董允白父和。請車。遣鹿車給之。允有難色。費禕便前先上。及至。諸貴人車乘甚鮮。允神色未泰。禕晏然自若。和知之。謂允曰。常疑汝於文禕優劣未別。自是吾意了矣。 祖阮得失。祖約好財。阮孚好屐。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王謝優劣。桓公伏甲廣延朝士。王坦之倒持手版。汗流霑衣。安神姿舉動不異於常。王謝齊名。於是始判優劣。 桓劉之問。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曰。公高太傅深。曰。何如賢舅子敬。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瑾字仲璋。 趙李程之問。唐趙子餘事繼母以孝聞。李朝隱程得湛以文法稱。或問優劣於陳崇業。荅曰。蘭菊異芬。胡有廢者。

異趣

劉元城師事溫公。溫公深排佛。而元城愛看佛書。溫公頗非孟而元城喜讀孟子。意見之不同也。師弟且然。溫公之子康篤孝也。抑謂孟子書最醇正。意見之不同也父子且然。

太史談綜諸子。尚道家。太史遷述六經本春秋。 劉向受穀梁春秋。其子歆乃好左傳。歆以丘明親見夫子。而公穀七十子後傳聞之於親見。詳略不同。 班彪與從兄嗣遊學。嗣貴老莊。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學。尚之不同也。父子兄弟有然。

郗愔事天師道。而其子超奉佛。愔好聚斂。超獨好施。可謂賢於其父。然愔恬而忠。超競而逆。 李鄘恥由吐突承璀。固辭相位。而孫谿以貪相位被殺。 晉安帝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可張羅。 蔡京與子攸互有朋黨。朱勔與子汝賢汝功各立門戶。是父子而有異也。

兄弟魚鹿而獨不食。裴休也。字公美。兄儔弟俅。魚鹿。召休食。休曰。窮生菜食不忘今日食肉。異日何繼。無由收。餘獨不食。 兄廣營田業。而意不同。宋王惠也。謂兄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曰。亦復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 戴良兄弟抄喪

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良字)食肉飲酒。哀至乃哭。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邉妻蔬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飾。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聞之。曰王尊驅號。王陽回車。欲使臣子兩遂忠孝並弘。)王安禮斥王安石之佞人。趙子固洗趙子昂之穢座。劉粹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而盡心杜欽兄緩子業正言詆王氏植黨顓政之咎。而欽事王氏不遺餘力。是兄弟而有異也。王處仲親爲叛逆。其弟竺法濬超然獨遊於方外。王荆公初爲新法。而弟安國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時。

陰禍善類。而弟肇遺書力勸之。邪正相反。判若參商。又戴安道兄弟。(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家兄不堪其憂。下官不改其樂。)殷覬兄弟。(字伯道。與從弟仲堪俱知名。仲堪欲起兵。邀覬。不同。覬卽去官。)司馬昭篡魏。其叔孚自謂貞士。朱全忠篡唐。其兄昱厲聲謂其赤族。王莽篡漢而有國。武氏代唐而有攸緒。又史彌遠之家而有守之 ■ 徐敬業而有思文。(敬業起兵。勸予思文不與謀。密表上聞。敬業囚於軍中。後亦流嶺南。)是門內而有異也。

公沙孚與荀爽約不事貴勢。爽當董卓時仕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歆出看乘軒。寧割席分坐。是朋友而有異也。

比干死。箕子微子不死。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龔勝死。揚雄不死。南唐陳喬死。張洎不死。宋袁天與死。謝昌元趙孟頫不死。死賢於生矣。若杵臼死。程嬰不死。趙午等死。貫高不死。而終以死相報。不死更難於生矣。是生死而有異也。

同學而異趣者。仇覽符融同在太學。融賓客盈室。而香常自守。　同事而異趣者。趙禹意在奉公獨立。而張湯智以御下。　同師而異趣者。龔奉(少君)與蕭望之同師治

詩。望之施之事。而奉惇學不仕。

守約於家庭貴盛之時。不苟同也。人自以異目之。　何充位居宰相。權傾人主。而弟五弟準散帶衡門。不及世事。　皇甫謐族從皆累世富貴。獨守寒素。　庾世基貴盛。妻妾被服擬王者。而世南雖同居。躬貧約。一不改。楊椿六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長子逌惟謙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　孟覬兄昶貴盛。覬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爲東陽守。　徐孝肅宗族多以豪侈相尚。而肅性儉約。　郭曬諸弟爭飾池館。盛其車服。曬以儉朴自

處。蕭復羣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尚。復衣浣濯之衣。獨居一室。習學不倦。 竇懷貞少有名。舉府兄弟宗族以輿馬爲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儉素。 竇維鍌宗族咸崇飾輿馬。鍌獨清儉自守。

出處不同。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也。（少相友。共隱潯陽。庾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堅。後周詣翟。翟不與語。）孔子建（傳會 祖。）與崔篆也。（建與篆善。及篆仕莽。建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鄭敬與同郡郅惲也。（隱弋陽山中。惲志在從政。敬曰吾足矣。）鄧粲與劉驎之劉尚公也。（同志不應辟命。桓沖請爲別駕。粲起應召。荅二劉曰。朝亦可隱。市亦可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徐廣謂

謝晦也。（日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歎之事。固不可同。）

各行其志。 伍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復之。韓熙載奔江南。謂李穀曰。江左相吾。當長驅以定中原。穀曰。中國相吾。取江南如反掌耳。亦胥各伸其志。穀志試而未竟。熙載託空言矣。蕭衍謂任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後衍符其言。（偶記）袁徽從兄渙曰。擾攘將安之。唯彊而有禮可以庇身。徽曰。兵亂既與。外患必重。遠迹山海以求免身。亂作各行其志。 蔡興宗謂袁顗曰。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

異趣而同名。 唐丘爲（官至庶子。八十始致仕。縣令謁之。候門磬折。令坐乃拜。經縣署下馬而趨。）員半千。（舉童子高第。官至弘文館學士。出刺三州。嘗請得天下英才五千。與角所長。有一居先。請伏死都市。）兩人遜順豪邁不同如此。而皆以詩名以壽名。

倫變

田千秋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南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使戴僧靜兵向江陵。面啓曰。王年少。長史司馬太急。忿不思難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

漢武感千秋之言。作思子宮。晉惠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何嗟及矣。叔孫相魯。豎牛讒而殺子壬。春申柄楚。妾余讒而殺子甲。申生祭曲沃。獻胙於獻公。驪姬寘毒而申生自縊。蜀侯惲祭山川。獻饋於秦孝文王。後母加毒

而惲自裁。父子至情。乃爲讒間。而偏寵者往往獲禍。類之推曰。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亾。可明鑒也。如賈誼崔琰之露版。豈惟魏文忠臣。直是臨淄大德。

漢武爲太子立博望苑。卒成巫蠱之禍。（巫蠱事。由江充。至太子宮掘得木人。持太子急。太子遂從石德計。斬充。詔捕反者。太子兵敗自經。）梁武爲太子立慧義殿。遂有蠟鵝之衆。（太子統葬丁貴嬪。道士云不利長子。乃爲蠟鵝諸物埋墓側。鮑邈之密啟。太子厭禱。誅道士。太子終無以自明。）

周之東也以父子之變。東而又東也以兄弟之事。

石碏之殺石厚也。（大義滅親。）叔向之僇叔魚也、劉子晳母王爲父所殺。陶通明父貞爲妾所害、

處人倫之變。　有楚之棄疾。（子南肆惡於楚。楚王將討之。以告其子棄疾。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王遂殺子南於朝。棄疾請尸。既葬自縊。春秋非之。）唐之李璀。（知父懷光必反。密告於上。懷光平。自殺。曰。父負君。不忍不告。君殺父。不忍不死。衆皆賢之。）漢之趙苞。（守遼西。鮮卑刼苞母爲質。苞泣語母曰。義不得顧私恩。母曰。奴以我故虧忠義。苞遂戰而母被害。苞歸葬訖曰。食祿避難。非忠。殺母全義。非孝。遂泣死。）周之縮高。（安陵人。縮高之子仕秦。信陵君攻之不下。召縮高爲大夫。使攻管。辭曰。見臣而下。是倍王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信陵君使安陵君生致之。高之使者舍刎死。）晉之狐突。（子毛及偃從重耳如秦。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事。父教之忠。若又召之。敎之貳也。卒就死。）

楚之申鳴。（白公爲亂。申鳴往救。白公在取其父。申鳴泣涕曰。吾不得爲父之孝子。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楚王賞之。申鳴自殺。）楚之石奢。（相楚。其父殺人。縱之。乃自刎死。）若石珪。（本徂徠守道裔孫。聚兵山東。與宋爲敵。歸欵於元。棄其妻子。背沉於淮。因降元。與金戰。被擒不屈。蒸殺於市。）李彥珣（爲范延光守城。楊光遠遣人之邢。取其母招之。彥珣射殺之。身從賊而手殺母。）皆非忠非孝而賊也。烏震（張文禮執震母妻招震。不顧。皆斷手鼻。縱至符習軍。震攻破鎮州。）假手於敵。一間耳。李忠之母妻僊而完。幸也。（馬寵開門納王郎。將收忠母妻。寵弟從忠爲校尉。忠殺之。）

王章女知父必先死。（章上封事。妻子皆收繫。小女年可十二。夜哭曰。平日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果死。）皇甫無逸知父誕必盡節。（漢王諒反

并州誕抗節爲所殺子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卽同居喪禮泣曰大人必無苟免尊凶問果至

漢武帝不能誓江充之姦而展園經於泉鳩遂太宗不能辨乙辛之詐而梁王濬死於園堵後雖感悟悔恨亦何及矣

劉騂以母命殺父侍人騂父普母修產漢及騂母病臨終戒以普之侍人必亂家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騂年十三殺侍者徑出拜蔡普追騂還拜謝曰亾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不責嚴武以母語殺父寵妾武母不爲父挺之所容獨厚妾英武始八歲怪問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眞嚴挺之之子

鄭叔段之惡也或勸莊公殺之而公曰將自及隱太子之變也長孫無忌等勸秦王先決王曰俟其發而以義討之吁母爲戎首霍殺機以窺天倫也忍乎

骨月相賊　魏文帝毒弟任城王忌任城王因在卞太后所共圍棊啖棗帝毒棗蔕中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勅破器太后自趨井不能汲遂卒王敦激王如殺從弟稜如敗歸敦敦從弟稜請配己麾下如與敦角射鬬爭稜杖之如深以爲恥敦有不臣之迹稜諫之敦怒使人激發如因宴舞劍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捕如誅之李潬遣子善衙殺李筠而罷㬥坐斬罷㬥穆孫筠貧弟穆堯以嫡孫筠襲爵筠叔父渾忿其協奮陰遣子善衙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禁其親族初筠與弟罷㬥有隙渾遂證罷㬥殺之㬥坐斬而衙獲免朱瑾僞

降禽從兄瑄梁令朱友恭攻瑾瑾從兄瑄以兗州降瑾僞持書幣願得兄來伏禽斬首投於城外

梁乃班師劉守光禽兄守文光囚父仁恭於大安別室守文素蓄奸謀自討光以迎父爲名戰敗見禽文子延祚賓佐孫鶴呂兗推爲滄帥光攜文攻圍累月祚力屈以城降

晉之八王楚王瑋殺汝南王亮瑋爲賈后殺趙王倫殺賈后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討殺倫長沙王乂殺冏東海王越殺乂穎爲范陽王虓長史劉輿殺顒爲南陽王模殺北齊之三高文宣殺永安王浚武成湛殺樂陵王百年後主緯殺瑯琊王儼

師弟

以文學從遊數百人者：過郤也，劉昆也，桓典也。從學嘗業三百餘人者：姜岐也。不應州郡命，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陳留楊倫也。免官居白鹿山，四方受業嘗數千百人：馬嘉運也。越王東閣祭酒自免。朱纖居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十餘人。盧鴻廬嵩山，聚徒五百人。牟長學者千餘人。張興弟子萬人。穎容明左氏，徒千餘人。蔡玄通五經，門徒千人。晉祈嘉教授，拜牀下者二千人。漢董春字紀陽，餘姚人。立精舍，遠方來學者數百人。魏應弟子遠方至數千人。

立精舍教授者：有包咸、劉淑、檀敷、周磐、張奐。

教授所居成市：張楷也。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華陰遂有公超市。楊震也。華陰西北谷有槐市。沈麟士也。隱與羌山，學士從者數十百人，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語曰：羌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張霸也。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國民著等慕之，市宅其傍以就學。

以子弟而受業：胡憲受學於從父安國。康侯，憲字仁中，號籍溪先生。朱松屬子熹受學。何炯年十五，從從兄胤受業。一期并通五經章句。唐韋丹事從父熊。入紫閣山，通五經，登科。賀琛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曰：兒當以明經致貴。伏恭傳叔黯學。

以宗人而受業：沈峻士嵩，武康人。於麟士。世農夫，至峻好學，初事宗人麟士。麟士卒出郡通遊講肄，遂傳通五經。司空頲於圖。貝州人，不第，之中條山依圖，以宗姓指授爲文刀尺。夏侯勝於始昌。勝先都尉傳尚書於族子始昌，始昌傳勝。

以甥師舅：杜鄴於張竦。杜鄴母，張敞女。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吉子竦，鄴子林從竦學。

令弟子傳授：馬融令弟子代爲傳授。楊宣令入室弟子遞相授。皆不親教，亦若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久次相授也。

宋立四學，徵雷次宗至建康，爲開館雞籠山，使聚徒教授，令以巾褠侍講。梁置五經博士，選學生往雲門山從

何胤受業，命爵選經明行修者以聞。

桓榮爲五更，東面几杖；顯宗幸太常，親自執業。王祥爲三老，南面几杖；魏帝拜太常，北面乞言。周武帝於于謹，謹爲三老，武帝北面立而訪道。漢章帝於張酺，帝幸東郡，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魏孝文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親袒割牲，執爵而饋。

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馬南郡融也。生徒隔絳紗帳受業：韋逞母宋氏也。盧植學於馬融，不窺融後列女樂。彭宣學於張禹，不見禹後堂優伶。

李膺性簡亢。惟以荀淑陳寔為師友。 王烈以陳寔為師。二子為友。時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太丘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相親。 張浚問楊用中以梁洋人士。荅曰。楊冲遠可以為師。雍退翁冲可以為友。

漢河南太守吳公與李斯同邑。嘗師事焉。 唐寇豹謝觀同在馬裔孫門下。以才藻知名。賦五色。

王彥師事關朗。彥。王通祖。朗著易傳。稱為彥筮得夬之革。遂夬百年內。當有達人出修洙泗之教。中歷數周齊陳隋事。而意實寓河汾。非唐初福畤輩掊據陳迹。以羅其先。則宋阮逸為撰以証佐文中者。逸字天隱。胡瑗門士。有易筌六卷。每爻必以古事系之。 李白師事趙蕤。蕤。梓州人。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隱。不應徵召。

向朗師事司馬德操。 邴原師陳南韓子功。送別一飲。 陸德明受學於周弘正。 朱瑑年少時師事鄉人李元愷。

劉屏山紫陽師之。李屏山楚材師之。■楚材覽道鳴集。感泣累日。

荀淑見黃憲曰。子吾之師表也。 郭泰拜仇香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朱晦翁見蔡季通曰。君吾之老友。不當在弟子之列。

楊廸侍中立而遊伊雒。察沈晦季通而事考亭。猶聖門之路回點參也。

田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何授易于丁寬。寬東歸。 馬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鄭玄在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于玄。玄辭歸。融云云。 宗少文與張敷議繫象曰。吾道東矣。 程明道曰。吾道南矣。楊時。字中立。從學明道。及歸送之。

劉歆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涂惲。字君魚。少從歆受左氏傳。歆稱之云。 眭孟曰。春秋之學在二子矣。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孟。孟弟子百餘人。惟二子能質問疑義。孟云。

利漕民郭恩有才學。管輅就恩讀易。未一年。恩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

尹知齊夢人鑿心納劄。思志開徹。諸生常講授者。更北面受大義。 鄭衆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思通達。共台同學者皆師之。事偶

韓非之師黃老。李斯之師蘭陵。儀秦之師鬼谷。

王通授六經。通。字仲淹。講道河汾。北面受學者。皆各受一經。子福畤云。先君門人布在廊廡。 許商號四科。商從周堪受尚書。著五行論。號其門人唐林子高為德行。吳章偉君為言語。王吉少音為政事。炔欽幼卿為文學。如孔門四科。亦妄矣。又如譙周門人。以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文立為顏回。向栩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皆以培塿比泰岱也。 常爽立勸罰。置館溫水之右。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號之儒風始振。高允曰。文翁柔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胡

瑗置經義治事。瑗字翼之。海陵人。號安定先生。時尙詞賦。而瑗獨置經義齋。以敎實學。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有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

漢何休大作講舍。任城樊人。質朴訥口。雅有心思。精研六經。除北新城長。大作講舍。聚生徒數百。朝夕勤講。儒化大行。晉虞溥廣招學徒。字允源。大修庠序。廣招學徒。謂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何尙之立學聚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頳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尙之西河之風不墜。故韓昌黎作師說。收召後學。因抗顏而爲師。韋表微著師講。以學者薄師道。不如醫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誡其達。柳宗元作師友箴。

李固從師負笈千里。郃子。嘗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孫期授徒執經壟

畔。家貧牧豕澤中。遠人從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魏昭求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意講習。何來相近。昭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邴原遠詣孫崧。崧曰。君鄉鄭君。舍之躡屐千里。以鄭爲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則以僕爲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獻粟來學於賈逵。門徒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曰。逵非力耕。乃舌耕。裹糧受業於周勳。宋紀。詔勳於東陵立學。裹糧受業者百有餘人。學不可以地限也。

先達而北面。王孝逸也。賈瓊曰。夫子十五歲爲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夫子指文中子。同遊而師禮。呂希哲也。始與程頤同遊學。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崔日用也。與武甄言春秋。援義甄條。舉無留語。日用曰。吾請北面。學不可以齒讓也。

太守稱弟子。鄭康成也。應劭嘗自贊于鄭玄曰。故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徒。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帝王稱弟子。張後裔也。以經授秦王。後即位。賜燕月池。太宗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裔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于先聖。帝爲之笑。諸侯請列弟子。鄒衍也。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禮。築碣石宮。往師之。學不可以位遜也。

問師病而拜牀下。魏文之於荀攸。魏文在東宮時。太祖謂曰。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嘗病。魏文獨拜牀下。姚泓之於淳于岐。泓爲太子時。受經于岐。岐病。泓親詣省。拜于牀下。進粥致訶。魏德公也。郭林宗止于陳。童子魏德公求近林宗。林宗體不佳。

夜中命作粥。林宗一啜。怒而訶之。以杯擲地。三進三訶。無變容。林宗曰。始見子之面。今乃知子之心。遂友善之。受易頻訶。李之才也。師穆修。修性卞嚴。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事之益謹。卒能受易。李德裕薦其師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從受業。位列三公。雖自君恩。亦由儒震訓。鍾興讓其師丁恭。興從恭受春秋。明帝詔授太子諸王。封關內侯。興辭無功。讓于師。封恭侯。劉彝稱其師胡瑗。曰明體用之學。以爲政敎之本。皆臣師之功也。若韓侂胄之引其師陳自强。則不特非其人矣。

爲師詣闕。貫械上書救師者。王調也。梁冀誣李固下獄。調貫械上書。太后詔赦之。貫箭救師者。楊政也。政從范升受易。范爲出妻所告。繫獄。政以箭貫耳。抱升子伏道側訟。竟出升。詣闕上書。郭亮也。左提章鉞。右秉鐵鑕。乞收李固尸。求代師

死禮甕也。大司徒歐陽歙下獄。諸生守闕千餘人。霸年十七。求代不許。爲師保孤者。王成保李固之孤燮。後拜安樂侯。胡騰葬竇武之孫輔。後至尚書。善人信有後哉。

爲師營葬者。揚雄死。侯芭負土成墳。朱普死。桓榮負土成墳。王吉死。桓典棄官負土成墳。猶有築室獨居之遺風。

爲師行服者。魏王朗於楊賜。棄官行服。郭禹於郭躬。服析居廬。許孜爲孔冲制服三年。龔勝門人衰經治喪者百人。鄭玄常受業者。衰經赴者千餘人。馮胄郭瑀服皆三年。王肅

門生衰經者以百數。宋黃幹喪朱子服加喪制如深衣用冠經。王柏喪師何基服深衣加帶經。胡濚養爲師制服。李諮爲師緦麻。金履祥服加經。張耒爲蘇軾舉哀行服。言者以爲非。貶房州。胡騰爲竇武行服。

爲舉主奔喪行服。陸康於李肅。康字季寧。太守李肅察孝廉。肅誅。康斂尸送喪。還潁川行服。桓鸞。沛郡人。于向苗。太守苗舉孝廉。遷膠東令。始到官而苗卒。即去職奔喪。傅燮於郡將。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棄官行服。董翊於舉將。爲須昌令。聞舉將喪。棄官歸。荀爽於袁逢。逢舉有道不應。逢卒。制服三年。張紘於趙昱。昱舉紘孝廉。昱爲笮融殺。紘力不能討。遣王簿至琅邪設祭。奉宗中五歲男來祀。

爲舉主制服。又有吳匡於黃瓊。皆孟直於鄧伯條。太尉冂知錄

殯斂送喪者。云敞斂吳章。章坐莽子宇服斬。門人盡更名他師。敞自劾章弟子。抱尸歸斂之。李招斂樂隱。招從同縣樂隱受學。隱京兆郎。亂。隱見害。招與史路觸鋒刃。殮隱送喪還安平。廉范斂薛漢。漢坐楚王事誅。范收斂之。明帝詰責。對曰。不勝師資之情。帝怒稍解。戴封送申君。年十五。師鄮令申君。申君卒。封送喪到東海。

殺辱師者。夏侯惇。年十四。

弟子多至公卿。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爲臨淮太守。周霸夏寬爲內史。魯賜至東海太守。繆生

內史。徐偃中尉。桓郁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桓焉弟子黃瓊楊賜。最顯貴。丁鴻門下。劉愷巴茂朱倀皆至公卿。樊儵弟子。李修夏勤皆爲公卿。張逷門人。諸葛瞻陸遜皆貴。鄭玄門人。郗慮至御史大夫。王基崔琰著名於世。國淵任嘏稱爲國器。皇甫謐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晉名臣。文中子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王仁裕門生。王溥和凝

范贄皆至宰相。宋咸同文衆室聚徒登第者六十人。

胡安定弟子多至大官。

譙天授定之學。得於郭曩氏彝族。郭曩氏世居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師。

袁道潔溉之學得於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程頤遊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指未濟男之窮曰。三陽失位。後閩人袁滋問易。頤曰易學在蜀。滋入蜀見賣醬薛翁于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

學非一師。司馬談也。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夏侯勝也。始從始昌受尙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任末也。學無常師。張士衡也。從父友劉孰思受詩易禮。又從燕安生及劉焯受禮。賈徽也。逵父。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又受尙書于徐揮。毛詩于

謝曼卿。劉晝也。字孔昭。受三禮于李寶鼎。服氏春秋于馬敬德。覽書五千卷于宋世良家。王通也。受書于李育。學詩于夏琠。問禮于關子明。正樂于霍汲。考易于族父仲華。孫惠蔚也。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講禮經。李鉉也。從李周仁受毛詩尙書。劉子猛受禮記。房虬受周官儀禮。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

謝遣生徒。徐則也。受業周弘正。精于議論。聲擅都邑。策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庾大翼也。隱白鹿山。徙林慮山。茱萸澗。請業者自遠而至。後憚其煩。逃五臺山。王嘉也。石季龍末。棄徒衆。潛隱終南山。門人復隨之。乃遷倒獸山。

請爲師不受。樓望也。望習嚴氏春秋。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爲師。望不受。劉巴也。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曰。乃欲令賢甥推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

求爲門徒不受。李膺於樊陵也。陵後阿宦官。

不肯往教。閔子也。孟嘗君請學于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孟嘗君明日袪衣請業。孫寶也。漢張忠欲令授子經。乃爲除舍。寶遂去。亦引無往教之文。包咸也。太守黃讜欲召授其子。咸曰。禮無往教。遂遣子師之。不教生徒。董遇也。善左傳。更爲作朱墨別異。有從學者不肯教。曰必先讀百徧而意自見。

爲王通之房杜。房杜因師王通。與長孫無忌有隙。遂不一言及通。至使後人謂通中說借唐初名臣以自重。有愧陳亮之喻南彊。字無彊。義烏人。當路欲排善類。推亮爲根。門人噤不敢出。南彊詣貴同門。亮見葉適。適作數書持去。申訟公卿間。亮竟遂白。

孔光自爲尙書。則止不教授。陳寵自任樞機。輒謝遣門

人。蓋勢權所集。茅靡波流。恐以執經之名。幻處囊之實耳。黃瓊教授於家。徐稺吝訪大義。及貴絕不復交。劉安世於溫公問訊不絕。及公登政府。未嘗有書。顧今之先達寧爲孔陳。後進當爲徐劉。

輕其師者。徐曠也。唐沈重講學授徒。曠從之數日。辭歸。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邊韶弟子也。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嘗晝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應聲答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學而不卒業者。徐曠。見前。劉焯。受詩于劉軌思。受左傳于郭懋。問禮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徐遵明。師屯留王聰。詣燕趙師張吾貴。就范陽孫買德。每不終業。曰今知眞師所在。指心曰

在于此。

賈思伯與弟思仲同師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後思伯刺青州。送縑百疋。具車馬迎鳳。鳳慙不往。）徐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服以待之。名曰影質。師而至此。蹟然市販矣。豈若邴原泣過書舍而師不受資以教之。（師曰。子苟有志。我不求貨也。）尹知章之貧。匱受業。盡其家財以衣食之哉。

仲弓之後有荀卿。端木之後有莊子。道不必其相承也。曾子之門有吳起。（母死不奔喪。又殺妻求將。）荀卿之門有李斯。程純

公之門有邢恕。愈趨而愈變矣。

逢蒙學射於羿而殺羿。紀昌學射於飛衛而殺衛。此弟子之恭其師者。馬融忌鄭康成。勃追既而罷。此又師之恭其弟子者。

師弟之義。教在三者。固盈傳記。乃亦有反害者。不獨一逢蒙也。北朝陽詮之（子術。）爲門生所害。（少著才名。辟司徒參軍。）謝邈兒滅於仇玄達。（邈先娶妻郗氏。怨懟。貽書告絕。邈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爲作兒斥。玄達遂投賊孫恩滅之。）袁粲兒抱首於狄靈慶。（粲父子死齊兵。小兒數歲。乳母投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遂抱以首。）王永先斃謝超宗子於獄中。（超宗以罪賜盡。門人王永先告其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以辦誣見原。永先竟於獄中斃之。）陸超之爲門生斬於坐上。（超之爲晉安王子懋所知。王敗。超之端坐待命。其門生周姓者。謂殺陸當得賞。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嗚呼。犬噬行路。何至噬其師哉。然靈慶卽死於乾狗。（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噬殺之。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嘗騎也。）周生隨壓於陸棺。（周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正壓其頭折。卽死。）天道赫矣。

古事比卷之六終

古事比目錄

古事比卷之七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

朋友

孔子兄事子產，陳餘父事張耳。張蒼父事王陵，曹爽父事司馬懿。袁盎兄事季心，而弟畜灌夫、籍孺子。張湯兄事趙禹，杜與兄事翟酺。許靖兄事陳紀，司馬德操兄事龐德公，王猛兄事李威。韓愈兄事竇牟，（少十九歲始師事終兄事）李華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寇準兄事張洎

郭泰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師仇季智；之陳國，親

龐德公。入汝南，友黃叔度；邴原至陳，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

吳祐與公沙穆定交於杵臼之間，胡毋輔之等（與王澄傳暢荀邃裴遐書羊酒）與王尼共坐於馬廐之下。

張溫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契。李孝貞與從兄騫、李節、崔子武、盧詢祖為斷金之契。　于忠惟與章初瓌、楊保元為斷金之契，而不交勝己，無足取也，豈可倫于戴洪正之金蘭簿乎。

交有不同，有文詞之交。于休烈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

陵包融也。徐伯陽與李爽張正見賀徹阮卓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謝安與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也。文義冠世。共相友昵。王維崔顥盧象與韋陟也。嘗與唱和遊處。柳公綽與錢㣲蔣乂杜元穎薛存誠也。文雅相知。交情款密。有經史討論之交。沈儼與徐伯珍也。伯珍積學十年。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孫惠蔚與封軌也。蔚曰。君生于經義。標明綱格。統括大歸。吾所不如者多矣。楊𧰼與顏師古令狐德棻也。友善。尤明史事。

有奔走之交。袁紹與張孟卓邈何伯求顒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也。高歡與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也。

有莫逆之交。何點謝瀹張融孔稚圭也。李平劉懋也。崔暢李槩也。張朓與樂安孫樹仁也。黎景希與范陽盧道源也。柳弘與楊素也。杜淹與同郡韋福嗣也。

有人外之交。王敬弘與孔淳之也。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也。吟咏自適。

有忘年之交。如盛孝章憲之於孔融。憲爲臺郎。遂一童子。問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下車執手結爲兄弟。孔融之於禰衡。衡年二十。融已五十。爲爾汝之交。張鎰之於陸贄。鎰有重名。贄十八。請爲忘年交。虞翻龐統之於陸績。時翻舊齒名盛。統荊州令七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裴子野之於張纘。子野性曠達。自云出世不彼諧人。初未與纘遇。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交。庾仲容張率之於韋槩。槩爲外兵參軍。時潁川庾仲容與郡張率。前輩才名。與槩同府。忘年交好。范雲之於何遜。遜弱冠舉秀才。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友。張纘王筠劉之遴之於江總。總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爲忘年友。李神儁之於邢卲。卲未二十。名動衣冠。神儁引爲忘年交。辛術李繪李構崔贍之於裴讞之。讞之雖年少。不妄交遊。惟於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爲忘年友。邢卲王昕之於封孝琰。卲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琰年位懸絕。晚相遭遇。分好遂深。李璨盧誕之於裴尼。尼有器局。璨誕並有高名於世。與尼結忘年之交。孫萬壽之於孔紹安。山陰人。以文詞知名。徙居鄠縣。閉門讀誦。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薛道衡崔祖濬之於高士廉。士廉少有器局。道衡祖濬並稱先達。與士廉結忘年之好。孫萬壽李百藥於劉胤之。王琚於周景張仲之

孔北海呼太史慈爲少友。張曲江呼李長源爲小友。又呼皇甫冉爲小友。

有生死之交。宋遊道與李奬一面便定死交。奬爲元孚殺。遊道爲訟冤。得雪。孫嵩以趙岐爲死友。岐亾命賣餅北海市。嵩歸白母得死友。藏岐複壁中。猶張卲以范式爲死友。

有貧賤之交。范丹與尹苞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易衣。張耽與孫樹仁每易衣而出。

有患難之交。戶文子叔懲子共思華子同入楚道乏糧。度不俱生。幷衣糧於華子而二子凍死。左伯桃羊角

哀同入楚道乏糧度不俱生并衣食於哀而桃餓死若劉翊道逢知故之困則與俱餓死皆可以爲難矣

交有始終如嚴畯（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隲友善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盧義僖（不妄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與範（爲人剛直頗好自衿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張九齡（與嚴挺之袁仁敬梁昇卿盧怡交善皆有才幹而終始不渝）韓愈（性弘通與人友榮悴不易與孟郊張籍友善二人名位未立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

共爲山澤之遊者到溉兄沼弟洽任昉守義興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 謝靈運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水荀雍泰山羊續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時

謂四友 劉孝孫與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斌登山臨水結爲交友 劉駒初隱大亭山與呂夢奇張麟結巷共處以吟誦自娛

浦陽月泉之社吳渭主之（主考謝翱以春日田園雜興爲題選中第一名羅公福至六十名賞縑布筆墨有差）王山草堂之社顧德輝主之（吳中饒介之以醉樵歌試諸名士獨張孟簡第一得黃金一挺高季迪次之得白金三斤各有差）

詩文相贈 梁鴻東遊思高恢作詩 陸倕與任昉友善爲感知已賦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 謝微與裴子野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微微爲感友賦以譬之

相慕而交有顏王（延之既廢於家王球名公子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才情好遂款）柳張（柳世隆張緒王延之沈琰雅相欽慕以爲君子之交）若貴遊之夜造霍原（貴遊子弟聞霍原而重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大異羊酒之坐廡下也（胡毋輔之等詣王尼）彼墮苦海（皮光業）受艾姪（韓熙載）者下矣

所交皆知名之士 張皓（叔明）遊學京師與廣漢鐔演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爲友 北海逢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 許靖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靖入蜀歆朗等爲魏公輔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意款至）

王符（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 裴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澹心賞好顯尤推服之 薛愼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虯范陽盧柔隴西李璨友善 房彥謙少與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蓨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淡之士彥謙并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 任昉爲中丞劉孝綽劉苞劉孺陸倕張率殷芸劉顯到溉到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 崔休舉秀才入京城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 太原王

仲舒。皆學工文。不就鄉舉。交友必一時高名者。與楊頊、梁肅、裴樞爲忘形之契。　陸餘慶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汪成等交遊。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強辯過之。

齊名者崔駰與班固、傅毅也。　劉允濟與王勃也。　薛登與徐堅、劉子玄也。　王龔、王沉也。　薛道衡與盧思道、李德林也。　荀羨弱冠與王洽也。

廉范與雒陽慶鴻爲刎頸交。時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陳重舉孝廉。以讓雷義。刺史不聽。一云義讓重。不聽。遂佯狂走不應命。

時諺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　鄒純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趙驊同志友善。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誼。敦友道也。　楊憑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時稱楊穆許李之友。

同志振而友。　鄧粲以高潔著名。與劉驎之、劉尚公善。

杜京產不就徵。孔道徽守志不仕。　元嚴以名節自許。與高頻、王韶善。　張彝性公彊。與盧淵、李安仁結爲親友。　李叔虎有識度。爲鄉閭所稱。與崔光、邢巒並相親友。　邢臧有藻思。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結交友。　向柳有學藝。與袁淑、徐湛之、顏峻友善。　孔逷好典故。與王儉至交。　辛紹先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冏等友善。　謝泌任達仗氣。不屑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　韋夐高尚不仕。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　許邁不務仕進。王羲之與爲世外交。

意合者傾身交結。不問窮賤。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不屈從。漢張升也。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志。晉劉陶也。

同門而友善。　傅喜與鄭崇弟立同門學。　王烈師陳

太丘。時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太丘學。見烈歎服相親。　丁鴻與九江鮑駿同事桓榮。　盧植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　負半千與何彥先同師王義方。名餘慶。義方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名半千。

重業行而談論相得者。尹敏與班彪也。相遇日旰忘食。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　周黨與閔仲叔也。每共含菽飲水。　鄭曹與盛彥、陸雲也。性不飲酒。恒單食孤飲。情談極日。　孫盛與殷浩也。談論食冷而復煖者數四。　周弘正、造韋夐也。談謔盡日。恨相遇之晚。　盧辯重寇儁也。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談論彌日。嘗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儁封縣男。　薛道衡重房彥謙也。演加

友敎及爲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轉拔耆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流涕而別猶龐士元

之師事司馬德操往見共談桑下移日忘飡郭林宗之諸黃憲也彌日

信宿夜分不寢

操異而交親 陳遵放誕張竦儉守操行異而友善武

侯與法正好尙不同而以公義相取毎奇正之智術溫

嶠喜慢語卞壼以禮法自居而各相得宋王觀恃才放

誕陸子履愼默於事無可否觀常少之然二人極相善

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畢衆敬與高允雖文武者儉好

尙不同然與允相敬愛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可見古人

相貸不在迹也若蘇軾喜諧戲程頤以禮法自持軾每

加玩侮以致成隙互黨交章互詆則過矣高座道人在

丞相坐傲偃臥見卞壼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壼不

賢於顧也而能以禮法使人見重劉整恃才縱誕嘗過

蔡子尼充終席不自安整不賢於東坡也而能以禮法

重人

始疎而後合 馬武於楊政政嘗過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政入戶把

武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乃合爲朋友王暢於

馬實往存暢不肎見實日日往謂從者曰如凶於路哭之以爲死友暢聞執手揖人見母飮宴定好而別

劉惔於張憑憑詣惔處之下坐神氣不接頃之諸賢畢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憑遙於末坐判之

言約旨遠足暢彼此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留宿至曉傳敎覓張孝廉船卽同載入京撫軍薦用之蕭

惠開於檀超超爲書佐與別駕蕭惠開相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辱而超舉動言笑以

地勢權之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特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便爲刎頸之交若魯肅

於呂蒙瑞過蒙也下意尙輕蒙因爲肅畫五策肅拊其背曰吾不知卿才略至此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程普於周瑜普以年長數侮瑜後敬服之告人曰若飮醇醪不覺自醉則心折而益

親矣

愼交而不與 無私賓客傳賢也不接賓客陳蕃也不

與流俗交陸龜蒙也袁紹居洛陽西北隅非海內知名

不得相見袁粲陳郡人文士過見不過一兩人 張遼

求友胡文德文德不許孫秀求友杜世嘏世嘏不許

王丹未許侯霸聞霸子昱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又不交陳遵 張霸

不荅鄧隲 井大春不肎見梁松 宗世林不交魏王

曰松栢之志具在解系少連不拜荀勗 王喬宗曾祐不交王思遠

庾詵彥實拒柳渾 睦夸拒李順同郡順與之交不納 許劭不

往陳寔陳蕃 王球獨不與殷景仁劉湛往來

寡合而獨邦 王僧虔少交接惟與袁淑謝莊善 蕭

勱少交結惟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 封肅不妄

交遊。惟崔勵及勵從兄鴻尤相親善。 謝混少所交納。與劉敬宣相遇便盡歡。日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者耶。

相知之深。 王機令男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已亞。 任昉與王僧孺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 劉惔嘗稱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若華子魚以司徒讓管幼安。山巨源以選曹讓嵇叔夜。不謂之知二子不可也。謂之知二子不可也。

彼不相能而並交之。 荀爽賈彪不相能。李燮並交二

子。情無適莫。鍾會裴秀居勢爭權。山濤并申欵昵。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白樂天與牛僧孺元稹相厚善。而不黨於牛元。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爲裴晉公所雅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交有道哉。他如五侯不相能而樓護皆與之善。田蚡竇嬰不相能。而籍福居其間。劉湛殷景仁不相能。獨庾炳之往來兩人之門。則有間矣。

又有皆美而處其間者。如劉繪與張融周顒也。繪爲後進領袖。融言辭辯捷。顒獨爲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周南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聶友。字文悌。豫章人。與顧子嘿子直也。時論謂子嘿子直其間無所復容。諸葛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盧懷仁。有行簡善與人交。與王衍李壽之也。情好相得。嘗云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亢。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行以爲然。

忘位下交。 陳矯爲功曹。泰山守薛悌異之。結爲親友。戲曰。鄉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 張嶷爲從事。程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皆與嶷友善。

父黨下交。 蕭允與蔡景歷善。子徵修父黨之敬。蔡廓與北地傅隆善。廓子興宗修父友之敬。 張楷治嚴氏春秋。父黨宿儒皆造門。 班嗣家有賜書。父黨揚子雲造門。 陳蕃父友薛勤泰祖來候。 陳羣紀子所交皆父黨。

孔融才高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 阮籍素與王渾爲友。渾子戎年十五。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 范雲本劉繪友。及與孝綽中伯季乃命孝才拜孝綽。雲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父在郢時。與與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 郗士美字和夫。純子。父友顏真卿蕭穎士輩。嘗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又王儉遊柳悅兄弟。一日造世隆。謂爲賢已。及至。唯求悅惔。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敢報禮。若仍相造。便非本意。恐年少窺人。

父友如文潞公於李稷。稷父絢，公門下士。聞稷慢韓魏公，將庭訓之。韓魏公於尹朴。師魯子，有過舉。挂師魯像哭之。皆可教而善，以不負故人。若歐公幸而遇申公之二子。呂申公二子謁公，牀上入，見納拜出，歎前輩不可及。不待教而善。馬伏波不幸而遇梁氏之子。梁松來候，拜牀下，援不荅。松憾不毛，遂因事陷之。教而不善。故古難一死一生。尤難是父是子。或以援挾長，與松挾貴，並嘗是猶以成敗論豪傑也。

世交　何劭袁毅也。有累世之交。伍舉聲子也。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朝之子相善也。及舉奔晉，聲子遇於鄭郊，班荊相與食，時言復故。虞騏與桓彝俱爲吏部郎。彝遣子溫拜騏，騏遣子谷拜彝。孔僖曾祖

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僖與篆孫駰復相友善。陳郡袁霸，渙弟，與同郡何夔並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渙子侃，復齊聲友善。

千里命駕不爽期者。范式於張劭。范式謂河南張劭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劭白母設饌以候之。母曰：千里結言，何期之審耶？是日果至。卓恕於諸葛恪。恕從建康還會稽，辭諸葛恪，言其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不飲食以須。皆曰：相去千里，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

流寓而相友者。索敞在涼州，日與鄉人陰世隆文學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過上谷，困不前。遠士人徐能抑掠爲奴。敞至上谷，遇見對泣，而別爲訴理，得免。權皋稷象洪州，渡江東，如李華柳識兄弟仰皋之德而

友善。崔造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僑寓上元。

交道之隙末者。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爲魏擊齊也，以臏爲怯，卒死於臏。龐煖與劇辛善，辛爲燕擊趙，以煖爲易與，卒死於煖。杜恕總角與李豐相善，而後爲豐所不善。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或以豐爲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由是爲豐所不善。恕任其自然，豐已顯仕，恕猶家居。明帝以恕大臣子，擢爲散騎侍郎。張裔少與楊洪善，而後情好有損。裔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還聞之，深以爲恨。王仲舒於楊憑。仲舒與憑善，及憑得罪，仲舒横議之。顏竣於向柳。與竣善，竣貴而柳不推先。范瘃誡之，柳曰：士遜心期，豈以勢利處之。及義宣事連，竣竟不助之。許劭

於李逵。逵有高義，劭初善之，而後爲隙。李彪於李沖。沖初薦彪，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沖。唯公座斂衽而已，無復宗敬之意。沖劾之除名。張猛於邯鄲商。同歲每相戲儛，及之官同道，更相責望。商欲誅猛，猛遂勒兵殺商。王弼於王黎荀融。弼初與善，黎奪其黃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好。

交情之離合者。陰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能，猶稱所長而達，不失其厚。與張汜、杜禽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亦不爲言。此亦非矯。若范丹以王奐欲到前亭而拂衣，未免過自矜高，非中道也。丹與奐親善。奐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丹，不至。及遷漢陽守，丹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奐識其聲，即下

車揖與。欲共到前亭。丹曰。如共相追。將有綦貴之譏。拂衣而去。

胡翼之。瑗。學者稱安定先生。孫明復。復。學者稱泰山先生。同爲直講。孫敎養不及胡。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同讀書泰山。同出范文正門下。及同在太學。四方士多歸胡。禮部得士胡弟子常居四五。虞集元明善二人初相得。及至京師不相下。董士選解之。雖好如初。徐宣與陳矯齊名而私好不恊。許慈胡潛並爲博士而更相忿。書籍有無。不相通借。

酈况賣友。酈商子寄字况。與呂祿善。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使人劫商。令子寄給呂祿出遊。勃得入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况賣友。甄邵賣友。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同歲生得罪于冀。亡奔邵。

陰告冀殺之。當遷郡守。會母亾。埋尸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至洛陽。李燮使卒投車于溝下。笞捶亂下。署帛于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

朱穆有與劉伯宗絕交論。袁喬有與褚將軍解交書。嵇康有與呂悌絕交書。康與長悌。雖出處殊塗。而歡愛不衰。並與長悌弟阿都交善。都與悌忤。欲擊阿都。康以爲言。悌許康。且以子父六人爲誓。後復密表擊都。康遂與長悌絕。嗚呼兄弟朋友之間。難言之矣。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及劉峻廣絕交論。不在此例。

交誼

躬推鹿車載友人董奉德喪。洛陽病亾。致其墓所者任末也。躬推輦車送王子居同在太學。喪歸鄉里者申屠蟠也。

狄仁傑以同僚鄭崇質母老。請代之使絕域。柳宗元以劉禹錫母老。願以柳州易禹錫播州。徐大玄以同僚張惠母老。甘分受贓過。以安其母心。坐免官。李敬玄廉知之。擢鄭州司功。韋綬以楊凝母老。甘讓進士于凝。以爲母榮。問奇

夏侯淵代引重罪。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罪。太祖營救之。得免。雷義默表同僚取罪。有同時郎坐罪。義默自表取其罪。以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

除刑。魏粲習代同舍被收。王惠與粲習。俱爲內史。惠白事失旨。將加重罪。時惠近出。習代被收。惠乃馳還自陳己罪。太祖歎曰。軍中有義士二人。竇參代同舍被貶。參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坐貶江夏尉。人皆義之。裴佶代曹尉城奉天。時命畿內諸尉城奉天。嚴郢爲京兆。暴急如風雨。本曹尉韋重規。其妻方娠而疾。不敢以事新免。藍田尉佶請代之。趨利避害。唯恐相及者。世之情盡然也。乃不畏譴累而代人受過。抑何義耶。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却而不納。作節婦吟寄之。陳無己爲潁州敎授。東坡領郡。陳賦妾薄命篇。爲曾南豐作。無己前官彭城。蘇由翰林出守杭。無己越境見之于宋都

坐是免歸。薄命旋兒。不忍師死。而遂倍之。蓋可謂金石不渝矣。王起欲令白

敏中絕賀拔惎。而敏中終不輕負。爲尤難。起再王文柄。欲以敏中爲狀元。病其與惎友。密令通意。使與惎絕。既而惎果造敏中。左右紿以他適。俄頃敏中躍出。悉以實告。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棄至交。相與歡醉而寢。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嘗更取賀拔惎矣。

蔡興宗獨詣別周朗。盧江內史周朗。以直言得罪。鎖付寧州。吾背。王回歛錢爲鄒浩治裝。浩論立劉后。南遷。人莫敢顧。回獨歛交遊錢。與治裝。邏者以聞。下獄。居之晏如。班肅獨餞皇甫鎛於野。鎛貶。肅以同僚獨餞。崔貞愼八人餞魏元忠于郊外。與徐晦之送楊憑侔矣。

劉燁餞王曙。曙坐寇準貶官。在朝無敢見。燁往餞之。經宿而還。鮮于侁往見蘇

軾。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絕。侁獨往見。或曰。往來書文。宜焚之。侁曰。以忠義分譴。願也。

友而古道者。貴反疎之。而廢復親之。韋正于王俶儒。友善。及俶儒參掌大選。賓友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俶儒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范雲于江祏。初祏求雲女。巾箱中取剪刀與雲。至祏貴。雲以剪刀還之。及祏敗。妻子流離。雲爲經理。睦夸于崔浩。少爲莫逆交。浩奏徵爲中郎。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唯飲酒談序平生。夸時乘一騾。浩內之廐中。與相維縶。夸遂謬爲鄉人御車出關。浩經年送騾並遺乘馬。爲書謝之。更不受。亦不復書。及浩誅。爲素服受鄉人弔唁。歎曰。崔公旣死。誰能相容。遂作朋友篇。

不以其淪落而替者。朱异劉之遴張綰于到溉。溉不好交遊。唯與异遴綰同志友狎。及臥疾於家。門可羅雀。三人每歲嘗鳴騶枉道存問。置酒敘平生而去。袁聿修

於趙彥深。同爲水部郎中。彥深後被沙汰。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音問往來。楊戲於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故。

義之尤可傳者。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陳後山出境而見東坡。若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于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至新興。病卒。又卓契順蘇州定惠院學佛者。至惠州。東坡爲書歸去來辭以貽之。順曰。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至今知有明遠。

彼薄而待之以厚。馬援以舊恩卑侮朱勃。勃愈身自親。後爲援訟冤。宋弁議以寒地處李彪。彪知不恨。彪與弁結管鮑之交。弁爲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弁卒。彪爲之哀詠。備盡辛酸。

不畏忌譴周旋遷謫之人。蘇軾貶儋耳。姜唐佐日從之游。蘇轍編管海康。吳國鑑築室館之。已而坐罪。略不介意。俞若著守宜州。黃庭堅謫居時。黨禁甚嚴。士夫皆側劄掃跡。若著爲黃葺舍館。遣二子執經帳下。物論高之。又蔣湋日陪杖屨。庭堅疾革。湋爲棺斂。具舟送歸。李泰發光貶瓊州。守王彥恭周餽甚至。檜聞。貶彥恭辰

陽陸升之泰發姪壻告訐泰發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檜死澹菴語王梅溪由此遂晉用　李德裕在朱崖友黨無敢通問姚崇曾孫最數饋餉表弟其侍郎遣人餉以衣物趙忠簡謫朱崖張淵道爲廣西帥遣兵挾持書及藥食酒麵爲餽　漢末黨錮巴肅被收縣令欲解印綬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羌詔下急捕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縣令郭揖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張儉亡命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到門篤謂寧忍執之欽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歎息而去數君子之賢東漢尚名節之驗也

友亡而贍其家者　鍾繇於荀攸攸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阿騖曰曾使朱建平相曰荀君當以後事付鍾君吾嘱之云唯當嫁卿阿騖耳何以戲言遂驗紀贍於陸機機誅廢卹其家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王衍於竺號故人號于西兗州爲仲遠害衍贍卹其妻子王思遠於顧暠之暠之卒後迎其妻子隱卹甚至崔廓於李士謙士謙死廓慟爲作傳士謙妻盧氏每有家事輒令人咨廓取定劉仁之於馮元興元興死後營視其家劉贊於寶夢徵鄰居同年友善夢徵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緦麻而哭卹其孀稚盧

藏用於陳子昂趙貞固少與陳趙友善卒後厚撫其子

友亡而卹其孤者　華歆於鄭泰子袤歆素與泰善袤隨叔渾依歆歆撫若己子江總於歐陽紇子詢紇爲陳廣州刺史反誅詢獲免總與紇有舊收養之教以書計張普惠於侯堅固子長愉少與堅固共遊學早終于長愉普惠給其衣食爲啓解褐朱震於陳蕃之孤逸後爲魯相許鴻卿敬汝南人于周伯靈之子伯靈早世鴻卿育養其子崔琰於公孫方之子方早卒琰撫息若己子張喬於楊恭之子恭死遺孤未數歲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爲恭子娶婦買田宅使立門戶

篤故舊之誼於既沒者　如柳仲郢之與祿助祭仲郢先爲僕孺辟李德裕奏爲京尹大中朝仲郢方領鹽鐵取衛公兄子從質爲推官令以祿利贍南宅令狐綯不悅仲郢與書曰任安不去嘗自愧於昔人吳詠自裁亦何施于今日李太尉受責既久其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可憫惻綯歎美淡郭仲翔之囊骨負歸仲翔元振弟元振以託姚州都督李蒙表爲判官仲翔又薦同里吳保安爲書記後蒙與姚巂蠻戰沒仲翔被執蠻人求千縑會元振物故保安居貨十年都杯楊安助之得仲翔歸後保安客死仲翔服縗絰囊骨徒跣負歸廬墓三年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之娶而讓以官曹眞之乞分食邑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并事太祖二人早亡眞乞分所食邑與二人子詔褒美之

故舊

少原婦之不忘蓍簪。孔子遊於少原之野。婦人哭。問焉。曰刈薪而忘蓍簪。何悲。曰。非傷亡簪。所以悲不忘故也。楚昭王之不棄踦屨。楚與吳戰敗。王忘其踦屨。已行返取之。曰吾悲其與俱出。而不與之俱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故者無失其為故也。

高賀以脫粟怨故人。公孫弘為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廚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慚。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鄒長倩以撲滿戒故人。長倩公孫弘之故人也。贈弘生芻一束。素絲一繸。撲滿一枚。遺之書曰。撲滿蓄錢之具。滿則撲之。士有聚而不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乎。鄒踰於高矣。

引嚴子陵與共臥光武也。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御座。上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光固謝去。

引丘和靖入臥內唐高祖也。和靖與高祖有舊。後入朝。引入臥內。奏九部樂饗之。又引貴臣與共榻。劉文靜諫不可。高祖曰。宿昔之好。何可忘耶。引入華林梁武帝也。與何點有舊。詔以鹿皮巾召之。

故人不聽求官唐裴垍也。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

故人不輕授官唐太宗也。王顯與太宗有舊。每嘲謔為戲。將帽為歡。及即位。召其三子。皆授五品官。顯獨不及。曰。無貴相。非為卿惜。顯曰。朝貴而夕死可矣。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雖爵賤必與均禮唐岑文本也。文本于生平故人。雖貴顯接故舊如布衣時劉仁軌也。雖廝下必與攜手笑語韋表微也。表微篤故舊。

樓護養呂公。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公妻與呂嫗同食。子婦厭。護流涕曰。呂公故舊窮老託我。義所當奉。遂養終身。樊英收鄰子。英有鄰人子。止英家。每醉㖃呼。弟子陳實問之。英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

朱勃能終。勃嘗候馬援兄況。方領矩步。辭言嫻雅。援聞之自失。況酌酒慰援。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不過縣令。援嘗以舊恩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後為援訟冤。楊戲如初。戲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儼因疾廢頓。韜無行見損。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久要不忘。可以愧頹俗矣。

嫁故人女。嚴挺之也。挺之重交遊。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宋吳奎也。

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京師。奎使長子主喪事。周卹其家。嫁其二女。紀瞻也。嫁陸機女。韓弘也。嫁李元二女。劉晏也。嫁鄧景山孤女。柳公綽也。外兄薛宮早卒。一女。綽為配張毅。資送甚于已子。

薦故人子朱暉也。與同郡陳揖善。揖卒。有遺腹子友。南陽守桓虞召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時稱義烈。韓琦也。少善尹師魯。師魯貶死。子朴長。琦聞于朝。命之官。山濤也。謂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請為秘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劉聸高璩也。李德裕貶逐。劉鄴無所依。璩以故人子。薦為左拾遺。

多擢舊交何晏也。晏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獨薦故人嚴助也。朱買臣與助同邑相善。助已貴。謂曰。吾幸先貴。而故人猶寒如舊。貧約之罷。鳴鼓難償矣。乃薦吾丘壽王同為

於武帝。

曹顏遠有感舊之詩。有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藺門易軌。田竇相奪移。

向子期秀字有思舊之賦。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追思曩日遊宴之好。感音而歎。作思舊賦。

漢宣之封彭祖。張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廷令。視養曾孫甚密。及即位。賀已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少與帝同席硯。帝追思賀恩。封彭祖陽都侯。賀孤孫霸七歲。賜爵關內侯。

李大亮之廻爵張弼。隋末。大亮爲賊所獲。賊帥張弼獨釋與語。定交幕下。大亮旣貴。每懷弼恩。弼自匿不言。大亮遇諸塗。持弼而泣。言於太宗曰。臣有今日之榮貴。張弼之力也。乞廻臣爵以授之。太宗即以弼爲中郎。俄遷都督。追舊德也。

范延光之奏李崧。崧始辟延光管記。及延光入代安重誨。奏崧爲學士。王峻之奏

張義。奏爲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峻嘗事義父延嗣。故有是請。不忘所自。庶幾近之。

至翟公下邳人。署門絕友。方進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富一貧。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公孫述陳陛延友。馬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爲旣見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入。

陳勝怒斬故人。陳勝旣王。嘗與傭耕者遮道而呼。載歸後宮。怒斬之。

顏竣勢處故人。向柳與竣善。竣貴。柳猶以貧自守。不推先之。竣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義宣事敗。繫獄。密請竣相申救。竣竟不助之。柳竟伏法。過免。

父友矜其葛帔。任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學術。墜其家聲。西華冬月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友。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父友憐其牧豕。陳祐年二十。家貧牧豕於長垣澤。其父之友謂曰。二千石子牧豕。縱子無恥。奈何先君。

叔向泣撫司馬侯之子。曰。自此父之死。吾莫與事君也。

優孟言封孫叔敖之子。叔敖知孟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往見孟。孟卽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論。莊王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曰。楚相不足爲。孫叔敖盡忠。子無立錐之地。負薪以自給衣食。于是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公孫弘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西京雜記。

辛冉曰。故人相見。不吉當凶。華陽國志。是無樂乎故知之逢也。

古事比卷之七終

古事比目錄

古事比卷之八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賓客

每五日洗沐，置驛馬請謝賓客，夜以繼日。鄭當時也。退朝之後，必宴集園池，頗在賓筵，皆屬文之士。楊師道也。折節下士，門無留客。皇甫嵩也。接引疎遠，門無停客。陶侃也。好樂人倫，四方人士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顧邵（孝則）也。好交結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任昉也。

來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佳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欣賞，貧賤者亦時有乞遺。北齊僕射段孝言也。每會賓客，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博奕摴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風流觀覽，終日不倦。諸葛融（瑾次子）也。愛好賓遊，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劉穆之也。愛賓客，食必列鼎。庾旻也。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孫瑒也。愛士養客，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街陌。袁紹也。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盛殺

膳以接賓客將迎不倦。鄭述祖也。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國秩專供酒饌，夏侯道也。好賓客，盛脩殽饌，殫極滋味，崔瑗也。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韓晉明（軌子）也。不飲酒而好觀人酣興，恐客歸，每勅中廚別進異饌，長孫澄也。不飲酒而喜以酒飲人，源懷也，羊侃也，裴漢也（漢字仲霄）。調飾供饌，客早來者得佳設，日晏漸罄，羊曼也（在丹陽）。讌客雖晚，必盛具，羊固也（衆謂固之豐腆，不如曼之真率）。

馮元輿家素貧約，食客嘗數十人，同其饑飽。翟光鄴家無餘財，賓朋至則貰酒延之，略無倦厭。此又貧而好客者也。

田蚡寵盛，賓嬰客盡事蚡，獨灌夫不去。霍去病貴，衛青之客獨任安不肯去。王巖叟（字彥霖）為韓琦辟，後韓絳代琦，欲留巖叟，曰：巖叟魏公之客，不出他門。

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　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為相，客又至。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二人之言，可以告客人者，可以告客於人者（又孟嘗君客曰：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求存故往，亡故去）。客之無益人也，孟嘗君、廉頗、翟公悔之，悔之者非也。馮驩之謝孟嘗，趙客之吁廉頗，朱穆之短翟公，是也。有仇之者，魏其、灌夫賓客衰，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卒以俱禍，仇之者非也。有懲之者，公孫弘開東閣為翹才欽賢館延客，而公孫賀、劉屈氂壞為馬廄奴婢室，懲之亦非也。失在慕好客之名，無知客之實耳。

謁見

魏勃以掃門得見曹參。諸生以門卒當車白事。而自達於韓延壽。不過知而求知。固如此哉。又王適踵門見李將軍。

倒屣者。蔡邕於王粲。皇甫規於王符。何晏於王弼。李德裕於劉三復。以所業文詣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李鄴於李珙。珙十八九。袖賦一軸謁鄴。覧賦驚異。倒屣迎門。李膺有疾不通客。唯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未嘗修刺候人。井丹也。書一刺懷之。至於刺字漫滅而

無所通。禰衡也。或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達耶。衡曰。卿欲使從屠沽輩耶。王旦以兩及門。抑張師德。旦曰。吾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不意兩及吾門。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馮京以不見重韓公。韓琦語富弼。弼、京婦翁也。使往見之。京曰。不妄請所以重公。豈傲哉。京高於師德。王高於韓矣。

造請不避寒暑。張湯也。唐李敬之也。風格高峻。然造請。隨從不避風雨。朱博也。性多造請。後魏酈約也。干謁乞丐。多為人所笑弄。不免饑寒。造請不報。張禹也。不耐造請。張敷也。

剌史崔喜請見而不詣。王績也。荅曰。奈何坐致嚴君平耶。王商勸與州尊相見而不應。秦宓也。荅曰。誦顏氏之箪瓢。詠原憲之蓬戶。何困苦之有。

郭奕之送羊祜。為野王令。祜常過之。送祜出境。坐此免官。曹嵩之追趙咨。咨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嵩迎路候謁。咨不為留。送至亭次。望塵不及。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畢歸家。其慕深也。

韓愈三及相門。上宰相書。張師德兩詣相門。王文正曰。師德名家子。不意兩及吾門。其損均也。

暴勝之請與相見。而雋不疑盛服至門。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上謁。勝之開閤延請。躧履起迎。李賀名重京華。而韓愈皇甫湜連騎求見。賀總角荷衣而出。面賦高軒過。樓護免官家居。而王商兩中住東閭巷。王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不聽。護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其重同

也。

呂安詣嵇康不見其兄。喜出戶延之不見。虞翻兄客不見其弟。喜欣凡鳥之題。安題門上作鳳字而去。而翻有腐芥曲鍼之喻。其識異也。客不過翻。翻與書曰。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

謝安之忍餓。頃未免枉道。安與王文度共詣郄超。日旰未得前。文度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范汪之覗瘞兒。寔是違心。初為溫長史。後為安北將軍。北伐失期。免為庶人。至姑孰見溫。時方起屈滯。謂汪詣己。汪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來覗之。溫殊失望而止。

初不肯見而後與語大悅者。宗慈於岑晊。晊候同郡宗慈。以非良家子。不肯見。晊留數日。晚乃引入與語。大奇之。與俱至雒陽。張華於陶侃。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

每征神無怍色華後與語異之張鎰於陸贄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善
高彪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書融慙追彪逝而不顧趙壹候皇甫規門者不卽通壹遂遁去規追書謝之
桓玄常詣王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玄便鞭門榦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時苗爲壽春令初謁治中蔣濟會其醉不能見苗恨刻木爲人書曰酒徒蔣濟旦夕射之于嶠往見趙鳳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于從者直廬而去吁何其甚也

世不乏劉綜之使者嫚罵田奴綜欲候司馬徽先使左右問其存亡徽方抇園曰我是徽使者罵之刷頭飾服而出叩頭謝之高璧之門者目輕王子肇帝舅也推重天下任城王澄子順懷刺詣門門者云在坐有大賓客順叱之及見直往登牀據手抗禮澄閣之杖順潘炎之閽者遺縑後見京兆尹候炎不得見遺閣者縑三百妻劉氏勸炎避位而黃居難自比樂天每過名刺稱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欲自比白傳梁何思澄所齎名刺一束必盡每宿昔作名刺一束侵曉命駕朝賢無不狎處人人方之樓護楊光遠顏厚千重鐵甲不識忌諱遊謁干索未嘗自足常遭撻辱人多鄙之不爲少減又何怪劉魯風之詠名紙毛生爲典謁者所阻賦詩有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爲通句呂蒙正李觀之詠朱門不開俱有十謁朱門九不開句李清臣之詠白衣老吏謁魏公姪吏報大祝方寢清臣題壁有白衣老吏慢寒儒句哉若裴之禮之杖僕僮僕拒客對賓杖之胡存齋之榜門懸一牌于門曰胡存齋在家難其人矣
齊太祖鍾東府虞玩之猶躡屐造席齊高宗錄尚書蔡景撝名約興宗子猶躡屐不改
叔孫通之見漢王短衣楚製通儒服憎之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婁敬之謁高祖衣褐衣謁見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
許劭不造陳寔陳蕃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范丹

不見賈彪郭泰郭林宗造袁奉高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黃叔度乃獨信宿
趙壹柴車草屏延羊陟造陟不見許通倘臥壹入臨之明日車騎造壹壹柴車草屏坐車下極懽日昃璞不剖必有泣血相明者李元忠露車濁酒迎神武齊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未卽見下車獨酌擘脯食之曰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神武遽見之
吳武陵投謁李吉甫吉甫父微時以詩一絕投宋珗殊無接引意吉甫節判青州武陵投謁不禮遂書前語以獻吉甫厚賂之賈同往謁蔡齊同與公同州累任謁公值飲酣不得見同因留詩一絕公因此戒酒

晉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及之詡。文潞公以沐髮忿見汪輔之。輔之密劾潞公。神宗批付潞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別有處置。

孫惠詭姓名。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東海王越。有云。捨馬鷃亓。計日俟命。

高道穆奏記元匡。有云。雖才不世。無藉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不牽閭投之誚。栢耆以書干裴度。王承宗再叛。朝廷思用恩澤。耆願爲是行。承宗果請質二男獻兩郡。

朋黨

崔陳分黨。晏子獨從平公。牛李分黨。韓愈不入其內。

恥不與黨人。皇甫規。黨人皆天下名士。將軍規恥不得與。乃自陳黨列。朝廷竟不問。景毅。李膺門生故吏。並被禁錮。毅子顧不及于譴。毅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脫漏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順爲黨人。王質。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送。王侍御獨扶病出餞。或讓之。王曰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漢之朋黨。始於甘陵二部相譏。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其終也以節義。桓帝受學甘陵周福。時同郡房植有名。二家賓客。互相譏抵。各樹朋黨。由是有甘陵南北部。而黨人之議始此。成瑨誅張汎。劉瓆誅趙津。張儉破侯覽家宅。黃浮誅徐宣。李膺殺張成。宦官教成弟子牢脩。告膺等部黨訕謗。帝怒。逮捕黨人。禁錮終身。膺等雖廢。更相標榜。有三君顧廚俊及之號。靈帝時。竇武陳蕃。欲誅曹節等。反矯詔殺武蕃。復奏鈎黨。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世所宗也。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能以德行引人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能以財救人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言人之英也。張儉翟超岑晊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八及。能導人追宗也。

唐之朋黨。始於對策。成於貢舉。其爭也惟勢利。李德裕恨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吉甫。又宗閔以壻關節得第。被貶。遂各分朋黨。牛僧孺爲相。德裕八年不遷。以爲李逢吉排巳引僧孺。自是牛李之怨益深。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宋之朋黨。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

之再作。石介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公邪正之論激之也。此言慶曆時之黨。

洛黨程頤爲首。朱光庭等輔之。蜀黨蘇軾爲首。呂陶等佐之。朔黨劉摯爲首。佐之尤衆。惟呂大防范祖禹司馬光不立黨。唐長慶大和之有黨也。始于李宗閔李逢吉牛僧孺。惡李德裕李紳而排之。宋慶曆之有黨也。於於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錢明逸。惡范仲淹富弼等而排之。若程蘇以言論不合。賈易朱光庭等劾軾。胡宗愈孔文仲顧臨等劾頤。洛蜀交攻。遂分二黨。初不間爭。若新法怨若牛李也。章惇蔡京專國。貶竄長路。端門之碑。姓名並列。順軾之爭。不關臧否。而黨議卻與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超然評論。亦稱朔黨。與之鼎立。始以相爭者爲黨。既則不爭者亦爲黨。小人之害君子。惟恐其黨名之不著。黨數之不成也。張叟東論

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　任愷與賈充。各有所附爲朋黨。充與荀顗荀勖馮紞爲黨友。充卒譖愷廢於家。崔隱甫宇文融與張說各爲朋黨。明皇惡之。

諸葛誕鄧颺等相與結爲朋友。更相題表。以夏侯玄等爲四聰。諸葛誕等爲八達。劉放子熙。孫資子密。衛臻子烈。爲三豫。合黨連群。互相褒歎。

賈謐二十四友。　渤海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弟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石崇

李逢吉之八關十六子。姜洽李虞張又新李仲言後改名訓逢吉從子李續之劉栖楚張權輿程昔範八人。而傅會者又八人。劉堅陸滂。

王叔文之八司馬。劉禹錫程异陳諫柳宗元韓泰韓曄凌準韋執誼。

以小人攻君子。則小人勝。石史之於蕭望之。惇卞之于

元祐諸賢。以小人攻小人。則兩不相下。如惇京之於曾布。

北齊三佞。胡長仁與鄭孝裕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時號三佞。長仁私遊仄甯處處追尋。

梁之四凶。西豐侯正德樂山侯正則董當門暹南昕夏侯洪。四凶爲百姓巨蠹。陳之五佞。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析暨慧景也。　武三思之五狗。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

南唐之五鬼。馮延巳馮延魯陳覺魏岑查文徽。　宋之五鬼。王欽若丁謂陳彭年劉承珪。林特。　六賊。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童貫。蔡京。　四凶。黃履蔡確章惇邢恕確惇有所嫌惡使恕道風旨。履即排擊之。　三凶。梁成大與莫澤。李知孝。　四木。趙汝衡。薛極胡榘聶子述附彌遠如三凶

王門十哲。張商英。章惇。鄧綰。曾布。蔡京。邢恕。林希。呂惠卿。李清臣。呂嘉問。

秦門十客。曹冠以塾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吳益以愛壻爲嬌客。施全以劊刀爲刺客。李季以設醮爲羽客。龔釜以治產爲莊客。丁禩以通家爲狎客。曹詠以獻計取林一飛還作子爲說客。郭知運以離婚爲逐客。檜既死。葬建康。有蜀人史叔夜懷雞黍生芻。慟哭墓前。于是謂之弔客。以足十客。

胥門十哲。金胥持國柄政。張復亨等十人。趨持國門。俱爲臺官。

芳林十哲。咸通中郭薰及沈雲翔輩。凡十人。皆交通中貴。芳林門名。由此入內也。

宦寺

宦官用權爲國家患。東漢之衰。最名驕橫。然未有劫脅廢置如唐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良賀之清儉。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顧人主不當與謀政事耳。乃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袁紹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于後而朱氏篡唐。其害豈不益多哉。

劉蕡對策。極論閹宦無腹心之寄。有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張子韶對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豎刁閧於齊而齊亂。伊戾閧於宋而宋危。

相如過王由宦者楊得意。商鞅之進由闕人景監。王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

晉侯以勃鞮用趙衰。趙王以繆賢得藺相如。

鄭衆謀竇憲。單超等謀梁冀。則成中人也。竇武謀曹節

王甫何進謀張讓趙忠則敗外戚也急就作於史游史記成於司馬遷蔡倫造紙李巡白靈帝刻石經皆奄也相如生以繆賢得官杜少陵死以紲憐得謚皆士大夫之辱也

宦寺亦有妻漢丞相御史條奏石顯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王甫磔于夏城門妻子徙比景（在交趾也）唐高力士娶呂玄晤妹李輔國娶元擢女王承休有妻宋太后陰救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黃袍梁師成妻死蘇叔黨

范温臨哭　宦官亦有子張讓得罪向子婦叩頭請子太后趙雋文爲劉騰養息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侍崔潭峻河間王琛廢于家求爲劉騰養息馬植與中尉馬元贄叙宗姓贄以上賜寶帶遺植宣宗識之不可隱明日罷相

東漢樂巴初爲宦官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歷官以忠節稱子賀官至太守元魏中官高菩薩與馮后私亂西漢李延年坐法腐給事宮中久之寖與宮人亂宋內侍林億年剏業養娼女陳源貶死與妓濫童貫頷下有鬚長尺餘可見此屬之不可信

東漢宦者如鄭衆一心王室呂强清忠奉公唐末如張承業盡心不懈張居翰易詔書一字而免千餘人死（莊宗詔誅王衍一行居翰改行字爲家字諸蜀人隨衍降者俱免）貂璫中有此可不謂賢乎哉然中官用權實自鄭衆始

唐嚴遵美之退隱（歷軍容使嘗歎曰以胯衫給事令執笏過矣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八十餘卒）宋李舜舉之死賊（轉嘉州團練與沈括議城永樂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死之謚忠敏）士大夫聞其言見其行有不動心者乎

僕隷

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折象石崇俱八百人。袁廣漢九百人。王氏五侯刁逵楊素各數千人。高陽王雍六千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麋竺萬人。張彭祖七百人。漢宣賜霍光奴前後百七十人。唐李大亮以功賜奴婢百口。陳平遺陸賈奴婢百人。（以交驩太尉之計。）

衛青起于平陽家奴。熊翹起于石崇家奴。同一奴也。有彭寵之奴。殺主。覓侯有許貢之奴。含生報怨。

李善（字大孫。淯陽人。）乳李元之孤。續王安（祖逖胡奴。）匿祖逖之庶子道重。（十歲爲沙門。石氏亾。復歸江南。）義哉。如盧懷慎死。惟一老蒼頭請鬻身以辦喪事。亦足取矣。又王隴德之忠於王藏仁。（仁本蒼頭。仁父母未葬。既而物故。德並葬之。盧墓負土。有白雉飛鳴墳土。）趙延嗣之忠於趙鄰幾。

陶淵明遺一力遺子曰。此亦人子也。楊誠齋作粥遍飲奴婢禦寒曰。此亦人子也。晉鄭默于僮豎厮養不加聲色。劉寬恐奴自殺。（奴市酒大醉。遲客。罵畜產。寬恐奴死。）

權同休之僕役則見奇。許宣平之婢杖而驚異。（傭吹

霍光奴名殷。（即子都。）又還車。（見北斗九星者。）梁冀奴名秦宮。北齊王元景名典琴。咸陽郭氏奴名捧劍。（每遭箠撻。忽題詩曰。青鳥銜葡萄。飛上金井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遂削容去。）韓昌黎奴名奴星。蕭穎士奴名杜亮。（事穎士十餘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欲去。愛其博奧耳。）柳公權奴名海鷗。（即竊銀杯者。）吳大帝奴名谷利。（泛船風盛。拔刃令舵工取樊口。權不復名之。常呼曰谷。）唐尉郴奴名水精。（善于探水。後入汴州八角井。爲龍所拏。）哥舒翰奴名左車。杜工部奴名阿段。陶峴奴名摩訶。（善泅水。至西塞山下入江。支體磔裂。）

祿奴陽城奴名都兒。公孫志節奴名餘地。（年七十二。）王褒（漢字子泉。）髯奴名便了。瑯琊王僕名宋典。爾朱兆蒼頭陳山。（兆命提斬己首不忍。）

張志和奴曰漁童。婢曰樵青。（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顏峴家僮銀鹿。後事魯公終其身。又有小鬟青衣名曰剪綵。春草唐明皇宮婢。秋水宋眞宗宮婢。竇參婢上清。李錡婢杜秋。司空圖女家人鸞臺。（布衣鳩杖。出則以自隨。）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𨷲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亾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謝鯤（東海王越聘女。）坐家僮取官稿而除名。班固因奴醉罵洛

令而捕繫。奴醉曙洛陽令种兢後兢捕繫囚。高敖曹因奴持帶指示而被追。敖曹伏橋下。魏追兵見其從奴持金帶。問之。奴指示。遂斬。趙縱爲奴告而坐繫張鎰曰。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悖慢之風。漸不可長。訴主藏中者。馬曙奴王慶也。魏謩引律論死之。沈洵將戮私侍兒之奴。反結牙將夜攻洵。何異子密哉。爲儀同而訴朱异。侯景以朱异奴爲儀同三司。奴訴异。因謀禪而殺高澄。澄謀受禪。膳奴蘭京殺之。並殺陳元康。言竇憲有惡謀。奴王當也。證竇憲無惡言。奴郭尼也。竇氏有事。當亾。捕得因言憲有惡謀。尼自出證。告鹿景思與淮南李景交通。景思

旭也。願下獄明景思不反。僕王知權也。史洪肇。斬告奴而擇景思。僕告主而被誅。王稷之家奴。告稷改父錫遣表匿所獻家財。裴度諫憲宗杖殺二奴。李嶼之僕夫。僕夫葛延遇爲嶼販鬻。多所欺匿。督責甚急。告嶼謀反。嶼誅。後周徐台符王晏。白于太祖。誅延遇。張詠柳開爲士人斬叛僕。竇建德爲王軌斬逆奴。奴殺軌奔建德。斬之。李孝壽如舉子戲牒判罪僕。孝壽尹開封。有舉子爲僕所凌。效尹書判決杖。僕持詣府告主。孝壽曰。所判正合。如數決杖。而謝舉子。宋元獻爲舉子罪僕夫。守洛。舉子囊有失稅物。爲僕夫告。公曰。應舉誰無所攜。告主。風胡可長。送院倍稅。治其奴罪而遣之。

微賤

太公起屠釣爲周師。傅說去版築爲殷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沈約云。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青奮于奴僕。日磾出于降人。公孫弘傳。魏元忠封事云。陳湯呂蒙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勳伐世高。蔡邕疏曰。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于幽賤。並以才宜守本邦。將相起于微賤。蕭曹起于刀筆。韓信起于賤隸。梅福書云。拔于行陣。陳平起于亾命。周勃起于吹簫。叔孫通起于枹鼓。

英布起于驪徒。彭越起于狗盜。樊噲起于屠狗。灌嬰起于販繒。夏侯嬰起于廐御。酈商起于農夫。吳芮起于江湖。黃霸起于卒史。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嗇夫。邴吉出于獄吏。

由郡縣吏顯者。漢則路溫舒。獄吏。于公。縣獄吏。龔勝。郡吏。魏相。郡卒史。趙廣漢。河間郡吏。尹翁歸。河東獄吏。張敞。太守令史。王尊。涿郡史佐。漢雍奴侯寇恂。起家刀筆吏。竇廣國。兄弟兩人所出微。陳寔。出于卑微。唐則白志貞。書從雜類。出自微賤。張玄素孫伏伽。俱出令史。魏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引以至同相。崇意輕之。儒■即其父嘗爲縣卒。故常忌不呼鈴下伍伯。而呼其姓名。陳敬瑄。

素微賤。飾制西川。報至。蜀人皆驚。莫知爲誰。侯思止。賣餅兒。以告密進用。吳少誠。本官健。韓全義。家世寒史。失其先世。宋則。狄青。起家汾州冊書。汪聖錫。出身弓手。陳恕。爲縣吏。折節讀書。歷官參政。晏元獻父。撫州弓手。凌策。侍郎。其父曾爲鎮所出。父攜拜安鴻漸乞名。鴻漸滑稽。命之曰教之。蓊言所由生也。策後長立。卿之。

起于微賤而不自諱。王諶。少貧。常自紡績。通貴後每說之。孫伏伽。嘗爲令史。及貴。一無所隱。呂僧珍。以販蔥爲業。逮貴。兄子求官。曰。速歸蔥市。

衛后子夫。平陽主家謳者。趙后飛燕。陽阿主家歌舞者。漢孝武王太后。金王孫之婦也。胥簡文鄭太后。渤海田氏之妻也。

王符到洽無外家。陸羽爲僧所養。鄭注姓石。通寺女家人所生。爲客僧姓鄭所乞。五代漢後贊。母本倡家。父往來其家。生贊。韓子熙。與寡嫗李氏姦合。生三子。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熙懟恨。發病卒。黃相。山谷子。字子德。生母出于微賤。高遵裕。崔祖固。皆賤出。王琨。父憚。不辦救麥。人無肯與婚。家以僚婢恭心侍之。遂生琨。阮孚。母即胡婢。魏仲同。收賤生。弟先未齒錄。因推陵以收父老。合解官。將加彈劾。因此上維遣還扶持。楊國忠。張易之承恩武后。每歸第。詔居樓上。母恐絕嗣。令女奴蠙珠上樓。遂生國忠。更云易之甥也。用事時。奏復昌宗兄弟官爵。

劉子輿稱成帝下妻子。唐王鉷傳瑁側出子也。皆謂婢妾所生。

齊威王罵周烈王曰。而母婢也。馮王罵趙王還云。其母倡也。

漢高帝之洛陽戍卒。新城三老。武帝之壺關三老。趙王歌之廝養卒。丙丞相之馭吏。龔渤海之議曹。醉生韓馮嫋之府門卒。皆忠言至計。出于下僚。異慮奇間。採于微者。固不必高議雲臺之上也。漢史億

義氣之所激。頤出于工伎小人。唐有雷海清。祿山宴凝碧池。海清擲樂器于地。支解之。安金藏。剖腹明皇嗣不反。黃巢時。三伎人巧工劉萬餘。貢策備禦。巢悅。築城。米竭不就。萬餘出投河陽。病卒。樂工鄧慢兒。不肯彈琵琶。被殺。摘星胡弟米生。不肯射官軍。被殺。也。宋長安石工安民。元祐黨碑。乞免鐫名石末。恐得罪後世。

古事比卷之八終

古事比目錄

古事比卷之九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身體

形之同者　堯眉八彩。魯僖司馬馬卿亦眉八彩。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竇憲鳶肩。馬周駱賓王亦鳶肩。班定遠虎頭燕頷。包拯亦虎頭燕頷。司馬懿狼顧。周嵩亦狼顧。皮相者其可以論人乎。　大舜項籍朱友敬重瞳同而仁暴異。大禹勾踐皋陶長頸烏喙同而德詐異。孔子陽貨貌像俱同而聖狂異。漢高祖晉元帝嵇康龍顏同而貴賤異。晉文張儀駢脅同而君相異。揚食我班仲升虎頭同而廢興異。王戎劉炫蔡京視日不眩同而貪鄙博涉奸宄異。馬艮劉曜白眉同而才暴異。孔子駢脅同晉文。手垂膝同昭烈而不得位。則異固不可因異而怪同也。

表之異者　漢高祖隆準龍顏。唐太宗虬鬚。武后龍瞳鳳頸。　垂手過膝。回顧見耳者。劉先主也。王衍也。竘爲蜀主奇矣。又梁宣帝慕容垂李昇宇文泰。　目重瞳者。虞舜顏回項羽王莽朱友孜劉崇李煜後梁呂光夏明

原缺第二葉

言臧足亦有之唐吳行曾爲西門軍容洗足見足下文
理而言巳亦有之（脫履呈中尉歎曰我爲汝成之後除西川節度）胡紹見太守
許荊蹠下而笑曰明府蹠下有黑子紹亦有之（今紹學後爲九
眞守）相之貴一也汾陽最矣阿𡹷軍容何以稱焉
言夫左足心有黑子而還爲夫婦者黃昌妻也竊言堂
上毋爲婦足下有黑子𦡀下有赤痣而遂爲夫婦者麗
儉父也言我兒脚心有黑子而父子如初者蜀姜太師
父也
晉成恭杜皇后長猶無齒及帝納采一夜而齒盡生梁

丁貴嬪生有赤痣在左臂又體多疣及武帝納以金環
無何而盡失所在宋理宗后甫聘而膚若蛻宋謝后病
疹而瑩白漢薄太后有貴徵初父死納之魏王魏王虜
死漢王幸之而生文帝王莽姑政君有貴相初許嫁夫
輒死獻之趙王主又慕元帝幸之而生成帝或旣貴而
異見或未貴而有徵相爲之乎天爲之乎
孫臏臏于魏而爲齊師司馬喜臏于宋而爲中山相黥
布刑而王章邯逹盼而貴狄青亦黥而後貴羊叔子墮
墓折臂而得三公（相墓者言有帝王氣鑿之則無後祜掘斷地勢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祜

墮馬折臂）劉之遴墮車折臂而得太守鉗徒相衛青以人奴
而官封侯乙弗禮相薛大鼎以人奴而任方岳金梁鳳
相裴冕以兵起得相（以祿山亂勸進靈武爲平章）呂諲以大驚得相
（以柳驛長幾中兩矢驗增兒明年參知）
貌美者　潘岳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連手縈繞投
之以果王濛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美遺以新帽
玉人裴叔則也璧人衛叔寶也連璧潘安仁夏侯湛也
宋武目爲兩玉人謝混謝晦也　王彧謝莊爲一雙阮
韜何偃爲一雙　庾杲之爲蟬冕所䣜更生風采蕭穎

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　王夷甫捉玉柄麈尾與
手無別梁簡文捉玉如意與手無辨　潘岳美而諂王
恭美而叛夷甫美而流禍中原趙子昂膚如玉脂而仕
爲承旨
貌陋者　左太冲（思）貌醜每遊則群嫗共亂唾之張孟
陽（載）貌醜每行則小兒以瓦石擲之　華元得目皤腹
貽譏謳人蔡澤局鼻魋顏見誚朝士　揚子雲祿位容
貌不能動人劉子珪衣裳容髮有足駭者　周燮生而
欽頤折額其父以爲聖賢多有異狀李松小字大醜父

謂宗人銖曰。大醜奇形異氣。前途應不居徒勞之地。願君誨激之。後果至公輔　柴高貌惡而如名子羽狀惡而行修

又梁宗如周。面狹長。詧戲之。　蕭祖廣。字淵度。范陽人。每行常縮頭。桓南郡曰。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古弼。頭尖。太武常名之曰筆頭。時呼筆公。　唐崔善爲。短而傴。武德中尚書左丞。諸曹惡其聰察。嘲之曰。崔子曲如鈎。隨例得封侯。體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裴佶。朱泚亂。佶與衣冠數人伴爲奴求出城。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必非人奴。如甘草不妊也。　姚元之。張元一。左拾遺魏光乘品題朝士。丞相姚元之長大行急。日爲趂蛇鸛。坐此貶左司郎中。張元一腹粗腳短。項縮眼尖。吉頊目爲逆流蝦蟆。　袁應中。紹聖間。蔡元度引之得對。袁薦有上短下漏。哲宗一見。遽稱大陋。不得陳述而退。縉紳目爲奉牧陋。

翟黶齒。有蹇疾。苻堅謂之半人。　桑維翰。身短面長。後登第。同榜四人。陳保極戲曰。今歲有三箇半人及第。以桑短謂之半人。　羅隱。鄭畋少女好隱詩。常欲委身。一日隱謁畋。女窺其貌陋。遂終身不讀江東篇什。

敦洽讎糜陳之醜人也。鍾離春無鹽齊之醜女也。

承宮自知貌醜。單于使至。以魏應代。曹操自嫌形陋。單于使至。以崔季珪代。而自捉刀。宋孝武餉彭城。魏使李孝伯至。以張暢代而自收服。惟王商坐未央宮。單于仰視。遷延却退。韋藝總管營州。獨坐滿一榻。番人莫敢仰視。北史　韓擒虎厲色而顧。突厥惶恐。不敢仰視。乃眞英雄。

諸葛瑾面似驢。符律光面似馬。何尚之顏延之宋遊道歐陽詢面似獼猴。

越王長頸烏喙。范蠡遺文種書。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文種稱病。或讒種。越王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其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秦王長目鷙膺。尉繚說秦王。王與之抗禮。飲食衣服與之齊。繚曰。秦王龍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若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不可與交遊。乃亾去。　王彌豺聲豹視。隱者董仲道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此如越椒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叔魚虎目豕喙。鳶肩牛腹。一見而知其不善也。

黃門侍郎相王莽曰。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

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潘滔目王敦曰。蜂目已露。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潘滔語。　識侯景者曰。下聲低眠。屢顧聲散。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

宋藝祖謂陶穀一雙鬼眼。神宗亦以目杜常。穀不足稱。常實端士。常折節學問。無戚里氣。河陽久旱。下車而甘雨。嘗直州河決。及坐而橫流止。可與穀同日道哉。

相有不利于人國者。或戒之。或歎之。而終莫之能易者天也　漢高祖立濞爲吳王。于沛引之曰。若狀有反相。

因指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皇甫王謂高歸彥曰。位極人臣。但莫反。公有反骨。北史。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于咸陽王禧曰。玄象變汝終爲謀逆。會無所成。果如言。 袁粲曰。褚淵眼多白。亾宋者終此人也。李師中曰。王安石眼多白。亂宋者必此人也。王敦眼多白。張久仲胖子多白。性暴。燕人號白眼相公。 又盧杞面藍而亂唐。丁大全面藍而亂宋。王衍面白亂晉。王安石面黑亦禍宋。黑王相公德用也。譏避黑面大王。目尹纖倫也。

何平叔晏性自喜。動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其山雞之

愛羽毛乎。山雞愛其羽毛。映水則舞。夏侯元讓惇惡其偏盲。每照鏡恚怒。撲于地。其犀之惡影乎。犀牛自惡其影。不欲照見。常飲濁水。蜀張裕覽鏡。輒撲于地。以其相當刑也。齊高祖拔白髮。遂投鏡鑷。以其爲人曾祖也。鑷東府時。問廢帝兒言我誰。荅曰太翁。因笑曰。豈有爲人曾祖而拔白髮者乎。

梁陰子春腳數年一洗。每洗則失財敗事。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陳武帝章后爪長五寸。每有期功之喪。則一爪先折。

周文帝項有瘤疾。不欲人見。故常着帽。帽垂裙故也。漢元帝額有壯髮。既卽蒜髮。不欲人見。乃始進幘。

短舌者。宋南郡王義宣。舌短澀於言論。盧摛。貌不揚。語又不正。呼其名摛爲惠。鄭偉口吃。怒牧豎言吃。亦爲效已。見疾。唐杜臺卿耳聾。見口動謂自陳。爲尚書左丞。下辭不得理者。大屬之。見其口動。謂爲自陳。往往乖越。

口臭者刁存。桓帝侍中。口臭。賜雞舌香。存疑是賜毒。賴僚友解之。宋之問。武后不許爲北門學士。宋作明河篇見志。后謂崔融曰。非不知之問奇才。恨有口過耳。謂口臭也。勾踐。爲吳王嘗糞而口臭。范蠡令左右食岑草以亂其氣。補脣者。魏詠之。生而脣缺。就殷荊州帳下醫割補。百日不得笑語。惟食薄粥。方干。缺脣。避應十餘舉不售。隱居鑑湖。至遇醫療補。已老矣。

裴俠。嵩和七歲不能言。洛城見羣鳥蔽天。指之而言。楊元琰。溫卿數歲未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楊億。數歲不能言。家人抱之登樓。觸其首。卽吟詩。有不敢高

聲語。恐驚天上人之句。

神武杖文襄。常山君尉景妻。神武姊。泣救之。尉景曰。小兒不可慣。何須乾啼溼哭耶。文宣崩。魏收掩涕失聲。陽休之嘲眉而已。荅楊愔曰。天保之世。魏侯知遇甚渥。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實非本懷。

鬚髮早白者。多由于憂患。 韋仲將題凌霄觀榜。而一夕髮白。還謂子弟曰。宜絕楷書法。周興嗣次千字文。而一夕髮白。梁武帝取鍾王真迹。令選不重複者千字。韻而文之。謝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謝幾卿。下獄髮白。劉摛。字茂謙。有愛伎陳玉珠。明帝逼奪之。令有司誣奏摛罪。入獄數宿。鬚髮皆白。齊徐貴祖。

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白。對曰。臣思僁于內。髮變于外。則以罪繫李日知。神龍初爲給事中。母病。取急調侍。數日。鬚髮輒白。睦夸二十父喪。鬚髮故白。柳敏。遭母憂。旬日間鬚髮半白。宋張景憲。母卒。一夕鬚髮盡白。則以憂戚。又伍子胥之度昭關。北齊司馬子如之受賄在獄。皆一宿髮白。

王彪之年二十鬚白。人號王白鬚。謝石患面瘡。夜有物來舐。遂白。人號謝白面。

曰碧眼兒。異之也。孫權生而眼碧。曰黃鬚兒。奇之也。任城王彰破柯北能過鄴。歸功諸將。太祖持彰鬚稱之。曰黃頷兒。藐之也。崔悛稱言黃頷小兒堪重任否。崔暹外兄李愼以告暹。暹啟文襄。悛拜道左。文襄怒曰。黃頷兒何足拜。曰黃面兒。斥之也。唐賈餗會曲江。故事。尹白門步入揖御史。餗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曰白面兒。輕之也。末帝遣使者監督劉鄩軍。鄩曰。王上於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宋沈慶之不肯北伐。亦曰。陛下與白面書生謀事。何由濟師。

崔堯鬚鬢爲軍吏兒。爲陝虢觀察。俄軍吏執之。再拜祈免。乃得去。許惇美鬚爲文宣截。惇鬚下垂至帶。省中號長鬚公。文宣因酒截其半。只留一握。惇懼不敢復言。人號爲齊鬚公。李緯因稱好髭而改刺史。太宗問京師來者曰。房玄齡聞緯拜尚書如何。但聞惟稱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遂改洛州刺史。令狐綯因問鬚父而知制誥。宣帝謂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誰耶。曰。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即召綯。是鬚亦有遇有不遇也。

婦人生髭鬚者。揚州女道士康紫雲。宋都城酒肆豐樂樓酒保朱氏子妻。詔爲女道士。李光弼母。宣和初朱節妻。

心可鑿也。則有尹知章。夢人持巨鑿剖其心。納若劑焉。遂明六經。心可剖也。則有鄭玄。夢人持斧剖其心。鼻可易也。則有徐筠。夢神人攜竹籃入見視徐曰。吾與若易之。先割徐鼻。擇一鼻安之。亦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歷官駕部郎中。覺眼可換也。則有陶穀。少夢數吏奉符換眼。附耳求錢。穀不應。卻以二彈丸納眼中。後有善相陳紫陽曰。好貴人骨氣。奈一雙鬼眼。竟不致大位。頭可易也。則有賈弼。爲瑯琊府參軍。夜夢一人面瘡皰甚多。鬚大鼻瞷目。曰。愛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不許。又夢許之。明日朝起。人悉驚走。坐自陳說。良久方信。後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各執一筆。並書。辭意皆美。鬚可作也。則有周必大。夢至一所。殿上語曰。貌雖陋。以帝鬚與之。既覺而頤癢。遂生美鬚。竟居台鼎。相者莫知所貴。良久曰。帝王鬚也。腦骨可易也。則有楊堅。微時。夢人易其腦骨。自爾腦痛。一僧云。若草飲之。愈。由是人競採擷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至呂僧珍勸攻郢州而額骨夜生。侯君集通謀太子而威骨夢取。僧珍夜忽頭痛。及明額骨益大。君集夢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取威骨數人操刀開腦。及右臂。各取一骨片。狀如魚尾。自是心悸力耗。欲自首不決而敗。所謂表因裏變矣。

桑維翰身短面長。常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北齊賈子儒曰。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

之而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謂文襄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 衛靈公臣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名動天下

賈景輿不拜葛榮。捫膝曰。吾不負汝。喻汝礪。不拜張邦昌捫膝曰。此豈易屈。田承嗣謂郭子儀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

梅詢顧脚曰。使我不至三公。此中有鬼也。錢彥公撩撥章惇遺斥。恢然曰。鬼劈口矣。衛吹錄

劉瑀與顏竣書云。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下。遂作謝宣明面向人。 朱异于酒席。厲色嘆粲云。

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駢志

張巡謂眞源令士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樹威恣肆。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巡下車誅之。 初吏部詮品枉撓

裴光庭任門下省。王事閻璘之裁定。光庭輒然可。語曰。璘之口。光庭手

曹孟德以頭濡酒槃中。 張長史旭以頭揾水墨中。

子公食指動。以示子家曰。必嘗異味。及入。宰人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子家以告。及食。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 張融搖食指。豫章王大會賓僚。食炙始行。行炙人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

鄭灼以瓜鎮心。中王肉疾。以冷蛇圍腰。

唐太宗剪鬚以療徐勣。敕秦叔寶使朕肉可食。割以啖爾。若徐勣則眞割股肉以啖單雄信矣。平王世充。獲雄信。勣請以官爵贖之。不許。將戮。對之號慟。割肉啖之曰。此肉同歸於土。仍收養其子。

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棋八勢。

趙光逢動守規簡。見者肅然。識者器之爲玉界尺。

摯裴叔則之美者曰。粗服亂頭皆好。歎王景文之姿者云。哺啜亦復可觀。

短小則郭解。精悍。少時陰賊。以軀借交報讐。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適有天幸。窮急常

得脫。嚴延年。精悍敏捷于事。樓護。精辨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爲五侯上客。李郇。眇小精悍。能爲歌詩。卿賦之年。諷諭多在人口。桑維翰身短面長。符雄頭大足短。

賈長頭。逵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諸儒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范長頭。岫多識舊事。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趙疵面。孟補尚書郎令史。善于清談。其而有疵黯。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疵面。秦長腳。愉在太學。

膽定吳朱然也。膽守呂蒙鵰朱然也。膽決吳孫峻也。膽幹虞譚也。膽烈侯景也。

姜維死時膽大如斗。侯景剖李贍。贍視贍如升。

溫序無令鬚污土。(序爲隗囂將佐宇所拘劫。序怒以節過殺數人。宇曰。義士可賜一劍。序銜鬚于口云。)曹光無令土污鬚。(劉聰以讒誅光。光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斂之。無令土污鬚。)身予何有。而鬚是惜。然足以徵其神之定也。

古人多以鏤身爲飾者。蓋文身雕題之舊習也。越人習水。以此避蛟龍之患。月南裸人刺胷前作花。南中有繡面老子。蜀小將韋少卿。(表微堂兄。少不喜書。嗜好劄青。)胸刺張燕公詩。(挽鏡寒鴉集。)荊州街子葛清。自頸以下遍刺白舍人詩。段成式與陳至呼觀之。能闇記。反手指其處。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又蜀市人趙高。滿背鏤毗沙門天王。段成式門下鶚路神通。亦背刺天王。自言得神力。此皆以覩之肢供兒戲。已詎非異俗耶。但一道士爲郭威刺于項右作雀。左作穀粟。刺馮暉以臍作食。中作雁數隻。戒曰。他日雀銜粟。雁出食。則爾貴亨日也。後郭祖乘鼇。雀穀稍近。比登極。雀遂銜穀。而馮之雁亦自食中累累出矣。(馮是時亦乘鼇。)徼時之雕刺。却寄先徵。奇哉。(人呼郭祖爲郭雀兒。)岳武穆以背字示忠。(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中。)李舫孫以文身被黜。(覆試之日。露索懷挾。舫孫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戲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

肉屏風。肉陣者。楊國忠。又杜驛。(杭州別駕。有肉屏風。)肉腰刀者。李林甫。肉臺盤者。孫晟。肉疾者。申王。肉飛僊者。沈光。肉几者。黃駙兒。肉磨晉官者。肉翅魏鈐下卒。肉譜李守素。

指人之腹而問曰。此中何所有者。周伯仁荅王丞相曰。此中空洞無物。但容卿輩數百人。顧和荅伯仁曰。此中最是難測地。安祿山對明皇曰。止有赤心。蘇子瞻指章子厚曰。此中都是謀反的家事。朝雲荅子瞻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同一問也。而周語存。蘇語卑。朝雲語傷巧。顧語玄遠。祿山語諂佞。最爲下矣。

圖畫形像。　有周盛時褒賞功德。獨周公繪像于明堂之牖。　漢宣帝圖畫功臣于麒麟閣。(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成帝追美充國。召揚雄頌之。)　唐功臣皆圖形凌煙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元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元。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二十四人。一作戢武閣。)豈先名耶。　唐玄宗圖十八學士于含象亭。(張說。徐堅。李述。趙點。賀知章。趙曦。馮徙選。庾子元。侯行果。坊昭。張會眞。成季宣。李子訓。東方顥。陸玄太。孫季良。余欽。)

呂向。宋高宗圖功臣十六人于景靈宮。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王曾。李繼隆。呂夷簡。曹瑋。韓琦。富弼。曾公亮。司馬光。韓忠彥。昭勳崇德閣二十四人。增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趙汝愚。圖形其上。董槃益州刺史。圖譙周像于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中徽画楊震像于寢以自戒。北史

陳元方至德絕俗。刺史表上尚書画像百城以勵風俗。

光武表李景之廬。圖画形像。漢靈帝画胡廣像于省內。

梁武帝圖張緬像于臺省。

漢桓帝使工圖姜肱。靈帝詔東觀画高彪像。宋明

帝使陸探微画稽叔夜像賜伏曼容。以方叔夜。楊宣画宋纖像于閣上。出入視之。見栖逸。王秀之令陸探微画宗測與己相對。曰古人有圖画僑札。輕以相方耳。延篤卒鄉里圖其形于屈原廟。鄭雲叟。高祖賜號逍遙先生。有越千里外使画工潛寫其形容。列于屏障。桓康江南圖其形以禁瘧。檀道濟北人圖其形以禳鬼。

指劉韞形問韞。韞使善画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以示蔡興宗。佯若不解。指韞者曰。此何人。韞曰。政是我。圖康絢形問絢。絢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上使圖絢形。遣中使持問曰。卿識此圖不。

至性相感。朱修之母乳汁忽出。曰。我老非有乳汁時。兒必殁矣。報至。其日爲安頡禽。太武不殺。封卓妻忽夢夫死。後魏封卓妻劉氏。成婚一夕。卓官京師。以事伏法。劉忽夢卓已死。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比之秦嘉妻。顏杲卿髮若動。杲卿被殺。有張奏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上廟爲祭。後奏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

徐庶泣別先主曰。方寸亂矣。劉善明泣語崔祖思曰。方寸亂矣。

周青血流極標。按神記。于公辨東海孝婦冤。天大雨。相傳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于衆曰。青欲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懸幡而下。淳于伯血流上柾。晉書。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着柾。遂逆上終極

杪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伯息忠訴詞稱枉。陳顯達血湧湔籬。齊書。陳顯達爲官軍所敗。趙潭注矟落馬。斬之籬側。血湧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劉宣明尸行百步。洛陽伽藍記。河間劉宣明。神龜年中以直諫忤旨。斬于都市。訖目不瞑。尸行百步。泣以淋漓殘敗之血肉。能自白其柾。故君子體所以用刑者。

以貌取人。宣帝內輕龔遂。召見形貌短小。帝心內輕焉。武帝望奇江充。充魁岸。帝望見曰。燕趙多奇士。劉遵考不選沈攸之。攸之詣遵考求補。謂其形陋不堪。歎曰。孟嘗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後封貞陽縣公。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何如。壽皇欲相周必大。以長瘦歎其福薄。老瘤云。曾見司馬光画像。如必大清臞。未幾入相。高僊芝不納封常清。清素瘠脚跛。求從仙芝出軍。不納。曰以貌取人。恐失子羽。不得已寘名像中。後爲芝

陽節度。故李勣之選將。必狀貌豐厚者。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楊愔之典選。時諺云。似貧人買瓜。唯取大者。謬矣。以羸弱爲薄命。宋韋叡非羸不任鞍馬者乎。他文士如王粲徐摛荀士遜輩之才名也。不可勝指哉。　唐趙崇標質堂堂。不爲文章。號無字碑。梁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號沒字碑。後唐亦相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亦號沒字碑。皮相者將慶得人乎。

不以貌取人。　孫叔敖突禿長左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而誅白公定楚國。晏子短而相齊。蔡義小而

佐漢。　崔浩之胸中。魏王指浩曰。此人尫羸懦弱。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懷。乃過于甲兵。李檦之膽決。檦長不盈五尺。敵人見之。皆云避此小兒。周文歎曰。但問膽決。何須八尺之軀也。侯景之謀算。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孟業之決斷。齊孟業爲法覽王語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決斷之處。謂曰。卿可謂有過軀之用。虞世南之抗烈。若不勝衣而中抗烈。魏徵之膽氣。體貌不揚。而有膽氣。徐摛之堪選。周捨舉外弟徐摛曰。形質短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太史公以爲留侯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如婦人女子。趙人曰。始以薛公爲魁梧也。今視之眇小丈夫耳。唐高祖曰。歐陽詢高麗覩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此足以徵矣。

婆離迎風偃背風仆。拔劍不舉背。上車不發足。而刺萬乘之君。如刺匹夫。崔浩尫羸。稱其有甲兵。杜預纖羸。稱武庫。韋叡清癯。周尚文而瘦。桑維翰形短腰長。徐成不滿四尺。郅君章不滿三尺。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而長才偉略。名震典籍。取人豈獨在貌乎。

眇而文者殷仲堪。眇而王者李克用。跛而文者習鑿齒。跛而相者婁師德。吃而文者韓非楊雄。吃而將相者周昌鄧艾。短而俠者郭解。短而相者晏嬰。重聽而中書者裴伯茂。折臂而三公者羊叔子。皆以其人。不以其相

鄧通相當餓死。漢文不能富。尉興慶相當無官。神武不能貴。穀子豐下。叔輿知其有後。衛青方頟。黥徒明其富貴。亞夫縱理。許負見其餓死。牟鮒聲豺。叔姬鑒其滅族。相固有不可逃者。然梁都督褚蘿面甚尖危。縱理入口。而竟保衣食以終。庾敻狀貌豐美。家富于財。及魏克江陵。卒餓死。朱子左臉具斗文。而桓溫面有七星。是相又未足盡憑也。

墮之戰。斜射長狄之肩見軾。會稽之敗吳得防風之骨專車。漢武時東郡巨靈之長七寸。光武時潁川張仲師

之身一尺二寸。長短大小。具若楹莛。

張蒼家世長而後漸短　馮保七兄長而已特短。

駢拇枝指。此有餘于數者。伶子宣家男女皆少指端一節。襄陽魏道輔家世少指一節。此不足于數者。

肥瘦相形。　庾亮周顗。周曰。君何所欣而忽肥。庾曰。君何憂而忽瘦。周曰。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沈昭略王約。遇約曰。汝是王約耶。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耶。何乃瘦而狂。王洪張允。同在南京晏元獻幕。晏肥大。王曰。太宰曰之。王瘦小。張以蝙蝠俟曰。盛度丁謂。盛文肅豐肥大腹。丁晉公疎瘦如削。又梅詢性好焚香。竇文寶經年不浴。時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曹負朱鑠。見試毀

洪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詐爲衛太子。靖康中。女巫詐爲柔福公主。皆以貌似也。偶記

虎賁卒似蔡中郎。尚有典型。桓宣武似劉司空。無所不恨。溫得劉琨妓。曰。甚似。溫大悅。云。而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褫衣解帶。不怡者累日。

殷顗頗似鎮西。謝公曰。阿乘頗似鎮西。鎮西其外祖也。阿乘顗小字。王籍頷類袁粲。見外[illegible]孫。源乾曜類蕭至忠。

楊國忠類裴寬。李林甫夢人皙而髯逼己。寤而物色。得裴寬。類所夢。曰。寬欲代我。因李遇之甚逐之。其後楊國忠代林甫。貌類寬云。王定國遇異人。刺字爲裴晉公。丁公

言謂遇異人曰。君貌類李贊皇。

唐王與常稱柏頁器頷似臨淮王。面似顏平原。後以功封平原王。圖形凌煙閣。幹離不形貌與藝祖相類。伯顏與周世宗像分毫無異。

兄弟貌類者。陳國張伯偕仲偕也。風俗通。白汲與其弟也。宋伯象貽中忠。任德卿道卿也。崔光韶光伯也。

貌類父者。陸緬也。父伸。一看猶不能別。王敬倫也。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韓皋也。滉子。字仲聞。既孤不復覩鏡。韓忠彥也。琦子。路隋也。杜羔也。

夫婦貌類者張魯也。

傲惰之容不可有。而禍亦隨之。　晉厲公視遠步高。單襄公知其有亂。曰。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周單子視下言徐。叔向知其將死。曰。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十二月單成公卒。蔡景侯受享不敬。鄭子產知其不免。歸自晉。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而放。今還受享而惰。若不免。必由其子。爲世子般所殺。楚令尹見無威儀。衛文子知其不終。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晉郤錡乞師不敬。孟獻子知其將亡。晉使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不亡何待。十七年郤氏亡。成肅公受脤不敬。劉康公知其不反。諸侯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

敬。劉子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五日成肅公卒。苦成叔享衛而傲。甯惠子知其取禍。甯惠子曰。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旤福也。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亾。衛孫子聘魯而僭。叔孫知其必亾。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叔孫穆子進曰。吾子不後寡君。孫子亾辭。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亾。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晉侯受玉惰。則內史過知其無後。曰。王賜之命。而惰于受瑞。先自棄也。其何繼之有。楚子執幣傲。則叔仲惠伯知其滅宗。越椒來聘。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是以莫敖衆趾高。闘伯比謂必敗。心不固矣。曹髦受璽惰。衆趾高。景帝憂之。

古事比卷之九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十

古事比卷之十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神宇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曰。吾可以義取。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而波休。荆佽飛得寶劍渡江。陽侯波起。兩蛟夾船。佽飛曰。吾可以仁義之禮說。不可劫而奪也。刺蛟斷頭而波除。偶記

隱慢怛之神色恬然。晉庾會也。庾亮子會。數歲天性雅重。溫嶠隱慢怛之。神色恬然。曰。君侯何以爲此。踐裙試之。曾不顧盼。梁柳退也。退年十二。進止詳雅。謁州鎮蕭淼。淼遣左右踐其衣裾。徐步稍前。曾不顧盼。駢志

蘇文忠在獄中。神宗微覘。酣寢鼻息如雷。寇忠愍在軍中。眞宗微覘。酣寢鼻息如雷。

更始汗于盛陳之郎衛、劉行恭慚于自有之旌節。

何充爲劉惔所貴。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程普曰。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夏侯玄倚柱讀書。雷破柱而色不變。諸葛誕倚柱讀書。雷震柱而誕自若。一云倍列拜陵松柏下雷震樹。滕放撫文石枕臥。雷破枕而放自如。偶記劉曜八歲。雷震樹傍。而曜神色自若。

南唐常州刺史睦昭符坐廳事。電光如金蛇繞案。而昭符叱之。得鐵索重百斤。卒然不驚。足以當之。

齊神武道逢雷雨。前有浮圖震燒。使薛孤延視之。大聲唱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元陳子桱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王爲鄭王。雷忽震其几。厲聲曰。打折陳桱之臂亦不換。

王子敬室常發火。子猷遽走。不遑取屐。子敬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褚彥回宅。常失火。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徐索輿而去。偶記

劉文饒夫人欲試公令恚。伺當朝會。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公神色不異。徐曰。羹爛汝手。呂文靖夫人欲試四子。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故跌碎之。三子皆失聲走告。獨公著凝然不動。偶記梁蕭勵左右常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北魏孝文帝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帝笑而恕之。事偶

石季龍于楊軻。密以美女動之而不顧。以羯士臨之而不言。發被露形而無驚恐之狀。賈充于夏統。耀以文武鹵簿。妓女獨袿繞其牀三匝。而危坐如故。曰是木人石

心。二子可謂有守矣。
徐有功爲索元禮所誣將死。泰然不憂餓。敕赦之亦無
喜色。魏元忠爲來俊臣所排。將就刑。神色不動。及救免
死。亦不改容。
王坦之倒執手版。而謝太傅以量勝。同列縮頭流汗。而
韓魏公以膽勝。
奏薦不用。至三奏。太祖碎奏擲地。跪拾補綴舊紙。復奏
如初。趙普也。疏名使朔方不用。而三以其人對。上怒投
奏而擿笏拾書。徐懷而下。呂蒙正也。公私或不一揆而

休休蹇蹇。足以齊美。蔡樽糞丑筋爲殿中郎。武帝推白
牒于香橙地下。樽俯身拾牒。擇牒直出。
司馬懿將誅曹爽。與子師潛畫將發之夕。乃告昭。師寢
如常。而昭不能安席。謝晦將廢義符。夜邀檀道濟同宿。
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許侍中[璪]顧司空[和]俱
作丞相從事。嘗夜至戲歡極。丞相使入已帳眠。顧至曉
回轉。許上牀便咍臺大鼾。趙師旦知康州。與儂智高戰
時。馬貴惶擾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
着寤。師旦大鼾。比明後[illegible]。

魏軍至。費禕率衆往禦。來敏至求共圍棊。于時人馬擐
甲。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試君耳。君必能辦賊。
禕行賊遂退。秦兵次淮淝。謝玄入問計。謝安命駕遊山
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累敗。存墅。　宋眞宗還澶淵。行
宮留寇準居北城上。使人視準方與楊億飲博歌謔。帝
喜曰。吾復何憂。金兀朮去汴京。密遣僚屬入問計。宗澤
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乃遣精銳伏其歸路。與劉衍
夾擊。金果敗。[問奇]
張奐爲中郎將。烏桓叛。燒軍門。奐講論安若無事。孔融

爲北海相。袁譚攻。矢雨集。融隱几讀書自若。此以鎮定
辦賊者也。謝藩爲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王。領兵上殿。
藩與客圍棊。每下子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高臥不問
外事。阮簡爲開封令。縣側劫賊。吏報劫急。簡方圍棊云
棊上有劫亦甚急。則翫樂忘國者也。
梁賊宋子僊破會稽。得庾肩吾。將加刃焉。命庾作詩。庾
操筆便成。賊釋之。齊獠賊執封溪令張融。將殺之。神色
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漢赤眉于東海得包
咸。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賊異而遣之。唐李涉皖口

遇盜。索詩而去。

齊明帝使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受詔。舉酒謂亮曰。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敕至方與客碁。爭劫竟。斂子納匳畢。徐言奉敕賜死。舉酖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死。偶事

公沙穆居建城山中。獨宿時。暴風震雷。有聲于外呼穆者三。有頃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阮德如嘗于厠見鬼。長丈餘。著皂單衣平上幘。德如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嵇中散鐙下彈琴。有一人入室。

初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嵇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偶事

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及也。退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及也。退而有喜色。

海鹽丞謁主人迭睡。不交一言。范忠宣命客子對眠。嘶出一語。　顧子敦就慎伯筠爵對酌。不問亦不與語。

董卓誅。蔡邕失聲歎咤。　劉穎破。牛僧孺失聲歎咤。

殷浩源被放後。恒書空曰咄咄。　范彥龍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

產異

唐堯漢昭十四月而生。而後蜀李雄亦十四月生。劉聰十五月生。

寤生者。鄭莊公也。蒲洪也。禿髮氏祖壽闐也。慕容德也。李泌也。

唐太宗在孕。語聲達外。宋張暢妻懷孕。啼聲聞于外。徐坦妻懷孕。啼聲聞于外。閼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外。王曇逸母娠。聞腹中啼聲。溫磐石母娠三年。墮地便坐而笑。

漢竇武母產武及一蛇一鶴。母卒。蛇至喪所。以頭擊柩。晉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劉殺妻郭氏。氏美。殁于桓玄。玄敗郭還。　產一兒一鼠。殺兒。鼠入枯莽中。妻死。鼠忽來跳入棺內。所產國為武。殺因終兆。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又有足指生珠。唐大順中。賁州王全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折而生珠。漸長大如杯。產子指大。宋潮州婦人。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枚。兒穿額瘡之異者。晉安帝義熙中。魏與李宜妻樊氏懷姙。過期不孕。而額上有瘡。兒穿之以出。長為將。名胡兒。

伊尹生于空桑。見呂覽。孔子亦生于空桑。春秋孔演圖云。又于寶云。顏氏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空竇。在魯南山。竇中無水。當祭時灑掃以告。輒有清泉自石門出。足以周用。祭訖泉枯。今俗名女陵山。空桑地名。非樹也。乃亦有生于樹者。王梵志不

可罕是也。隋王德祖家有林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撤其皮，遂見一孩兒，因收養之，長名梵志。元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忽剌，曰薛靈哥。先時有神光降于樹，在兩河間，人即其所候之，樹生癭若姙狀，越九月又十日，癭裂得嬰兒五，土人收而畜之，其最穉者曰不可罕，既壯，遂君長其地。又有得于水邊陸羽是也。竟陵僧于水邊得嬰兒，育爲弟子，稍長，因筮得鴻漸于陸，遂以爲姓。三兒之生，可謂水源木本

乘異

虹流而庖犧降，龍遇而扶嘉生。張說燕飛，張九齡鴿集。楊大年胎垂毳毛，邵康節母因猿感。

肅宗爲儋耳龍。郭璞[illegible]，王蒙[illegible]爲黿，歸登爲龜。每浴必屏左右，武竊之，乃龜也。杜預在荊州，醉吐，人見大蛇垂頭。李紳嘗晝寢，僧見黑蛇食丹奈。明皇微時至崔日知宅，設饌未熟，因寢，日知見巨蛇食藤花。蔡君謨鼓角將見大蛇盤鼓上。魚周詢醉而假寐，園吏見大蛇垂于欄楯。王建子元膺張惡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元膺蛇眼而黑色，以作逆伏誅。其夕廟祝夢惡子言，我在西川方歸。由是知元膺爲廟蛇精。高歡魘蒼鷹夜覘歡，惟赤蛇蟠林上。姚景爲劉金庞卒。金見景晝寢，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以女妻之。爲

蛇。宋武帝醉臥逆旅。王謐門生見一物如蛟龍。陳武帝被酒張燈而臥。李總見是大龍。唐太宗夢入池飲水。劉文靜見白龍飲池中。唐玄宗臨潞州，景龍二年，在廳事假寐，白鶴觀道士宋大辨等見白龍據案。爲龍。韓世忠爲虎。夫人先是見一虎蹲臥，起問姓名，約爲夫婦。辛棄疾爲兕，僧義端謂曰，我見君真相，乃青兕也。鄭愚醉眠，左右見一白猪。安祿山醉臥化爲一猪，而龍首。明皇識爲猪龍。崔鉉崔魏公醉眠，左右見一白猪，蓋杜南地。爲猪。錢武肅鏐爲蜥蜴。夢飲麻膏，而老吏見大蜥蜴據燈油釭噏之。楊戩爲蝦蟆偶寢，盜入見牀上一蝦蟆，大盈牀，復變爲人。米芾爲蟒詰鼓吏不聞鼓聲，吏言有白蛇繞鼓。史思明爲烏。卹烏之精，腦生兩羽。楊貴妃爲鵬。指爪純赤。侯弘實爲虹寐于檐下，虹自河飲水，俄貫于弘實口。蜀僧相之曰蜺龍。黃巢爲黃腰獸巢發劫州，興有太白山人奏掘破牛

山自吼。掘之。見一石桶。置劍其上。桶中有黃賡獸。撲劍而死。是秋中原平。

武勇

奉璧入秦。怒髮衝冠。相如也。奉璧入秦。瞋目裂血。朱亥也。

秦武王好力。竟以舉鼎絕臏死。廣陵王好勇。竟以猛獸陷腦死。庾延力能扛鼎。梁崇義力能卷金舒鉤。

張飛敵萬人。符秦張蚝亦敵萬人。　薛仁杲（舉子）號萬人敵。　李晟號萬人敵。

關羽躍馬刺顏良于萬衆中。薛安都躍馬刺宋將魯爽于萬衆中。時以相方。（偶記）

破臂刮骨而割炙飲酒。言笑自若者。關壯繆也。開肉鋸骨而言笑自若者。南史長孫子彥也。（子彥末年。舉體生瘡。于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屍死。文帝哭曰。失我良將。）　炙艾圍將二寸。手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者。李洪之也。破面鑿骨出鏃。而奏伎進膳不輟者。高開道也。鑿骨出鏃而言笑自若者。萇從簡也。破骨出鏃。流血數升。而神色自若者。宋張瓊也。足有炙瘡痛。解衣割瘡至骨。談笑如常時。劉遇也。

一身是膽。昭烈之歎趙雲。周武之歎王雅。趙葵之歎王景宋。（偶記）

晉務脅聲若震雷。嘗拊牀一呼而殞二盜。孫休時烏程人。能響言聞十數里外。後趙汲桑乎陽人。年二十餘。呼聞數里。魚俱羅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異哉聲乎。

程靈洗史弘蘭欽日行二百里。虞翻步行日三百里。麥鐵杖日行五百里。五代王進走及奔馬。杜子微黃法𣰰（音俱）日行三百里。趙陀子日行五百里。大宛山青精先生日行五百里。白石先生日行三四百里。遼婦人為賊帥號白頸鴉。日行二百里。神僧萬回三千里致書。朝往暮歸。晉燉煌沙門單道開。日行七百里。

藺相如叱秦皇。目眥出血。（唐高祖謂侍臣云。）胡景略一怒目眥其齒齒皆流血。（南史）張雎陽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眥裂血流齒牙皆碎。王君廓往擊竇建德。出戰。李靖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夫雎陽氣欲滅賊。相如氣欲抗秦。彼其血溢目眥。詎非忠義之氣所激而流哉。若景略君廓。不過血氣之勇耳。

秦烏獲孟育能舉千鈞。殷費仲惡來足走千里。

孟賁拔牛角。曹彰曳虎尾。辛讜力折牛角。

北魏盧曹之矟。諸將莫能舉。（北魏盧曹長九尺餘。嘗以海馬脛骨為馬矟。）唐

秦叔寶之槍。數十人拔之不動。（叔寶所持槍。重越常制。圖王世充。頓之城下。數十人拔之不動。叔寶馳馬舉之以還。）

宋令文鄧弼折方鬭之牛。（禪定寺有牛觸人。令文袒裼挽兩角拔之。應手而倒。頸骨皆折。又元人鄧弼。鄰牛方鬭。孝共脊折仆地。）彭博通曳正走之車。（牛駕車正走。倒曳十尾。却行數步。）

魏文帝鑄萬鈞鐘。力士百人引之不動。任城王負之而趨。渭橋石獅重千鈞。數十人不能動。汪節提而擲之。復致故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鄧弼一人（字伯翊。元泰定時。）兩手持之。（魏孝文十歲餘。能以指彈碎羊髆。）

執石人相擊。羊侃也。（泗橋石人長八丈。大十圍。侃執而對擊之。俱碎。）挾石獅子踰墻。東魏孝靜帝也。

手格猛獸。奚彥（字士則。）也。乙環也。（環代人。慕化入貢。世祖留之。）爾朱兆也。（從狩遊獵。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禽熊者。于栗磾也。（道武吹白登山。見熊領數子。栗磾擒之。）好射虎發無不中。張敬兒也。（南陽冠軍人。）鬭虎輒自圖捕。往無不得。沈攸之也。見奔虎逐之。一箭而倒者。夏侯稱也。（稱。淵子。）

彎弓三百斤。蓋延也。祭彤也。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傅永之子。叔偉也。彎弓一百五十斤。左右馳射。矢不虛發。

張士貴也善擊劒左右騎射。喬執也雙帶兩鞬。左右馳
射董卓也。綦運猛也開四斛弓者齊魚復侯子嚮也能
反手于背。彎五斛弓者齊董僧慧也反手彎弓晉安王
子懋也弓長八尺把中尺二寸箭箙如長笛會集文武
乃用卒射猶有餘力奚康生也
角力而勝者晉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莫敢與較惟
庾東應選遂撲殺之。梁使聘齊云有武藝訪北人相角
夌褰遣綦運猛接之梁人引弓兩張力背三石猛遂併
取四張疊而抗之過度梁使嗟服。唐彭博通與魏弘哲

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
牀腳盡折而枕不動。
漢武帝上甘泉風雨車不得行解蓋授之而輒御者上
官桀也。少爲羽林期門郎從上甘泉。桀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牙門旗長大人
莫能勝以一手建之典韋也。從征丁零大風。諸軍旌旂皆
偃仆獨于馬上爲中軍執幢。初不傾倒韓茂也臨河騎
奔矢下如雨左手舉鞍蔽操右手泝船乃得渡許褚也
能手持鞍橋倒立馳騁傅永也
馬超陰欲突操覘從騎是許褚乃問虎侯褚瞋目盼超

超不敢動。張繡迎降典韋舉斧目繡繡莫敢仰視
藏僧靜戰退魏軍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
頭拍浮而還。江東反楊素遣麥鐵杖頭戴草束夜浮
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莊宗與梁軍對壘隔河
立寨募能水游破賊者馮萬兄弟潛行入南寨又助燒
船汴軍斫船走而解圍。
張敬兒遇風船覆二小吏沒船下敬兒兩掖挾之隨船
覆仰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周文育能反覆遊水中數
里。

王彌青土號爲飛豹。弓馬迅捷。張燕軍中號飛燕。捷速過人。沈光
號肉飛僊。韓果號著翅人。從討稽胡。明悍果勁勇趫捷。號爲著翅人。周文笑曰。著翅
之名。寧減飛將。柴紹弟號壁飛。蔡祐號鐵猛獸。蔡祐與神武遇于芒山。祐著明
光鐵鎧。所向無敵。齊人咸曰。此鐵猛獸也。避之。
崔弘度登樓上三層去地四五丈。忽然擲下。至地無損。
沈光同直上幡竿十餘丈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
餘步
走及奔鹿唐彬。走及奔馬慶忌。陳安。伊馥代人
麥鐵杖。高開道。趙栲滿。史弘。王進五代

達奚震從獵渭北。射兔馬倒。因步走射之。矢發中兔。顧馬纔起。遂廻身騰上。震武子。太祖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賀若敦從獵甘泉。躍馬馳鹿。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敦統子。

披甲上馬據鞍顧盼者。焉援也。披甲上馬以示可用。廉頗也。據鞍執稍。源懷也。

李廣爲羌騎所得。置兩馬間。絡而盛臥。廣佯死。睨其旁有一騎善馬。廣騰而上。墮兒取弓。鞭馬南馳。騎數百追之。取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李弼從周文與齊神武

戰河橋。身被七創。遂爲所獲。陽殭絕于地。睨其旁有馬。因躍上得免。 段志玄馬跌爲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忽騰而上。二人墮。奪其馬馳歸。

府州證康祖其夕在京。劉康祖膂力絕人。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能擒。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 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麥鐵杖有膂力。日行五百里。陳大建中爲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官配執御繖。每罷朝。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旦還及牙時。執繖如此。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弗之信。後南徐州數告變。蔡徵曰。此可驗矣。于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齎敕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爲盜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

錢乘夢食熇筋。孫權時。會夢臥見一老公。食以熇筋。遂以力聞。 陶法通夢啖筋。夢人遺三駃。啖一駃。皆母呼覺。乃神授以力也。樵書

北齊彭樂與周文決戰。被刺腸出。納之不盡。截去復戰。 隋張定和敵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 杜伏威與陳稜戰。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汝。箭不拔。馳入稜陣。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

漢豫章守賈雍討賊。爲賊殺失頭。上馬還營。遂死。 宋遵與公孫述戰死。絆馬訖。以手摸頭。始知失首。 南齊

成買拒北魏而死。首斷還軍。 花卿字敬定。從崔光遠討段子璋有功。至德中平寇。單騎鏖戰。已喪元。猶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浣紗女云。無頭何以盥爲。遂仆。 廖中兄弟糾義兵敵黃巢。賊斷其首。猶躍馬七里。與戰。南唐王子邳獨與寇戰。首雖斷。猶跨馬走五里許。乃仆。賊駭去。

郤克流血及屨。伏發嘔血。鼓音不衰。祭遵中弩。畢爽流血。呵進不止。吳漢墮馬被傷。畀瘡起戰。姚期從擊王郎中額。攝幘復戰。張宗襲赤眉中胕貫脾。又攻營壘。爲流矢所中。皆至于死。 羌寇三輔。梁慬臨陣被創。不顧。連

破走之段志玄之馳屈突通也。中流矢奮擊自如毛寶之擊祖約也中流矢貫髀徹鞍血流滿靴使人蹋鞍拔箭還破走之渾瑊之拒朱泚于奉天也中流矢自握去被血而戰愈厲耿弇與張步戰飛矢中股以佩劍截之左右無知者後魏傅永事同王方翼拒咽麪兵飛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不知　王難得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披膚鄣目乃拔箭斷膚殊死前鬭血被面不已　金人犯境劉子羽築壁壘於潭毒山身坐壘口曰吾今日死此金人聞之遁去　趙立與金人轉戰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既定方拔出之

夢寐

夢而爲徵也。素王母夢蒼龍而生。孔子將生之夕有二蒼龍自天降徵在因夢龍而生有神女擎露五老列庭麟吐玉書曰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爲素王　孟子母夢神人而生。母夢神人採雲擎龍鳳自泰山來將止于嶧母臥覩久之忽片雲墮而寤　陶隱居母夢日精在懷。隱居名弘景　趙蕤鄉人夢南嶽神降其家蕤父爲蒲圻尉鄉人夢神降乃生蕤　范祖禹母夢金甲人至寢母夢一丈夫曰吾漢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　母夢雷電燭身宗澤也。母夢長庚星而生李白也。母夢吞星黃亢也。亢母夢星隕于懷掬而吞之遂孕亢　父夢積笏母夢玉象宋章得象也。得象父夢家庭積笏如山母夢神人授以玉象因孕得象　母夢五色

雲化鳳而誕者徐陵。陵母臧氏夢雲化鳳集左肩上　夢五色旗懸鈴而生者任昉。昉母裴氏夢五色彩旗四角懸鈴一鈴落懷中生昉　夢緋衣神人駕紅龍授紫函孕十四月而生者偓女崔少玄也。夢大星墜懷孕二十四月而生者黃滔也。見一石夢人謂是浮磬之精寶持生子者高琳母也。隋高琳母嘗祓禊水濱見一石光彩明潤遂持以歸夜夢人衣冠若仙謂之曰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寤而有娠　夢神人授玉飾食羹一杯而生子。邵康節母李也。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欒史母也。宜黃欒史母夢異人授珠而生力學有文舉南唐進士第一　夢遺錦衣一襚而生。薛夏母也。夢明珠有孕。西施母也。夢明珠射懷因而有孕。

夢神人授珠吞之寇瑊母也。因而生瑊。張說母夢玉燕飛入懷中。孕時夢。張九齡母。夢九鶴飛集于庭。因生九齡。雷機母夢黑熊行天。苻健母夢大熊據戶。苻健母羌氏夢而孕健。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遂產志和。李雄母夢大蛇繞身。遂生雄。孝昭后母桓夢吞玉勝。南齊孝昭劉后母桓氏夢吞玉勝孕而生后。夢人鋪金席生兒范邁母也。范邁母夢人鋪金席與巳生兒。兒生席色昭晰。後生兒名邁爲林邑王。夢神授金錢一枚吞之遂孕楊廉夫母也。

夢而登天者陶侃。夢生八翼搏天。漢文帝。夢欲上天一黃頭郎推之。宇文泰母王氏。夢抱子升天不至而止。劉穆之。夢合兩舟爲船施華蓋升天。後爲僕射。宋神

宗。侍英宗居慶寧宮夢神人捧之升天。捫天者後漢和熹皇后。后嘗夢捫天。舐之味如鍾乳。占者曰。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舐之。吉不可言。捧天者韓琦。卽泰州夢以手捧天者再。後輔英宗于藩邸。神宗于東宮。乘龍上天者光武。夢乘赤龍登天。孫奉伯。夢蕭道成乘龍上天。于下捉龍脚不得。趙汝愚。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翌理宗以素服卽位。日化爲龍。宣武帝高夫人。夢爲日所逐避牀下。日化爲龍繞以數匝。有孕生帝。捧日宋太宗母。昭憲皇后王氏夢神人捧日授已。有孕生帝。登山捧日程昱。本名立。夢上大山兩手捧日。操乃加日爲昱。楊炎。未仕時夢陟山巓仰見瑞日咫尺。因舉手捧之。後登相位。以裾承日李賢妃。宋太宗賢妃李氏夢日輪逼已。以裾承之。驚寤。遂生眞宗。仁宗母章懿皇后。夢二日在天。其一墜。后以衣裾承之。以裾承月中兒范純仁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生純仁。以手承日寧宗母。慈懿皇后李氏夢日墜于庭。以手承之生帝。抱日梁武帝母。張氏夢抱日產武帝。關英。後魏關英夢日墜所居黃山水中。抱戴而歸。至散騎常侍。吞日者帝嚳妃。鄒屠氏夢吞日則生一子。凡八夢生八子。漢景帝。帝夢神女取日授王夫人。吞之。十四月生武帝。陳霸先。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至。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爲吳毛貞輔。貞輔後得赤烏場官。夢日墜地三分得一。魏文帝。夢日墜地分爲三。巳得一分而納懷中。陳文帝。夢兩日鬭。一大一小。小者光滅墮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日月入懷孫堅夫人。夢月入懷生策。夢日入懷生權。漢元帝后母。李氏夢月入其懷而生后。劉聰母。夢日入懷十五月而生。梁元帝母。石氏夢月入懷。孕元帝。神武婁后。高歡常夢履眾星而行。婁氏生二女。皆夢月入懷。而女爲魏之二后。

日墜身上世祖。出守海陵。夢日墜身上。尋召典機密。宋李忞孫。夢日墜身上。終典機密。賈隱林。夢日墜。以手承之。遂糾察行在。遼太祖母。太祖耶律億母蕭氏。夢日墜懷中。有孕生億。雙日照庭宋范應於。方孕。大父夢雙日照庭。歷大理少卿。車載日月者唐鄭光。夢御大車載日月行中衢。至平盧節度使。乘舟月中夏禹。未遇時夢乘舟月中過。天門開宋薛安都。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此又夢天龍日月而著休徵者也。

許遜母夢金鳳銜珠墜掌中而孕。王曇逸母夢雲鳳而孕。唐王知遠父曇逸。母晝寢夢雲鳳集身。因有孕。浮屠寶誌曰。生子當爲方士。後壽百二十歲。張鷟父夢大鳥飛庭前而名。鷟父夢一大鳥紫色五采成文。飛下庭前不去。祖父曰。紫者鸑

鸞也。此鳥爲鳳皇之佐。汝當爲帝輔。遂名鸞。段少連母夢鳳而生。宋段少連母夢鳳止于家庭而生。官至學士。孫氏夢雙鳳集拳而宋董以爲大凶。集異記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占者宋董曰。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當大凶。非苴杖卽削杖。果遭母喪。

同一夢鳳也而吉凶異。丁固夢松生腹上。日後十八歲吾其爲公乎。

何祗夢桑生井中。趙直占曰。桑非井中之物。桑字四十八。君壽恐不過此年。四十八卒。齊世祖夢桑屐行殿上。南齊世祖夢著桑屐行太極殿上。庾溫曰。屐者應運木也。又桑字四十二點。世祖年過此卽帝位。廣陽王夢袞衣倚槐樹而立。元淵北討葛榮夜夢袞衣倚槐樹而立。以爲吉。楊元愼退告人曰。槐字木旁鬼。亾後得三公耳。果爲榮所殺。追贈司空。拓拔順夢槐下脫衣冠而臥。解之曰。槐字木旁鬼。亾後乃得三公贈耳。柳宗元夢

柳仆地。宗元自永州司馬。召至京。請日者曰。余柳姓。夢柳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樹。仆則柳木。君其牧柳州乎。張尋夢竹生庭。尋夢庭生一竹節。問竺法度云。當暴貴而不得久。夢相同也而占之者異。談苑

占夢者有卞忌。韓泉。周宣。趙直。索紞。

袁郭之立北斗下。郭初應舉。夢立北斗下。果第七人及第。張鷟之慶雲覆身。鷟舉進士。夢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功第一。張亮之山上挂絲。後魏薛琡夢張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宋王之河水乾。王海宋王有疾。夜夢河水乾。婁形丁色占者曰。河無水可也。當痊可耳。唐高祖之牀下蛆。高祖起義後夢身墜牀下。爲羣蛆所食。智滿禪師曰。牀下者陛下也。羣蛆食者。所謂羣生共仰一人活也。費綯之衣

錦井中。茅亭客話。費綯應舉。夢衣錦在井中。覺自喜曰。及第衣錦還鄉井。沈慶之之鹵簿入厠。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厠中。占者曰。君必大貴。但未在旦夕。鹵簿是富貴容。厠中是后帝。不在今上也。蔣琬之牛頭流血。琬夢一牛頭在門流血滂沱。趙直曰。牛頭及鼻。公字之象。血者事明也。君當至王公。陽休之蓮花銅柱。夢登大家見銅柱。列蓮花形。以手捉柱。柱轉三匝。後至三公。

陳安平之十二月養蠶。陳安平年滿赴選。夢十二月養蠶。李僊藥曰。冬絲。君必選東司。果選吏部。李元忠之炬入墓中。李元忠將仕。夢執炬火入父墓中。師曰。此謂光照前人。劉仁藥之幡飛指上。仁藥微時。夢佛幡于手指上飛出。或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王敬則之五色獅子。敬則夢騎五色獅子。明帝以爲直閤將軍。鄧攸之猛獸聲囊。攸夢行水邊見女子。猛獸自後斷其聲囊。占者曰。水邊女。汝字。斷聲囊。新獸首。代故獸首。果遷汝陰守。

李廸之剃髭。廸御試先一夕。夢人剃其髭鬚。解者曰。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果第一。曹確之剃髮。確夢剃髮爲僧。占者曰。出家號剃度。公替杜相矣。杜出鎮。曹果相。此占夢之辭者也。

桀夢黑風破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何晏青蠅。夢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去。尋伏誅。王敦白犬。夢白犬自天下嚙之。俄死。劉禎蛇生四足。禎以不敢伏誅。周宣傳以禎夢爲當殺女子而作賊者。始安王蛇緣四城。齊始安王遙光舉事圍日而敗。城內外人夢羣蛇緣城四出。隋文洪水沒城。隋文夢而惡在尉高祖之名。黃平馬舞舍中。黃平夢舍中馬舞而火作。周縉牛奔水中。縉夢一牛二尾奔水中。而舟覆僅以身免。晉安王龍無頭。晉安王子勛。夢乘龍無頭。而爲沈攸之所誅。苻生魚

食蒲苻生夢大魚食蒲爲堅殺郭瑀龍止屋瑀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曰龍飛止屋吾其死也楊國寶蛇有冠栄陽楊國寶夢一蛇首有冠謂之喪門一家十數口俱卒張文表龍出頷文表作亂小校夢文表龍出頷下及敗梟首朗陵魏延夢生角趙直曰角之爲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凶甚矣後誅崔湜坐下鏡湜夢講坐下聽法而照鏡占者曰坐下聽講法從上來也鏡字金旁竟其竟于今日乎尋有敕賜自盡張瞻臼中炊瞻夢炊臼中王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婦同音也李虛中泰山裂流李虛中夢泰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而疽發背潰死鄧艾山上流水艾伐蜀夢坐山上有水流爰邵曰往必克蜀其不還乎王戎七枚椹戎夢人以七枚椹子與之占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凡七喪沈慶之兩疋絹慶之年八十夢人以兩疋絹與之曰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衛中行乘驢墮水

中行爲中書舍人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囑衛欣許之其人夢乘驢渡水蹶墮水中登岸而靴不濕秘書郎韓皋曰公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足下不沾榜發果駁出沈彬衣錦貼月彬夢錦衣貼月以飛人謂不入月不能及第果然王校書戴帽行雨王校書與徐判官各求邑宰王夢戴帽雨中行葉光遠曰戴帽雨中行恩澤未霑濡耳此占夢之不祥者也顧悰夢母體而免獄悰繫獄夢見母下體愈懼解者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明日奏免後至宰相鄺範夢毛拂踝而得州後魏鄺範夢陰毛拂踝占者曰象盛于齊下也果青州刺史張偉康夢得大象萬雅以爲當得大郡而不善後爲吳郡爲沈充殺薛令伯夢射雁楊元慎謂當得大夫俄除諫議許超夢羊

入獄元慎謂當得陽城後封陽城侯孫權夢人以筆點其額熊循賀曰王必爲主高洋夢人以筆點其額王曇哲賀曰王當作主高宗之得傅說以夢文王之遇臧丈人以夢黃帝之相風后以夢明皇之相姚崇宋璟也亦以夢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隸姚崇宋璟四字夢之以文著者李白少時夢所用筆頭上生花自是才思贍逸和凝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自是才思敏贍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筆管授之文因遒進李嶠

夢人以雙筆相贈自是文日有名王珣爲桓溫掾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元史楊奐母夢東南日光射其身傍一神以筆授之已而生奐范質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生九歲善屬文今人但知江淹夢筆耳石晉丞相趙瑩布衣時禱于華嶽廟夢神遺以一筆二劍既而一疏廊廟再擁旌節馬裔孫夢神授筆二枝後入中書吏奉二筆大小如夢中所授者又王勃夢人遺以丸墨盈袖自是文思日進張迴少年苦吟未有所得夢五色

雲從天而下。取一圖吞之遂精雅道。鄭玄學于馬融。夢一老父以刃開其心。傾墨汁著心內。于是精通典籍。尹知章夢人持巨鑿破其心內若劑焉。乃明六經。陳繼達本武夫。不知書。夢人以墨水升餘飲之。遂能識字。宋璟夢大鳥銜書吐口中而吞咽之。乘而直上。自後藻思日淡。王肅注易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中出。贈墨一丸。旦用此墨。便覺才思開敏。虞世南夢吞筆。覺後若在胸臆。夢吞丹篆而才思日進者。韓愈也。夢吞金龜而大有文思者。劉贊也。夢林花如錦。摘食之。見天下文詞遂無不

知曉者。馬融也。夢飲西江水浣腸胃。及覩水中沙石皆篆文。吞之而文性陡高者。王仁裕也。夢人授繡紙百番。又夢裁錦而文思大進者。蕭穎士也。夢彩文鳥入口中。而藻思日新者。羅含也。夢蛟龍入懷而作春秋繁露者。董仲舒也。若江淹夢張景陽寄錦取還。文章日蹶。又嘗夢郭景純索舊筆還。為詩才盡。豈衰至之徵耶。劉贊夢吞金龜。大有文思。一日夢吐金龜投水中。壽卒。

五代王處訥夢人持巨鑑。星宿粲然滿中。剖腹納之。因究星曆占候之學。進士謝諤為兒時。夢人以珠一器遺之。吞其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為詩。傳宗幼不曉碁。夢人以碁經三卷焚而吞之。及覺覩碁指畫皆出人意表。王積薪夢青龍吐碁經幾部授已。其藝頓精。

夢之入于山川者。唐明皇夢入潛嶽。見紫翠間有井。少憩亭上。覺內官王越賓謝井。錫名應夢。唐代宗夢遊瑯琊。李幼卿為僧法琛建寺瑯琊山中。列圖將進。其夜天子夢遊一山寺。覺。圖如契。宋理宗夢遊雪竇。理宗嘗夢遊一山。按諸圖而得之。梁武帝女夢入浮槎。帝第五女夢入一山為尼。取名山圖得此山。遂祝髮。陸羽夢遊廬山。後抵此品第諸水。以谷簾泉為第一。安鼎夢遊上方山。鼎為安吉令經縣西上方山與夢無異。遂建亭名真賞。沈括夢遊京口。元祐初道京口。即夢中所遊處。築室居焉。因以夢名其溪。著筆談。

夢任調作相而相張鎰。反語也。夢項安節作相而相與充病項也。

古事比卷之十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十一

古事比卷之十一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校

前後身

前身如鮑靚爲李家兒。五歲告父母。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訪問皆符。羊祜爲李氏子。三歲乳母抱行。令于桑樹孔得金環。東鄰曰。吾兒七歲墮井死。常弄金環失其處。王練本於沙門。琅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珠貝未見。卽識其名。王十朋本爲嚴伯威。韓滉爲仲由。後身如張平子爲蔡中郎。徐陵爲什一作智。威郭子儀爲道悟。武侯爲韋皐。鄱陽十三世爲蘇軾。瑯琊僧爲張方平。五臺僧爲馮京。張車騎■爲張雎陽五戒僧爲子瞻。鄧禹爲范淳夫。故名祖禹。李德裕爲趙鼎。才名功業。頗足相當。至許玄度爲蕭詧。永師爲房琯。李白爲郭祥正。母夢白而生祥正。謝靈運爲邊鎬。小字康樂。馬北平■爲馬仁裕。顏延之爲僧祐。牛僧孺爲劉沆。武夷君爲楊億。王京爲王素也。自墮落一層。劉公幹爲昏愚小吏。圓澤公爲浣衣婦人子。又何懸絕也。崔慎由子長安院僧。手有綱僧二字。錢光玉妻賢穆之子爲王仙知觀道士。史彌遠爲覺長老。蔡元度乃木叉後身。孟知祥五臺山靈。

徽宗生神祖夢李後主來謁高宗生徽宗夢錢王乞還兩浙。

幹離不形貌與藝祖相類。伯顏形貌與周世宗無異。

章皐之玉簫十二年再爲侍妾。長葛尉劉立妻楊氏卒爲趙長史女自言前身復歸於立。柳子昇妻鄭氏無疾而終曰後十八年更與君爲親子昇年七十再娶崔氏多省前身之事。產一男（說储）

顧兄子非熊再生兄家。又圓澤。（李源與圓澤同遊峨眉山。圓澤託生再會。）武十三。（與李源同適穀熟橋。十三託生再會。）趙子和。（復生曰我竹季貞也。）張弘義。（復生曰我

李簡也。）

白樂天海中山主。宋晁迥靜居天主。陳堯咨南庵主。張方平山藏院知藏。歐陽修神清洞主。韓琦紫府眞人。富弼崑崙眞人。王曾青草堂和尚。眞西山本草庵和尚。皆生而知前身者。蔣濟爲南山伯。荀顗爲泰山君。劉聰遘須國王。韓擒虎蔡襄並閻羅王。皆死而知後身者。

文潞之香甕。（五歲。在杏林中得之。乃潞前生數歲落井。今再生也。）何靖女之刀。（一女數歲亡。病時弄小刀。母奪傷手。後產一女。四歲。問母前刀。取數刀試之。取先者。）房次律入廢寺。掘地得瓶中前世所藏婁師德書。張方平至僧舍。開樓見前世爲瑯琊山僧所寫楞伽經蹟。

許詢異世爲岳陽王。裴休異世爲于闐王。齊文宣帝是羅刹王。王萬年副都統是萬年鬼王。

顧總前身劉楨。荊公前身秦王、張無盡前身李長者。梁武前身蚯蚓。隋煬帝前身鼠。崔彥武陳秀遠黃山谷前身皆婦人。

梅聖俞是李白後身。王曾曾子後身。夏忠靖是三閭後身。林郜齋是誌公後身。韓滉是仲由後身。

疾病

秦繆公病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五世不安。公孫支書而藏之。後其事皆驗。趙簡子五日不知人居二日半寤。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七世而亾。董安于書藏之。後其事皆驗。事偶

伯牛病癩。長卿消渴。趙岐臥蓐七年。杜篤目疾二十年。朱超道歲晚沉痾。玄晏善病至老。盧照鄰惡疾。俱玄明菅唱之而疾不愈。至投水死。李華以風痺終。楚杜臺卿聾廢。祖珽胡曰瞽廢。杜少陵三年瘧疾。一鬼不消。陸續李厭爲病

所苦。張應之唾血至老。歐公在洛陽與同遊後老而唾如故。

莊宗曹太后在魏。劉太妃在興唐。以別成疾。海陵丞寧宮在中京。丞壽宮在上京。亦以別成疾也。

張嶷得疾困篤。而廣漢守何祇療之。嶷宿與疏濶。自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祝恬公車得疾而應融療之。過友鄭令謝甚拒不與通。設令應融。躬御止傳中。强使船宴乃別。張奉舉家得病而王修親隱恤之。遊學南陽。止奉舍。病愈乃去。

秦觀得輞川圖愈疾。猶曹公得陳琳檄已風也。俱吹

王文康苦淋疾。爲樞密使疾自平。安厚卿苦痢疾。至張

科後疾良愈。

趙普之疾。禱於上淸太平宮。而神語以爲寃累。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是夕卒。秦檜之疾。禱於天台桐柏觀。而士人以爲徒勞。士人謂王藻若曰。此徒勞耳。數年間張德遠當自樞府再相。劉信叔當總大兵捍邊。若太師不死。安有是事耶。藻之明日。檜卒。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張敬夫奇疾。身亮如水晶死。呂夏卿奇疾。身縮如小兒亾。

天寶中有李生。左乳痛苦。癰腫旬餘。癰潰。一雉中突而出。崔堯封甥李言吉。左目上瘡。漸大如鴨卵。堯封令醉剖去之。有黃雀鳴噪而去。事偶

病聰聞牀下蟻鬭如

牛。怪夢代人索負。數千里外如空中神語。俱吹

盧懷愼入冥。見張燕公橫財爐。陳秀公入冥。見元厚之魚飯甕。

衛玠從豫章至都下。觀者如堵。玠體不堪勞。遂病死。人謂之看殺衛玠。蘇子贍自海外歸毘陵。時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上。夾運河千萬人觀之。子贍顧坐客曰。莫看殺我。無何亦竟卒。

桓階初勸魏王正位。夏侯惇以爲宜先平定二方。後遂舜禹之軌。及操卒。惇追恨前言。發病死。梁武九錫之書

范雲欲預盛禮。病召醫求速愈。果即起。後二年死。悖死以恨不能早勸曹操之篡。雲死以願及見蕭衍篡也。死生亦大矣。以此死甘心乎。

張鍔秘書丞嗜酒而得疾。中身而分左若寒若熱。元載疾去而飲酒不飲。人以針挑鼻尖。出一小蟲。曰此酒魔也。是日飲一斗。

文筆可以愈疾。王延壽夢賦却鬼。年二十。得惡夢作賦云。夜寢見鬼與戰。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遂作賦序夢。後人夢者誦讀以却鬼。王褒誦讀奇文虞侍太子。太子體不安。宣帝詔褒等虞侍誦讀奇文。及所自作。疾平復乃歸。劉壯輿文愈疾。蘇東坡云。得頭風病。取劉文讀之。失疾所在。曹公所云。信非虛語。又蒲延昌獅子愈瘧。

延昌。師訓養子。畫得師法。畫獅子進王昭遠公。公有嬖妾瘧病。懸于臥內。其疾頓減。昌云。宋展氏子虔于金陵延祚寺佛殿。畫二獅子。患人坐壁下。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風恙。吳興太守張僧繇。模二獅子。密懸寢室。應夕而愈。行此神驗久矣。李陽冰篆字可禦魍魅。鄂州江夏治內。顧光寶畫獅子愈陸溉瘧。中夜聞戶外寒窣聲。明日看獅子口臆。有血淋漓。溉病乃愈。輞川畫愈疾。秦太虛云。予臥病。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示予。恍然若入輞川。數日疾愈。以上俱樵書

附 廢疾

聘國之使婦人笑於房。晉郤克。行汲之客美人笑於樓。平原君客。其蹩同也。他如半丁鑿齒。習一爵王猷。王導辟之曰。茂弘乃欲以一爵加人。割申蹈贅。斬黃巾賊。一足被創。以刀自割申之。衮統薦用立功。拊胥梅詢。拊足而罵曰。令我不至兩府。昇坐鍾繇。繇有膝疾。載輿上殿。虎賁昇就坐。籃輿元亮。脚疾一門生二兒舉輿。從軍封常清。脚跛。求從高仙芝出軍。脚疾何澄。固讓僕射。竝以跛躄見於書。接木致讒捍七。趙武安君李牧。臂短接木。狀如振棝。王賜死。中寒幸詔毋拜。陳湯擊郅支中寒。兩臂不詘。其廢同也。他如三公之羊祜。太守之劉之遴。墮車折臂。右手不得屈伸。竝以折廢見於書。期

期不奉易儲。周昌。鄧艾故是一鳳。晉文云。鳳兮鳳兮。故是一鳳。其吃同也。他如著書韓非。屬文相如。草玄揚雄。焦遂醉後。醉後酬對如注射。孫晟坐定。坐定談論風生。崔思海作鷄鳴。表弟杜延業以穀戲問。荅云穀穀。丁稜作箏聲。及第。謁宰相曰。稜等登。稜等登。友戲曰箏聲。鄭偉射效己。歷鹿問牧豈。牧豈亦吃。怒其效己。射之。竝以口吃見於書。越王嘗溲惡。嘗吳王便。遂口臭。才存含雞舌。則以口過方干遭抑。唇缺。後醫補。魏詠之禁語。兎缺。醫令百日不語。皆以兎缺。一眇生嗔於其祖。苻健第三子生。祖洪戲之刺血。半粧與怒於其妃。梁元帝妃。其眇同也。他如丁儀失妻。曹操欲妻以女。五官將云。目不便。褚昭辭仕。以眇不拜國博。殷仲堪拭淚。父病藥手

拭淚遂眇。章昭達中矢，相者謂貌虧則貴，後從陳文帝封侯。珠代之崔睒。失一目以

珠代。木代之周贇，擊毬鐵鉤所摘，賜木睛以代。竝以眇見於書。冲卿在

前，吳充字。宋神宗時相。應項安節之神語。頏叔在後，葬之奇。其瘦同也而將

有杜預相有王欽若。樗里子。王德儉，瘦而善揣事。詩囊齊已。

南唐僧。長頭賈逵，竝以瘦癩見於書。若夫丞老何妨重聽。

黃霸許丞稱聾丞，又諸葛亮以杜微爲玉鏞，先已稱聾簿矣。師材尚可司火。

不足爲疾，略而不書，事偶

聾則隋崔儦。以聾常得無事。宋洪炎。對上曰：世人皆聾於心，臣獨聾於耳。龐安常。

善醫而聾，以手畫字示之，潑會人意。東坡戲之曰：人以手易口，君以眼爲耳。

失明。左丘明。竇公。漢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歲，自云十三失明，父

母教鼓琴。祖珽。武成怒，欲撲殺之，配光州，別駕張奉禮希大臣意，爲深坑桎梏之，夜以蕪菁子燭熏

眼，因失明。周興嗣。一夕成千字文，兩目俱喪，鬚髮皆白。徐晦。嗜酒太過，晩年失明。

房乘。瑄長子，自少兩目盲。盧太翼。以手摸書而知其字。楊希閔。克讓子，生而失

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輒不忘。所著文集三十卷，教三子成進士。范純仁。因疾失明，安置永州。

曾安止。著禾譜，東坡惜其不譜農器。時已喪明，不暇爲也。後姪孫之蓮續之。胡旦。晉瞽

徐世譜。光祿大夫，壽以疾失明。黃正叔。

女子失明。漢石奮母。顏畿妻。哭夫喪明。漢文帝竇后。

病失明。

瞽而復明者。北周張元祖。祖喪明，元所禱，夜夢一老公以金篦治其祖目，果明。

北齊陳黥。電白人，瞽目十年，執紼葬母，雙目頓開。南北朝閻元明。安邑

人，以逺親養，哭泣喪明，許歸養，一見其母，目復明。張籍。文昌

忌諱

拘執陰陽家。張竦行避反支。（莽敗，客北地，知有賊，當夫。會反支日不去，因爲賊殺。）陳伯敬出辟亾人避歸忌。（桓帝時人。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後坐壻亾吏，太守邵夔殺之。）皆不免於隕身，固哉。郭后以子午忌不得立。（羣臣請立后，憲宗以歲子午忌。是時後廷多變，恐后得尊位，鉗掣。）鄧禹以窮日得治軍。（王匡以癸亥六甲窮日不出，禹得治軍，與戰取之。）彼有所託，此幸其拘也。

周宣帝不聽高大之稱。（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高大之稱。改高姓爲姜，曾祖爲長祖，凡謂上者改爲長。）宋明帝多忌疑似之言。（晚年多猜忌，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更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戮。改騧字爲騗，以其似禍字也。）梁元帝特多禁忌。（墻壁崩倒，屋宇傾頹，年月不便，終不修改。）魏高祖不見沙門。（北魏有術士言亾高者黑衣，故高祖每出不欲見。）王恭表讓軍號。（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不受鎮北之號。以恭爲平北將軍，表讓軍號，又不拜安北。）

紀元有當避忌 如桓玄之大亨。（識者以爲二月了，而玄敗，實在仲春。）蕭琮之廣運。（江陵父老曰：運之爲字，軍走也。）北周武帝之宣政。（蕭歸離合其字爲宇文亾日。）隋煬帝之大業。（識者離合爲大苦末也。）

始皇諱死而明年祖龍死，使者得從關中來奏之。諱亾而亾秦者胡，盧生得自海上還奏之。曾未有後世之甚者。

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之。如齊太子（文惠太子懋。）之字正道。（邢子才所取。帝曰：正，一止也。吾見其替乎。）梁武陵王（紀）之改元天正。（永豐侯蕭撝以正爲一止，果一年而敗。）魏齊王（芳）之改元正始，高貴鄉公之改元正元，竟俱不祥。蕭棟改元天正，亦一年敗。蕭正德改元正平，不逾時亦敗。又金煬帝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宗亾於正大，元順帝終於至正，豈盡偶然哉。（通雅）

禮三不諱，雅音無避。後世諱名太泥，隔代猶避之，謬矣。

通雅 秦皇名政，發正月之聲，正言爲端言。漢高名邦，改國。呂雉改野雞。文帝名恒改常山。景帝啟改微子開。武帝徹改通。宣帝詢改孫卿。元帝名奭改爲盛。光武秀改茂才。明帝莊改嚴。殤帝隆改林慮。安帝父淸河王慶改賀。杜伯度名操，同魏武而以字行。吳太子和改嘉禾爲嘉興。晉以司馬師改保傅京都。晉文名昭，改韶穆明君，以韋昭爲韋曜。愍帝業改建康。簡文鄭后名阿春，改陽秋、富陽，田子春爲子泰。梁武名阿練，呼爲絹。隋文父名忠，郎中去中字，中書爲內史，忠皆謂誠。隋煬名廣，廣陵爲江都。唐高祖之祖名虎改武，父名昞凡丙改景。高祖

名淵改泉。太宗改世爲代。民爲人。民部爲戶部。高宗名治。改理。玄宗名隆基。改基爲其。改隆州爲閬中。代宗名豫。豫章改鍾陵。宋英宗名曙。署預改山藥。唐德宗名适。括州改處州。石晉敬塘折敬爲文。氏苟氏。孝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劉安父名長。改修晉東海王越世子毗。毗陵改晉陵。武后名曌。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后父名華。改華州爲太州。石虎時號虎爲王猛。朱全忠時號鍾爲大聖銅。李甘家號柑子爲金輪藏。楊虞卿家號魚爲水花羊。陸先家號牛爲鈍公子。李栖筠家號犀

爲獨笋牛。俱以避諱故也。劉臻性好食蜆。因父名顯。呼扁螺。臧逢世稱嚴必泣。父嚴。箋書有稱嚴者。對之必流涕。韋翼諱樂不歡。韋翼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爲家諱樂也。　袁德師父名高。九日出糕啖客。袁獨悽然不食。錢鏐改石榴爲金櫻。劉氏改金氏。楊行密時呼荇溪爲菱溪。呼蜜爲蜂糖。賈曾以父名至中不拜中書舍人。李賀父名晉肅。元稹譏之不赴進士。柳公綽以祖諱不拜禮部尚書。李涵爲太子少傅。呂渭劾其不避父名。劉溫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桓氏以王忱呼溫酒。流涕鳴咽。劉道隆索鳳毛。謝超宗徒跣還內。由是

論之。當法孔子二名不偏諱。言徵不言在。是也。孔安國鄭氏曰。讀書正言。其音毋有所諱。文王名昌。詩雖曰克昌厥後。書曰使修其行而邦其昌。周禮曰昌本之俎。武王名發。詩噫嘻曰駿發爾私。商頌曰長發。幽風曰觱發。成王名誦。而崧高曰吉甫作誦。厲王名胡。而宣王詩曰胡不相畏。胡爲虺蜴。后稷名棄。書大誥曰弗棄基。莊公名同。書曰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孔子父叔梁紇。而書臧孫紇。獻武廢二山。而具敖亦錯見左傳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卒哭乃

諱。如子滿之不當臨哭呼滅。周人不得斥言文王昌武王發耳。　曹植子奏議云。幹植不强。是不諱植也。三國志功以權成。是直斥吳主名也。杜詩翩翩戲蝶過閑幔。是不諱閑也。

周人以諱事神。若泛用則不諱。穆王名滿。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

有避諱者。李班避葉亦惡名。止稱門生班而去其姓。眉節避賈秋壑。止稱知春陵而改其州。秋壑大怒。朝士不敢稱固始而單稱固縣。晏元獻大怒。晏父名固。欲避故也。以諂而

蒙嗔矣。安惇於章惇前稱安享，蔡經臣於蔡京相門改名蔡純臣，又薛昂之批頰。戒家人避蔡元長名，或自犯則自批其頰。寧和末朝士買一婢侑客，客語及京字，遂請罰酒。詢之，則薛太尉家婢也。余濮林據之笞責。京畢家為諱，誤及輒加笞責。李彥古之書刺。王彥父名師古，嘗自諱硯為墨池，鼓為皮棚。彥古往謁，刺云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謹祇候參。彥大喜，曰本人當如此矣。又毛穆之之屢更小字。憲祖武生名，犯靖王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及更稱小字。

有無諱者。吏請家諱，杜衍曰：無所諱，但諱取枉法贓吏。請家諱，包拯曰：吾無所諱，惟諱吏有贓惡者。正由品同。

有犯諱者。盧志問遜抗於陸機，機曰：如君於盧毓志祖、盧珽志父。雲之死，志與有力焉。唐摭言載杜甫嘗醉後厲聲問嚴武曰：公是嚴挺之子？武變色曰：君乃杜審言兒。攷新舊唐書，並云甫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舊書謂武雖急暴，不以為忤；新書則謂武中實銜之。一日欲殺甫，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然則甫亦危矣哉。余謂為人子孫，當以杜祁公包孝肅無家諱為法；對人子孫，當以陸士衡觸家諱為鑒。

有家諱者。司馬遷父談，故以張孟談為張孟同，趙談為趙同，同子參乘之類。范曄父泰，以郭泰為郭太，鄭公泰為鄭太。王羲之祖正，書正月為初月，或一月，餘用政字。李翔父楚金，凡今用茲字。蘇軾祖序，凡序用敘字。謝弘微以字行。叔父峻無後，以為嗣。本名密，犯所係內諱，故以字行。王琨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時謂矯枉過正。

避祖諱而改名者。王昭吉。奏漢昌邑中尉王吉是臣遠祖，請改名，敕從之。孫權避祖諱以獻武廢具敖二山。獻公名具，武王名敖，更以其鄉名其山。諱改蔣山。立蔣子文廟於鍾山，因改。

因諱而不受官者。孔安國。父名愉，安國除侍中，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禮云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公制屈家禮哉。唐臨。除永州刺史，以犯曾祖諱，改潮州。蔣儼。除太僕卿，以父名卿，改授右衛副率。源乾曜。避太子少師，以曾祖名師，乃拜少傅。裴胄。除京兆尹，以父名馮，不拜，換國子司業。宿。除華州刺史，以父名子華，改佐散騎。陳觀。諫議大夫，以祖名義，改授給事中。張鎰。光祿卿，以與祖名同，改秘書監。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辭著作郎。

為之改地與官之名與文例者。王舒也。父名會，舒授會稽內史，舒陳音雖異而字同，於是改會為鄮，舒不得已而行。蕭復也。舒王誼以復為統軍長史，以復父名衡，故更行為統。避諱而改擢司門李涵也。呂渭言涵父名少康，乃改授官。避諱固辭而朝議以禮不諱嫌者，范曄辭太子詹事。父名泰。賈曾辭中書。以父名忠。也。蔡京父名準，改平準務為平貨務。曾■父名會，改文字勘會為勘當。至五代之改弘文館為

崇文館。則是盧華等因郭崇韜父名弘。而改以諂之也。因遺愛而不忍斥。荆州名屋室皆以門。改戶曹爲辭曹。爲羊祜也。蜀人德之。刻石鑱去其文。以諱之。爲韋暢父皐也。賢者名不可斥。鄭誠改浩然亭爲孟亭也。（王維初過郢州。畫孟浩然像於刺史亭。因名其亭。）陳番子逸爲魯相。國人改番縣爲皮。坐客充滿。皆爲避諱。徐勉也。日對千人。不犯一人諱。王弘也。劉湛也。與故舊欵接。一坐未嘗犯其祖父名諱。文潞公也。

朱子謂古人不諱字。故子思稱夫子爲仲尼。諸弟子記事亦稱仲尼。程明道云。余十四從周茂叔學。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又呂后微時嘗字高祖曰季。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稱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

姓名

唐太宗之刊定氏族。（高士廉以崔民幹爲第一。太宗曰。齊據河北。陳據江南。故以崔盧王謝爲重。今天下爲一。何容納賂舊門。仍以賣婚爲榮予。於是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退新門。進舊望。合九百三十二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張垍之怒新族。（孔至明等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等爲近世新族。刪去之。說子垍方有寵。曰。天下族姓。何預若等。而妄紛紛耶。）許敬宗之尊后族。（高宗時改氏族志爲姓字錄。許敬宗等以不叙武氏本望。奏改以后族爲第一。餘以官品高下爲準。士卒以軍功豫士流。時謂勳格。）欲以譜牒別流品也。而恚者詆者即因之。

譜牒之學。六朝最盛。如王弘日對千賓。不犯一諱。梁武書成千卷。僅紀數朝。唐李守素（王府倉曹。）精譜學。號爲肉譜。（舊唐書作行譜。又虞世南謂之人物志。）宋韓溥（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代族。號爲近世肉譜。

以史爲氏。（周有佚。齊有闞。魏有起。楚有稗皇。衛有鰌狗。朝而蘇黯龜趙墨。晉居其五。）慕容因冠而氏。（載記。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禿髮因被而氏。（初壽闐之在孕。母母胡掖氏因寢而産於被中。鮮卑謂髮爲禿髮。）以鐵爲氏。（載記。赫連勃勃下書曰。帝王者繫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其非正統者。皆以鐵爲氏。庶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代人。）以石爲氏。（桓彝闖苻堅圍中。有謠云。讙胡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姓以應之。）

姓有因所居而增者。諸葛則諸縣之葛。申屠則居原之申。毋胡則毋丘之胡。閭丘則頓丘之閭。姓有以事改者。田千秋乘小車改爲車。謝服出征改射氏。儀以民無上改爲是。劉凝之以忠諫比伍員改爲員。員半千之先。姓有以字改者。棘爲㯥。疎爲束。仲爲种。槩爲暨。熊爲能。鄫爲曾。慎爲眞。劉爲金。姓有以罪改者。漢馬何羅作逆改爲莽氏。南齊巴陵王子響抗命改蛸氏。梁豫章世子直以父綜逃魏改悖氏。武陵王紀以僭改饕餮氏。隋楊玄感以反改梟氏。唐越王貞紀王慎以不從武后改虺氏。孫權

別孫匡爲丁氏。孫皓追改孫秀爲厲氏。武后改宗室千里爲蝮氏。

改姓者　知果別族爲輔氏。伍員寄子爲王孫氏。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爲京氏。又胡廣。本姓黃。五日生。父棄之。胡公見而舉之。嵇康。其先姓奚。避怨徙浙。家於嵇山之側。种暠。其先仲山甫。因避難改姓。束晳。本疎廣之後。曾孫孟達。避王莽亂。徙沙鹿山西。㯥據。本蕀子成之後。賀純。本姓慶。

冒姓者。　張孟。爲灌嬰舍人。冒姓灌。衛青。父鄭季。給事陽信公主家。與衛媼通。生青。冒姓衛。夏侯嬰。隨母養外家。冒姓孫。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爲曹騰養子。秦宓。搶取妻兄子煥孳子養之。鄭注。本姓魚。時號魚鄭。及用事號木族。李元亮。本姓安。少爲駱奉先養子。

復姓者。　范仲淹。二歲孤。隨母適長山朱氏。冒姓朱名說。登第後。奏復姓。謝敬。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萠。越。乘舟乃敘於陶朱。范禹偁。幼孤。隨母適張氏。冒姓張名譯。登第後奏復。楊業。本漢劉繼業。宋太宗召見復姓。

不復姓者。　灌夫不復爲張。衛青不復爲鄭。胡廣不復爲黃。嵇康不復爲奚。文彥博不復爲敬。眞西山不復爲慎。

賜姓者。　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尉崇不從尉迥。隋文賜姓楊氏。又漢之劉敬。本姓婁。金日磾。本休屠王子。吳之孫韶。本姓俞。策賜姓孫。

北魏之宿石。祖若根。賜姓宿。唐之李世勣。本姓徐。李元紘。本姓丙。皆賜之以姓。若李抱玉。本姓安。則恥與逆臣同姓而請於唐。趙艮嗣。本馬植。童貫易姓名曰李艮嗣。載歸。則以約金攻遼而賜於宋者也。宋又有俞龍琦。熙河番酋。舉衆內附。乞賜姓包。閩中丞朝廷忠臣。

有姓而人未之考。　楚狂接輿姓陸。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楚人。見楚政無常。佯狂不仕。時謂楚狂。東方曼倩姓金。　道猷姓帛。佛圖澄姓濕。亦桑門之榜花也。

有以風月景山水名子者。謝莊五子也。颺朏顥飈濬。以五行名子者。朱子虛五子也。鑫森淼焱垚。另製字以名子者。孫休

四男也。羅音灣。字商音迄。箕音幾。字尋音登。桓音莽。字盟音桀。冠音賣。字焚音權。武后自製曌音照字爲名。劉巖自製龑音儼字爲名。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劭勗勉。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陳文帝謂宣帝曰。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范宗韓言王氏琪珪玭璀器重璠璵皆玉。韓氏綜繹縝維。才俱經緯以絲。

今人命名。兄弟多取偏旁相近。複名或同一字。若祖父子孫則處其似。此於事制宜然。稽之古人未嘗拘也。如商巫咸子巫賢。西漢陳遵而祖曰遂。東漢馮勤之父曰

伉而伉父偃。黄瓊之孫琬。張綱之子續。王禁字稚君。子根字稚卿。鄭衆曾祖公業而衆曾孫泰亦字公業。班彪字叔皮而子固字孟堅。超字仲升。陳球之兄子珪。劉瑜之子琬。任文公之父文孫。魏杜畿字伯侯。子恕字務伯。寬字務叔。皆未嘗避也。惟晉王導三子曰悅恬協。王洽二子珣珉。王謐三子瓘珍琇。毛穆之六子珍璩球璠瑾瑗。謝安二子琰瑤。卞壼四子眕盱瞻眈。謝述三子綜約緯。疑起自晉宋而不盡然。如晉王昶父澤字季道。而昶名其兄子曰忱。字處道。其子曰渾。曰湛。而湛又名其子曰濟。王羲之子曰悅之徽之獻之。而徽之子曰禎之。顧愷之父曰悅之。皇甫謐之父叔侯。而祖父曰叔獻。衛覬字伯儒。而子瓘字伯玉。孫璪字仲寶。玠字叔寶。謝玄從弟曰琰。而玄子曰瑍。孫纂二子曰統曰緯。陸玩祖父曰瑁。郭璞之父曰瑗。孔愉之父曰恬。袁湛弟豹。而豹之子曰洵曰淑。唐裴肅三子儔休俅。而肅父曰修。裴儆子璡即柳子厚姊夫。父子名同音。杜鴻漸父名鵬舉。呂渭之子名溫。竇牟字貽周。子名周餘。則又未嘗避也。

又漢杜安字伯夷。子根字伯堅。蔡稜字伯直。子邕字伯

喈。稜父攜字叔業。王裒祖修父儀。偏傍同。

名與字同者。孔安國。孟浩然。郭子儀。殷仲文。戚同文。蔡興宗。江德藻。革子張巡。楊燕奇。任孝恭。南史師覺授。南史劉孝綽。初名冉王僧孺。高崇文。又歐陽公歸田錄載晉安帝德宗。恭帝德文。會稽王道子。顔見遠。庾仲容。北齊慕容紹宗。後周王思政。辛慶之。崔彥穆。史起宗。洛中士人馮子琮。魏蘭根。唐辛京杲。戴休顔。張孝忠。尚有孤。田承嗣。張名貞。宇文審。李嗣業。皆以名爲字。又蕭鈞傳曰。綿字綿。劉濟字濟。此起家軍伍。未曾立字。如李載義辭長有字之比。

稱其字爲名者。尉遲名恭。字敬德。薛名禮。字仁貴。今率不知其名。

避諱而以字行。魏杜伯度。本名操。晉王仲德。本名懿。兄元德。本名叡。高朝如王敬弘。本名裕。王景文。本名彧。謝景仁。本名裕。北朝如蕭世怡。本名泰。犯周文諱。李元操。本名孝貞。犯廟諱。宋祈叔茂。張叔茂。名與太和諱同。唐席建侯。名豫。避代宗諱。韋貫之。淳。避憲宗諱。

以字行者。名孫伯樂。陽 韋仲將。誕 謝弘微。密 韋孝寬。叔裕 劉孝標。峻 高季輔。憑 房玄齡。喬 姚思廉。簡 劉子玄。知幾 高士廉。儉 嚴挺之。浚 王方慶。綝 徐有功。弘敏 封德彝。倫 北齊

趙彥深。隱 賈顯智。智 李神儁。挺 王元景。昕 胡僧敬。虔 高敖曹。昂 高仲密。慎。敖曹兄 高道穆。恭之 楊遵彥。愔 邢子才。邵 源文宗。彪 蘇珍之。瓊 韋法保。裕 衛文昇。玄 徐文遠。曠 陸德明。元朗 秦叔寶。瓊 殷開山。嶠 郭元振。震 嚴善思。譔 徐彥伯。洪 張道源。河 元行冲。澹 武平一。甄 宋魏了翁。本名華甫。

賜名者。路嗣恭。始名劍客。從神烏姑臧二令。考最。明皇以爲可嗣漢魯恭。賜名嗣恭。字懿範。王忠嗣。父與吐蕃戰歿。子訓九歲。玄宗曰羽林孤也。賜今名。養禁中。劉玄佐。本名洽。因敗李希烈。德宗欲尊寵之。程日華。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改。陸象先。始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是謂象賢。乃賜今名。陸堅。初名慚。玄宗喜其剛正。汪應辰。本名洋。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賜名。李顯忠。本名世輔。父永奇。金陷延安。密戒世輔歸宋。嘉其忠義。賜名。

賜姓名者。李寶臣。本張鎖高假子。名忠志。史思明死。開土門納王師。名其軍曰成德。卽拜節度。賜姓名。李國昌。本朱邪赤心。克用父。從破龐勛。拜振武節度。賜姓名。李元忠。北庭都護。曹令忠。代宗賜姓名。李繼昭。本孫德昭。唐昭宗賜姓名。李紹榮。本姓元。名行欽。李茂貞。本宋文通。僖宗賜名。趙保忠。本李繼捧。

改名者。程立加日爲昱。夢兩手捧日。魏武加爲昱。蔣武改乂。進偃武之諷。時討王承宗方罷。柳載改渾。有偃武之言。言臣名向爲賊汚。且載于文從戈。非偃武所宜。种放先名英。蘇易簡初名冠。皆盧相齊朱郊之改庠也以讒。有讒公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因請更名。荅葉清臣詩云。莫驚書錄題臣向便是

當年劉更生。趙嘉之改岐也。邊允之改章也。韓約之改遂也。以避難。若陸質韋處厚韋貫之。以憲宗諱淳改。以避諱

變姓名者。范雎稱張祿。秦先時有張祿。乃孟嘗君爲書寄之秦王。雎冒其名以謁。楊愔稱劉士安。虞綽稱吳卓。范蠡稱陶朱。第五倫稱王伯齊。梁鴻稱運期耀。李密稱劉智遠。文信公稱劉洙。若夏馥入隆慮山。匿姓名爲冶家傭。李燮入徐州。變姓名爲酒家傭。並所變者亦不著。其有姓名似兩人而實係一人者。蔿臘艾卽孫叔敖。棼冒勃蘇卽申包胥。郵無恤卽趙王良。士會卽范武子。三國馬忠卽狐

嶲。晉李辰卽張昌。劉尼卽丘沈。唐楊守亮卽訾亮。成汭卽郭禹。宋陶穀卽唐彥謙。遼耶律顯忠卽宋王繼忠。白玉蟾乃葛長庚。藍采和卽陳陶。張氳卽洪厓先生。鄒訢涯參同契卽朱文公。蜀才卽范長生。魏蕭纘卽梁蕭綜。

本無姓名而有姓名者。陸羽以占鴻漸於陸而得姓名。鍾隱天台人。以隱於鍾山而得姓名。（隱南唐人。善畫棘鷊）

姓名不著。鬼谷子周時豪士隱者失姓名。（一曰姓王名詡）來鵠一名鬼谷子。不遇黃子君須逢鬼谷子。蓋指李泌也。

北郭騷之友。荊軻所待之客。張良椎秦之力士。惜失姓名。史籀以善史稱無姓。蕭史以善史稱無名。文翁（名黨字仲翁）趙中大夫白公。吳公。楊王孫。（名貴）史皆無名。關尹喜無姓。魯兩生無姓名。楊朱姓名也。墨翟姓翟名烏。箕子名胥餘。比干名胥餘。王名箕子。官者名比干。百里奚字井伯。師曠字子野。叔敖名饒。陸機薦剡之盜爲戴若思。李涉贈詩之盜爲韋思明。中山造千日酒者狄希。飲千日酒者劉玄石。武陵太守劉歆也。武陵遇桃源漁者黃道真。

寶夫人卽陳寶也。丁夫人越人。丁姓夫人名爲方。祠。馮婦。徐夫人。（七國時徐夫人匕首）丈夫也。太公曾孫癸公實名慈母。漢世有陳君夫善相馬。非婦人也。

當時無名而後世有名。文翁。（名黨字仲翁）鄭子眞。（名樸）嚴君平。（名遵）介子推。（王光號）徐偃王名誕。壺關三老。（荀悅漢紀名令狐茂）爲明皇致楊太眞臨卭道士王舟。與東坡同遊赤壁吹洞簫者。綿竹道士楊世昌。毀卽墨及譽阿大夫者爲周破胡。巨靈大人劈華山者爲秦供海。又莊周字子休。杜康字仲宣。

姓有各從其稱者。曹大家名昭字惠姬。曹世叔之妻。稱從夫姓。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李矩之妻。稱以父姓。有類姓而非者。丹陽弘憲跋輞川圖。弘憲乃李吉甫字。非姓弘也。洪昌洪果參知政事。乃劉龑之子。非姓洪也。

姓有不幸而同者。宋建炎初權臣誤國。六軍萬姓欲得而甘心者。黃潛善也。倉卒御舟南渡。而司農卿黃謂之頭剜於江上。以姓同也。紹興中奸人附和秦檜殺岳武穆者張俊也。今人率曰張浚。不幸而姓同。其名文字

皆疑也。
名有欲與人同者。蔡邕以名與顧。謂曰、卿必成名。今以吾名與卿。又昔學書爲邕所歎。故字元歎。張玄名亞於謝。時稱南北玄。
名有不欲與人同者。高肇以游肇同己。欲令改。不許。游以孝文所賜。銜之、北魏盧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宋史
武后欲相張嘉貞而忌其名。中宗超拜崔敬嗣而誤與其同名。宋李絢之被禍以同名。
不類名字。馮野王。習鑿齒。劉牢之。劉黑闥。張開地。張良父。殷開山。李百藥。劉大眞。吳武陵。宗楚客。牛仙客。東郭

咸陽。名咸陽。漢武帝時人。不類名也。竇嬰字王孫。嚴彭祖字公
子。朱買臣字翁子。趙充國字翁孫。杜茂字諸公。張宗字
諸君。施延字君子。徐穉字孺子。石冲字幼子。胡常字少
子。羊祜字叔子。張興字君上。李宗字尊祖。劉祐字伯祖。
李密字令伯。裴光庭字連城。薛平字坦塗。獨孤郁字右
風。斛律光字明月。李靖字藥師。蕭瑀字時文。柳公權字
誠懸。王維字摩詰。何曾字穎秀。裴頠字逸民。傅嘏名蘭
石。牛僧孺字思黯、賈島字浪仙。不類名字也。
丁鴻字孝公。陳寵字昭公。劉昆字桓公。陳重字景公。伏
湛字惠公。呂岱耿夔俱字定公。竇融字周公。袁安字邵
公。直類古之諸侯耳。若浩生不害。吾丘壽王。不類姓名
也。馮異字公孫。劉平字公子。橋玄字公祖。崔暹字叔祖。
樓望字次子。竇固字孟孫。羅企生字宗伯。又不類字也。
同姓而事復相類者。蜀張飛稱萬人敵。張蚝亦稱萬人
敵。楊傑號無爲子。楊繪亦號無爲子。寮子之郭。前有巨。
後有世通。南史 分身之葛。前有玄。後有從周。清異錄 草太玄
之楊。前有雄。後有泉。意林 遇仙之王。前有質。後有積薪。皆
觀碁也。去婦之王。前有歡。後有季友。皆勤學也。沈瘦事

前有約。後有昭略。墨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立銅柱之
馬。前有援。後有總。作銅埒之王。前有濟。後有元寶。書紅
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致水鱗之王。前有祥。後有延。又
有楚僚射石之李。前有廣。後有遠。種玉之陽。前有洛陽
雍伯。後有盧龍翁伯。采薪讀書之劉。前有貞素。後有仁
軌。閉戶讀書之劉。前有孔昭。後有士元。百藥藥師。二李
同竊楊素之姬。士龍士衡二陸互見王弼之鬼。弔客驢
鳴之王。前有粲。後有濟。善畵婦人而帝殺之毛。前有延
壽。後有惠遠。怖小兒之麻胡。前有秋。後有祐。又有劉胡。

及鬼懼曰麻胡來使胡撝渉之劉前有琨後有王喬見人王諭其所作終身不用之孟前有貫後有浩然封汾陽之郭前有淮後有子儀寄怨詩之妻之竇前有玄後有滔。

韓信爲吕后殺韓通爲杜后殺韓侂胄爲楊后殺韓震爲謝后殺四韓皆將相皆死于婦人手異矣四韓惟侂胄之死稱快（韓震曾任殿帥晉港濆師後王遷避之策時丞相陳宜中王圖守不合奉太后占殺之。）

逃儒入釋梁劉勰（彥和）逃釋入儒唐劉軻（希仁）六事并舉宋

劉穆之五事并舉隋劉光伯（炫）孫武孫臏并善兵著書並曰孫子而孫綽書亦曰孫子鄒衍鄒奭并善辨著書並曰鄒子而鄒陽書亦曰鄒子（華敷）

古今兩鮑謝宋鮑昭謝朓唐鮑防謝良弼也四李杜漢李膺杜密李固杜喬李雲杜衆唐李白杜甫也兩蘇李漢蘇武李陵唐蘇味道李嶠也

魯有二曹（劌沫）楚有二胥（伍申）宋有二宋（郊祁又敘與敏求曾宋初又書）有二宋（公達道字復古廸字）

有一字者若項籍字羽袁盎字絲睦弘字孟朱雲字游。龐咸字仲　顔之推字介顔之僕字叔任不齊字選（聖門多一字）

有三字者若張天錫字公純嘏崔弘度字摩訶衍至慕容廆字奕洛瓌高歡字賀六渾斛律金字阿六敦則皆譯音不可以爲常也

古人自稱字　匡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衡少時字鼎）陶弘景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自號華陽隱居）王右軍敬謝帖云王逸少書盧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云范陽盧子先叩首柳少師與弟帖云誠懸呈唐權德輿

荅楊湖南書稱載之再拜柳冕荅鄭衛州書稱敬叔頓首白居易與元九書稱樂天再拜宋陳搏謁高公詩稱道門弟子圖南上至唐張謂長沙風土碑銘有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湖東張洗濟瀆廟祭器幣物銘灌纓不才謬領茲邑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自書曰微之序乃是作文自稱其字家父吉甫寺人孟子之詩已先之矣

魏王昕對汝南王悅自稱元景齊祖珽對長廣王湛自稱孝徵隋崔頤荅豫章王暕自稱祖濬王貞荅齊王暕

敢自稱孝逸。而唐太宗時如封倫房喬高儉尉遲恭顏籀。並以字爲名。蓋因天子常稱臣下之字故爾。

人主呼人臣字。　漢高稱子房。張良字。景帝呼王孫。竇嬰字。唐文宗論前代文章。裴舍人數稱陳拾遺名。柳舍人璟目之。裴不覺。上顧柳曰。他字伯玉。亦應呼陳伯玉。

表稱祖字。　范雲表稱乃祖玄平。范汪字。魏江式表稱亾祖文威。式祖強字文威。

父母稱子之字。　漢趙苞母呼威豪。苞字。郗超父呼嘉賓。

古事比卷之十一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十二

古事比卷之十二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書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同名

人同姓名。梁元帝錄之詳矣。名同古哲。顏之推謝之是矣。蕭子顯錄有九張良。五韓信。四王敦。二王莽。三董卓。羅泌曰。公孫弘王褒俱十有一。張良九。張敞王吉皆八。未能悉考。今則辨其似而列其同者。

介之推年十五而相荆。非晉之介子推也。咎犯仲左臂。謝五指而諫晉平公。非文公之咎犯也。

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致慈母之投杼。野人毛遂墜井而死。或指爲抗秦之毛遂。致平原之輿嗟。（後知非平原君客。）杜陵秋胡將婚翟氏。或斥爲失禮之魯秋胡。（㬪遊宦歸而挑其婦于桑間。）致翟公之絕婚。姓名相埒。而傳聞易眩。此可一二數哉。

蘇子卿外國生子名通國。而漢史書之。宋司馬朴外國生子亦名通國。而宋史諱之。

揚子雲子小字童烏。王景文子亦小字童烏。揚子名信。王子名絢。並慧而先父卒。

宋有蔡京。唐亦有蔡京。（咸通三年嶺南節度使。以貪虐誅。）此奸臣名氏之同者。吳有桓彝。（孫綝廢亮。彝不肯署名。綝殺之。）晉亦有桓彝。（蘇峻亂。爲韓晃害。）此忠臣名氏之同者。

東方朔細君。江都王建女嫁烏孫王昆莫。亦名細君。

江漢先生趙復。姚樞生之。宋汝爲變姓名曰趙復。楊企道舍之。

晁補之字无咎。蘇子贍客也。王无咎字補之。王介甫客也。

有論賈充之父通經漢臘之人。非諂則以兩賈逵（一漢儒。字

景伯。號長頭。一魏豫州刺史。字梁道。）兩陳咸（一洨人。見陳寵傳。一相人。萬年子。）爲一矣。王羲之之仕苻健。張華之佐慕容德。皆其類也。

涉史曰。古有庸成氏。而黃帝臣亦曰庸成。伏羲曰蒼牙。而天雷之吏亦曰蒼牙。義臣曰巫咸。而來又商家帝臣。曰朱宣而爲唐刺濮。離婁事黃帝。則論彼商臣。張若事黃帝。則指夫秦士。趙隱仕商國。而亟舉魏賢。馮夷友費昌。而竟談河伯。視叔均而思稷子。（山海經。商均曰叔均。）見習朋而思齊臣。贊風后而爲軒師。（馬時有風后。）疑伍胥爲楚族。（黃帝臣有伍胥。）謂赤松爲炎帝諸侯。（王初平亦號赤松。）季連謂柳惠等伍。（陸終

之子曰季連又季克之子亦名。仲衍為戲之弟。紂兄亦曰仲衍。孔甲謂孔子之孫。孔子八世孫名鮒。帝嚳之臣有窮之君俱曰羿以射名。少昊之子魯國之士皆曰般以巧著。

榮啟期三樂孔子泰山所遇老父也。榮子期貽雩婁伯者。孔子七十子之一人也。

前後漢有兩王吉。前漢字子陽。後漢王甫養子。而在後者為酷吏。有兩王霸而避莽者逸民。周唐皆有大顛而在唐者為名僧。晉唐皆有李密而在晉者有孝德。上谷太守王次仲。非泰上谷王次仲。河上丈人安期生。蒯通善齊人安期生。食棗如瓜。真有其人。戴逵與後周命禪師書者非晉譙國戴逵也。陸修靜與北齊曇顯師角者非晉廬山陸修靜也。懷素字藏真唐僧也。張懷素宋號戴花和尚以左道誅死。魏文鴦名俶以勇絕人。晉段匹磾弟亦名文鴦。以勇聞。董鸞賜名仲舒。青城山隱士曰董仲舒。韓退之所交賈島進士。為僧號無本。一號佛印。而佛印禪師姓賈寶進士。是兩賈進士佛印。交韓蘇兩文人。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于勁字鍾葵。宗懿妹名鍾葵。

陸龜蒙雜說邰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宋芮司徒之生女也始棄之。俱名之曰棄。邰棄為稷官。燕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幾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

後漢張溫以車騎將軍出討。蔑北宮伯玉于美陽。吳張溫以輔義中郎出使。至蜀諸葛亮甚貴其才。漢張衡不自驕尚。作二京賦四愁詩。隋張衡頗自驕貴。以煬帝藩邸舊恩。漢張綱埋車輪。字文紀。宋張綱修攻具。宋武北討慕容超。超尚書郎張綱。乞師姚興。申宣執送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乃示之城內莫不失色。又一張綱能不合蔡秦。字彥正。丹陽人。與蔡京不合。下與秦檜通。謚常簡。吳嚴武以圍碁知名。字子卿。畯再從子。唐嚴武以門蔭策名。挺之子。

堯時羿。射十日。有窮后羿。皆善射。舜臣伯夷。姜姓。孤竹君子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也。齊管夷吾。晉侯夷吾。周有南公适。君奭篇文王臣。仲尼弟子南宮适。即南宮縚。紂有左師觸龍。荀子議兵篇。趙亦有左師觸龍。春秋時晉有趙括。六國時趙亦有趙括。晉士燮。三國吳士燮。春秋時魯有兩公子偃。一非成子庶子。一是也。鄭有兩公孫揮。皆字子羽。一非行人子羽。一是也。晉趙朔子武謚武子稱趙孟。武子成成子鞅又名吉父謚簡子亦稱趙孟。鞅子無恤謚襄子亦稱趙

孟

漢人草明堂儀者爲公玉帶。 呂覽載齊湣王時有公玉丹

東漢蓟子訓計子勳疑是一人。

匡俗古仙人又唐太僕卿鮮于匡俗。 奴買得立券者也男買得救父殺力人者也 青箱沈約兒名又鍾輻

女僕名。

向平一曰尚平。范丹一曰范冉

同時並稱。如梁武帝時藺相如爲父報仇殺降人劉季

連。自縛請罪。帝壯而釋之。有廉頗爲別將立功淮上。後戰死。有風雨之異。祀爲神。是兩廉藺最奇。

杜欽杜鄴俱字子夏。時呼欽爲盲子夏。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由是更小冠杜子夏。夏侯淵夏侯惇俱爲將軍。時呼惇爲盲夏侯。從征呂布流矢中左目。

江泌一爲兗州治中。一事母以鬬養不忍食鮭。以生意不忍食菜心。人謂孝子江泌。

羅泌曰漢兩龔遂俱爲郡太守。兩京房俱明易灾異。王生有爲張廷尉結襪。爲梁孝王畫策。教龔渤海長者之言與蓋寬饒書四人

同時同名。

慶忌。一王僚子。一夫差將。德按山澤鬼善走曰慶忌。呼其名可使千里徵報。故人取名。

莊蹻。一楚莊王時大盜。一莊王爵孫。平滇自王者。

王孫賈。一衛大夫。一齊大夫。

咎犯。一晉文公時。一晉平公時。

王烈。一字彥方化盜。一有道術謂嵇康不遇者。

太宰嚭。說備陳太宰嚭。鄭玄檀弓注云。太宰王之子博學強識。多有所言。兩太宰嚭。何名號同而忠佞異。謬哉。

張遼。一漢兗州刺史。一魏征東將軍。

漢有兩韓信。太史公以韓王信別之。

兩王莽。一有將軍天水人。字雅叔。一新都侯。字巨君。篡漢。

二張禹。一封安昌侯。代王商爲丞相。一安帝時封安鄉侯。

二宋弘。一哀帝中常侍。一東漢大司空。

二陳咸。一漢太尉字子康相人。萬年子。一成哀間尚書。

二貢禹。一漢高中謁者。一元帝時諫大夫。

三王商。一代匡衡爲丞相封樂昌侯。一爲大司馬封成都侯。一與秦宓同郡。爲嚴君平李弘立祠。

二嚴遵。一君平。一子陵。昔易姓。

二鄭弘。一宣帝南

陽太守。一章帝太尉。

二徐邈。一魏稱中聖人者。一晉苍會稽王道子。以節儉清修爲暢者。

晉有二周撫。一彭城內史。一見王敦傳。

二張華。一字茂先。封壯武郡公。一慕容超遣使射張華送樂使于姚興。延華入譏。

二成公綏。一中書郎作孝烏賦。張華歎伏。一太史令。對慕容超而大赦。

唐有三李益。君虞以禮部尚書致仕。授族子。時稱妬癡爲李益疾。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姑臧公。時謂尚書爲文章李益。庶子爲門戶李益。又有太子舍人李益。

二韓翃。一字君平。南陽人。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又一韓翃爲刺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

二李光進。俱代宗朝。一爲光弼弟。一爲光顏兄。俱番將。賜姓節度使封公。

二李繼昭。俱昭宗時。一爲孫德昭。一爲符道昭。俱賜姓名降朱梁爲使相。

二張昌宗。一高帝初修文館學士。一則天時春官侍郎。

二少室山人。

一李筌。一李渤。
後周有兩宇文貴。唐有兩裴粲。俱尚主。
宋有兩王侯。山陰亭扁乃靖康中龔山王侯書。全楚鄉爲蘭亭書院。其扁乃廉訪分司王侯書之。二百年同姓名可謂異矣。癸辛雜識 兩李定。一彈蘇子美。一彈蘇子瞻。兩葉夢得。一吳興人。位執政。見宋史。一松江人。官至尚書。見一統志。皆號石林居士。又皆從湖州。兩張子野。一承叔同蘇。一子瞻所贈詩者。兩蘇子美。一丞相凱子。一子瞻所挽章者。兩楊時。一程門弟子。一徽宗祭酒。
同時同姓名同事而成敗相反者。　齊莊公時有兩賈舉。一爲侍人。與崔子同弒公者。一爲勇士。死于崔子之難者。漢昭帝時有兩杜延年。

一爲謁者。與上官桀同謀者。一爲杜周子。諫議大夫。誅上官桀者。王莽時有兩王匡。一爲莽將。安新公以兵攻更始者。一爲更始將。定國上公。即爲安新公所執者。山志。而上書之趙騰。一爲安帝時。一爲順帝時。皆言時政。皆爲人主所怒。皆有大臣救解。一生一死。安帝時楊震疏救不省。順帝時張皓疏諫減死。
祖孫父子同名。　自幕至于瞽瞍而舜後虞思亦名幕。太公望名牙。而靈公子亦名牙。湯名乙。玄孫之孫亦名乙。蔡文侯名申。昭侯亦名申。周厲王名胡。而釐王亦名胡。衛穆公名遬。而成侯亦名遬。鄭灌夫之祖武公名掘突。而厲公名突。隋處士羅靖父亦名靖。魏大將安童父名屈子。亦名屈。林邑王范陽邁死。太子咄立。慕父之德亦名陽邁。唐陸元初子名景初。若商巫咸之子名賢。則不諱嫌名也。
羅泌曰。虞仲之孫。實曰虞仲。周章之弟 漢趙王曰如意。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曰琮。而奉天又名之。爵林曰恪。而建王又名之。以王氏而有兩渾。濟父戎父 兩愷。茂仁君夫 兩綏。愉子戎子 兩乂。緒父衍父 兩澄。濟弟衍弟 兩處仲。敦湛 兩安期。舍子湛子 它族又不足言矣。
君臣同名。　周襄王名鄭。衛成公亦名鄭。晉定公名午。

而邯鄲大夫亦名午。宋向成衛石惡皆與君同名。宋武帝名裕。謝景仁張茂度皆名裕。褚叔度王敬弘皆名裕之。宋明帝名彧。王景文亦名彧。
男女同名號。　開明。蜀王名。王莽小妻亦名。昭君。王嬙字。莽時方士亦名昭君。孟光。梁鴻妻。蜀先主時有孟光。
仙人同名。　洪崖先生。一伶倫。三皇時得仙。一唐張氳。晉州神山人。隱姑射山。鉅靈。一關華山爲二者。又漢武內傳東都送一小人長七寸。東方朔謂爲鉅靈。又洞冥記一女人愛悅于帝名鉅靈。旁有青珉壁壼。鉅靈乍出入其中。東方朔目之。化青雀飛去。吳剛。月中斫桂人名。玉門子亦名。
淮南子有八公。李鄴侯亦有八公。

五王喬。一周時吹笙。一漢明帝時飛舄。一蜀人食肉芝。健爲人居緱山仙人菴。史記注云爲柏人令於此得仙。一魏王基求賜叔父子喬爵。三召平。一秦東陵侯。一爲陳勝徇廣陵者。一爲齊王相。九王褒。一漢武時作聖主得賢臣頌者。字子淵。一漢元時僕射。一魏黃初時都尉。字偉元。獻石胆二十斤。一周開府儀同。字子淵。避高祖諱改子深。一漢成帝時鄭通里男子。帶劍入北司馬門。一作雲陽記者。一漢鑄上見孝成鼎。一眞人。字子登。陵七世孫。又漢郊祀志有王褒。四王澄。一晉字道深。濟弟。一晉字平子。衍弟。一梁都官郎。一褒中侯。堅兄。四朱買臣。一漢武時會稽太守。一梁元帝武昌太守。又梁宣猛將軍。密告豫章王棟者。又閤人。按劍請誅宗黃者。六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言司馬喜相求。一在越斷髮爲王騎。一漢平津侯。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廣延傳。一北齊護澤縣公。七張敞。一漢京兆。一漢令史。與胡鷹共匿寶武孫輔者。一東漢張遼弟。南陽人。一漢末朱登饋饟者。一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馮緄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一晉恭帝時郎中令。張禕父。爲吳國內史。一劉宋張裕張邵之父。敞廷尉卿。七張衡。一東漢字平子。一張魯父。一漢順時太史令。一作靈憲經者。一晉從趙王倫被斬。一隋御史大夫。一博物志載張衡王肅馬均冒霧行。四張華。一漢議郎。一晉字茂先。一慕容德臣。一■安北將軍。六張忠。一更始將。一漢請孫寶教子者。一晉人道士。一南陽太守。一宋瀘州總管。字聖毗。開封人。又宋儂智高圖廣州。手拉賊帥馬陷被害。亦開封人。名忠。四王猛。一從齊侯伐晉。一苻秦字景略。一劉宋王清子。爲晉陵守。一隋文帝謂辛防曰。猛懷其舊主。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亦是我之功臣。二魏舒。一晉國■。一晉司徒。二王良。一御趙簡子。郵無恤。一字仲子。漢司徒。三趙高。一秦丞相。一漢清河太守。一蜀市人。背鏤天王。二公孫述。一秦昭王時。一漢光武時。

六李通。一東漢固始侯。一三國江夏平春人。汝南太守。一漢末陽平都尉。又魏武時都亭侯。又益州刺史。使從事李通頒燕周僕。一金參知政事。四李廣。一漢飛將軍。一東漢琴亭侯純子。一妖巫維汜弟子李廣爲馬援斬。一齊文宣時掌書記。四李陵。一漢降匈奴者。一後漢益州從事史。朱輔遣送白狼王。一唐姚州錄事參軍。爲蠻所殺。又南宋太常少卿李陵。三張說。一漢安丘侯。擊項羽者。一唐燕公。一宋承旨。三姚崇。一秦將姚興逆救薛勃。一唐相。本名元崇。避號改名崇。一後漢律曆志有待詔姚崇。二張良。一漢成信侯。石勒右僕射。二孔安國。一孔子十一世孫。漢武帝博士。一晉孔愉子。二張載。一晉人。貌醜。一宋橫渠先生。六張俊。一後漢尙書郎。一宋將循王。一南燕尙書。降劉裕。一劉昌裔。又孟珙檄張俊復郢州。史奕曰。又一張俊。又李庭芝舉張俊。三李密。一晉字令伯。以祖母老辭官。一後魏李元忠族弟。母老襲爵。一隋蒲山公。三李定。一漢固始侯李音子。一宋彈蘇子美。一宋[illegible]蘇子瞻。五劉晏。一南齊人。與兄渢及江祏江祀詣謝元暉。一唐人。字士安。曹州人。一遼進士。字平甫。嚴州人。歸宋。擊李進威方國宣城。往援爲所害。一金斡離不遣來者。衛士殺于都亭驛。宋又一劉晏。劉正彥用其計。平丁進。五劉弘。一漢司空。字子高。安眾人。一晉沛國相人。荊州刺史。又京兆劉弘。使人殺張寔父。隋書泉州王國慶殺刺史劉弘。一字孺孫。成武侯順之叔父。起義兵卒。二謝安。一後漢下邳人。一晉安石。二趙普。一漢趙孝父。一宋相。三劉毅。一漢北海敬王子平望侯。一東萊掖人。晉武時劾何曾者。一沛人。同起兵討桓玄者。三劉惔。一蜀人。字威碩。一晉字眞長。沛國相人。一字大操。彭城人。勔子。三陸通。一楚狂接輿。一齊宣王少子。名通。封于平原陸鄉。遂以地爲姓。一後周文帝時吳郡人。字仲明。討趙青雀有功。賜姓部六孤氏。四李膺。一漢字元禮。一梁人字公胤。與羅研俱蜀士。以文達者。一新昌侯蕭藻王傳。爲蜀使至都。有今逢堯舜之對。又漢有作蜀記之李膺。

二任安。一衛將軍舍人。一廣漢人。秦宓稱于諸葛亮。二李充。一漢殤帝時人。字大遜。兄弟同衣遐食。徵爲博士。一晉時人。字弘度。善隸書。妙參鍾索。一褚裒引爲參軍。三王沈。一字處道。高貴鄉公號爲文籍先生。一字彥伯。作釋時論。以東野丈人自寓。一劉聰時有王沈。二王承。一字安期。湛子。一陳子東陽守。四張昭。一吳人。字子布。一南北時吳部人。字德明。與弟乾俱孝。一事王師範。義不臣梁。一周世宗兵部尚書降宋。二李蔡。一唐李泌子。一宋字清假。知綿州。歲活十萬人。二張賓。一石勒右侯。一隋與劉佑劉暉定曆。三王融。一王祥父。一王奐子。與劉祥同載。一字元長。爲曲水序。三周訪。一漢周舉父。一晉人。字士達。又時有同姓名者。而吏誤收訪。訪奮擊之。二楊震。一漢字伯起。一宋代州人。字子發。守麟州建寧砦。戰沒。惟子存中兒。二鄭衆。一字仲師。從父興授左氏春秋。明帝遣使匈奴。不拜。一字季產。宦者。俱漢人。二江革。一漢字次翁。中郎將。一梁字休映。御史中丞。二陳

賈。一見孟子。一宋孝宗御史。請禁道學。三張儉。一漢山陽人。字元節。一唐字師約。太宗時征高麗。一遼狀元。宛平人。二徐幹。一班超司馬。一曹操掾。三賈逵。一漢字景伯。號長頭。一字梁道。賈充父。豫州刺史。一宋狄青將。業城人。二王珪。一唐相。一宋三旨宰相。二李勣。一唐人。與兄涉隱少室山。一宋嘉祐進士。郡號李夫子。兩智永。梁僧。本名法極。右軍徽之後。安西成王諮議彥祖之孫。廬陵王胄昱之子。謝少卿外孫也。與兄小賓。俱出家。常梁時歷陳閱隋季百餘乃終。宋智永。見鄧椿公壽畫繼。成都僧也。兩辨才。并高僧。一唐藏蘭亭序者。一宋隱天竺。二參寥。一唐道士。見孟浩然集。一宋杭州僧。漢成帝趙后名飛燕。又漢武載愛姬趙飛燕于屬車豹尾中。見晉志。而唐寶曆閩浙東貢舞女亦曰飛燕。漢武欲以金屋貯阿嬌。而宋

王亦命以金屋藏飛燕。東坡妾名朝雲。而元魏河間王琛有婢名朝雲。古樂府王仁妻秦羅敷。而唐脂妻張氏亦名羅敷。蜀王建小徐妃號花蘂夫人。而孟昶夫人費氏亦號花蘂夫人。孟之花蘂。宋太祖亦嬖之。爲太宗射死。唐柳將軍愛妓名真真。又與韓真卿通者謝真真。與鄭述古通者沈真真。與元稹私者崔鶯鶯。與張浩然私者李鶯鶯。唐關盼盼。張建封妾。宋費盼盼。黃山谷贈以詩。唐妓盈盈。又天寶中貴人妾名盈盈。唐大曆中才人薛瓊瓊。宋南渡時有妓馬瓊瓊。又妓有兩楚楚。一宋一元。

兩蘇小小。一南齊。一宋。兩愛愛。一宋一元。

魏文帝姬名夜來。而周皓與高將軍郎君所爭妓亦名夜來。項羽有虞姬。先有齊威公姬勸戮周破胡者爲虞姬。劉尚書寵婢名采蘋。又劉奉郎安行廚婢亦名采蘋。光武后陰麗華。齊潘淑妃陳張貴妃俱名麗華。又周宣帝后名。劉殷女娥字。俱同麗華。

同名同字。　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蔡公孫歸生。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鄭公孫段。印段。宋褚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嘉。宋樂嘉

晳字子孚。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晳。郲子克楚鬬克。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言偃晉籍偃荀偃鄭公子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西赤皆字曰華。楚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反。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曰牛。顏無繇仲由皆字曰路。楚鬬宜申公子申曾申皆字子西。鄭公孫夏字子西。鄭公孫揮鄭公子翬皆字子羽。衛有行人子羽。

同字。　冉雍陳寔同字仲弓。端木賜漢王尊吾丘壽王同字子貢。仲由漢爰肖同字子路。卜商與漢杜欽杜鄴

孔光同字子夏。宓不齊伏勝皆字子賤。鄭子產唐杜甫宋蘇舜欽皆字子美。谷永終軍揚雄皆字子雲。韋賢汲黯韓安國皆字長孺。東方朔雋不疑于定國皆字曼倩。司馬相如薛廣德施讐皆字長卿。李陵任安丙吉皆字少卿。石顯母將隆侯霸俱字君房。司馬遷李尋俱字子長。陳湯田廣明俱字子公。車胤王濟同字武子。枚乘稚康同字叔夜。邊韶毛玠同字孝先。顧榮賀循同字彥先。荀闓蔡諧諸葛恢同字道明。丁潭孔愉同字世康。張茂字偉康。號會稽三康。班固賈琮同字孟堅。宰予闞止同字子我。周有季子。魯公子友。晉郤至。吳季札。衛子路。戰國蘇秦皆爲季子。管仲高傒陳公子完同字敬仲。孔白公西與闕勃騶帶同字子上。孔伋原憲燕級平嵒同字子思。孔最冉季公孫僑同字子產。澹臺滅明公孫揮知帶公子翬同字子羽。巫馬期叔仲會同字子期。公孫茲秦非同字之子。顏孫師公孫黑肱叔孫輒豐卷同字子張。編示兒　第五倫字伯魚。傅毅字武仲。耿恭王龔俱字伯宗。崔瑗字子玉。

又襲古人之字與名而非所慕者。　漢衛颯字子產。杜

安字伯夷。唐檀字子產。伏無忌長子。杜欽杜鄴。俱字子夏。唐有柳子夏。柳子厚侍御蔡服。曾王父徐州刺史諱子夏。宋潘艮貴字子賤。蔡齊字子思。又漢有陳專諸。浮子。劉巽子。晉有王彭祖。又孫權女孫魯班。宋翟馬周黃庭堅弟叔向皆掩古之姓名。　魯直弟字叔度。豈龍池生壁虱虎子養溪魚者耶。是漢朱兩黃叔度矣。　阮籍呼王戎爲阿戎。王晏謂王思遠小字阿戎。

慕古人者。　如司馬長卿慕藺相如而改名。唐李瑗慕張綱而改名。傅幼起慕南容更字南容。鄺審趙瑈衛司

馬食其更名。　又權皐字士繇慕咎繇劉損字子騫慕閔子騫何憲字子思慕子思王維字摩詰慕維摩詰范啟字榮期慕榮啟期顏之推字介慕介之推顧野王字希馮慕馮野王庾鴻字伯鸞慕梁伯鸞元彧字文若慕荀文若袁粲初名愍孫後名粲字景倩慕荀奉倩范仲淹字希文慕文中子北魏李預字元凱慕杜預　昌化章氏子長翃字景韓次翊字景虞一慕韓翃一慕虞翊
癸辛雜識

蜀張雲自比朱雲。　曹平慕曾參改名爲曾。

慕而同者人皆賢之至西漢有何比干東漢有朱張字孫卿許暹字顏回梁有庾晏嬰庾黔婁祖孫登連古人姓名爲名字不惟誕妄亦鄙才也。　劉湛嘗慕汲黯崔琰爲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次子名琰字季珪而末年狂悖乃至謀弑梁張稷弑東昏後爲陸杲所彈內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名實相乖徒滋議刺

名同先賢而復同其字。　褚淵字彥回司馬伋字季思至宋齊丘字超回胡旦字周父辛　以太公爲名周太祖勝伊摯稱爲伊尹唐劉軻父夢孟子造門而生因以爲名伏几襲裳非誕則妄耳。

名字犯古聖王諱秦將軍孔子胡熱侯劉聖人更始劉聖公于闐國王李聖天北齊將軍劉乾字天皆以爲異事不獨德宗之論。論陸贄曰苗晉卿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不欲明行斥逐各宜降外官贄曰請恕初非信實乞勿聽　汪台符之書。貽宋齊丘曰足下眷先聖以立名超亞聖而稱字宋改爲子嵩使人誘台符沉石城下　嫌其僭也。乃陳蔡景歷妻兄名劉裕。隋梁士彥子名操字孟德。都不忌諱。不知何所取也。

又漢有平原楊太伯馬嚴從講學者。宋有兩李泰伯。一名覯南城人。一名安期建寧人。作表忠詩弔岳飛者。東坡因樂天以爲號。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跡　古善醫名扁鵲。秦越人因名爲扁鵲。古善御者王良。漢文帝名來宣爲王良。王良又字伯樂見漢書王褒傳注。

與古人同字而行相懸絕者。有宋賈偉節。開封人造巨船二千四百艘供花石拜戶部侍郎　張淵明字愿季錢塘人父至以太學受知韓琦與兄浚明及葉夢得締蔡京爲死交上元祐籍分三等皆三人所建資政殿學士

又孟蜀將有趙季札爲蜀王斬。　宋小臣有方仲弓請

立劉氏七廟晉宗道言乃止。丁謂使侍禁王仲宣押李文定如衡州

稱號相同。謝安號東山。何點弟求亦號東山。李太白慕謝安亦號東山。

世知杜之爲拾遺而不知李亦拾遺也。世以草堂專屬杜而不知李亦號草堂也。（李白後代宗徵拜左拾遺見范傳正碑太白晚依宗人李陽冰終于紫極宮少陵將歸襄陽終潭岳間采石固謬耒陽亦未可憑。）

先王號關羽美髯公。東魏許惇省中號長髯公。許愼遷尚書髯下至帶號長鬚公。

太白附參寥子。高士也。子瞻贈參寥子。高僧也。（與山谷冷齋夜話。）唐高彥自號參寥子。西湖浮屠道濟自號參寥子。

張鷟稱浮丘子。張毋氏稱浮丘先生。

北齊韋夏以高隱封逍遙公。唐韋嗣立以姻韋后亦封逍遙公。鄭遨以逍遙公賜號。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祖本中（字居仁。）先號東萊。

周陸通唐陸羽俱號接輿。唐白樂天宋郭祥正俱號醉吟先生。唐邊鎬宋洪皓俱號佛子。

杜綰號雲林。黃長睿倪鎮危太朴俱號雲林。

稱西山先生。李郁。蔡元定（字季通。）眞德秀

稱白雲先生。陳摶。（周世宗稱。）郭雍。（忠恕子。）許謙。

武安君有秦白起。（賜劍死。）趙李牧。（賜劍死。）蘇秦。（刺死。）德按沛公初亦封武安君。宋大觀三年加封漢壽亭侯爲武安王。按延岑先號武安王。武信君武臣項梁同。

平原君有趙公子勝。又漢朱建。又漢武帝王后母臧兒。

項羽號西楚霸王。薛舉號西秦霸王。黃巢建元王霸。

伏波將軍有路博德破南越。馬援平交趾。

古事比卷之十二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十三

古事比卷之十三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德行

趙淸獻公事必可對天知。司馬溫公事必可對人言。陛九韶。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劉甲（摯于。東光人。）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名曰日誌。）金楊伯雄對海陵曰。白日所爲。暮夜書之。不可書者不可爲也。元許謙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有自省編。）宇文公諒晝有所爲。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爲。檢飭之嚴如此。豈得復有大過哉。（問奇）

不苟于色者。無子買妾。問爲趙太守女。而送還。并傾槖以贈者。五代鄞人袁昇也。次年生韶。立券償錢。問爲父綱運欠折。遂遣還不索錢者。馮商也。生子京。（字當世。）詢知父卒不克還葬。送歸不責原直。馬從政也。生子以涓名。買妾而問之。知其賣償折運。遂還之者。王安石也。買妾而詢爲范復初女。召其母令擇壻。具匳遣送者。元沈仲說也。納鬟不肎私。具貲嫁之者。錢伯全也。買婢得一婦。詢知張貢士女。輟女匳嫁之。宋陳規也。

不從亂命而嫁父妾者。陳乾昔子尊己也。魏武子子顆

也。偶記

嫁女而先嫁婢。婢皆大家者。趙仁美。南唐鍾離瑾。彭城劉元溥也。

潭州席上舞柘枝者。詰為韋中丞女。遂于賓榻中選士人嫁之。李翺也。玉堂設宴。歌妓中微操閩音。詢為真西山後。擇小史娶之。姚燧也。

不苟于財者。婦人遺玉帶。候而還之者。裴度也。白敏中也。相者皆知其種德。吏失金釵。候而付之者。彭思永也。延壽寺拾得金銀。候物主還之者。竇禹鈞也。得人所遺金珠。呼主還之。趙柔也。還人遺囊。張處威也。

葬逆旅諸生而不取其遺金者。鮑子都也。道遇諸生。卒得心痛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資殯。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遇一關內侯宿。驚為吾兒。使迎喪。開棺如言。而為辟公府。王忳也。忳遊學京師。空舍。遇一生病困。日當到洛陽。而命在須臾。橐中金十斤。願相贈。乞殯我。忳為營殯。餘置棺下。後署大度亭長。忽風飄一繡被。又馬突入亭中。後乘馬到雒縣。馬奔走入他舍。主人問所由。及葬書生事。驚曰吾子。姓金名彥。遂與共迎喪。餘金封識如故。陳翼也。字子初。到覽鄉。馬傷一人病。呼曰。我長安魏少公。翼迎歸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死。翼買棺斂。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遇其兄長公。告吏捕翼。翼具言。長公叩頭謝。金十餅。翼送長安還之。李勉也。葬逆旅諸生。置餘金棺下。後其家共啟墓。出金付之。葬商胡海賈而不取其珠者李約也。約即勉子。過商胡。託以二女。又與一珠而死。約財寶悉籍其數送官。而二女求配。即以珠含殮。胡後親戚來理資財。夜光果在。崔樞也。樞瘞海賈。能蹈水火之珠于柩中。後番禺開棺得珠。明年登第。

歐陽頠還袁曇緩之金。頠在嶺南。交州刺史袁曇緩以金五百兩。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蔿。四百兩付兒智矩。頠尋為蕭勃所破。惟所寄金獨存。緩尋卒。頠并依信還之。辛穆還陳敬文之綫。穆字叔宗。初隨父在下邳。與陳敬文善。文弟敬武為沙門。從師遠學。敬文臨卒。以雜綫二十疋托穆與武。經二十年。于洛陽見武。以物還之。封識如故。閻儆還第五常之錢。儆字子張。平輿人。為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有俸錢百三十萬留付敞。敞埋著堂上。常舉門遭疫病。困。謂九歲孤孫曰。吾寄閻敞錢三十萬。孫長。步擔至汝南。敞發錢與之。孫曰。亾祖止言三十萬。敞曰。府君病困謬誤耳。趙允逢還女冠之金。寄黃金一鎰。屬離亂。女冠委化。後二十年。納于河南尹張全義。舊封尚在。所

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李景讓唐荊西觀察使。母鄭。因墻覆得錢盈船。鄭注香祝天云。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命掩而築之。蘇子瞻僦宅于肴。婢足忽陷地。有板覆大甕。人謂下有宿藏物。子瞻母亟命以土塞之。豈惟笄幃而繞阿堵者遠遜。即冠屨而執牙籌者。亦當媿心。

直不疑償同舍郎金。陳重償同舍郎袴。徐孝節賣衣償借書人冊中金葉。桑虞償同宿人脯。元蘋斛取家釵償婦人之釵。後得釵愧謝。

陰德活人者。何比干敞六世祖。為汝陰縣決曹掾。平活數千

人（老嫗避雨曰公有陰德天賜君策因懷中出策九百九十九枚曰子孫佩印如此算）袁安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　李訓王涯等誅親屬從坐者皆在四繫裴度上疏全活者數十家　鄧訓爲使者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

于公曰我治獄有陰德子弟必有興者（子定國爲丞相永御史大夫封侯傳世）　鄧禹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代必有興者（自中興後累世寵貴）　曹彬伐金陵焚香誓衆城下日不得妄殺一人（其後貴盛）　虞詡祖父經曰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字其孫詡曰升卿後果至尚書令）　梁商曾祖統安集涼州

商曰先人全濟河西所活不可勝數若慶流子孫倘與此女乎（女郎順烈皇后）　陸元方曰吾陰德于人多矣其後庶幾福不衰（則天時爲相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臨終取前後章焚之云云）

太平公主支黨多人時方窮治陸象先（元方子）密爲申理所全甚多　越王貞支黨當籍沒者五千口狄仁傑密奏而特原之皆流豐州　淮西之役所獲敗卒九千人魏仁浦白以隸軍

元劭弑立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悉欲誅之何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　爾朱榮于河陰屠害卿士將

盧道虔兄弟劉靈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相隨免害者數十人（靈助後僭王）

不吝其所有者與大簟而自坐薦上者王恭也棄蠶而與人箔者司馬徽也聞人不敢借車遂自焚車者阮裕也問外無假驢者然後出王昭素也四子在孔門何減子路（偶記）

不肎損人者賣宅而告以無出水處陳元方也賣宅而告以宅汚下者北齊皇甫亮也賣牛而告以蹄漏者明山賓也鬻牛而謂不堪驅策利己誤人歸直取牛者遂

蕭韓家奴也賣陶器而告以器不行者曾叔卿也馬不利主而不肎鬻恐遺害于人者庾亮也馬蹄齧傷人既賣而取馬償直陳堯咨也賣馬云此馬夏有肺病司馬溫公也均足激薄停澆矣（前）

從者竊禾飼馬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鹿悆也（爲彭城王館客）　從者路得一羊行三里知之令送還本處趙琰也　東鄰桑椹落其家悉拾還其主馬逸暴人禾疑馬訪主酬直而去趙軌也

公沙穆（淵海作朱穆）鬻病豬以半價還買者而買者竟不受

錢孟信兒子鬻老牛。信以老病告買者。而買者苦請之。
吾又兩高之矣。偶記

慰以待盜。　遇盜奪財物。餘七縑。賊不知處。乃追以與之者。戴封也。恐驚母先至門迎盜。盜慚奔出。追以物與之不及者。趙咨也。逢掠追呼。令取三疋絹者。范郁也。見人盜魚。追以魚遺之者。陳囂也。追以錢與盜。盜不受。遂棄之而去者。姜肱也。見人刈禾而避之者。淳于恭也。沈動也。見人竊麥而避之者。張文詡也。見人竊蔬而退走。母問之不肯言盜之名。范元琰也。見人盜菜而轉身者。

徐孝也。望見刈黍而默避者。李士謙也。盜樹而匿退者。陽城也。臘夕盜砍其樹。有告者陽不問。范喬也。盜蔬而避之者。朱羅可也。有攘雞者可移壺就之。呼其妻挈盡醉。人曰是相戒無犯。有盜食牛事覺來謝。曰餘肉可共啖之。王舒也。人竊其稻。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者。吳國夫也。人刈其稻避之。既而自刈送與。孫晷也。見人盜衣而不言。有人擒盜。乃以衣與盜者。何點也。有門生盜其衣。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門生悲而去之。褚淵也。除道以通盜瓜者。桑虞也。立橋以渡盜筍。朱郭原平也。梁范元琰也。製橋以通盜蔬者。孔牧也。袁卞也。人盜筍更買大筍送之者。沈道虔也。見人盜筍挈履徐步而歸者。何隨也。諸子可謂厚矣。豈中道乎。以之示德則可。以之為法則不可。前

損已以利人　鄰牛犯稼。刈芻納其門。相諭莫犯。漢羅威也。牛犯其田。牽至涼處。飼之過于牛主者。管寧也。李士謙也。持芻送主者。晉朱沖也。種桑以枝蔭妨他地。遷界數尺。鄰復侵之。輒更改種。韓係伯也。襄陽人。夜竊藩其地自益。而密拔籬多以地與之。陳囂之于紀伯也。漢承

宮有人認其蒙陰山中臨熟黍。便推與而去。吳鍾離牧。有人認其居永興臨熟稻。即以與之。其人後慚。送稻還牧。牧閉門不受。其人輸至道傍。莫有取者。魏任嘏有擅耕其田而云借之。慚謝還地。晉郭翻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晉鄭明子長翔墾田立表。經年逮熟。人認。乃皆與之。庾詵載米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至室。其人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恣其所取。又卓茂之馬。劉寬劉虞之牛。司馬徽何隨季業之豬。曹萌元偉鄰認其豕之豕。沈麟士之屐。俱為人誤

謌而後送還還而竟不受者朱冲王延之犢劉凝之之
屐然過矣。前
漢伏湛守平原歲荒謂妻曰一穀不登國君撤膳今百
姓皆饑奈何獨飽悉捐俸以賑老弱郡賴以全　三國
會稽駱統逢歲饑爲減食姊巨富問其故荅曰士大夫
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助粟若干統一宿散盡　孔
奐守晉陵富人殷綺見其儉素饋以氈衣奐謝曰太守
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豈容獨享溫飽　隋辛公
義刺牟州有應禁者公義卽外宿曰忍禁人在獄而我

獨安寢乎
宋劉善明家食儲積粟以救鄉里百姓呼其田爲續命
田　漢鄭產爲汞州白上鄉嗇夫代民出舉子口錢事
聞錢因得免改其鄉曰更生鄉叢談
李光弼鎮涇原出俸錢贖質賣子還其家　李德裕鎮
西川著鄉約歸贖鬻女子其父母　曹彬克成都獲婦
女閉一室密衞之事平訪還其家無家者備禮嫁之
臨湘徐偉歲荒不能舉子者皆賑給之人舉子者皆以
徐名宋顧琛母孔氏歲荒散家糧以賑邑里生子皆以

孔名
恕而不以尤人　隋盧景衡乘馬爲牛觸死牛主陳謝
拱衡曰六畜相觸君何謝焉李士謙奴爲鄰人並震因
醉角力而斃震惶懼請罪士謙曰本無殺心何爲相謝
漢宋則子與蒼頭習弩誤中而死則察而恕之韓滉幼
子爲弟洄失手墮死滉戒妻勿哭恐傷小郎意四事皆
人所難　令史私馳馬馬蹶鞍壞懼逃招還不罪裴行
儉也家僮笞折馬足不責歸登也
不歸過于人　殽之戰百里孟明敗歸秦伯鄉師而哭

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　李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
失道　漢先王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　劉弘謀事
有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
恕以容人　黃霸不去許丞許丞病聾督郵白欲去之太守黃霸曰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馬宮不責陳遵遵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請斥大司徒馬宮曰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
仁以及物　田子方出見老馬于野曰少盡其力而老
棄其身仁者不爲　後周孟信一老牛從子賣供薪粟
信曰少用其力老則賣之豈仁人耶

隱人之惡。曹參見人有過掩匿覆蓋之。韓魏公不爲畦畛峭塹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必手封之人未嘗見。柳霞弘奬名教未嘗論人之短。王友貞口不言人過。阮籍不臧否人物。賈琥不喜臧否人物。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姚察一善可錄無不賞薦非分相干咸以理遣。

自處從厚。陳表于暨豔。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班肅于皇甫鑄。鑄專權。班行中多親附。及得罪後惰羊嫉如讎。唯肅始終加一。獨送出城。祐于夏侯氏。妻夏侯霸女。及霸降蜀。姻親多告絕。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

唐陽城之葬妹夫。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癡不知人。嘗負以出入。又千里負其妹夫歸葬。宋樂京之嫁妻妹。布衣時。妻張氏家絕。挾女弟自隨。京未嘗見面。妻死。京褱食于外。嫁之。均末俗所難。

德化

漢陳寔里人有爭訟者輒聽曲直每曰寧爲刑罰所加勿爲陳君所短。王烈。時有盜牛者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後守老父遺劍。周柳𢡟。時有不善者恐柳德廣知。漢董正。字伯和番禺人。鄉閭有過相戒曰伯和得無入耳。南史沈道虔以捃拾自資同拾者爭穟恐以所得與之後愧鉀爭輒云勿令居士知之。宋後生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端明所知。于邵先生亦然。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戲謔稍過祖禹必戒之。

司馬均字少賓。鄉人有所訐爭均不直者終無敢言。李戡隱陽羨里。民有爭不之官而詣戡以辯。陽城隱中條山。里閈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汝南蔡衍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劉虞東海郯人。鄉曲有所訴訟以情理論判皆小大敬從。壽張呂顯鄉人爭者皆就質。徐孝肅雖在幼齒宗族有爭訟平論之爲肅所知者無不引咎而退。蕭道賜居鄉有爭訟者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王。任嘏邑中爭訟皆詣質之然後意厭子弟有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豈可令任

君知。歐慶乾德人。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朱王昭素鄉人服其德。凡爭訟者競決之。有盜其椽木者。自擲于外。盜慙而去。以致無盜。

管寧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與人臣言誨以忠。嚴君平依龜筮爲言。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

管寧避地遼東。左右無鬬訟之聲。禮讓移于海表。王扶客居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桓曄避地會稽。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爭訟。甄濟隱居青巖山之

人。服其操行。約不敢漁。胡昭居陸渾山中。部落二百里。無相侵暴者。逢萌居勞山。人皆化其德。太守致禮不荅。捕之。吏叩頭曰。子康大賢。人敬如父。往必不獲。守怒繫獄。更遣他吏。人相率以兵弩捍禦。吏傷奔還。周黨勅身修志。州里稱其高行。朱冲南安人。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孫期里落化其仁讓。范叔孫錢塘人。鄉里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卓茂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皆愛慕焉。虞寄或言晉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李仲元弘居成都圭里。里人化之。頒白不負戴。男女不錯行。南陽劉驎之居陽岐積年。衣食有無常與村人共。値己匱之人亦如之。

仇覽免冠自責以悟妻子。柳靖下帷自責以悟弟子。淳于恭自箠以教兄子。繆彤自撾以悟家人。長孫儉自杖以化縣令。若蘇世長之自撻。不勝痛而走。適貽笑耳。偶記

仇季智爲陽遂亭長。一作蒲亭長。以孝經感陳元母子相泣。韋景駿爲貴鄉令。以孝經感縣人母子改悔。房景伯母能化部民。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

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其子涕泣乞還。梁彥先能化焦通。彥先刺相州。塗陽人焦通酗酒。事親禮缺。爲從弟所訟。彥先將至孔子廟。觀韓伯瑜泣杖之像。通感悟改過。卒成善士。韓延壽爲左馮翊。有兄弟訟田。延壽傷曰。是教化不至。乃閉戶思過。訟者相責不爭。吳祐爲膠東相。有民相爭訟。祐閉閤自責。許荆守桂陽。有兄弟爭財。荆曰。教化不行。責在太守。上書陳狀。兄弟感泣。各求受罰。蘇瓊守清河。乙普明兄弟爭田。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淚。普明兄弟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又晉夏方令高山。百姓有過向之流涕大

小莫敢犯。
李宗侃孝衡。感李尼之言以爭田爲鬭田。張倪吳慶感
王志之德。以爭田爲鬭田。中牟人許伯爭田。魯恭至爲
平理曲直。皆輟耕相讓。文王之化虞芮豈異哉。至元文
遥初以北魏宗室被侮。有冒侵其田者。即以與之。及貴
其人逃去。文遥加以慰撫。其人愧而不受。遂爲棚田。此
文遥之過厚矣。
閻憲爲綿竹令。行者得遺賄以還曰。縣有明君。何敢負
也。 吳祐爲膠東相。嗇夫孫性以私錢市衣進其父。父

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偶記
爰延人。外黃 爲郷嗇夫。仁化本鄉人。但知嗇夫。不知郡縣。
許劭爲郡功曹。太守徐陽甚敬之。府中聞子將劭字爲吏。
莫不改操飭行。
魯恭令中牟。亭長借人牛不還。恭解印綬欲去。亭長慙
而還牛。 孔嵩辟公府。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爲嵩。
于是送馬謝之。 徐穉閭里服其德化。有失物者懸以
相還。
陳寔以絹二疋貽梁上君子。一邑無復竊盜。王烈以布
一疋勸盜牛者。其人後爲老父代擔。又守遺劍。隋趙煚
刺冀州。以蔚一車賜盜蔚者。盜感泣過于嚴刑。
唐許圉師刺襄陽。但賜受賕者以清白箴。後皆自愧爲
廉吏。 李栖筠使常州。學校堂上畫孝友傳以賜諸生。
人皆知勸治行。
魏公子終席謙讓。平原君不敢言獻五城。尹翁歸不可
私于于定國。不敢見其邑子。崔湛赴弔李德林。父巳。嚴寒徒跣反葬。
車服甚盛。比至門纔留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
灼。楊綰拜相。京尹黎幹爲減騶從。袁淑德倏李僧伽。先

減僕從然後入門。袁紹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
入郡界曰。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時爲郡功曹。遂單車歸。李
師古以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近千緡。將貽杜黃
裳。見夫人朴素。二從婢青衣藍褸。不敢通賄。盛德之士
望之令人消其鄙吝。此之謂身化。
陽城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持。 司馬溫公守園僕
廉不受貲。園子呂直日。只端明不愛錢。十許日。新創一井亭。乃前不受十千所創也。許衡客
姚樞齋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家
人化之如此。若桓曄心非楊賜夫人。後至京師。未嘗舍

宿楊氏賓客從者皆祗其志行一飧不受于人亦漸染于貞介也

蜀廖立之泣武侯立爲長水校尉自以才名宜與亮貳後廢徙汶山聞亮死垂泣曰吾終于左衽矣　宋祝尙賢之哭蔣允濟允濟歷郡邑以清白稱嘗按南平令尙賢奪職允濟卒尙賢哭曰罪在我耳如公之賢安得不哭非心折安能不怨而且慼

仲尼不逆互鄉　郭泰許進賈淑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老萊子徙江南從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

田疇入徐無山百姓歸之至五千餘家　邴原至遼東從居者數百家　姜岐隱居百姓就而居者數千家

孟嘗去郡隱居窮澤身自料傭鄰縣士民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此亦管幼安依公孫度于遼東避難者就之旬月成邑之風也

盜賊不犯其閭　姜詩赤眉過其里弛兵不犯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北落蒙以安全　鄭玄玄還高密黃巾賊不入縣境　周黨莽時杜門賊至廣武過城不入　荀悿太原人北狄不入荀氏廬　袁閎誦經不移黃巾相約不入其廬　徐穉穉子隱居不仕寇賊相約不犯其閭　孫期黃巾不犯孫先生舍　任旄字子旗樂安博昌人黃巾不入其鄉　魏胡昭居陸渾山寇不犯其村落　馬樞每居之處盜賊不入　隋華秋盜不犯其鄉　唐司空圖居中條山寇獨不入河中

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　劉宋張進之永嘉人賊相約不犯其門　唐李知本盜賊過閭不入往依者五百餘舍皆免　張志寬居父喪哀毀王君廓略地不暴其廬倚全者百許姓　黃璞璞號霧居于莆田黃巢入閩至璞居曰此儒者家戒令滅炬　至蘇東坡紹興三年虔寇謝達陷惠州焚蕩無遺獨留東坡白鶴故居并葺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縱火予吳子野近居曰是蘇內翰藏圖書處麾兵救之　又東漢趙咨盜夜劫之至門迎盜設食謝曰老母八十乞少留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慚歎曰干暴賢者言畢奔走　五代黃晟鄞人盜戒毋犯公境江東儒者多依之號其里曰措大營

盜賊不犯其境　漢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　宋查道守果州洞賊作亂相戒查使君行仁義抵城而還

賊感化而降　清河山賊于房景伯郡民劉簡虎常無禮景伯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率出降　張子林于彭修子林作亂聞其恩信即降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忠義

魯之臧保母以子代公子稱之死。與召公同。召公以子代太子。太子子立爲宣王。伯御攻殺懿公而求稱。臧衣其子以稱之衣。臥于稱處。伯御殺之。抱稱以匿而後得立。又在嬰杵先。程嬰公孫杵臼保趙朔之孤武。

漢蘇武使單于十九年不屈。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魏于什門使燕二十二年不屈。魏謁者。使燕見馮跋。不拜。怒留不遣。什門于衆中背跋。披袴後襠辱之。乃幽執。欲降之。不屈。至跋稱藩送還平城。魏王下詔褒稱。以比蘇武。宋洪皓使金十五年乃還。粘罕迫使仕劉豫。不可。乃流遞冷山。后以金主生子赦。使人還歸。元郝經使宋十六年送歸。經使宋時賈似道以却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眞州。居十六年。伯顏來詔南伐。問泚行人之罪。宋懼送歸。拘宋所著書凡數百卷。經在眞州。于書尺帛繫雁足。虞人獲之苑中。遂進師。

陶潛不稱義熙年號。以宋將興也。自永初以來。甲子而已。楊盛不改義熙年號。以晉猶在也。問晉亡。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終爲晉臣。

明帝使孔琇之殺晉熙王。琇之不食死。宋武封藥酒使張禕弒晉恭帝。禕自飲而卒。

稱盲而不仕莽者。高詡父子也。托青盲而不受公孫述之徵者。任永也。馮信也。自瞽其目而不爲吳職用者。史次秦也。漆身而避述者。費貽也。

棄冠帶絕交宦不仕莽者。王霸也。孺仲。焚莽所賜衣逃東海逃捕不得者。郭憲也。

稱病不仕莽者。龔勝。不食十四日死。卓茂。病免。崔篆。稱疾。蔡茂。病免。宣秉。不屈于莽者。楊寶。蔡勳。孔休。嘔血。劉宜。子高崇從弟變姓名抱經書隱遯林藪。不屈隗囂者。杜林。任延。

不就劉淵者。崔遊。年七十。淵命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就。不就劉曜者。楊軻。徵拜太常。固辭不起。不屈李雄者。吳喬。壹之孫。沒李雄軍中三十年。不爲屈。譙秀。聞遣李雄徵不應。桓溫平蜀表薦之。不受高季昌辟署者。梁震。終身止稱前進士。季昌重之。呼曰先輩。拒朱溫者。李敬義。德祕孫。徵命拒而不應。退居衛州。不仕祿山者。甄濟。不屈刀封。蘇源明。稱病不受僞署。崔倫。不污僞官。

龔穎不屈于譙縱。毛璩從事。璩爲縱殺。穎獨不屈節。收穎付獄。脅以兵刃。穎志彌堅。龔壯不臣于李壽。壯巴西人。父叔爲李特害。說壽討期以報讐。壯欲其歸朝以明臣節。壽不從。遂稱聾。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楊愔不屈于葛榮。逼以僞職。愔密含牛血。衆中吐之。仍佯瘖不語。乃止。

賀循之辭陳敏也。服寒食散。露髮袒身。敏詐稱詔。以循爲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箋。又服藥示不可用。是時州內豪傑。惟循與朱誕不與。陸德明之拒王世充也。服巴豆散。臥東壁下。充僭號。令子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入跪牀前。德明對之遺痢。竟不與語。虞寄之違陳寶應也。爲居士服。僞稱脚疾。寶應燒所臥屋。安臥不動。及寶應敗。寄以先識免禍。

諸葛靚終身不向朝廷而坐。父誕爲魏文帝誅。晉武與有舊。逼見之。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以爲侍中。固辭。王裒終身未嘗西向坐。以父儀爲文王監殺。三徵七聘。皆不就。

南岳慟哭。朱蒞允諸人也。西臺慟哭。謝皐羽諸人也。

軍破獨高揖者。袁渙也。與陳羣父子皆在呂布軍中。布破。羣父子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太祖嚴憚之。被擄不拜者賈景興也。冀州陷。爲葛榮擄。稱疾不拜。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不受爵。石偉也。字公操。吳平後。武帝詔加秩。偉佯狂及盲。不受爵。不就周徵。房豹也。齊滅。還鄉國。頻徵辭疾。示不臣劉。韓延之也。劉裕密書招司馬休之錄事韓延之。復書曰。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當與臧洪遊地下耳。裕歎息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字顯宗。名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休之嘗爲平西將軍。

貫高能以不死白王。高祖賢其然諾。戴就不忍以臣謗其君。薛安感其壯節。

顏魯公使希烈。鄭叔則止之。公曰君命也。韓文公使王廷湊。元稹止之。公曰止君之仁。必往臣之義也。可謂不避難矣。

雪怨而守所志 成之龔壯。見前 猶漢之田疇。疇痛劉虞死于公孫瓚。北歸不仕。怨烏桓賊殺冠蓋。引曹操討平之。誓死流辭官爵。

忠義強直之人。不畏死而反得不死。

齊從。呂纂攻虜夏門。從抽劍砍纂中額。纂即位。請從何甚。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纂嘉其忠。善遇之。魏徵。秦王責徵曰。爾闘我兄弟。答曰。太子早信徵言。不死今日之難。王器其直。馮立。解兵請罪。太宗數之。對曰。留身事主。其于劾命。當戰之日。無所顧憚。太宗宥之。蘇長。高祖責其後服。長曰。豈有獲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笑而釋之。屈突仲通。高祖曰。何見之晚。泣曰。不能盡人臣之節于此。奉見爲本朝之羞。高祖曰。忠臣也。盧絳。朱平金陵。絳獨不順。太祖問何久不降。曰。臣知事李氏而已。劉茂中。仕南唐。對朱太祖曰。結髮事王。惟忠勇是奮。雖陛下親征。臣亦隕身不顧。太祖壯之。張洎。太祖責之曰。汝教煜不降。出帛書示之。乃洎所草召救兵蠟丸書。曰。此特其一耳。他尚多有。上壯而釋之。燕書

古今死節之臣。伏湛子隆。諸葛亮子瞻。瞻子尚。陸抗子晏、景。嵇康子紹。陶桓公子瞻。周訪孫虓。謝安子琰。孫峻。袁湛從孫粲。郭汾陽子旰。顏杲卿弟真卿。盧懷慎子奕。曹彬孫友聞。王文正孫倫。司馬溫公從子朴。朱文公孫浚。曾子開孫悟。曾子固孫克。張浚孫鎧。陳文龍從子瓚。不墜父兄之風。孝而忠者也。沈充子勁。許敬宗孫遠。秦檜孫鉅。曾孫浚。渾。呂文德弟文信。克蓋前愆。忠而孝者也。

金日磾捽莽何羅。上誅江充黨。與何羅懼及。遂謀逆。日磾疑之。陰察其動靜。上行幸林光宮。未起。日磾奏廁。心動。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捽胡投

殿下。得禽縛之。斬頸也。許褚擊徐他。褚從討袁紹。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爲逆。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褚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

衛弘演報使于肝。翟人攻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演至報使于肝。因自殺。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復立衛于楚丘。欒布還奏頭下。布使齊。漢誅彭越。梟首洛陽。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趣烹之。布曰。方上困彭城。敗滎陽成皐間。項王不能西。以彭王居梁地也。且垓下之令。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一徵兵不行。而疑以爲反。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上乃釋布。

神武謂綦連猛事人當如此。猛爲神武親信。朱文暢將爲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周武謂傅伏爲臣當若此。周克并州。伏聞後主被獲。率衆哭。然後降。周武曰。何不早降。伏涕泣曰。臣三世衣食齊家。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執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

劉裕以韓延之復書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前見

蘇峻攻清溪。卞壼拒之。二子眕盱隨之赴敵俱死。其母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

蕭道成弒蒼梧。袁粲討之。子最以身衛粲被斫。粲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

王經死。母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何負吾耶。

王文操與賊戰。二子鳳賢以身蔽父。父得全而二子死。霍王元軌上其事。旌表其閭。

俞縱不負桓侯。桓彝使縱守蘭石。蘇峻將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張悌巨先不負諸葛瑾。悌逆晉兵牛渚。大敗。諸葛靚欲遁。靚往牽之。悌流涕曰。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所遁。遂爲晉軍所殺。猶孫拯不負二陸也

白公之難。莊喜赴之。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僕曰。子懼矣。何不反。曰。懼者私也。死義公也。遂刎頸而死。崔杼之難。陳不占赴之。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震駭而死。

崔杼弒齊莊。邢蒯聵使晉而反。左傳作申蒯。侍漁者。駈車人死。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

刎車上。孟玖將殺孫拯。拯門人費慈詣獄明冤。荅拯曰。君既不負二陸。謂機雲。僕又安可負君。玖又殺之。臧洪請救舊主張超之難于袁紹。紹不許。遂絕紹。紹攻東郡殺洪。洪邑人陳容在紹坐曰。將軍舉大事。先除忠義。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願與將軍同日而生。遂見殺。邊榮爲沈攸之守江陵。張敬兒襲破。命斬之。泰山程邕之曰。君入人國。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不願與將軍同日而生。並見殺。漢李雲痛言宦官下獄。杜衆願與雲同日死。亦死獄中。

臨難而不顧其私。 堯君素射妻。拒唐兵于河東其妻至城下勸降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屈突通射子。唐將竇琮追及于稠桑縱通子壽往諭通命左右射之。 李忠不救母妻。王郎攻信都大姓馬寵開門納之收忠母妻時寵弟從忠忠殺之世祖遣歸救母妻。忠竟辭 烏震不顧母妻。震少事趙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震從符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母妻招文禮不顧皆斷手鼻縱習軍中震奮破鎮州 程畿不顧子。漢昌長巴西守龐義有讒于劉璋者羲懼自守遣畿子郁索兵自助畿不從曰雖復莫子吾必欲之義知畿必不為己陳謝于璋以致無咎。 臧洪張巡皆殺愛妾以食將士。許遠殺僮奴。張伾請鬻女。田悅攻臨洺伾偽愛女出拜將士曰請鬻此女為一日之費。眾皆哭願盡死力。李抱貞告急詔馬燧李晟討悅破之。忠義奮激。氣足感人。

守節之士。出于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儁。導之為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龔勝以故大夫守誼以死。郭欽蔣詡以刺史郡守。栗融禽慶曹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臘。蕭道成篡宋。褚淵王儉身為帝甥。從臾滅劉。而死節者乃王蘊卜伯興黃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垍喬琳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為之丞弼。而甄濟權皋劉海賓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賢不肖相去何如也。

以義相激。 蘇峻之亂。陶侃欲西歸。溫嶠曰。公若違眾獨反。義旗將回指于公矣。侃遂爲嶠軍。 侯景之亂。韋粲入援。共推柳仲禮爲都督。裴之高恥居其下。粲曰。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泣謝。遂推仲禮。金人至金牛鎮。劉子羽遣吳玠書與訣。玠未有行意。楊政大呼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

田橫不從漢高。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島。橫死。五百人皆

自殺。盧曹不從神武。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島。曹死。五百人皆服斬衰。可謂能得士矣。俱不能有爲何也。偶記 又諸葛誕死。麾下數百人不肯降。袁紹圍臧洪。男女七八千人莫有離叛。夏侯端行至燕州。糧盡。二千人不忍委去。貴鄉長魏德深。民愛之如父母。所領兵或勸之降。竄皆泣曰。我與明府同來。何忍棄去。又仲德五百餘軍士從死。 高思好神武從子。驍勇。後反。投水死。麾下二千人。終不降。以至盡。北齊 後唐張彥卿鄭昭業固守楚州戰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通鑑 唐郭英傑戰沒于陣。其下

精銳六千人。仍與賊苦戰。以英傑首示之。竟不降。盡爲賊所殺。上 南宋蘇緘。邕州城陷自焚死。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從賊者。 孟珙入蔡州。忽斜虎赴汝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參政孛术魯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

忠于所事。 劉恭飽永于更始。更始降赤眉。爲謝祿殺。侍中恭夜往收其尸。後殺祿。永路經更始墓下拜。從事止之曰。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盡哀而去。永至扶風。又椎牛上苟諫冢。 陶升于袁紹。故外黃小吏。黑山賊覆鄴城。升在賊中。獨將衆踰西城。以車載袁紹家及諸衣冠。身自扞衛。送至斥丘。 田疇于劉虞袁尙。虞爲公孫瓚殺。疇于墓哭泣而去。遼東斬送袁尙首。疇往弔祭。

龐淯于商令徐揖。淯。字子異。張猛殺邯鄲商令。淯棄官奔走。號哭喪所。衷七首欲殺猛。猛義之。勅遣不殺。酒泉守徐揖。請爲主簿。黃昂反。城陷。淯歛揖送還本郡。行服三年。 韓珩于袁紹。珩爲紹別駕。及焦觸張南背袁向曹。各以次歃。珩不能。觸曰可卒珩志。以勵事君。 樂恢于張恂。郡戶曹。太守張恂坐法誅。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 虞翻于王朗。爲朗功曹。孫策征會稽。朗戰敗。浮海。翻追隨營護。到侯官。閉城不受。翻說後納。 張佖于李後主。王葬北邙。佖後官洛陽。清明親拜其墓。 牽招于袁尙。遼東送尙首縣馬市。招祭頭下。太祖義之。

篤于故主之義。 又有劉表之文聘。琮降。乃詣太祖。歔欷流涕。太祖愴然厚待之。 劉璋之王連。梓潼令。先主進軍。閉城不降。先主義之。 袁譚之管統。統以樂安不從。太祖命取統首。王修以統亾國之忠臣。解其縛。使詣太祖。悅而赦之。 又有送長沙王乂喪之劉祐。乂爲張方殺。祐獨送之。步持喪車。哀感路人。 戴成都王穎棺之汲桑。每事敗以行軍令。桑敗。故臣收葬洛陽。 晉平王休祐之虞悰。休祐葬。當厚三尺。惟悰一人來赴。 晉安王子懋之陸超之。子懋爲丁琳之害。人勸超之逃。曰恐田橫客笑人。爲門生周姓者斬。 董僧惠。徐玄慶執僧惠。惠曰主人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明帝乃配東冶。懋子昭基以方寸絹爲書。遺錢五百。僧惠慟卒。 清河王懌之陽固。懌被害。從事固獨詣喪所慟哭。游肇曰雖欒布王修何以尙。 豫章王嶷之樂靄。嶷主簿。後爲治中。嶷薨。解官赴喪。

葬故主者。 戴顒葬吳廢帝亮。晉太康中。顒迎喪葬之賴鄉。 韓階葬譙王承。承爲魏乂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親營殯殮。送還都。葬畢乃還。 王思遠葬建平王景素。手種松柏。何昌寓爲王理冤。 李綱瘞齊王憲。憲遇害。惟綱撫棺號哭。躬自埋瘞。

義不避難。 裴瑜送史弼。弼發侯覽門生。檻車徵。瑜送到崤澠之間。 張邵送王誕。誕爲功曹。桓玄徙誕廣州。親故離棄。惟邵流涕追送。饑饉又饋送其妻子。 申徽獨送元邃。元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委去。惟主簿徽送之。 淳于晏從霍彥威。自彥威爲小校。晏寄食門下。彥威嘗困兵敗獨脫。惟晏伏劍從之。徒步草莽。 成公英從韓遂。遂破走湟中。部黨散。惟英獨從。

郡吏變姓名衛侍太守。 廉范于鄧融也。融爲州所案下獄。范代獄卒衛侍左右。及死將車送喪。 詐稱侍卒御車公孫瓚于太守也。令支人。爲郡小吏。太守劉君坐檻車徵。瓚改容服。詐稱侍卒。御車到雒陽。 賂減太守罪者朱儁也。會稽

人。太守尹端署主簿。端坐討賊失利。應棄市。儁䟽服閒行。齎數百金賂主章吏。刑定州奏。端輸左挍。心喜于降免。而不知其出。儁終無所言。**繫而理刺史郭舒也。**夏侯含辟西曹。含坐事。舒自繫理刺史事得釋。

吏護都尉者王隆。東郡人。為功曹。遇賊以身衛全都尉。遂死于難。**姜同。**維父為郡功曹。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于戰場。**吏救太守者周嘉。**汝陽人。從太守何敞討賊。為流矢中。白刃交集。嘉以身扞之。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賊給車馬遣送之。**索盧放。**東郡人。太守有事當刑。放願以身代。使者義而赦之。**劉茂。**太原郡掾。赤眉殺長吏。茂負太守孫福踰墻得免。**劉平。**為郡守孫萌吏。龐萌攻敗萌。平冒白刃。伏萌身上。被七創。號泣願以身代府君。萌竟死。平裹創扶喪至其本縣。**彭修。**子陽毗陵人。張子林作亂。修以身障太守。中流矢死。太守得全。卽殺弩傷修者。悉降。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易雄。為主簿。張昌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賊叱斬雄。呼問者三。乃舍之。嗣獲免。**常忠。**不陽山羌破郡。太守陳楚攜子出走。射中三創。功曹韋忠伏楚捍之。曰。願以身代。亦遭五矢。賊舍之。忠負楚歸。

屬吏送喪者李恂。安定人。**于李鴻。**太守李鴻署功曹。未到。州辟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事。送鴻喪起冢。持服三年。**繆彤于梁湛。**太守梁湛召為決曹吏。湛病卒。彤送喪還隴西。會羌叛。彤獨留為起墳冢。潛穿井傍。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鄭紹叔于蕭誕。**為治中。刺史蕭誕以弟諶誅。收兵卒至。紹叔獨馳赴。誕死。送喪到京師。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邢顒于故將。**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于事君。一致之節。勿問也。

故吏收葬者趙戩于王允。允為催汜害。戩令平陵。棄官營葬。**尾敦于劉寔。**寔為公孫瓚殺。敦路劫寔首歸葬。**皇甫晏于王經。**經死刑。及其母。晏以家財收葬。**向雄于鍾會。**雄初為主簿。太守王經死。哭之盡哀。雄以譴繫獄。會于獄中辟為從事。會死。雄葬之。文帝召責雄。曰。先主掩骼埋骴。豈先卜其功罪。王誅既加于法已備。感義收葬。教亦無闕。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與宴而遣之。**劉繇于衛瓘。**瓘主簿。瓘被害。繇冒難收葬之。**閻纘于楊駿。**駿誅。纘獨以家財葬殯。成墓而去。**孔祗于周禮。**祗字承祖。禮功曹。禮為沈充害。祗冒刃號哭。親行殯斂。送喪還義興。**馬隆于令狐愚。**隆字孝興。刺史愚誅。隆以故吏託稱過客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俞僉于司馬逸之。**永嘉人。為郡吏。孫恩亂。太守逸之被害。妻子并死。僉斂六喪送還葬之。**朱超石于桓謙。**為謙參軍。謙死。收謙身首。躬營殯葬。**龔穎**刺史毛璩辟為從事。**于毛璩。**璩為譙縱殺。穎號哭奔赴。送以禮。**夏侯恭叔于桓崇祖。**崇祖誅。主簿恭叔以家財殯。

周捨于王亮。亮辟主簿。亮得罪歸家。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庾黔婁于鄧元起。**元起死蜀。長史黔婁身營殯殮。持喪歸里。

冒難乞喪楊匡。陳留人。**乞李固杜喬之骸骨。**喬固暴尸城北。匡著故赤幘。託為亭吏。守衛驅蠅蟲。十二日。從事執之。太后義而不罪。帶鐵鑽詣闕上書。乞二公骸骨。太后許之。**又有守尸送喪之董班。**班守固尸十日不去。送喪漢中。**詣闕上書之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鐵鑽。詣闕上書。乞收固尸。**王修乞葬袁譚。**詣魏太祖。**桓階請劉表乞孫堅喪。**階字伯緒。堅舉孝廉。會堅擊表戰死。階冒難詣表。表異而與之。**臧均**臨淮人。**乞葬諸葛恪。**恪為孫峻殺。均表乞收葬。有云。天日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于是聽恪故吏斂葬。**荀闓請葬齊王冏。**闓辟

同揆同暴尸三日闔與李遷稽合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司馬暠求還江陵改葬太
子爲梁太子庶子江陵陷梁室屠戮暠抗表周朝求還收葬卽勅荊州以禮安厝許亨請收葬
王僧辯僧辯誅從事亨抗表請葬凡七柩皆改窆焉朱瑒王綝故吏致書徐陵求
王琳首琳爲陳將吳明徹殺傳首建業還于淮南尋有茅智勝密送喪達鄴梁崇義請葬
朱瑱瑱誅授崇義節度疏請收葬爲瑱立祠不居瑱廳視事
昌難哭葬荀勗赴曹爽爽誅據勗獨臨赴脂習元升撫孔融尸
痛哭何無忌中尉痛哭東海王彥章元顯子桓玄害于市蔡興宗痛
哭王僧綽爲元凶誅興宗獨臨哭盡哀王份哭袁粲粲誅獨往致慟甯嘉最
永和縣丞哭太子重俊重俊以誅武三思敗遇害嘉最解衣裹俊首號哭孔車汝人葬

主父偃武帝以爲長者東晳迎衛瓘喪與瓘瓘遇禍晳自本郡送喪蔡興宗
斂范義義同竟陵王誕誅與宗致喪還豫章舊墓趙善葬爾朱天光天光拒神武見
殺善請收葬義而許之宋遊道收葬溫子昇文襄繫子昇獄食敝襦而死棄尸路隅遊
道收葬并集其文文襄曰卿是重舊節義人曹景宗殯張道門道門微見少子既伏法景
宗遣收殯斂趙貴收葬賀拔岳岳爲侯莫陳悅害貴曰朱伯厚王叔治感意氣微恩尙然
蹈履名節況國士之遇乎乃詐降收葬隋陳智深斂蕭摩訶爲摩訶騎士摩訶與漢王
諒同逆誅智深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徐世勣葬李密表求改葬服衰絰葬密于黎山王方
翼葬趙持滿持滿爲許敬宗誣與長孫無忌反被誅方翼具禮葬之高宗不罪裴冕瘞
王鉷鉷得罪李林甫伏誅賓從數百不敢窺鉷門冕獨收瘞近郊段秀實葬李嗣業

被流矢卒秀實遺白孝德書令護喪送河內秀實傾財舉葬事裴冑護李栖筠喪栖筠與元
藏不平及卒支使冑護與歸洛陽衆危之冑坦然無所顧殷亮葬朱瑱貨所乘驢以備棺衾夜葬
瑱于頎葬史翽翽爲亂軍所殺頭挺身出收葬遺骸
斂送友喪楊賜于崔寔寔卒無以殯賜與袁逢段熲爲備棺槨葬具戴封
于石敬同學石敬溫病卒封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張融于顧
凱之卞展融與凱之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上交阯守卞展有舊展爲人殺融挺身奔赴與馬
八龍于尹靈哲友人靈哲在軍喪亡八龍奔赴負尸而歸殯葬制緦服撫孤荀彧于
何顒彧素與顒善顒爲卓收自殺彧迎叔父爽喪并顒喪葬冢旁王義方于張皎張亮
誅坐貶儋州亮兄子皎配流崖州依義方卒臨終託以妻子義方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子秉義方馬身獨徒步

葬皎祭亮送皎妻子歸家義方爲亮累而能如此尤人情所難
同行而瘞送者褚亮于潘徽亮徽俱以楊玄感遷隴同行至隴山徽遇害終
亮斂瘞路側題詩隴樹張河道原于友人與友人客遊中行病卒河恐驚擾主人共尸安臥遂
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鄉歐陽頠于蘭欽與欽善欽征交阯頠同行欽疾終頠除臨賀內史啟
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裴羽于陸崇使閩風飄誤適兩浙越人以兵守之崇沒羽得歸朝繆附
表明宗悅復遣朝貢羽護崇柩及齎金毫末無欽悉付其家
尙義而殯亾者原涉所知母喪涉載棺物至家畢葬孔融爲北海相遊士有死
亾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石幼安居京師有客死者輒棺斂之徐苗淳于人鄉鄰有死者輟耕
助營棺槨門生亾子家卽斂于講堂范叔孫錢塘人同里范法先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叔孫悉爲殯埋

又殯施淵夫父母。范苗父子。又殯葬范叔宗家丙二人。粥鄉病者得全。鄉人莫有呼其名者。嚴世期。山陰人。同里張邁三人各生子。歲饑欲棄。世期馳往分食解衣。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九十。莊女七十。老病無依。衣飴之二十餘年。宗親嚴弘鄉人潛伯十五人饑死。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張安祖元承貴為河陽令赴選。逢寒凍死。一子幼。安祖手自營作。斂殯周給。仰義而託以後事者。江泌瘞吏。參軍募吏得病。扶杖投泌。死。為買棺埋之。劉驎之子驥。殯孤嫗。百里外有孤嫗。病將死。曰。唯有劉長史當埋我耳。子驥親往候之。值終。為治棺殯。孫謙殯劉融。行乞以病篤。求人送謙舍。謙以禮殯葬之。陸瑁子璋。受託遺書。遜族弟。同郡徐原。素不相識。原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墳。收養其子。又從父績早亡。一子一女。皆數歲。瑁迎養至長乃別。范式營護送喪。陳平子在太學。未與式相見病。謂妻曰。聞巨卿烈士。裂素為書以遺式。省書攬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

營守令喪。石文德。中山蒲陰人。縣令黃宣亡。無朞親。文德祖父苗。殯葬持服三年。奉宣妻二十餘載。自前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杜纂。常山九門人。縣令蔣羅亡。以私財殯葬。石祖興。常山九門人。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亡。祖興出絹二百餘疋。營喪事。義不忘故。趙惠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乃止。呂布使袁渙作書罵劉備。渙曰。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別駕宗敞送王尚還。傉檀曰。吾得涼州。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晉王存勖。欲求高行周。密使人以官祿啗之。辭曰。代州嗣源養壯士。亦為大王爾。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念舊之語。足以感人。朱齡石于桓氏。從至江乘。戒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高祖義許之。徐晦于楊臨賀。荅權德輿曰。晦自布衣時。楊臨賀知我。方茲流播。寧忍無言而別。有如公異時為奸佞譖斥。晦敢自同于路人乎。德輿歎其長厚。此亦鄭君不肯名耤之意乎。晉死不從敵教。晉國解揚。晉令誑楚。令宋毋降。鄭執而獻楚。楚令反其言。約而致晉君之命。楚將殺之。漢路中大夫。三國閒齊。齊使路中大夫告天子。還報三國與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至城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亞夫擊破吳楚。齊必堅守無下。三國誅路大夫。

鄭豫。為諸葛恪利使呼大軍已還。雜豫更大呼大軍近在圍外。賊以刀築其口而死。松贇。北海人。為賊楊厚得。至城下。大呼官軍大來。賊以刀築贇口。田泓。苻堅將彭超攻戴逯于彭城。謝玄率何謙次泗口。欲報逯。知救至。泓請行。為賊獲。使云。南軍已敗。泓告城中云。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閻溫。字伯儉。馬超解其縛。令謂城中。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軍不過三日至。超殺之。唐劉感。涇州守將。為薛仁杲禽。令語城中出降。及到城下。大呼曰。秦王率十萬眾。城中勿憂。仁杲埋感腳至膝。射而殺之。許欽寂。契丹入寇。欽寂被禽。令說城未下者。時裴玄珪曰。狂賊滅在旦夕。公但勵兵。賊害之。許欽明。默啜執欽明至靈州城下。令說早降。欽明大呼賊中都無飲食。乞城中美醬粱米及墨。城中無悟其言者。遇害。兄弟同死王事。北周柳檜。黃眾寶反。進圍東梁州。縛檜至城下。令誘說城中。檜大呼賊食已罄

各宜勉之。衆賊害愴。又梁霍俊。侯景禽至城下。使言邵陵王綸為亂兵殺。俊獨曰。王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正德殺之。裴政岳陽王詧鎮至城下。使言僧辯已帝。王琳不來。政乃言援兵大至。蔡大業諫釋之。宋趙淮葵子。被元執。使召李庭芝。及至揚城下。大呼曰。李庭芝爾為男子。死則死耳。毋降也。遂被害。魏胡小虎為梁將。使說利安令降。小虎曰。努力堅守。援兵已至。梁殺之。

古事比卷之十三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十四

古事比卷之十四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

孝誼

華寶以不及父在而冠。遂終身不冠。元德秀以不及親在而娶。遂終身不娶。朱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徐積仲車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袁昻以父亾不以理。終身不聽樂。何求兄弟感家禍。無復仕宦。而點至于絕婚。對韋有翼父樂。平生不飲酒不務權笑。劉醱幼爲外祖臧質所養。質富盛。恒有音樂。質亾。醱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流涕。此皆天性惻怛。事雖難以律人。而不忍忘親之心。則篤也。彼有謂盡孝不在哭泣者。然則阮籍之嘔血數升。毀瘠骨立。劉潛之一慟而絕。俱嗜酒而母死將以不勝喪罪之乎。

戴伯鸞死孝。叔鸞生孝。戴遵子良。字叔鸞。母喪。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叔鸞飲酒食肉。哀至乃哭。俱有毀容。時謂云。和嶠生孝。王戎死孝。王戎丁母憂。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和嶠亦居父喪。量米而食。哀不踰于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生孝耳。王戎所謂死孝。當先憂之。韋彪骨立異形。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醫療數年乃起。鮑昻抱負乃行。

父德喪毀瘠三年。潛于墓大。以哀父母而至于死者。可謂死孝。劉潛定陶人。母死一慟遂絕。妻哭潛而絕。　李釧父毅死于李雄之叛。釧聞父難。棄官至演。一慟而絕。北周天水公廣。母李氏以廣病憂而成疾致沒。廣遂以毀斃。世稱慈孝萃于一門。隋田翼母憂。與妻俱一慟而絕。

卞莊子三戰三北。管仲三戰三走。皆以老母故也。偶記

周磐之解韋。誦詩至汝墳末章。慨然興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沒。公府三辟皆不應。毛義之捧檄。家貧以孝行稱。府檄以爲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張奉薄之。後母亾。遂不仕。奉嘆日。往日之喜。乃爲親也。許康佐之求官。母老求爲知院官。人譏其不擇。及母喪。除辟命皆不答。乃知其爲親屈。爲養母也。

爲養親而埋子者。漢河內郭巨。劉宋會稽郭世通。扇枕溫席者。羅威。黃香。王延。前趙毛延壽。偶記

晉王祥字休徵。周劉祥事嫡母以孝聞。其伯父名之曰祥。字休徵。陳蔡覽事繼母以孝聞。其父名之曰徵。字希祥。偶記

郭儁弘文太原人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氾毓稚春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同居另比

汲江水。孝子隗通也。孝子姜詩妻龐氏也。
爲親滸衣。石建也。建每五日洗沐歸謁親人子舍。取中裙廁牏身自滸滌。爲母炊
爨。祖納也。王平北聞其名。以兩婢餉之。因取爲中郎。人戲之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何必輕于五
羖之皮耶。爲親滌器。黃山谷也。奉母安康君。爲母行傭。江革也。遭王
莽亂。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轉客下邳。行傭供母。人稱江巨孝。
棄官求母。庾道愍也。永玄孫。仕齊位射聲校尉。母在交州。雨中負薪。
朱壽昌也。字叔康。天長人。父巽守雍時。爲嫡母妬。出其母劉氏。嫁民間。相別五十年。壽昌棄官入秦。
母在同州。雨中負薪。尋得迎歸。
父有罪乞代而得免者。斯敦也。父偉吳赤烏閒廷尉。失儀當死。敦叩闕當

以身代。吳王赦偉。仍表其閭。長孫慮也。慮代人母因飲酒。父真訶之。誤擊殺。坐重辟。慮列辭尚書
云。弟妹五人並幼。父若就刑。交墜溝壑。身居長。年十五。乞代父命。詔免其死。吉翂也。蓮勺人。居襄
父原鄉令。爲吏所誣當辟。翂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乃有其父。父坐事而雪冤者。岑
文本也。父之象郡郡令。坐事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稱冤。其父竟雪。父得罪而號
哭哀赦者。欒恢也。恢父爲縣吏。得罪將殺。恢晝夜號哭。令哀而赦父。年十一。父在獄
而詣臺得免者。沈瑀也。父祖坐建平王景素反事。父得罪而伏門外
慟地泣。而令赦其父。鮑恢也。扶風人。年十三。父自繫言官官而
舉幡叩血言枉。虞顗也。中常侍張防請託。翊自繫廷尉。上書。子顗與門生百餘舉幡候
高梵車叩血言枉。防徙邊。父被貶而奔赴闕庭。覆問得雪者。穆贊也。

父寧任和州刺史。貶司戶參軍。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劍不銜于牛斗。秦臺自洗于塵埃。父
坐事賜鴆。代飲毒潰而滅死。俱流嶺表者。買直言也。直言
父道冲以藝待詔。坐事賜酖。直言給取代飲。明日毒潰。足而出。夕乃蘇。帝憐之。減父死。俱流嶺表。直言由是遂
躄。請代父罪弗許。投河死而父得出者。蔡定也。定山陰人。父華
依獄吏傭書舞文。事連議罪。年七十餘。定請代。弗許。乃懷訴牒投河死。太守亟命出其父。爲父訟寃。
又有裴敬彝。裴智周爲內黃令。爲部人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論其寃。事得釋。
庾黔婁父病嘗糞。尹萃杜佑亦然。李士謙母病嘗母嘔
吐。焦懷肅嘗母唾。蔡順嘗母嘔吐。田翼嘗母痢惡。孫希
賢卜勝榮嘗母痢血。柳遐吮母乳疽。張士巖吮母癰。顏

衎拘父矢。元孫瑾吮繼母唐癰。楚僚亦然。雍儉長魚吮母
癰。
殷仲堪父師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
李元忠母多病。專心醫藥。遂善方伎。李密母患積年。
精習經方。母疾得除。隋許智藏祖道幼。以母疾究極
醫方。誡諸子曰。爲人子者不知方術。豈謂孝乎。文中
子銅川夫人好藥。子始求方。王勃謂人子不可不知
醫。從長安曹元遊。盡得其秘術。甄權以母病。與弟立
言究習方書。權至百歲。太宗幸其舍視飲食。王驫母

有疾從高醫游遂窮其術 李逢吉父顔有痼疾自料醫劑遂通方書 杜鵬舉母疾與崔沔同授醫蕭亮遂窮其術 康王壽母病學醫因作書行世 宋高若訥母病遂兼通醫書考訂張仲景孫思邈方書此以醫爲孝者也 宋李虛巳母喪明巳且目瞽睛不擲二年母目復明李行簡父患癰行簡吮其敗膏不唾于地疾尋平此以孝爲醫者也

陳遺母憂子失明(母好食鍋底飯遺每餐輒錄其焦以遺母孫恩之亂聚得數升及竄以此得活母晝夜泣目爲失明)遺還號咽而目旋豁 閻元明母念子失明(爲郡守遂養)元明歸養而目頓開

母失明慟哭幾絕而忽豁然者晉盛彥(一作彥之)也(母王氏失明不應辟召躬自侍養婢伺彥他適取蠐螬炙飴之母食美疑是異物彥見抱母痛哭幾絕母忽豁然以此目疾遂愈)祖喪明夢老人以金錍治目復明者北周張元也 父失明夢神人與藥衒左腕捷骨取髓調藥立愈者宋安陽民叚簡在也 母喪明而以舐復明者吳楓橋里人丁祥也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母曰思爾齧指 蔡順嘗出求薪客猝至母噬其指順卽心動棄薪馳歸母曰客至吾噬指以悟汝耳 鄭子產聘晉中道心痛遣人還家問母母曰忽心體不調憶汝耳 余齊仁(晉陵人)爲邑書吏曰比者內痛心煩必有異故巳乃父亾信至一慟而絕(宋書)鄱陽王恢鎭蜀所生母費太妃于都不豫恢夢還侍疾俄而信至巳瘳(梁書)臧稜隨父宿直廷尉左右中指痛及曉家報其母暴亾 南陽宗元卿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齊書)庾黔婁從孱陵令時父易在道遘疾黔婁忽心驚卽日棄官歸視父病幾不濟(齊書)阮孝緒于鍾山聽講母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必

當自到果心驚而返(梁書)劉璠隨蕭脩在淮南母建康遘疾璠忽一日舉身痛楚家信至卽號泣歸當身痛之辰卽母死之日 裴訥之以平原公至幷州母留鄴得心痛訥之是日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北史)齊王宇文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後周)裴敬彝在長安或泣涕不食曰大人每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得無戚乎急歸果聞父(智周)喪(唐書)張志寬爲里尹忽稱母疾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馳驗如言 崔渾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從十指入俄而遍身母

遂安。司馬池將試殿廷。心動不能寐。自恐其母有疾。因語其友。友告以疾。遂號慟而歸。宋史 賈魯一日覺心悸。尋得父書。書勢顫縮。即辭歸。比至家。父已有風疾。夫蜀山洛鍾。應無或爽。誠孝所寄。天地鬼神且爲所動。況血氣實稟爲我生者乎。徐冬序錄

高士廉謫朱鳶簿。晝寢夢母與言。旣覺涕泗橫集。明日果得母訃。搜神記周暢母欲呼之。自齧其手。暢即覺身痛而至。宋唐伯虎字長孺。父游瀘南。伯虎夜就弟貞曰。夢叔父書得亟來二字。走洪川至瀘南。父果病甚。是日少間。具舟侍父歸。卒于家。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桓任後母生時不食豬羊肉。終身不入口。後漢 狠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 刁少雍祖紹先嗜羊肝。嘗呼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後魏書 庾沙彌嫡母劉好食甘蔗。及亡。沙彌終身不食蔗。 任昉父遥本性重檳榔。臨終不得。昉終身不食。 陳叔達母患口乾。求蒲萄不得。執而不食。 石玄度因病殺所養白狗以供湯。不救。恨殺此狗。弟法度終身不食狗。 徐孝克生母患病。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遂噉麥。終身不食粳米。陳書 鮮于文宗七歲。父以種芋時亡。明年芋時。對之嗚咽。如此終身。南史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是不衣綿絮。宋書 陶子鏘母嗜蓴。母沒後常以供奠。後一冬不得。痛哭遂斷蓴味。梁書 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 江泌母亡後。以生缺供養。遇鮭不忍食。 江子一家貧苦。供養多缺。因終身蔬食。梁書 張根父病蠱戒鹽。根爲食淡。母嗜河豚及蟹。母終。根不復食。母方病。至雞鳴則少蘇。後不忍聞雞聲。 趙善

應父終肺疾。每膳不以豬肺爲羞。母生歲卯。終身不食兔。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杯棬不能飲焉。此固人子之情也。

張敷母亡。得母一扇。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 張譏母亡。得母絲錯經帕。每對之哽噎不勝。 齊高以纚髮繩賜河東王鉉。以寶函盛之。歲時開函流涕。鉉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漢明帝每視陰太后鏡奩物悲涕。

古初長沙人。父喪未葬。鄰人失火。伏棺扞火。火爲之滅。 蔡順汝南人。母喪未葬。里中火逼。伏棺號哭。火亦爲滅。 晉何

琦母喪鄰火爇焰已交而撫棺慟哭風止堂屋免燒劉
殷曾祖母喪西鄰失火夫婦叩殯號哭遂越燒東家若
火過而伏棺不去鄰人救免者有傳琰徐普濟 臨湘人偶記
廉范十五奉父喪葭萌載舟觸石破沒范抱柩俱沉衆
鈎求得之僅免于死謝述奉兄純喪還都至西塞暴風
喪舫流漂述乘小舟冒浪呼號獲免袁昂母喪江路風
濤昂縛衣著棺誓同溺風止惟昂船獲全
曹娥父盱五日迎濤覆溺娥年十四投江而死抱父尸
出饒娥父勸漁江舟覆娥年十四哭水上三日不食死

俄大震雹父尸浮出 唐書 犍為叔先雄父泥和墮水雄于
父墮處投水死弟賢夢雄告曰後六日當同父出至期
果浮巴江上 後漢 唐沈季詮侍母渡江遇風溺死詮投江
援母臂而出唐張貞溺死妻黃氏名帛遂自沉越十四
日抱夫尸出灘
吳興孫法宗十六沿海尋求父尸見枯骸則割肉灌血
十餘年臂脛無完膚血脈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
不娶 宋書 會稽陳業兄渡海傾命業流血洒骨收葬唐聊
城人王少玄 遺腹生十歲問父所在母泣告即哀泣求尸 鑱膚滲血父骨獲

葬然法宗苦矣 梁豫章王綜母吳淑妃告之發東昏侯墓出骨瀝血而信為父子
其親畏雷每聞雷則伏墓而泣者蔡順也 輒圜冢曰順在此注 王
裒也 輒到墓曰裒在此 竺彌也趙善應也唐徐仲源也 偶記
讀詩而門人學者廢蓼莪王偉元 裒 也顏景怡 數 也
孟元方也 前
梁文貞廬墓不言笑者三十年 唐書 崔善冲侍母疾不脫
冠帶者三十年
親喪三年未嘗見齒子羔也晉劉殷也
王裒攀柏枝葉為之枯 晉書 裴子野毎之墓草為之枯 南史

隋劉士儁母喪勺飲不入口七日段秀實母疾水漿不
入口七日 疾有間然後飲食
因親所傷而不忍者陸襄 吳郡人 惟以掐摘供廚 以父閑被刑終身布衣蔬食雖蔬菜有切割者皆不忍食 姚子篤 江陵人 終身不忍噉炙 母以燒死
熊康 豫章人 終身不嘗酒 父以醉而為奴所殺 禮緣人情恩由義斷
假如親以噎死遂可絕食耶
痛父之死于鋒鏑者 張武 父業遇盜賊死武後詣太學受業嘗持父遺劍至父凶處奔泣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 韓思復 十歲母語父凶狀感咽幾絕 路隋 父泌從渾瑊為吐蕃執死焉隋恩授八品官建長知父死吐蕃日夜號泣 鄭善果 父誠賊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襲爵

家人彤告也。及受詔號慟。王忠嗣。父海賓戰死。忠嗣時九歲。授尚輦奉御。見帝伏地號泣。至性所激也。以生貌類父。父歿終身不引鏡。韓皐也。路隋也。劉孝綽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宋李含光善書。或曰子迹過其父。含光聞言終身不書。異乎拭除父之題壁者矣。王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輒書易其處。羲之見之乃歎曰。吾去時眞大醉也。子敬乃慚。戴顒與兄勃俱受琴于父。父歿。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柳泙父世隆彈琴第一。每奏父曲常動感思。乃爲變體。

對遺蹟而興感者。曹休之見畫像。休祖父嘗爲吳郡太守。休後至郡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涕泣。鄭述祖之對石銘。述祖父爲充州。于城南起齋亭。及述祖爲刺史。往尋舊蹟。得破石有銘。曰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元順之見坐榻。順爲僕射。上省登階見榻。徐作起曰。昔經先王坐。順對之涕泗交流。薛元超之泣磐石。爲中書舍人。省中有一磐石。祖道衡爲內史侍郎。嘗據而草制。元超見則泫然。韋虛心之對庭柳。父維爲戶部郎中。嘗蒔柳于庭。及虛心兄弟居省。對之輒爲欷客。盧汝弼之不向亭壁。父簡求節制太原。嘗手書詩一章在龍泉亭西壁。後弼爲亞帥。每讌集未嘗西向。儼然如音容之在前也。

年十三。隨諸母入宛城。道遇賊。拔劍而前。賊曰。童子納刃。舍之而去者。朱暉也。年十五與父道爲盜所劫。乃拔佩刃而前。盜曰。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者。彭修也。遇盜請代而釋者。李安期也。李百藥貶桂州。遇盜加刃。子安期方七歲。號泣請代。盜釋之。高郢也。郢父伯祥爲好畤尉。安祿山陷京師將殺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貸之。叩頭乞代。以身蔽刃而俱殺者。梁江從簡及子兼也。從簡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以身蔽刃。遂俱見殺。抱頸求代。以身蔽刃而俱害者。陸閑及子絳也。閑爲揚州別駕。遇光作亂臺軍攻陷城。被收。徐孝嗣啟閑不與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子絳抱頸求代。行刑者俱害之。被戮而門內從死數人。沈慶之文叔昭明也。宋昱既殺慶之。或勸

子文叔逃避。叔飲藥自殺。叔子昭明位秘書郎。曰何忍獨生。自縊死。沈昭略昭光曇亮也。齊東昏殺沈昭略。昭光避去。不忍捨母。遂見殺。昭光子曇亮已得逃。聞光死。曰家門屠滅。獨生何爲。又絕吭而死。劉平弟仲爲賊殺。平抱仲女而棄其子。夏侯淵遭亂饑乏。棄其子而活亡弟孤女。張範子陵及範弟承子戩爲賊所得。賊以陵還範。範請以陵易戩。賊悉還之。元劉廷讓兵起疾驅。棄巳子而抱幼弟。割情舉義。不獨鄧伯道矣。然伯道哺姪而繫子于樹間。王元規避水渡姪而留子女三人于樹杪。未免忍而過也。

劉平再就賊。以賊憐其母也。趙孝再就賊。以賊矜其弟也。二子非立信于然諾。蓋孝弟之極思也。

王琳汝寧人請代弟哺。淳于恭[illegible]願代兄烹。兒萌齊國人車成梁郡人亦以遇赤眉賊而兄弟乞代。並蒙哀釋。而魏譚爲其同輩十餘人。亦以哀請。事太過情。豈譚與謹厚。故出此耶。抑見夷長公可以義動。而特爲俠烈之舉耶。魏譚事見盜賊。

孝感

剖氷而雙鯉躍出者。王祥。崔志女。叩凌而一魚踊出者。王延。臥氷而童子送鯉者楚僚。泣禱河神而氷開得尺許鱖者查道。舟中躍魚者高登。龐遵。獺獻魚者胡光遠。張士巖。母病舍側躍鯉者姜詩。宅後生魚者陸政。[illegible]記又焦華冬月得瓜以愈父病。夢黃冠與瓜。王薦雪中得瓜以止母渴。冬月母病思瓜。薦至深嶺。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門青蔓有二瓜。摘歸以進母。渴遂止。孝思所感。動植之類。且以非時應之。彼季夏思凍魚膾。仲冬思生地黃者。即以南面之尊。切責有司。至加刑辟。而猶不得。慕容熙因符后思食故必欲致之。益信孝感之神。則有劉殷之堇。曾祖母盛冬思堇。殷九歲哭擇中。忽得斛餘。滕曇恭之瓜。五歲母楊患熱思瓜。土所不產。俄遇一桑門分一瓜。佃遺尋訪不知所在。陸襄之粟漿。母卒患心痛。忽有老人貨粟漿。服之即愈。解叔謙一作仲恭。之藤。母患風疾夜禱。空中語云。得丁公藤爲酒即瘥。訪至宜都山中。遇老公以叫段與之。並示漬酒法。果瘥。蕭叡明之石函。母病。晝夜祈禱。忽有以小石函授之。函有三寸絹。丹書日月二字。服之即平。梁彥先之石。得紫石于圖中。愈親病。羊叔緯之白石。母疾。中夜祈禱。忽見一人自稱柿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家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如言疾愈。阮孝緒之蓡。母疾須人蓡。緒于鍾山。隨一鹿至一所。忽滅。果獲。遂愈。劉靈哲之藥。母病。夢黃衣老公與藥。得之枕間而愈。丘傑之丸。烏程丘傑夢母曰。汝喫生藥遇蝦蟇毒。靈床前有藥

三丸服之。下蝌斗數升。宋瓊之瓜。母病秋月思瓜。瓊夢見之。求而遂獲。俱偶記。
楊範採椹進母。忽于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賜孝子
楊範。　劉殷夢人謂西籬下有粟。掘得十五鍾。石銘曰
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
水漬蓮華不萎者。齊晉安王子懋也。母阮淑媛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
供佛者。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竟齋不萎。七日花更鮮紅。竹燈枝葉大茂
者。齊南海王子罕也。母樂容華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以竹為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
病亦愈。
母亡經日奔還。號叫而卽蘇。國斯也。字令先。廬陵人。隱金華山。服食不與

世人交。扶風人。捧母乳癰悲泣而卽覺小寬。因而漸愈。魯康祚也。
烏銜土成墳者。顏烏也。張元也。獸銜土成墳。徐仲原也。
偶記　羣烏數千銜土成墳。文讓也。李陶也。墳自成生松竹。
宗承也。
鹿犯其墓而鹿死松下者。許孜也。鹿犯其墓柏泣而鹿
不復觸者。褚無量也。偶記
陶侃丁母憂。有雙鶴來弔。二客來。卽化雙鶴去。吳隱之母喪。每哭
雙鶴警叫。兄坦之母葬之夕。設九飯。每臨一祭。號慟斷
絕。至七祭吐血死。　梁庾域母好鶴唳。一月雙鶴來下。
劉薺廬墓哀慟。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
負土而白鹿游墓者。方儲也。負土而赤烏巢門。摙為吳
叔和順也。負土而二白鵠棲廬。成都沈汝琢也。白烏巢
冢。裴子通也。二慈烏來集廬樹。蕭放也。雙鳩巢喪舟。又
栖廬側。庾子輿也。羣烏數千候哭而來。哭止而去。北魏
宗懔也。白鳩巢廬。甄恬也。韓懷明也。喪致白鳩巢戶側。
舉為孝廉。稱白鳩郎。徐憲也。　趙琦母喪。有雙凫白鳩
見人卽去。見琦則留。丁寄父艱。雙凫游廬旁小池。後母

喪。故雙凫復游池中。廣州先賢傳。魏南陽程謀甫堅母喪哀
號。攊下馬亦淚出。伍襲廬父墓。一鹿每哭輒至悲鳴。程
袁師負土改葬。有白狼黃蛇馴墓。每哭羣烏鳴翔。北史
紐因廬父母墓。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冬夏
恒青。有烏栖上。因舉聲哭。烏卽悲鳴。又翟普林廬墓不
衣綌絮。惟著單縗。家有烏犬隨其在墓。普林哀臨。犬亦
悲號。有二鵲巢其廬前。入廬馴狎。　廬墓有白兎馴擾。
木生連理。蔡邕也。母喪紫芝產坐側。白雀巢冢樹。父喪
庭木連理。張九齡也。親喪有甘露嘉禾芝草連理白兎

之祥。許法謹也。父喪廬墓有紫芝白雀之祥。楊炎也。爨毀芝草生所居堂。鄭縣丞崔希喬也。母喪芝生壞樹。趙燥也。母喪白鵲馴擾。狄仁傑也。父喪廬燕更巢其乳。崔玄暐也

疾病著牀。忽有人問疾而尋愈。王虛之也。十三喪父。二十三喪母。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一人來謂曰。君病尋差。須夜所居。有光如燭。病目空中見聖僧下針。而豁然開明者。齊鄱陽王恢也。嘗以孝愈母疾。後恢病目。道人慧能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見僧。咸謂誠感。目盲哭父血出。妹舐左目即開。永與概中里王氏女也。宋齊間王氏女五歲目盲。年二十哭父。眼開。時稱孝感。

義俠

侯生以朱亥進信陵而自刎也。懼魏王之誅也。田光以荊軻進燕丹而自刎也。欲不與其成敗也。偶記

吳全柔使子琮齎米數千斛到吳。琮散以賑贍。空船而返。宋范仲淹使子堯夫運麥五百斛過丹陽。堯夫盡以助石曼卿喪。單騎至家。東坡受梁吉老十絹百絲。盡辭四喪未舉之李廌。憲仲子郴仲塗以二百千與乞葬者。郭元振為太學生。家送資錢四十萬。盡以與五世未葬之縗服者。楊虞卿抵淮南。委婚幣以助陳商葬其先。然元

振為通泉尉。掠賣部中口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虞卿為牛李黨中魁傑。俠同蘇苑而異趨也。又宋查道之傾囊。尤人所難及。負不能赴試。親戚裒三萬錢遣之。過滑州父友呂翁家。呂翁將鬻女以葬母及兄。道即傾囊錢與之。又嫁其女。

韓魏公在延安。刺客夜入。授之首而不取也。張魏公在秀州。刺客夜入。授之首而不取也。又鉏麑釋趙盾。梁刺客釋袁盎。隗囂刺客楊賢釋杜林。劉平刺客釋昭烈。葛從簡刺客釋富翁。梁冀刺客釋崔琦。程璜女夫陽球刺客釋蔡邕。劉裕刺客沐謙釋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

客張師政紀干承基釋于志寧。吳張顒刺客釋嚴可求。
其人豈但刺客乎。至高漸離之鉛筑。無恤廚人之銅斗。
其具同。而所以用之之心則相遠矣。
市偷爲了發竊齊將軍之髻。紅線爲薛嵩竊田承嗣之
金合。憐其心矣。偶記
爲人殺負心僕者。皆欲娶王人之女。張詠也。栁開字仲塗。也開殺
其人而烹之。召同舍共啖。大似虬髯客。前
爲人報讎者。郅惲爲友人董子張殺父讎。子張見而氣
絕。何顒伯求。爲友人虞偉高報父讎。以頭醊其墓。俱後漢人。典

韋爲襄邑劉氏報讎。劉氏與睢陽李禮爲讎。禮備怨甚。韋乘車載雞酒。僞托候者。門開
候七首入。殺禮并妻。張繡爲縣令報讎。繡武威祖厲人。麴勝殺令劉雋。繡刺殺勝。
廉范奔赴敬陵。肅宗。廬江掾嚴麟會于路。小車塗深馬死。
范令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　穎陰劉翊子相。行河南
界。遇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寒冰車毀。翊下車與之。不
告姓名。策馬而去。後漢人。翊又見一士病亡塗次。以馬易棺。脫衣治斂。又逢故知困乏。毀所
駕牛。徒步楞廢而歸。王義方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父病在省。
困不能前。義方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而去。適關之
敗。王思禮馬中矢。有騎卒張光晟下馬授之。不告姓名。

光晟後以從逆誅。狀克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克合車持馬。
還往相迎。
范雲起宅新成。而王畡移尸外入。雲與畡善。雲宅成。移家始畢。畡亡于官舍。
雲以東廂給之。移尸外入。躬自營斂。時以爲難。周仁榮築室落成。而楊公道與
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死。篋中遺金。自平陽呼其子來付之。此足以
省頹俗矣。
心許于生前而終踐之。徐君之劍。吳季子過徐。徐君愛其劍。季子心知
許之。使還。徐君已歿。遂解劍懸其墓而去。郈成子之宅。自魯聘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
送璧。成子曰。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行三十里而衛難作。穀臣死之。成子于是迎

其妻子還。陽宅而居之。朱暉之穀帛。同縣張堪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
暉往賑急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
周旋人患難。賈淑。鄉里有憂患者。淑輒傾身營救。祖瑩。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
存拯。韋祕。法寶。人有急難。投之。皆保存之。朱博于陳咸。咸坐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困篤。博
許爲醫。見咸。又變姓名。卒免咸罪。裴瑜魏劭于史弼。太守弼殺侯覽門生。檻車徵。唯瑜送
到崤澠之間。下獄當棄市。魏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得減死。庾詵于鄰人。被誣爲盜。妄款。詵以
書賃錢二萬代之酬償獲免。
身在患而猶能卹人。趙憙。爲赤眉圍。踰屋亡走。既入丹水。遇更始親屬饑困。憙
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王朗。爲孫策執。雖流移窮困。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許靖。許頁

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卹親理。經紀賑贍。孫策渡江。皆走交州以避。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

楊俊。兵亂。詣京寄山間。同行百餘家。俊賑恤貧乏。通共有無。族故為人略作奴僕者。傾財贖之。

祖逖。率親黨數百人。避地淮泗。以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

崔巨倫。叔楷為殷州。巨倫為長史。在州陷賊。欲恤亾存。為賊所義。

劉璠。為達奚武執。時南鄭拒守。武請屠之。太祖惟令全璠一家。璠泣而固請。城竟獲全。

顏泉明。杲卿子。為史思明虜。得歸。求父尸東京。并袁履謙尸。棺歛以歸。杲卿姊妹子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泉明號泣求訪。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卿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

避亂同居。

趙儼。伯然。陽翟人。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

同遊相濟。

陸瑁。遜弟。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

應詹。韋弘喪亂客遊雒陽。素聞詹名。依託之。詹分甘共苦。情若弟兄。置宅與居。為營伉儷。為顯官。泓後祭詹終身。

義在救人而危及其身。

杜眞以救翟酺繫獄。酺被繫。眞上章救酺。繫獄笞六百。竟免酺難。

孟詡以藏劉愷受誅。義宜反。其子愷着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詡。于寢室為地窟藏之。事覺詡伏誅。

郭舒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

劉休坐匿謝儼繫尚方。儼同義宜反。休匿之。繫七年乃出。

黃顯勸李守詣闕而後并殺。守子通從光武起兵。欲亾歸。顯曰。君狀貌非凡。將安之。不如詣闕自歸。莽繫于獄。後并為莽殺。

北海太守憤捕逢萌。吏爭之受繫。上邽太守怒收姜岐。督郵諫之得杖。

妾之乘酒也。能解夫妻之毒而不免于笞。國策。有遠為吏者。妻私人。夫且歸。婦為藥酒以待。使妾奉卮酒進。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人怒而笞之。

申漸高之飲鴆也。能解君相之毒而不免于死。南唐周本有威望。烈祖因宴引鴆酒賜本。本覺。均酒之半以進。曰以此上千萬壽。烈祖失色。優人申漸高託俳戲。併飲之。烈祖密使人持藥解不及。腦裂死。

一時機策。卽以俠名之也可。一作徐知誥召知詢。酌以金鍾。

身被考掠不改者。繆肜。召陵人。仕縣主簿。時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肜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免。

陳禪。刺史為人上受賂。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加。辭對無變。事遂散釋。

朱震。為陳蕃友。蕃被殺。震為銍令。棄官收葬。匿其子逸于甘陵。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褚晃。南康王子會理之舅。會理欲圖侯景。事敗。晃亦囚于省。問

事所起。拷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遇害。晃竟以不服赦之。

劉侯仁。豫州人。郡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悅息胐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胐遂免。

張元。為獄卒。解斯徵下獄。元佩刀穿獄墻出之。元卒被考。而終無所言。徵遇赦免。

功曹陸續。備受五毒以白刺史尹興之不反。興辟為從事。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有興名。徵詣廷尉。唯續與梁宏史駟勳。掠考五毒備至。肌肉消爛。終無異辭。遂赦。

倉曹戴就。備受五毒以明太守成公浮之受誣。刺史歐陽參奏公浮贓罪。收就于錢唐獄。薛安燒鋘斧。彭考百備。以馬通薰之。安壯而釋之。浮亦免。

王嚴秀匿蕭業兄弟。收獄考掠至死不言。蕭懿之難。子業及二弟藻象。匿王嚴秀家。東昏收秀付建康獄。考掠以鐵拔手爪。

鄭熙匿盧度世。吏囚熙子

火爇其體而死不言。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吏囚羆子。羆戒勿言。子奉父命。火爇其體而死。後度世赦。爲中書侍郎。爲其弟娶羆妹。

救患

逢丑父與公易位以脫公難。鞌之戰。齊師敗。逢丑父面目衣服與頃公相似。使公下車取飲。佚而不反。楚子期爲王與吳而楚子得免。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齊孟陽代君居牀以待賊。逢稱管至父作亂。入殺孟陽曰。非君也。見公足戶下。遂弑。漢紀信乘黃屋以誑楚。楚圍滎陽急。信乘王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王得遁去。鴻門之役。高祖幾不免。賴樊噲排闥直入。張良玉玦留謝。得脫虎口之厄。當陽之役。先主幾不免。賴張飛據水斷橋。趙雲關羽船會。得解長坂之危。漢宣帝與巫蠱之難而獲養于丙吉。猶周宣王與奔彘之難而獲養于召公。召公以子代太子。太子得脫。漢王敗遁。道逢孝惠魯元。王急推墮。滕公嘗下收載得免。　高歡圍杜洛周不果而逃。子澄及女魏永熙后皆幼。彎弓將射之。段榮透下取之以免。　梁武帝起義爲郡所繫。桓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負置山中。與蕭欣祖破獄出武帝。王衛尉言而赦相國。蕭何請上林苑空地。高帝械繫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金乎。太后言而赦絳侯。人告周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太后曰。絳侯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兵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

人危在呼吸而力救之。馮魴救申屠季。湖陽大姓虞長鄉與同縣申屠季有仇。欲執季。魴比日。士卒相歸。當以死任之。季日。有牛馬財物。願獻之。魴作色。季乃不敢復言。祝公道救賈逵。郭援攻河東。逵堅守絳邑。不下。既潰。逵不肯拜。閉土窖中。以車輪蓋上。方將殺之。公道憐其守正。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名姓。臧霸救徐翕毛暉。翕暉亡命投霸。魏太祖令送二人首。霸日。所以能立。以不爲此。王霸之。君可以義告。太祖以翕暉爲郡守。郭憲擁護韓約。約失衆依憲。衆欲取以邀功。憲擁護之。後約病死。田樂陽逵斬送約頭。欲疏憲名。不肯。張凝救縣長夫人。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功曹凝冒白刃。攜負夫人得免。高岱孔文爲盛憲求救。許貢領郡。岱將憲避難許昭家。求救于陶謙。謙憔悴泣血。水漿不入口。謙以書與貢。孫鑠馳詣石苞。會棄遣輕軍襲苞。鑠馳壽春。爲苞畫計獲免。華譚移近周馥。劉陶收譚。馥理而出之。又甘卓討馥。謂譚已去。譚更移近馥。馥日。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投譚而免。遣人求之。譚答不知。遺絹二疋。覆求之。譚已亡矣。王午保全孝績。父產仕石氏。績睦午。斧終日。鄧當訓績父降燕。在此爲患。午恐爲害所害。乃資遣之。王昕身蔽邢邵。昕守東萊。部衆室就之。衆人以邢果從弟。欲執之。昕以身蔽。呼日。當先殺我。乃免。犂榮貴矜楊愔。愔父津爲行臺郎。鄴人楊寬求從納之。俄孝莊被幽。愔選都過寬。寬執兒劉誕。誕付慕容白澤。遣棻貴送都。愔欲自縊。棻貴矜感。送與俱逃。雷五安哭求王思政。河橋之戰。被創悶絕。帳下督五安于戰處哭求。相得。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乃還。王雄誕負杜伏威。伏威爲李子通襲。重創墮馬。雄誕負之逃葭蘆中。又爲來整破。部將西門君儀妻王氏勇決多力。負伏威走。雄誕還禦追軍。此其人皆植仁扶義。足以恤人之難。皇皇援之。恐後倘少緩

須臾則勢窮徑絕。故足紀也。若夫躬蹈水火。如斯敦請代吉翂撾鼓以救父。楊政貫箭王調貫械以救師。政師范升。調師李固。蔡文姬徒跣以救夫。再嫁董祀。桓氏號哭以救翁。將戮庾友。友子婦爲桓宣武帝鄧女。哭入號哭。宣武爲原玉臺一門。則血性捐軀。不同於他人之焚溺也。免人于危殆者。王愷作坑欲害劉瑱兄弟。石崇救之。王僧達作坑欲埋從子確。從弟僧虔呵禁之。鬱林密令殺李元履。而王廣之擁護之。廣之先爲元履父安人所厚。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日。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王珪嘗配流而李安遠營護之。大業初。珪坐叔頗當配流。營護獲免。陶謙拘執張昭而趙昱營救之。謙舉昭茂才不應。謙以輕巳。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得免。崔琰幽于囹圄而陳琳營救之。袁紹二子爭欲得琰。稱疾固辭。幽于囹圄。賴陰夔陳琳得免。齊因王琇而楊愔存護之。琇琳弟。與袁憲使齊。齊以琳故因之。危殆數矣。愔每存護之還陳。何晏欲害傅嘏以荀顗營救得免。大帝欲殺虞翻。醉酒犯忤。以劉基諫諍得免。路嗣恭欲害李泌。以王縉救解獲免。同郡周生謀害宣帝而胡昭救之。涉險邀于崤澠之間。泣而結誠。生感其義。因斫棗樹共盟而別。口終不言。石勒將殺鄧攸而門幹救之。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王玄謨諸將請殺張暢而張

興世救之。以袍覆暢而坐之以免。侯景陷郢。欲殺顏之推。而王則救之。顏則送建業。溫子昇爲葛榮得。而和雍興送之。以數十騎潛送逵蘇州。皆救之于鋒刃。泰璩救陳訓。陳敏作亂。遣弟宏爲歷陽守。訓謂邑人不久當滅。宏將斬之。璩謂宏參軍訓善風角。可試之。不中斬未曉。乃救之。何稠救耿詢。蜀王秀發。當誅。稠曰。詢巧思有神異。爲朝廷惜之。特原。二人則以術藝見救。惜郭璞華佗之無其人也。

人有急難而能脫之。趙岐之孫嵩。藏複壁中數年。諸唐死。因赦乃出。第五種之孫斌。中常侍單超兄子康守濟陰。種按其罪。陷種徙朔方。斌聞超謀。晨夜追種。格殺送吏。下馬與種。一日夜行四百里。送脫歸。張儉之李篤。儉亡命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君審在此。明廷寧宏執之。欽起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嘆息而去。因送出塞而免。

中山王熙弟略之司馬始賓。熙討元叉不克。死。傳首王洛。親故莫致視。刁整獨收藏之。熙弟略亡抵故人司馬始賓。與略轉依西河太守刁雙。經年。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歸梁。薛昭之房光庭。昭坐流放。投光庭。匿之。既露。執政詰之。光庭曰。與昭有舊。途窮而歸光庭。得不納之。若揄以送官。居廟堂者何以見待。執政義之。出爲磁州刺史。李燮之徐州酒家。酒家知非常人。以女妻之。杜根之宜城酒家。知其賢。厚待之十五年。蔡邕之泰山羊氏。往來十二年。華溫琪之田父。黃巢敗。至夜脫縣界。田父見非常人。遂匿于家。刁雍之故吏。劉裕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爲父暢故吏匿。後奔長安。爾朱修之長孫媼。遁入一村。見媼再拜。求哀。媼憫之。藏後壁三年。孫寡之

王元景。時崔祖螭反。寮預焉。逃元景家。遇赦出。庾緯之辛大德。坐楊玄感徙。以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舍之。歲餘。與人爭。出告斬。馬燧之徐遇。祿山反。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慕容德之呼延平。超。德之兄納之子。苻昌收納妻于獄。掾呼延平。德故吏。將段氏逃而生超。汝南王子義之裴楷。亮被害。子義八歲。楷竊之以逃。一夜八還。得免。戴僧靜之齊高。爲歐陽戍所得。繫獄。齊高遣薛淵餉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與獄吏飲醉。以刀刻械折鎖。發屋而出。齊高匿之齋內。樊深之張曜。深初仕後魏。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改易姓名。游學汾晉間。後爲人告送河東。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沈勁之錢舉。皆武康人。勁坐父充當誅。舉匿之得免。又崔岳匿劉曜。初曜有罪。與曹恂奔劉綏。綏匿之書櫃。載送王忠。忠送之朝鮮。變姓名爲縣卒。

岳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出。叩頭自首。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此縣幽僻。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爾恩顧甚厚。楊猛上雒人藏二王。元顥入洛。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之。侯廣陵王恭爲痛疾。復來歸猛。亦保護之。紀生救史圭。生。圭食客。秘瓊之亂。主家用一久盡。爲生白刃中負主以行。獲免其害。李周救盧岳。河朔群盜克斥。岳攜妻子囊橐逆旅。相對流涕。周按送以歸。賊夜于林麓射岳中馬。周大呼。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此矣。即時散走。王明匿劉陽之子。陽初欲除魏太祖。太祖貴求其嗣甚急。明納受積年。又數太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高悝匿華軼之子。軼敗。悝匿其二子及妻。崎嶇經年。遇赦。汲固抱李式之子。刺史李式被收。子憲生始彌月。從事固抱憲逃。遇赦始歸。憲常呼固夫婦爲耶孃。李震保王鍇之子。鍇爲張文禮害。次子昭誨爲軍人攜出。置地穴。兕髮被僧衣以託震。震置之茶褚中。令依

南獄寺僧年長齋送而還錄故將符習爲汴州節度表授司農少卿因以女妻之。趙玉救呂袞之子。劉守光擒呂袞。袞子琦爲吏追攝。玉久游于袞門下。給監者曰。此某之同氣。監者信之。即俱去。琦困于徒步。玉負之而行。數百里乞食于路。乃免其禍。張守素匿馮贇之兒。贇死唯三歲小兒。故吏守素匿之獲全。高允保寶遵之母。寶蓮誅。蓮子遵亡在草澤。遵母焦沒入縣官。以老免。允保護在家。六年。遵始蒙赦。皆無異曾朱家矣。

祁奚乘驛見宣子而免叔向。范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祁奚說而免之。趙文子固請于楚而免叔孫豹。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李固奏記梁商而釋王龔。引善人在患。饑不及餐語。宦官誣奏。商即言于順帝。辛慶忌叩頭流血救朱雲。雲請斬張禹。成帝怒欲殺之。慶忌免冠叩頭流血。然後得

已。又上書救劉輔。成帝將立趙飛燕爲后。輔直諫。因之掖廷。慶忌上書救輔。遂得減死。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載。甘寧叩頭流血救蘇飛。寧初依黃祖。蘇飛薦之。寧歸吳與破祖。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特從將軍乞其首領。吳範叩頭救魏騰。範騰同邑友善。騰常有罪。大帝責怒。範髡頭自縛。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帝意釋。乃免。王晏叩頭救王煥。王普曜孫德王煥。煥從弟蘊反。世祖疑煥欲具收。閣普曜子晏叩頭保無異志。乃止。哥舒翰叩頭救王忠嗣。翰爲忠嗣衙將。忠嗣下獄。敕翰方代之。諸將請以金帛行救。翰惟一單囊行。盛言救忠嗣。玄宗起入禁中。翰叩頭而前。言詞慷慨。聲淚俱下。帝感而寬之。鍾離意解衣就格而明帝貰郎之笞。上使冠而貰郎。上背撞樂崧。惟意孜諫。郭舒搯鼻炙眉而王澄免宗厥之棒。厥因酒忤澄。澄叱左右棒厥。舒爲邑曰。使君過醉。澄恚曰。別駕狂言我醉。

因搯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厥得免。皆不惜其身以爲救。

鮑德救陳寵。寶憲恨寵。欲因過責之。德說憲弟瓌曰。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今計幾微之故。誠傷補政容貸之德。故得出爲泰山守。彭伯救盧植。卓將誅植。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害之天下震怖。乃止。免官。陳群救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于太祖。太祖曰。廙名臣。吾亦欲赦之。荀羨救蔡謨。謨固讓司徒不起。殷浩欲加大辟。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乃止。救之以大義也。又有孫鄰之謂滸游舍舒變。變有罪下獄。滸欲寘之于法。鄰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仲膺又有奉國舊恩。今君殺其子弟。天下問仲膺繼嗣。答曰。滸永明殺變。于事何爲。滸意即解。孫琰之說賈謐釋江統。慇懷太子廢。江統等冒禁拜辭悲泣。收付洛陽獄。琰說謐曰。東宮故臣。不顧重辟。更彰太子之德。不加釋之。皆免。亦然。

周顗之理華譚也以素善。刺史劉陶因法收譚下獄。顗理而出之。許紹之免李靖以惜才。遣靖安輯江嶺。匝蕭銑不得前。高祖陰敕紹斬之。紹惜其才。爲之請命。獲免。陳元康之救崔㥄也。竊言黃頷小兒。文襄鎖赴晉陽。曰。崔㥄合死。朝野莫不知。誠能以寬濟猛。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乃舍之。元巖之救樂運也。運輿櫬陳周宣帝八失。將戮之。曰。樂運欲取後世之名。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則動之以所樂受也。齊文宣昏縱。裴讓之切諫。將殺之。辭色不變。楊愔曰。彼望陛下殺之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曰。小子。我終不成爾名。則投之以所忌也。

以勸殺爲救。張承業之免盧質也。質輕傲，常呼晉王諸弟爲豚犬，王卿之。承業恐其及禍，請殺之。王曰：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承業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以不屑爲救。杜襲之言許攸也。攸有慢言，太祖欲殺之。襲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尺莛起音。區區許攸，何足勞神武。太祖曰：善。

以不救爲救。申屠蟠于馮雍。黃琬欲殺雍，或勸救之。曰：黃子琰爲吾故耶。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免雍。諸葛瑾于殷謨。謨罪不測，羣下多爲之言，唯瑾默然。問之，對曰：在流隷之中，不能躬相督厲，致負恩惠，謝過不暇。大帝愴然曰：特爲君赦之。郗原于孔融人。融有所愛一人，後欲殺之，吏皆請原，獨不請。對曰：愛之則引而方之于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融笑曰：吾但戲爾。原曰：安有殺人而可戲者哉。以助而免者蓋寡。李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嘗釋之。長孫皇后。大宗或以非罪譴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鞫，俟怒息，徐爲申理。

以諷得免者。李忠臣于辛京杲。京杲扶殺部曲，有司劾奏。忠臣奏京杲合死久矣。問之，對曰：渠伯叔兄弟戰死，渠獨不死。帝亦惻然，不令加罪。以哭得原者沈慶之于申坦。坦坐事將刑，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聞，孝武原之。

不相識而救。益州太守欲殺劉巴，而主簿曰：此非常人。請自送之。巴至州，見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見巴驚喜。宮前持弩者將射嵇紹。冏誅，奔散。而蕭隆疑非凡人，超前拔箭得免。

詔殺而奏免者。杜佑執奏免李藩死。杜兼誣奏藩，德宗密詔佑殺之。佑百口保藩，得免。李勉停詔免王晬死。晬爲權幸所誣，有詔處死。勉停詔，拘晬，飛表上聞，獲免。如蕭公于韓信。王陵于張蒼。暴勝之于王訢。秦王于李靖。李白于郭子儀。宗澤于岳飛。皆臨刑而爲當代留有用之才。獨張守珪釋安祿山，貽禍宗社，爲可恨也。

先毀之治之而後救之者。袁盎于周勃。盎言勃非社稷臣。絳侯望曰：吾與而兄善，今廷毀我。及人告勃反，惟盎明絳侯無罪，得釋。勃乃與盎結交。張酺河南尹。于竇氏。數以法治竇景。及竇氏敗，而請宥陽夏侯竇瓌。

見救于人而不謝者。有范滂于霍諝。滂爲郡功曹，繫獄。諝理之，得免。到京師候而不謝。曰：不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奚有自矜之色。崔光弼于樊子鵠。元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遞，樊子鵠理出之。人勸陳謝。光弼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古之人各以心期則然。若既脫水火而遂忘援手之仁，未可以此藉口也。

夫善救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之以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而自行也。任座君仁臣直之言。魏文侯問：寡人何如君。群臣皆曰：仁君。翟璜曰：君伐中山，不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非仁君也。文侯怒，璜出。任座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璜之言直。乃復召璜。張猛主聖臣直之對。因薛廣德諫元帝乘船。彭修明君忠臣之解。宰權以鍾離意爭諫，使收縛意。修排閤直入曰：慶明府爲明君，主簿爲忠臣。遂原意。盧毓君明臣直之辭。高堂隆因星孛上疏，魏主叡不悅。毓曰：臣聞君明則臣直，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乃解。長孫后主明臣直之賀。唐太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曰：魏徵每

廷辱我。后具朝服賀曰。主明臣直。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上悅。秦人適遇明君之說。泰王與中期爭論不勝。怒。中期徐行去。人爲說王曰。此悍人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弗罪。子高功大未以罪戮之喻。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有一縣後二日。司空段喬執其吏囚之。封人子高見喬。自扶而上城。曰。美矣城。此大功矣。子有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未以罪戮者。未之有也。子高出。喬夜解其吏之囚者而出之。杜延年無守擅召之奏。霍光下王平徐仁獄。丞相車千秋坐之。延年奏記言。丞相素無守持。而爲好言于下。至擅召二千石。甚無狀。愚以爲丞相故用事。不可棄。光于是不及千秋。李逢吉不恭有母之言。唐崔發毆曳中人。繫獄。逢吉曰。發誠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穆宗愍然曰。諫者但言發寃。不言不恭及有老母。如卿所言。何爲不赦之。裴度方侍太后之諷。憲宗貶劉禹錫播州。柳宗元請以柳州換。

不許。曰但與惡郡。豈繫母在。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曰。裴度愛我終切。遂改連州。若此者非夫善救人者耶。呂伯恭云。若正怒之而救者。郤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竇嬰乃言名冠三軍。夫罪繫至族。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非有大惡。不當誅。而蚡盛毀夫橫恣。嬰因言蚡短。上使薄責嬰。悉論灌夫支屬。嬰棄市。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引金張許史。宣帝以寬饒怨謗下吏議。鄭昌上書訟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義之節。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直道而行。多讎少與。上不聽。寬饒自剄北闕下。故二人卒不免死。孫權疾張溫名盛。而駱越騶言其美。溫被斥。統表理曰。溫世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議論之辨。卓躒冠羣。偉曄耀世。人未有及者。論才可惜。首罪可恕。權不納。裴松之以爲何異燎之方盛

反嫣齊以譏之。如豫王旦之申理劉禕之。禕之下獄。上疏申理。親友皆賀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張安道之上書救蘇東坡。子由以爲名高。與朝廷爭勝。安道乃云。天下之奇材。使子恕至登聞鼓。徘徊不敢投。皆不善救人者。漢武帝時兒寬罪繫。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六恨矣。遂貰復用之。宣帝皆欲誅張安世。趙充國以爲安世事武帝數十年。見其忠謹。宜全度之。得免。身得免害而全一城。練氏也。王延政大將妻。部將當斬。惜其才。妻使謂急逃投江南。隸查文徽麾下。城將屠。諭全練氏。誓不獨生。爲之戢兵。一城獲全。劉璠也。南鄭拒守。達奚武請屠之。

太祖惟令全璠一家。璠泣而固請。城竟獲全。

古事比卷之十四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十五

古事比卷之十五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訟冤

朱穆輸左校。朱驗趙忠葬父僭爲玉匣。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之。帝覽奏赦。徐璜陷皇甫規。太學生張鳳等三百人詣闕訟之。會赦。史弼平原相。徵下詔獄。平原吏人詣闕訟之。歐陽歙下獄。諸生求哀千餘人。王有自髡剔者。嵇康臨刑。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不許。直道足徵矣。

公乘興訟王章復以爲徐州刺史。孫寶刺益州。坐失死罪免。遣歸田里。益州吏民多言寶功效。復以爲冀州。耿育訟陳湯。書奏還湯敦煌。卒于長安。董晉訟元琇。琇爲韓滉排笮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宰相訟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竇憲陷郅壽。僕射。何敞上疏理之。減死。單超陷第五種。種逃匿數年。臧旻上書訟之。會赦。段恭上書訟龐參。詔遣視疾。馬融上書訟梁慬。有詔原刑。陽城王仲舒伏闕雪陸贄。崔元亮叩殿理宋申錫。杜欽追訟馮奉世。言奉世誅莎車王。議以矯制。今甘延壽以誅郅支封侯。功同賞異。朱勃追訟馬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犯害氣。僵死軍事。葬不歸墓。臣竊傷之。帝意稍解。陳元追訟歐陽歙。帝賜棺木印綬。縑三千匹。

崔鴻上疏追訟以雪常山王壽興壽興以公事杖王顯顯後有寵于宣武中尉奏壽興謗誦顯因帝極飲奏其事命帝注可賜死靈太后臨朝鴻上疏詔追雪贈諡韓潭讓官以雪崔寧奏讓禮部尚書制命以雪寧罪許崔寧家收葬葢曾爲寧將拔也朱寵肉袒輿櫬上書追訟鄧隲安帝頗悟乃葬隲等閻纘輿棺詣闕上書理愍懷太子之冤。劉繇執黃幡言衛瓘冤而棠聯族。撾登聞鼓言瓘父子九人被害實由棠聯乞加族誅從之趙謙訟謝弼而曹紹斬中常侍曹節從子紹守東郡收弼掠死獄中謙訟弼忠節求報其怨乃收紹斬之王澄爲敦害故吏桓稚上表理澄。殷浩廢卒故吏顧悅之

上疏訟浩。皆詔復本官。周札王敦使人告殺之故吏詣闕訟冤。追贈衛尉。李奬故吏宋遊道上書理冤。詔贈將軍崔悅盧諶奏理劉琨。溫嶠又上疏理之。乃下詔弔祭贈諡。劉鄴三復子中李德裕之冤。復其官爵。樂詳九十餘上書訟杜畿遺蹟。程善劾杜恕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卒于徙所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段灼字休然追理鄧艾樊建自陳會爲艾將又流涕言艾之忠以艾孫朗爲定陵令。爲父訟冤者高崧父悝封建昌伯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自繫廷尉訟冤停喪不葬者數十上帝哀之詔事已久判崧求直無已聽復伯爵刁彝。王敦平刁協以出奔不在顯賄僇子彝上疏訟之柰謨與庾冰書于是追贈本官。楊偘。楊播以借民田爲王基劾削除卒于家子偘停柩不葬披訴積年乃復其爵。敬讓。暉流嶺南武三思使周利貞殺之至讓爲魏州長史利貞爲辰州長史讓訴利貞枉殺臣父玄宗貶利貞邕州刺史爲兄訟冤周謨也。王敦死後詔贈未及周顗弟謨上疏然後追贈顗官陸顗也。兄爲秀訴冤復爵爲師訟冤。有鄭弘爲焦貺。貺因楚王英被收病于道妻子被繫諸生故人皆變名逃弘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帝即赦其家何融趙收爲欒恢。恢刺舉無所避資竇憲風州郡迫脅飲藥死憲誅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已爲郎中崔瑗上書自訟。杜喬以贓罪奏徵詣廷尉自訟得理出楊漢公知進撾鼓

稱冤。楊虞卿以家人出妖言事上御史臺按鞫弟漢公並男知進等八人撾登聞鼓稱冤放歸私第虞顗舉幡爲父訴叩血言枉。中常侍張防請托詡自繫廷尉而上書孫程知其忠言上得出顗與門生百餘舉幡候高車叩血言枉防徙邊詡遷僕射梵王咸舉幡爲師鮑宣減死。宣以逢孔光使吏鉤止沒入車馬坐摧辱宰相下廷尉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千餘人乃減死髡鉗伏闕上書乞寬李沐者楊宏中等六人也。韓侂胄欲逐趙汝愚以李沐有怨于汝愚使奏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遂竄汝愚永州宏中乃與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傅徐範等伏闕上書乞寘李沐以謝天下侂胄怒送太平州編管稱慶元六君子上書極言丁大全之奸者陳宜中等六人也。理宗寶祐中大全恣橫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

劉黻陳宗上書攻之。編管遠州。士論號六君子。伏闕上書乞斬湯思退者。張觀等七十二人也。論湯思退及王之望等三人奸邪誤國。乞斬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張栻等。

讓產

臨財毋苟得難矣推所有以予人而不受尤難。楊椿受父財五百萬。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復分後母昆弟。馬援有牛馬羊數千頭。穀萬斛。盡散昆弟故舊。鮑永為楊州牧。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弟子孫。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徐苗兄弟早亡。撫孤慈愛。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韓子熙少孤。為叔顯宗撫顯宗卒。子伯華幼熙友愛等于同生。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于顏色。郭曜子儀長子。子儀薨。命以門朝所賜名馬車寶上獻德宗。後賜之。乃散諸昆季。庾袞撫諸孤。以田宅與其長兄子廣翁。董陽西陽人。五世同財。封延伯僑居東海。三世同財。盧祀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百口。饑年豐儉同。崔挺三世同居。饑年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蕭瑀關內產業先給勳人。

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子弟。惟留廟堂一所。以奉蒸嘗。

兄弟分財惟取圖書。王曇首也。弘弟。幼有素尚。南齊褚淵也。父卒。推財與弟。惟取書數千卷。不私一錢寸帛。唐崔孝騑也。奉兄孝芬恭順。錢帛不私。吉凶所須。坐待分給。諸婦亦相愛。有無共之。唯恣所須。沈攸之也。攸之性愜惟恣弟雍之所須。輒取齋中服飾。分與親舊。纖毫無間。隋李知本也。元氏人。弟知隱。雍睦。子孫百餘口。財物僮僕。纖毫無間。盜賊相戒。無犯義門。出入一無所問。岑文本也。常塗任事。賞賜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季弟文昭。一無所問。周王珽也。字世美。鄭州人。所置田宅物產。皆弟延規主之。一無所詢。

推田宅者。卜式也。有弟。既壯。式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皆與弟。牧羊十餘年。置田宅。弟產

破復分與弟。**王商也**。商為侯，推財與異母諸弟，身無所受。**陰慶也**。興子為鮦陽侯，弟員丹皆為郎，慶推其居第田園奴婢與二弟，但佩印而已。**李孟元也**。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痼疾，孟元推所有田園悉以讓就，夫婦紡績日給而已。**許武也**。陽羨人，以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別居，剖財自取肥田廣宅，二弟所得悉劣。鄉人稱弟克讓，晏普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所以分財成弟名譽，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願悉以與弟，一無所留。**郭昌也**。光武后父，讓田宅財產數百萬與異母弟。**韓稜也**。推父餘財數萬與從昆弟。**張堪也**。字君游，宛人，讓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弟。**裴楷也**。嘗營別宅，從兄衍悅之，即以與衍。**韋世康也**。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官塗不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元褒也**。少孤，為諸兄所鞠養。兄欲別居，褒泣諫不得。家素富，多金寶，褒無所受，脫身而出。**宋陳卓也**。咸寧人，有田五千，兄田止一千，願合戶而同之。兄子康民登進

七。

推財與兄弟之子。薛包也。弟子求分財異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取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也；田園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樊梵也**。字文高，宏孫。推財物三十餘萬與孤兄子。**樊準也**。以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何伯璵也**。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而貧悴枯槁，誨人不倦。**裴修也**。弟矜早喪，愛育孤姪同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

推與伯父張禹也。後漢張歆子，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

好施

好施如馮緄。巴郡宕渠人，家富好施，賑為州里所歸。**李士謙**。趙郡平棘人，家富于財，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李軌**。字處則，姑臧人，家富于財，賑窮濟乏。**李進**。太僕鼎子，家素豐贍，于交友能賙貧拯急。**皆以富**。

梁商。字伯夏，嘗曰：多藏厚亡，為子孫累。所得租奉賞賜，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崔鄲**。不藏貲，有輒周急親舊。**李沖**。南部尚書，賞賜千萬，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楊愔**。前後賞賜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惟書數千卷。**畢義雲**。累世本州刺史，匱乏者多所拯濟。**梁康絢**。每見省官有襤褸者，輒遺以襦衣。**皆以貴**。

若韋彪。為大鴻臚，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桓鸞**。字始春，推財孤寡，分賄朋友，奉于待

賢，狹于養己，嘗著大布縕袍，麤食醋餐。**管寧**。親知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賑救之。**沈道虔**。冬月無複衣，戴顒為作，並與錢一萬。及還，衣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文帝賜錢三萬，米三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吳悉達**。雖于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鄉人困窘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以貧而好施為難**。

若宣秉。俸祿收養宗族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張奮**。純子，爵富平侯，嘗捐租俸賑恤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袁渙**。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則取之于人，不為皦察之行。**全琮**。中州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嚴畯**。祿賜散親戚知故，家常不充。**王衍**。父平北將軍卒，送故甚厚，親識借貸，因以捨之。數年家貲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齊蕭鉉**。罷郡得錢十七萬于石頭，並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表自陳辭。**范述曾**。生平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遂

壁立。無所資。原綺。衣服車馬幾具。妻子內困。專以賑施貧窮。徐陵。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建昌邑戶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困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云我事牛衣裳可貴。唐瑾。祿賜散之宗族。尤貧者又割膏腴田宅以賑之。所遺子孫者。並磽埆之地。房彥謙。資產素殷。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車服器用。務存儉素。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笑謂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于清白。張延。人有窘必傾產以給。李藩。父卒。家富于財。弔者有挈去不禁。愈務散施。不數年以貧。樊宗師。家饒于財。悉散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笑而不答。

則又因施而致乏絕矣。

俸賜悉贍親族。朱邑。祿賜以共九族鄉黨。蘇武。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寇恂。所得祿賜施朋友。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宋弘。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郭伋。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輒散與宗親九族。朱穆。祿仕數十載。布衣蔬食。家無餘貲。毛玠。賞賜賑施貧族。家無所餘。山濤。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劉寔。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恤親故。盧欽。歷宰州郡。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資產。韋孝寬。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入私室。梁韋叡。祿賜皆散親故。家無餘財。張稷。俸祿頒親故。家無餘財。李勳。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洽無親疎之閒。李元紘。俸物賜急親族。盧邁。所得廩賜。皆賑姻舊之乏。薛戎。悉奉廩賜。濟內外親。李勉。俸賜悉遣親黨。盧懷慎。不營貲產。俸賜隨散親舊。所居不蔽風雨。楊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廩分姻舊。隨多寡輒盡。蕭瞞素。高祖賜錢八萬。瞞素一朝散之親友。裴何。宰相遜度子內外支屬百餘人。所得祿俸。必同其費。及領外任。亦挈而隨之。

毎得賞賜散與諸生之貧者。鴻臚包咸。明帝以咸有師傳恩。而素清苦。

嘗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咸散貧者。太常趙典。字仲經。成都人。

散財者。樓護。過齊上先人塚。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疎與束帛。一日散百家之貲。郇越。臣他。太原人。散先人貲千餘萬。分施九族。种暠。字景伯。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十萬。悉以賑宗族。折像。父國有貲財二億。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周施親疎。或諫像。像曰。鬭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今世將衰。子又不才。牆隙而高。其崩必疾。鄧綝。散千金之產。分兄弟。錫舅族親。務有差品。祈懋。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溫恢。字曼基。太原人。父恕涿郡太守。年十五喪父。內足於財。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州里。比之郇越。魯肅。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與祖母居。肅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結士。居巢長周瑜將數百人過肅。求貨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指一囷與瑜。瑜遂定僑札之分。肅位橫海將軍。郄超。父愔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一日散與親故都盡。崔慰祖。父慶緒。粱州刺史。資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汜騰。散家財五十萬。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沈輔。字伯會。山陰人。父服闋。推讓祖考財產田宅。與親貧不足者。王叡。有舊墅六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嘗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鄧元起。好賑施。嘗在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乞。問田人有稻。二千斛。悉以施之。祖逖。兄該納董。有才幹。逖每至諸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賙貧乏。符稚。推樂施。乞人填門。嘗曰。一日不施。則意不樂。何點。值侯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閭樹以贍親黨。朱漢賓。亳州人。致仕東還。見鄉舊親戚淪沒者。葬兆未辦。給以棺槨。婚嫁未畢。助以資幣。孫晷。富春人。見人饑寒。并周贍之。有窮老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晷恒與同衾。食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恤之。高允。獻文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流移饑寒。多允姻媾。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唐休璟。以絹數千疋。分散親族。又以家財數十萬大開

塋域。備禮葬五服之親。李大亮。討吐谷渾功賜物九百段奴婢一百五十人。悉分遺親戚。仍收葬五棄宗族無後者三十餘家。大亮死服之如父者十有五人。李毅。河南人。以所居置蘭若。餘立垣屋。凡族人可任官者。皆致於祿仕。不可任官者。分田以居之。

以人遺者遺人。

梁竦。叔敬統子。性好施。良嫂舞陰公主特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田疇。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倚鄰。太祖賜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范雲。初為郡廉潔。及於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何點。遠近致遺。一無所遺。隨復散焉。劉歊。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堯雄。豫州刺史。每受人物。多所施與。賓客往來。禮遺甚厚。劉德威。嘗經管隸者。頗懷其惠。所得財貨。多以分贍宗親。劉凝之。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餒。覽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頃刻而盡。司空圖。為王重榮作碑。賻絹素千疋。同致虞鄉市中。人皆取之。日都盡。陸法和。文宣賜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焚券者。

馮驩。為孟嘗君焚薛之券。樊重。臨終焚削文契。債家慚。爭償之。諸子竟不受。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多負其債。覬之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誘出券書一大廚。宣語負三郎債。皆不須還。王弘。王珣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子弘悉燔券書。舊業悉委諸弟。崔慰祖。得父慶緒梁州持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悉火燒之。李元忠。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元忠焚券免債。鄧君仲。臨終。貸人錢物書券。自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賄利累之。李士謙。值年不登。召貸家設酒食。對之焚出粟之券。盧義僖。先有穀數萬石貸民。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

賑荒者。

梁商。年凶。以牛致米。四城外乞貧民。童仲玉。饑父姑赫人。鹵荒傾家賑恤九

族。伏湛。謂妻子曰。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悉分俸祿。以賑鄉里。朱暉。南陽大饑。米石千餘。暉悉散其家貲。以分宗里。張儉。饑荒。儉資計差溫。乃傾財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百數。廖扶。明天文讖緯。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親。任俊。中牟人。饑荒之際。收恤其友孤。中外貧宗。周急繼乏。常林。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徐耕。延陵人。大旱民饑。耕詣縣陳辭。以千斛助官為勸。願採水傷塵以益山海。詔書褒美。酬以縣令。臧成。東海人。王道。東莞人。東土饑旱。咸等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恤。劉善明。青州饑荒。善明宅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吳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鄰里饑餒。乃白諸兄計日平分。同共豐儉。賴以存者甚衆。盧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

賑粥者。

房景遠。叔遐歲凶。於通衢食餓者。韋朏。尊顯。歲儉。發家粟。造粥以飼饑人。李士謙。大饑。罄竭家資。為之麋粥。全活萬計。張烈。凶儉。為粥以食饑人。蒙濟甚重。王脩。吳郡內史。年饑。出私財為百姓饘粥。全活甚衆。任昉。守義興。歲饑。散私俸以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

為人償負者。

朱儁。會稽人。同郡周規辟公府。假郡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倉卒督責。儁乃竊母綃帛。為規解對。蕭惠開。參軍劉希徵負債百萬。為債主所制。惠開有馬六十匹。悉給希徵償債。

贖人者。

甄密。鄉人蘇貝沒於賊。密盡私財以贖之。趙驊。祿山陷陳留。有京兆韋氏陷賊。為姬。蓄輦僕兄弟也。驊贖之。置別院。供衣食。訪其親戚歸之。張萬福。時魏州饑。萬福令兄子將米百車。征餽之於汴口。求魏人自齊者。給車牛贖而遣之。吳達之。貨田十畝以贖從祖伯敬伯。

置逆旅以供人。

周揚。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崔敬立。值逆旅于蕭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劉驎之。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投之。驎之躬自供給。足

亦與好施同矣。吳悉達。儉年賓客經過必傾所有。

周郵親舊如甄濟之周贍朋友。盧鈞之減俸營歸。廣州節度管內流寓者子孫貧困未歸鈞減俸倖營大事者數百家沈傅師之問餉媚家故人。鄧弘之恤父友。父所厚王臨年老貧乏與衣裘車馬庾袞之郵甥孤甥郭秀比諸子姪以舊宅與其長兄子廢翁翁卒撫棺長號哀感行路范廣仲將之不棄姊孫。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盧度世之郵中表。房崇母傳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中纂妻賈氏崇姑女也皆亡破軍途老病憔悴度世致其恭恤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許詔先之賣衣殯舅。伯舅夫妻疫死賣衣物以營殯葬舅三子幼鞠養成長。吳逵之自賣殯姨。姨亡無以葬自賣為士大夫客以營家槨。樂運之傭保贖親屬。隨例還長安。親屬多被掠役運為傭保以贖之。

好生

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曹彬冬月不修葺牆壁。恐傷蟲蟄。陳文惠公見物動必戒左右勿殺。器服壞。隨輒補之。曰。無使不全以見棄。司馬公獨樂園草妨步則薙之。木礙冠則芟之。其他各欲遂其生。

邯鄲之民。以正旦獻鳩於簡子。厚賞之。曰。放生有恩。客曰。民知君之放也。競而捕之。死者衆矣。不如禁民勿捕。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遊放生處。曰。彼國亦放生乎。答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庾繹以夾獄平而其孫有九卿之蔭。詡以殺降而其家二十年不增一口。曹彬攻金陵。誓不妄殺一人。子孫貴盛不絕。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不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海上者。

毛寶軍人以臨危而脫難。孔愉以微職而封侯。屈師縱鯉於元村。壽增一紀。隋侯濟蛇於齊野。珠報千金。拯巳溺之蠅。酒匠之死刑免矣。捨將烹之鱉。厨婢之篤疾瘳焉。孫良嗣解矰繳之危。卜塋而羽蟲交助。潘縣令設江湖之禁。去任而水族悲號。信老免愚民之牲。祥符廿雨。

曹溪守獵人之網。道播神州。雀解銜環報恩。狐能臨井授術。乃至殘軀得命。垂白璧以聞經。難地求生。現黃衣而入夢。施肯有報。事豈無徵。

感應

神之所感。王尊建節。河堤不溢。河決金隄。尊沉白馬祀水神。請身塡堤。立不動。水波隨足而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合。渡而即解。渠山壅河。三日不逝。胥景公縞素哭之。而水流。大水江溢。堤壞。始興王憺冐雨築之而堤立。衆恐請避。憺刑白馬祭江神。以身請命。言訖而水退隄立。河溢埽决。陳希亮宋知房州。堅卧不動而水去。人比王尊。河决埽潰。杜常徙處埽上而水止。溢至常坐而止。志之所伸。王閎渡錢塘。遭風船欲覆。斫水罵胥而凶濤復濟。索勱斷濱河。列陣刺射而狂波迴減。將兵至樓蘭屯田。橫斷注濱河。河斷

之日。水奮勢激。勱躬禱祠。水猶未減。乃列陣被仗。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陳茂涉海。拔劍呵罵水神而風止船渡。茂為交阯別駕。刺史周敞涉海。遇風船欲覆。文翁拔劍。擊江神而迴復。水名。遂平。武肅命強弩射海濤。濤頭竟趨西陵。白沃史君以鞭指當潮而東南一隅水至不沒。人之精誠足廻狂瀾。異哉。

張禹厲言鼓楫。建初中。拜揚州刺史。當過江。部民以子胥之神。難于濟涉。固請。禹厲言曰。子胥知我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鼓楫而過。王義方風濤開霽。坐張亮免儋州。行至南海。酌水而祭。時風濤蒸鬱。既而開霽。歸崇敬波濤免害。充冊新羅使。至海波濤船壞。舟人請以小艇避禍。敬曰。舟人數百。我何獨濟。逡巡稍息。竟免為害。段希堯風濤利涉。使吳越。汎海風

浪暴起僕從相顧失色希堯曰平生不欺暗室但以吾爲託必當無害言訖風止乃獲利濟

劉裕討盧循將濟江風急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舟何害舟移而風止王僧辯討侯景發徂頭中江而風浪僧辯告天曰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而風止張世傑在海上遇颶風曰若天不欲存趙氏則大風覆我舟天也俱記王晙討奚厥風雪失期乃仰天設誓遂止雪迴風以濟戎事張守珪節度瓜州砂磧少水營繕紬之乃設祭禱禱經宿而山水湧至材木塞澗有事乃濟

川流暴起齊世祖爲廣興相時也嶺南積旱水涸商旅不通上部伍既至川流暴起遂得利涉津令縮水爾朱兆從河梁西涉掩襲京邑也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𣴎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表插而導忽失所在

拜井而得水者 漢耿弇于疏勒北狄來攻城中穿井弇整衣冠再拜禱之水泉奔出揚水示之引去北齊平鑒于懷州西魏楊標來攻有井隨即竭鑒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井水涌溢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勇氣自立又趙郡王叡督朔州禱掘出泉至今名趙郡王泉李渾于海州賊共圍城城內一池旱涸渾齋戒朝服而祈天雨泉溢賊應時駭散唐李嗣業于疏勒泉涸嗣業禱而復出後梁牛存節守鄆州因于朱友謙鑿十八井衣冠拜之而泉出鮑陋鎮白帝爲譙道福圍急無水忽鑿石得泉以生魚遣道福閒乃解裴識于靈武斥鹵無井誓神而鑿之果得泉偶記

泉湧者 漢姜詩妻篤孝其姑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劉宋王彭兄弟直瀆人營葬作塼需水而旱去淮五里荷擔不周彭號天積日一日大霧塼瓮前忽生泉葬竟泉竭宋鄉浩宦昭州江水不可飲所居嶺下忽湧泉及歸而泉涸

雨降者 袁安爲楚相遣繫囚而雨 顏清臣爲御史决平原冤獄而雨 周暢尹河南葬客骸而雨 北魏宋世良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旁骸骨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夜即甘雨滂沱 北周賀蘭祥鎮荆州因

旱親行郡內命守令收葬冢墓之掘發者即日澍雨戴封西華令張熹平輿令皆以大旱禱請無應積薪自焚火起而雨大至諒輔五官掾因太守祈雨不降輔聚茭茅以自環未日中而澍雨

東海孝婦冤死大旱三年于公請太守祭其冢乃雨上虞孝婦冤死大旱三年孟嘗請太守殷丹祭其冢乃雨陝孝婦冤死大旱經年太守呼延謨祭其冢而雨偶記鴿亭之鬼梧丘之冤能感人夢寐見鬼神燕之賤臣鄒衍六月飛霜齊之庶女姑女誣告寡婦告天雷電下擊齊臺能以精神動天地

趙朔妻置兒袴中。祝曰。天未亾趙。若無聲。而卒免于難。北魏平文皇后匿昭成帝卽什翼犍袴中。祝曰。若天祚未終。汝無聲。而久不啼。偶記

李善哺李續。元德秀養兄子。乳皆生湩。誠感尤異。宋畢構丁繼母憂。親乳其兩妹。乳爲之出。前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遣使請臣。拔箭而丁侯愈。夫畫形可射。精固有注之者矣。趙襄子使持衣與豫讓。讓拔劍三躍擊之。衣盡出血。襄子廻輪未周而亾。夫擊衣可斃。氣固有觸之者矣。徐秋夫爲射陽令。有鬼腰痛請療。秋夫爲芻人。按孔穴鍼之。夫芻人可鍼。神固有入之者矣。說儲

三擲三盧。如慕容寶。五擲五盧。如李安人。皆以爲前途富貴之兆。 王思政一擲成盧。周文帝携蒲爲樂。思政斂容曰。羈旅歸。方願盡心圖報。此念頗實。願一擲爲盧。若中懷不誠。便當殺身以謝所奉。仰拔刀橫膝上。而一擲已盧矣。 劉信一擲六子皆赤。見徐溫與博。斂骰子厲聲祝曰。劉信若叛。願爲惡彩。苟無二心。當成渾花。一擲六子皆赤。溫慙然終疑之。精朽骨以旌心。雖然偶得奇彩。終屬僥倖。

許楊下獄遣歸。夜行陰晦。有火光照之。復立鴻郤陂。豪右譖楊受賂。太守鄧晨。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遽白晨。卽夜遣歸。時天陰晦。道中若有火光。 管寧浮海還郡。夜風晦冥。望見火光趣之。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望見火光趣之得島。

唐張開刺荊州。至界見紫衣甲胄數十人。自雲中而下。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仰使君令名。來相迎耳。 劉器之謫嶺外。而山蛇來迎。村民羅拜曰。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 滕修刺廣州。有五人騎五羊來迎

嫂疾。青衣童子授蛇膽藥成。疾愈。顏含也。嫂樊因疾失明。含盡心奉養。醫須蚺蛇膽。忽青衣童子。青囊授含。乃蛇膽也。 患痢。夢道人授丸一掬。服之而差。何點也。

兄卒求棺而江中流至。韋昂也。侯景之亂。兄昂卒。負尸求棺。哀慟痛哭。忽見江中物流至。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告河伯而毛寶兄尸立出。戴洋也。邾城陷。寶兄尸沉江不出。洋移告河伯。責江神而二綿上浮。韓滉也。滉鎮浙西。進錢船爲驚濤所覆。顧工募人漉出。兩綿不得。乃捐錢足其數。滉視井水波得者。乃投詞責江神。俄二綿浮出波上。

爲民祈禱者。聖壽延長四字。鮮開空中。唐天寶四年。撰黃素文于內道場。爲民祈禱。其文自飛上天。空中云云。 爲親祈代者。神道許三字。顯留焚後。駙馬都尉鄭曆曜。開元中母疾。曜刺血書奏章。請以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明日母疾間。甚哉仁孝之感。捷若桴鼓。問奇

政致甘露。沈豐也。字聖達。守零陵。詞訟初不歷獄。決斷于口。桎杖不舉。吏無所賕。到官一年

甘露降。芝草生。政致甘泉。房豹也。字仲幹。守樂陵。風教修理。郡瀕海水味鹹苦。豹鑿一井。遂得甘泉。罷歸復鹹。

韓娥之齊。鬻歌。聲哀一里。老幼悲愁。復爲長歌。老幼喜忭。列子

樂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月樂。感于和。鄒忌一撫。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淮南子

誠足以感物者。

陳弁之黃雀。弁以尚書教授。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隨弁翔集。羅含之白雀。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江泌之蝨。衣敝蝨饑死。復取置衣。數日間。終身無復蝨。顧歡之鳥。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謝昌寓之鵠。常養一鵠。昌寓疾二旬。而鵠二旬不食。寓亡。鵠遂飛去。盧度之鳥獸。始興人。有道術。隨張永北征。永敗。道術阻淮水。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兩楯流來。接之得免。隱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何胤之鹿與鶴。嘗禁殺。有虞人逐鹿。鹿趨何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王固之羊。聘于西魏。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于固前跪拜。文水郭儁之犬豕烏鵲。七葉同居。犬豕共乳。烏鵲同巢。時稱興感。江州陳兢之犬。九世同居。犬亦同牢。一犬不食。羣犬不食。王龍德之雉。德本王藏仁蒼頭。葬藏仁并其父母。每有雉悲鳴塚上。李康成之大魚。釣于桑乾。亦欄橋側。以酒禱曰。若有幽州節度分。則獲大魚。俄得鯉。果鎮幽州。周徐台符之馬。台符乘馬。性好嘶鳴。及自幽中回。嘗匿伏草中。馬若箝其口然。行及漠地。乃嘶鳴如故。時以積善所感。

魏元忠微時猿爲種火。高太素隱嵩山。猿爲報時。

有虎開口向之。見有橫骨。手爲取去。晉郭文也。鹿中射投之。創愈乃去。齊高道徽父祐也。隱四明山。鴿飛入懷。崔光也。老尤信佛。贖牛馴雉。李操妹也。北史。尼名法行。嘗逢屠牽牛。卽脫衣求贖。雉兔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雙鴻隨肩而舞。日南守虞國也。

孟嘗爲合浦守。去珠復還。俗皆採珠易米。時二千石貪穢。積以日入。珠忽徙去。饑死盈路。孟嘗化行一年。珠還。五代馬植都護安南。廢池珠復生。虞愿爲晉安守。蚺蛇還復故處。蛇膽可爲藥。有餉者放之。復還者再三。是可以觀吏矣。貪則無知之物。能辟其境。義則有生之類。其效其命。

后夔拊石而獸舞。伯牙鼓琴而魚喁。師曠援琴而鶴集。子晉吹笙而鳳鳴。積和之所感也。逢蒙撫弓而豹嘷。養由矯矢而猿哭。蒲蘆繁繳而鳥下。更羸控弦而鴈落。積威之所刼也。

草木各物仰遵朝旨。

光武下令河北井傾水溢。光武徇師河北。三軍渴甚。遇井苦無汲具。令手扳之。井忽傾倒。晉穆筆破山形兩斷。冉閔僭位。晉穆帝使人圖其山水觀之。以筆破其山脊。山遂兩斷。閔爲燕滅。則天宣詔上苑花發。則天遣使宣詔。明晨名花草皆發。羣臣咸服其異。明皇羯鼓一曲柳杏皆發。玄宗管絃必造其妙。尤愛羯鼓。嘗遇宿雨初晴。小殿內庭柳杏將吐。取羯鼓縱擊一曲。及顧柳杏。皆已發拆。中宗

抛石不落。廢于房陵。因抛一石于雲中。祝之曰。我當爲帝。此石不落。遂爲樹枝閣之。
眞宗舉筆引水。王欽若代郊祀回。問知祖墳在。令圖以進。眞宗舉筆引水出墳前。曰。水何不從此去。明年水決。遂罷相。
又風雷轉揖檜枝。寢殿側一古檜。橫礙殿簷。眞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揖其枝。
裕陵筆點栢枝復榮。元豐間。關陝有秦時柏。實幹不枯。而枝葉畧無。裕陵披圖御筆點其枝。忽復再榮。
又臨歎銀杏遂花。太清樓有銀杏。木嘗有花。裕陵臨觀之而歎。明年一枝遂花。而結實至十餘。命宴賞之。
光宗大書神泉。皇甫殷賜隱廬山。但水差遠。因書神泉二字賜之。歸穿一井。方施秫鍤。而泉已湧。
清河槐枝下垂。清河縣西有古槐一枝下垂若龍爪。太祖復辟避者其下。解衣覆其上。性遂下生。有利其材。斧斤方加。疾作而止。俱燋書。

高介

使李元禮而見客於漢。則遣子師事者常耳。畢侍御不獨賢也。使金汝吉而有事於元。則築室延居者常耳。唐德之不必傳也。
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欒恢也。信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乖
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張升也。字彥貞。博學而任情不羈。意相合者。則傾身與交。不問貧賤。非其同志。雖貴游造門。亦不相見。
長孫儉也。性不妄交。杜安不見周紓。洛陽令周紓。自往候安。安辭不見。貴戚遺書。悉壁藏之。後捕案貴客。開壁出書。印封如故。氾騰不見張閎。敦煌人。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

臧嚴不就徐勉。勉欲識之。終不詣。杜黃裳不造王叔文。
李藩不就王紹。紹邀一見。終不就。王仲舒韋成季呂洞輩。强致同會。不得已一至。後召不去。數人。果敗。
韋貫之不詣李實。蔡衍不見梁冀。冀恨之。王承王拜褚翔不至朱异門。陳矯辭孫策袁術之命。爲操辟。韋忠不就張華之辟。裴頠言於張華。華辟。辭疾不起。曰。裴有心託我。恐洪濤蕩岳。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虞翻拒曹公之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耶。裴諏之不受高乾之署。復書不受署。
雖族人亦不往。許劭於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敬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崔謙於族弟暹。暹當時寵要。謙與之侔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何之

元干宗人敬容。敬容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雖親戚亦不往。趙岐於馬融。岐娶扶風馬敦女宗姜敦兄子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相見。顏延之於劉穆之。妹適東莞劉憲之憲之穆之子。穆之將仕欲相見終不往。袁淑於劉湛。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己淑不爲改意由是乖失。裴子野於任昉。昉有盛名游其門者昉必薦達子野與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阮孝緒於鄱陽王。姊鄱陽王妃王嘗命駕欲就之鑿垣而走。諸葛靚於武帝。靚父誕爲晉文帝誅靚奔吳吳平逃竄武帝與有舊靚妹又爲瑯琊王妃常因就見靚逃於廁又逼見之。江子一於朱异。姑夫朱异權要當路子一未嘗造門以家貧闕養疏食終身。雖同州縣亦不往。崔挺於趙修。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夏馥於高蔡。同縣高氏蔡氏富殖馥不與交通爲豪姓所讐。

恨之而愈遠。楊津於馮誕。誕與津少結交游津見其貴每相招辭疾不往誕以爲恨津愈遠焉。嘗來而不往。崔慰祖於江祐。少與祐款密及祐貴嘗來候之而慰祖不往。豈若鄭康之益重寶章。康珍子禹孫欲與寶章交不許康益重焉。衞朱榮之矯意禮穆紹。紹見榮不拜矯意禮之曰穆紹不虛大家兒。哉。

恬退

司空圖三宜休。致仕歸中條作休休亭量才一揣分二老而聵三。孔戣二宜去。年。一宜去。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若李若拙。自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任布拜樞密歸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守。則非恬退也。李子繹以久任外職怏怏任應之以魚周詢論罷歸洛。

崔彥玄二子外任。和士開擅朝世胄多處京官惟彥玄二子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與擶幸不凡何爲不在省府彥玄曰吾立身以來耻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何幼道不及世事。何騶第五弟字幼道高情避世騶勸之仕答曰第五之名何必減騶竟位宰相而準散帶衡門不一及世事。夫父而彥玄弟而次道可免競進徇比矣。

陸遜不遺子要榮。吳志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云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袁君正不爲兒買第。南史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孝文豪謂袁憲父君正具束修君正曰吾豈能用錢爲兒買第耶。

唐畢諴欲爲渭陽罷伍伯而不從。畢相諴家本寒微其渭陽爲太湖縣伍伯相國耻之屢俾罷役爲除一官至賜邑令傷戴爲落籍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爲宰相耶某歲享公稅事例錢六十緡苟無敗闕終身優遲不審相公欲爲致何官竟不能奪。宋庾公傳素欲爲郎史除長馬而不捨。蜀相庾公傳素與從弟擬續嘗宰郫州庾念其郎史楊會洎迭秉蜀政欲爲會除長馬以償之會曰某吏役遠近皆知忝川爲官宰揚人口豈可將數千人供待搏一虛名長馬乎除捨

枚官。竟不捨縣役。亦畢身之次也。其識遠矣。
張霸曰。知止不辱。守會稽三年。遂上病。程晃曰。知足不辱。屢立功。及天下
漸平。自表歸兵。閭門不出。虞寄曰。知足不辱。前後歷官。未嘗秩滿。便求解退。虞玩之
曰。知足不辱。年老請退曰。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即馳騖。老宜休息。
羊祜與弟琇書。既定邊事。當角巾東歸故里。以白士而
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 王秀之守晉平。期年
曰。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時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江淹謂子弟曰。吾本寒素。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
此。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 裴宣謂親賓曰。吾本

閭閻之士。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贈言往哲。可以言歸
矣。求解不許。乃作懷田賦。
邴漢兄子曼容。為官不肎過六百石。輒自免去。 虞寄居
官。未嘗秩滿。便求解退。陳書 孔若思歷庫部郎中。曰
仕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水一石。唐書 陶季直守建安。嘗
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久預人間事。羊敬元仕
至二千石。便還止足也。今求一知足。引身者難哉。
岑文本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陳顯達每遷官。嘗有愧
懼之色。文本曰。位高責重。所以憂懼。有賀者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王晞辭侍郎。日非不愛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孔溫業求外官。自斂中日。我輩須自
檢點。孔吏部不肎居朝廷矣。 韋澳辭戶部。宣宗不悅。甥柳玭尤之。曰。主上不與宰輔僉議。人謂
我以他岐得之。出鎮河陽。王僧虔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是一門有
二台司。
顏淵曰。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十
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
樂也。回不欲仕。莊子 北宮子衣其短褐。有貂狐之溫。進其
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篳輅。若
文軒之適。終身逌然。列子 顏蠋曰。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

肉。國策
張嘉貞不市田宅。曰。貴為將相。何憂饑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
酒食之資。吾不取也。岑文本不言產業。日。無汗馬之勞。以文墨致位中書。亦極矣。何得更言
產業乎。 李日知不事產業。致仕歸。日。書生至此。已過本分。
田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
元延祖元結父。謂春陵丞棄官去。曰。衣食可適溫飽。不宜
復有所需。
叔敖辭火壤之封。蕭何就窮僻之鄉。唐瑾晉墝埆之地。
是能為子孫計長久者。

大臣休致固是難事。而勸人休官尤難。陳摶獻鶻賦於崔湜。湜雖稱善而心不悅。魏仲先上王文正詩，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間好伴赤松遊。公得書大喜。以酒茗藥物爲答。然終不能用。寇萊公再入中書。魏亦貽以詩，好去上天辭富貴。卻從平地作神仙。公亦不能從。惟陳恭公判亳州。壽日從子世修獨獻范蠡五湖圖。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日納節。韓持國晩年守許。崔子厚爲倅。値生辰獨上詩。衣錦榮名雖烜赫。掛冠高節莫因循。公嘆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位。嗚呼出處之際。人所難言。炎涼之態。人所易

動。如張正甫蘇易簡足以觀矣。唐張正甫與門人崔咸議欲休致。崔力贊之。既歸門庭冷落。悔謂人曰。後有大事。愼勿與少年議之。蘇易簡罷知政事。不勝閒冷。謂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未幾而卒。

蕭嵩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然嵩與韓休竝罷。非善退也。必如宋龐莊敏籍。知定州。屢請老。或謂上方注意。且精力克壯。何堅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歐陽文忠在蔡。屢乞致仕。門生蔡承禧言朝方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晩節。豈可更俟驅逐。大臣立朝而皆恐厭棄于明主。恥描畫于後生。廉恥共有與乎。

謝安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王奐灌園。恥交勢利。沈慶之徙居婁湖。車馬率素。人不知其爲公。先有四宅。又有園舍在婁湖。一夕徙居。以四宅輸官。

唐歐陽彬守嘉州。久不調。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賦詩飲酒作風月主人。亦過分矣。　江淹令浦城。以風雅化俗。民不忍欺。嘗言碧水丹山。平生所酷好。何嫌作吏僻遠也。

謙抑

翟湯答庾亮曰公敬枯木朽株耳　鍾離產曰公以編户之民受珪璧之敬

為中丞引御史坐與論議鄭餘慶也為參軍偃仰召會退居僚末王綸之也袁粲嘆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重貴遊居此位者遂不以掌文記為高雖登公輔誘進後進謙若布衣陸玩也由是縉紳之徒莫不欽其德宇雖備位方伯而心猶昔時一尉陽嶠也嶠常以此語人謙恭遇人長幼如一陽城也謙飾若不在勢位者路巖也謙遜下士遇知識步行必下從者舉轂送之韋玄成也

范氏門徒路逢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列子岑文本生平故人雖羇賤必鈞禮　劉仁軌雖貴顯不自矜倨接故舊如布衣時　于定國雖卑賤皆與鈞禮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

魏世子拜荀公達攸於牀下魏文帝在東宮太祖訓曰荀公達人之師表女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蜀丞相拜龐公於牀下龐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

李懌不肎作式五代張文寶知貢舉下學士院作詩賦為貢舉格命李懌為之懌曰登科倘然假令復試未必不落安能為英俊作式聞者多其知體　裴坦辭歸肄業及第自以舉業未精辭歸鄠縣到墅三年肄業不入城文格變始到京舉朝稱之後為名相　世之詭遇倖得安有吾斯未信若二公也者

桓榮在太學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

班固在蘭臺寬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王褒不以已能責人不能其殆能恕乎

杜預使王濬先入石頭避其親受節制裴度為韓弘已為都統遂不自稱招討

賈復每論功伐未嘗有言光武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蔡祐每戰還論功終無所言宇文泰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

諸將相爭論功獨屏大樹下馮異也

諸將論功獨默然者馮道根也軍中稱異大樹將軍沈約亦稱道根比大樹將軍唐王仁祐稱枯松太保王建平東川諸將莫不爭功獨仁祐立孤松下

衛綰不與他將爭有功常逐他將唐彬稱疾遲留以示不競與王濬共伐吳彬知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高頻不爭平陳之功隋高祖命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頻曰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爭功

國子尼不以討封內之冦為有功國淵破田銀蘇伯於河間及上首級如其

實數。魏太祖問故。曰。河間封內之地。雖克敵有功。猶竊耻之孔明不以得漢氏之民爲可賀出祁山而南安天水安定歸降。蜀人皆賀。孔明愀容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以此爲賀。能不爲愧。則唐室平藩鎮之逆。又果足以形于歌咏乎。

蘇子容曰。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譚政事。居讉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古事比卷之十五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十六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方正

平勃之誅諸呂倖也吾取王安國陵安亡之敗持堅倖
也吾取桓宣穆冲偶記
漢武令巫詛仲舒巫者忽死唐太宗令僧呪傅奕僧亦
死邪不勝正也前
不肯事權貴者　三國魏中書監劉放令孫資大臣莫
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子敞諫之毗曰吾之立身自

有本末就與不平不過不作三公而已陳蕭引字升休不
附宦官李善度蔡脫兒族子審諫之引曰吾之立身自
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改行就與不平不過解職耳宦死
顧覬之不附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蔡興宗嫌其
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容勸王
僧虔宜加禮接阮佃夫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
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宦死
嚴挺之寧不作相拒宰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
相違詔不見牛仙客韋肇不見元載可謂唐三偉人宋
李侇字彝工不謁丁謂明道中又不謁執政曰我若昔謁
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學士矣　范縝曰使縝賣論取
官已至令僕矣　宋王球亦不奉詔令與徐爰交坐是
皆不得相然亦伸其志
徐羨之傅亮當朝王敬弘裕之不與往來子瓚之未嘗詣一
朝貴江湛何偃謂為朝隱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竟
不候之孫秀之又不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唐韋
肇為中書舍人元載曰若過我當擇善地處之終不肯
詣子貫之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李實實曰與我同里

願識之貫之不往子澳字子斐第進士十年不謁御史高
元裕與其兄温善諷澳詣已温歸告澳澳曰恐無呈身
御史亦三世不交權貴然貫之卒至宰相代宗欲相肇
會肇卒宣宗欲相澳會帝崩不然三世俱相矣豈真權
近為政哉彼接軫旦開槐柳竝列者可以省矣李偶
王懐祖澳折桓温欲移鐘簴之言坦之特毀桓温居攝
之詔王忱每裁抑桓玄於荊州王氏三世處桓氏父子
正色不撓如此蔡興宗被顧命徵還京王道隆任參國
政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興宗竟不呼座興宗子約仕齊

蕭齋輔政百僚肬展到席約躡屐不改父子世直矣
中書嘉欲斬鄧通文帝馳召救之乃免宋璟欲斬張昌
宗武后馳名救之乃免權懷恩遷尚乘奉御馭人安畢
羅爲高宗所寵見帝不恭恩退杖羅四十然中書困通
廣平困張循以宰相懷恩本御耳並能行之帝寵不怒
且罪反爲遷官足稱令一但如阿師薛懷義批頰南衙戒
行女巫斬首禱寺屏息良嗣囚瑺橫剮棄竹許孟容抗
詔騶將償錢韋澳擊吏帝舅鄭光輸稅皆大快人意事往
往於唐代見之事偶

薬子昂叱責梁俊彥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稅兩淮沙田子昂奏罷之退至中書逮俊彥叱責之惶汗免冠謝罪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
任守忠之遺意
鄭餘慶叱王書滑渙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劉光琦相倚爲奸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餘慶再入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渙贓發賜死憲宗聞餘慶叱渙事復拜僕射韋處厚逐小胥湯銖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休假有內狀出召銖至延英門付之由是廣納財賄處厚惡之曰此是半裴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夫身爲大臣
而有甘臨之憂係遯之疾則今之君子有媿唐賢多矣
日知錄

陳後主移宴洪範宮衆人咸從惟蔡凝與袁憲不行日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唐中宗宴侍臣令爲廻波詞衆皆爲佞悅之
語李景伯獨寓規諷蕭至忠曰此真諫官
宋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愛遇稱旨就王球席王球
舉扇曰君不得爾宦者張僧胤候羊佩都官尚書佩曰我牀
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李峴爲相元載于政事堂置榻
邀宦使中官坐峴至叱左右去榻魏董昭嘗枕蘇則膝
臥則字文師拜侍中與昭同官推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狄當
周赳詣張敷字景胤以中書郎同省詣之敷呼左右曰移

我牀坐遠客當等失色而退南史紀僧真詣江斅斅顧左
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蘇合魏九千古興嘆又
王僧達焚路太后弟所坐牀事偶
任安田仁爲舍人衞將軍過平陽公主令與騎奴同席
而食安拔刀劍斫席別坐　楊仁辟桓虞府有宋章貪
奢仁不與交言同席後漢許敬字鴻卿其鄉吏有誣告
者會于縣令坐敬拔刀斷席曰不忍與惡人同席公沙
孚允慈與荀爽約不事貴埶爽當董卓時肬巾未百日位
至司空後相見割席而坐華歆廢書出看軒冕而管寧

割席分坐。曰。非吾友也。劉璡與孔逷同舟。逷目送塘上女子。璡曰。非吾友也。解裳自隔。不與同坐。江蒨王規與徐勉抗禮。僕射徐勉權重。雖蒨與規不爲之屈。司馬膺之與楊愔抗禮。同爲黃門郎。愔爲尚書令。抗禮如初。路逢于樹下避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庾炳之與謝晦抗禮。兄登之爲晦長史。晦位高權重。炳之獨與抗禮。郢都長揖條侯。汲黯長揖田蚡衛青。霍勳長揖董卓王祥長揖司馬昭。王衍長揖齊王。高允長揖宗愛慕容儼長揖潘相樂。日行望人拜。豈能拜人。趙壹長揖袁逢。逢下堂執手曰。此漢陽趙元叔也。裴粲長揖高肇。宋遊道長揖臨淮王彧。李愍長揖衡王。李幼廉高揖和士開。尉聿長揖元乂。

蕭育之不詣曹。爲茂陵令。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裁自脫。何暇爲左右言。及出傳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明旦詔拜司隸校尉。陶謙之不轉舞。謙爲紓令。太守張磐同郡與謙父友。親而謙恥爲之屈。嘗舞屬謙。不起。强之又不轉。曰轉則勝人。同列且難堪。而行之上官。漢時長吏能自樹立可見。日知錄 又宋司馬池挽令偶坐。永寧王簿。以公事謁令。令南向倨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卜者李士寧招權。惟王旦一人無書尺。宦官童貫納賄。惟宇文粹中一人無姓名。

不肯爲齊王冏操琴。嵇紹也。紹曰。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業。對武陵王晞使者破琴。戴逵也。逵曰。戴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不肯爲竟陵王子良彈琴。王僧祐也。不爲宋高圖棊。王涣之也。不與始安王遙光對棊。崔慰祖也。遙光好棊。數召對。慰祖輒辭拙。張尙不爲孫皓操琴。范曄不爲宋主彈琵琶。必待宋主歌乃彈。歌止彈亦止。不肯以昭應墅奉宰相王縉取右職。蕭復也。不以廡與宰相廣第者。楊損也。損與路巖第相接。巖欲易其廡以廣第。損曰。尺寸土皆先人舊貲。安可輕奉權臣乎。不以宅爲桓玄作營。謝混也。不肯以隙地市楊收成舞榭。李子訥也。曰。先人舊廬。肯爲權貴優笑地耶。

不可干以私。尹翁歸也。翁歸拜東海太守。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郅都也。未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鄭珣瑜也。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裴垍也。

周亞夫爭廢栗太子。又以后兄王信封侯非約。又不肯封匈奴王徐盧等六人侯。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而亞夫謝病。明皇欲以張守珪爲侍中。張九齡不可。欲假其名。又不可。又不肯以牛僊客爲尚書。明皇不聽。而九齡罷。兩人之不阿。一以太后之衘。一以林甫之

譜，俱不競其用甚矣守正之非易也。

漢劉祐爲郡主簿。郡守子付錢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與之。吳包咸爲郡主簿。太守出行春。咸留守郡。郎君緣樓挾雀卵。咸責之曰。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此事難矣。

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淺加歎獎。杜悰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

李大亮密表。使者求鷹。豈陛下意耶。或言晉州出佳鷂。帝曰。劉齊賢豈捕鷂人耶。

杜佺不肯賀九月之梨花。王求禮不肯賀三月之雪。能正言以爭。貳國之瑞也。

管寧嘗坐一榻。當膝處皆穿。向栩嘗坐板牀。有膝踝足指之處。蕭藻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張無垢窓下石有雙趺跡。蘇端明寢臥就枕。不復翻動。至於終夕。劉元城暗室端坐。略無欹欠。至於終日。偶記

元祐奸黨碑。不忍刻司馬公名者。石工安民也。不忍刻蘇黃名者。九江碑工李仲寧也。士大夫能無厚顏。偶記

鄭興曰。臣不爲讖。桓譚曰。臣不讀讖。皆攖光武之怒。而後以惶恐叩頭得解，然則蘊華之雲集龍鬭，華本亦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爲主。後漢帝紀。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直陳勝之魚書狐鳴等耳。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又令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曰大楚興。

章惇謁張安道。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慚怍而退。孔道輔謁馮拯。拯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謁執政。道輔慚伏而退。非安道不能謝章惇。非道輔不能伏馮拯。問奇

蔡襄不肯書溫成張貴妃卒。追謚溫成皇后。仁宗御製元昃隴西王碑文。詔襄書之。其

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敕公書。辭不肯。曰待詔職。鄒浩不肯撰樂語。鄒志完頳昌教授。范純仁屬撰樂語。曰翰林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楊大年億不作明肅册文。眞宗欲立明肅后劉氏。丁謂諭旨大年令作册文。云不愛不富貴。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蔡文忠襄不作景德寺記。太后修寺。詔蔡爲記。終不以進。

朱敬則固辭圖像。張易之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潔其爲人。衛次公不復鼓琴。善琴。大顯時。京兆尹李齊運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

不欲以呈身得御史。韋湙見前王巖叟。宋熙寧中詔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識。或謂可一往見。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李周。溫公將薦爲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公之賢。吾固

顧見。但闖蕩而往。所謂呈身御史也。陳橐。呂顧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不往。御史美官也。不欲以呈身得之。卿身重于官也。

陸德明佯給遺痾。王世充僭號。封其子爲漢王。署德明爲師。就其家行束修禮。德明耻之。因服巴豆散。卧東壁下。充子入跪牀下。德明佯給遺痾。竟不與語。宋璟遽稱腹痛。王毛仲嫁女。請客。玄宗曰。知汝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明日詔宰相詣其第。日中。璟方至。先執酒向西拜謝。飲不盡。遽稱腹痛歸。二事想見二公之爲人。

桓彬未嘗與劉歆左丞杜希右丞馮方曹節婿。亦爲郎。共酒食之會。怨之。章言彬等爲酒黨。陳艮佑不至張說家。說奏置酒延衆。中使以上聲珍膳至。表謝附奏。艮佑不至。是違聖意。夜半忽報中批。艮佑爲諫議大夫。憮然而罷。

與人欲授以化金方而不受者。楊偕也。竇舜卿也。張詠也。不受其方並不受其所遺金者。胡宿也。道士獻丹藥曰。煉此丹于薊門。而沉之于江。柳公綽也。曰。來于賊臣。雖驗何益。時朱克融方叛。范仲淹受煉銀者之托。後出其方與金授之其子。封識宛然。張乖崖試煅汞者之術。既成。尋送大慈寺。彼有願見水銀銀一錢。與知制誥一日無恨者。右拾遺侯嘉正。覩二公何啻徑庭。

不信鬼神。如范縝爲正。夷陽有五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下教斷不祠。竟陵王子良精信釋。而縝盛稱無佛。而毛術之爲貪。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并奪取之。裴粲刺膠州。亢旱。士民勸禱海神。粲爲祈請。直據胡牀。舉杯而言曰。僕白君。卒不肯拜。蕭琛吳興郡有項羽廟。靈驗。遂于廳事爲神座。公私請禱。避居他室。琛至。移神還廟。處之不疑。爲正。而阮瞻。作無鬼論。有客言僕是鬼。歘餘病卒。阮修論無鬼伐社樹。爲誕。

不信釋教。如衛元嵩上疏極論。高謙之稱佛是九流之一家。修京書。張敷不奉旨載沙門。義恭求一學義沙門。敷還江陵。太祖詔可以後輪處之。不奉行。帝不悅。傅奕請除釋教。云梁武齊襄足爲明鑒。韓愈諫迎佛骨。要爲持正而過非偏見也。

祓邪

臺城內每夜昏。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居多死亾。徐孝先代周確。便即居之。妖變皆息。安成郡府舍。昔旦聞人鬼相觸。任者鮮以吉終。傅昭爲內史。有人夜見甲兵出門。傅公善人。不可侵犯。自是無患。李杲令洛陽。有進士劉兼聞戶外語曰。李令正人。可于他邑求血食。啓戶視之。寂無影響。王旦知平江。官舍舊爲山怪所據。旦將至。守吏聞鬼呼云。相公至矣。當避去。事偶

河南官舍多妖。樂廣獨自若。掘墻得狸。殺之而妖絕。謝

鯤夜宿豫章東亭。有黃衣人呼其字。令開戶。鯤淡然不懼。牕中度手牽之而胛斷。乃鹿也。遂無怪。公沙穆居建成山中獨宿。忽風雷暴有呼之者三。俄呼者自牖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竟無異。北周京兆官舍多怪。盧光入居之。已而馬升廳事。登牀食器。無故自破。光不以介懷。亦卒無事。叢談

西門豹之投巫嫗。狄惟謙之沉天師。晉陽令　女巫郭天師　宋公之娶公嫗於巫家。唐后二山。衆巫咸取民家男女爲公嫗。宋均令娶之巫家。勿擾良民。後遂絕。狄仁傑李德裕之毀淫祠千餘所。狄毀一千七百所　李毀一千一百所

並有許大識力者。

毀淫祠。　狄道有董卓祠。唐高適始議毀之。蔡州有吳元濟祠。宋王濟始議毀之。二子之識卓矣。二賊之初得祠也。何居。偶記　魏漢匡衡罷二世之祠於南山。王則廢始皇之祀食於禹廟。溫嶠去王敦之像於武昌。北魏崗根廢董卓之祠於常山。伐其祠柏　唐薛伯高斥毀有鼻之祠於道州。狄仁傑撤毀項羽之廟於會稽。宋劉隨請毀王欽若之像於茅山。程大中投歐希範之神於龔州。劉領去英布吳芮之廟於桂陽。晦菴移去秦檜之祠於溫中居

于廸撤毀曹操之廟於夷陵。

京師民訛言帽妖至。眞宗時訛言有物如席帽。夜飛入人家。變犬狼傷人。達旦叫噪。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有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　張詠知成都。譌言有白頭老翁過食男女。詠使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命戮于市。即日帖然。　錢元懿牧新定。閭里數火起。有巫楊媼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斬媼遂息。　隋妖賊宋子賢潛謀作亂。以兵捕之。所居但見火坑。不敢進。郎將曰。止妖妄耳。乃進。無復火矣。

遂擒斬之。　賀齊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刀劍不得擊。賀曰。必不能禁無刃之器。乃作勁木白梃。選健卒先登擊之。禁者果不復行。擊殺萬計。

見怪不怪。有桂陽太守李叔堅。少為從事。家有狗如人行。叔堅曰。彼見人行。效之何傷。又戴其冠而走。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于竈前畜火。曰。兒輩皆在田中。狗畜火。可不煩鄰里。數日狗暴死。叔堅終享大任。盧陵尉程珦郡君。廨中多怪。一日家人忽告郡君。有鬼執扇。郡君曰。天熱故爾。又一日報鬼鳴鼓。郡君曰。與之桴。自是家人不復言。怪亦絕。唐魏元忠。未達時。家貧。一婢。有猿為吹火。婢驚白公。公曰。猿憫我無僕。為執爨耳。又犬為代呼蒼頭。公曰。孝順狗也。能代我勞。又夜半有婦女立竹牀前。公曰。能徙吾牀堂下乎。俄女竟徙堂下。曰。可復徙堂中乎。又復移舊所。公曰。能徙至街中乎。俄女再

拜而去。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玩之哉。張莊簡公悅。元旦拜竈。有家犬坐竈上。公具冠服拜如故。犬下竈遂死。子孫詫問。公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西門豹沉巫。不若宋均之令娶巫家也。孫子秀火水僊廬。不若程伯淳之令石佛放光取首以觀也。　班超在于闐亦有斬巫事。

孔道輔擊天慶觀蛇斃之。　程伯淳捕茅山觀龍脯之。胡穎之殺蛇毀寺。與孔道輔之擊蛇。陳文忠之僇鱷同功矣。

亳州以聖水愈疾。而裴晉公所在禁塞。浙西以聖水獲利。而李文韶致妖者敗露。先輩豈不欲濟人。誠杜其煽惑之原也。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齊永明中有沙門自北齎火色赤療疾多驗。咸云聖火。見南史。

嫉惡

周馥謀除上官巳。清河王覃令與巳合軍。馥以巳縱暴終爲寇賊。謀除之。爲所襲。走免。後巳爲張方所敗。

正誼欲擊朝士。宇文護執政。閔帝拱默。有朝士不恭。誼勃然將擊之。其人請罪乃止。自是無敢不肅。

應詹不見諸葛玫。玫委長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有舊。嘆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

范甯勸黜王國寶。甯甥也。嫉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

權德輿請斥李繁。繁與梁肅友善。肅卒。竊亂其配。無不嘆駭。德輿奏請斥之。

韓倫切言不可用盧杞。德宗幸奉天。盧杞貶官。及用杞爲荊州刺史。倫上表切言不可。

朱震奏逮中常侍。奏濟陰守單康臧罪。並逮康兄中常侍詣獄。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王允爲郡吏。捕殺小黃門。趙津爲一縣巨患。允捕殺之。太守劉瓆以此下獄死。

閻纘以車轢家。轢拉王偷家。

盧奐以碑記惡。奐屢任大郡。治姦惡。既斷罪文。以所犯刻石書其門。時謂之記惡碑。

張奐不受董卓遺縑。百疋。

蓋勳遺令勿受董卓賻財。嫉其人故卻其物。不僅廉也。

何曾欲擯阮籍。居喪無禮。

古成詵欲刃韋高。高慕阮籍。母喪彈琴飲酒。詵曰。當刃之。以崇風教。持劍求高。高匿不敢見。

韓伯折周勰。勰居喪廢禮。伯折之。議者謂裁世所不能裁。

韋元素欲殺鄭注。元素惡注。李弘楚說殺之。召注至。屈鼠伏。佞辭泉涌。元素不覺執手款曲。以金帛厚遺遣之。

趙郡王叡面數和士開。胡太后[illegible][illegible]貴于前殿。叡面數士開受納貨賂。穢亂宮掖之罪。

張廷珪奏劾利貞。利貞貶刺涪州。未幾授黔州都督。廷珪奏還制書。曰利貞附會三思。傾危朝廷。何往日罰之。而今日又賞之耶。乃止。

王義方彈李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心。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王覿論張璪。王覿呂陶上官均等。迭疏言璪奸邪便佞。善窺上意。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

袁高論執盧杞之用。用杞爲饒州刺史。高堅執不下。乃改澧州別駕。卒于澧。

陳琰預沮丁謂之復。天聖五年。南郊。中外以丁謂復還。琰疏請勿原赦。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溥。卒無牽復。仁宗然之。

與競撰武后實錄。直書張昌宗誘張說事。說爲相。以情求改。不從也。孔至撰百家類例。以張說爲近代新門。駙馬張垍求改不得也。說父子宰相。尙主之貴。不能撓直筆。可畏哉。

司馬溫公不改通鑑。光作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者曰。先生著書。公曰。陛下賊德多矣。頭可取。筆不可奪。范文正不改碑銘。銘及一貴人陰事。要貴人求易。公謝曰。隱公此事則某嘗受惡名。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

南山可移。此判不可動。李元紘判磑與寺僧也。日知

不離刑曹。此四終無死法。李日知與胡元禮爭論一囚也。

韓侂胄築南園。屬楊萬里爲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胄恚。改命他人。唐裴鈞之子。持萬縑請韋貫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趙孟頫爲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汲仲。請爲乃父墓銘。汲仲怒曰。吾豈爲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客咸勸之。汲仲卻愈堅。若是其皦皦不污。嶢嶢不缺者乎。

事偶

世祖以丁鄁爲郎。托疾不就。曰。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杖之。問欲爲郎否。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愚臣。詔出不爲郎。魏愷辭青州長史。齊文宣大怒。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患無人。因放還。

鄭衆不拜單于。李義琰不拜高麗王。

崔隱甫不肯見牛僊客。明皇強之不從。李珏不肯見鄭注。文宗強之不從。與稱旨就席者弘典宗於王球。不侔。與奉詔交公者漢章帝詔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好龍也。憲謁駰。駰曰。吾受詔交公。公亦異。

漢桓時詔舉鉤黨。郡國所奏連及。獨平原相史弼無所上。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宋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詰之。侁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蘇軾稱其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

王嘉數言不宜封董賢。詔詣廷尉。掾吏涕泣和藥進。嘉引藥盃擊地曰。備位三公。負國。伏刑都市。以示萬衆。豈兒女子耶。　王允下獄。諸從事流涕奉藥而進。允厲聲曰。人臣獲罪于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

乎投杯而起。

樊英之對順帝。帝欲英曰。能生能殺能貴能賤能富能貧君。英曰。焉能殺臣貴臣賤臣貧臣富臣。傅縡之對後主。曰。臣心如面。面可改。臣心可改。

高汝礪不取扇。奏事紫宸殿。宣宗所御涼扇忽墮案下。汝礪以非職不取。以進上。謂宰臣曰。可謂知體。劉行本不與筆。周武時爲掌朝士夫典筆硯。故事持至御座。承御欲取之。抗聲云。臣既不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取臣筆。昔韓昭侯醉而寐。典冠者加衣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可鑒矣。

宋熙寧時方尊王氏之學。神宗問黃隱學術以司馬光對。上嘉其不撓。林預常爲蘇軾薦。後軾下獄林適賜對

神宗問誰所薦。曰蘇軾。韓侂冑禁僞學。撫州推官柴中行獨云幼習程氏易。秦檜當國。程氏學廢。陸九齡獨尊其說。

嘉祐間尚西崑體而歐陽修取古文。紹聖後宗王氏說而陳瓘取史學。尹焞不對策議。紹聖初。應舉策有詠元祐諸臣議。焞不對而出。聚徒洛中。欽宗賜號和靖。劉宰不納試狀。見後

高獲冠鐵冠帶鐵鑕詣闕請師歐陽歙。上欲用爲吏。謂改常性。曰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于陛下。任延對光武曰。善事上官。不敢奉詔。有守者君亦不可得之于臣。

柳仲郢先爲牛公辟。後李衛公奏爲京兆。曰。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衛公歎其無苟同。楊綰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求合。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周受禪。貴公子競習弓馬。被服多爲軍容。李禮成雖精騎射。而從容儒服。不失素望。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自斷于心足矣。依阿附會以取憐于世者非婦人則佞客耳。

中立其間。若徐邈于崔琰毛玠。武元衡于鄭餘慶議論未嘗苟從。車服不改其常。

使邑有蔣沈。則郭中令且求蔬飯而過其軍。邑有何易于。則裴刺史休不敢盛車騎而入其界。在人有以自立耳。

樂正子春曰。臣亦愛臣之信。韓非子。齊索讒鼎。魯以其贋往。齊曰。使樂正子春來。魯君請子春。子春曰。胡不以其眞往。君曰。我愛之。答云。柳下季曰。臣難破臣之國。呂覽。齊求岑鼎。載他鼎以往。曰。柳下季以爲是。愛之。魯君請于季。答曰。君之賂以免國也。臣亦有國于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臣之所難也。魯君于是以眞鼎往。

劉綜不附中宮近屬。眞宗語曰。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差遣。綜變色曰。臣本是河中府人。不曾有親戚在宮中。未幾出知廬州。劉摯不識安石。神宗問從王安石學耶。對曰。臣北人。不識安石。

古人不拳附貴戚準路也如此。
高馮爲監察彈治不避權要。崔縱爲中丞彈治不避權
倖。
竇憲使門生齎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而壽送詔獄。梁
冀以賓客託宛令吳樹而樹到縣誅冀客數十人。可謂
不畏強禦矣。
光武出獵夜還郅惲拒關不開乃從中東門入。明日上
書。賜布百疋。　明帝微行夜還開陽門何湯閉門不納
更從中東門入。　羊祜嘗欲夜出畋獵徐胤執戟當營

古事比　卷之十六　不撓　　主　書種齋

門曰。胤死此門乃開。祜謝之。　姚興好畋。昏還城門校
尉王滿（一作王滿聰。）閉門拒之。乃從朝門入。明日進位二等。
石勒嘗夜微行。齎金銀賂門者求出。永昌門候王假欲
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以爲都尉。　宋主畋遊夜還。謝
莊居守。須墨勅乃開。宋主曰。卿欲效郅君章耶。　宋刺
史王彧（一作丘德玄。）夜驅傳寂之不肯開門。彧于車中爲教。
然後開。　文宣嘗近出。令張雕居守。帝夜還。雕須火至
識面。獨出見帝。乃開門。帝曰。卿欲教郅君章也。賜以金
緣。　錢鏐嘗微行。北城門吏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啟。乃

從宅門入。　呂元膺（鄂岳觀察。）嘗夜登城。守者不開門曰。雖
中丞亦不可。乃還。
爲王傅而不撓者。　董仲舒于江都膠西。（凡事兩驕王。皆敬重善待
之。）何敞于濟南。（諫雖不從。然重敞。）　張衡爲河間相。王驕奢。衡到
治之肅然。　蘇良嗣爲周王司馬。王年少舉事不法。良
嗣正色匡諫。甚見敬憚。　河間王箕倨而沈湎不爲禮。
奏按姦人。王改過自新。　邢顒爲平原侯植家丞。防閑
以禮。無所屈撓。　又田叔暴坐。（梁王好獵。相出暴坐。待王苑外。王不出獵。）公
沙穆苦諫。（稍侯敞不法。穆遷稍相。若辭諫。敞涕泣謝。從其所規。）謝衆正色。（卲陵王綸。酒後

古事比　卷之十六　不撓　　主　書種齋

好裂衆賓冠捘之唾壺。衆正色言。拂衣而退。）　王尊不屈。（爲東平王相。王不奉法。尊問王安得勇。如
尊乃勇耳。王欲評相。拔刀向王耶。王情得。遂爲尊屈。）
朱零違宗資不用李頌。（范滂甥李頌素無行。唐衡以屬宗資。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資
怒。捶書吏朱零。零曰。范滂清裁。今日寧受笞而死。滂不可違。）　楊震拒耿寶（帝舅。）辟李閏（
中常侍李閏兄。寶薦求官。震不從。）　蓋勳不肯從蹇碩用高望子（太子因碩屬望
子進爲孝廉。勳不用。或曰。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違之。所謂三怨成府。勳曰。選士死亦何悔。）
殿中夜驚。霍光召符璽郎。郎按劍曰。頭可得璽不可得。
先主西霍峻守葭萌。張魯誘之。峻曰。頭可得城不可得。
元魏于烈對咸陽王禧曰。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求羽林）

虎賁。李輔國諷裴冕薦己爲相。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柳渾對張延賞親厚、謂渾愼言于朝、則重位可得。曰頭可得。舌不可禁。黃巢陷廣州、脅李迢草表、迢曰、吾腕可斷、表不可爲。被殺。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學士使馬從皓逼韓渥草制。渥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宋徐庇卿守建昌。督府橫取米五千斛。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以爭免。詔仕者不讀周敦頤程顥等書、才得考試。劉宰字平國。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劉整叛、召許彪孫草降元文。曰、腕可斷、筆不可書。元宰羅使張翥草詔討擴

廓帖木兒。翥曰、臂可斷、筆不能操。成遵議河故道不可從。或云有人任其責。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諒哉疾風知勁草矣。

質直

劉芭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　崔洪少以淸厲顯名。骨鯁不同于物。面折人過。退無後言。　謝幾卿有乖己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　劉子翼隋秘書監。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嘗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孔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　李密犍爲人。每與人交。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嘗言獨立不懼。以無彼此于人。

祖逖曰。陶侃上勳簿非實錄。山濤曰。羊祜忠篤。然不長

埋劇。古人不黨如此。

諸葛亮欲用張裔爲長史。楊洪曰。恐不可専任。長于治劇。性不公平。或疑洪自欲作。後裔與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論者由是明洪無私。岳飛詆張浚議事。言王德酈瓊素不相下。呂祉不習軍旅。張俊暴而寡謀。楊沂中視德等耳。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與浚忤。解兵柄。及酈瓊叛。浚始悔不用飛言。

周勃厚重少文。　衛綰忠實無他腸。　李栖筠莊重寡言。　元德秀質厚少緣飾。　吳漢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言事曾不能出口

李將軍恂恂如凡人口不能出辭。

孫紹恭每上封事意主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脩馬光與張仲讓孔範實士榮張黑奴祖仁時號六儒。然皆鄙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責也。

夏侯勝簡易無威儀。見時謂帝為君。 譙周體貌素樸初見諸葛亮左右皆笑。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吾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皇甫亮實對病酒 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以其實優容之。

魯宗道實對肆中飲酒。居側有酒肆。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眞宗急召。中使約

以何事為對。曰但以實告。上問何故私入酒家。曰臣家貧。酒肆百物俱備。適有鄉親遠來。遂與之飲。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自此有公。

晏殊實對貧不燕遊 闕下御試。一見試題曰。十日前已作此賦。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一日選東宮官。中批晏殊。上諭曰。館閣臣僚。無不宴賞。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貧無可為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

魯晏一燕飲實對。迄被殊眷。亮以質樸遇文宣。奇穎亦得優容。益信事君以不欺為本。

司馬朗十二試明經童子郎。或疑匿年。曰損年求成非所為也。寇準十九舉進士。或勸增年。曰吾方進取可欺君耶。今之登進者有不改易年齒者哉。宋有官年實年之分。偶記

以不欺而邀上之知者。 張湯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監掾史兒寬所為。 趙廣漢為二千石。推功善歸之于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所及。 龔遂對上如王生言。皆聖王之德。非小臣之力。天子曰。安得此長者之言。遂曰臣非知此。議曹教戒臣也。 光武問竇融所上章奏誰與參之。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因召見彪。 馬周為常何條上得失。唐太宗怪問。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 張循憲命張嘉貞草奏。皆澄所未及。武后以為能。循憲奏皆嘉貞所為。 李揆為李璆作上尊

號表。拜左拾遺。至令狐楚作太原書記。德宗能辨其所為。又不待舉而後知。

周惠達言蘇綽。宇文泰與惠達論事。請出議之。蘇綽為之區處。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以綽對。

陳寵言王渙譚顯。寵入為司農。和帝何以治郡。曰任功曹王渙以選賢。主簿譚顯以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

王堂任陳蕃應嗣。堂守汝南。簡覈才職。任功曹陳蕃。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

古事比卷之十六終

古事比目錄

古事比卷之十七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審己 自處

魯君問伐齊於柳下惠。惠歸而有憂色。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馮懷問百僚降禮王導於顏含。含退而告人曰。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豈有邪德乎。范純仁言退安石不聽。求罷。執事諭以已除制誥。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甄豐舉崔篆爲步兵校尉。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爲至哉。遂投劾歸。袁術欲令

何夔說下蘄陽。夔曰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爲至於我哉。

陸玩曰。以我爲三公。是天下無人矣。鄭綮曰。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蔡謨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偶記

宋襄欲以不鼓不成列愚楚。而宋敗。宋弱於楚也。荀吳以不受叛不納降愚鼓而鼓克。鼓小於晉也。不然薦擬再叛。聽之已矣。使師偽糴負甲以息襲鼓而滅之。又豈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哉。前

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曹操

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惟孤與君耳偶記
管仲曰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戚登降揖讓
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進諫必忠不樂富貴臣不如東
郭牙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決
獄折衷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君欲霸王則夷吾在
　范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
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　朱義曰被堅執鋭義
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我　陳平謂王陵面折廷爭
臣不如君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讓周勃位曰高帝時

勃功不如臣乃誅諸呂臣功不如勃　田仁曰提桴鼓
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安曰決嫌疑
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　陳蕃讓太
尉代楊秉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尉胡廣齊
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資臣
不如弛刑李膺　司馬光疏曰臣先見不如呂誨公直
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
鎮　王珪對太宗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
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

臣不如溫彦博處劇理繁衆務必舉臣不如戴冑以諫
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
惡好善臣亦有一日之長　諸葛恪對大帝曰登階躡
履臣不如胤運籌轉策胤不如臣　孫策謂弟權曰
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舉賢任能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龐士元答顧劭曰陶
冶世族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
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　謝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
則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孫與公答撫軍

簡文先爲此官曰下官才能悉不如諸賢至于斟酌時宜籠罩
當世亦多所不及然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
心無所與讓也　李渾謂魏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
國典朝章卿不如我　李密謂楊玄感曰決兩陣之勝
噫嗚咄嗟足以讋敵我不如公擥天下之英雄馭之使
遠近歸屬公不如我　李光弼謂韋陟曰辨朝廷之禮
我不如公軍旅勝負公不如我　鄭覃曰論邊事安危
臣不如李珏嫉惡則珏不如臣　曹利用曰以片文遺
主臣不如李廸指蹤不測廸不逮臣　陳亮曰研窮義

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于諸儒誠有愧。（指朱熹呂祖謙。）至于推倒一世之智勇、拓開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張詠嘗云、吾榜得人最多、謹厚雅望無如李沆、深沉有德無如王旦、面折廷爭無如寇準、當方面之任、詠不敢辭。

張竦謂陳遵曰、子而爲我亦不能、吾而爲子亦殆矣、袁淑謂謝莊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庾龢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強正、我愧王文度、

（坦之）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　陳元龍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

鬻熊年九十、文王曰、老矣、熊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楚丘先生年七十、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曰、使逐獸麋而搏虎豹、吾已死矣、使出正詞而當諸侯、決嫌疑而定猶豫、吾始壯矣、君有愧顏、

漢太尉楊賜、每拜歎陳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也。（黨禁解、何進袁隗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久絕人事、飾巾待盡而已。）陳蕃爲三公、歎黃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也。晉司空王導既拜、歎裴道期（邵）劉王喬（疇）在、吾不得獨登此位也。劉芳見李謐、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士人當以此立節、三公當以此尊賢。

何邵謂鄉人王銓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背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　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當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

魏武曰、老而好學、惟吾與袁伯業耳。　陳暄曰、老而彌篤于酒、惟吾與張季舒耳。

郭大業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庾子嵩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

蘇秦自以爲賢不如張儀。　龐涓自以爲能不及孫臏。絳侯自知能不如陳平。　盧懷慎自以才不及姚崇。李夷簡自揣敷奏之辭、細略之才、不能踰裴度。　董允歎費禕才力非所及。　趙廣漢自以不及儁不疑。（不疑後爲漢爲京兆尹、廣漢以禁止姦邪行于吏民、至于朝廷事、不及不疑甚遠。）　溫子昇自以不修

咨止乃推睢操。晉諸梁使館受國书。自以不修咨止。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有客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㒞辭。子昇毋怩。乃推操。

孔臧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　楊賜出爲廷尉。自以代非法家固辭。

屈突通徵拜刑部。自以不習文法。固辭。　薛融自諫議遷中書舍人。自以文學非優。不敢拜命。復爲諫議。　崔沂知制誥。自以疎淺不足任詞翰之職。移爲諫議。同舍顏蕘錢珝。贍速草制數十。如飛。無妨談笑。而沂久未成文。殊愧。翌日請罷。國相云云。　李鄘徵拜平章

曰。宰相之任。非吾所長。以疾辭。　司馬溫公辭兼制誥。曰臣不諳四六。　寇萊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宰相奏請多用四六。唐李建知制誥。自以思遲。不願當其任。

袁粲與蕭惠開周朗同車。惠開取鏡自照。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　韋珍與盧淵爲齊將所敗。免歸。臨別謂淵曰。主上志吞吳會。若有事荆楚。老夫復不得停耳。後征楚起珍。

仇季知省過。惟一搏牛。佩牛不食。管幼安思愆。飦如厠不冠。

自處

既不以禮自處。又不以禮處人。劉湛謂義眞之言也。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陸慧曉之言也。慧曉爲晉景王長史。寮佐造請。咸起送之。或謂長史貴重。不宜謙屈。慧曉答之。

君殺友則違君。左儒之爲杜順死。友叛君則從君。陳霸先之誅王僧辯。

衛青曰。招賢絀不肖。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何與招士。戴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

鄧侯之買田宅。亦王翦請田宅之意。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曰

秦王怛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趙普欲自穢。以隙地易尙食蔬圃而廣其居。亦梁睿大受金賄之意。北史梁睿初平王謙。自以威名太盛。恐爲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

王濬平吳之後。人以其■侈無度。不知朝貴多忌。王渾愧忿。以此自汚。乃善處功名者。與鄧侯汾陽同意。後如韓世忠之晚謝賓客。彷彿衛青。何與招士之言。尉遲恭之餌雲母粉。庶幾留侯辟穀之迹。

阮嗣宗未嘗有臧否之言。嵇叔夜未嘗見喜慍之色。

勝則官不加大。不捷則棄百全之功。古人所以喩蛇足

也。通則名不益高。不合便喪十年所守。古人所以勸塵
尾也。卞止支公不往謝。
史鰌善用三反。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于人。李諧善用三短。因瘦
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
柳僕射之婢中風而仆。仲賢嘗怒一婢。鬻于大使蓋巨源宅。一日呼鬻繼者于端厚薄
酬酢可否。婢窺見。因作中風而仆。送還。倫曰某曾為柳家婢。安能事賓稍牙郎乎。令狐相公之
伶人撲楦而訴。唐昭宗時伶人石潨工琵琶為令狐相國所賞。亂後入蜀。一日酒間及伎。令都
頭非別音者。譚詳不傾聽。訴曰某曾為中朝宰相供事。今日為健兒譚而不我聽。婢子伶人微
賤弗齒。然事非其主。猶切恥之。時無知己。不能無恨。為

士君子者宜何如。
張良辟穀。太后曰。人生如白駒過隙。何自苦如此。文
叔妻割耳誓不嫁。家人曰。人生如輕塵棲弱草。何自苦
爾爾。陸龜蒙文。非無奸事之家。擊鮮為具。以飽君。獨閉關不出。空腸貯古聖道德言語。何自苦遂如此。
然自處終不可易也。

韜晦

吳顧雍拜陽遂鄉侯。還而家人不知也。唐孫伏伽拜御
史。還而子弟不知也。向敏中拜僕射。還而廚傳不設也。
子文之仕無喜色。未足稱矣。偶記
趙孝田禾將軍子。從長安還。亭長灑掃待之。孝既至。自衣步擔止郵
亭。長不納。問田禾將軍子。曰尋即到矣。不白名而去。劉寵出京師。亭
吏灑掃待之。寵既至。吏不肯納。寵無言而去。韓康乘柴
車。亭長奪其牛。治道使者至。曰即徵君也。
趙清獻為青城山逆旅所慢。為成都轉運。過雪舍逆旅。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

問。富韓公為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前卒所呵。致政歸西都。嘗跨驢出郊。逢卒
呵下。公舉鞭稱名曰弼。其將悟。下馬伏謁。
父為彭城相徙省。變姓名徒行無旅。既至連日。吏不為通。阿母出見。入白夫人。乃密呼見。
辭去。反郡界無知者。袁閎也。賀子。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
省父母。不令同業知是邰子。李固也。李昉中途逢前
騶不知其為公子。父文正秉政時。出入與寒士無辨。逢父前騶。呵辱之。范正平徒
步往來。不知為丞相子。忠宣當國時。操履甚于貧儒。與外氏子弟。結課覺林寺。
徐羡之頗工弈碁。觀戲常若未解。韓滉善丹青。以繪事
非急務。自晦其能。而鮑昭多累句。世祖好為文章。昭為文多鄙言累句。時謂

才盡。賁不然也。王僧虔多拙筆。宋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善於闕劣矣。

不以著作示人者。李士謙。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平生爲詠懷詩。輒毀棄其本。不以示人。楊綰。于藻思清贍。含光晦用。每屬文。恥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崔枕。著文章最多。有借本傳寫者。曰有前賢。有來者。吾用此爲。晉劉捷卿。纘詩書禮樂春秋五說。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開修者不同於自矜也。

高文宣之佯愚。文襄疑之。崔暹對以實癡。帝後鏁暹。暹陳對文襄之言。帝梧曰。我免禍乃遂之。力。廣陵王恭之佯啞。正光中見元乂秉權。遂作不語。莊宗疑恭奸詐。夜遣人盜掠衣物。拔刀殺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至世隆將謀廢立。王遂荅曰。天何言哉。藏器以待時也。

賈復鄧禹之敦儒學。並剝甲兵。敦儒學。光武然之。尉遲敬德之譚延年修池臺。末年嘗奏清商樂一部。厚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高寶之鑿池沼。初仕東魏。後棄家歸太祖。明帝賜田園。寶羈旅歸國。常慮見疑。乃盛構堂宇。鑿池沼。有終焉之志。宋韓蘄王之跨驢西湖。號清涼居士。知幾以遠禍也。

託疾而遠害。楊彪稱腳攣。見漢祚將終。稱疾不復行。王衍陽狂斫婢。素輕趙王倫。倫篡。陽狂自免。潘尼稱疾篤。倫篡。稱疾。桑冲稱疾。知顒必敗。就司馬職。一旬稱疾。劉喬腳疾。知王敦不臣。託疾不視事。忤敦出守豫章。辭以腳疾。田弘正假風痺。田季安不恤軍務。弘正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安以人心歸附。欲害之。正以痺請灸。灼滿身。安謂其無能爲。顧覬之腳疾。義康秉權。乃辭疾免歸。每夜于牀上行腳。義康徙廢。覬之竟免。

酣醉而遠禍。阮籍。以疾辭曹爽參軍。爽誅。武帝欲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顧榮。齊王冏擅權。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爲中書侍郎。不復飲。或曰。何前醉而後醒。榮懼罪。乃更飲。羊曼。王敦長史。知敦不臣。終日酣醉。阮裕。敦主簿。知敦不臣。終日酣暢。謝瀹。兄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爲吏部。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畧交飲。各至數斗。王世績。見隋文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高澄。高暨嘗朝。猶忌賢戚。澄常恐不全。乃終日酣飲。以示荒敗。

參佐善射而鍾毓不知。舒爲毓長史。初不知其善射。毓偶試之。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莫有敵者。叔父善騎而王濟不知。濟問湛好騎否。曰亦好之。因乘濟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

仲長統或謂之狂。敢直言。不矜小節。命召不就。語默無常。幸靈人以爲癡。

建昌人。性少言。與小人舉居。見侮辱。而無慍色。雖父母兄弟亦以爲癡。北海王袁讓陳其美。讓防輔之具表。稱陳其美。曰修身自守。常人之事。乃以上聞。適所以增其負累也。隋蔡王智積五男止教論語孝經。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

蜀彭王宗鼎固辭軍使。但營書舍。植松竹。李豐閉門斷客。年十八。有清名。父恢使閉門斷客。

齊侯敗于晉。七年不酒不肉。越王困于吳。二十年塡土側席。此豈須臾能得耶。

崔巨倫陷賊賦詩。陷葛榮。聞其才名。欲用之。五月五日命賦詩。作狗呀牛吐之句。以自晦獲免。索綝詭言虛說。綝善術數。知將亂。避世歸鄉。人問吉凶。綝曰。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

乃止。柳遠縱聞不解。季雲每出行反家。或問有何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直不疑惟恐人知。所臨爲官。惟恐人知。其爲吏跡不好立名稱。謝鯤自處若穢。不動累高。敦有不臣之迹。知不可以道規正。乃優游寄通。不屑政事。

韜晦之至忍人所不能忍。任永馮信之靑盲也以避公孫述。永妻淫于前。匿情不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述誅。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淸。廣陵王恭之佯啞也以避元乂。見前。封觀。託疾不言。火起徐出避之。忍而不告。田燁。窮夜獨處。衣裳被奪。嬌情如觀。之陽瘖也以謙兒舉。兒得舉乃仕。

慎密

微而足以感動者。齊莊避搏輪之螳螂而壯士皆歸。田子方贖棄野之老馬而窮士咸集。越句踐式在道之怒蛙而軍士樂死。信陵君濟窮鳩而義士歸心。託物感人人卽効死。況夫仁聲善敎又何如哉。

微之不可不慎者。吳楚舉兵。由于爭桑之釁。女季郤構怨。始于鬬雞之芥羽金距。虞氏滅家。由于飛鳶之腐鼠。曹劉共搆地分于匕箸之間。蘇史滅宗。忿起于笑談之頃。故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漢文欲相竇廣國。恐天下以爲私。才且不相。況不如廣國者乎。以此詔來世。而來世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圖畫功臣。馬援以椒房故不與。功且不與。況不如援者乎。以此示後嗣。而後嗣猶罹跋扈將軍之禍。又元帝不用馮野王爲御史大夫。恐後世謂私後宮親屬。

棠谿公與韓昭侯謀。每夜獨寢。恐夢寐之言漏于妻妾也。曰言泄左右。亦如土卮置酒。孔光不對溫室之樹。恐內言之泄于左右也。或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光嘿不應。呂公著不答語次。嘉問之間懼言論意指之窺測于門客子弟也。或言嘉問敗壞家法。不答。或言尚客

呂惠卿何況於黨又不荅子弟問二客之言又不荅魏劉曄入贊伐蜀出曰不可
叡責之曄曰伐國大謀恐眯夢漏泄致向人言是以密
于機者既慎矜藝之辭寧忽屬垣之耳
石建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諫如不能言者人
王以是親之　劉殷毎議政事吶然無所是非羣臣出
殷獨留敷暢條理商摧事宜劉聰未嘗不從之　李晟
在朝上有所顧問必謇謇盡大臣之節而性沉密未嘗
露于人　董晉重慎所言于上前者未嘗泄于人　謀
謨帷幄時莫知所言荀攸也姑子辛韜問取冀州事曰王師何在乎之吾何知焉

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稟進亦不洩者晏殊也眞宗有所諮訪
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其後閱眞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稿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
北魏張元六歲時其祖以夏熱欲將元就井浴不從杖
之元曰不能褻其體于白日之下　五代許堅毎沐浴不
脫衣就谿間出而燠之曰天象昭布人自昧之其可祼
程乎彼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衣者雖達奚取焉
郭林宗所過郤掃第五伯魚所過糞除卽小節而見其
不遺于物
漢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政唐學士

胡楚賓高宗命作文嘗以金銀杯飲之出未嘗語禁中
事陰識輔導太子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
國事　禁省中事未嘗漏泄徐勉也進食人問上所御
不荅以餘語酬之謝弘微也時目爲兼天子然縝密未
嘗言禁中事梁孔休源也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共醉問
之亦熟視不荅元萬頃也苗神客也未嘗語禁省事唐
侍中楊師道也談謔終日而無一語漏泄機事周捨也
石慶審謹無他慶爲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畧衛綰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
召上左右飲綰稱病不行文帝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綰日以謹力

崔子孟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金日
磾事孝武數十年未嘗有過唐阿史那忠事文皇四十
八年無有纖隙　苗晉卿小心畏慎未嘗有忤秉鈞衡未嘗忤人意
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比漢之胡廣　張延師典羽林三十年未嘗有過
淵海
游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敬
爲時所貴　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
譴咎
石奮爲萬石君入里門不趨張湛爲馮翊望里門則步

王儉謂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禮。唐苗晉卿為太守。望縣門輒步。或問之。荅曰。公門當下。況父母之邦乎。王師範平盧節度在青州。每具威儀謁新令。遣吏挾坐拜庭中。乃出。或諫不可。曰吾恭先世。示不忘本也。藪談

帝問車幾馬。石慶以策數馬而後對。曰六馬。楊琳同十餘人謁見隋帝。問首立為誰。張虔威下殿就視而後對曰。淮南守楊琳。

謝晦每以密事語兄瞻。瞻說向親舊以絕其言。謝弘微口不言人短。見兄曜臧否人物。嘗亂以他語。

立朝進止有常。不失尺寸。漢霍光。唐魏元忠。

馬文淵不冠不入嫂之廬。劉子璥璥束帶未竟。不應兄之問。

羊祜凡所進達。人皆不知其壻常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戾也。汝宜識吾此意。宋王曾每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魯言。盍少收門下士。曾曰。恩自己出。怨使誰當。二公公爾忘私。其心一也。晉荀勗壻武統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默然不應。退語諸子曰。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戾也。汝宜識吾此意。勗與祜忠邪天淵。而慎密一事乃相類。

徐知誥引宋齊丘。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筯畫灰為字。隨滅去。　冉璡冉璞。留居余玠別館。無言。以堊畫地為山川城郭之形。起則塗去。屏人見玠言徙合州城。　此密以謀事。

袁盎密啟景帝曰。不可令人臣聞。鼂錯屏去。蕭坦之耳語。鬱林曰。不可令人聞。阿奴暫去。阿奴何后小字。此密以誅人。

焚削草藁者孔光。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樊宏所上便宜及陳得失輒手

自寫毀草藁公朝訪逮不敢衆對。皇甫嵩。前後上表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陳羣每上封事。輒削其藁。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乃見其諫草。任嘏。每納忠諫。輒手書壞本。荀彧陳事臨薨。焚其草。故奇策秘謀不得盡聞。羊祜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或謂慎密太過。曰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謝弘微。每獻替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周捨。每有表奏。輒焚其藁。與人言終日。竟不漏泄機事。徐勉。每有表奏。輒焚藁草。謝述表貸張邵死。謂子綜曰。此迹宜布。則為侵奪王恩。使綜焚之。封隆之奇謀異算。密以啟聞。上書削藁。周就恭亟慎上封事削藁。李孝伯。朝廷事有不足。手書再三陳諫。削滅草藁。唐韋處厚。路隨數上諫書。而外不之知。戴胄。奏已。即削藁。秘外莫知。帝曰。胄于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惟其忠讜所激耳。傅奕以職在占候。所奏災異。悉焚藁。高士廉拜僕射。多所表奏。成輒焚藁。人莫知之。馬周。

臨終索表草一帙焚之。曰管晏彰君之過。求身後名。吾弗爲也。高郢。在中書九年。家無制草。焚之。曰王言不可存于私室。陸元方。則天將有遷除。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草奏悉焚之。田錫。爲侍御史。凡五十三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豈可藏副以賣直。許衡。見世亂。多陳奏。及退。皆削其草。

夫焚諫草。美事也。乃有因而得罪者。韓魏公每事不盡削其草。良有深意。蔡京僞鄒浩之草。浩自新州召入。帝詢諫草安在。浩曰已焚之。陳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辯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浩疏。有劉氏殺卓氏奪其子。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語。帝詔暴其事。遂竄浩韶州。夏竦學石介之字。介奏記富弼。勸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惡介斥己。乃使女奴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皆坐貶。皆足明鑒。嘗攷陳忠肅之語謝聖藻。赴召至闕。聞有

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聖藻曰。此必有姦人罔蓋己愆。而爲此謀者。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奏言攜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而有此迹。不可泯也。歐陽文忠之救蔡襄。初上入爲皇子。傳有異議。指蔡襄。即位後。韓曾及文忠力言曾及文字。猶須辨眞僞。幸則爲襄。不幸則爲浩。焚草以爲名高者。可悚然矣。曾子固以爲小諒誠哉。

韓魏公集其諫草七十餘章。曰焚之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溫公三上書言事不納。以付范景仁曰。若奏而不通。又復焚草。則與不言何異。夫人臣欲效忠于君。不在避名。

智有知于至微者。齊桓公謀伐衛而衛姬知之。曰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色動。伐衛也。舍衛而管仲知之。曰見臣而有慙色。謀伐莒而東郭垂知之。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君在臺上。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竊意未服者唯莒。故言之。隰斯彌與田成子登臺南望。樹蔽而伐之。斧離數創而止之。曰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荆許救宋而臧孫子有憂色。齊攻宋。求救于荆。荆王大悅。許救之。臧孫子憂而反。曰救小而患于大。此人所憂。而荆王悅。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敝。荆之所利也。齊拔五城于宋。而荆救不至。

智伯遺衛馬璧而南文子有憂色。曰無功之賞。不可不察。衛君以告邊境。智伯起兵而反。

期二年過拜尊親而至日果到者。范式之于張劭也。約復至省親而如期者。上虞卓恕之于太傅諸葛恪也。約七月望日者。弟子小道人之于會稽舜山棄道人也范式夢張劭立冢垂纓屣履而呼素車白馬號慟奔喪執紼引柩喪乃得前。吳興沈葇夢吳郡陸憑顏色憔悴。曰遊永嘉苦疾相困又贈浮雲詩一篇葇如期而憑喪船至。撫孤而慟賻贈倍禮。

許劭有高名。袁紹爲濮陽長棄官還。副車從騎。將入郡界曰與服豈可令許子將見。遂單車歸。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蔡充陳留人。袁淑德候李偘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隋崔湛僕射之兄車服甚盛將詣李德林赴弔。從者稍稍減留比至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楊愔之紫羅袍金縷大帶恥見李庶。謂庶曰。此衣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惜盍尙王。毛玠以儉率人。一時貴寵輿服不敢過度長吏垢面羸衣。軍吏朝服徒行楊綰以貞廉入相而崔中丞寬寧弟卽日滑毀池館臺榭郭子儀音節頓減五分之四黎京兆幹騾損騶御止留十騎賀循爲軍諮祭酒張廷尉闓初於家私作都門至是毀之。闓將奪左右近宅。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會循出。連名詣循質之。闓聞毀門。此如公儀休爲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百姓爭利也儉德正色風人之速如此。而古人相成自有潑意。

魏徵引文宣之屈從。徵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杜淹言封

德彝之得體（淹對太宗曰封德彝所言直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翟方進遣諸生問大義而胡常遂相親善（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若方進方進遣諸生問大義常知讓己遂相親善）辛彥之論議而沈重避席（彥之撰新禮重名爲碩學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謝之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

諸葛沖服何攀（以攀蜀士輕之及斷疑獄沖始歎服）蕭琛服范縝（琛縝外弟縝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琛服縝簡詣）鍾繇吝荀攸（云每有所行自謂無以易及吝公達輒復過人意）謝安諮王彪之（安歎曰朝廷大事以諮王公無不立決）陳蕃謝郭泰（范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投版棄官泰讓蕃曰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蕃乃謝焉）

劉遐謝溫嶠（遐進王含至淮南縱放兵擄掠嶠曰不可因亂爲亂遐深自陳謝）王澄歎小吏（行次陳留呂豫遣吏迎之澄問此郡人士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澄以居大位者姓名問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小吏亦知如此）謝萬呼荀崧（萬敖於親朋相送臥在室崧竟造之爲序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呼崧小字曰阿鄒故有才具邪）

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期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見於心陸象先嘗謂人曰季貞（賀知章字）清譚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

禰衡詆訿朝士及南見趙戩而歎有干將莫邪之比

戴良少所推服見汝南黃憲悵然自失　郭奕少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　謝混少所交納與劉敬宣遇便盡禮　謝子微才高識遠見許劭時便自推服

楊素負才勢多所憑藉唯於封倫降禮賞接　明巳見魯仲連終身不譚　劉孝綽無所與讓惟服謝朓以謝詩置几案間動輒諷詠　彭羕（字永年）多所輕忽惟敬秦宓（子勑）薦于太守許靖　郤芝于人少所敬貴惟器姜維庾和少所推服嘗稱韓康伯王坦之而有敬愧之語

柳顧博學少所推仰見虞世基曰海內共推此一人

王融自謂當世無對見任昉之文怳然自失

董允代費禕尚書令旬日已多淹滯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　隋獻皇后崩牛弘以吏尚定儀注斯須悉備楊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唐鳳閣侍郎陸元方見納言韋安石奏張易之所引蜀商宋霸子賤類不當戲博殿上自以爲不及　渾瑊見馬燧挺身披心于長春宮城下說降賊將徐廷光等歎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刺敵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宋王旦知制誥錢若水與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才非吾所及也

王衍不與庾敳交。因卿之而奇。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崔湜輕張嘉貞。因議事而嫌。湜曰乃我輩人，此終是其坐處。王灣之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遊北固山詩。張說揭之政事堂。柳惲之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元長書之齋壁。何思澄遊廬山詩。沈隱侯書於齋閣壁上。歐陽以露蓮泣清鷗邁之句。賞梅聖俞。

古事比卷之十七終

古事比目錄

古事比卷之十八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校

言語

晏子一言而齊侯之刑省（言屨賤踊貴）朱敬則一言而羅織之獄衰（上疏宜絕告密）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新城三老一言而漢高爲義帝發喪壺關三老一言而漢武爲戾太子悔過

一言踰于十萬師北史魏釗之入進南城中說降也（魏世祖南代）一言勝數萬兵王虔取也（爲王逵說符彥通去王號逵稱之）

一言賢于十萬衆魏徵之論馮盎遣子入侍也一紙書賢于十萬師漢文帝之論尉佗也一紙書賢于十部從事劉弘之丁寧守相也魯仲連書下聊城抱朴子謂是分毫之力過百萬之衆荀勗與孫皓書晉帝謂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鄭元璹折責突厥唐帝稱其口伐可汗

晉文公城濮反賞雍季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利也鄂千秋曰曹參一時之事功蕭何萬世之功（全關中）劉表延蒯良蒯越而謀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異度之計舅犯之謀也孔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濬請討李克用昭宗以有興復大功）太公封齊聞逆旅時難得而易失之言（云今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乃夜衣而行至則萊侯與之爭營丘鄭桓侯封鄭聞逆旅時難得而易失之言（云今客寢甚安殆非封也）乃自駕而行至則楚何與之爭封（偶記）

暗聾之徒與世之有道者尹敏之言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暗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皇甫謐之言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蹇緩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桓彥範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爭辯愈

切孫晟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魏權會懦弱似不能言臨機答難酬報如響高閭在私室言裁聞耳及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陸法和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唐焦遂口吃對客不能一言醉後酬答如注射（人目爲酒吃）又周弘正口吃而能談

馬援善述前事皇子諸王聞者屬耳忘倦裴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岑文本稱馬周曰馬君論事援引事類商推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

之纚纚令人忘倦。李德裕謀議。援古爲質。滾滾可喜。

光武賜竇融璽書。河中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房玄齡在秦府表奏。高祖曰。每爲我兒陳事。必會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宋眞宗曰。詔下。當令中外易曉。如以老了爲枉史。永安爲洛汭。非也。

造次語足感人。楚昭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遺吳闔廬之禍。父老送之。王云云。父老相與從之。竟以復國。唐玄宗避祿山之亂。諭士卒曰。倉卒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朕甚愧之。至扶風。士卒頗懷去就。召入諭之。皆哭曰。死生從陛下。河北四凶稱王。李抱貞使賈林說王武

俊。託天子詔曰。朕前事誠誤。朋友失意。尚可謝。況朕爲四海之王乎。武俊遂首倡從化。乃知漢文帝山東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往聽。陸贄勸德宗痛自咎悔。制書所下。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皆異代而同符也。

叔詹辭順。晉文原其死。晉伐鄭。鄭曰。予我詹而師還。詹往。將烹之。詹曰。尊明勝忠。知也。殺身贖國。忠也。據鼎耳而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弗殺。厚爲之禮歸之。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欲烹之。通曰。狗吠非其主。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耶。乃赦之。

伊籍機捷。使吳。孫權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拜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其機捷類此。秦宓才辯。吳張溫聘蜀。問宓曰。天有頭乎。曰。乃眷西顧。天有耳乎。曰。鶴鳴于九皋。聞于天。天有足乎。曰。天步艱難。天有姓乎。曰。姓劉。天子姓劉。溫大敬服。宓才辯類此。

謝眞遜讓。董喜談論。汝南先賢傳云。俱有名。郗超支遁。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宗敬。裴僕射。頗談理有雅致。諸名士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漢史。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劉士章。繪言吐有頓挫。時齊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義。張思光音有緩節。周彥倫辭致綺捷。劉士章言吐有頓挫。有風氣。人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沈友詭衆。所至衆人皆默。因號云。董扶談止。發辭抗論。益部少雙。善談者遇之則止。故號裴頠言談林藪。張憑理窟。與劉眞長談。眞長稱勃翠爲理窟。

談辭如雲。符融也。融師事李膺。膺每見偉明。輒不聽他客前。聽其言論。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常捧手歎矣。飛談捲霧。韓伯也。伯字康伯。殷浩甥。氣能霄。飛談捲霧。判冰掃葉。嵇含也。含與二陸談。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稱然。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掃枯葉。冷若琴瑟。裴遐也。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嗟服。如木屑。胡毋輔之也。王澄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粲花。李白也。白與人談論。皆成句讀。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之下。時號粲花論。懸河瀉水。郭象也。王衍曰。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下坂走丸。張九齡也。每與賓客議論。滔滔不絕。有如下坂之走丸。董恢詣而董允解驂停山。允與費禕等共期游宴。恢詣允修敬。允停出曰。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謝萬來而簡文移日共談。萬詣簡文。求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不

須袁幘。共談移日方出。

范玄平談屈非拔山之力所能助。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長史王仲祖曰。助我。王云云云。

林公小屈如著敝絮行荊棘中。王文度與林法師講。林公理每小屈。孫興公云云。

荀彧比屋夜聞而謂杜襲為國士。襲至許。見耿紀語終夜。彧聞異之。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如舊相識。進之于朝。

顏延之胡牀坐聽而歎鄰居彼有人。張鏡與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不絕。鏡靜嘿無言。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坐聽。辭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叫呼。

戴昌竊聽共談而父子俱屈。共昌與潘京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己。令其子若思與談。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歎服曰。才不可強。遂父子俱屈。

劉寬曰臣不敢醉。寬嘗于坐被酒醉伏。帝問太尉醉耶。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虞嘯父曰醉未及亂。晉孝武好與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荅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疏取語。

語未嘗妄何遠也。每語人曰。能得我一妄語。謝卿以一幾。語未嘗談謝安也。每與客共語。退後序說向言。皆有次第。

言無煩舛陶弘景也。弘景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

生公荅日中即食。生公在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始言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衆莫不服其機辯。

僧鐘荅過中不餐。魏李道固聘。帝以鐘有辯才。敕令酬對。日影少晚。鐘不食。曰。古法過中不餐。道固曰。何為聲聞耶。荅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為名對。

竺法深朱門蓬戶之荅。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荅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衡陽王鈞朱門紫闥之荅。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構山泉。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為山人交。荅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善之。

蕭引署名有假其羽毛之言。引書法遒逸。陳宣帝指其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武陵射中得仰藉天威之俯。武帝呼武陵王肆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豫章王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

唐之君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唐之臣曰兵事不理止山東。中人暴橫亂都下。皆激語。皆至言也。

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枝之誓。見諸詩歌。

和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帝坐曰。恐不了陛下家事。及惠帝即位。問之曰。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庾冰兄弟謀立康帝。何充曰。懼非長策。及立。謂冰充曰。二君之力。充曰。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偶事

衛瓘託醉撫牀。晉武帝太子闇弱。瓘因會燕淩雲臺。託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言。問之。欲言中止者三。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賈后由是怨瓘。

王軌因燕捋鬚。周武帝太子贇昏暴。軌因內燕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宣帝由是怨軌。

齊敗賂晉。晉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齊曰。寡君之母。則亦晉君之母也。　漢軍廣武。楚食少。告漢若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翁卽若翁。偶事

王猛捫蝨而談。邢邵擇蝨而談。顧和搏蝨而談。

折柳小戲也。而諫之。此桐葉必封之意也。避蟻曲愛也而稱之。此易牛可王之說也。

北阮七月七日。曬衣服錦綺。阮咸以竿挂布犢鼻于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此達士語也。慕容紹宗臨戎。自云有水厄。投水禳曰。未能免俗。爲復爾耳。令人齒冷。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此京房傳語。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蘭亭序語。後人之讓今。猶今之讓古。此高允謂崔浩語。

陸士龍如與荀鳴鶴遇。陸自稱云。雲間陸士龍。荀云日下荀鳴鶴。　釋道安與習鑿齒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習曰。四海習鑿齒。

慕容德登高讌羣臣語。云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愼接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淸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依。　曹景宗旣貴。謂所親語云。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少年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端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二人之言。雖小愧太雅。殊亦奇爽。

善于進言者。　諸葛瑾未嘗切諤。與孫權說諫。但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劉曄乃設遠言。見曹操。設遠言以動。揣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獨見以盡其機。不宜于猥坐說也。操探見其心。授以腹心之任。然瑾以誠而曄詐術。故終以兩端見疎。或惡曄于丕。曰。試反意而問之。若與所問相反者。見與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逃矣。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疎焉。

以辯論而取勝者。　管輅于單子春。輅父爲琅邪卽丘長。時年十五。太守

單子春欲見輅。輅請先飲三升淸酒。于是唱大論之端。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劫。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子春曰。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　曹植于邯鄲淳。淳。潁川人。植與評說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次頌古今文章。及當官行兵。坐席無與抗者。及暮停。還對其所知歎爲天人。　梁啓公見啓四公之一音辭敵。于崔敏。敏字長武。城人。魏遣聘梁。百寮與談。多折于敏。四公曰。臣啓敵之。始自經史。終于老釋。凡十餘日。互爲主客。立談絶倒。然敏詞氣沮于辯。輿疾北歸。未達而卒。　殷孫揮麈。殷浩惟孫盛得與抗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復煖者數四。　米賀抵掌。米芾賀鑄二人相遇。瞋目抵掌。論辨鋒起。終日各不能相饒。　鄭玄侯方辯對。袁紹大會賓客。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意表。　袁憲酬對閑敏。年十四。父遣候周弘正。弘正將登講座。授以麈尾。令憲竪義。時謝岐何妥在座。竝起義難。深極理致。憲酬對閑敏。辯論有餘。弘正起數難。終不

能屈。王斌撫機問難。初爲道人。能唱導而不修儀容。嘗做衣聽雲師講成實論。坐側正慧超空席坐側。超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隊父。斌曰。既有叙動脩正。那得無隊父。道人撫機問難。辭理淸舉。四座屬目。道猷乘機挫銳。宋文帝延生公弟子道猷入宮內。大集義僧。時銳辯之徒。關貴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員俶詞辯注射。開元中。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杳禁中。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爾。趙弘智酬應如響。高宗令于百福殿講孝經。弘智演暢微言。學士等難問相繼。弘智酬應如響。白居易辭辯泉湧。文宗召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于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辯泉湧。韋渠牟捷口水注。德宗誕日。御麟德殿。召徐岱。趙需。許孟容與韋渠牟。及道士萬參成。沙門譚延等。講論三教。渠牟枝詞游說。捷口水注。上謂其講耨有素。聽之意動。杜弼問難莫屈。弼升師子座。僧達修

道順并緇林之英。問難征復。莫有能屈。考異同而能抗者朱雲。五鹿充宗爲梁丘易。元帝欲考其異同。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登堂抗首。音動左右。諸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參考同異而弗如者鄭玄。玄從馬融。將涿郡盧植爲門人冠。融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植得三。融謂植曰。吾與汝弗如也。支道林增新理于郭向二家之外。白馬寺中語及逍遙遊。裴冀州徽釋傅荀二家之義。傅嘏善言虛勝。荀粲談尚玄遠。每爭而不相喻。冀通彼我之懷。使兩情皆得。效各方之言。衛侯效吳言。哀公十二年會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衛侯歸。效吳言。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執焉而又說其言。從出公輒。其死于越。由余其先晉人亾

入戎能晉言。晉王導吳語。劉真長始見。盛暑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淴。吳人以冷爲淴。劉既出曰。止能作吳語。郗隆蠻語。三月三日會作詩。隆攬筆云。娵隅躍淸池。桓公曰。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陸機吳語。吳人聞之。皆有歸思。桓玄重吳聲。羊孚曰。當以其妖而浮。吳音不變。宋世東南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吳興江淹之。吳郡顧琛。吳音不變。能齊言悉隨。漢高封子肥爲齊王。賀公惟吳語。杜甫云。謂知章也。煬帝多效吳言。因有傻語。王伍楚語。又能吳語。上所褒狎。支謙善諸國語。字恭明。號智囊。高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高敖曹在列則爲之華言。蠕蠕公主一生不肯華言。阿那瓌女。神武娶。長孫儉見蕭詧使爲鮮

卑語。遣人傳譯。祖珽解四譯語。漢田恭犍爲郡掾。頗曉莋都夷言。刺史朱輔令譯其辭語。辯方音。朱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長沙王道憐朱武弟。素無才能。言音甚楚。世說王大將軍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北史丹陽王劉昶呵罵僮僕。音雜夷夏。劉真長云。王丞相惟聞作吳語。支道林謂王子猷兄弟烏聲。答人問。見一羣白項烏。但聞喚啞啞聲。惟北齊楊愔稱裴讞之兄弟全無鄉音。讞之河東人。至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祈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張茂才論韻。訶陸士衡多

楚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左思魏都賦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則學徒不至（梁書儒林傳陸倕云）李業興學問淺博而舊音不改則爲梁人所笑（北史本傳）鄴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爲兒師（家訓）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必自發言始（日知錄）

別國語　後魏敎習國語（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敎習謂之國語）孝文命譯孝經（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謂之國語孝經幷隋書經籍志）歷考魏齊二書若孟威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孫搴以能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珽

以解鮮卑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裔語爲當時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槃經以遺突厥並見週時主然官名制度無一不用漢語孝文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廷違者免官契丹始以本國之言爲官名號令遼史刱立國語解一篇自是金元多術之

後魏平陽公丕雅愛土風（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後唐康福善諸蕃言（明帝咨訪時事卸以蕃語奏之）

言之不善者　盧從史褻慈不道能辯給粉澤其非（孔戣等屢以直言爭刺初唯唯後益不從）楊虞卿以口語軒輊事機時號黨魁（虞卿父汝談辯可喜）王世充習法舞文人或辯駁世充以口舌緣飾衆知其非亦不能屈　張宿誕譎敢言鄭雲逵亦然

眞宗封禪之議決于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王欽若神道設敎之一語且準二公曾無異議惟孫奭一人極言其非天何言哉足以破人主之惑矣

言有出之甚決而得失懸殊如賜元昊之詔曰嫉朕朝除則封冊暮下此于西北爲兩得（元昊與契丹有隙請絕其封張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詔使之審處）若梁武之荅鄴人書有貞

陽且至侯景夕返之語而景遂反矣（侯景叛魏歸梁魏相高澄忽遣議和傅岐曰必設間以疑侯景景不安必圖禍亂帝惑未昇言景聞朱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荅書遂反）

王渾妻鍾氏琰共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當不啻如是參軍渾弟湛也出語亂倫如此名在列女傳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適凝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自矜其才知傲夫而亦以列女稱君子曰漢之有蔡琰晉

之有鍾謝列女之辱也。問奇

戇直而不顧忌諱。馬嚴之言竇氏。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時勳女為后。側聽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孔季彥之言貴臣后黨。雨雹詔陳災異。季彥對曰。此陰乘陽之徵。今貴臣擅權。皇后黨盛。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安帝默然。

吳良止太守勿受王望觴。為郡吏。歲旦入賀。望舉觴諂稱太守功德。良于下坐進曰。望欺諂。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唐檀止太守不言芝草瑞。豫章郡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檀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豈嘉瑞乎。乃止。

封孚不為改容。慕容超政出權嬖。多違舊章。孚屢稱救。不納。後謂孚。百王可方誰。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鄭鮮之難必切至。宋高祖為相時。言論人或依違。鮮之雖必切至。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時謂格佞。

元凶劭召顏延之。示以檄文。曰竣倘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

或傳裴之悌斬侯景。元帝使黃羅漢報其兒之高。曰。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

李邈讓先王曰。振威璋也。以宗室委以討賊將軍之取鄴州。甚為不宜。有司將殺之。亮請得免。姚弋仲數石季龍曰。汝病久。所立兒小。宜憂此。不煩憂賊。弋仲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

議論

舜伐三苗。禹以為可。益以為不可。周公東征。廷臣以為不可。十夫以為可。王恢韓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議。封倫魏徵之論法度。韓范之論西事。皆各有所見。未嘗矯異以為同。

漢以災異策賢。而董仲舒以為無任刑。宋以刑賞策士。而蘇軾以為寧過仁無過義。

昔師丹之說行。則董宏坐其罪。董宏之論勝。則師丹廢于家。呂誨訐歐陽修第一狀也。滕怙沒于丁零。子羨仕

宦不廢。鄭鮮之議通滕者以無譏為證。塞滕者以隱處為美。

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寅仲以為封建不可非。匡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為必可行。

蘇潁濱歐陽公門下士也。而其解周頌則極駁時世論之非。蔡九峰傳書朱子所命也。而其辨正朔則明與周七八月夏五六月相左。從經籍起見。非有所齮齕而然。故兩持之說。各傳千古。韓昌黎與李翱持論常與韓角朱文公與龍川東萊象山亦然。各持其說。

王弼言有無。弼幼而察惠。好老氏。通辨能言。父業未弱冠。在造裴徽。徽曰。無者聖人莫肯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也。弼曰。聖人體無。又不可訓。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裴頠言有無。頠淡危時俗不尊儒術。何晏阮籍口談浮虛。王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凌夷。乃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徐偉長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　涼茂伯方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　竇威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論。　郝處俊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　史孝章性修謹。稱道指詩書。　朱子奢能劇談。以經誼緣飾。六帖　宗懍少聰敏。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　陳餘遺章邯書。有功亦誅。無功亦誅。國語曰。誅亦失。不

誅亦失。　樓緩言秦割河東三城而講。講亦悔。不講亦悔。　晁錯言七國削亦反。不削亦反。薛文遇言石敬瑭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何栗言金人三鎮割亦來。不割亦來。　棄珠崖。賈捐之也。陳萬年以爲當擊。而于定國是賈議。　棄維州。牛僧孺也。李德裕請而牛沮之。請棄車師田。魏相也。宣帝用之。請棄四鎮。狄仁傑也。而[illegible]之。　言詘而心不服。　魏嚴幹善公羊。鍾繇能好左氏。謂左氏爲大官。公羊爲賣餅家。幹口訥。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爲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爲明使君服耳。公羊未有也。　趙括常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　汲黯曰。臣雖不能以言語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

議武昭不宜稱始祖者。唐張齊賢也。議藝祖不宜稱皇伯者。宋張齊賢也。

漢武以十事難平津侯弘。弘不能對。附文以十二律駁奇章公弘。弘不能對。

嚴助曰。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何倘之曰。孫吳亦無取于堯舜之道。豈惟釋教而已。桓生曰。葢其瑟失之。何能膠柱而調乎。此亦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之意。

蔡謨議褚裒經營分表。王羲之議殷浩求之分外。

附 確論

漢武帝拜田千秋爲相。匈奴聞而笑之。宋神宗相王安石。行青苗助役法。交阯至書之露布。以詆其罪。金使劉祹曰。江南忠臣善用兵。止有岳飛。今殺之。所謂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爲我禽。胡忠簡乞斬秦檜書。金以千金求其書。曰。南朝有人。蓋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乾道初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

若㯳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得立。斥新莽也。默啜曰。突厥世受李氏恩。我女嫁李氏。是武姓子何爲婚。却則天也。武后詔武延秀聘默啜女。因發兵入寇。

父老留劉裕曰。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父老留玄宗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捨此欲何之。

漢高時。新城三老說發義帝喪。武帝時。壺關三老辨太子冤。

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李昭德爲武則天言。 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廟。北魏詔爲明元密后言。后杜氏。鄴人。生太武。立廟于鄴。刺史高閭請修廟。詔云云。罷祀。

謀畫

田疇爲討烏丸之嚮導。嘗怨烏丸殺其郡冠蓋。魏太祖北征。辟疇。疇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頓始驚覺。追奔至柳城。論功行封。疇固讓。韓褒爲定宇文之去留。賀拔岳爲侯莫陳悅害。諸將遣迎周太祖。時刺涼州。問去留之計。褒曰。雒寇委身而託使君。若據有關中。此天授也。且陳悅不取平涼。反屯雒水。往必禽之。

宋高祖欲于山陰時討孫恩。建義討桓玄。孔季恭以去京路遠。不如待其篡逆事彰。徐于京口圖之。 孝武在藩。問計于宇文顯和。和具陳空杜門晦迹。相時而動。

羊衜計救公孫淵。淵聞魏將討。復稱臣于吳乞救。衜曰。若魏不克。我兵遠赴。恩結遐裔。若兵還不解。虜其方郡。亦足以報[illegible]事。張兗勸乘劉顯。道武在代時。劉顯地廣兵强。兗曰。顯希冀非望。可告慕容垂。東西俱舉。勢必禽之。此千載一時。李先討敗姚興。道武討興于柴壁。先曰。遣奇兵先邀大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可不戰而取。興果敗歸。 虞叔武勸討關西。曰。宜立重鎮于平陽。與彼蒲州相對。如出兵求戰。我不應之。彼若退軍。即乘其敝。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任瓌說于梁山船濟直指韓城。至龍門謁見高祖。云云。 薛大鼎說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指永豐倉。傳檄遠近。亦拊背扼喉之計。

魏舒爲相國參軍。碎務未嘗見是非。至廢興大事。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中永爲諸議參軍。宋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永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弍。顯擢才能。如此而已。

故泰東陵侯召平爲蕭何計。召平弔曰。上暴露于外。而益君封置衛。有疑君心。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悅。故楚令尹薛公爲滕公計。黥布反。滕公嬰召故令尹薛公問之。言之上。公言布必出下計。上乃自將兵而東。布果如薛公言。

劉琦與諸葛亮升樓去梯謀自安之術。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曰。君不聞申生居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求代黃祖。武三思與鄭愔登樓問自安之策。愔見三思哭。既而大笑。曰。始哀王將戮。後喜王之得愔也。與崔湜爲三思謀主。史彌遠與鄭清之登閣謀廢立皇子之事。皇子竑不平楊后與史彌遠。嘗書几上曰。彌遠當配八千里。彌遠大懼。與清之屏人語。乃以清之兼魏府教授。後廢竑立貴誠。改名昀。是爲理宗。

范雎說秦王遠交而近攻。雎初見。先言外事。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封德彝請唐宗遠交而近攻。唐書統葉護可汗來請昏。帝與羣臣謀。西突厥去我遠。緩急不可仗。可與昏乎。德彝曰。計今之便。莫若遠交而近攻。請聽昏而怖北狄。

陳平六出奇計。世莫得聞。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凡六出奇計。頗秘。荀攸十二奇計。世不盡聞。鍾繇言。每有所行。反覆思維。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不盡聞。

嚴尤治戎。有上中下三策。賈讓治河。有上中下三策。

劉放說王松附曹操。與松俱至。操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何相似也。以豫

勸鮮于輔歸命曹氏。公孫瓚敗。輔爲國人所推。豫曰。定天下者曹氏也。輔從其計。馮魴勸張軌翼戴晉室。高詡勸慕容廆遣使江東。其不從者。曹移盧南史勸田緒歸命朝廷。龔壯勸李壽稱藩于晉。辛叔重諷冉閔歸身于朝。

唐之藩鎮。不知有主。然順逆成敗。必資謀畫于幕中。如賈直言于淄青。譚忠于幽州。皆以片言轉逆爲順。

應侯以三千金鬭天下之士。尉繚以三十萬金盡諸侯。陳平因之。

宋華元善于楚嬰齊。晉欒書欲合二國之成。宋向戌善

于晉趙武楚屈建。欲弭諸侯之兵。此蘇秦之所祖也。

趙高勸李斯立二世。說以爲相久。結怨于天下。又與太子有隙。不如立少子爲長久計。宇文述楊素。其言不差一字。已試之陳言。猶足以爲奇策。患失之念有以滲入其肺腑也。禍敗亦略相似。

聽言（不聽附）

趙奢用許歷之言而却秦。（歷請先據北山。秦師後至。爭山不得。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周亞夫聽趙涉之計而破吳。（涉遮說曰。將軍何不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諸侯以爲將軍從天而降。太尉如其計。）

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諫者。　皇甫德參上書忤旨。魏徵進言。太宗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者。（奇問）

魏相感丙吉之言而霽威嚴。翟方進感胡常之言而弛威權。

漢高因朱家之言而赦季布。周武帝因趙昶之諫而赦斛律徵。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于生前談死事。又目其嗣爲愚幼不肖。可爲指斥。而帝不以爲過。誼不以爲疑。劉向上書成帝。（曰王氏與劉氏不並立。陛下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皁隷。又曰天命所受。非獨一姓。）于國存時說亾語。而帝不以爲過。向不以爲疑。兩人皆出忠誠。盡言觸忌諱。而不覺文帝以寬待下。聖德固爾。而成帝亦能容之。後世難及也。（容齋隨筆）

公孫戍納劍于未進言之先。而孟嘗君以其忠言。略其貪心而不疑。（楚遺孟嘗君象牀。登徒直送。不欲行。謂戍曰。能使無行。有寶劍願獻。戍入見。不受。趨出。召而反之。以實告君。乃署版曰。有能止文之過。私得寶于外者。疾入。）公息忌爲組于言既行之後。而郗君遽採其私心而廢其忠言。（公息忌說郗君以組爲甲。郗君知忌家多爲組。後令官以帛爲甲。夫忌之組則頓于家。而用組之利亦廢于國。）

龔遂用王生歸德天子之言而獲長者之譽。　趙充國不聽浩星賜歸功他將之勸而自陳降羌之績。

齊桓聞郭亾之言于野人。忽載其人。管仲詰之。　晉文聞郭亾之言于老夫。忽載其老。趙衰諫之。

鍾離尚書若在。則德陽之殿不成。明帝幸其不諫也。魏徵若在。則遼東之役不行。太宗思諫之心也。

同一言也而聽與不聽異者。蕭何爲民請苑而高祖怒下何獄。貢禹爲民請苑而元帝納貢之請。禹非過于何也。北史劉行本諫隋文帝不聽。置笏于地。上斂容謝之。褚遂良諫高宗不聽。置笏殿階。上怒命引出之。行本非優于遂良也。高宗欲立武后。韓瑗諫之而立。明皇欲立武惠妃。潘好禮諫而不立。好禮非過于瑗也。若婁敬諫冒頓不可擊。高祖械繫之。困于白登。後赦敬曰。吾不用公言。田豐諫曹公不可輕。袁紹械繫之。敗于官渡。曰吾

不用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趙染不用魯徽言敗于索綝反殺徽言不納而禍及身眞不幸而中矣

樊噲諫漢高宜還軍霸上不聽而聽張良婁敬說漢高宜都關中不聽而聽張良諫同而諫之人不同也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諫之不從張猛諫之而從帝祭宗廟出便門廣德免冠曰宜從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悅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唐穆宗欲幸東都張權輿諫之不止裴度諫之而止度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多難以來茲事遂廢宮闕廨舍率已荒弛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完葺然後可往上曰言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諫固有術哉彼幸

江都者崔民象諫不宜巡幸則先解其頤而斬之王愛仁請還西京則斬之而行愎固不可以輕入也

列禦寇不受鄭子陽之粟也曰以人言而粟我其罪我也亦且以人言公孫鞅之對公孫痤也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

李泌諫罷宣索德宗宣索勑勿令宰相知錢徽諫罷貢獻憲宗貢獻戒毋入右臺門以避學士猶之不聽也

陳轅頗出奔鄭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曰何不吾諫曰懼先行郭君出亾欲飲御者進酒欲食進乾脯粱糗曰儲之久矣為君之出亾曰何不以諫曰臣欲進諫將先郭亾秦二世望夷之變一宦者不去二世曰何不早告曰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

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幷之萊不用子焉說苑作子猛而齊幷之荀子堯問

吳王濞不聽田祿伯之言 呂布不聽陳宮之言

彭寵妻勸不受徵遂反漁陽李師道妻魏氏以聽婦言而敗 慕容垂婦段氏苻堅妾張氏竇建德凌敬勸濟河取懷州循汾晉趨蒲津而鄭圍自解建德妻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不聽以不用婦言而敗

若法孝直說先主取劉璋而不聽劉穆之說宋祖取劉毅而不聽英雄舉動自殊

主商勸劉璋拒絕馬超而從其言黃權勸璋閉境待先主而不聽

古事比卷之十八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十九

古事比卷之十九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較

諫說

周舉勸順帝去貪佞曰素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貞觀中有請去佞臣者曰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

汲黯之戇不如右尹子華之婉朱雲之折檻不如左師觸讋之諷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一言五王之復唐不如王方慶之一對

辛慶忌救朱雲曰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孔僖上書肅宗曰假使所非實是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　杜襲謂曹操（怒許攸）曰計是耶方助殿下成之計非耶雖成宜改之

明帝按行尚書而陳嬌諫之（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孔明自校簿書而楊顒諫之（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唐德宗親擇令長賢而栁渾不賀

魏法軍亾考竟妻子而亾猶不息操欲并及父母兄弟高柔啟宜貸其妻子以誘還心魏將徙邊多逃亾乃制

閽門充役。崔挺諫不可以一人而延及閽門。仁人之言哉。

王珪論祖孝孫教女樂。太宗怒之。珪曰。責以忠效。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李絳論宦官方鎮。憲宗怒之。絳曰。愛身不言。臣負陛下。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

韓嵩勸劉表附曹操。強之至許。還勸遣子入侍。表將斬之。嵩徐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表乃囚之。

柳公權以筆諫穆宗。有心正則筆正之對。柳公綽以醫諫憲宗。進大醫箴。朱呂誨以病喻國家。亦此意。

唐太宗遣使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太宗淡嘉之。明皇遣使江南採鸂鶒。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返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盤子粧具二十事。織綾二千疋。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此蘇長公諫買燈疏語也。高宗朝。萬言令楊德幹擒杖放鷂宦官。崇寧間。御札至成都。令織戲龍羅綉旗。何常奏不奉詔。惟供御服。詔獎爲減四之三。

鄭莊因考叔遺羹之言而迎姜氏。始皇因茅焦就烹之諫而復太后。雋雖戰國之奇士。亦考叔之罪人也。

晉平公出畋。虎伏不動。公自以爲霸王之兆。而師曠曰。君驂駮馬。虎畏駮也。出朝有鳥環而不去。又自以爲霸王之兆。而師曠曰。君衣狐裘。鳥名諫珂者。愛狐也。管仲于桓公亦云駮馬。偶記

燕太后不肻令公子質齊。觸翠以愛少子之說進。不愛丈夫子而命爲公子行具。趙太后不肻以長安君質齊。左師觸讋以愛少子之說進。而爲長安約車質齊。偶記

以兩全說者。朱建說閎孺言出辟陽侯。曰辟陽侯誅。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言帝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亦倍矣。果出辟陽侯。鄒陽說長君言毋竟梁事。見長君曰。今袁盎事即窮。王恐誅。則太后切齒側目于貴臣矣。誠爲言之。毋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于兩宮。金城之固也。果得不治。

以田弋之說說曹伯。曹伯從之。卒背晉奸宋。旋致亡國者。公孫彊也。以繒繳之說說楚頃襄。頃襄戰慄。卒保境善鄰。差爲無事者。莊辛也。借弋爲喻同。而治亂之效異。在人主裁擇之耳。嗚呼。公孫彊之徒。至先發憂于人主。惡機所感。豈偶然哉。

附直評

馮唐謂漢文帝雖有頗牧。不能用。杜坦謂宋文帝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直哉。唐爲魏尙言。而坦自爲言。一用並擢。一默然。兩文帝大徑庭矣。

周昌比漢高于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封孚對慕容超以桀紂。俱不之罪。周墀對唐文宗堯舜之主。薛子方堯舜之對。有不侔矣。

晉平公出言不當。飲酣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舉琴撞之敗壁。平公爲之不塗壁。魏文侯出言不當。起儛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舉琴撞之潰旒。文侯爲之不補旒。噂引裾折檻可也。君而可撞。罪豈止斃務哉。吾取其君。不取其臣。偶記

心忠而事逆者。鬻拳之兵諫也。強諫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拳遂自刖。葆申之笞王也。呂覽。葆申諫荆文王罪當笞。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王背。殺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心逆而事逆者。張顥徐溫之兵諫也。實作俑于趙鞅晉陽之甲。

諫而引裾者。辛毗見沓于魏文。諫徙冀州士卒。不答入內。毗隨引其裾。乃從其半。寇準被嘉于太宗。奏事不合。帝怒起。準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魏徵也。陳禾見諭于宋徽。禾引徽宗裾落。內侍請易衣。帝曰。留之以旌直臣。陳

傅良痛哭于光宗。引光宗裾。痛哭于庭。因謝深甫言而往朝重華宮。李后挽留。天寒飲酒。伏蒲涕泣願死。史丹也。元帝寢疾。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涕泣曰。道路流言。太子有動搖之意。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帝感悟。拔刀斷靷。郭憲也。光武將征隗囂。憲言東方初定。車駕不宜遠征。血污車輪。薛廣德也。諫御樓船。額叩龍墀。劉栖楚也。穆宗視朝晏。進言。額叩見血不已。命中使宣慰令歸。置笏在陛。崔玄亮也。鄭注搆宋申錫。逮捕倉卒。玄亮置笏曰。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擲笏于地。劉行本也。諫隋文怒笞郎。置笏殿階。褚遂良也。諫立武昭儀。曰還陛下笏。拊銅鐶大呼。孔道輔也。諫廢郭后。

唐德宗將相裴延齡。而欲壞白麻者。陽城也。文宗將相鄭注。而欲壞白麻者。李甘也。景福中以李磎爲相。抱其麻而哭之者。劉崇魯也。乃投少師。批勅塗詔者。李藩也。藩爲給事。制敕有不可。遂于黃勅後批之。及爲相。密詔王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塗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權德輿失色。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焚詔者。李沆也。仁宗一夕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引燭焚詔。附奏曰。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嗚呼。宰相而至于塗詔焚詔。臺諫而至于裂麻哭麻。世道何如哉。事君在勿欺而犯。至此則天下事去過半矣。

劉元城安世。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執簡却立。復前極論。觀者汗縮竦聽。時以殿上虎目之。 王懿敏素。嘗與同

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侯得旨乃退。議者目公爲獨擊鶻。

潘良貴廷叱向子諲。陳良翰曰。當委曲爲上言之。陛間厲聲一叱。似近乎訐。豈事君體

唐坰面劾王安石。目安石近御坐聽劄子。大聲宣讀。至詆爲李林甫盧杞。並劾曾布王珪元絳薛向陳繹張琥李定張商英。上屢止之。慨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坰始附以自售。終劾以自新。君子惡其始而恕其終。

宋明帝以故第爲湘宮寺。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兗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曰。衆以爲金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意哉言乎。奇問

王衛尉言李斯何足法。漢高祖曰。李斯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苑以自媚于民。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斯之分過。又何足法。 魏徵言隋高祖不可法。唐太宗曰。隋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譴頓。徵曰。隋高祖寵縱諸子。葬皆罪黜。不可爲法。前

因元封歲旱。請烹弘羊。旱求雨。卜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因太和夏旱。請斬鄭注。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李中敏曰。莫若斬鄭注而雪宋申錫。

漢文帝謂馮唐辱我。唐言雖有廉頗不能用。上怒起入禁中。召唐讓曰。公衆辱我。曰。臣大父言牧爲趙將。軍市租皆自用賞賜。不從中覆。今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給士卒。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此言之。雖得廉牧。不能用也。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爲雲中守。 唐德宗謂蕭復輕朕。盧杞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言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

封還詞頭。 唐有白居易。長慶元年。爲中書舍人。繳還獨孤朗溫造李肇王鎰四人除刺史詞頭。曰。臣未敢誤進。鄭餘慶。斯工崔悛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敕至南省。餘慶以爲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官。抗詔書封還。許孟容。裴肅既以進奉得進。判官齊總宰後刻剝又過之。詔擢衢州刺史。孟容封還。蕭倣。以金吾李燧爲節度。倣封還制。宋有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胡宿。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封還內降。宋有杜衍。積詔至十數。輒納帝前。仁宗謂歐陽修曰。凡有求于朕。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皆所封還也。

不草制。唐有袁高。給事中不草盧杞制。韓偓。韋貽範于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偓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茂貞曰。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非。偓不草制。朕亦不非。姚洎草制。貽範卻視事。

漢文帝在霸陵。欲馳下峻坂。袁盎諫曰。陛下縱自輕。奈高廟何。景帝入上林。欲自如廁救賈姬。郅都諫曰。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

張釋之爭族盜廟中環者。 環世安爭斬磨劍陵上者。

張良曰。陛下拜大將如呼小兒。 耶律楚材曰。陛下輕易反覆如戲小兒。

李集諫高洋笑曰。天下有如此癡人。太宰易將軍數諫

劉聰笑曰。是兒輩爲元逵所引。遂成癡也。

尸諫不獨史魚。又有公孫弘。謂子曰。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吾雖不及史魚。冀萬一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爲誄。陳洙。嘉祐間御史。字思道。上疏極陳東漢建儲不早之弊。杜裔李固徒取誅戮。無益于事。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遂仰藥死。衮亡大計遂定。又邵疇自殺而太守獲免。孫皓時。太守郭誕以不白妖言被收。功曹邵疇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愆由于疇。誕遂獲免。司馬直自殺而修宮錢暫絕。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每畝十錢。以修宮室。太守司馬直上書吞藥。樵書

房玄齡疾篤諫伐高麗。張文瓘輿疾諫伐新羅。

附

諷諫

有獻不死之藥于荆王。中射之士奪而食之。王怒欲殺之。中射之士曰。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武帝得君山不死之酒。東方朔奪而飲之。帝欲殺之。朔曰。殺臣若死。是爲無驗。以其有驗。殺亦不死。乃赦之。有言不死之道于燕君。而不捷者將被誅。幸臣諫曰。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偶記

齊景公欲葬走狗。得晏子之規而烹狗會朝。楚莊王

欲葬愛馬。得優孟之諷而以馬屬大官。此卽薄物細故哉。而轉圜一時。吾于二君有取。

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死。公怒令殺之。晏子數以三罪而公赦之。使燭鄒主鳥而亾。公怒欲殺之。晏子數以三罪而公赦之。晉平公使豎襄搏所射鴳而失。拘將殺之。叔向勸以速殺而公赦之。漢武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殺之。東方朔數以三罪而帝赦之。然晏子一事而兩記耳。韓詩外傳又作顔鄧聚。而晏子數以四罪。偶記

哀公東益宅。孔子對以五不祥。欲西益宅。宰折睢對以

三不祥此亦一事耳齊景公出獵晏子以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為三不祥然則不親賢而事遊獵公之不祥大矣哀公欲西益宅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而益宅不與焉不行禮義嗜欲無止不聽強諫哀公憤然自反遂不敢西益宅前

漢武乳母犯罪東方朔曰帝豈復憶乳哺時也即勅免

韓晉公乳母犯法顧況曰公今為侯伯乳母焉用宜殺公遽舍之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當死李忠臣曰諸父兄弟皆戰死獨杲尚存當死久矣上憫然左遷京杲唐莊宗獵踐中牟民田縣令切諫將殺之敬新磨追責之曰汝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莊宗大笑乃免。桓道規自帶絳綿繩桓南郡問何為曰公獵好縛人。雙甄所指不避陵壑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手不能堪也自此小差

宋諸君子諫光宗曰太上皇思見陛下祖李唐之諷肅宗曰太上皇亦應思陛下云一阻張后。一阻李后

楚莊欲以棺槨大夫禮葬馬優孟入哭以禮葬之薄于是以馬屬大官始皇欲大苑囿優旃曰寇從東方來麋鹿觸之足矣遂止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寇來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笑而止先主時旱禁私釀吏欲罰有釀具者簡雍以男女行道有其具而止唐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油衣若為不漏對以瓦為之必不漏而不復出獵南唐關稅尤煩屬近甸旱烈祖問都城不雨申漸高曰雨懼抽稅即除額外五代李茂貞下令榷油因禁松明有優者請禁月明禁遂止談言微中有辭不費而勝于嬰鱗者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鉏對以送妻道見桑婦悅而與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乃止列子趙簡子伐齊申獲對以夫妻之田見桑中女追之不得其妻怒而去之簡子曰

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說苑

箴規

召公弭謗之對 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言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敎誨者艾修之而後王斟酌是以事行而不悖 衛武儆戒之言 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于是乎作懿戒 賈山王制之言 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陳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

太公傳太子發發嗜鮑魚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

北齊邢峙以經授太子廚宰進食菜有邪蒿峙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

呂岱謂諸葛恪世方多難子每事當十思 憲宗謂羣臣曰卿須十論 王昶曰行事加九思吾復何憂 周于漢曰三思而言九慮而行

聞詆訶臧否之益者崔瞻之于李槩 貽書云仗節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于何聞過 薛道衡之于李文博 恆令文博在聽事帷幄中披簡書史察已行事若遇善事即抄撰紀錄如選用疏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

吳起曰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舟人曰君若出入無度我舟中之人與樂枝之子無異 晉范獻子殺欒枝之子報也問舟人舟人云

顧孟著 顯 爲周伯仁 顗 移酒勸柱而語怒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酒自起瀉著梁柱間祝曰當今乏才以爾爲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戢卿良箴 丘靈鞠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脚疾不能起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事偶

潛龍以不見爲德管寧以箴邴原全身以待時杜襲以戒繁欽

處士以虛名被徵爲世所譏者漢王良之復徵也滎陽友人責之 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樊英之徵也張楷以書責之 出與處也子恐進退無據矣 唐田游巖之仕也蔣儼以書責之 言太子春秋鼎盛而唯唯無一談何以塞諷議之寄 宋种放之匿情求名也杜鎬誦北山移文譏之

李固遺黃瓊書觀聽望深聲名太盛願弘此遠謨無令人言處士盜虛聲也 李勣戒劉延祐 有吏能治第一 曰春秋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爲出人上

齊高宴羣臣使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王儉曰臣

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誦相如封禪書上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將相而執俳優見于開業之始且儉所誦亦昔人諛佞之文也唐中宗宴羣臣詔遍爲伎張錫爲談容娘舞宗晉卿爲渾脫舞張洽爲黃麞舞杜元琰誦婆羅門咒李行言唱車駕西河曲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曰臣無所解惟知誦詩乃誦鹿鳴蟋蟀二篇未畢李嶠以詩近規諷止之詔褒賜衣一稱然山惲他日與欽明議韋后助天子祭天地與誦詩意何剌謬哉二君卿臣無論彼諸文士者過摩詰之舞衣比祝欽明之掃地矣。偶記

毀譽

韓昌黎曰動而得譽謗亦隨之又曰名之所存謗之所歸蘇東坡曰平生以言語文字見知于世亦以是取嫉于人歐陽公銘尹師魯云所以見稱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何尚之當朝時親故一無薦舉以此致怨亦以此見稱

曾丹曰以一言善我必以一言罪我季布曰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魏徵十漸曰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

陳壽調丁儀丁廙子覓千斛米當爲尊公作佳傳不與竟不爲立傳魏收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曰當爲卿作佳傳休父守北平以貪虐爲李平彈收書乃云甚有惠政且云李平深相敬重爾朱榮于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金故滅惡而增善論云此據毀譽以爲市者也偶記

張率作賦頌二千餘首虞納見而詆之率焚毀更爲詩示託之沈約納便句句嗟稱率曰吾作也納慚而退

李邕嘗不許蕭誠書乃詐作古帖示曰此右軍真蹟

豈稱善。以實告之。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然則臧否安有定評乎。

陳壽父爲馬謖參軍。被髠。諸葛瞻又輕己。壽言亮將略非長。瞻言過其實。沈約撰宋書。稱裴松之之後無聞。而松之子子野。更撰宋略。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徒跣謝請。兩釋。是以私相報。何言信史。

清慎如盧懷慎。而世有伴食之誚。忠勤如李文靖沆而世有無口匏之譏。

韓爲柳銘。白爲元誌。皆不能掩其惡。

史之得失 陳承祚三國志。張華王通俱善其書。但以魏爲紀而抑蜀吳曰傳。又不傳儀廙而毀亮瞻。人以此少之。歐陽公五代史。人稱其可並孟堅子政。而失則帝朱溫。不立韓通傳。又不載吳越王弘佐復稅之政。溫公乃記之。

史之褒貶。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毋丘。齊興而有劉秉袁粲。周滅而有王謙尉遲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死如歸。史反貶之。宋弘自投橋下以拒赤刲。而弁爲王莽之共工。王祥愛人以禮。長揖不拜。而後爲晉之太尉。嵇紹蕩陰登車。血濺帝衣。而先爲趙王倫之侍中。史反褒之。

呂好問受僞命而東萊爲孫。張浚喪國師而南軒爲子。故紫陽庇之。

子雲見嘲劉歆。而桓譚侯芭謂其必傳。堯夫見嫉于秦玠鄭夬。而司馬君實以兄事于洛中。有獨契也。

皇甫能重三都于左思。太尉終不能重揚都于庾仲初。亮以親族之懷。爲其名價。人人競寫。謝太傅曰。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排學。不免險狹。

或問顧愷之長康君箏賦何如嵇康琴賦。荅曰。不賞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以高奇見賞。

魏佛助收小字。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

六郎似蓮花。蓮花似六郎。奸人之諂張昌宗。文樹似獮猴。獮猴似文樹。同僚之戲劉侍中。

附名譽

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得黃金一鈞不如為柳伯騫琮所識。（琮所薦拔皆至牧守）皆諺語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李白書與韓朝宗）習鑿齒為桓溫主簿。時語曰。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陸滋經史無不覽讀。咸謂經年讀不如與陸先生一日語。宋劉安世。市井細民以為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源明語人曰。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名為人所重者如此。

范丹嘗以錢售姊飯。姊追送之里中。傭葉童相怒曰。汝淸高豈范史雲耶。丹遂棄錢而去。（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韓康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買藥女子怒曰。汝是韓伯休耶。（康歎曰。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康遂逃入灞陵山中。又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曰汝非程謀甫。何不食人食。（堅字謀甫淸潔居貧）兵人作食先熟者呼使食。荅曰否也。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名升嘗過姊設食不留）斯皆不出閭巷間而千里外誦之者乎。（偶記）

郭林宗遇雨中。角折。人遂為折角巾。獨孤信馳馬帽微側。詰旦吏民咸側帽。王遵素著穿角履。人多毀新履效之。王茂弘制練布單衣。人競服之。練遂踊貴。謝安石捉蒲葵扇。士庶競市。價增數倍。王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倣之。蘇子瞻戴長筒帽。一時效之。皆以名高移俗也。若雲定興為宇文述作缺角馬韉。又作袂頭巾淡袖耳。人競效之。為許公衲勢。長孫無忌以羊毛為渾脫帽。時目為趙公渾脫。裴冕豪侈。自製巾。工甚。人競效之。夏侯孜常著桂管布衫。文宗亦效。滿朝皆效。布為之貴。則無取矣。（偶記）

漢以入李膺門為登龍門。梁以入袁昂門為登龍門。以與任昉宴為龍門遊。沙門有升慧持之堂者號龍門。王衍談老莊為事。朝野翕然謂一世龍門。唐皇甫湜與韓愈為一代所宗。號為一代龍門。有能接見者名登龍門。

劉子玄非真能史。其論史卽班馬不能難。嚴羽非真能詩。其論詩卽李杜莫能如。談者固不必有用。用者固不必有談。則孫吳能言兵而不能用兵。無足怪也。（前）

梁武帝美袁昂曰。士固不妄有名。隋陸昂美李孝貞曰。士固不妄有名。魏祖歎王修曰。士不妄有名。

北州人豪。張奐也。西州豪傑。皇甫規也。南陽人傑。鄧湛也。　司馬徽稱龐統南州冠冕。范逵稱龔祈荊楚仙人。郭林宗謂徐稺南州高士。晉人號張翰江東步兵。崔浩目裴駿三河領袖。賀知章號李白爲謫仙。周必大稱李壁爲謫仙。

王夷甫如珠玉在瓦石間。嵇紹如野鶴在雞羣。喻出類也。

明山賓薦朱异曰。金山萬丈。玉海千尋。馬岌銘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以不得見宋纖也。异與纖其不啻相去千萬。

盧藏用謂李邕爲干將鏌鋣。語邕曰。君如干將鏌鋣。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禰衡于趙戩亦云。

晉人稱顧衆南金。虞譚東箭。沈約謂張率陸倕曰。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　謝尚稱羅含湘中琳瑯。或曰君章可謂荊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江左之秀。豈惟荊楚。

裴令公目鍾士季會如觀武庫。但覩矛戟。　周弼稱裴逸民若武庫五兵縱橫。　杜預號杜武庫。　魏王指崔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纖瓩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胷中所懷。乃過于兵甲。　范仲淹代范雍夏兵相戒曰。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龐士元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曰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企慕。今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劉貢父曰。富彥國矜矜獎予太過。其人恃此傲慢。反以致禍。譽人者不可不聞龐士元此言。見譽于人者不可不聞劉貢父此言。

孔闓粗有才華。未爲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謝朓。朓手自折簡寫之。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秦少儀初爲詩不甚工。以所業見山谷。山谷贈以詩。當時以爲許與太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遂與少游齊名。

趙曄著詩細。蔡邕傳之京師。邕以爲長于論衡。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楊方爲文。賀循稱之京師。方有異才。虞喜兄弟爲之延譽。諸葛恢嘗遣爲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以示循。循稱方京師。

陳琳稱張紘柟榴枕賦。紘美琳武庫賦。琳荅紘曰。此間易爲雄伯。足下與子布在。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沈約示王筠郊居賦。筠擊節稱贊。筠爲詩呈約。約報書。實爲麗則。有夔牙接響。孔翠羣翔之語。

劉之儀獻神州頌。梁元帝手勅曰。枚乘二葉。俱得游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　李華作含元殿賦。蕭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

劉禹錫稱柳子厚茁寒色正。　李漢稱韓退之日光玉潔。

郭林宗稱黃叔度如千項陂。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淸而易挹。叔度汪汪如千頃陂。澄之不淸。淆之不濁。不可量也。荀伯子稱王郎如萬項陂。謝靈運辭義鋒起。王惠時然後言。荀伯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項陂焉。

王敬和積雪望王仲祖下車曰。此不復似世中人。孟彥

達祀微雪窺王孝伯登車曰。此眞神仙中人。王右軍見杜乂曰。此神仙中人。

河圖洛書盡在是矣。目王仲淹也。衣冠禮樂盡在是矣。目王仲寶也。　崔湜至經院歎曰。淸流盡在此矣。程顥至僧院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曹操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

坐無車公胤。字武子。南平人。不樂。謝安輒開筵待之。　沈警美風調吟咏。爲梁常侍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時語曰。玄機在席。傾側賓

客。

陳蕃周舉相謂曰。時日之間。不見黃生。叔度則鄙吝之萌復存于心。　房琯每見元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俱盡。

晏子之僕言北郭騷。此齊之賢者。其義不臣于天子。不友乎諸侯。　漢太原王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　范滂謂郭林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盧毓稱張臶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語王僧祐者云亭然獨立。自天子至侯伯。未嘗與一人遊。亦譽辭也。

至隗囂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止從師友之位而杜林終不屈節。若鍾會庭論嵇康以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則直以輕時傲世而殺之矣。

非此母不生此子。漢武謂張湯母。湯死。母載以牛車。　范逵謂陶侃母。　宋太宗謂蘇易簡母。召入禁中。問何以教子。曰幼則束子禮讓。長則教以詩書。

非此父不生此子。周父謂達奚武子震。驍勇。步走射兔。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楊子言石奮石建也。若婁太后枚高洋曰。如此父生如此兒。則恨之至矣。

宋末陳文龍知興化被執不屈。送杭州不食死。其母送

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爲泣下母曰吾與兒同死又何恨亦死衆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兒

名重于一時者劉孝綽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絶域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符蒙經亭榭祠廟皆俯𢫬(音拂)染翰題詩而去人愛其速成往往傳誦謝康樂每一詩至都下貴賤傳寫宿昔間士庶皆徧謝康樂作殷淑儀哀策文都下傳寫紙墨爲貴徐陵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郉邵每一文出京師紙貴諷誦俄遍遠近大曆中貢一女子索價甚高云能誦

白學士長恨歌元稹連昌宮詞百餘篇宮人咸歌之號元才子稹與樂天詩禁省觀寺郵堠墻壁之間皆傳焉王昌齡王渙之高適微服酒樓諸名妓次第而歌咸是其詩因歎娛竟日李賀樂府數十首流播管絃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樂人輒以重賂購之唐崔涯張祜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盈門毀之則盃盤失措張說攜麗正文章謁友生女焚宮中媚香號化腰臺以待公公贈所作文章於上曰享此香無忝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柳宗元得韓愈詩先以薔薇露浣手玉蕤香熏之然後發讀左太冲三都賦成競相傳寫都城爲之紙貴蔣凝應宏詞賦止四韻頃刻播於人口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徐摛(士秀)爲侍讀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謂之宮體(談薈)

名傳于遠域者梁傳標使至吐谷渾見牀頭數卷乃溫子昇集(又云劉孝綽集)唐源寂使新羅見國人傳寫乃馮定黑水碑畫鶴記元和中雞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僞者輒能辨元豐中契丹使人俱能誦

蘇子瞻文天后朝新羅日本西番重用金寶購張鷟文杜正藏常著文章體式時號文軌遠至雞林亦相傳習大曆中暹羅國上書乞蕭夫子穎士爲師大中四年馮涓登第新羅國新起高樓厚齎金帛奏請涓爲撰記柳誠懸善書外國入貢者皆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西南夷織梅都官詩於弓衣西番館寫馮定商山記於屏帳聲重當時擧馳域外亦文士之遇也(事偶)

蕭子雲守東陽百濟國使人至渚望舟拜前求書爲書三十紙獲金寶數百萬與外國之購柳(見前)高麗之購歐

嘗遣使求詢書皆書法之播殊域者。
名傳于後世者德宗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科考落時
登科者賦並無聞而白賦竟傳于天下。賦見文苑英華文宗太
和初劉蕡對賢良策下第時登科者二十二人。策並無聞而
劉策竟傳于近今。載舊唐書本傳士亦在有其實耳一時成敗
利鈍何足為士重輕。

賞識

李生奇賈復為將相器陳留高士張公奇王導為將相
器。
曹操見孫權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
兒子豚犬耳李存勗破梁夾寨朱溫歎曰生子當如李
亞子至如吾兒豚犬耳
褚淵嘗謂任昉父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
不為多一不為少梁陸瓊伯玉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
基所謂一不為少張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
無一不可有二程致道贊米元章是千載人不可無一
桓彝稱徐寧于庾亮庾屬溫覓佳吏部曰人所應有不必有人
所應無不必無南史沈懷文稱江智淵曰人所應有其
盡有人所應無其盡無。駢志
以己之位期人　劉弘謂陶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
吾後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王丞相導以麈尾
指座呼何次道共坐曰此是君坐楊素拊牀謂李靖曰
終當坐此又撫座謂堉封德彝曰封郎必居此座僧書
左丞殷彌謂沈瑀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王儉指北

堂謂袁昂曰。卿必居此。劉沔捉刀堂下。節度范希朝奇之。曰後日必居吾坐。盧齊卿引張守珪共榻坐。曰不十年當節度是州。崔湜與張嘉正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共坐。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顧聽事謂蘇珦曰。此公坐也。陳顯達謂呂僧珍曰。卿有貴相。當不見滅。呂文穆蒙正見富言子十餘歲。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勳業遠過于吾。即鄭公也。杜祁謂蘇頌曰。知子異日必為此官。非以自矜也。後至宰相。大略相似。拔于未達。驗于不爽。非塵埃物色而何。

宋曾致堯見晏殊。熟視之。曰晏奉禮它日貴。但老夫不及見其為相耳。呂夷簡為相。接文彥博曰。太傅去此十年。當踐其位。夏竦守黃州。謂龐籍曰。龐司理它日富貴遠過于我。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陶謙幼綴帛為旛。騎竹馬為兒戲。而甘公妻之以女。石虎馳獵善彈。而其母以為快犢必能破車。俱以不羇識奇。

袁宏少孤。運租至牛渚。月夜誦詩。而謝尚迎舟與談。高閭早孤。送租至平城。詣崔浩。而浩與談。明日駐馬呼閭。車工皆驚。

田歆謂外甥王湛。助求孝廉。湛異种暠于門史。歆為河南尹。湛名知人。謂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湛送客。遇見暠異之。白歆得洛陽門下吏。且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召暠舉孝廉。法雄勅子真助求孝廉。真指胡廣于諸吏。交阯太守法雄子真省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勅真助求其才。真自牖間占察之。指廣。歐陽永叔知貢舉。得子瞻之文。以為有孟軻韓愈之風。必眷山氏也。拔置第二。呂東萊為讀卷官。得子靜之策。以為必江西小陸氏也。拔置第一。

識拔于人所輕忽者。杜密異鄭玄于鄉佐。第五倫奇鄭

弘于嗇夫。虞忠字世方。翻第五子。造吳郡陸機于童齔之年。稱上虞魏遷于無名之初。交同縣王岐于孤宦之族。顧劭拔錢塘丁諝于役伍。陽羨張秉于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于微賤。而友之。郭泰知張孝仲于芻牧之中。范特祖于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六十人。皆以知名。又閻忠異賈詡。詡少時人莫之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有良平之奇。王乂助魏舒。舒少不為鄉親所知。唯太原王乂謂終為台輔。助其營養妻子。舒亦不辭。丁重覩于琮。謂如百斛重器。所貯尚容其中。安得不益。祿位。後果登台鉉。韋宙識盧攜。貌寢。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如言。

郭玄信謂鄧艾石苞當至卿相。南皮以艾苞給玄信爲御。信謂云云。艾苞日御隷也。何卿相乎。後苞販鐵鄴市。趙元儒歎苞當至公輔。與結交。艾老謂柳元景位至三公。元景以爲戲。已曰人生免饑寒幸甚。豈望富貴。父老曰後當相憶。此與鉗奴相衛青封侯奚異。

窮賤候門之士。有善皆爲延譽者。張華也。士子聲名未立。當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者。謝朓之于會稽孔闓也。遇司馬懿于十六七而知爲非常人。遇王象十七八于僕隷而贖之。拔同郡審固陳留衛恂于兵伍。咸作佳士者。楊俊也。識高柔于弱冠。異王基于幼童者。王修也。拔樊子昭于幘肆。出虞永賢于牧豎。召李叔才于鄉閭。擢郭子瑜于蓽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者。許劭也。

歎賞于英才繼起者。　荀彧歎孫資曰。此州賢智零落。今復見孫彥龍。　張華謂褚陶曰。二陸龍躍于江漢。彥先鳳鳴于朝陽。自此已來。嘗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于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汝南貴泰見同郡周顗歎曰。汝顥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伯仁。將祛舊風。清我邦族矣。　沈約見王筠文歎曰。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遲暮復逢于君。　廣陵劉頌見同郡華譚歎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　范雲一見孔休源。深加褒賞曰。不期忽遇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　裴獻稱薛道衡字玄卿汾陰人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夫子罕見其人。今復見薛君矣。　唐昭宗覽陸扆和賦曰。朕聞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庭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我得卿。斯文不墜矣。謝舉稱柳惲曰。江漢英靈。見于此矣。　蔡大寶見柳莊曰。襄陽水鏡。復在于茲。

沈約謂王筠曰。伯喈書籍悉與仲宣。僕雖不敏。請附斯

言。　劉顯與孔奐曰。昔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杜栖京產子。從劉瓛受學。周顒與京產書。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　賀瑒少傳家學。祖道力善三禮。劉瓛指瑒謂張融曰。此生將來當爲儒者宗。

郭祚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並幹國之才。每薦此二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津梁也。　劉岱同郡霍原之父友。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敕其子沈曰。霍原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　李彪奇其子志字鴻道謂崔

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于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寇儁少爲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愛才成就命與子同學。有李德裕于劉鄴。鄴父三復爲德裕掌書記。鄴六七歲能賦詩。德裕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學。後鄴以德裕貶死珠崖。子燁又貶死柳州。奏還遺骨從之。呂文穆蒙正于富弼。言子。許子章于王育。給以衣食。使與其子同學。徐勉賞異蔡大寶。令與其子游處。所有墳籍盡以給之。萬嗣守長沙。過盧江見陶侃。曰子終當有大名。命其子結交而去。叔向以一言取士。鬷蔑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曰。必鬷蔑也。執其手。山簡以一言拔人。簡與瑯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云。

知人

謝玄禦秦。郗超以其使才雖屐履間亦得其任。知必立勳。桓溫伐蜀。劉惔以其蒱博不得則不爲。知其必克。劉毅復晉。桓玄以其摴蒱一擲百萬。知其成功。樊伷叛吳。潘濬以其設饌十餘起。知其易擒。殷浩罷鎮。桓溫以其少時取所騎竹馬。知其出我下。材分雖懸天授。古人之因小知大。固如此。其不爽。非有心人。恐亦未易語此。賊初發。孔融曰。能冒難來。唯王修耳。宋元凶弒逆。孝武發尋陽。沈慶之曰。王僧達必來赴義。梁王僧辯東討。元帝曰。朝士孰當先來。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俄至。正如張超之知臧洪相符。超爲曹操所圍。超曰。臧子源天下義士。必不背主。當來救我。又昭烈之信趙雲。曰子龍不棄我去。唐德宗之知崔縱。帝幸梁州。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至。帝曰。知縱者朕也。數日果至。逢紀言審配必不以二子爲不義。紀配不聽。配子爲操禽。紀答袁紹云云。王弘知劉粹無私。宋遣粹襲謝晦。晦素與粹善。又其子曠之爲參軍。宋主疑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西討。一無所顧。相知之深。劉惔嘗稱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范雲荅蕭衍曰。公今知約。不異

約今知公。王僧孺出爲錢塘令，任昉贈詩有云：雅子見知，唯余知子。檀道濟曰：入關十策，瞞有其九，然未嘗孤軍決勝。臣悉瞞智，瞞悉臣勇。裴瓚（字國寶。）爲王綏所重。綏對父戎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隋文帝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權德輿稱沈傅師于許孟容。孟容謂之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孟容故人子。）遂擢第。

桓溫以百口保孫仲謀，遣子入侍。郗超以百口保桓溫。于簡文、裴度以百口保魏博。盧杞以百口保李希烈。（朱泚作）張說以百口保不慮減兵而招寇。吳璘以百口保破敵。姚崇以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杜佑以百口保李藩。李泌以百口保韓滉。王祐以百口保符彥卿。古人不愛家族，保人于天子之前，可謂忠矣。諸人往往不負。獨希烈不然。德宗不責保人，亦惑矣。

高孝基知房玄齡、杜如晦而託以子孫。裴行儉見王勮、蘇味道而託以弱息。張堪見朱暉，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唐韓思彥在蜀，引鄧惲右座，曰：願以妻子諉公。

託後者。又有閔鴻、薛兼于紀瞻。（閔鴻、薛兼、諸況、章遂、武帝并與瞻素疎，臨終託後于瞻。瞻悉營護其家，爲起居宅。）趙貢于薛宣。（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宣後除兩子爲史。贛君，宣字。）宗敞于禿髮傉檀。（執手曰：命世之傑也。以子敬兄弟爲託。後稱涼王，敬聘涼，曰：天王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傉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共成大業耳。）徐原于陸瑁。（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爲起墳冢，致導其子。）謝貞于姚察。（與友善。貞病篤，曰：弱兒蒨以爲託。察後啟後主，長給衣糧。）徐思邈于盧齊卿。（曰：後五十年，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後齊卿刺徐州，思邈孫溥果爲蕭縣丞。）王恭于故吏戴耆之。（恭見執，過耆之。爲姑熟令，恭私告之曰：有庶兒在乳母家，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送之夏口，玄撫養之。）

百里奚以飯牛受知秦繆公。卜式以牧羊，金日磾以監馬，受知漢武帝。人之才固隨用而見，亦難乎其識之者也。

晉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深歎其才，恨不學耳。學必爲一代談宗。唐李白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見而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司馬相如。（大泌集）

謂人不易知耶。僖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見嵇、阮，達旦忘歸。桓玄之妻知劉裕不爲人下。王珪之母能識房、杜。張延賞之妻鑑拔韋皋。潘孟陽夫人知杜黃裳爲有名卿相。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元

世祖后識趙孟頫爲小頭書生。嬬人也。而亦知之。以公孫弘而能知郭解卜式之奸。以楊國忠而能決祿山之必反。以蔡京而能奏林靈素之妄。誕、貪人也。而亦能知之。謂人果易知耶。季子之學。不爲父母所容。王湛之賢。不爲宗族所識。謝惠連才悟。方明待以常兒。衛靑少時諸兄不以爲弟。華皐不禮于婦翁。蘇頲常奴于其父。山簡三十之年。不爲吏部所知。（談薈）

左傳謂楊子華而不實。韋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欲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波

蕩嶽。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　虞俊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諸葛亮意未信。及溫放黜。乃歎俊先見。（聞溫敗。思之數日。曰。其人于淸濁太明。善惡太分。）　北海邴春。少立志操。鄉邑以爲邴原復生。王偉元以爲無成。後春果以行廢學也。沛國戴晞少有才智。時人許以遠致。嵇延祖以爲無成。後晞果以無行被斥也。（偶記）　符融以黃允晉文經爲小道破義。郭林宗惜謝甄邊讓以並未入道。又評史叔賓牆高基下。黃允守道不篤。譙周以陳壽才必終被損折。王雅論王恭殷仲堪皆

峻狹。自是幹略不長。無事足以守職。有事必爲亂階。以上諸人。衡品可謂灼見。

裴俠辨孫嵩張建（梁竟陵守孫嵩。酇城守張建。並降。俠曰。嵩目動言肆。輕于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言。後皆如言。）　李僧伽知鄭子默（郭林宗所謂墻高基下。竟如言。）

附

不知人

刁逵不識劉裕。宋祖微時嘗負逵社錢三萬被逵執之王謐密以己錢代償得釋桓玄以逵鎮歷陽宋祖起義爲下執斬慕容法不識慕容超。悅壽謂法曰北海王子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法曰成方遂詐稱太子此復天族乎。庥祥不識神武。神武微時爲函使每給使于祥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笞四十。劉表不重王粲。粲以西京擾亂之荊州依表表以貌寢體弱通脫不甚重也。隆昌令史失姓名。不知光逸。胡母輔之諸公望見逸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令怒斥遣之劉遵考不識沈攸之。元嘉中發三吳民丁。攸之求補白丁隊主。遵考曰君形陋不堪因隨沈慶之後爲右將軍黃祖以凡人蓄甘寧。弼依三年王恭以部曲將遇劉牢之。恭以爲爪牙但以部曲遇之牢之深懷恥恨。于頔以門客遇牛僧孺。僧孺詣襄陽求知以門客遇之牛怒而去命小技齎絹五百疋追之牛不啓封而回。

盧杞之奸人皆知之而德宗不知。王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呂誨吳奎唐介孫固亦知之。獨韓維呂公著不知。歐陽公不知王安石之奸。寇公不知丁謂之奸。張公趙公不知秦檜之奸皆力薦引卒以見禍。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卽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鎛卽叔文也。王渾以劉元海爲長者。孔珣楊珧言劉元海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度齊王攸曰不除元海。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曰元海長者爲君王保之。李憩以鄭注爲奇才。王守澄以軍情患注白憩憩曰奇才也令謁守澄延坐與語盡中其意自是出入守澄之門俾注攝李訓訓相守澄賜酖秦王興令擧賢。梁喜曰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興曰卿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唐太宗令封德彝擧賢。曰非不盡心。但于今未有奇才。上曰但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趙閱道面目不識茂叔。久乃知之。陳了翁而耳不聞伯淳。問乃得之。范文正謂王荊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蘇雲卿謂張魏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

古事比卷之十九終

古事比目錄

古事比卷之二十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琴伯校

評品

李克對魏文侯五視。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莊子九徵。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呂覽

八觀六驗。通則觀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喜之以驗其守樂之以驗其僻怒之以驗其節懼之以驗其持哀之以驗其人苦之以驗其志

劉邵人物志九徵八觀。平陂之質在于神明暗之實在于精勇怯之勢在于筋強弱之勢在于骨躁靜之決在于氣慘懌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儀態度之動在于容緩急之狀在于言觀其奪救以明間雜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志質以知其名觀其所由以辨依似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觀其情機以辨恕惑觀其所短以知其常觀其聰明以知其達

六韜八徵。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與之間謀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

此賢主之所以觀人也。說苑貴視其可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為

列子。窮觀其所為達觀其所與

杜欽傳。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與窮觀其所不為貧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亦有之。

又蘇東坡論觀人。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以壺餐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甑得孟敏夫與人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縕

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顏淵之簞瓢何辨。

上主以師爲佐危主以隸爲佐韓詩外傳之語也。智如泉源。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智可以砥行。可以爲輔弼者。人友也。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人吏也。當前快意。一呼再喏者。人隸也。故上主以師爲佐。危亾之主以隸爲佐。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亾國與役處。郭隗之言也。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馮几而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王者官人六等師友大臣左右侍御厮役。賈誼新書之言也。智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謂之師。智足以爲礶礪。行足以爲輔助。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謂之大臣。修身正行。不僭于鄉曲。左右也。事君不敢有二心。侍御者也。唯言之聽。以事君者。厮役也。

王逸少曰。推人正自難。江仲凱曰。人自量固爲難。

王孫圉對趙簡子之問也。舉觀射父左史倚相楚昭奚恤對秦使之問也。舉子西太宰子方葉公子高司馬子反。孟獻子對晉宣公之問也。舉顏回茲無靈魏太子對徑侯之問也。舉徒師治郗辛芒卯。齊威王對魏惠王之問也。舉檀子盼子黔夫種首。眞以人爲寶者哉。偶記

唐曆宗問蜀士丁蘇頲。對曰李白文章。趙蕤術數。宋苂宗問蜀士丁歐陽修。對曰文章蘇洵。經術黎淳。

蔡邕共論桓彬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學優才麗。仕不苟祿。辭隆就窊。 夏侯湛贊東方朔。出不休顯。賤不憂戚。管輅憎己不佹。愛己不褒。 諸葛亮溫不增華。寒不改葉。 謝混稱弘微異不傷物。同不害正。 范洵美袁閎貞不絕俗。隱不違親。 柳玭貞不近禍。廉不沽名。 殷景仁學不爲文。敂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通玄理。 陶弘景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

兼美者。 王導謂虞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 王暕數歲有成人之度。賓客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 張率作待詔賦成。武帝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兼之矣。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于筆。沈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 魏知古諫罷玉貞觀工。宋璟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 來護兒刺瀛州。以善政聞。帝曰。卿昔爲名將。今爲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 任昉序王儉曰。毛玠之淸。公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 梁元帝謂蕭大圜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今兼之。然得東平好善。彌高千載。 謝弘微與王惠王球。並以簡

淡稱沈約曰令明惠儁倩玉球談弘微簡而無失淡而
不流何炯美容貌從兄求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
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張耒稱劉渙文章似司馬遷
談而遷談無其氣節風節似疏廣受而廣受無其文學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
王勁詞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
末技而掩其身之大閑可惜也問奇
陳仲子立節而餓死接輿逃楚聘而易姓名申徒狄抱
石而沉于河鮑焦棄蔬而立槀此潔志行而忘功名者

也顏涿聚梁父大盜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大駔爲文
侯師孟卯娶其嫂有五子焉相魏以寧其危而解其難
景王淫酒被髮而御婦人威服諸侯此屈小節而伸大
略者也故守己欲嚴而用人欲廣前
漢先主謂諸葛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姚弋仲
謂子萇曰汝才十倍冉閔若不梟禽以來不必復見我
褚淵曰從弟炫廉慎獨立十倍于我歐陽永叔心服韓
魏公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齊文宣曰唐邕强幹
一人當千梁武帝謂周捨曰柳惲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魏太武曰朕有一李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爲
何蕃弱不勝衣而退之傳其勇范景仁循循如不勝衣
而迂叟論其勇　梁高祖謂羊侃曰吾聞仁者有勇今
見勇者有仁北史韓陵之戰楊愔每陣先登朋僚怪歎
曰楊氏儒生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
張安世小心謹愼故足以回張湯之奸杜延年持平合
和故足以消杜周之酷梁竦不當議復肉刑故至冀而
族滅陳子昂哌樂羊食子秦春放麑二事而自乃不免
射洪之獄何耶日袖

晉簡文非不知書宣武之通則書無補于大計陳叔寶
非不能文賀若弼之來則文不足以却敵隋煬帝非不
能詩海內紛如則詩何益于敗宋明帝非不能書王僧
虔之事則貽譏于後世也
周勃霍光雖有勳伐而不知儒術枚皐嚴忌善爲文章
而不至巖廊鄭亞一品集序劉柳無稱于事業姚宋不見于文
章歐陽公乃知世間事不兩立也
申屠嘉以蹶張武夫爲相能辱鄧通張禹以經術儒者
爲帝師而謟奉董賢留夢炎以狀元宰相降元丁好學

以小吏至公卿死節人品無定分至此。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陳湯無節。不爲州里所稱。主父偃學縱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單于。隴西士大夫以爲媿。秦漢之後。鄉黨淸議猶嚴也。

邢恕初從溫公伊川遊。號爲善士。後入紹聖黨爲凶人。張商英初入紹聖黨。至崇觀間反得時譽。善惡非有定也。在人而已。

張惠恕才多智少。稽叔夜才多識少。諸葛孔明慮多決少。丁晉公動多靜少。猶漢武內多精少也。傭吹

謝安謂王坦之見之不使人厭。出戶去不復使人思。人謂蘇純見桓公純字患其教責。久不見又思之　李珪之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孫興公許玄度皆一時名流。或重許高情。則鄙孫穢行。或愛孫才藻。而無取于許。

劉韐在西州爲童貫所知。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李定史稱其于宗族有恩。得任子先及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蘇軾。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張詠性孝友。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後雖有善言可紀。終不能逭淸議。林栗之强學雄辯。時鮮及者。以妄劾朱子。至得罪後世。此君子所以錄悔過絕變節也。

京房以忠憤死。以爲不度淺深。危言譏刺。晁錯以忠謀死。以爲知小謀大。禍發如機。翟義倡義討賊。以爲不量力以隕其宗。于王章則曰不量輕重以陷刑獄。于王嘉何武則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然則必如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雁。乃爲明哲與。羅泌云

崔光不作詔。鈍也。蕭瑀不宣敕。詳也。傭吹

或謂江左諸人優劣。顏光祿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淸。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時人道阮思曠骨氣不及右軍。羲之簡秀不如真長。劉惔韶潤不如仲祖。王濛思致不如淵源。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晉簡文云。謝安南奉淸令不如其弟。聘學藝不及孔巖。居然自勝。

梁元帝曰。余于僧重琰法師。隱士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弘正。　楊愔曰。後生淸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遜字儿案斷割。莫過崔成之

王濟對武帝論叔湛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王珣對元帝曰。謝混不及真長。不減子敬。桓彝見謝安曰。此兒後當不減王東海。世祖目送庾曼倩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厲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

陳蕃論徐穉。（漢帝問徐穉袁宏。蕃以袁生公族。不鏤自雕。穉傑出薄城。故宜爲先。）陸喜論薛瑩。（孫晧無道。吳士潛而勿用第一。遜尊居卑第二。侃然執政不懼第三。斟酌時宜。時獻微益第四。修慎不爲諂首第五。瑩其四五之間。）丘遲論到洽。（正清過于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

顏杲卿罵安祿山。顏真卿抗李希烈。段秀實擊朱泚。此

以死爲輕也。而人重之。王衍拜石勒。哥舒翰拜安祿山。李元平拜李希烈。此以死爲重也。而人輕之。（示兒編）

杜如晦謂薛元敬。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薛收與房杜。處心腹之寄。薛元敬謙畏。未嘗中款昵。）李喬王密稱華表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郗鑒曰。樂彥輔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杜祁公謂蘇頌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疏者。

唐太宗稱李百藥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時作帝京篇）調蘇世長何名長而意之短。口正而心之邪。魏文

成歎陸侯。身乃短。慮何長。

陳壽謂武侯短將略。吳璘謂信叔（劉錡）乏英概。余謂功蓋三分。名成八陣。武侯于將略不短矣。夏人以怖兒啼。（錡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金人莫言名姓。（金主亮下令。有敢言劉錡姓名者。罪不赦。）信叔之英概不乏矣。（說儲）

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禮記）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沈麟士之履。取予任人。戴至德之牒。笑歸老嫗。此細行而可觀其量也。陳平之解衣刺船。賈詡之詭詞懼羌。此危地而可觀其智也。張乖崖之下馬山呼而攬轡以行。韓忠獻之抱帝入簾而就位以哭。此遇變而可觀其才也。景毅聞李膺之難而自表免歸。朱震痛陳蕃之亾而棄官收葬。此臨難而可觀其義也。

嗣宗聞母死。請終棋局而嘔血毀瘠。殷濬源廢後。哀情

委命而書空咄咄後至竟達空函謝安石聞捷書至面不言不覺屐齒之折皆一時矯情而終露本色

霍光之用楊敞盧植之用關播一也新都之于孔光伾文之于杜佑一也

王質曰曲厖細謹其賢不過爲張禹孔光而不肖者乃至于蘇循趙涉浞冶之危言謟而爲狐喧之哭罔而皆忠之謟豫讓之報讎謟而爲荆軻之擊刺而皆義之謟

洪景盧在史館見蘇東坡老吏曰蘇軾不過公但不揀

書耳 桓宣武入蜀見武侯老吏曰未見其長但每事停當耳

評之臧者 潘岳夏侯湛號連璧以容貌也獨孤信韋孝寬號連璧以政術也又王敬則王儉同拜儀同徐孝嗣稱爲連璧

晉有三張載也協也亢也以文章名唐有三張延珪也九齡也休也以政事名

二陸機也雲也三陸慧曉三子倕任倕也

劉孝儀孝威並工屬文號曰三筆六詩 王彬王志並習篆隸號曰三真六草 韓愈退之能古文孟郊東野長于詩時號孟詩韓筆李百藥工詩而謝偃善賦時稱李詩謝賦

一臺二妙晉衛瓘索靖也俱善草書唐韋維字文紀善剖判宋之問工詩也一臺二絕伏曼容袁粲也會談玄理寺中二絕宋世軌蘇瓊也爲大理軌獄寬平李邕嶽麓寺碑道卿臺下文字稱二絕謝靈運撰晉書手自寫之宋文帝歎爲二寶

梁元帝三絕書也畫也宣尼贊也荆州起宣尼廟自圖聖像爲贊書之唐德宗三絕如意騧也神智騘也瑞鞭也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三絕才也畫也癡也鄭虔三絕書也詩也畫也自寫詩並

畫山水以獻玄宗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宋令文三絕文辭也書也力也李揆三絕門地也人物也文章也吳趙夫人三絕針也機也絲也馮吉惟一三絕詩也琵琶也舞也沈友三妙筆也舌也刀也王聰三術射也碁也酒也 梁宣城王于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令王褒書贊人謂三絕羊曇善唱樂桓伊挽歌袁山松醉歌行路難時謂三絕蕭州司戶韋蒿善判司工李直善書司兵徐洪善屬詞號河東三絕荆州陟屺寺張璪畫松符載贊之衛象詠之時稱三絕謝脁作晉壽詩靈運寫之王珉詠之王弘以爲

三絕。韋嗣立拜中書令。蘇瓌署官誥。頲爲之詞。薛稷書。
時謂三絕。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
絕。明皇封泰山。廻車過金橋。召吳道玄等製金橋圖。聖
容及照夜白馬。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
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猵猴貓
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時謂三絕。隋田楊二君與鄭法
士于光明寺畫小塔。鄭圖東壁田西南壁。楊外四面。稱
三絕。王右丞慈恩寺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號
三絕。　元魯山墓碑。李華文。顏眞卿書。李陽冰篆。時謂

四絕。虞世南五絕。德行也。忠直也。博學也。文詞也。書翰
也。李邕六絕。義烈也。英厲也。正直也。詞辯也。文章也。書
翰也。張氏五絕。武后稱知奢兄弟五人也。　吳八絕。謂
菰城鄭嫗善相。劉惇善星。吳範善候風氣。趙達善算。嚴
武善棊。宋壽善占夢。皇象善書。曹不興善畫也。錢唐五
絕。宋文帝云。謂杜道鞠彈棊。花悅詩。褚欣遠摸書。褚胤圍棊。
徐道度療病也。
唐閬縣三絕。鄭誠長章。林海長辭賦。詹雄長詩也。唐祁
陽中興三絕碑。元次山文。顏魯公書并刻也。南京鍾山

三絕碑。張僧繇畫大士像。李白贊。顏魯公書也。武昌怡
亭殊亭之右。三絕碑。裴虬銘。李陽冰篆額。李莒書丹也。揚州
關廟三絕碑。蘇昌齡起句。馬子振脫草。趙子昂書也。東
昌文廟三絕碑。金王去非文。張懷英篆額。王廷筠書丹
也。袁州府學三絕碑。盱江李覯記。京兆張友直篆額。河
南柳淇書丹也。儀眞東園三絕碑。皇祐中發運使施昌
言許元建園。歐陽修記。蔡君謨書也。西京三絕碑。韓擇
木八分書也。
唐李陽冰篆書四絕碑。福州般若臺記也。處州新驛記

也。縉雲城隍記也。麗水忘歸臺銘也。元魯山墓四絕碑。
李華文。顏眞卿書丹。李陽冰篆額。并魯山爲四也。宋文
與可四絕。楚詞。草書。畫也。唐秘書省中四絕。落星石也。
薛少保稷畫鶴也。賀監草書。即餘令畫鳳也。後因韓公武彈中崔
一目。謂之五絕。此乃惡客毀風景事。何得反增一絕耶。　南唐四絕。澄心堂紙。李庭
珪墨。龍尾石硯。毛元銳筆也。永平府泉四絕。石龜峪泉。
五里埨泉。白槩泉。杜壑泉也。
漢求仲羊仲號二仲。周穉都孫子穉號二穉。馬威卿孺
卿號二卿。伏波兄子也。　晉謝玄張玄之號南北二玄。梁顧協

顏協號二協漢皇甫規威明張奐然明段熲紀明號涼州三明金尙元休尙不屈于袁術爲術害後天子嘉尙忠烈拜子瑋郎中 第五巡文休韋端甫文休號京兆三休晉孔愉敬康張茂偉康丁潭世康號會稽三康劉粹純嘏劉宏終嘏劉漢沖嘏號洛中三嘏韋孟達公孫伯達魏仲達號三達晉諸葛恢荀闓蔡謨俱字道明號中興三明魏崔徽伯房徽叔張徽仲號青州三徽漢鄧彪字智伯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綏伯張弟伯稱南陽五伯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

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羊曼爲黯伯號兗州八伯晉司馬朗蕗孚攄恂進逋敏及董昶王澄阮瞻胡毋輔之謝鯤庾凱沙門于法龍光逸俱號八達又諸葛誕等有四聰八達之稱晉薛兼紀瞻閔鴻顧榮賀循號五儁魏高齊邢劭李熙游雅號北朝四儁又六朝兩儁何妥蕭眘也唐三儁李紳李德裕元稹也唐崔浩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皆自謂王佐才皆僑寓上元號四夔北史魏收與溫子昇邢子才爲三才元柳貫與虞集揭傒斯黃溍號四傑宋楊億

王鼎王緯文豪號江東三虎宋杜默朱師雄豪于歌石曼卿豪于詩歐陽永叔豪于文號三豪洪覺範奇于詩鄒元佐奇于命彭淵材奇于樂號新昌三奇宋高懌張光薛勃號南山三友閒种放隱終南山懌亦築室豹林谷彭齊文章楊丕清操蕭定基政事宋仁宗題殿柱云號江西三瑞漢高以蕭何張良韓信爲三傑魏傅幹稱諸葛亮關羽張飛爲三傑唐明皇詩以宋璟張說源乾曜爲三傑程靈洗陳武佐命與周文育侯安都爲三傑富嘉謨晉陽尉吳少微晉陽尉魏谷倚太原主簿時稱北京三傑文詞知名宋朱光庭萬年主簿程顥鄠主簿張

山甫武功主簿稱關中三傑皆有才名西漢爲最季漢次之唐以下非其倫矣

應曜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衛玠天韻標令謝幼輿敬以亞夫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眘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南史二傅沈劉不如一丘謂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丘仲孚也相繼宰山陰有政聲丘後爲山陰令百姓謠云以政事言三崔二張不如一康謂崔暹崔昂張亮張徽陳元康也以寵遇言文襄輔政任用

評之否者　賈謐之黨號二十四友而劉琨在其中李逢吉之黨號八關十六子而劉栖楚在其中栖楚小人耳

孔子荅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也　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墟也

支道林謂會稽王有遠體而無遠神仲公理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諸葛亮謂張惠恕其人于清濁太分善惡太明

時論以大鴻臚陳留江泉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狡妄爲猾伯羊聃狠戾爲瑣伯　晉羊曼唐常袞俱號黠伯

向秀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孫盛曰莊周是其次者故慕耳

叔孫通爲秦二世博士以巧言面諛見賞而卒爲漢儒宗孔穎達爲王世充博士以草儀禪代見親而卒爲唐儒宗皆小人儒也二代所以無真儒也偶言

班孟堅以楊王孫賢於秦始皇歐陽永叔以折臂婦人可愧馮丞相

善有不可以人掩者　盧杞請食虢州爲害之官豕而有同州亦陛下百姓之言德宗歎爲宰相材遂有意柄用王欽若在亳幕時以歲旱放稅有飛語而欽若獨乞全放真宗謂爲大臣節自後進用兩人皆唐宋小人然有仁人長者之言片善遇主亦其幸耳　劉栖楚阿宰相李逢吉爲盡力逬裴度而自爲拾遺乃能諫敬宗之晏朝數遊楊虞卿恃宰相李宗閔牛僧孺爲姦利而吓監察御史乃能諫穆宗之逸遊拒諫何殊市人行而口

烈丈夫也哉　宋文帝欲窮兵北伐而王玄謨以狠居胥啟其行袁淑以封禪導其欲是亦諂諛之徒矣然玄謨當廢帝失道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可謂忠身殉國淑於逆劭行弒之日投軀殉主直與春秋孔父之節異世爭輝人固不可以一眚掩也丁南湖論

唐明皇西幸而不焚左藏不焚便橋後唐廢帝子重美晉兵至而不焚宮室皆顚危而有君人之心

王獨坐閤也遷冀部乘傳到州舜治貪猾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王獨坐　華獨坐歆也失會亭上論料宣譯江南謂云　孔獨誦休源也爲尚書諸曹郎每訪前事休源以所誦記

決斷如流。人稱之云。獨立使君。裴俠也。嘗與諸牧守謁太祖。命俠別立。曰清慎奉公。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莫敢應。朝野號之。以下官評

梴典驄馬御史。趙抃鐵面御史。錢顗鐵肝御史。

楊子美王休字。銕面少府。薛大鼎滄州賈敦頤瀛州鄭德本曹州河北稱鐺脚刺史。魯宗道魚頭參政。甄宇瘦羊博士。臘日詔賜取最瘦者。陳衆白馬從事。伏湛白虎生。麗德白馬將軍。每戰常乘白馬。王志愔皂鵰御史。執法剛正。如鵰鶚之視燕雀。

張鷟號青錢學士。員半文稱其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庾肩吾號高齋學士。爲晉安王國常侍。與劉伯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李程號八磚學士。

潁川四長。荀淑當塗長。韓韶嬴長。陳寔太丘長。鍾皓林慮長。俱潁人。河朔三令。南宮令劉瑩。信都令李仲清河令黃華。河東三絕。徐彥伯調蒲州參軍。時司戶韋高善判事。李亘善書。而彥伯善屬詞。

陶貞白隱茅山。梁武每征討。輒先咨訪。人謂山中宰相。沙門慧琳。文帝與議朝政。權侔宰輔。孔顗曰。遂有黑衣宰相。令狐綯執政。其子滈招權受賄。時號白衣宰相。姚崇謂齊澣曰。余爲相何如管晏。澣曰。似不及也。可謂救時宰相。盧懷慎伴食宰相。蘇味道模棱宰相。王方慶遷右丞。但不許令史騎入臺門。時號騾驢宰相。王珪自執政至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爲三旨宰相。進呈云取聖旨。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五代廢帝時馬裔孫號三不開宰相。入朝不開印。視事見客不開口議論。歸宅不開門接見。鄭畋號三九相公。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入相。崔胤號麻膏相公。拜相。權傾天下。其父慎由。人改呼胤爲麻膏。蔡京當國。童貫領樞密。時稱京爲公相。貫爲媼相。王欽若瘦相。項有附疣。梁師成隱相。楊存中搊閣。周顗嘗經三日不醒。時謂三日僕射。陽平王子元欽號黑面僕射。鄭均號白衣尚書。梁何胤隱若耶山。號白衣尚書。王導妾姓雷。預政事。蔡公謂之雷尚書。蕭炅伏獵侍郎。讀伏

臘爲伏獵。趙叔問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旦起與裹頭帶巾。必覽鏡。時謂三照相公。侯思正號縮葱御史。以告變得官。食能餅必食縮葱加肉。嚴昇期金牛御史。武后時御史。嗜牛肉而多受金。王弘義白兔御史。曉時求瓜不與。狀言鄰園有白兔。縣官捕逐。園苗立盡。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趙沛祈禱。請禁鵞鴨。胡致堂曰。可謂鵞鴨諫議。唐陽滔踐窗舍人。在中書時。命制勅甚急。令史持庫鑰它適。乃踐窗取制勅舊本。人號云。阮宣子修號三語掾。王戎問聖人老莊同異。對以將無同。戎辟之。一作阮瞻。裴聿號八搨將軍。諫膝王。王令搨搨入計訴帝。問聿前後八搨。郎遷八階。人號云。魏侍中元暉與盧昶持寵貪

縱時謂餓虎將軍饑鷹侍中　丁謂拂鬚參政。嘗會食羹汚寇準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慚恨遂隙。許及之由竇尚書爲吏部諂事韓侂胄流涕屈膝。改同知樞密院。値生辰。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關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

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爲釘坐梨。裴敬彝號甘露頂。馮慈明神龍中勅旌其門爲忠臣門。見者莫不歎美。號爲凌霄花。宋城王簿祝天呪厲已如冰。百姓呼爲裏頭水。隋梁彥光柔軟無比。百姓呼爲戴帽餳。彥光請復刺相州。豪猾嗤笑。魏田承嗣僉治文案如流水。吏人稱爲旋風

筆。裴琰之積案數百省決一日。都畢。號霹靂手。以下品目

晉王綦比朱絲繩。方正亮直。公然不羣。五代趙元逢謂玉界尺。稱其方直溫潤。

世稱庾元康爲豐年玉。王稚恭爲荒年穀。劉孝標稱劉許劉歆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何點稱陸慧曉如明鏡。王思遠如懷冰。

魏太武呼古弼爲筆公。韓休頭銳稱筆頭公。唐太宗呼魏徵爲羊鼻公。宋仁宗呼魯宗道爲魚頭公。

王彥章號王鐵槍。見五代史。王珪號王鐵鞭。宋史珪爲涇原勇將戰死好水川。王繼勳號王三鐵。有武勇。在軍陣用鐵鞭鐵槊鐵撾。軍中目爲三鐵。

稱而目之以聖　劉臻漢聖。唐董貝魏大經易聖。張旭草聖。楊子華畫聖。阮簡嚴子卿馬浮明綦聖。張芝鍾繇衛協張墨王志書聖。張衡馬忠木聖。李白醉聖。

稱以水鏡者龐德公于司馬德操。衛瓘于樂廣。一作水鑑。蔡大寶于柳莊。

號智囊者　周樗里子。漢鼂錯。魯匡。恭之祖。吳支謙。晉杜預。魏桓範。唐王德儉。許敬宗甥。

蔡邕于郭林宗。常璩于景漢伯。皆目以有道。

荀淑八子皆才。人號其里曰高陽。劉子玄兄弟六人皆有名。人號其鄉曰高陽。

五老榜。唐王希羽劉景柯榮鄭希聲曹松也。三忠榜。宋文天祥謝枋得陸秀夫也。

稱千里駒者。漢劉德。魏曹休。晉傅咸。劉雁。符朗。宋張敷。梁蕭暎。王規。叔暕稱之。劉杳。王茂。融懷稱之。任昉。齊丘仲孚。從祖靈鞠稱。袁昂。北魏李孝伯。袁躍。兄翻稱。北齊馮翊。王潤。崔昂。伯孝芬稱。元文遙。後周杜杲。隋張乾威。世父罽之稱。唐李嵩。成王千里。

宋顧和、李琨。

徐庶謂先主稱孔明臥龍。苻堅亦以王景略爲臥龍。並謚武侯。鍾會以嵇叔夜言于文帝曰、康臥龍也。不可起。（諸遒稱之。）庾亮薦翟湯王簿張玄曰、此君臥龍。不可動也。

中郎有醉龍之目

華歆管寧邴原時號一龍。（楊用修曰、管寧爲龍頭、邴原爲龍腹、華歆爲龍尾。）晉賈會有高節。里中號一龍。崔寔許受號二龍。索靖與鄉人氾衷張彪索紒索永俱詣太學稱燉煌五龍。

濟北氾昭戴祈徐晏夏隱劉郴俱神童號濟北五龍。

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太宗時五人同入翰林時語五鳳同飛。崔倰與弟仲文同日受拜。時號兩鳳聯飛 蔡邕崔寔號并鳳。又同許受號三鳳。程明道以呂晦叔司馬君實爲二龍。

馬戔歎宋纖爲人中龍。（纖字令艾。燉煌人。）王安石歎蘇軾爲人中之龍。陳同父自贊爲人中之龍。文中之虎。羅鄴人謂詩中之虎。

田巴奇魯連子云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 徐孝嗣歎宗人勉爲人中騏驥。 劉繪以文義見禮功曹王綱以史能自進豫章王嶷稱爲閤下二驥。

羆德公目龐士元爲鳳雛。桓溫稱王劭爲鳳雛。鄧士載爲伏鷟。陸士龍爲隱鵠。閔鴻見陸雲小時曰、若非龍駒卽是鳳雛。

漢書謂杜喬爲太尉。如孤鳳立衆梟中。 或謂王戎曰、昨于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北史高思孝文宜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入鴉群。宜思好事。故改名思好。

杜景儉鶴鳴雞樹。惜之也。王及善鳩集鳳池。蓋之也。

丁謂鶴相（以令威之裔、好言仙鶴、故以此呼之。）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爲丑座。（德裕嘗斥僧孺爲犢子。又目爲太牢公。） 王安石驚相。

目于頔爲節度襄樣。（襄有髹器。天下以爲法。于頔驕蹇。故方鎭不法者。號襄樣節度。）目徐堅爲鳳閣舍人樣。

唐明皇目盧從愿多田翁。 唐懿宗呼韋宙足穀翁。

呼王守約父堯臣爲粉父。 呼韓嘉彥兄忠彥爲粉昆。（宋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遂呼都尉兄爲粉昆。）

趙韓王有耳錨。李文靖無口匏。張方回時人呼爲癡漢子。拾遺戴至德老嫗呼爲不解事僕射。

進士貢中有小吏汪遵也。中書堂內坐將軍令狐綯也。
漢趙后號飛燕，以體輕也。賊張燕號飛燕，以悍捷也。
楊信時號瘖將軍　狄青時號涅使相。
齊已呼為瘦齊，祖可呼為癩可，皆詩僧。
鮑孤雁 當 邵牛江 趙倚樓 嘏 崔鴛鴦 珏 鄭鷓鴣 谷 謝
蝴蝶 逸 皆以詠物詩著名。
魏收名驚蛺蝶 輕薄 姚洎號白鸚鵡 韓渥與勅使某勅使不勝洎壞之渥呼五 若號諸葛顛為冶葛，謠吳淵為蜈蚣，竇申號喜鵲 參族子參每除授多語申泄之以受賂。劉在號鴟鴞，李義府 柔而害物 李德柔 便佞忌刻

俱號李貓。蔡確號倒懸蛤蜊 一名蔡故也。李振時謂鴟梟。唐有羅鉗 希奭 吉網 溫 之謠 俱以鍛鍊為酷吏。宋有滕甫鄭洁之誚 目滕甫達道鄭獬毅夫之為文耳。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松下風。周孟玉劉劉如松下風。
朱公叔颼颼如行松柏下。庾敳歎和嶠森森如千丈松。周彥倫目慧隆道人若霜下之松竹。王恭濯濯如春月柳。武帝植蜀柳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劉孝標評劉歆矯矯越俗如雲中白鶴。劉訏超超如半天朱霞。時人謂謝璺蔡 琨 肅肅如寒風振松，謝康樂凜凜如霜臺籠日。
裴令公目王安豐明光爛爛如巖下電。王夷甫曰裴令公雙眸閃閃如巖下電。時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李安國 豐 頹唐如玉山之將崩。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古事比卷之二十終

古事比目錄

卷之二十一

古事比卷之二十一

桐山方中德田伯輯著　郃陽學人王梓[illegible]較

比擬

吳質比徐幹于司馬長卿。　桓彝温嶠比王導于管夷吾。　桓温比譙秀元彥于園綺管寧。　游推比高允于皐子康。茂劉文饒。　林公許王胡之于二謝。日則苦禁安提萬。　魏濟陰王暉業比温子昇于顏謝沈任。云江左文人宋有顏謝梁有沈任今我家有子昇足以凌顏轢謝含沈吐任。　庾世基比徐陵于潘陸。一見尚之日當今潘陸以女妻之。

劉表稱禰衡見趙戩歎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人則顏冉仲弓。　毋丘儉薦裴秀于曹爽曰。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弁包游夏顏冉之美。　張華見左思三都賦曰班張之流。　昌黎許子厚文似子長崔蔡不足多。　山谷目蘇子美。潘陸不足吞。　蔡邕見趙壹詩細。以爲長于論衡。劉杳以足疾解廷尉著林庭賦。王僧孺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徐摛嗣見孔休源舉秀才策。謂同座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　張纘經途讀陸雲公太伯廟碑曰。今之蔡伯喈也。談叢

人比王穎(弟導)于溫太眞。比袁廓于王裒。(父景倩以罪誅。足不出門。亦不臣宋。)時方孫伏伽于顏雍。方張文瓘于石慶。

劉琰謂桓溫仲謀宣王之流亞也。李穆謂徐鉉徐鍇曰。伯仲今之二陸也。韓琦謂孫洙曰。今之賈誼也。

虞翻稱闞澤曰。矯傑蓋蜀之楊雄。德行亦今之仲舒也。

諸葛亮見殷禮。(歎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徃嗣今之僑肹也。虞寄上瑞雨頌。武帝謂寄弟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令狐楚稱賞元稹。以爲今代之鮑謝也。吳兢世謂今之董狐。(兢與劉知幾撰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魏元忠事。說祈改數字。不許。世謂董狐。)韓琦薦歐陽修曰。今之韓愈。

後來王粲。唐蘇晉也。(晉珦子。數歲知爲文。房穎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再世希夷。陳濟也。(宋陳濟字元德。不仕。晚樂希夷之道。故云。)

世號小鍾。唐鍾紹京也。(紹京十代孫。工草書。)小杜杜牧之也。(牧之詩情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杜甫云。)小東坡趙達也。(達貴州人。商宗以其文章似蘇軾。人號爲小東坡。有樓雲集。)小由基陳堯咨也。(善射。)

人呼何戢爲小褚公。(動止慕淵。)楊掞爲小子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

人比二陸。虞世基世南也。(孔奐嘆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人比二疏。宋李受李東之也。(告老。英宗命朝士賦詩送之。)朱昂朱協也。(請老。時號清官二疏。)

賜宴玉津園。

世祖詠兩到以雙丁。(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麥雲竹。)簡文詠二劉以兩杜。(漢杜周二子夾河爲郡守。梁簡文餞臨海太守劉孝儀蜀郡太守劉孝勝詩曰。兩杜昔夾河。二龍今出守。)

比魏王謂任城王澄曰。吾之子房。晉元帝謂王導曰。吾之蕭何。蕭衍留鄭紹叔守潯陽。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眞宗稱田錫曰。朕之汲黯。仁宗稱文彥博曰。朕之裴度。齊太祖謂長沙威公晃曰。此我家任城。(嘗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蘗。上令數人引之。衆[illegible]皆卷聚而矟不出。令晃拔之。應手便出。魏任城王彰有勇力。)

梁高祖嘆廬陵威王續曰。此我之任城。

曹操以荀文若爲吾之子房。毛玠爲我之周昌。許褚爲吾之樊噲。周文帝以宇文溥爲吾家陳平。以高琳爲我之韓白。以劉道德爲孤之孔明。(賜名亮。并賜侯莫陳氏。)唐肅宗以杜鴻漸爲吾之蕭何。宋　宗以楊沂中爲朕之子儀。

漢光武以伏隆比酈生。元魏孝文以李彪比汲黯

曹操與袁紹相持。鍾繇送馬給軍。操與書以比蕭何。又以杜畿守河東。運餉漢中。操以比蕭何寇恂。晉元帝呼王導爲仲父。以比蕭何。孫權以魯肅比鄧禹。以呂範比

與漢

隋楊汪爲周冀王侍講。王以爲孤之穆生。唐盧照鄰爲鄧王典籤。王謂吾之相如。

劉孝標自比馮衍者三。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一同。敬通値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王。亦擯斥當年。二同。敬通有忌妻。至于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三同。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一異。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亂。二異。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三異。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四異。劉子玄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技。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

史通。俗以爲恐。雄著書見尤于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晩談史傳。由是減價。偶記

人比管晏。元魏長孫道生也。自比管晏。諸葛亮也。自比管葛。劉湛也。不爲文章。不喜談論。幼年即有宰物之志。自比張良。荀彧也。張賓也。謂昆弟曰。吾智兼識鑒。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崔浩也。長丁謙計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自比汲黯。李彪也。自比謝安。王儉也。自比謝安。裴度。唐張濬也。

希風班陸不謝二疏。王羲之也。云欲與親知。時共懽宴。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又與人書云。迎集中表親戚。畧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懽。此一條欲不謝二疏。

欲與光武爭中原者。石勒也。恨不與劉項爭中原者。劉毅也。知諒難哉。

司馬相如慕藺相如。因以爲名。傅燮慕南容。因以爲字。然司馬無行。傅燮不免愧二人矣。偶記

正始中人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羣。荀顗方陳泰。裴王二族盛于魏晉。時以八裴比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

時以甘羅揚烏比桓驎。以項橐揚烏比士龍。張茂先言成公簡淸靜比子雲。默識比張安世。梅陶謂陶公

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裴子野言阮孝緒志行類管幼安。采章似皇甫謐。劉文靜謂秦王世民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徐應卿謂范應鈴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劉禹錫序韋處厚之辭曰。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推言利者其辯似管夷吾。蘇長公序歐陽子之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

崔浩曰。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

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時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巖周。（三國志陸績子楊玄亦云然。）

比而誚之。忘其過者。孔光以周公比王莽。胡廣以周公比梁冀也。比而斥之。不以爲嫌者。李師中以王安石似王敦。元順指徐紇爲魏之宰嚭。時比崔光于張禹。胡廣陸贄數裴延齡誣罔之罪。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梁眺上封事曰。陛下若以楊素爲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

慕李白者。李碧慕樂天者。黃居難。李碧字太碧。居難字樂地。尤足皷掌。又有慕李白之李赤。爲厠鬼所殺。（宋有李白）蜀王昭遠自比諸葛亮。兵敗流涕曰。運去英雄不自繇。也。宋郭倪自比諸葛亮。兵敗流涕。客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可笑殊類。

以聖人比稱者。妄也。西漢以揚雄爲東道夫子。東漢以楊震爲關西夫子。裴猷謂薛道衡爲關西孔子。復見宋蔡用之天禧中上萬言書。上以爲江南夫子。陳元康也。目以孔子。王起也。而當世仲尼。朱穆亦有明君仲尼之言。（爲魏督鄴迎新太守。曰。瞻望如仲尼。非顏回不敢以逆也。）

卽以賢人比稱者。亦過也。荀淑對袁閎稱黃憲曰。子國有顏子。人稱謝尙一座之顏回。（尙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稱張華爲當今顏子。稱羊祜爲今日顏子。稱宋穆爲督鄴顏回。周續之通五經緯候。亦號顏子。周凌謂陸士龍當今顏子。梁王以伏挺爲顏子。陳忠雲法師以徐陵爲顏子。北史李璠稱其從子士謙爲吾家顏子。（一曰曾子）漢人稱張霸爲張曾子。王儉稱滕曇恭爲滕曾子。隋人稱裴叔卿爲裴曾子。宗元卿鄉里號宗曾子。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海

東王義慈時號海東曾子。賈會時號關中曾子。夫人之立身。當學爲聖賢而已。隆然奉之。與儼然當之者。夢寐亦難以自安也。至王衍自比子貢。許暹字曰顏回而向栩弟子名爲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譙周門人稱羅憲爲子貢。文立爲顏回。陳壽李密爲游夏。多見其不知量也。

齊武攺董巒爲董仲舒。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對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梁武謂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此

足賚嗛耳。又周太祖賜伊婁名伊尹更可笑。
比擬而兼諷者。鄭康成笑應劭曰。由賜之徒不稱官閥。
王邈少議許詢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甯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百姓哀粲之謡也。甯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沈攸之憤語也。甯爲高貴鄉公死不作常道鄉公生。魏主子攸之憤語也。
嵇康曰。遠慚柳下。近愧孫登。孔璋曰。遠思劇孟。近取李邕。王子敬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眞長。
袁宏讚虞翻曰。歎過孫陽。放同賈屈。兗州陳留竝圖蔡

中郎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東國宗敬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
唐太宗答蕭德言。詔濟南伏生。重在于茲。日闕西夫子。故顯于當今。
郗嘉賓得人以已比苻堅大喜。王羲之得人以已比石崇大喜。
馬文淵一見光武曰。同符高祖。温太眞一見王導曰。江左夸吾。
王充博覽好論說。謝夷吾薦之曰。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

晉于寶撰搜神記。劉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魏李寄入梁。見佛寺旁執板筆者。曰此僧之董狐。又六朝人撰酒經。時謂酒之南董。黃長睿號書之董狐。（筆叢）
王阮嘗曰。聽王鼎文（質）談。如讀酈道元水經注。名川支渠。貫串周匝。無有間斷。鄭子春謂管公明。聽其言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

稱謂

司馬朗年九歲。有人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年七歲。有父黨造門。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咸其嘉之。字人之父固不可耶。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氏。呂后肯字漢高爲季。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魏鶴山云。古者稱字者。最不輕。孔子弟子多稱夫子爲仲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觀此非特不啻諱之而已。

管夷吾稱仲父也。秦始皇謂呂不韋仲父。晉元帝謂王導仲父。唐肅宗謂李輔國仲父。太公稱尚父也。代宗謂郭子儀尚父。昭宗謂王行瑜尚父。梁太祖謂錢鏐尚父。嗚呼。臣父乎。齊東野人之陋也。父臣乎。則漢靈帝張常侍我父趙常侍我母。唐僖宗田令孜阿父之悖也。韓歆性剛直。岑彭常對光武稱爲南陽大人。蘇竟祖純字桓公。性強固。而持毀譽。三輔號爲大人。子稱父字。屈原之言朕皇考曰伯庸是也。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

鄒子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則以始祖爲高祖。左昭公十七年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祖爲高祖。昭公十五年日知錄

以父母而字其子。趙苞母謂苞英豪人各有命。陳太丘謂元方季方。何叔度謂子何彦德齊。斛律金稱子光美曰明月豐樂。曹操與人書稱丕曰子桓。郗愔稱超曰嘉賓。右軍謂子敬飛白大有勢。是已若晁錯之父恐諸侯多怨。呼錯爲公。蔡京罷相位。失措呼攸亦曰公。魏畢衆敬呼子元賓爲使君。子爲木州太公呼漢高爲帝。霍去病

父自謂老臣。則過矣。至以子而字其父。如胡母謙之見父輔之酣飲。曰彦國年老。不得爲爾。令我尻背東壁。見搖扇汗下視事。曰彦國何爲自貽伊戚。王濛美姿容。嘗攬鏡呼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此則放蕩之習耳。又有從子字其叔父者。袁種謂盎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反而已。以臣字其君者。宗室諸母相謂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今乃能如此。張九齡天下稱曰曲江公。顏文忠天下稱曰魯公。李德裕天下稱曰贊皇公。

孔融敬鄭玄。融以稱公爲重。爲玄立一鄉。曰。昔太史司馬公。廷尉于公。謁者鄧公。四皓東園公。夏黃公。皆稱公。今宜曰鄭公鄉。何偃呼顏延之。延之以稱公爲輕。延之曰。身非三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偃慙。王爽怒呼小子。會稽王道子醉呼爽爲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王邑謙稱賤子。邑父商。商故人皆敬事邑。唯樓護自安如舊節。邑父事之。稱賤子上壽。以行次相稱。唐高祖呼裴寂爲裴三。又呼裴監。而不名。明皇呼王琚爲王十一。呼姜皎爲姜七。親之也。又呼宋濟爲宋五。德宗呼陸贄爲陸九。重之也。豫章王嶷呼劉繪爲劉四。張稷爲張五。禮接未皆呼名也。晉王呼張承業爲七哥。親之也。乃劉遜以呼劉二爲慽。楊惜戲呼遜。遜後擿其文矣。誚先勳。武成糠之。遜喜復前憾。少遊以喚蘇二爲輕薄。山谷詩稱蘇。亦少遊云。則東坡之呼黃九。云黃九怎得不窮。見山谷茶詩。劉原父之呼歐九。曰歐九可惜不甚讀書。謂永叔。豈有嫌乎。劉禹錫猶曰韓十八直是太輕薄。何昌黎尚不免此耶。至唐臣呼張昌宗爲六郎。鄭杲稱張易之爲五郎。祿山謂李林甫爲十郎。陳少遊呼中官董秀爲七郎。宦官稱李輔國爲五郎。軍中呼程元振爲十郎。諂焉而已。可愕者李揆亦稱輔國爲五父也。

王勱之徼也。稱名不稱臣。劉凝之之答臨川王義慶也。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之。答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于衡陽王義季亦稱僕。東方朔稱糞土愚臣。管寧于魏稱草莽臣。孫綝亦稱草莽臣。秦宓稱小草民。曹丕辭禪位。遣少府糞土臣毛宗。皇甫謐稱草莽臣。顧歡稱山谷臣。齊高徵王。李彪野服稱草茅臣。北史隋伐高麗王元上表稱遼東糞土臣。遂罷兵。張說起復稱草土臣。陳子昂稱草莽愚臣。李觀稱草莽賤臣。若侯贊稱草澤臣。誕矣。題德二年月闕獻策。詞理甚鄙。語多不遜。帝怒杖脊配貶。馬良與孔明書稱尊兄。關羽呼徐晃爲大兄。應璩休璉謂曹長思爲大弟。呂蒙稱魯肅爲大兄。肅稱蒙爲大弟。王褒致周弘讓書稱賢兄。復書稱褒爲弟。祖洪勳與陽休之書。謂陽生大弟。元文遥呼盧思道爲弟。崔同謂李德林爲弟。李獎謂宋遊道爲弟。李翺于韓退之爲姪壻。祭文稱退之爲兄。韓滉呼劉玄佐爲弟。滉過汴。與約爲兄弟。酒半。曰。弟何日入朝。送錢備行裝。留三日同入朝。李晟對李泌稱兄。妖僧李軟奴作亂。詔捕送內侍省推。晟遣仆曰。晟新罹謗毀。中外家

人若有一人在其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請付臺推。遂無逮及者。
蕭彥時來往蕭寶寅。致敬稱名。呼之爲尊。　韓昌黎稱
劉正夫父爲賢尊給事。名伯芻。
吳人自稱曰儂。陳後主喜稱儂。隋煬亦自稱儂。非美名
也。唐明皇自稱阿瞞。亦近于言妖矣。
周天元居天臺。不稱朕稱天。武則天不稱后稱天后。又
稱朕皆妖也。
梁武帝臣下上書。稱皇帝菩薩。隋文帝勅律師靈藏曰。
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孛木叉猕語梵眞

吃刺思曰。帝師天下僧人師。子天下儒人師。此言不易。
漢人碑首稱神漢天漢。漢年號也。唐人碑首稱聖唐。
前晉名典午。　北魏號推寅。宣獻二帝。人並號曰推寅。　王莽篡位
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袁術自稱仲家。
唐僖宗自稱毬狀元。　宋孝宗賜吳偉翿狀元印。　唐
道徵自題鈍㧑狀元印。　盧仝自號癖王。　陸龜蒙自
號怪魁。
韓持國知潁州。時彥判州事。每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
無官耶。自是敬呼僉判。彥終身銜之。馬涓判泰州。亦呼
狀元。呂晉伯曰。狀元者及第未除也。既爲判官。則勿稱
之矣。涓愧謝。厲聲而叱之故怨。平心以道之故悅。讀書鏡。
司馬光自稱程秀才。　朱熹自稱鄉處士。
温公少號迂叟。　魏公晚稱戇叟。　潞公號伊叟。　陸
龜蒙自稱散人。　元次山自稱漫叟。
華陽隱居。陶弘景道號。華陽眞逸。顧況道號也。李後主
亦稱鍾峯隱居。隱居華陽川則李廙小人也。
鄭僧太原尹。自號白雲翁。司馬承禎自號白雲先生。令狐
楚自號白雲孺子。則婿也。楚爲僧從事。有表奏于卷。自號孺子。名以婿僚。又周

世宗稱陳摶白雲先生。　郭雍。忠恕子。許謙。　韋旻。　俱
有白雲先生之稱。
韋道遥。賈以高爵立以婿后。　盧眉娘亦賜號逍遥。　張直號逍
遥先生。　鄭遨賜號逍遥公。　漢先主封范寂逍遥公
蘊子瞻也。文與可稱子平。陸務觀稱毘陵先生。柴蘊氏學故也。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逸少敬謝帖云王逸少白
盧循與廬山遠公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匡衡與貢
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臣鼎白。如陳文惠書。前云堯佐
而後云希元再拜。前名後字。其做此乎。

蕪子山與兄書稱子瞻兄。陳了齋師事龜山。簡稱中立先生。

刺譏

竇威不問家事。沉酣典籍。諸兄誚曰書癡。　傅廸好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惟讀老子。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　宋陸澄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詞。人號書簏。　劉臻胡克讓陸爽竝以文章爲太子所親。劉行本怒其不能調護。謂曰卿等止解讀書。

爲文有所託以刺時。賈誼之旱雲賦。指絳灌也。韓昌黎之訟風伯。指裴延齡李齊運也。蕭穎士之櫻桃賦。刺李

林甫也。崔琦之白鵠賦。風梁冀也。作外戚箴。戒冀不從。復作賦。後爲冀殺。江從簡之採荷調。刺何敬容也。敬容不覺。惟歎其工。李太白蜀道難。刺嚴武也。盧仝月蝕詩。譏元和逆黨也。潘岳題閣道爲謠。山濤王濟裴楷爲武帝親遇。岳內非之。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劉禹錫過玄都觀作詩。既貶還作看花詩。當路不喜。出刺播州。又爲主客郎。復作遊玄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甚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兎葵燕麥。動搖春風。以誚權近。

柳子厚謂淮西碑有帽子。習楊大年謂杜子美爲村夫子。子美謂太白欠縝密。太白謂子美困瑚。鶴秦少游謂

醉翁亭用賦體。尹師魯以岳陽樓用傳奇體。（傳奇。唐裴鉶所著小說也。）邢劭謂魏收之文剽竊任昉。收亦謂邵賦剽竊沈約。劉原父嘗謂歐九不甚讀書。歐亦謂劉文章未佳。古人各以其短相箴規。其長自見耳。

楊璠金山之句。王平甫目為莊宅牙人。處默白塔之章。陳后山目為分界堠子。

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處州學記。乃學校策耳。

孝武問顏延之曰。謝莊月賦何如。曰始知隔千里兮共

明月。帝語莊。莊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別離。死為長不歸。

崔融美昌宗詩。有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之句。後譏蘇味道曰。所以不及相公者。因無銀花合故耳。（蘇有火樹銀花合句。）蘇云。子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指令威句。）

張祜柘枝詩云。鴛鴦細帶飄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樂天每呼為問頭。祜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歌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事偶）

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古文卯本柳字。后借為辰卯之卯。北本別字。后借為南北之北。）

韓愈譏王羲之俗書趁姿媚。（右軍多不講偏傍。）于此見字學自是難事。

趙關負米以譏崔湜。靴帶繫錢以譏鄭愔也。

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皆謠兄弟不相容也。

殷中軍比劉爰之為羊叔子鶴。桓大將軍比袁虎為劉景升牛。

司馬懿笑王凌曰。君非折簡可致。唐高祖笑李密曰。密非折簡可致。

賈彪不納岑晊。曰。要君致釁。自貽其咎。夏馥嘆張儉曰。

孽自己作。空汚良善。

盧懷慎伴食相。（自以吏道不及姚崇。每事推讓之。時謂伴食宰相。）李愚粥飯僧。（唐愍帝即位。有意于治。嘗謂宰相曰。此粥飯僧爾。）五季軍頭非有戰功。皆號伴食指揮使。將相若此。國何賴焉。

范曄作和香方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比庾仲文。）沈實易和。盈斤無傷。（沈實自況。）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甘松蘇合。（比慧琳。）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屬。彼珍外國。無取中土。又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非惟無助于馨烈。乃當彌增于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

卞彬為禽

獸夾錄云。羊性淫而很。謂呂文顯猪性卑而率。謂朱隆之鵞性頑而傲。謂潘敞狗性險而出。謂呂文度又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令僕也。蝌斗唯唯。羣浮闇水。爲令史也。諸葛勗作雲中賦。爲國子生作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何長瑜韶語、爲義慶參軍。序臨川府寮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輕薄少年。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加劇言苦句。義慶怒。白除增城令。韋琳作餛表。以刺時人。日伏視除書。以臣爲杪缶將軍。油蒸校尉。臑州刺史。臣聞高沙白鯿。非有意于綺羅。白鰤女兒。豈留心于朱紫。常恐鰶膾之譏。懼貽鱉嚴之誚。高沙白鰤。皆江陵地名。其中多魚。餛與鱓同。

排調

孫皓作爾汝歌。勸晉武觴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宋王歆之作爾汝歌。答劉邕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與元會並坐。邕謂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杯酒不。歆之因效孫皓歌。偶記

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吳薛綜對張奉之言也。見本傳。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吳諸葛恪對費禕之言也。見江表傳。前

庾爰客翼子謂孫放盛子曰。諸孫太盛。放曰。未若諸庾翼翼。旣而謂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蔡約興宗子謂王慈僧虔子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謝超宗謂慈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如雞比鳳。何勗謂殷孚曰。益殷尊羨。孚曰。何無忌諱。謝瀹與劉悛飲。悛曰。謝莊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勔子。李平子諧謂徐之才曰。卿嘗熊白生否。之才父名雄。之才曰。卿此言

于理乎否。諸遽避之。各用父名爲詭。悖哉。超宗嘗以劉道隆觸其父諱。徒跣入內矣。此又挑王慈何也。前

楊素戲柳機。柳昂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歷顯要及此。並爲外職。素方用事。戲之云。又戲柳調昂子。曰。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又戲其父。又戲其子。調正色之對。素寧無慙。前

張蒼梧鎮字義遠。謂其子曰。我不如汝有佳兒。其孫憑曰。阿翁奈何以子戲父。謝玄亦曰。我尚生奐。奐那得不生靈運。許敬宗謂子昂曰。我子不如汝子。昂曰。渠父寧如昂父。前

劉祥字顯徵。嘲褚淵以腰扇障面。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淵又嘗怒謝超宗曰。寒士不遜。逆湘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投畀河伯。何伯不受。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笑甚于詈。賣甚于殺。北史。張綰謂杜杲。寒士不遜。綰于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杲。劉璠厲聲曰。此坐誰非寒士。

鍾繇調州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楊洪爲蜀郡太守。舉書佐何祗爲吏。數年爲廣漢太守。朝會祗次洪坐嘲祗曰。君馬何駛。祗曰。明府未著鞭耳。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躍馬及之。偃曰。何不著鞭。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張裕一言不遜。而致芳蘭之鋤。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侍坐。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潞長遷爲涿令。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先涿。欲署涿則先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及之。王啣其不遜。後誅之。

劉攽貢父。一言而劉怨道原。詬罵不解。同在館中。問怨雨中往州西。曰。丁君閒冷。無人過從。曰。得非有所請耶。怨勃然大怒。黃魯直一言而趙挺之啣之切骨。黃意輕趙。趙嘗曰。鄉中最重潤筆。每一文成。太平車載以贈。黃曰。想俱是蘿蔔瓜虀。趙啣之。排擠不遺餘力。卒致宜州之貶。

臧洪復陳琳書曰。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沈昭畧見王約曰。汝是王約也。何以肥而癡。王約曰。汝是沈昭畧也。何乃瘦而狂。

刁韓相嘲。刁彝。于桓公坐嘲韓博曰。君是韓盧後。博誤應曰。君是韓盧後。桓公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爲刁耳。麥寶相嘲。寶威。嘲麥鐵杖曰。麥是何姓。應聲曰。麥豆

不殊何忽見怪。敖赧然無以應。

唐太宗笑李大亮爲五娘子。宋眞宗戲呼王子德文爲五秀才。

晉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曰。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元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南唐宮中嘗賜洗兒果。近臣謝表有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北史。秦孝王妃生男。文帝大加頒賜。李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悅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于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

梁孫謙以老徵爲光祿大夫。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猶

請劇職自効。帝笑曰。當使卿智。不使卿力。　北史宋遊道爲尚書令。長揖臨淮王彧。譴責遊道。乃執板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

梅聖俞受勅修唐書。語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妻曰。君于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

詆毀

張纘兄謚聿竝凡愚。時定襄侯祗銜山侯恭亦無學術。皇太子愛之。嘗戲纘曰。丈人謚聿何在。對曰。纘有謚聿。亦殿下之銜定。魏收欺忽其叔季景。季景本有文學。李庶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庶之叔。殊凡愚。柳津對梁武帝曰。陛下有邵陵。綸臣有仲禮。津子。不忠不孝。賊何由平。

宋盧陵王禕初封東海王。廢帝目禕似驢。明帝遂以其音相類。改封號曰驢王。北魏咸陽王坦凶很。從叔安

豐王延明。亦號曰驢王。又廢帝以湘東王彧肥壯。號曰豬王。裸內泥中。以木槽盛食。

廢帝自以不見愛于父。常罵孝武爲齇奴。崔浩弟恬慧龍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

陸驗本無藝業而貌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形陋。故驗號生犀。唐杜悰尚岐陽公主。未嘗延接寒素。甘食竊位。人號禿角犀。

朱方劉甲。新志作劉在。人與之話。必立遭禍難。弃避如鬼。人號鵂鶹。盧嬰人與之交。必遭橫禍。夏侯孜時人號不利

市秀才後登將相。
史疾謂楚王曰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自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此可不曰烏不爲烏鵲不爲鵲也。國策 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出入傳呼撞鐘鼓聲如漢家儀外國皆云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鸁也。
彭蒙呼先主爲老革。先主聽孔明言左遷蒙爲江陽太守馬超問之蒙曰老革荒悖可復道耶。 謝奕呼桓温爲老兵。奕遇温飲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就引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
太玄既草以劉歆而猶欲覆醬瓿。歆謂雄曰學者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左賦未出以士衡而猶欲覆酒甕。士衡曰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
隗禧曰左氏直相斫書耳。鍾繇曰公羊賣餅家耳。王荊公目春秋斷爛朝報。敢于侮經。其學之必敝于亂也。
顏延之薄湯惠休曰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謠耳。 崔浩詆道德經必非老子所作。韓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
陸卬稱李德林文章浩浩如長河注。比來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柳宗元答嚴厚輿曰馬融鄭玄章句師耳。抑人者必自矜。往往而是。

武帝欲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武陵王曄無寵于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肉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骨肉。曄輕財好施。故無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恐貧薄也。
語不擇音。 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歎曰栗犢反能爾耶。 更始見趙憙曰繭栗犢豈能致遠乎。 太后謂王舜曰。而屬不顧恩義。狗猪不食其餘。 桓範謂曹爽弟羲訓彥曰曹子丹眞佳人。生汝兄弟純犢耳。

曹操曰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吳薛綜謂孫權曰。日南男女倮體。可謂蟲豸。 五代盧程罵任圜曰。爾何蟲豸。
秦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 孫晟素輕馮延巳曰。金杯玉盤。乃貯狗矢乎。 苻朗過江王忱與兄國寶詣之。沙門曰是王吏部兄弟。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及一人面狗心者耶。忱醜而有才。國寶美而狠毒故也。 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載體寒。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麏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啣之。 曹操呼孫策爲猘兒。 關羽罵孫權爲貉子。 蔣濟曰曹

爽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許德勳目馬殷曰。老駒爭阜棧。乃可圖耳。

周行逢號酒甕飯袋。禰衡曰。荀彧可言。餘皆酒甕飯囊。

孔融謂袁公路冢中枯骨。何足介意。　李勝謂司馬公尸居餘氣。懿詐疾而勝不知。

陶侃曰。殺方州即爲方州。殺宰相便爲宰相乎。　李光弼曰。宣中丞即斬中丞。拜宰相即斬宰相矣。

盧蒲嫳惡子尾子雅之爲人。曰。二子禽獸也。吾寢處之矣。州綽薄殖綽郭最之非勇。曰。二子者辟之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晉武帝謂王汝南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湛有隱德。　宋太宗語薛居正妻曰。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居正子惟吉。　楊元素問滕元發曰。令弟賊漢在否。曰滕申。

賈充與庾純相譏。充宴朝士。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世言純先嘗有伍伯者。充先有市魁者。以此相譏。　羊烈與畢義雲相譏。與爭兗州大中正。義雲云。我累世本州刺史。卿世爲我家故吏。烈曰。自畢軌被誅。寂無人物。豈若我漢家河南尹。晉朝太傅。有代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蓋。譏義雲惟簿焉。　何晏薦威相詆訶。威勃然曰。無何晏不應無博士。晏應聲曰。無薦威亦何憂無此事。由是有隙。

呼崔元欽爲癩刺史。魏崔暹字元欽。刺瀛州貪暴。嘗出獵。單騎至民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崔瀛州何如。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　叱楊再思爲癡宰相。再思阿匠取容。或曰。公位尊。何自屈折。荅曰。世路孔艱。不爾。豈全吾軀。于時水沴。閉坊門以禳。有車行于淖。叱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我艱于行。再思遣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憎聲。世說。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憎眼。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于識者。猶憎其眼。

劉祥比令僕于驢。祥與王奐子融同載。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卞彬比令僕于蝦蟆。彬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

費旭不識其父。殷澐飄颻其母。家訓。梁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澐詩云。飄颻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澐飄颻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　又陳思方父于蟲。潘岳匹婦于考。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于蟲。匹婦于考也。

歐陽公一代偉人。而小人譏以房帷之醜。文信公百代人傑。而讒夫誣以匿服之罪。哆侈之成南箕。炎怪其然。偶言

灌夫罵臨汝侯與程不識耳語。夫行酒至田蚡。蚡不肯。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夫乃罵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值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兒女子呫囁耳語。

推成罰

裴度與劉栖楚耳語。栖楚李吉甫黨也。十餘人鴛行排裴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置客。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咸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曹貞罵坐。貞詣會吳質所。時貞肥。朱鑠瘦。質謔說肥瘦。貞恥見戲。遂罵坐。質按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杌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咀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耶。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乃至此耶。質叱之。鑠拔劍斫地。遂罷。庾純罵坐。賈充與純不平。充宴朝士。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也。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怒曰。賈充。天下匈匈。由爾一人。充曰。輔佐二世。蕩平巴蜀。何為匈匈。曰。高貴鄉公何在。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自劾免官。

石勒與李陽相毆爭麻池。陽。武鄉人。勒微時與陽鄰居。崔康拳擊甄

琛墜牀下。康參軍帶無極令。琛為長史。因公事言競。以拳擊琛。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

因酒而相忿爭。又有沈文季于褚淵。文季為侍中。淵以門戶裁之。不為稱。世祖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淵因言及文季將略。足委邊事。文季諱稱將門。怒啟日。褚淵自謂忠臣。未知死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虞慶則于楊素。高祖置酒。因曰。高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素曰。至尊成德所被。慶曰。楊素出兵武牢。若非至尊成德。亦無克理。遂相長短。史弘肇于蘇逢吉。王章于第。酒酣為手勢令。閻晉卿坐次教之。逢吉戲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本酒妓也。大怒。醜語逢吉。欲毆之。逢吉策馬去。肇索劍欲追。自是將相不協。

讒險

三言成虎。龐恭之言也。恭與魏太子質於趙。謂魏王曰。三人言而成市虎。今邯鄲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及反。讒口果至。遂不得見。三至投杼。甘茂之喻也。甘茂伐韓宜陽。以曾參殺人為喻。盟於息壤。

逢紀讒田豐於袁紹。俾之也。豐亮直。數讒之。敗於官渡。紀復曰。豐聞敗。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紹於是害豐。崔季舒譖高隆之於文宣。報之也。文宣即位。隆之啟害季舒等。季舒乃譖隆之。隆之又與元昶酒酣語人。密言文宣大怒。

趙高之毀蒙氏也。欲除舊人而專政也。日夜毀短。求其罪過。殺毅。恬吞藥死。郭開之毀廉頗也。恐其復用於趙也。遣使者令言廉將軍老尚健飯。

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宰嚭讒伍員以怨望。曰。不見用。常鞅鞅怨望。吳王乃賜屬鏤劍。盧志讒陸機以陵君。曰。自比管樂。比君闇主。未有臣陵其君而可濟事者。袁盎毀周勃以驕主。曰。功臣非社稷臣。丞相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上官大夫之譖屈平以憲令。平屬草稿未定。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王。王怒疏平。虞預之謗王隱以晉書。預私撰晉書。不知中朝事。訪於隱。竝借所著書。竊寫之。後更疾隱。隱竟以謗黜。皇甫鎛之譖崔羣以議號。憲宗議上尊號。鎛欲加孝德字。羣曰。言德則孝在其中。鎛譖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出羣。高力士之讒李白以清平調。力士以脫靴為恥。謫以飛燕比妃子。上欲命白官。卒為宮中所捍。宰相之貶白居易以新井篇。居易為贊善。宰相不悅。有

言居易母墜井死。而賦新井篇。謫浮華無實行。貶江州司馬。

絳灌共短賈誼。曰洛陽年少。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以爲長沙王傅。

詭勝共惡鄒陽。公孫詭羊勝。嫉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

樊周共譖楊震。樊豐周廣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疏言切。豐等譖震鄧氏故吏。有恚恨心。策收印綬。至夕陽亭。飲酖卒。

弘恭石顯共奏蕭望之。望之與史高恭顯忤。恭顯奏望之毀離親戚。欲以專權名。致廷尉。飲酖自殺。

譖人而代其位。孟岱于審配。官渡之敗。配二子爲操禽。岱與配有隙。因言配二子在南。必懷反畔。紹遂以岱代配守鄴。嚴舒于馬隆。隆威信振隴右。舒與楊駿通親。毀隆年老。于是以舒代鎮。王華于張邵。太祖政事委邵。華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常引夾轂。華乘牽車以矯之。嘗逢邵。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出至道側。邵至乃驚。邵自服爲華所糾。代爲司馬。蔡確于熊

本元絳。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爲知制誥。又劾元絳代爲參知政事。

以譽而巧中之。朱异間徐摛以愛泉石。摛寵遇日隆。异忌之。乘間白帝。摛年老愛泉石。武帝謂摛其欲之。乃謂新安大好山水。卿爲我臥治此郡。王欽若譽趙安仁以不忘舊德。眞宗議立劉德妃爲后。安仁以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于相門。他日上與欽若論長者。欽若曰。無若安仁。安仁昔爲沈義倫所知。常思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意斥安仁。叚徊稱張憲。徊不欲憲在朝。會選北京留守。徊曰。北門國家根本。非憲不可。乃授副留守。公孫弘稱汲黯。言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非素重臣不能任。徙汲黯。賈充薦任愷。充欲解愷近職。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愷亦薦充都督秦雍。用荀勗計復留。盧杞稱李揆顏眞卿。言揆入蕃臣非諳練故事者不可。眞卿使李希烈。曰。眞卿三朝舊臣。

劉仁軌忿李敬玄。乃稱其將才而表求代己。卒敗事。姜皎爲張說薦姚元之爲河東總管。

以輕侮被譖張瓊也。瓊嘗以身蔽宋太祖。中弩矢而復蘇。宋祖即位。史珪石漢卿得幸。瓊挾功輕侮之。二人譖瓊養部曲百人。召訊不服。上怒令擊之。瓊自殺。以剛勁被讒楊億也。億以文擅名。剛勁寡合。惡者譖之。在學士院。眞宗忽夜召見。出文稿數篋示曰。皆朕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億惶恐不知所對。知爲人譖。佯狂奔於陽翟。

諸葛穎。煬帝甚見親幸。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時謂之冶葛。

晉高祖鎮太原。任延浩出入無間。多言外事。左右甚憚之。

闒乞肉而夷射姑杖敲。闒以瓶水沃廷。誣以旋。而邾莊執之。門者請餘瀝而夷射叱去。門者捐水門霤。類溺者狀。而齊王殺夷射。一事兩載耳。事偶

豎牛讒而殺壬。韓非子。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妒而欲殺之。因與壬遊魯君所。君賜之玉環。壬不敢佩。使牛請之。欺之曰。已請。因謂叔孫。叔孫召壬見之。怒而殺壬。壬兄曰丙。叔孫爲丙鑄鐘。丙不敢擊。牛又欺曰。已請。叔孫曰。不請而擊。怒而逐之。一年。叔孫使牛召之。曰。怒不肯來。叔孫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病。牛去左右。不內人。因不食而死。牛徙其重寶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爲人僇。此不參之患也。妾余讒而殺甲。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正妻有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自傷其身而泣曰。二王勢不俱適。不若賜死君前。君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因自裂其衣而泣曰。甲欲强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之衣。君怒而殺甲。

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嬖志

漢宣知蓋寬饒忠直而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寬饒自剄北闕下唐太宗信用劉洎比之魏文正公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受知明主而以語言文字得禍傷哉

子胥殺而吳亡李斯誅而秦滅伍尚死而楚昭奔屈原放而懷王四知佞之讒人不知佞之讒國此唐沈顏語吳既

亡而宰嚭沉秦未滅而趙高族楚昭奔而無極誅懷王囚而靳尚刺知佞之讒國不知佞之自讒也

孫策欲與高岱講左傳或令岱言不知策以爲輕已殺之薛文傑與吳英隙英病言頭痛而文傑使妖巫言入北廟見英金鎚擊其首閩王即收英事偶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不善首微殺壽魏王以爲首而誅之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惡辛微殺騫中山君以爲辛因殺之前

鄭袖紿美人之掩鼻而楚王劓之江充令太子紙蔽獄鼻而漢武怒之前

宰人上炙而髮繞之鼻哀公召譙宰人請死罪三而譙堂下黃門進食以髮貫炙光武令斬大官陳正正請死罪三乃罪黃門前

僖侯浴中之礫僖侯詰之對曰尚浴蟲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孫亮蜜中之鼠矢一則以求蜜不與一則以求莞席不與

或譖王通于楊素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譖卿者欲知之乎曰陛下以爲過臣

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名不願知王昶戒子曰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矣若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于彼妄則無害于身

漢文甚禮周勃乃袁盎適會成功非社稷臣之言進遂有廷尉之繫眞宗待寇準極厚乃王欽若以澶淵之役是盟于城下之言進旋有海康之貶絳萊功揭日月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吁讒可畏哉

祖珽以謠中斛律張權輿以謠中晉公

褚河南之譖劉洎。陸敬輿之陷竇參。李忠定之殺宋齊愈。皆不可解。

推惡嫁禍。　公孫敖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馬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于是族陵家。桓溫伐燕不利。恥喪敗。乃歸罪于袁眞。奏免眞爲庶人。海西公紀。冪晃等短高熲。帝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摩瑩。皎然益明。　張紘言虞仲翔爲論者所侵。美玉瑚磨益光。不足以損。

古事比　卷之二十一　讒險　三十六　書種齋

不信讒者。　扈瓌間陶侃而劉弘非之。瓌言侃于陳敏鄉里。侃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侃遣子洪。兄子臻。詣弘。弘引爲參軍。資而遣之。彬自作童謠中褚淵而宋祖覺之。彬引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尸著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太祖笑曰。彬自作此。仇騰席寶數譖毀王猛而苻堅黜之。前後上下。莫敢有言。竇璡表陳皇甫無逸而唐高祖黜之。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璡與無逸不協。因表陳之。詔溫彥博按之無狀。遂斬告者而黜璡。勞無逸曰。此多譖毀。但以正直爲佞人憎耳。　屈突通殷開山言殷嶠尉遲敬德而秦王釋之。尋相叛。諸將因敬德。秦王引見臥內曰。丈夫以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　楊表告劉師立欲反。以自云眼有赤光。姓氏。又嘗符讖。而太宗諭之。曰。人言卿欲反。此妄言耳。引入臥內。賜帛六十疋。慰諭之。武承嗣恨短李昭德。昭德諫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而武后拒之。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李逢吉百計毀裴度而敬宗察之。悉共誣譖。待度益厚。鄭顥數毀白敏中而宣宗以書授之。初萬壽公主選婿。敏中薦鄭顥。顥已約婚盧氏。甚啣之。敏中出鎮。言于上。上取小櫃函授曰。此鄭郎譖卿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至今日。曹吏嘲崔善爲而唐高祖勞之。善爲遷右丞。清察。曹吏以其短而傴。嘲曰。曲如鉤。例封侯。帝聞勉之曰。昔齊末奸吏。歌斛律明月而高緯不察。至滅其家。因下令求譖者。譖乃止。竇參譖吳湊譖陸贄而德宗察之。參以私憾言湊病風。召至京師。使之步以察之。知參之誣。以湊代參黨。李巽爲陝虢觀察。又與吳通玄等。共譖贄。貢舉不實。帝知其毀贄。並貶之。

古事比　卷之二十一　不信讒　三十七　書種齋

蜀先主之信趙雲。當陽初敗。有言雲已北去者。昭烈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吳主之信潘濬。濬姨兄蔣琬。爲諸葛亮長史。衛旌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權曰。承明不爲此也。魏明帝之信陳矯。曰。劉曄構君。朕心已了。隋高祖之信高熲。龐晃等短熲。上怒黜之。曰。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唐太宗之信李世勣。曰。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憲宗之信李絳。曰。朕信李絳不如是。張奐之信延叔堅。曰。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宋仁宗詔王德用。曰。有傷卿者。朕不聽。劉裕謂劉敬宣。曰。阿壽故不負我也。爲李夷簡謂徐晦。君不負楊臨賀。豈負國乎。漢光武于馮異。報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魏文成于源賀。有奸人石華。告其與沙門道可謀反。文成曰。賀保無此。

楊國忠誚虢侯詠柳含譏。明皇曰。賦柳爲譏卿。賦李爲譏朕乎。或誚東坡詠檜怨誹。神宗曰。渠自詠檜。何預朕事。

誣搆

韓玫誣烏昭遇同使也。同使吳越。玫恃安重誨之勢。辭以馬鞯擊昭遇。繆欲奏之。昭遇不新而止。及復命。翻誣昭遇。賜自盡。陳茂奏柳莊同官也。茂與莊同官。不能脅意。莊嘗據法執奏罪人忤旨。俄上方進允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臨。帝怒。

張宿以朋黨誣搆韋貫之。宿以利口得幸。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言遂寢。宿誣以朋黨。出爲湖南觀察。又出韋覲。李正辭。薛公幹。李寬。韋處厚。崔韶。皆搆以貫之之黨也。何妥以朋黨誣搆蘇威。妥與威子夔議樂。各有所持。遂奏威與盧愷。薛道衡。王弘。李同和共爲朋黨。省中呼王弘爲侍子。李同和爲叔。言二人如威子弟也。安又以黨搆房恭懿。奏尉迥之黨。蘋威宇文愷曲相舉薦。配房嶺南。徵還卒。

誣吳育貸息錢。宋仁宗欲大用育。或誣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遂命出帥延川。誣蘇軾販蘇木。神宗欲用軾。王安石曰。軾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驟用此人。士何由知姦惡所在。乃不用。

令狐建惡棄其妻而誣與郭士倫通。士倫傭教建家。建妻李寶臣女。惡棄之。誣與倫通。召倫榜殺之。因返其妻。及三司訊之。被誣明白。建乃自引。會赦免。顧玭之因聘張率父伎不顧。遂爲尼。而誣與率姦。嘗因齋會率宅。玭之飛書言伎與率姦。高祖惜其才。猶致時論。王稜因劉暾子婦拜墓而誣欲投王彌。稜輕暾。暾每欲繩之。稜以爲怨。暾子更生初婚。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稜告暾與彌鄉親。欲投之。傳宜明其不然。暾聞之。未至墓而返。

竊奔被獲而誣人使已。邢魚也。表憲二子把㲄。仕石虎。與魚有隙。魚竊乘㲄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㲄使已。以虎襲鮮卑告之爲備。虎適謀伐遼。遂誅㲄把。徵倖上變而誣人陰遺皇甫希仁也。皇甫無逸撫蜀。希仁見無逸專制方面。上變言無逸陰遺與王世充相知。被斬。

于昌澗誣搆崔河圖。觀察嚴礪奏昌澗狀云。河圖使奴誣百姓妻妳歷家中。又請于果州尋醫。竝無疾忠。詔流崖州。杜兼誣殺韋賞陸楚。兼刺梁州。嘗怒賞楚守職論事忤已之恣。密奏二人扇動軍中。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充公象先之孫。皆名家有士林之譽。以無罪受戮。天下冤歎之。王璠誣搆李德裕。德裕奉詔安排宮人杜仲陽。漳王養女也。璠論德裕賂仲陽。結託漳王。王圖不軌。尋貶德裕。其年李宗閔坐救楊虞卿貶。李漢坐黨宗閔貶。璠與李訓伏誅。文宗悟德裕爲朋黨所誣。

移滁州遷賓客。

度尚荊州刺史。僞上言賊入界。徵張磐交趾刺史。下獄。奏乞面對曲直而尚受罪。胡藍餘黨。南走蒼梧。尚上言賊入荊州。徵磐下廷尉。會赦。不肯出獄。曰。長沙賊人交趾。尚懼磐。先言。乞對曲直。尚不徵者。埋骨牢檻。終不虛出。尚詞窮受罪。趙凱荊州刺史。誣奏非身破賊徵楊璇零陵太守。檻車。噬臂書章而凱受罪。璇梟斬猾賊。凱奏妄有功。璇噬臂出血。書衣爲單。具陳破賊形勢及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達之。詔原璇。凱受誣人之罪。索嗣搆李暠于段業而反被殺。嗣初爲燉煌太守。暠稱蕃于業。復搆暠于業。業以嗣爲燉煌太守。暠與嗣結刎頸交。反爲所搆。狀其罪于業。遂殺嗣。主父偃以姦事動趙王自殺而遂被族。趙王使人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偃王齊動王自殺。武帝族偃。

螫人適以自螫矣。

王愷誣奉秀而秀論愷穢行。與愷素相輕侮。誣奏秀載高平守士田與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蕭遙欣侮劉季連而連密表遙欣異迹。季連爲遙欣長史。遙欣侮季連。季連懟之。密表遙欣有異迹。

欲去奸而反爲奸先害。京房欲退石顯。而顯告以誹謗棄市。李傑將繩王旭受贓。反爲旭所搆。宋申錫謀除王守澄。守澄誣以謀立漳王湊。出貶。劉憲欲因事繩來俊臣。反爲所搆免。王章言王鳳不可任用而爲鳳所陷。

任廷浩誣縣吏結百姓欲劫庫。廷浩令文水聚斂。民欲陳訴。廷浩誣吏。晉高祖遣兵誅十餘家。尹重筠誣縣令欲殺刺史。尹稅賦不輸。令羅延賞詣其莊吏。重筠乃訴爲延賞與李守貞書。石公霸明之。

搆呂布者陳珪。說布絕袁術搆而協操。又使子登言操圖布。搆嵇康者鍾會。會憾康言於文帝。遂因呂安事竝害之。陷馬援者梁松。宿憤不平。遂因事陷之。搆劉乂劉聰大弟。者郭猗。猗有憾於乂。密謂王度劉惇。證二王反狀。粲以爲信然。搆華廙者荀勗。勗爲中子求廙女不許爲恨。密啓袁毅貨賕。賓所親一人。因指廙當之。免官削爵土。搆諸辛者甄豐甄邯。辛慶忌子通遵茂。不甚謹事兩甄。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因言諸辛與衛伯子爲心腹。陳崇奏其宗親辛興等。侵陵百姓。莽遂按通父子兄弟。搆斛律光者祖珽、周韋孝

究忌光英勇。作謠言。斑續之。協謀啟帝。遣賜一馬。來謝。執之。光至。引入涼風臺。劉桃枝自後拉而殺之。

皮襲美在吳越。誣見相于黃巢。張子韶居鹽官。誣用事于劉豫。

石介之死。夏竦疑其走西夏。勘驗之。陳瑩中死。蔡京恐其輔方臘。體究之。

曲逆第五倫盜嫂。皆誣也。鄭藻娶嫂。非誣也。看執柯者而耳。吹備

路粹之奏孔融。言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圖不軌。又不遵朝議。禿巾微行。唐突宮掖。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謂融仲尼不死。融謂衡顏淵復生。承曹操之旨而文致之也。除

官之誣李固。順帝時。諸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輩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逆策死之。希梁冀之旨而作飛章也。李譚監營謁者。之奏耿恭。承馬防之旨。恭討西羌。忤防。而以爲不憂軍事。被詔怨望也。被懲下獄死。

離間

謝超宗間王瑩父子。瑩代超宗爲義興守。去職與瑩交惡。既還。間於其父懋。懋言瑩供養不足。坐失職。

谷永致王譚兄弟。譚當權鳳輔政。尤與永善。王鳳病。因薦從弟音自代。帝從之。而譚位特進。永與譚書。遂讓不受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郝廷玉朱體微間朱滔朱泚。王廷與泚同鄉里。少友善。泚爲節度。授軍司馬。判官鄭雲逵忤廷玉。自黜錄事。雲逵與滔善。因搆廷玉於滔。有事請泚。廷玉輒擬之。朱體微亦爲泚親信。嘗與廷玉密言於泚曰。滔非長者。不可以兵權付之。滔乃抗表。廷玉體微離間骨月。泚亦歸罪廷玉以悅滔。

周廷望間徐知詢知誥。爭權。詢輕誥。與客周廷望如江都。審輸款於誥。亦以誥謀告詢。詢召誥如金陵除父溫喪。不許。詢責誥。誥曰。爾挺身待我。何敢往。

詢以廷望言告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高從誨間馬希廣希萼。從誨節度荊南。送萼朗州。奏爭官。沈從進之恩。命潭州廣爭立。厚賂朝廷。請不行。及從誨革面自新。又援萼求通於朝。欲離間潭朗。詔萼廣和解之。

張纘間湘東王繹河東王譽。

周齊藏珍以張永德與李重進互有間言。藏珍亦嘗遊說於重進。洎壽陽兵回。諸將中有以藏珍之言上奏者。世宗怒鶩之。蓋不欲彰其惡跡也。

丁謐間宣王。初宣王推先曹爽。爽亦引身卑下。謐與畢軌等進用。數言宣王得民心。不可推誠。與委之。由是爽背猜防。

梁衿孫間庾黔婁。鄒元起刺益州。任庾黔婁蔣光濟。衿孫志行不同。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元起由是疎庾。蔣而治迹稍損。

程遐間張賓。委張披爲遲。賓舉爲別駕。遐疾披去已。又惡賓權盛。譖披與賓遊佚。非社稷之利。遂殺披。賓知間已。弗敢請。

呂祉間

趙鼎張浚。浚遣祉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高宗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請事語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

不能間者。太子。肅宗。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于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國忠言祿山召必不來。召之問命而至。國忠之言不能入。以無鋒可入也。

告訐

上變言韓信欲反狀者。舍人弟也。上變言黥布謀反者。賁赫也。

江充告趙太子丹。告與同產姊。及王後宮亂。詔收捕。法至死。充後亦以巫蠱事誅。朱安世告公孫敬聲。敬聲下獄。父賀請捕安世以贖罪。安世獄中。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且埋偶人咒詛。賀父子死獄中。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皆以房闥曖昧爲誅。

馬超表彭羕。羕左遷不悅。超曰。當與孔明孝直齊足並驅。羕當外圍小毳。羕曰。老革荒悖。又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聞大驚。具表羕詞。收羕誅死。戴邈表周嵩。嵩以諫元帝忤旨。出守新安。臨發。與張嵇在邈坐。毀貶朝士。又詆邈。邈密表之。召嵩付廷尉。習授白裴圭。字圭

子伯。與曹公有舊。同被見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貴。圭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崔暹告崔㥄。㥄以籍地自矜。暹聞而啣之。高祖葬後。㥄竊言黃頷小兒。堪重任否。暹啟文襄。㥄要拜道左。怒曰。黃頷小兒何足拜。鎖赴晉陽訊之。陳元康爲言。文宣猶怒曰。金石可銷。此言不滅。皆以失言取禍。

劉成告劉澤。齊孝王孫。謀與燕王旦起。僞不疑以聞。燕倉告上官桀。謀反。杜延年以聞。

朱並告張儉以稚人爲黨。二十四人。於是刊章討捕。牢修告李膺以誹謗朝廷。張成善風角。子弟殺人。膺案殺之。成弟子牢修誣告膺等。黨獄遂起。梁郁告孔僖崔駰以誹謗先帝。駰詣吏受訊。僖上書自訟。得免。

韋雲起告裴寂。鞫之無端。釋之。高甑生告李靖。有憾告靖。以誣罔得罪。皆以謀反。

魏收啟盧斐李庶。以謗史殺之。是己之專也。王曾志不在溫飽。范諷輒發其家粟數千斛。訐人之隱也。

以屬吏告黜陟使王弘也。辛公義爲揚州黜陟使。法無縱捨。弘自揚州長史。入言公義之短。竟去官。以部曲而告主將陳峴也。峴告章大寶反叛。拜燕州刺史。韋岳也。岳、李位小將。告位大逆。推所告不實。杖死。陳正頵州鄉兵也。告指揮使王懷殷謀逆。詔本州決杖。張景陽郃陽州民也。詣闕訟節度使薛懷讓不公。王和符離

縣民也。訴縣令張洙業餉民田受贓。買鎮趙元皐。皆萬年縣典也。誣告故統軍王郯男王正慕謀。詔杖殺之。王再榮。于敏役人也。告敏父頗與梁正言錢。以謀出鎮。

以客告主。杜弼家客。告弼謀反。下獄。業治無實。久乃見原。

以奴告主。　謝少莒奴沙橘。告少莒不軌。詔鞫不實。決流靈州。垣崇祖監奴。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田之。有司奏免官。天生載度江北。監奴有罪告按無實見原。又竇憲奴王當　王稷二奴　李嶼僕夫。俱詳僕隸。

相訐致兩敗者。戴長樂楊惲也。長樂謂掾吏曰。親見受詔副帝肄。荅行天子事。習威儀於宗廟也。或告長樂非所宜言。長樂疑惲教之。亦上書言惲罪。引亡國誹謗當世。詔免長樂惲爲庶人。

嚴延年府丞義也。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延年本與俱爲丞相史。無意㗖傷也。饋遺甚厚。義自筮得死卦。言延年罪名十事。飲藥自殺。延年坐棄市。李溫美馮繼勳也。溫美家人。與本縣王稅史馮繼勳交惡。溫美條白節度使符彥卿。言商稅不公。請下獄鞫劾。繼勳又言溫美私過。彥卿推劾伏罪。流勳。貶美。崔日用薛稷也。爭事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告人而封侯者。　樂說告韓信。賁赫告黥布。皆封列侯。燕廣告楚王英逆謀。封折姦侯。張章告霍禹。邪謀。封博成侯。息夫躬告東平王。封宜陵侯。與孫寵謀上變。東平王雲等誅。寵亦封方陽侯。告霍氏者張章董忠楊惲全安上史高皆封侯。

告人而得官者。賈智告毛諡。告諡等逆謀。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　丘和發元胄。傾心附宇文述。又以發武陵公胄罪。拜代州刺史。　趙釋杜告虞慶則謀反。拜柱國。

告人而被法者。　張君徹告簡王渾。及子汝南王煒謀反。詔推究之。渾自縊。特斬君徹等。皇甫希仁告皇甫無逸。上變云。陰遣與王世充相知。高祖覺其詐。斬希仁。邊彥溫告安重誨。窮詰具伏誣告。斬市。人告源賀。人告賀反。魏主曰。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

希旨奏人。　于承業奏柳奭。奭以高宗后舅。歷中書令。后寵既衰。出刺遂州。行至扶風。承業希旨。奏傳奭漏洩禁中之語。復貶榮州。許敬宗搆上官儀。儀爲武后所惡。敬宗

摶儀。云與梁王忠通謀。下獄死。王叔邕奏崔位。位爲節使姚南仲從事。南仲與監軍薛盈珍忿覩。誣奏南仲爲政之惡。皆位及同列贊助。故叔邕希旨。奏之殺位。

古事比卷之二十一終